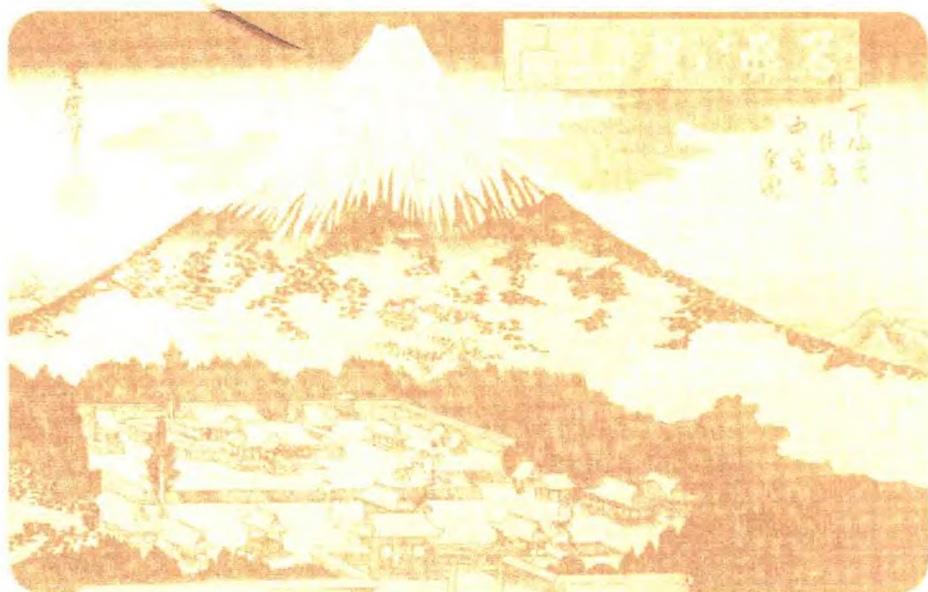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二十三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册目錄（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錄（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冊目録（總第108冊）

第二十冊目録（總第109冊）

第二十一冊目録（總第110冊）

第二十二冊目録（總第111冊）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冊目録（總第120冊）

詠史詩

第二十三册目録（总第112册）

求麻外史卷三之一

臣　田代政鬴　修

柳江公第十九

柳江公諱義陽。　蓮慶公第一子也。母上田氏。天文十三年二月八日。生於木枝上田村館。幼字萬滿丸。十八年。立爲世子。弘治元年乙卯秋八月十二日。　蓮慶公薨。公代立。年甫十二。上總介賴興輔政。既而賴興移居於八代陣內。九月十日。豐後侯大友義鎭。使大智寺不二坊弔喪。十二日。高來侯有馬某(闕名)。使寶福寺僧某(闕名)。弔喪。二十六日。天草尙種。遣使請復長嶋。且

令弟某(闕名)。稱相良氏若長嶋氏。公不許曰。吾將取裁於探題豐後侯。冬十月晦。先是陶晴賢弑其主大內義隆。義隆臨終。遺書藝侯大膳大夫毛利元就。請復仇。是日。元就擊晴賢於嚴嶋(安藝)。破斬之。

二年丙辰春正月十八日。公遣長福寺僧某(闕名)於矢部(城主姓名未考)。使請和於阿蘇氏。二月九日。公加首服。更名賴房。稱四郎太郎。夏六月二十七日。我老臣會阿蘇及宇土老臣于婆婆峰。二十九日。栖本兵擊上津浦。公遣佐敷兵禦之。後以田浦兵代之。遂更番守之。是歲(月日闕。今從歷代參考係于此)。　蓮乘公次女。嫁菱刈左兵衛佐重任。初公欲取大口(大闕)。而畏城主西原某(名闕。菱刈氏家譜引一說曰嶋津出)

(羽守忠明。不知何所據)之勇。謀之於重任。重任以妹妻西原。陽與之相親。陰使栗田對馬偵之。對馬卒選兵八十人。潛抵大口。夜縋而入城。縱火燒廬舍。城中騷擾。西原時伏病。扶人而起。切齒曰。憾陷于左兵衛之術中。終投火而死。城陷。重任取以與公。公乃令東彈正忠長兄。丸目兵庫頭賴美。赤池伊豆守長任。更番守之。秋七月朔。東鄉相摸守遣使求婚。公許之。三日。相摸守遣使。以大口與公領之。後(年月日闕)　蓮乘公三女。嫁相摸守。冬十二月十五日。　蓮乘公生母豐永氏卒。齡八十七。法諡爲室壽邦。

三年丁巳春二月二十一日。上村上總介賴興卒。三月十五日。薩老臣伊集院大和守。來會公于佐敷。夏六月十日。先是賴興

卒也。公年猶弱。賴興子上村城主左衛門大夫賴孝。與弟豐福城主右馬助賴堅。岡本城主稻留左近大夫長藏。謀分領三郡。各據其城而反。賴孝乞兵於薩日。於是公召老臣謀曰。寡人熟思之。與其討謀主賴孝。寧先討賴堅。而斷其羽翼乎。老臣然之。公乃使八代老臣東山城討豐福。是日。山城攻拔豐福城。賴堅遁匿于鏡福善寺。捕而誅之。是月。菊池則直移居松求麻。秋七月二十五日。先是賴孝黨與。上村外記。其子某(闕名)。據久木野寨。是日。公遣兵討之。攻而拔之。外記父子逃於菱刈。菱刈重任爲賴孝所誘。來援久木野。我兵斬之。此役愛甲孫左衛門力戰而死。功爲最。公賜勳狀於其子米市。賞父之功。八月十一日。薩人

平兵部忠義。子德滿丸。中城出羽。將兵五百。來援上村。公遣稅所新兵衞繼惠〔後稱大炊助〕防之於大畑。繼惠分兵爲二。伏一軍田代。自率一軍。自漆田進。戰于一坂。伏起。薩兵以爲上村兵至。不爲備。我兵夾擊大敗之。追北至笠置。西五郎左衞門斬薩將忠義。粢瀨兵三郎斬出羽。簑毛正市丞斬坂本大舍人。長野六左衞門斬萩原彌五郎。早田隼人斬栗下三郎。斬首百二十級。黑肥地德三郎年甫十三。先衆進戰。爲第一槍。追亡至一里山。功爲最。增運寺僧某〔闕名〕逐敵于笠置有功。公命還俗。賜漆田田。稱漆田讚岐。是日。公分八代葦北兵爲二。一軍討上村賴孝嬰城防戰。不克。出奔于飯野〔日向〕。東源四郎。平川出羽。鹿末彥兵衞。西

源太兵衞。深水式部左衞門。修驗道常陸坊死之。一軍討岡本。城兵與眞幸援兵。出拒我於貝崎。我兵擊破之。斬今井正市丞。上村左京。丸尾刑部。稻津雅樂。木山藤左衞門。斬首十餘級。長藏出奔于飯野。十一日。眞幸餘兵。屯于宮原。我兵擊之。斬士卒六十餘名。田中民部。安藝左近死之。是歲。犬童傳心自豐後歸。公命還俗。改稱美作。爲上村地頭。

永祿二年己未。老臣東長兄。與丸目賴美有隙。初賴美母居中城。多侍婢。兒玉彌太郎。深水新左衞門。早田兵八。各通其婢。中城壁立。每夜縋而登。遂欲取其女。而不能得。三人相謀。將亡丸目氏而奪之。彌太郎往東氏。譖賴美曰。兵庫圖傾子專權。子不早圖。恐噬臍矣。長兄不信。新左衞門兵八。往丸目氏。譖長兄。賴美又不信。彌太郎謂長兄曰。兵庫每夜縋而登中城。竊謀於其母。子若不信。試使人覘焉。其夜登如初。長兄令甥某〔闕名〕竊覘之有驗。長兄終信之。而成亡丸目氏之計。新左衞門兵八。走告賴美曰。彈正攻子之計既成。請子速爲之備。勿爲之魚肉。賴美亦信之。於是二氏大構郄。太夫人內城君聞之大憂。乃召湯前城主東參河守直政。直政意謂賴美吾之姻也。今聞長兄賴美相構。而太夫人召吾。是必命吾除賴美矣。卽率選兵九十人而來。匿兵七地窪。從勇士湯前馱左衞門。隼人二人。而入見太夫人。太夫人曰。今公弱而二老不相能。社稷之事。一托於卿。卿其勉

爲。直政承命而出。謂二人曰。初吾心期內城君命吾除兵庫。則吾必與相刺而死矣。故從汝等二人而來。今命不然。吾將與兵庫相刺邪。非命也。將棄兵庫而與彈正邪。亦不義也。遂往丸目氏。賴美具以狀告。直政曰。事既至於此。無可如何。子若有急。奉公與內城君。而避難于我湯前城。俱竭力以安社稷矣。賴美諾之。直政馳還。長兄聞之。以爲二子挾公與太夫人而擧兵。我必受叛名。不若我先二子。奉公母子而去。使彼得叛名。然後討之。莫不克矣。乃入見太夫人曰。前日君召參河。必命安社稷也。而臣今聞。參河與兵庫。謀不利於社稷也。君莫爲參河所賣焉。臣請從君與公。避難于赤池城。太夫人許之。請之於公。公亦許。夏

五月十九日夜。長兄竊奉公及太夫人。而逃于赤池城。東常陸介。恆松十郎左衛門。登城大呼曰。東老臣奉公與內城君。而避叛臣丸目氏之難矣。放火燒賴美宅。賴美磐失措。挈母及妻子。將走于湯前。牧野越後遮之於城中而戰死。伯耆式部遮之於赤池原曰。吾不敢令叛臣逃矣。又戰死。二十日。賴美至湯前。馳使告之直政。直政詰使者曰。我與兵庫約奉公母子而來。今兵庫至。公與內城君何在焉。使者具告事。直政勃然曰。我不肯納叛臣。汝反言之汝主。其老臣上田兵部諫直政曰。吾子固約納兵庫。而今拒之不信也。請莫失信。直政然之。出迎賴美。俱據其城。城中糧乏。直政令弟恆松藏人。及深水左近。取上村之糧。是

日。長兄奉公及太夫人。而歸于人吉城。犬童美作。佐牟田三郎左衛門。川邊伊賀。稅所彈左衛門。丸目兵八等。率人吉兵。往絕湯前糧道。與藏人等。戰于奧野一度橋。藏人敗走。三郎左衛門。彈左衛門。兵八死之。初左近與三郎左衛門相好。左近之去人吉也。欲斬敵一人然後去。而不得。至三郎左衛門宅訣別。相易手巾而出。往入湯前城。語諸其友。其友笑曰。三郎非敵乎。盍斬之。左近有慚色。一度橋之役。左近先衆前。自呼名曰。反前日之手巾。與三郎左衛門奮鬭俱死。美作伊賀被創。神氣不撓。追亡抵湯前牧原。藏人又率城兵出戰。敵勢復振。小田右馬允。北嶋主水。高田與九郎死之。人吉兵不利引退。美作與宮原玄蕃（祖心還俗復故名）殿。敵兵躡後而至。射中玄蕃股。玄蕃踣。敵進將馘之。美作立斬之。敵懼不復進。美作稍收兵去。入多良木城。遂還于人吉。於是直政賴美謀攻多良木城。會多良木城代岩崎加賀守長友甥某（名闕）在湯前城中。欲告事於長友。苦無可使者。而其婢頗有勇。命婢曰。汝爲吾使多良木。城門不易出。吾有一策。吾手杖汝。汝泣且罵。佯爲投川而出。必無誰何者。婢諾。竟如其策。出達命於長友。長友遣健步。白之於公。公乃使美作。及久保田下野。稻留播磨。東能登。恆松十郎左衛門。深水治部左衛門。率兵三百。往援多良木。人吉兵往陣里城。木枝地頭久保田越後。往守多良木羅城。須惠深田兵伏於王宮山。以待敵至。秋八月十

五日夜。直政與賴美及藏人。襲多良木城。伏起。不克。直政乘勝逼城。城兵堅守。不能進攻。退陣于瀨野原天道尾。越後望湯前兵曰。敵多鬭士。不可易也。那須山（一名椎葉山）大河內地頭那須兵部大輔武宗。小崎地頭那須下野武晴。向山地頭那須左兵衛。各將其部兵。來陣瀨野原。援湯前兵。十六日昧爽。人吉兵陣于橫瀨大王祠前。多良木兵出陣于波志鹿倉。須惠深田兵陣于小堤尾立。美作遣人多良木營。招士一人。深水摠左衛門至。美作謂之曰。敵兵勢銳。不易犯也。吾爲前鋒。與之戰。足下相機橫衝之。則勝必矣。摠左衛門不可曰。吾使敵逼城。猶以爲辱。而今臨戰不能己爲之先鋒。令援兵爲先鋒。坐而觀之。人必謂吾非

夫也。恥孰大焉。不肯聽命。即還營。聚士。舉杯曰。今日之戰。吾先登而死。從吾者來飲此酒。來飲者二十人。俱擐甲而出。涉牛久里川。顧曰。吾以此川爲三途河。諸君如何。無答者。揔左衛門與鹽津留八郎左衛門。木通清藏。進登天道尾。力戰而死。多良木兵敗走。美作聞敗。與能登下野播磨十郎左衛門疾馳。能登先登。美作後至而指揮。能登怒曰。不肯受後者之指教。美作大怒。撫刀就之。播磨十郎左衛門同聲止之曰。强敵在前。非私鬪之時也。俱進登瀨野原。出於敵兵後。大戰于高宗堀。敵兵披靡。十郎左衛門及上村左近鹽津留左京田浦彌兵衛死之。圓滿院僧某闕名。率其徒五十餘名來援。爲那須山兵所挫皆走。將監坊

獨止敢戰。被創而退。須惠深田木枝兵尋至。與人吉兵夾擊。大破湯前兵。斬其將直政。弟藏人。湯前豐前。駄左衛門。隼人。小兵衛。松田小左衛門。仙龜。岩永將監。中山但馬。式部。平瀨玄蕃。野田治左衛門。治部左衛門。吉六。北村新助。馬返新兵衛。山口舍人。濱崎與一兵衛。森山新介。岩松八郎。志折八兵衛。矢野又八。田中掃部。岩野藤介。小太郎。長岡民部。新左衛門。木原彌五郎。丸目次兵衛。西主水。上淵内膳。眞瀨千介。南條次右衛門。小谷九七郎。永田源右衛門。丸山新兵衛。北川五郎作。小野彌兵衛。幸野豐前。大石掃部。峯山七十郎。岡村新八。平田甚五郎。沼崎市左衛門。那須逸角。東新左衛門。高山十郎。西光寺住持某。林

泉庵住持某二人闕名。修驗道覺仙。玄覺。及那須山將武宗。武晴。左兵衛。斬首三百三十餘級。佐牟田源左衛門。小田太郎左衛門。奥野大炊。久保田源左衛門。三郎左衛門。田浦左京。五郎左衛門。又兵衛。九郎三郎。三郎兵衛。五藤左衛門。蓑田八兵衛。左近。宮崎六郎左衛門。荒川豐前。新堀筑前。高橋兵庫。五藤兵衛。内田太郎兵衛。彌左衛門。宮原主稅。木工之丞。兵部左衛門。甚九郎。玄蕃。堀助左衛門。犬童喜三左衛門。野稻又十郎。後代院喜六。松木平三郎。井芹主馬。小岩野春藏主。稻留玄蕃。北嶋七郎。鹽津留又九郎。水俣千七兵衛。白坂若狹。桑幡兵部。前田玄蕃。西筑前。大石新五郎。栖山宰相。源嶋雅樂。井爾四郎左衛門。弓

削田三郎右衛門。米良美濃。早田又四郎。吉田藏人。樗藏人。橫瀨圖書。松江掃部。上村九郎左衛門。仁王木土佐。有馬次兵衛。光福寺住持某闕名。修驗道岩柴等死之。戰死七十餘人。賴美亡走于日向。依伊東氏。時中山和泉留守湯前城。聞瀨野原軍敗。縱火焚城。殺直政妻子而自盡。賴美母及彌太郎等所通婢皆死。人吉軍驗首廝於小椎川而凱旋。稻留玄蕃臨戰以石磨滅其槍刃。人怪問其故。則曰。凡人皆全生。而後能建功知名。今日之戰。與吾接槍者。必敵之良也。吾惟不樂殺之爾。聞者皆感其志云。後犬童美作謂其子賴兄曰。瀨野原之役。多良木士多戰死。時論以爲無優劣。余論不然。余以揔左衛門爲第一。昔日

蓮慶公與宇土二戰二敗於是　蓮慶公令三郡曰各郡擇槍柱一人而來槍柱謂士中第一人也求麻推岩崎藤左衛門葦北推竹下播磨八代推蓑田三浦介　蓮慶公問三浦介曰八代中槍幾桿對曰十二人　蓮慶公不喜曰何其寡也問藤左衛門對曰二十五人問播磨對曰二人　蓮慶公曰絕倫者不可多得也乃命三人謀擊宇土三人相議獻策　蓮慶公從其策師果有利以余視之若德左衛門則所謂槍柱者也

外史氏曰甚矣女色之能敗人也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國其次亡家亡身然原其本末則未始不起於忽微也夫獺野原之亂不起於丸目東二氏相構之日而起於兒玉深水早

田三人通婢之日不起於三人通婢之日而起於丸目氏之母多侍婢而家訓不嚴矣故善爲國家慮者不敢忽於忽微而當能杜禍於未萌也可不愼哉可不戒哉

九月二十七日夜八代陣內火

三年庚申春(月日闕)　彌太郎新左衛門兵八事覺連及宗慶寺僧智勝乃斬四人於中河原梟首於赤池原公以東能登爲湯前城主召須惠深田木枝地頭慰勞之賜勳狀及田(三町五尺)於越後越後辭曰是非臣一人之功實衆士之力也願以田易山以一武大平山爲木枝之有則衆士皆拜君之賜矣公許之越後弓手久保田彌九郎西左吉塚原與兵衛善射射多殪敵公賞之

其佗行賞有差三月(日闕)　阿蘇惟前與孫惟氏竊去八代入小代城秋七月二日公遣東左京亮取水俁城(故闕策先是蓋失水俁而今無所考)天草尙種來授城於我公遣佐牟田民部少輔於天草謝之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公納千代菊君爲夫人是歲公遣無量壽院住持正阿彌(後以軍功還俗稱東出羽)祐玉寺僧某(名闕)於飯野甘言召賴孝長藏二人喜而來乃使賴孝居水俁城長藏居八代城

四年辛酉春二月十七日夫人氏至自八代老臣東加賀守宮原筑前守從焉是歲公改稱遠江守稻留筑後始得鳥銃獻之於公初天文中蠻舶來種嶋(屬薩摩)求互市所齎有鳥銃嶋主時堯(姓闕)購得之使人學之自是國人始傳鳥銃天主教之入我國亦

自是始云

五年壬戌夏五月十日遣兵擊眞幸公出陣大畑薩人北原又太郎在飯野城爲勢援我兵擊取眞幸乃使東彈正忠深水右馬助佐牟田太左衛門更番守之日向兵屢來侵六月八日伊集院大和守來援守眞幸秋七月五日東鄉相摸守來代之

六年癸亥春(月日闕)　公使八代士東左京亮六郎左衛門三郎左衛門八郎左衛門木工右衛門佐牟田民部少輔宮原東市允田浦六右衛門的場市十郎犬童傳六桑原九郎五郎野橋又太郎高橋中務少輔九郎次郎蓑田平馬允木工左衛門紀伊介恆松喜三右衛門內田九郎左衛門更番守眞幸二月九日

相摸守使。公與日侯伊東祐隆(加賀守)和。公許之。三月十八日。日侯使荒竹千左衛門。坂本佐渡。須木左兵衛。來行成。夏五月二十七日。公移居八代陣內城。六月六日。相摸守遣使僧。令公併領眞幸。飯野。大明寺。秋八月十五日。先是公遣使聘問薩侯修理大夫嶋津義久。是日。義久與書報之。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先是公遣普門寺僧某(名闕)贈身甲於義久。是日。義久與書謝之。

七年甲子春二月九日。　朝廷(正親町帝)下宣旨。叙公從四位下。任修理大夫。幕府(足利義輝)賜內書(義輝花押)及偏諱。兵部大輔細川藤孝副手書。於是公更名義陽。(歷代私鑑。族譜。偏考曰。是時公更名義顯。今從歷代參考。)十日。本藩士恆松七郎兵衛。豐求某(名闕)會于菱刈士楠原某。柄本某。

(二人名闕)十一日。赤池長任擊眞幸箬尾城。初長任每守大口城。薩兵輒來侵。長任怒曰。彼輕侮我也。我今示之吾伎倆。乃與岡本河內守。岩崎六郎左衛門。桑幡新六。率騎兵六十五。步兵三百。往擊箬尾城。城兵出戰。六郎左衛門新六。斬敵兵河田半左衛門。稻瀨六郎五。有川兵藏等數人。奮鬭而死。長任河內守。被創引退。此役東出羽。使於菱刈而誤事。遂出奔於薩。後捕而誅之。三月五日。先是公遣使京師。獻刀一口(來國光)黃金百兩於幕府。贈黃金十兩於藤孝。其佗贈遺稱之。是日。幕府賜內書(義輝花押)藤孝與書謝之。夏四月八日。宇土城主左兵衛尉伯耆行與卒。子某(名闕)猶幼。豐福城主伯耆行直。起兵擊宇土。入城而自立。八代兵至豐福。聞行直立而還。五月三日。幕府使者櫻本坊。奉口宣來於本藩。公拜之于人吉城。

八年乙丑夏五月。松永久秀弑大將軍足利義輝。細川藤孝奉義輝弟僧覺慶。走近江。還俗更名義昭。冬十月二十八日。義昭與書徵兵。上野大藏大輔奉書而來。十一月五日。遣兵擊豐福。公往陣於高津賀。八日。擊大野松橋。放火焚民舍。公會三船城主甲斐宗運(民部大輔親直入道號宗運)于下久久。取豐福而歸。是歲。長女虎滿生。

十年丁卯夏四月朔。公遣兵討賴孝於水俣城。深水源八郎長則諫諸父參河守長智曰。賴孝公族也。使輕士討之。非禮也。吾

請往相戰而死。長智卒然曰。可也。長則箴之曰。亞父執政之重臣也。不可輕出言矣。長則往抵水俣。賴孝閉門堅守。長則梯登城堞。自呼名曰。守將有罪。無所逃死。堅守何益。吾請俱相戰而死。賴孝聞之。開門入長則。取酒與飲。操槍接戰。長則中槍殪。賴孝脫甲登櫓。大呼曰。大丈夫不死於人手。敵來觀吾死。與子賴辰同屠腹而死。士卒悉戰死。九日。大口守將赤池長任。攻市山城。(大闕)初薩侯義久。使新納武藏守忠元守市山城。距大口不遠。是日。薩人町田新右衛門。鎌田左京。使於市山而還。忠元送二人。過小苗代原。我候人告之長任。長任使東藤左衛門。上村彌九郎。的場後藤左衛門擊之。忠元不戰。而退入城。我兵進攻破。

羅城城兵殊死戰藤左衛門死之後藤左衛門與忠元接槍而刺之從兵來援忠元得免後天正中忠元來宿于頼兄宅酒酣語及市山之役忠元自指其耳根疵笑曰是後藤之槍痕也十三日使高橋駿河東尾張源兵衛主馬討長藏於八代城長藏自殺於是上村氏絕初公之召二人也欲立誅之以多難故稽留至於此云秋八月十二日　蓮慶公十三回忌赦於三郡十五日行放生會於井口八幡社深水長智剃髮自號宗方遊歷四方是歲次女千代滿生

十一年戊辰春正月二十日薩侯義久與弟飯野城主兵庫頭義弘出水城主薩摩守義虎將兵三千來義久陣于菱刈馬越

義弘義虎進陣于宗木大口守將長任出城逼宗木川而陣步卒涉川登初栗野互放銃矢相爭內田傳右衛門謂長任曰彼衆我寡涉川而戰非計請使麾卻長任然之令中山帶刀左衛門卻之步卒不聽益進戰帶刀不得已又進中流矢扶人而退我兵悉涉川傳右衛門先登岡本河內守次之薩兵列楯相待傳右衛門與伊集院備後接戰被創而退河內揮槍直前刺別將川上左近將監左近串槍來逼河內拔槍仆之將馘之從兵來拒終不獲其首既而河內不知其為誰歷久始知其為左近將監云後軍繼至又戰死傷過半我兵氣沮別府安藝馳至傳右衛門謂安藝曰今日之戰傳也又先登安藝曰吾未面見之

傳右衛門怒把槍又前入敵中安藝尋前奮鬭兵氣復振安藝中流矢死薩兵敗走義弘與遠矢下總引兵退豐永大藏尾擊斬永野忠右衛門義弘不顧而去黑肥地紀伊遇義虎引兵退大呼曰敵將止焉吾請與君樂戰義虎且止其臣市來加兵衛褫其甲被之偽呼薩摩守義虎反戰紀伊斬之義虎遂得免斬首百餘級我兵竹下藤治左衛門吉賀江軍八郎原田孫次郎平川助左衛門左近伊集院昌花牧野大膳次郎左衛門上村彌九郎湯前與次郎米良右近桑原隼人田代小三郎樅木早左衛門左近平次郎宮原主稅治部次郎五郎飴兵部左衛門高田五郎左衛門田浦六右衛門藤三郎摠左衛門小田又四

郎村山源次郎西九郎左衛門吉牟田六郎左衛門鹿末助次郎山崎木工右衛門池田藤左衛門恆松兵七郎西山彌七郎細木彌七郎桑幡又九郎犬童軍四郎南江某闕名悉地院住持某闕名譜代卒馬鞍金兵衛死之

十二年己巳春正月二十四日平出水守將中務大輔家久謀報初栗之役伏兵于砥上運糧以誘大口兵大口守兵欲出奪之小田八郎右衛門止之曰是敵餌我也輕出恐陷于敵謀中矣丸目石見內田傳右衛門不從大罵八郎右衛門曰男兒有膽不肯惜死足下獨惜死欲長生至大官乎俱馳過砥上敵營鳴螺伏兵四起圍擊我兵敗績石見傳右衛門皆亡八郎右衛

門笑曰快口男兒膽何在焉獨止不去從兵引衣曰丸目內田皆奔子獨止何益八郎右衛門叱之曰汝以余爲石見傅右之比余太恥之拂衣而前深入敵中苦戰而死伯耆治部右衛門村山紀伊平川彌兵衛長喜兵衛市瀨三郎次郎久保田讃岐桑幡六郎三郎松木三郎兵衛井口清兵衛黑肥地牛左衛門紀伊田代左京東主計大藏右馬助藤左衛門江代大膳枝尾傳助平田紀伊高柳源兵衛萬江段右衛門早左衛門深水源三郎愛甲六郎次郎湯前下野米良甚右衛門修驗道圓田日圓死之守將東伊勢守棄大口而去馳使告敗於公公見其簿不載八郎右衛門死時小田加賀守朝公謂之曰此役也輕銳

多死唯汝子八郎在予深賴焉加賀守對曰不然兒也必死矣臣非譽兒然兒有勇臨敗不敢偷生蓋以其深入無知其死所者也使又來報八郎右衛門死果如加賀守言公歎曰使父信子如此豈不爲難哉予益惜其死涕隨言下一座爲泣石見傳右衛門以不聽人言輕躁取敗爲公所疎夏六月七日先是毛利元就與大友義鎭戰于豐筑間累歲不決是日元就及孫右馬頭輝元與書於公求援駿河守吉川元春左衛門佐小早川隆景副書歷代參考族譜考係天正三年致隨案元就元龜元年卒參考備考記矣今據日本外史皇朝史略逸史則萬世一覽係是年者是也秋九月二十七日先是濃侯上總介織田信長奉義昭入京師義昭拜征夷大將軍信長爲修二條第課諸國

助役是日幕府足利義昭賜內書義昭花押求租金紀伊守上野豪爲奉書而來公獻黃金七十兩以助費用蓋七年之租云豪爲歸京與書謝之

元龜元年庚午春月日闕公謁市房社賦國歌曰神垣廼霞波注連登引波惠天花廼白綿誰祈留良無深水賴金賡賦曰梓弓八百萬代廼春加計孝祈心波神乃隨意赤池長任賦曰春霞分天詣孝志君加代波萬代麻天毛神邪守羅武犬童賴賦安曰代代加計天霞吹奈須神風耳四方廼草木能靡加奴曾無深水宗方賦曰君加代乃久宮影遊春每爾植天曾祝婦神垣廼松拾八月十五日幕府賜內書求猩猩皮虎豹皮是歲第三

女千代菊生

二年辛未月日闕矢津留新助松田讃岐忿鬭死於佐牟田賢順庵其住持某闕名新助弟也逸匿葦北後還俗稱矢津留隼人

三年壬申春三月八日世子龜千代生夏五月四日日侯伊東祐隆與其子新次郎親將兵攻飯野城城主義弘出城拒戰大敗之五代莊左衛門斬祐隆馘之鎌田闕清菊池軍記作寛栖瀨戶口八郎左衛門久留牛左衛門力戰有功新次郎與義弘接槍而戰死日兵五百六十餘人見二將死皆戰死薩兵亦死傷頗多永祿中我瀨野原之役逃寓于伊東氏者丸目賴美須藤源左衛門長倉主水死之公使佐牟田常陸介深水播磨帶刀淡路

知田伊豫。稻留助左衛門。永田但馬。奈須新八。北嶋五左衛門。東藤助八郎。堀助左衛門。蓑毛治部左衛門。西土佐。率步卒八十名。往援。日侯。我兵抵小林口。聞敗引還。自是薩兵威稍彊。

天正元年癸酉秋七月。大將軍義昭擧兵。將伐信長。信長急入京師。攻陷二條第。徙義昭于若江。(河內)義昭遂走安藝。　朝廷詔削義昭官爵。於是信長代足利氏。而號令天下云。

二年甲戌秋八月十五日。公謁井口八幡祠。(歷代私鑑曰。是日。更名義陽。族譜備考曰。元龜元年。更名義陽。)是歲。第二子長壽丸生。

三年乙亥秋七月四日。公命誅愛宕祠別當將軍齋賴盛。初賴盛好幻術。砥上之役。我兵敗而後密通志於薩。事覺。乃使久保田將監誅之。是月。近衛前關白前久(號龍山)適薩。途歷八代。詣白木嶽妙見祠。白木嶽一名三室嶽。前久賦國歌曰。音(耳)聞三室嶽(爾)來(天)見(達波)妙(耳)見(多流)二本(乃)杉。公謁前久於宮地。前久問相良氏祖先。公具答之。前久改容曰。眞藤原氏之宗也。下席而拜。公饗之于鏡福善寺。前久賦國歌曰。庭(爾)面池(乃)玉水詠(達波)類(奈加利志)萩(爾)下露。公賦曰。水(爾)上(耳)立朝霧(波)曇(登母)磨(氣)鏡(爾)池(能)秋風。前久稱而不措。把筆書其扇。前久遂適薩。留二年。是歲。薩侯義久擊日向。日向諸城望風潰。伊東祐丘奔豐後。依大友氏。義久乃併日向。

四年丙子夏四月十一日。前久贈馬於公。家司因幡守伊勢貞

知副書。告以歸京之意。

五年丁丑春三月。(日闕)犬童美作守賴安。代深水下總賴延。守水俣城。其子熊德丸。年甫十二。始擐甲於愛宕祠。更名軍七。後淸兵衛賴兄者是也。

六年戊寅秋九月。薩侯義久使弟義弘攻宇土城。城主伯耆顯孝降。義弘即遣鎌田闢淸。攻山本郡下野城。城主內空閑鎭房。弟鎭照亦降。冬十二月二十四日。佐牟田城之介長堅。獵于深仁田山。(大闕)中鉛而死。長堅爲人。木强有膽略。單身牽犬負鳥銃。帶論語及略韜。而常獵山野。逐獸餘間。輒讀書。屢潛行於薩隅間。察其形勢。欲擊取薩摩。義弘聞其名。欲得以爲臣。其臣飯野萬右衛門。與長堅相識。義弘令萬右衛門說之。長堅既察其意。謂萬右衛門曰。余與足下。多年之知己。今欲煩足下。足下莫辭焉。萬右衛門曰。諾。長堅曰。足下斬主人之首來。萬右衛門不能答而退。具告之義弘。義弘曰。眞城之介之語也。我欲一見之。乃令萬右衛門招之。長堅至。萬右衛門告以義弘意。長堅徑入義弘館。城中聞長堅來。聚而觀之。則野樣一獵夫也。義弘喜引見之。手賜佩刀。長堅拜受而復坐。搜其腰間。得火石一塊。獻之於義弘而退。左右掩口。義弘稱之曰。無雙奇男子也。此男子在焉。未可取求麻。左右頸根。後義弘忌長堅謀欲害之。聞長堅出獵。伏銃手於深仁田。狙擊之云。

外史氏曰。唐末楊行密將戍朔方。過軍吏舍。軍吏問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首爾。即斬其首而出起兵。行密志大。而起手不凡。遂爲吳王。稱雄一方。今長堅之一言。大似行密。而其志亦決不出於行密之下也。若使長堅全生。而永爲公之爪牙。則必建非常之功矣。嗟乎惜哉。

是歲。大友義鎭擊日向。納伊東祐丘。義久禦之。戰于耳川。大敗之。義鎭逃歸。祐丘奔京師。義久勢聲大振。

七年己卯夏四月晦。先是肥前侯龍造寺隆信（山城守。）攻隈府城。是日。隆信與書於八代老臣蓑田平馬允。高橋中務少輔。東山城守求援。秋九月。公在八代。聞薩兵將侵朴河內。陣于佐敷爲

聲援。十三日。新納忠元。肥地嶋宮內少輔。將騎兵三千。來攻朴河內城。破正門及牙城。城兵殊死拒戰。兵寡不能支。守將東駿河守賴兼。子喜兵衞賴一。（一作乙）棄城遁於湯浦。喜兵衞妻上村氏（歷代私鑑作喜兵衞乳母。今從歷代參考。）執槍立城門。卻敵數人。忠元遣使諭降。上村氏將授城而去。公親將兵來援又戰。薩兵敗走。城遂得完。

乃使賴兼父子復守城。

八年庚辰春三月三日。出水兵來侵水俣滾口。我兵擊卻之。初賴安守水俣也。薩人屢以利誘水俣士。前田下野。監物。掃部。溝口但馬。飛彈。武藏。大嶋越後。淵上大和。小嶋備中九人。不肯從之。而賴安屢出兵侵薩界。其侵出水菱刈也。淵上段四郎死之。

村山傳助。大嶋越後被疵。其侵久木野也。龜澤若狹。射卻敵兵。步卒隊將犬童甲斐死之。子右近。及摠右衞門被疵。每其侵薩界。前田監物。溝口武藏。輒爲之鄉導。薩人大惡二人。先是三船士石井半眼來仕。半眼善習鳥銃。公嘗令半眼。及神瀨豐前。次松大隅。段兵衞。巡薩界。至久木野。半眼斬段兵衞。取其首走薩。

夏五月十二日。忠元遣精兵九十名。夜襲朴河內。其夜風雨迅雷。薩兵乘暗潛入城。放火燒郛郭。大喊進攻。城中膽落。賴兼父子。及田中彌五郎。奮鬭拒之。不克。棄城又遁。井福彌五郎。西飛彈死之。城遂陷。是日。義弘侵皆越。時白髮嶽俄雷雨。義弘畏而引退。薩兵侵大畑。人吉兵擊卻之。先是皆越六彌太。鹿目八重

金藤。降於薩。常爲薩兵鄉導。後六彌太溺水而死。金藤竊盜而被戮云。秋九月。義弘家久。泛戰艦三十艘。忠元率步騎三百人。水陸並進。公豫聚求麻八代兵。列柵于宗（一作字）津。橫尾。竹藪。軍浦等處所。以備水陸軍。十六日。水軍至佐敷斗石。陸軍至湯浦。十七日。敵船一艘抵岸。大礒平內左衞門上陸直前。自呼其名。我兵五代（一作後代）喜兵衞。出柵自呼名。與平內左衞門接槍。勝負未決。敵兵來援。喜兵衞卻數步。高橋市之丞。主水。出柵援之。偕刺平內左衞門。獲其首。敵兵相繼上陸。我兵皆出柵。相戰紛拏。佐敷士蓑田縫殿助。弟甚兵衞。西隼人。中村吉助。八代玉井院偕自呼。犬童自然左衞門。齊進奮鬭。園田淸右衞門。恆松藤兵

衞死之。八代關地頭西左馬助。與弟備中。指揮部兵善戰。薩兵辟易。左馬助被重創而死。備中見之益健鬭。手斬敵數人。被創扶兵而退。餘兵猶能力戰。薩兵敗而爭船。我兵放矢丸雨注。薩兵多傷死。向暮水軍揚帆而去。陸軍亦聞水軍敗。收兵而去。既而喜兵衞。與市之丞主水。相讓其功。而不肯自居。公馳至佐敷。聞之大稱曰。今日之戰。三人之功爲最。而今相讓之美。又過於今日之功遠矣。於是賜喜兵衞姓高橋。稱之曰三高橋之功。以示其無優劣。齊賜勳狀於三人。是歲。阿蘇氏臣井芹加賀。私通志於嶋津氏。謀導薩兵以滅阿蘇氏。甲斐宗運次子藏人。與弟三郎四郎。四郎兵衞黨之。宗運聞之大怒。立誅加賀。手及藏人。

三郎四郎二人。四郎兵衞逃于日向。歷代參考歷代私鑑曰元和中宗運季子來本藏蓋刈美濃重信斬之于柳江院門外政顧案重信所斬者蓋四郎兵衞也

九年辛巳春二月十四日。先是薩兵屢放火箭。將燒水俣城。而城中衞宇皆茅屋。不便防火。賴安欲以竹代茅。令深水丹後督之工。功未竣。是日。忠元將兵抵袋。連放火箭。丹後身不擐甲。手執鳥銃而出。犬童軍四郎。蘆原六介。村山逸角。西六郎。塩津留勘左衞門等。相踵而出。丹後精於鳥銃。立倒敵二人。敵兵放銃。洞丹後右股。軍四郎亦中丸。二人被創。依巨石自蔽。連放鳥銃。薩兵不能進。我兵稍蟻集。丹後謂軍四郎曰。足下創重。退入城療創。以圖後擧。我創不重。與衆決死而戰。軍四郎諾。扶兵而退。

遂病創死。丹後裹創。督衆競鬭。守山助六。松木牛馱左衞門善射。射斃敵七人。薩人荒井川勘解由左衞門。自呼其名。挺衆而鬭。峯山市兵衞斬之。薩人野村彥十郎。射中市兵衞胸。倒之。丹後投銃拔刀。直前與馬形豐前。互呼名而鬭。豐前斬丹後。馘之。大呼而去。助六牛馱左衞門箭盡。投弓揮刀。奮鬭而死。戰死四十餘人。衆寡不敵。引兵而退。豐前獻丹後首于義久。義久撿之曰。此我所識之吉賀江丹後也。其後必改今姓。其口似含物。使左右啓之。得鉛丸七。義久歎曰。我聞丹後善習鳥銃。果不異於所聞也。函其首。送水俣城。丹後本姓吉賀江。出水之役有功。公賞之。賜今姓。十八日。公賜勳狀丹後子源四郎。賞父之功。秋九

月十九日曉。薩兵入水俣。分爲四隊。義弘陣于燒井原。右馬頭幸久陣于南福寺井川平。樺山則久副之。義虎陣于蘖皿。忠元陣于錢龜尾。賴安與子賴兄。聚三郡士守城。兵不過一千。賴安召竹下兵部左衞門。西隼人。川邊兵部左衞門。議軍事。賴安曰。自　蓮乘公至今公。幾五十年。我與薩人屢交兵。未嘗失利。自砥上朴河內役。我頻失利以來。薩兵乘勝屢來侵。是將士之恥也。吾今欲決意必死而出戰。如何。兵部左衞門等。皆以爲然。曰。兵貴神速。請以明日昧爽爲期。部署已定。二十日昧爽。城兵開門而出。薩兵合爲一。自大明神口。涉源藏渡。齊進而戰。川邊兵部左衞門與隼人。爲第一槍。兵部左衞門與溝口武藏。刺薩隊

將嶋津伊勢守。重創而死。前田監物刺古垣右馬助。蘆原萬左衛門斬石川萬兵衛。而各取其首。斬首百四十餘級。高橋忠右衛門。西隼人。矢津留新介（政闕案矢津留新介松田讃岐元龜二年關死今聞姓名者豈其子與父名者歟可疑）。隼人。龜山新六。溝邊主稅。犬童藤四郎。松田讃岐。東番左衛門。山下傳內。平瀨掃部。大石平太兵衛。西源藤兵衛。久保田八郎。松本舍人。弟龜五郎。眞福寺僧普門等死之。戰死百六十餘人。兩軍交綏而退。薩兵環城結垣。往往置屯火戍之。自暮達旦。間向城放大銃。二十一日。比明敵營揚扇射箭於城中。賴安取而視之。則箭刻忠元所賦聯詞發句曰。秋風仁水俣落流木廼葉哉。賴安立賦脇句。刻其箭以反射曰。寄手波沈武月廼浦波。（菊池軍記九州記以爲深水宗方句非也）

外史氏曰。戰爭之際。忠元賴安以歌詠相戲謔。其雅量可愛焉。昔者衣川之役。源義家從父賴義。擊破貞任。追走偪其巢窟。放火焚衣川館。戲賦衣綻句以調之。貞任立得糸紊句以賡之。義家愛其風流。脫之。卽使新納氏有八幡公之量。則必解圍而去。其不解圍。獨憾其量之小耳。

是日。賴安欲遣使八代。而途必歷薩營。乃募能使者。東源次郎。村山傳助。爭乞爲使。令二人拈鬮。傳助探得之。傳助使而還。夜將踰垣。戍卒覺之。以槍刺其股。跳而免。遂入城。二十三日。公命溝邊半五使於水俣。半五乘夜潛過薩營。薩兵捕而窘責之。半五佯曰。吾求麻人。今來起居父兄在城中者耳。薩兵不信。責之益急。半五不敢伏。忠元諭之曰。汝從吾言。則厚酬汝。否則死汝。汝呼於城。宜言公命賴安曰。小敵之堅。大敵之禽。速致城而去。勿徒損士卒。半五佯許之。薩兵護送之城下。半五呼曰。八代使者至。城兵出聽公命。賴安令僧守閭。神瀨豐前。深水勘解由。溝口出羽出聽之。半五大呼曰。城兵努力堅守。愼勿輕戰。不出三日。公將親率求麻八代之兵而來援焉。言未畢。薩兵斬其首。揭之竿頭。以示城中。城兵觀之。無不感半五之忠。而憤薩兵之暴焉。於是城兵益堅守。旦暮企望公之旌旗曰。君來一戰鏖薩兵矣。

外史氏曰。長篠之役。奧平氏之臣鳥井勝商。使於濱松。敵人四而欲令反其言。勝商佯許之。遂致君命而見殺。是役溝邊半五亦復爾。夫二人之所爲。似學晉解揚者。然二人蓋不知史傳。且又非蹈人之故智者也。顧忠臣之志。古今不易。其所爲實出於一轍耳。豈不奇乎。

公一日召諸老臣議曰。寡人初欲親往援水俣。今熟思之。薩兵之銳。不可輒挫。寡人若將二郡之兵往戰。必多損士卒。深惜一城。而不顧三軍之死傷。非將兵者之志也。不若寡人罷出師。而使賴安姑授城於薩兵去。與圖後舉矣。汝等謂如何。老臣皆以爲然。乃遣使告之賴安。城兵失望。二十六日賴安將授城而去。

忠元嘗與溝口武藏。但馬。飛彈。肥前。前田下野。監物。淵上大和。小嶋備中有私怨。於是遣人於城中。乞得八人而甘心。賴安苔曰。足下欲得此八人。則動旗鼓而來。吾將與八人枕城而死。不肯授城。忠元使人謝曰。足下之言。義固然矣。如八人之事。吾不復言。請速致城。二十七日。賴安授城於薩兵。怏怏去。冬十月。日闕義久義弘遣使講和。公許之。乃交誓書。十一月。日闕義久遣使曰。孤欲出師以擊大友宗麟義鎭後號宗麟而阿蘇氏之梟將甲斐宗運。在三船城。彼若要我中路。不易得志也。孤將煩足下。足下幸爲先鋒。而擊宗運。孤親將大兵。而爲後繼。則滅大友氏易易耳。公許之。先是　蓮慶公與宗運父親宣大和守結好。公亦嘗與宗運

交誓書。以修先君之好。故公自謂。逆義久則敗和。擊宗運則背累世之誓。敗和不祥也。背誓神必罰殛之。進退維谷。不如出師與宗運一戰而死。請罪先君于地下。以使子孫長久矣。即取宗運誓書而焚之。自作祝辭。使巫尾形惟勝祈死于白木社。惟勝猶豫。義久又遣使促兵。公不暇徵求麻葦北兵。特從八代兵八百葦北兵不期來者僅數人。東左京進爲前鋒。屬兵五百八十。十二月朔曉。公自將兵出。首途于白木社。公頗疑惟勝。令復讀祝辭。公拜訖且出。見少女挾織具而嘔血。忽焉不復見。將發。旗旒翻挂楠枝。牢不搖。絕而後發。至小川守山天明。公賦國歌曰。守山迺下書嵐乃厲久天明志兼多留雞子浪聲聲。憩於娑婆

一峯下開行厨。族蹟備考曰。是時公所澂川。今謂之御手水川。蓑田三浦介賦曰。言語道斷又茂越南舞婆婆加峯存命都可命有登波。公下峯。欲徃陣于響野原。高塚上野介與三浦介諫之曰。臣等審相地形。彼地不便防敵。請止陣于此。公不聽。涉鬼沙川。而陣于響野原。時薩人鎌田關清成字土。贈酒犒我師。是日。堅志田守將西村金吾。歷代私鑑曰。初稱右衛門。又稱北君。菊池軍記曰。堅志田城主西左衛門大輔。肥後古城記曰。北左衛門。肥後國志響野原古戰場圖作北左衛門尉。未詳孰是。謹案職原抄。左右衛門府唐名金吾。故時人呼爲金吾也。馳使告宗運曰。相良義陽。今爲嶋津義久先鋒而來。請速爲之備。先是事已聞於三船。宗運不信曰。誓書藏在府。匠作豈遽背之乎。是必民間之訛言。否則薩人之間諜耳。及金吾使至。宗運大驚曰果然乎。

嶋津氏之未蠶食肥筑豐者。獨相良氏之力也。而今相良氏既降嶋津氏。則我滅亡無日矣。即取公誓書。使人沈諸阿蘇山神池。自探鬮於千光寺。得吉。乃分兵爲四隊。一令田代宗傳政蘭。案甲斐宗運記。是役田代宗傳後至。不及響野原戰。會宗運退軍于經坪。撿所獲首級。宗傳見宗運至賀捷。且欲擊相良氏餘兵。宗運止之。宗傳不聽。乃率部兵二百追擊之於桑翅海東間。斬首五十餘級。而部兵不損一人云。其他戰狀差與此異。今用歷代私鑑族蹟備考。將之。一令宗傳子快尊快尊據歷代私鑑族蹟備考。其他據史不載之。將之。以爲先鋒。防堅志田甲佐。一宗運自將而出。陣于田代戶井田口。一留三船。以備他敵。斥候報宗運曰。義陽既陣于響野原。其兵不過五百騎。宗運曰。是非匠作。是必其前鋒。東以伯。蓑田信濃。高橋駿河之徒也。若匠作決不涉鬼沙川矣。使人視之則公也。

宗運曰。匠作所陣處。形勢不便。我襲擊之。破必矣。機不可失也。二日曉。左京進攻堅志田城。拔之。斬守將西村金吾。乘勢轉攻甲佐城。又拔之。斬守將矢部一能。（菊池軍記曰。甲佐豐內古城城主伊津野山城守。肥後古城記曰。伊津野山城戰死于御野原。肥後國志御野原古戰場圖曰。伊津野與東戰而死敵亂。案伊津野一能國香相同。蓋史誤記伊津野作一能。以爲其名也。其以矢部爲姓。未考何故。）斬首前後百七十有奇。獻守將及隊將首九級于公營。移兵於油坂。而絕阿蘇氏援道。與快尊相當。大戰敗之。快尊走中尾山。左京進不追。收兵休士馬。欲邀擊宗傳兵。宗傳取他道。竟不出於此路。是日。天小雨。烟霧四塞。不辨咫尺。宗運銜枚捲旗。潛行從寶蓮寺山後。沿糸石谿。出我營西北。諸軍潛出我營北。分布於戶內。馬立。後藤。切杭等諸處。宗

傳父子伏於我營東中尾村。以觀動靜。我營不覺。時左京進捷報至。公大喜。撿其首。開關淸所贈樽。飲士卒。公賦曰。老（遁）坂下（茂）憂（登）思（南與）登（毛）果（奴）人（母）祉有（禮）。快尊由中尾村。潛抵戶內。相機連放鳥銃。諸軍齊起。砲銃浪發。宗運張旗。建白鷺馬標。鼓噪而衝我中堅。我軍大驚。放銃相拒。上野介三。浦介挺衆前鬭。玉井院僧某。光明寺僧某。（二人名闕）執槍競鬭。挈槍卒藤八。自呼相良藤八郎。揮槍而鬭。五人相次死。東刑部。松木壹岐。高橋內膳。桑原紀伊。力戰而死。與善寺城代蓑田筑前。督部兵健鬭。手斬敵數人。被重創而死。淵上刑部左衛門忠良。揮眉尖刀奮鬭。斬敵頗多。甲士一人操槍向之。忠良擊斃之。甲士五人尋至圍

擊。忠良遣眉尖刀。拔佩刀格鬭。不克而死。一黃甲從部卒二人。大呼踊躍來進。修驗道園田教音射殪之。敵數十人。直前突鬭。教音左右射半殪之。矢盡。拔刀而戰。被數創死。東越後。周防。高橋志摩。豐永備前。右田若狹。村山飛彈。恆松美濃。平川右衛門。外山主計。澄川孫八郎。下山佐渡。有瀨與一兵衛。蓑田喜六。犬童藤七。木工。修驗道教阿坊等二十四人。齊進殊死戰。敵兵披靡。緒方後藤左衛門。犬童喜兵衛。五兵衛。原口佐左衛門。桑原喜兵衛。川邊新右衛門。乘勢前鬭。斬獲過當。敵兵郤走。追至馬立切杭。敵兵還戰。我兵無後繼。并前二十四人皆戰死。成願寺僧某。江林寺僧某。海上庵僧某。（以上三人名闕）諫公曰。爪牙之士悉敗

死。敵鋒銳甚。戰必無利。移營于婆婆峯。休士馬。而後決勝負。公不聽。宗傳父子橫衝之。小田美作。濱田源太左衛門。小谷與市郎。自呼其名。不顧死鬭。多斬敵而死。敵兵乘勝。奮呼來逼。我軍大亂。控馬卒源四郎。修羅助。捨馬先逸。犬童長門。存藝。喜右衛門。長藤八郎。小田與太郎。十郎左衛門。東三郎左衛門。彥左衛門。村山土申。蓑田馱左衛門。前田喜三右衛門。蘆原小左衛門。成願寺。江林寺。海上庵。修驗道智仙坊等。相踵戰死。侍童井邊千宮。年甫十一。力戰而死。本間朔巴。關東人。以儒來宦我藩。常在公左右。進拜公前曰。臣謹爲黃泉之先導。剸腹而死。公秉團扇。坐胡床而不動。野本太郎左衛門揮刀就之。公不拔刀而授

元。時年三十八。太郎左衛門斬而悔之。不敢取元。唯取其佩刀。以爲他日之證。緒方喜藏獲公元。宗運退陣于星窪。宗傳父子退陣于糸石山。喜藏提公元。抵宗運營。宗運驗之。流涕曰。匠作既死。我家滅亡。不出於三年矣。乃還公元於響野原。士卒一人脫身。告敗於左京進。左京進大駭。急馳至響野原。死屍相枕藉。左京進伏公屍而泣。良久奮然起。勇士卒曰。公已薨于戰。我今日有死無二。欲往與宗運決戰。從公于地下焉。有他腸者速去。士卒皆揮淚切齒。適見宗運陣星窪。鼓躁直前。厲聲大呼曰。我將一戰弔寡君在天之靈焉。請與敵將決勝負。揮大刀馳突彼中堅。宗運馬上把槍接戰。左京進殆危。西駿河。犬童美濃。木下

喜三左衛門。執槍來援。宗運又危。從兵馳來。斬駿河美濃二人。喜三左衛門爲宗運所刺而死。爪尾兵部左衛門自呼其名。先衆而進。中飛丸死。天草刑部大輔膂力絕倫。揮長刀左右衝擊。斬敵如撫。栗林伊賀放銃擊之。中胸而殪。左京進又馬上拔刀而前。長治部揮刀與之接。不克而死。其子某（闕名）來援。又見殺。兩軍士馬疲頓。交綏而退。宗傳父子從糸石山。橫擊左京進軍。左京進申令士卒曰。此戰吾必死。有他腸者速去。士卒益厲突鬪。東勘解由。木工。帶刀。石見。藤兵衛。中尾將監。坂本長門。西大和。吉賀江治部。北嶋又八郎等。爭先競鬪。斬首頗多。遂皆戰死。一甲士揮眉尖刀來前。東左近射中其顏。殪。左近亦中流矢死。左

京進挺衆馳突。深入敵中。下馬奮擊。被創遺刀。市橋半太。木岡平藏。鈴木但馬。攢槍刺之。井福圖書。龜山新右衛門。風呂上藏人等隨戰死。犬童眞識。次郎左衛門。土用千代。東主水。兵部。六右衛門。大監物。軍四郎。又四郎。彌三郎。竹下兵部左衛門賴令。西八郎。稅所自牧。田口淡路。井福伊豆。一所內下野。喜三左衛門。丸山十兵衛。村山宗澤。上村大監物。野田善左衛門。深江藤兵衛。淵上喜右衛門。森山式部。挈槍卒甚九郎。又次郎等戰死。而左京進兵殲矣。宗傳父子收兵引退。東（本姓岩崎）彌四郎。及弟河內。從左京進。拔甲佐堅志田二城。戰於油坂而功最。與壯士九人。伏于甲佐油坂間。絕阿蘇氏援道。聞敗疾趨響野原。則宗運

既移陣于蓑尾平。彌四郎謂壯士曰。吾欲與宗運戰而死。汝曹無異志同死。四人潛逸。彌四郎厲聲大詈曰。忠臣將死。鼠輩何乃爾。四人爲不聞亡。彌四郎與河內。從壯士五人。進突宗運營。而鬪。多殺敵兵。彌四郎身被八創。河內被三創。創重不勝鬪。兄弟爭先。入敵中而死。五人相尋鬪死。初彌四郎之幼也。宮原萬果助相之曰。之子不凡。後必立功。果如其言。豐福守將東（豐一闕稱）駄左衛門。及弟市左衛門。聞敗率部曲。趨響野原。宗運陣于蓑尾平。撿所獲首。駄左衛門謂弟曰。汝奉公屍。歸八代而葬之。我留與宗運決戰。市左衛門不從。相爭良久。駄左衛門堅執不許。市左衛門遂屈。駄左衛門遣使宗運營曰。我來收寡君之骨。幸

而將軍未退兵。請與士卒一戰而死。效忠寡君于地下矣。宗運固辭。馱左衛門不得已。與弟輿公屍。自懷公元。而歸八代。葬于鰈谷。法諡　玉井院越江蓮芳。馱左衛門建公及戰死者碑於響野原。賴安潛行抵響野原。拜公墓賦曰。言語道斷俱爾消可露通身乃世耳在顔仁見夢者登波。上左京進墓賦曰。武夫通矢武心曾賴母志喜響野原耳驗留天。賴安至八代。剃髮於玉井院。自號天息休矣。還本藩居。喪于多良木永昌寺。至十五年丁亥。建碑于人吉柳江院。改稱　柳江院。義久聞敗。欲取八代。竊誘八代士。八代士皆從之。獨東山城守入道以伯不肯。義久令阿蘇谷將監。肝付玄蕃。啖村山氏黨以利。村山氏遂殺以伯。

而導薩兵。於是伊集院忠棟戍八代。鎌田左京戍花山。喜入豐前戍水俣。薩人揚言。義弘將治八代。弟歲久將治求麻。闔境騷然。世子龜千代年甫十歲。宗方休矣輔佐之。談笑自如。一日二人與諸老臣謀曰。不早請於薩侯。以公子爲質。而立世子爲嗣。則家之存亡。未可知也。時公子長壽丸年八歲。藤千代年四歲。探鬮于井口八幡祠。長壽丸吉。於是世子改稱四郎太郎。長壽丸改稱四郎次郎。遣使請之於薩。義久喜而許之。贈衣冠於世子。以加首服。授祖先偏諱。名曰忠房。人心始定。世子親往薩謝之。山崎內藏助等從焉。夫人　蓮乘公第四女。生三女。長女虎滿。天正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卒。葬于祐玉寺。法諡亨山英元。絕命詞曰。見馴棹指佐天波浮法能舟月通隨意至留彼通岸。次女千滿。寬永七年十一月三日卒。法諡明巖妙照。三女千代菊。元和元年七月二十日卒。年四十六。葬于永國寺。法諡榮岳秀繁。夫人氏。公薨後薙髮。號台芳尼。元和六年六月二十日薨。齡七十八。葬于永國寺。法諡月山九花。絕命辭曰。遂行道知通勢武有明通月耳波暗山毛有志奈。又曰。雲晴天心母空仁消行波元通都通月越社見通。弗高和尚輓詩曰。七十八年惟一睡。枕頭夢覺涅槃宮。今宵拂袖去何處。月白九花錦帳中。妾豐永氏。下總守長英女。生三男。長　了清公。次　玄高公。次佐三郎長誠。公兼備文武。而英雄蓋世。以蕞爾三郡兵。抗薩隅日三國強兵。數

十年間。使薩兵不得出於肥。是公一人之力也。干戈之暇。令本間朔巴講經史。旁受佛說於永國寺僧泰雲。人民誠服其勤。而深懷其仁焉。

佐三郎長誠。公第三子也。幼字藤千代。天正十五年。謁豐臣關白于八代。後質于大坂。慶長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卒。年三十三。法諡光屋清容。

外史氏曰。公以蕞爾三郡之兵。抗薩隅日三國之強兵。數十年間。使薩兵不得出於肥者。雖公之英雄。與將佐之良。衆士之精銳。是依。然土地之利。亦不無所與也。三郡之形勢。譬之人身。則求麻首也。胸也。左右之手也。葦北項也。背脊也。八代腹也。腰臀

也。左右之足也。　蓮佛公鎭本藩。既得其首領兩手。而腹腰兩足。猶未足也。　觀仙公有見於此。故有取八代之志。蓋欲以具一身也。夫項與背脊。無用之地也。然無項與背脊。則腹腰兩足。無所附焉。　迎蓮公之不取八代。而先領葦北。蓋其慮深矣。其後十傳。至　蓮船公。始取八代。而後一身始全備矣。而三郡之爲一身。首領胸腹帶山河之固。背脊腰臀。負滄海之險。則一身已非凡骨。所謂膂力絕倫者也。加之以公之英雄。爲其元氣。以宗方休矣之良。爲其才智。以衆士之精銳。爲其手足之指揮進退。則其勢豈不亦爲強乎。公之以三郡抗三國。固非所爲難也。然而一旦失葦北。則不旋踵。而八代墜乎薩人之手。本藩孑然孤立。夫背脊已喪。則腹腰隨亡。首領亦危矣哉。然其災害之所以止於腹腰。而不及於首領者。無他。以先君之遺盡。與公之威德。所以維持社稷者牽固之故也。抑至於公臨戰自斫死。則其慮家之長久也。深且遠矣。固與甲斐氏之再傳而亡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了清公第二十

了清公諱忠房。柳江公第一子也。母豐永氏。元龜三年三月八日生。豐永氏產公甚難。深水宗方賦發句。乃免身。其辭曰。露零(天)其葉(波)輕(喜)小松原。幼字龜千代。

天正九年辛巳冬十二月二日。柳江公薨于戰。公代立。稱四郎太郎。加首服。更名忠房。二十一日夜。大畑人來告。大膳助賴貞導薩兵。至加久藤。賴貞　蓮慶公第二子也。幼而剛愎。蓮慶公恐其長作亂。遺言爲僧。後自還初服。更今名。稱大膳助。居

八代。與柳江公不相能。去往薩。途歷人吉。向城放鳥銃而過。遂寓于嶋津氏。僑居栗野。聞響野原軍敗。欲乘間襲我。驅薩民兵而來。二十二日。賴貞踰笠置。抵大畑。夜來次于常秀寺。人吉士或迎之於途。或見之於寺。從者頗多。獨宗方。其子播津介。休矣。其子賴兄。樅木備後。稻留助左衛門。雅樂。久保田下野。菱刈美濃。黑肥地千右衛門。東逸角。深水播磨。和田伊勢。中山舍人。水戶彌三左衛門。修驗道般若院行盛不從。終夜衛護公及太夫人。至旦。下原人愛甲彌左衛門有智謀。謂使薩兵入城恥也。然屯火達明。薩兵不敢進。宗方與休矣謀。候賴貞至。面說之曰。先君薨而今公猶幼。臣等茫然不知所措。幸而君今還駕。是臣等之所以禱祀而求也。君若代立。先君雖亡而猶在焉。雖然久米多良木湯前三村之士。意志不可測。請君親往撫馭焉。賴貞喜諾。二人退。遣觀音寺僧周察於薩。令謂義久曰。寡君之叔賴貞。易寡君之幼。驅貴邦之民兵。已薄我城下。人心騷擾。臣等甚患之。以君之威靈。賴貞卻兵。非特臣等免患。實社稷之幸也。義久聽之。乃使久無木狩野來諭賴貞。賴貞既在多良木地頭岩崎加賀守宅。嘯聚徒黨。三村士往往蠅集。狩野傳義久命。賴貞即卻兵。加賀以下黨。多從賴貞而去。郡民安堵。賴貞反薩。義久不容。去之日向。亡何卒。

十年壬午春正月(闕日)四郎次郎將質於三。公攜之謁于井口八

幡社。名曰賴房。二月(闕日)賴房質於薩。稅所新右衛門及其子(闕名)恆松助左衛門。東主水及其弟(闕名)修驗道南立坊妻等從焉。義久新築館於出水而居焉。城主義虎厚遇之。三月(闕日)湯前須木(今藤統內日向諸縣郡有須木村與米良山接境)米良士。誣告湯山地頭湯山佐渡守宗昌。與弟普門寺住持盛譽。黨賴貞謀反。公與宗方休矣謀。即命須木米良士誅二人。宗昌聞之。據普門寺。十五日。公遣犬童九介。止誅二人。九介途過築地村民家。飲酒大醉。不能達湯前。宿多良木。其夜須木米良士襲普門寺。宗昌潛逸去。盛譽危坐壇上。焚香誦經。黑木千右衛門迫而斬之。弟子珍祥。出雲二人。拒鬬見殺。十六日。九介至則盛譽既見殺。其母大恨之。斷食謁

市房社。劙斷其指。以血塗神像。呪咀殺盛誉者。如是三七日。自投於茂間崎淵而死。無何。千右衛門九介暴病死云。宗昌出奔于日向。後事白天正末。還本藩。文祿初。病死於朝鮮釜山浦。夏六月朔。右大臣織田信長。爲其臣明智光秀所弑。時羽柴秀吉圍高松城。（備中）與毛利輝元相持。會右府凶問至。與毛利氏成和。引兵東上。與賊戰于山崎。（山城）大破之。遂誅光秀。秋八月二十七日。　柳江公長女虎滿卒。

十一年癸未秋七月五日。甲斐宗運爲其子婦黑仁田氏所鴆殺。

十二年甲申春三月。龍造寺隆信擊有馬義純。（修理大夫）義純乞援於薩。先是赤星道半（九州記作安房守統家入道道半。肥後古城記作備中守親隆入道道半。未詳孰是。）子質於肥前。爲隆信所殺。道半恨次骨。欲賴嶋津氏而報讐。已屬於薩。及義純乞援。道半勸義久出兵。義久乃使家久爲將。忠元忠棟副之。率戰艦數百艘至高來。道半率二百人從之。的場自休（後藤左衛門。後號自休。）率我兵從之。二十三日。家久與隆信戰于森嶽。大破之。薩人川上左京斬隆信。我兵豐永金兵衛。與薩人新納刑部大輔先登。（攷證。案九州記。刑部大輔十一年四月。高來深江役戰死。今附以備考。）家久引兵還。八代。義久迎犒諸將士。自休與焉。薩大夫肥地嶋宮內少輔。謂自休曰。的場君每戰無不有功。此役之功如何。自休前把宮內少輔手。笑曰。此役僕嘗占於卜人。卜人曰。往大有功。僕臨

戰思卜人之言。卜人常善醉。是必醉中之語。思之再三。敵兵已敗。是以此役僕無尺寸之功。一座皆笑。宮內少輔服其卓犖不羈之量。自休性木强。練武餘力讀書。然不好詞章及歌舞。先是聯詞大行。自休賦發句譏之曰。連歌師（廼）耳啼潰（勢）郭公。時豐後人送京樣妓女。八代士大夫盛張而觀之。自休不悅。一日出其座。拉妓女曰。噫可憐之女樂哉。噬頰見血。觀妓終止。蓋豫防三日不朝之萌云。夏四月。　東照公援織田信雄。大破秀吉軍于長湫。（尾張）秋八月。（日闕）家久與忠元。攻堅志田城。宗方休矣賴兄。率我兵從之。賴兄破正門被創。轉攻三船城。城主甲斐宗立（親秀入道）降。我兵犬童藏人力戰有功。善左衛門被三創而退。深水勸解由死之。（攷證。案菊池軍記。以此役係三月。爲森嶽役一時之事。九州記。係八月。歷代參考。族譜備考。同之。今從之。）

十三年乙酉春二月。公病痘。百方不驗。十五日薨。齡十四。葬于富尾山。法謚　天膺了清。宗方休矣。遣使於薩。請以賴房爲嗣。以藤千代代爲質。義久許之。賴房歸而立。是爲　玄高公。

求麻外史卷四

玄高公第二十一

玄高公諱長每。柳江公第二子也。母豐永氏。天正二年五月四日生。幼字長壽丸。九年十二月。改稱四郎次郎。十年正月。了清公賜名賴房。二月。質于薩。

十三年乙酉春二月十五日。了清公薨。公歸自薩而代立。時年甫十二。秋七月。羽柴秀吉爲關白。八月十日。先是阿蘇氏兵。將侵八代。事聞於薩。義弘將兵而出。宗方休矣賴兄。率我兵從之。是日。三船。堅志田。隈莊兵。合攻花山城。薩兵拒戰。守將鎌田左京戰死。我兵援拒。牧野勘解由。犬童刑部。田浦久四郎死之。薩援兵至。敵兵大敗走。十三日。我兵與薩兵。攻堅志田城拔之。甲佐。三船。木山。津守。田代。隈莊六城。望風竝降。冬十月。（日闕）義久。義弘。親將兵擊豐後。我兵從之。

十四年丙戌春正月十三日。我兵與薩兵。攻阿蘇南鄉高森城拔之。深水攝津介與三船士鶴一聲（深水氏家記曰。攝津介鬪則與敵將津留大內藏戰而死。致蘭案。鶴津留國讀相同。而大內藏雄名蓋聞于薩隅境。故時人呼爲鶴一聲也。）戰而死。薩人川上左京。（九州記曰。七月七日。川上左京從義久攻筑後鷹取城。與守將筑紫左衛門尉子新介相搏而死。附以備考。）我兵深水主水。西喜之助。東彌兵衛。久保田掃部死之。夏四月二十四日。先是我兵守隈府城。是日。出戰于山鹿多久河內。萬江長

右衛門重行斬敵兵畑源太郎。六月。（日闕）義弘遣使乞我兵內田傳右衛門。菱刈源兵衛。岡本河內守三人而帶之。公許之。二十五日。義久義弘自肥後。我兵從之。家久自日向。俱擊豐後。秋七月六日。薩兵攻勝尾城。（筑後）城主筑紫廣門降。七日。拔鷹取城。（筑後）斬守將筑紫左衛門尉。我兵萬江長右衛門力戰被創。十三日。義久以薩日隅二肥二筑兵。圍岩屋城。（筑前）城兵固拒守。二十七日。急攻自寅至酉。城遂拔。城主高橋紹運自殺。義久遣使立花城（筑前）諭降。城主立花宗茂不聽。義久引兵退八代。我兵還本藩。九月。入田（豐後）人某（姓名未考。九州記曰。三重城主麻生常陸介入道紹和。招薩兵。）私通於薩。導兵。於是義久親將兵赴豐後。宗方休矣將我兵從之。冬十月二十二日。攻拔高城。（豐後）我兵櫛木伊左衛門。山本甚九郎。西與三左衛門。久保田大炊助。力戰有功。萬江長右衛門被創。井口式部左衛門死之。轉攻烏嶽。梅聚。片加瀨。鷲臺。入田。一萬田（六城皆豐後）等城。連下之。義久退次八代。初公之遣師也。召從軍士賜宴。手觴恆松七郎左衛門。勞其老從軍。式部左衛門在座。私語傍人曰。寵遇如七郎左。雖余小人。豈不以死報恩乎。頗有羨色。公知之。手觴式部左衛門曰。汝長爲我股肱。愼勿輕死。式部左衛門泣而退。是役即力戰而死。十二月。先是大友義統。龍造寺政家。竝乞援於關白。高橋紹運。立花宗茂。亦嘗送款。是月。關白遣長曾我部元親。仙石秀久。救義統。且遣書責義久。義久怒投書

乎地而罵之。辭甚不遜。秀久憤恚。與元親進擊家久。十二日。我兵從家久。與元親秀久戰于利光川。大敗之。薩兵斬元親子信親。我兵深水平内左衛門樅木九郎兵衛。揮槍奮鬬功多。元親秀久宵遁。家久入于府内城。（豐後大友氏所治）

十五年丁亥春。關白親將五畿四國山陽山陰兵。討嶋津氏。義弘及薩將佐。會於府内議軍事。二月。諸道兵馬步二十四萬。水陸竝進。旌旗蔽空。既而前軍羽柴秀長至豐後。義統及伊東祐丘。爲之郷導。毛利輝元。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浮田秀家。黑田孝高等至豐前。兵稱十七萬。義弘家久聞之畏縮。三月十五日夜。棄府内而遁。豐兵悉畔。土寇競起。倶遮擊之。薩大夫肥地嶋

宮内少輔。有川大炊左衛門。我兵内田傳右衛門。菱刈源兵衛。岡本河内守殿之。二將全兵而還。乃與勳狀。賞五人之功。休矣與薩將伊集院參河守。守萱迫城。（豐後）十八日。棄城而退。豐兵邀擊。休矣身被創。拒鬬郤之。犬童又十郎死之。是夜。入坂梨城。（肥後）宗方與薩將忠棟。守切兎城。（豐後）二十二日。棄城而退。豐兵尾擊。還戰破之。平川傳右衛門拒鬬有功。萬江長右衛門揮槍刺敵二人。其臣豐永豐前兵衛。斬甲士一人。深水彌五郎（一作新五郎）愛甲縫殿死之。二十五日。志賀親次率豐兵。來攻坂梨。休矣等殆危。二十七日。忠元忠棟來救。斬敵數百人。休矣等得免。我兵稻留一彌太死之。義久棄八代。退于薩。宗方休矣引兵還本藩。夏

四月。秀長等長驅。抵日向耳川。義弘家久拒之不利。九日。公親將兵。赴日向援薩兵。休矣副之。此役休矣始製竹牌。我軍用竹牌。蓋粈于此云。十五日。關白至八代。宗方奉公弟佐三郎長誠往迎拜於馬前。關白嘉之曰。汝主本領安堵。汝勿以爲憂。爲宗方拜謝而退。即遣健步告公。十七日。（歷代私譜族譜備考作二十七日非也今從歷代參考）達於行營。公乃還師。源兵衛謂休矣曰。吾前日與傳右河内從義弘之請。已屬其麾下。而今九州之諸侯。皆納款于秀吉。則天下歸於秀吉無日矣。雖然義弘之約。亦不可背。吾留事嶋津氏。使二人得還。且留妻子於家。以表吾無他志矣。休矣具白之於公。公嘉納焉。手賜佩刀。源兵衛留宦于薩。傳右衛門河内守。

從公而還。後源兵衛從義弘。戰于伏見（山城）及關原（美濃）而有功。慶長中。召還本藩。二十三日。關白至佐敷。二十五日。公往謁關白于佐敷。宗方休矣從焉。關白喜賜衣。乃復舊封。公拜命而歸。（菊池）（軍記曰秀吉入薩公爲前驅宗方從焉秀吉渡千代川賦曰鑑即鼻耳掛曾波故宗方賡賦曰較聞與利流曾水波力川敢鑑）（案公謁秀吉於佐敷而歸無爲前驅之理今不取）五月。薩將義虎（逸史作忠辰）先降。出迎關白。關白進入薩。至千代川。水軍將加藤嘉明。脇坂安治。九鬼嘉隆先至。造浮梁濟軍。關白建牙于太平寺。大布陣營。以示久頓之意。遠近望風降附。義久遣忠棟。因秀長謝罪。關白宥之。義久削髮披緇。詣太平寺而降。關白延見慰藉之。令義弘爲嗣。復舊封薩日隅。悉沒兼并地。義久遂老。自號龍伯。以忠棟及平田

美濃。本田下野。野村兵部四人爲質。九日。宗方至太平寺。因淺野長政。起居關白。森由巴(攝人。善聯詞。菊池軍記。作紹巴。)在關白側。言宗方善聯詞。關白召見。與語大悅。時有獻笋者。宗方銜口賦曰。若竹(言)寔(耳)直世(通)初哉。關白嘆賞不已。又上國歌曰。草(茂)木(母)靡從五月雨(通)天(能)惠(波)高麗百濟(摩天)關白益奇之曰。彼既知我有外征之志也。與賦聯詞。唱和相爭。歡娛移時。關白命宗方曰。汝主年猶弱。汝務輔佐之。我今賞汝之忠。與津奈木水俣(八百町)。手賜朱章。二十八日。關白凱旋。次于八代。公往謁之。關白命公。改稱宮內大輔。晦。先是關白封佐佐成政(陸奧守)於肥後。治于熊本。是日。關白賜朱章於公。領求麻郡如故。而受成政節制。既而

關白欲從宗方而還。宗方辭曰。賜老於筑紫。小人之願也。關白笑曰。汝誠筑紫人也。獨知筑紫之美耳。宗方上國歌曰。空蟬(通)羽(奧利茂)薄(良)身(越)持(天)筑紫美(登波)如何言(邊)(哥)關白稱之不容口。遂允其請。公遣弟長誠。及宗方義子賴藏。休矣女三人爲質。是時。關白復大友義統。立花宗茂等舊封。割伊東祐丘舊封。予飫肥。曾井清武。秋七月。先是成政既就封。勾檢民田。境內不服。是月。州軍多叛成政。時薩大夫伊集院幸侃(忠棟。後號幸侃。)在大坂。關白命幸侃。使義弘援成政。義弘舉兵。成政以爲義弘乘間擊我。乃傳檄本藩拒之。公出拒薩兵于佐敗。幸侃訟諸關白。關白怒。宗方馳赴大坂。分疏之。關白意始釋。冬十二月二日。關白

遣黑田孝高。森勝信於肥後。誅其叛人。謀主甲斐宗立。逃匿于民家。勝信捕而剄之。甲斐氏亡。宗立宗運之長子也。是歲。建柳江公碑於柳江院。

十六年戊子夏五月十四日。成政坐苛酷失衆賜死。分肥後封加藤清正(主計頭)小西行長(攝津守)。清正治于熊本。行長治于宇土。行長好天主教。毀神祠破佛寺。八代岡大王祠巫淵上越前遁來本藩。依靑井氏。後爲龍王祠巫。

十八年庚寅春(月日闕)公命深水賴藏爲大夫。犬童賴兄佐之。賴兄固辭不允。秋八月二十一日。深水參河守長智入道宗方卒。(探源記曰。宗方其先薩人。政關家連道公第三子祐長長子某。稱深水氏。宗方蓋其苗裔也。今據深水氏家記。果然。探源記誤矣。)

年五十九。葬于中尾山。宗方遺命曰。墓必南面。死而拒南敵矣。是歲。關白討北條氏直于小田原(相摸)。以關東八州(伊豆。相摸。武藏。上野。下野。安房。上總。下總。)封東照公。東照公始入江戶城(武藏)。

十九年辛卯冬十二月。先是關白奏請征朝鮮。乃命九鬼嘉隆。造巨艦數千艘。下令沿海諸侯。各具戰艦及兵食。築行臺于名護屋(肥前)。是月。關白定軍令。分朝鮮地圖於諸將。部署其所嚮。以浮田秀家(備前宰相)爲元帥。擇西南海諸侯。分爲八軍。加藤清正將第一軍。公及鍋嶋直茂(加賀守)屬焉。小西行長將第二軍。宗義智(對馬守)松浦鎭信(式部卿法印)。有馬義純(修理大夫)屬焉。兩軍隔日。迭爲先鋒。大友義統(豐後侍從)。黑田長政(甲斐守)將第三軍。嶋津義弘(兵庫頭)毛

利高政(壹岐守)伊東祐丘(民部大輔)將第四軍福嶋正則(左衛門大夫)長曾
我部元親(土佐守)將第五軍蜂須賀家政(阿波守)生駒親正(雅樂頭)將
第六軍小早川隆景(筑前侍從)毛利秀包(久留米侍從)立花宗茂(左近將監)將
第七軍毛利輝元(安藝宰相)將第八軍九鬼嘉隆(大隅守)脇坂安治(中務
少輔)加藤嘉明(左馬助)來嶋康親(出雲守)將水軍豐臣秀俊(大和大納言)將
藤堂高虎(佐渡守)屬焉兵凡十五萬織田信秀(岐阜少將)淺野幸長(左京
大夫)中川秀政(右衛門大夫)石田三成(治部少輔)增田長盛(右衛門尉)大谷吉隆(
刑部少輔)糟谷武則(内膳正)片桐且元(東市正)將游軍六萬以備後援而
關白自以秀俊及　東照公前田利家(加賀宰相)上杉景勝(越後宰相)蒲
生氏鄉(會津宰相)結城秀康(結城少將)最上義光(津少將)佐竹義宣(右京大夫)伊
達政宗(陸奥守)南部信直(大膳大夫)等畿內東北道將士十萬赴于行
臺遙為聲援期以明年三月處分既定乃立秀次為嗣讓關白
職于秀次自稱太閤

文祿元年壬辰春二月朔公首途于青井社命左馬助賴藏為
軍帥軍七賴兄佐之賜二人姓相良改軍七稱兵部而令青井
惟延(權左衛門)稱犬童氏矢黑賴童(若狹)稱深水氏蓋以存二人之本
姓也十五日謁井口八幡社二十四日謁愛宕祠定軍令行誓
師之禮二十五日謁十嶋天滿祠使賴藏賴兄交誓書蓋恐二
人之不協也三月朔公親將兵發人吉城賴藏賴兄及深水帶
刀圖書稻留雅樂菱刈次郎右衛門久保田大炊左衛門伯耆

平右衛門萬江長右衛門山井山本內田高橋犬童山北菱田
樅木有瀨鶴田園田村山西東佐牟田豐永那須恒松原林田
早田赤池溝邊淵上蓑毛上村丸目松木稅所高田井口乙益
丸野澤木秋山淨音寺桑原守山長原口守永椎葉新堀(以上四十
三人名闕然見下文所載略可知也)願成寺僧勢辰從焉東喜兵衛有瀨五郎作
西八兵衛法壽寺僧亮哲為侍史譜代卒橋口擔兜櫃四郎丸
山口擔鎧櫃金田赤川為挐槍卒長步騎七百六十餘人休矣
誡賴兄曰此行也汝任至重汝勉焉哉夫功成在人和將帥不
協士卒離心汝愼勿與左馬助相左矣是日清正行長共諸軍
發京師二十六日太閤發京師夏四月十日諸軍悉會于名護
屋凡五十萬人公與諸將發名護屋(歷代參考係三月朔誤也太閤記及諸家譜係四月
十二日者亦誤矣征韓偉略辨之詳今不復贅)泊于風本(壹岐)阻風數日抵于豐崎(對馬)十
三日(太閤記作二十八日誤也征韓偉略辨之今從之)行長先諸將達于釜山浦(朝鮮)攻
城拔之獲僉使鄭撥進攻東萊破之斬府使宋象堅十七日清
正至熊川登陸(逸史日本外史作釜山征韓偉略從宗氏家記作熊川歷代私鑑同之今從之)公與直
茂從焉清正憤其後行長兼途馳前攻慶州燹之清正行長等
各路轉戰競進州縣望風潰走無敢一人支吾如蹈無人地二
十八日行長進攻忠州斬守將申砬遂取忠州留兵待諸將至
二十九日清正及諸將會行長于忠州郊野倶議進取京城清
正欲為先鋒行長不可二人相爭撫劒詬罵直茂居間和解勸

分兩路而進。一路迂而易。一路捷而劇。清正取其捷者。公與直茂從之。五月二日。行長入京城。朝鮮王李昖。既分遣王子於諸道。夜駕奔平壤。城中闃無人。三日。清正至王京。行長先在焉。清正益怒。居十餘日。元帥秀家及諸將悉至。秀家部署諸將。分道追國王及王子。遣長政宗茂于黃海道。行長于平安道。清正直茂及公于咸鏡道。清正聞王子走于北道。星夜馳追。公與直茂繼馳。六月十日。我兵護送清正使者木田孫兵衛。途爲鮮兵所尾擊。萬江長右衛門與桑原又左衛門。返戰斬敵數人。其臣三木內膳。射多殪敵。敵不復尾。公賞內膳。賜名與一兵衛。蓋取諸古善射者那須氏之名云。十三日。行長攻拔平壤。國王遂奔義

州。告急於明。頻請援兵。明主朱翊鈞大駭。召大臣議焉。遣遼東副總兵祖承訓。遊擊史儒。援朝鮮。行長擊殺儒。走承訓。二十四日。清正至永興府。留直茂及公守之。親率輕騎窮追。遇北道兵使韓克誠于海汀倉。大戰遂擒克誠。秋七月二十三日。清正至會寧府。遂捕世子珒（臨海君）次子琈（順和君）使人護送之鏡城府。親率兵八千。入兀良哈（即女直也）攻拔一城而還。曰耀武耳。退次于安邊府。公與直茂在永興。取德原咸興等七城。移守咸興。冬十月。清正以二王子。退于橘州。漢南兵二萬許遮道。擊而破之。抵安平城。直茂及公迎之。賀其無恙。清正分兵守咸鏡諸城。使公守安邊。（滕代參考採源記以國字記之作安鎮邊辨歷代私鑑作安遍又安遍政綱案蓋安邊也）曰。此北道之

要地也。足下愼守之。公曰諾。乃往守之。清正屯于安平。（逸史日本外史作安邊今從征韓偉略）蓋安邊距安平三日程。北接兀良哈界云。十一月。北道兵大起。與兀良哈兵來圍安邊。敵騎蔽野。我兵股栗。賴兄與老臣議。諫公曰。彼衆我寡。臣算我鉛箭。猶不及敵人萬分之一。堅守無益。請速潰圍而出。走于京城。公勃然曰。吾已受清正之命。而守斯城。非清正之命。則不敢去焉。且吾自航海。無復歸志。此吾死所也。汝等欲走卽走。吾將枕城而死矣。我兵聞公言。奮然大勇。請出決戰。公曰。未可也。吾視敵兵。其所裹糧芻。各騎左右兩囊耳。不能持久也。固軍待之。翌日。敵鳴鼓進攻。公曰可也。放銃各一聲。開門突出。北兵善騎射。馬上發矢如雨。我兵挺

刃揮擊。茂刈敵兵墮馬。殺獲無算。僵屍山積。深水隼人佑勘六。恒松傳右衛門。善兵衛。稻留內藏允。小田新右衛門。上田源十郎。蓑田助七郎死之。乃吹螺收軍。退入城。其夜敵兵鳴鐘噪而退。至曉鐘聲漸遠。比明不見一人。果如公言。時清正部將在橘州者。爲朝鮮兀良哈所圍。請救于安平。清正兵寡難分。令直茂援之。清正歎曰。此地猶如斯。況乎相良氏之所守。勢孤無援。其兵必殲矣。使孤軍守無援之地。余過也。余不親往視其死生。何以報太閤。馳往安邊。至則公儼然守城。清正大喜。執公手泣曰。吾以足下爲死。不意再見足下之面。公具告狀。清正深嘉歎曰。相良氏故家也。其律儀可尙焉。本邦謂能守節儀曰律儀。俱回

軍。清正告諸軍監。太閤賜勳狀褒之。

二年癸巳春正月六日。先是明主欲以講和紓事。遣沈惟敬說行長。行長頗信惟敬。少緩警備。是日。明提督李如松等。率大兵來攻平壤。日本兵不支。行長棄城宵遁。長政在白川。出迎行長。俱還京城。義統守鳳山。聞明兵大至。震懼先遁。後以其怯懦逃去。國除。如松等長驅向京城。二十八日。隆景與弟元康（毛利大藏大輔）秀包及長政宗茂等。力戰退之。二月二十九日。先是秀家遣使召清正。助防將元豪。邀擊清正于春川。公與直茂設伏擊殺之。是日。清正與公及直茂至京城。時鮮兵據傳奏館（征韓偉略註曰。傳奏館我所稱也。蓋鴻臚寺類歟）爲妨害。秀家令清正直茂及公攻之。三將攻而克

之。京畿監司沈岱欲復王城。聚兵于朔寧郡。公從清正夜襲擊殺之。三月三日。加藤光泰（遠江守）細川忠興（越中守）長谷川秀一（藤五郎）等七將。攻晉州不克。諸將連署。乞援於名護屋。太閤許之。使毛利秀元（甲斐守）將兵赴援。夏四月十八日。惟敬以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梓爲使。多賂行長請和。行長素主張和議。清正不可其議。而行長及軍監三成長盛吉隆。皆與清正不相善。故反二王子。而欲棄其功。且方憂師老糧匱。遂許和議。約束既定。諸將欲去京城保釜山浦。而艱於退兵。諸將從隆景之謀。縱火諸營。乘烟而去。明兵不敢追之。公從清正退屯于西生浦。六月。惟敬與一貫用梓來謁太閤於名護屋行臺。太閤厚饗遣還。命行長等。遂還清正所俘二王子大臣以下。太閤既許和親。而心以七將敗於晉州爲恥。欲際於和親未成之時。屠晉州以快前憤。遣淺野長政（彈正少弼）黑田孝高（如水）傳旨清正行長曰。斬牧使之首。而後議和矣。清正素不欲講和。得命大悅。先衆圍城。諸將相繼圍攻。牧使徐元禮判官成守璟（征韓偉略註曰。太閤記等書木曾判官。訛牧使朝鮮語爲木曾。又混牧使判官二官爲一。稱木曾判官。恰如日本人。足爲笑柄）堅守捍之。城壁險峻。不得輒拔。攻圍數日。二十八日。清正造龜甲車。穿城趾。與黑田長政先登。政宗等諸將蟻附而登。遂拔城。斬元禮（征韓偉略曰。秀家臣岡本權丞斬元禮。鍋嶋家記作權允）之醜。元禮首送行臺。太閤稱清正功爲第一。此役公與清正兵飯田角兵衞。莊林隼人佑。森儀大夫。長政兵後藤又兵衞等。

壞城牆而入。城兵發矢雨下。亂投木石。極力禦之。公犯而進。石中其兜。矢傷其足。不以爲意。驪馬麾兵而登。我兵深水新左衞門斬判官守璟（歷代參考、歷代私鑑、採源記曰。新左衞門斬木曾判官成。曰秀家臣岡本權丞斬牧使徐元禮。則新左衞門所斬。蓋判官成守璟也。今從之）深水彌助。小兵衞。蓑毛助七郎死之。萬江長右衞門力戰被創。久保田大藏所擐甲。堅無隙可刺。而中流矢斃。深水平內左衞門不甲而鬪。矢中其所懷碎銀而不入。人皆歎命在天。而非人爲所能制云。如松在開城。聞晉州陷。召惟敬責之。惟敬見行長。讓其負約。行長怒曰。子首唱和議。而明兵猶入朝鮮。子欺我也。惟敬語塞。乃還燕京。請石星召還如松以下。秋七月。太閤日會諸將。議軍事。孝高曰。外征諸將。如今日

牀。功遂不成矣。加藤小西。爭功相惡。務爲違戾。備前宰相不能制之。今能制之者。非源納言。則加賀宰相若孝高而已。太閤然之。乃招　東照公及利家氏鄉長政曰。釜山諸將。逗撓不進。我將親率大兵航海。本朝之事。悉委　德川君。　東照公艴然曰。殿下親征伐。我安獨留。請先渡海耳。長政亦直諫止之。太閤大怒。長政極陳其不可。語涉不遜。太閤益怒。將手及之。利家等叱長政使退。居亡何。薩人梅北宮內左衛門反。陷佐敷城。太閤大駭悔悟。乃謝長政。令其子幸長討之。本多忠勝（中務大輔）副之。未發。清正留守酒井善左衛門井上勘兵衛彥左衛門安田彌藏。誘殺宮內左衛門。初梅北陷佐敷也。酒井井上佯降。梅北嗜酒好色。酒井厚賂梅北。邀而饗之。出少艾佐酒。梅北大醉而臥。命家丁甚九郎刺之。悉斬其黨與。先是梅北貽書本藩招兵。既而酒井井上遣使乞援。太夫人台芳君召群臣議之。衆議不決。休矣進曰。公受太閤之命。屬清正之麾下。而在於海外。義豈可黨兇徒而背太閤與清正乎。乃選壯士三十四人赴援。十八日。（歷代參考作六月十八日。）至佐敷則梅北已見殺。適會梅北黨侵八代而還。東儀兵衛。佐牟田軍七。菱刈新六（後稱將監。）西久助。伯耆源七郎。深水藤次郎。甚右衛門。恒松彌市。先進邀擊之于佐敷川橋上。稻留右馬助。犬童馱兵衛。彌太六。黑肥地市右衛門。兵右衛門。深水兵右衛門等。繼進奮鬬而殲之。斬首四十餘級。獻之於名護

屋。藤次郎。甚右衛門。源七郎。彌市死之。儀兵衛。新六。久助。彌太六被重創。軍七斷左臂。戰畢謂新六曰。吾斷一臂。不能復從軍。生不如死。自投橋下而死。冬十月。朝鮮王昖復歸京城。十二月。內藤如安（飛驒守。一稱小西。明史懲毖錄等。書小西飛者是也。）抵燕京。謁明主。與石星論辨。和議始成矣。

三年甲午春。太閤召還外征諸將。獨留清正行長。守釜山浦。公留守西生浦。秋八月十五日。賜死竹下監物。初賴藏與賴兄不協。公之航海也。賴藏逸歸。監物深水氏之族也。勸賴藏赴朝鮮。先是公命收深水某（闕名）田。以罰其無故不從軍。某監物子外記之妻之父也。監物大怒。意賴兄欲傾深水氏。故奪某田而殺其勢也。於是竊謀滅犬童氏。封內多附焉。人心騷然。事聞朝鮮。公責賴藏。賴藏不知。乃使深水甚助。稻留監助。歸賜死監物。監物已據湯前城。聚黨六百人。甚助等入城傳命。無一人敢抗者。監物及子外記。次子僧中道。菱田大隅伏誅。事平。

四年乙未。黑田長政撤機張城兵而歸。公代守之。是歲。公使賴兄歸綏撫郡民。

慶長元年丙申夏五月。公從清正。歸自朝鮮。先是清正與三成有郄。三成讒之於太閤。清正至伏見。太閤怒不見焉。居亡何。京師地大震。清正馳入伏見城。太閤避殿在庭。清正進見。自叙戰勞辨誣枉。太閤見其瘦黧。不覺隕涕。而疑亦解。公遂從清正。謁

太閤於伏見城。秋八月。明册使楊方亨。副使沈惟敬。朝鮮使黃愼。朴弘長至伏見。太閤怒王子不親來謝。責朝鮮使。不許同明使入見。九月二日。太閤引見明使。使者進封册金印冕服。太閤著明衣冠。使僧承兌讀封册。至曰封爾爲日本國王。太閤大怒。立脫冕服。併册書拋地。卽夜命淸正吉隆三成等。逐明鮮使者。下再征朝鮮命。冬十月十三日。公歸於本藩。賴藏從至佐敷。遂奔熊本依淸正。蓋以其與賴兄不相能之故也。其親父織部亦尋出奔。賴兄捕二人妻子。令長五郞兵衞。八重尾佐助監護之。監物餘黨湯前士三十餘人。姓名闕來將奪之。爲僧大智所止。不果。殺掠市民而去。別府六右衞門等。邀擊斬九人。餘皆逃散。十

二月。公受太閤檄。再赴朝鮮。舟至壹岐而留累日。

二年丁酉春正月三日。公發壹岐。入朝鮮。從淸正屯西生浦。公使犬童彌助。孫太郞。有瀨久內。歸誅深水氏黨。皆溺海死。三月。諸將入朝鮮。國王昖奔海州。告急於明。明君臣歸罪於石星。星下獄死。明主以兵部尙書邢玠爲總督。遼東布政使楊鎬爲經理。巡撫麻貴爲大將赴援。遣惟敬更爲說弭兵。惟敬遺書淸正使退兵。淸正不聽。惟敬術窮大窘。因行長請歸化。邢玠素惛惟敬譎詐。聞之令楊元捕惟敬。遂下獄誅死。夏四月二十四日。先是織部之出奔也。留佐敷連日。其黨與多往候之。犬童久右衞門錄其名。以示賴兄。是日。賴兄使久右衞門誅深水氏黨。一朝

殺七十三人。姓名闕異日。賴藏訴諸伏見府曰。兵部擅殺我族。以報私怨。石田三成召賴兄。與賴藏竝坐而詰之。賴兄自辨曰。刑罰有成法。非小人之所得而私也。實寡君之命也。出公書牘以證之。賴藏辭屈逃走。三成不直賴藏。卽與符賴兄。使捕賴藏。賴兄遣犬童平七追捜之。平七及之于忠海。安藏將捕之。爲山井五助所殺。賴藏遂得免。後從淸正于朝鮮。蔚山役戰死云。五月二日。公與嶋津忠豊。文七郞。後更名豊久秋月種長。三郞高橋元種。九郞伊東祐丘。同屬毛利高政麾下。移屯于釜山浦。秋七月。朝鮮舟師至安骨浦。公與諸將往擊之。鮮兵發矢拒戰。日本兵放砲破敵船。舟師不支。退于唐嶋。我兵稻留摠左衞門死之。十日。太閤賜書太閤朱章及服。慰勞之。十四日。高虎安治嘉明。議攻唐嶋。先是行長放反間。使水軍將李舜臣得罪。元均代將水軍。均耽湛酒色。軍情不附。是日。均率舟師。出閑山抵唐嶋。十五日夜。高虎安治先發。襲均舟師。鮮兵以數百艘逆擊。嘉明後至。俱力戰大敗之。悉殺敵兵。多奪其戰艦及哨船。公與諸將爭進。奪哨船三艘。我兵東伊右衞門力戰有功。公命捕鮮兵一人。送於安骨營。均退抵加德嶋。行長擊大破之。均逃走巨濟。行長復襲擊斬之。諸將乘勝。水陸竝進。國王聞水軍敗悔悟。復起舜臣。八月十一日。淸正自陸路。行長自水路。俱會於南原府。十三日。諸將圍城數重。各放銃迭攻。明將楊元拒守。十五日夜。月色如晝。諸將戮力急攻。城

兵不能禦。開北門而逃。日本兵守要路。亂斫。脫者無幾。元僅以身免。鮮將李福男。任玄。金敬老。李春元等皆死。公之登城也。挐槍卒彌七。建馬標于穀倉前。故諸將求糧者。必得公印書。而後出之。二十日。諸將進薄全州。守將陳愚衷棄城走。鎮安扶安等諸城。望風而潰。公與高政及忠豐祐丘種長元種等。進遇一穴城。諸將不知。卒兵過之。穴口發矢如雨。死傷頗多。諸將辟易退。問諸生口。生口曰。近縣軍民。皆入守焉。積穀畜馬。兵凡一萬許。諸將議攻之。我兵小田又兵衛進曰。外臣知薰狸之術。請試用之。諸將皆曰。奇計也。乃薰之一晝夜。號叫聲震天。三日火滅。穴中聲絕。令人覘之。兵馬皆死。屍相枕藉。又兵衛巧作城壁。師還

後公使之修城。二十五日。太閤賜書(太閤朱章)及服慰勞之。九月七日。秀元長政。與明兵戰于全義館。破之。清正行長。進至京畿界。聞明援兵大至。引兵而退。清正守蔚山。行長守順天。義弘守泗川。公退于釜山浦。冬十月。公往泗川。助義弘增築城寨。十二月。清正留裨將加藤清兵衛與左衛門。守蔚山。船巡視西生諸寨。修機張城。明將楊鎬麻貴圍蔚山。清兵衛出戰大衂。幸長將往蔚山。與明兵遇。苦戰不利。且鬭且走。以達蔚山。清兵衛迎入而俱拒守。明兵鼓譟環攻累日。城中食竭大窘。幸長告急清正。清正飛舸入城。城兵得清正。勇氣十倍。明將聞清正入城。合諸軍來圍。清兵衛曰。敵新來而圍未合。出而擊之。以奪其膽。不則戰必危矣。清正從之。清兵衛開門而出。奮擊大敗之。明兵驚懼。不敢復進。

三年戊戌春正月。秀元直茂家政等諸將救蔚山。鎬貴等懼。其精銳不戰而走。諸將尾擊。斬獲甚多。七日。公與祐丘種長等諸將救蔚山。至則明兵已潰走。公與諸將。退屯于釜山。亡何。移屯于巨濟。十七日。太閤賜書(太閤朱章)及服慰勞之。令益修城壘。多貯糧芻火藥。秋八月十八日。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年六十三。遺言召還外征諸將。而後發喪。九月。明將邢玠分調諸將於水陸四路。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綎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日本諸將亦分據要衝。清正據蔚山。行長據順

天。義弘據泗川。而捍禦甚力。明兵皆敗走。巨濟亦爲璘所攻。公與諸將。迎擊大敗之。戰死數百人。我兵犬童源七兵衛。傳右衛門。深水甚七。東市彌四郎。新左衛門。藤左衛門。玖兵衛。西玖兵衛。彌三郎。與四郎。彥兵衛。溝邊善右衛門。緒方助三郎。新三郎。恆松兵右衛門。市助。淵上藤四郎。右田傳兵衛。大門左近。蘆原傳右衛門。皆越新右衛門。久助。赤池清助。椎葉藤內。淵田大炊左衛門。山北助九郎。神瀨源助。早田軍助。隼人等。六十餘人死之。宗茂來代守巨濟。公退屯于釜山浦。冬十月。　東照公遣使朝鮮。赴太閤喪。召還諸將。明人郭安國在義弘營。聞太閤計。告諸明將。明將懼義弘不敢進。十六日。清正撤蔚山。行長撤順

天義弘撤泗川而去。陳璘諜知其期。遣鄧子龍及李舜臣等。率戰艦數百艘。扼海口。以邀擊。清正既去。義弘適與行長相值。戮力與鮮兵。戰于海中。遂斬子龍。射殺舜臣。行長義弘至加德嶋。劉綎以生兵來圍。二將擊敗之。明兵不敢復追躡。日本諸將振旅還對馬。公將撤釜山浦。爲鮮兵所逼。以桑原又左衛門諜完兵而還。十二月十日。諸將抵博多。淺野長政。石田三成相見慰勞。宣太閤遺命。諸將感泣。公與諸將赴伏見。　東照公及利家大喜。稱其功勞。使各歸鎭休息。公受太閤遺物（尻掛刀）於利家館。遂歸于本藩。朝鮮役稻留雅樂。小田三藏。恆松藏人。湯前佐渡。菱刈次郎右衛門。深水帶刀。小才次。西九兵衛。新次郎。桑原

治部右衛門。樅木玄蕃。犬童玖助。那須平助病死。是役。公獻馘于太閤。前後千八百有奇。比年諸軍斬獲無算。難運首級。剔耳而獻之。太閤埋以築京觀。號曰耳塚。我軍所捕虜數十人。携歸居之城北。名曰唐人街。一陶工居之上村。公在釜山浦也。一日使諸士調馬於海濱而觀之。井口權介（後稱土佐）墜馬。刀挺樹地。船壓其上。人皆驚以爲死。權介起則刀在室如故。人皆奇之。公深歎其得神護。手賜佩刀（長光）。取其刀（兼長）而珍藏焉。

四年己亥春正月十一日。　朝廷（後陽成帝）下宣旨（上卿久我大納言辨官藏人權小辨藤原總光）叙公從五位下。任左兵衛佐（政翻案宣旨呼公爲豐臣賴房則太閤嘗賜姓豐臣可知矣然舊史不書蓋公自重藤原而不貴豐臣也）夏六月六日。公迎高鍋侯（日向）筑前守秋月種實女爲夫人。三原藤右衛門。林源左衛門。古賀次郎右衛門從焉。遂仕本藩。秋七月九日。先是薩世子家久（陸奥守後任中納言）誅其大夫幸侃於伏見也。非其罪也。其子源次郎久直在薩。聞變據其邑莊內志波津城（日向）而反。是日。　東照公與書（東照公花押）於公曰。源次郎以其邑叛。孤遣使（烈祖成績曰七月九日神祖以山口勘兵衛爲使賜書忠恆政翻案蓋此時事也忠恆後更名家久）起居龍伯。龍伯若乞援。卿親赴援。八月二十日。　東照公與書曰。源次郎未下。孤遣寺澤廣高（志摩守）卿與廣高謀討之。公從命出師。冬十一月九日。先是公因阿部正之（四郎五郎）獻椢浴桶於　東照公。是日。土井利勝（大炊頭）與書（利勝花押）謝之。十二月二十四日。　東照公又與書曰。卿援薩

討源次郎。勿有油斷。本邦謂怠惰曰油斷。是歲。誅上村新左衛門長陸。長陸妻大膳助賴貞妹也。初賴貞將襲本藩也。長陸私通志於賴貞。及公赴朝鮮。乘間謀反。事聞於朝鮮。公歸自朝鮮。卽命蓑田甚兵衛。岩崎善兵衛。桑原早右衛門。誅長陸。甚兵衛等。斬之于柳江院門外。

五年庚子春三月。久直降。事平。夏六月。公東上。賴兄從焉。秋七月。抵大坂。時　東照公擧兵。東征上杉景勝不庭。細川忠興。京極高知（丹後守）池田輝政（三左衛門尉）有馬豐氏（玄蕃頭）福嶋正則。淺野幸長。黑田長政。加藤嘉明。藤堂高虎。山內一豐（對馬守）堀尾忠氏（信濃守）蜂須賀至鎭（阿波守）等從征。石田三成乘間而叛。與增田

長盛。長束正家(大藏少輔)等議。矯秀賴命。檄京以西諸侯徵兵。毛利輝元。其子秀元。浮田秀家。嶋津義弘(號惟新)鍋嶋勝茂(信濃守)小西行長。長曾我部盛親(土佐守)安國寺惠瓊等黨之。公欲往會東征。而三成要之。使人說公攻伏見城。公不聽。三成反覆强之。西國大小諸侯。大半既黨三成。勢難獨告絕。公枉從之。而意不自安。乃命恆松吉助爲使。作書與井伊直政(兵部少輔)曰。僕欲謁內府公赴上國。而今至大坂。則旌旗既東下。欲從東征。則關津遂梗塞。既而爲兇徒石田所脅從。馬首東向期在近。固非僕之志也。大旆西上之日。僕必倒戈效死力。以明無貳矣。請執事白諸內府公。內府公如賜聽。何幸如之。吉助與譜代卒赤川源三郎。兼程

潛行。及直政於古河(下總)而達書。直政卽白之於　東照公。東照公嘉其送款。使直政作書答之。吉助齎書而出。先是大谷吉隆。欲從東征。過近江。三成使人要之。告以其謀。吉隆諫止之。不聽。吉隆知事不成。而義不忍棄舊交。遂佐其謀。十九日。公從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筑前中納言)嶋津義弘。鍋嶋勝茂等。攻伏見城。兵凡四萬。初　東照公東征也。以鳥井元忠(彥右衛門)爲伏見留守。松平近正(五左衛門)內藤家長(彌次右衛門)松平家忠(主殿頭)副之。城兵厪二千。秀秋義弘送款於元忠。請入城倶守。元忠不納。諸軍圍城。攻擊累日。城兵捍禦不屈。二十九日。三成來指揮。諸將齊進環攻。公攻鐵大門。我兵西源右衛門。神瀨九兵衛。菱刈淸介。那

須宗左衛門。村山左傳次。犬童金十郎(萬江長右衛門長子)助六。吉助。平川少五郎。稻留源四郎。牧山軍七等。附松城門。城兵放丸雨下。金十郎年甫十六。與左傳次爭先而進。倶中鉛斃。少五郎助六吉助源四郎軍七繼死之。公使人召還之。源右衛門九兵衛等。抵鐵大門。時城內有叛者。松城火起。城中騷擾。挈槍卒蘆原六兵衛。玄蕃。攀壁登城。立馬標於陴上。少之不復見。九兵衛謂公曰。二人必見殺。馬標爲敵所奪。家之恥也。臣請取而還。挺進乘城。挈鞋卒才若隨之。稻留吉左衛門等。蟻附而登。九兵衛與才若進戰。斬一甲士而馘之。右手提其首。左手執馬標。上陴而自呼名。諸軍皆知其爲我兵。甲士二人來曰。今爲彼所殺者。我筑

前黃門隊將。而非城兵也。吾將告諸吾主。汝亦白諸汝主焉。我兵愕然不能答。吉左衛門進曰。謹聽命。雖然僕有所願。請試陳之。二君幸聞之。僕伏察之。隊將必貴藩知名之士也。九兵衛亦敝藩之勇士也。故二人先衆乘城。迭以爲敵而死戰。幸而九兵衛得勝。二人之功多矣。而今以實各告諸其主。則同軍相殺。國有常典。九兵衛罪當自刃。而隊將亦徒死也。二君冀幸再思焉。二人相視首頷曰。然。今日之事。吾曹不復言。請見還其首。則足矣。乃褁首而去。於是人皆稱吉左衛門之敏捷云。八月朔。守將元忠等皆戰死。城遂陷。先是　東照公至小山(下野)伏見使者至。報三成叛。　東照公乃留少將秀康於宇都宮(下野)以備景

勝。與中納言秀忠。率諸將而還。比至江戶。得伏見敗報。震悼。三成聞　東照公西上。使公及秋月種長（長門守）高橋元種（右近將監）守勢田橋（山城）三將辭之。三成使人謂曰。卿等疑我濟己私歟。我使豐家舊臣垣見家純（和泉守）熊谷直陳（內藏丞）助之。以明我非私矣。三將不得已。與家純直陳。往守勢田。既而三成修大垣城（美濃）以爲根據。十一日。三成入大垣。而迎諸將。移書招勢田兵。十四日。東軍先鋒正則輝政。護軍直政忠勝等。抵清洲（尾張正則治所）二十四日。東軍攻岐阜城（美濃）拔之。城主織田秀信（岐阜中納言）降。岐阜捷報達江戶。　東照公使中納言將兵。自東山道西上。二十五日。公與種長元種及家純直陳。撤勢田而赴佐和山（近江三成治所）九月朔。　東照公出師。自東海道西上。三日。公發佐和山。赴大垣。四日。踰白瀨山（伊勢）天旋雨旋晴。相距十町許。團聚如兵。碁布星羅。其數不下三百。人皆怪焉。賴兄曰。是必敵設伏以逆我軍也。公使菱刈清介。別府六右衛門覘之。則雨後芋葉。映日有光也。公曰。風鶴奪人氣。自古間有之。行軍不可不愼也。是日。達大垣。諸將相次至。城中充塞。無地布營。出次于郊野。十三日。東照公至岐阜。時大垣諸將。屢議戰守。紛紜不一。秀家欲城守以待西軍大集。吉隆等宿將多然之。而三成昧於兵。主張野戰議。諸將輕剽者皆雷同。秀家吉隆不能奪。枉從之。義弘欲夜襲敵營。議亦不行。三成使福原直高（右馬助）守大垣牙城。三成之妹

婿也。家純。直陳。其子勝兵衛。木村宗左衛門。其子傳藏。守第二城。公及種長元種。守第三城。吉助源三郎。還至美濃。値三成新設關。吉助取直政答書。埋之淤田。空手而過。遂入大垣城。傳直政命。公大喜。乃令賴兄密告種長元種。十四日夜。三成與諸將。出陣于關原（美濃）十五日黎明。　東照公率諸將。進至桃配野（美濃）部署諸將。正則爲先鋒。忠興長政次之。既而東西軍大戰于關原。自辰至未。先是秀秋秀元。送款關東。戰酣秀秋爲內應。秀元按兵不敢動。西軍大敗。吉隆死之。三成脫走。義弘收敗卒退去。秀家行長惠瓊等潰走。直政忠勝。力戰有功。直政傷臂。東照公視創手注藥。是役。　東照公甲而不冑。戰罷據胡床。取冑戴之。笑曰。勝而結冑纓。蓋取諸諺語也。諸將來見賀捷。是日。直政將遣使我營。會公遣宮原新介。犬童三郎兵衛。請斬大垣守將福原及垣見熊谷等。以明我無貳。願得麾下士一人撿之。直政乃命其臣勝野五郎兵衛。與新介往。十六日。直政作書答曰。足下請斬守將而降。僕告諸內府。內府嘉納。請速行事。僕昨日之戰傷臂。不能書。花押。新介齎書。與五郎兵衛入城。三郎兵衛不至。公招種長元種。而密謀事。問策賴兄。賴兄曰。臣託修城壘。誘二城三將。出外而斬之。事非難也。公及二將然之。二將委事於賴兄而還營。十七日。水野勝成（六左衛門）松平康長（丹後守）西尾光教（豐後守）津輕爲信（右京亮）圍大垣。賴兄入二城。見家純直陳

宗左衛門曰。敵今來圍。而城外竹林。不便拒敵。不如伐而修壘壁也。外臣請代寡君督其工。公等親出而指揮。雖然勿多從兵而使敵知之。家純等皆諾。賴兄剋期而還營。乃見公。召神瀨九兵衛謂之曰。吾明日之一擧。家之存亡係焉。事敗則吾有死無二。足下與公同死。九兵衛許諾。召井口權介。犬童覺兵衛曰。卿等堅守城門。勿使二城兵出。二人亦諾。別揀死士十人。密定暗號。十八日。賴兄褰鐵衣而出。蓑田甚兵衛。東傳五。犬童半助。理左衛門。別府六右衛門。恆松吉助。宮原新介。緒方半右衛門。豐永五助等從之。賴兄匿兵於門外。從士一人入二城。至家純營。家純擐甲而出。賴兄佯驚曰。何警備之嚴也。恐爲敵所覺矣。家純然之。入而脫甲。直陳父子。宗左衛門父子亦不甲而來。各從近侍一人卒二人。賴兄導三將出城外。五助提度竿從之。賴兄巡視竹林。受三將指教。我兵漸萃。賴兄相機發號。我兵齊挺刀前鬪。賴兄斬家純。家純卒把槍刺賴兄。不入。宗左衛門善擊劍。甚兵衛與之接戰。殆危者再三。奮鬪終斬之。直陳勝兵衛傳藏亦見殺。半助死之。五助半右衛門被創。既而二城兵。慮變大至門。權介覺兵衛堅守不出。賴兄還營獻首級。公及種長元種。喜而褒勞之。賴兄頗有伐功色。公即召勝野五郎兵衛。撿其首。命恆松吉助。送首于水野勝成。勝成又送之於直政。是時賴兄避直政官名。改稱清兵衛。公使賴兄謂勝成曰。我請與秋月高橋。

攻牙城。而斬福原。勝成曰。我受內府之命。將東軍而來。今將樹葵章白旗。以向牙城。足下姑止焉。勝成與諸將。鼓譟攻城。壘高濠深。城兵堅守。登櫓放銃。飛丸如雨。死傷過當。勝成等議曰。大師既捷。何足損我兵。遣使我營。代東軍攻城。公與種長元種進攻。我兵犬童正民（從左衛門入道）先衆附城。中丸而斃。覺兵衛中丸被重創。和泉源太郎。中摩木工左衛門死之。三池田段右衛門被創。死傷頗多。我兵起行樓。列竹楯逼城。城中放火箭焚行樓。菱刈清介指揮步卒消火。步卒倉黃。不能消火。清介奪其水桶。自登行樓。城兵發銃擊之。鉛洞臂鎧。清介不顧。能消火而退。後經四十二年。而鉛丸出云。直高堅守不下。西尾光教射書諭之。直高剃髮致城而逃。尋賜死。十九日。　東照公至草津（近江）。朝廷遣使郊勞焉。二十日。中納言秀忠後達行營。是日。吉助與勝野五郎兵衛及勝成使者。及直政于大津（山城）。致首級。二十一日。直政作書荅曰。足下斬垣見熊谷木村。而送其首級。僕示之於內府。內府嘉其不失約。請速誅福原而西上。他在面語。公得書告諸種長元種。二十四日。公與種長元種至京師。謁　東照公。先是犬童三郎兵衛使於關原。爲土冠所捕。是日得脫。及公于大津。賴兄先公二日。不告而西上。至直政營。自陳大垣功。直政曰。汝齋主人書而來乎。曰否。曰。然則汝待主人至。相從而來。我白諸內府。賴兄憮然而退。蓋賴兄欲以大垣內應爲己功。

也。種長元種聞之。既知其跋扈。賴兄遂因直政謁　東照公。

冬十月朔。　東照公使奥平信昌(美作守)徇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於京師。斬之。併長束正家等首梟之于三條河原。既而納毛利輝元降。削其封(備中備後安藝出雲隱岐因幡伯耆石見八國予長門周防二國)發使者。收浮田秀家封(備前)嶋津龍伯幽義弘請降。亦許之。後復舊封(薩隅日)其餘郡國黨賊者。或降。或死。或就擒。海內大定。十一月。公命創春日祠。給田(一町一反)及民家。十二月十三日。世子長壽丸生。是月。　東照公論功行賞。封內外諸侯。公及秋月種長高橋元種。以歸順先關原役。復舊封。公賞賴兄功。增祿五百石。是歲。公遣人伊勢。守歲於神宮。便途拜近江多賀。南都春日等諸社。遂定爲例。

六年辛丑秋七月朔。先是公獻伽楠香於　東照公。是日。賜內書(東照公花押)謝之。上杉景勝屢因少將秀康謝罪。　東照公許之。收會津(陸奥百萬石)賜米澤(出羽三十萬石)九月二十九日。　東照公賜內書(東照公黑章)於公。使米良小右衛門護鷹巢山。依舊。後米良氏遂爲我附庸。五年一入謁於　幕府。

七年壬寅春正月十五日。先是公贈書及熊皮於直政。是日。直政答書曰。昨冬辱手啓。某時抱痾。浴有馬(攝津)溫泉。答書稽緩。多罪多罪。嶋津氏東上期在近。足下亦今春宜東上。熊皮四張。已拜賜多謝。餘在面語。二月朔。兵部少輔井伊直政卒。直政以關

原功首。賜石田氏故邑。居于佐和山。尋奉命改城彥根(近江)功未竣而沒云。是歲。生母了心君東上。弟豐永彥右衛門。及今村宗繁夫婦。東喜雲。犬童覺兵衛等。男女三十餘人從焉。

八年癸卯春正月十日。　朝廷遣使。就拜　東照公征夷大將軍。遷右大臣。加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二十五日。東照公入覲拜命。三月九日。長女阿鶴生。夏四月二十日。先是米良山民。與椎葉山民爭事。公與高橋元種。訟諸大坂。是日。黑田長政片桐且元連署。與書公曰。米良椎葉兩山。肥後國內則屬之足下。日向國內。則屬之高橋氏。近日幕府當正國界。今姑以米良山屬足下。以椎葉山屬高橋氏。各能鎭撫焉。米良甚左衛門既受高橋氏月俸。則其仕高橋氏如故。既而元種擅罰甚左衛門。小右衛門大怒。將自往問罪於高橋氏。公諭止之。事聞于大坂。冬十月十六日。且元與書公。以嘉尙焉。是歲。了心君至江戶。　幕府賜驛券(三十人二十四)及月俸(五十口)

九年甲辰春二月。　幕府下令東北三道。每里置堠。用織田氏故法。以三十六町爲一里。樹以松及榎。既而西南四道。亦皆倣之。是歲。藤堂高虎唱議。使諸侯置邸及質于江戶。其質乃了心君爲之首云。公移普門寺于湯前城。

十年乙巳夏四月朔。　東照公奏請辭職。　朝廷優詔許之。遣使就拜秀忠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加淳和奬學兩院別

當源氏長者是爲　台德公自是世稱前將軍曰大御所秋七月朔第二女阿萬生冬十一月七日太太夫人內城君薨齡八十一葬于中尾山法諡榮雪正繁是歲幕府令金工光次更造方金初南蠻傳蔫種民喜樹之　台德公惽其無益下令禁之

十一年丙午春正月　幕府命修拓江戶城藤堂高虎督其事冬十一月七日犬童美作守頼安入道休矣卒年八十五葬于富尾山法號天息休矣東丹後小太郎犬童縫殿市右衛門豐永越後淡路白川壹岐殉死七人皆嘗從休矣守水俣城云十三日岡本河內守頼眞卒年七十法號悟了永頓頼眞勇而善鬬大小十九戰每戰大有功被三十一創晩好占筮信佛說臥病受法號于永國寺耕雲和尙自剃髮裹包其毛題國歌其上藉之於簀下其辭曰床邇間耳取殘置亂髮無羅牟後能形像登茂見與頼眞易簀日其子覺右衛門始見其國歌甚哀感焉賦曰別爾志其垂乳根乃亂髮勇勇敷人遠形像登曾見頼眞臨死創口痛破碎骨與鉛丸出公聞之賜書覺右衛門使藏毛骨及鉛丸以傳於子孫先是朝鮮行人孫文彧及僧松雲至請修聘貢且求還其俘囚　幕府許之乃下令諸道撿朝鮮俘還予是歲公還凉雲坊賴宥於朝鮮賴宥能書其所手寫書今猶存焉　幕府命鑄新錢與明永樂錢並行民皆便之

十二年丁未春正月　幕府命新城駿府東照公移居焉夏五月十二日第二子莊次郎生六月公命修城外郭架大俣小俣兩橋於大岩瀨使米良三左衛門菱刈平馱董其事萬江兵大夫犬童傳十郎源四郎有瀨助五郎監之井口八右衛門樅木茂兵衛豐永七右衛門淸右衛門松尾太郎兵衛副之赤坂彌次兵衛八兵衛孫兵衛加賀七郎兵衛伯耆辰之助有瀨三郎兵衛兼督橋工是歲公使頼兄子內藏助頼安往大坂獻金帛於右大臣豐臣秀頼往駿府獻之於　東照公往江戶獻之於　台德公聘問池田輝政于播磨黑田長政于筑前贈遺及其臣

十三年戊申秋七月四日佐土原侯日向嶋津以久中務大輔女來嫁頼安相良新右衛門上原七助町田太郎左衛門從焉七助遂仕本藩

十四年己酉春三月十八日更造靑井社朝鮮役公出師也自禱戰勝今改造祠宇以酬愿云是歲薩侯家久擊取琉球　幕府以琉球賜嶋津氏爲其臣隸

十五年庚戌夏六月二十三日佐三郎長誠卒

十六年辛亥春三月　東照公如京師見秀頼於二條城饗而還之時公在京師

十七年壬子春三月九日薩侯家久來于本藩館於頼兄宅老

臣伊勢兵部少輔。肥地嶋紀伊守從焉。公饗家久于牙城。家久携俳兒虎屋長門。公命宗像新九郎。爲設散樂於青井社。世子長壽丸年甫十二。爲三輪曲。家久觀而大歎賞之。家久嘗聞僧正勢辰名。一日至願成寺。談話終日。譬歎而出。

十八年癸丑冬十月。縣侯（日向。今名延岡）高橋元種（右近大夫）有罪。幕府奪封（七萬石）流之於棚倉（陸奥。宗茂治所）。使立花宗茂幽之。命公及臼杵侯（豐後）稻葉正通（彥六郎）收其城。十一月十日。公發人吉。賴兒父子從焉。十四日。公與正通達縣城。入城傳台命于元種。元種致城而去。公與正通作書。白諸幕府。十二月十五日。本多正信（佐渡守）酒井忠世（雅樂頭）土井利勝。安藤重信（對馬守）連署答之。既而幕府以縣。賜有馬直純（左衞門佐）。

十九年甲寅秋七月二十七日。公與正通。授城於直純而還。冬十月朔。板倉勝重（周防守。時爲京師所司代）飛書報駿府曰。大坂兵端既啓。東照公乃使　台德公。下教諸道。徵兵。當是時。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治長（修理亮）等。陰謀擧兵。復其舊業。密散金帛。招客募士。關原餘黨。及諸藩亡命者。四集大坂。兵號十萬。九日。本多正純（上野介）與書公曰。大坂諸臣。挾孺子以作亂。本月十一日。太大君親將大兵西上。雖然。足下在治所。而鎭撫其民。莫有出兵。公得書不出師。十一日。　東照公發駿府。二十三日。駕至京師。二十七日。正純又作書與公曰。本月二十三日。太大君至輦

下。大君亦繼西上。今日駕至輦下。大坂亂平。當在近矣。足下勿以爲憂焉。十一月。東軍圍大坂城。四方諸侯兵皆至。兵總五十萬。城兵屢出戰。互有殺傷。兩將軍移次稍逼。諸軍齊進攻。砦寨多陷。守兵皆走入內城。東軍又塞河。數日而外隍皆涸。城兵驚懼。十二月。　東照公使人入城議和。治長等議曰。德川翁旦夕人也。且約和以圖後擧。乃勸秀賴講和。於是　東照公約三事。曰塡周池。曰徙郡山（大和）。曰以淀君爲質。秀賴聽塡周池而和。　東照公令諸軍撤圍。特留七將塡隍。使本多正純等董之。及夜速旋駕于京師。人以爲神。初西藩獨嶋津氏未來會。故二筑二豐將帥。受密命不發者多。和成四日。家久率舟師至兵庫津。幕府使人勞而罷之。公使賴安東上。候問兩將軍起居。二十二日。本多正信答書曰。大坂之亂。兩大君親西征。足下將赴援。而本多上州傳密命以止之。故足下不出兵。今使重臣內藏助候問兩大君。僕與安藤重信。白諸兩大君。兩大君命僕謝之。且孺子請和。大坂既平。如內藏助所面見。僕不復一一白。銀十枚。已拜賜多謝。二十七日。正純答書曰。大坂事既平。本月二十五日。太大君旋大旆于都下。足下幸莫勞慮。足下之不東上。實幕府之命也。不敢以爲稽緩。足下勿以爲意。足下所言。九州無事之狀。僕具白諸太大君。他囑內藏助。僕不一一。

元和元年乙卯春二月。　東照公還駿府。　台德公還江

戶。三月。大坂謀再舉。召募有日。得兵十五萬。京師飛報至駿府。東照公乃下令徵兵。皆如前役。夏四月二十一日。東照公至伏見。四方諸侯相踵來會。兵總十五萬。公時航海東上。聞大坂再作亂。棄船上播磨。道路梗塞。取途丹波而達京師。則東軍充塡轂下。公遣使於伏見。請從征。東照公命隷麾下。五月五日。兩將軍向大坂。六日。薄城。城兵大駭。空城出戰。兩軍戰甚力。七日。東軍益進攻。城兵又出大戰。兩日之戰。其良皆死。城兵不支。治長等走還。東軍乘之。遂大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東軍登城。縱火焚樓櫓。及天主閣。八日。秀頼與淀君知不免。縱火自殺。治長等殉之。豐臣氏亡。諸將來謁兩將軍賀捷。東照公

還命駕赴京師。九日。台德公凱旋伏見。秋七月七日。先是東照公與學士林信勝字子信號羅山稱又三郎後道春等。議定新式十二條。是日。會諸侯於伏見。頒之。俗號曰武家諸法度。其略曰。文武之道。宜務講習。曰。逸遊群飮。宜務禁止。曰。諸國民勿移其所。曰。勿新築城郭。曰。亂舊章若結徒黨者。勿不告。曰。勿私結婚姻。曰。侯伯會同宜以時。衛從勿過節。曰。衣服有度。勿叅差。曰。無爵位者。勿乘輿。老疾僧醫。不在此限。曰。諸將士宜去奢尙儉。曰。國主任人。宜擧賢擇能。二十日。柳江公第二女千代菊卒。八月四日。台德公還江戶。二十二日。東照公還駿府。二年丙辰春正月。正會。幕府命侯伯以下。隨爵位具衣冠。三

月。公挈世子長壽丸。至駿府。謁東照公。至江戶。謁台德公。是時。世子更名頼尙。夏四月十七日。東照公薨。齡七十五。葬于久能山。駿河是歲。公更名長每。蓋避水戶公之諱云。三年丁巳春正月。本藩自古群臣賀正後。公親臨臣士家賀正。是歲。公止之。夏四月。台德公適日光山。下野改葬東照公。就建新廟。朝廷後水尾帝詔賜號曰東照大權現。冬十月。闕日蓮慶公女龜德卒。四年戊午夏五月七日。先是椎葉山土豪。那須加賀。作右衛門。勘七郎。又右衛門。源兵衛。中務。貞右衛門。久右衛門。忠兵衛。次兵衛。淸五郎。彌市十二人。相謀殺那須久太郎。那須左近子主

膳。訴之於江戶。主膳久太郎妹婿也。是日。酒井忠世。本多正純。土井利勝。安藤重信。連署與書公。檻送主膳及十二人。公乃捕主膳其黨玄蕃及十二人。檻致於江戶。幕府幽主膳于安藤對馬守宅。玄蕃于阿部備中守。加賀于酒井雅樂頭。作右衛門于本多上野介。勘七郎于土井大炊頭。又右衛門于酒井備後守。源兵衛于永井右近。中務于新莊越前守。貞右衛門于青山伯耆守。久右衛門于鳥井土佐守。忠兵衛于西尾丹後守。次兵衛于高力左近。淸五郎于松平越中守。彌市于松平大隅守。初椎葉山分爲十三部。各有其長。久太郎父彈正其一也。彈正頗有才智。使長子主膳仕嶋津氏。次子久太郎仕本藩。時豐臣太

閻閭。椎葉山古產名鷹。遣鷹師落合新八郎。命鷹巢山。山中民畏而憚見新八郎。彈正出迎之於己宅。而厚饗之。使其他十二人更番衛護。新八郎大喜之。彈正請曰。余家久領山中。而無證左。願以君之力。乞於太閤。而得賜朱章。余及右近紀伊三人。則相與戮力。護鷹巢山矣。新八郎許諾而去。右近紀伊皆彈正之姻也。太閤薨後。新八郎乞豐家朱章。（歷代參考及椎葉山俗相傳。以爲太閤朱章。夢哥氏物語辨之曰。太閤慶長三年薨。而朱章係六年。則其非太閤朱章明矣。蓋秀賴朱章也。）以賜三人。彈正得之。益振威權。輕侮十二人。十二人意憤之。既而主膳病死。彈正亦尋死。十二人乘喪攻久太郎。久太郎脫走至熊本。遂東上訟之于駿府江戶兩府。幕府乃逮十二人。居九年。獄未決。十二人逃歸。久太郎僞作朱章。齎而歸山中。示之十二人。自稱山中主。十二人大怒。擊而殺之。於是主膳訟之於江戶云。

五年己未夏。會同諸侯。皆罷就國。獨公及佐土原侯以久（右馬頭）延岡侯直純。拘留累月。秋七月（日闕）幕府召公。公入大城。台德公面命公曰。椎葉山士民屢生事。今將使卿及嶋津有馬二氏討之。卿與二氏謀。擊而殲之。公曰。謹聽命。雖然。誅山民吾一人之力足矣。不肯假二氏之助也。請固辭。台德公壯而許之。乃令阿部正之大久保忠成（四郎左衛門）監之。明日。公使東權兵衛歸本藩。告諸留守老臣等。八月十六日。公與正之忠成。至自江戶。先是賴兄命湯前地頭豐永市助。召山中士民曰。近日幕府官人。將來決獄。汝等來聽命。山民疑懼不至。正之遣急使召之曰。如有敢拒命者。我親往蹂躪之。十七日。那須久右衛門。越中勘解由兵衛。左吉。彌九郎。新六。彌五介。助五郎。新三郎。甲斐善左衛門。十人馳至。公召之城中。豫命東權兵衛。澀谷兵右衛門。高畠九太夫。制十人脫刀升堂。十人至門。權兵衛等傳命脫刀。不肯。權兵衛謂左吉曰。汝在江戶多年。必知幕府之法。請先脫刀。左吉即脫刀而升堂。其他皆倣之。公與兩監同座聽訟。賴兄父子侍坐。左吉極言自解。公命吏捕十人。從者在門外驚騷。又併縛之。其夜悉戮之於龜淵。二十一日。公與兩監至江代。討山中黨與。賴兄父子從焉。公使權兵衛及菱刈美濃。有

瀨六右衛門。犬童治右衛門。西加兵衛。獨川口。兩監令荒井理右衛門。鈴木平駄（俗稱同心士）監之。使犬童七兵衛。東次郎兵衛。緒方半右衛門。豐永六左衛門。勝間田式部左衛門。西牛之助。獨不土野。藤田又左衛門。鈴木彌五左衛門監之。權兵衛等抵川口。斬黨與百餘人。七兵衛等抵不土野。又斬黨與百餘人。山中悉平。公與兩監。留慰撫山民。二十九日。正之忠成至神門（日向）。賴安送之。二人航海東上。公與賴兄。取途米良山而歸。正之忠成歸江戶。白公功於幕府。台德公喜之。乃命公永鎭撫山中。後幕府（嚴有公）賜書天眞公。以椎葉山比我部內。（俗稱支配所）實明曆二年也。

六年庚申夏五月二十六日。朝廷下宣旨（上卿淸閑寺中納言陸房辨宮）
（右近衛中將藤原季俊）於世子頼尙。敍從五位下。任壹岐守。後更名頼寛。
是爲天眞公。六月二十日。太夫人氏薨。是歳。八代城主加藤
右馬允政勝。新築城于麥嶋。政勝親來本藩。請其木材。公與之。
政勝獻田浦地（俗稱船假屋）以謝之。
八年壬戌。改造無量壽院。
九年癸亥秋七月。大猷公（諱家光）覲京師。公從焉。八月
大猷公入朝。進正二位。遷內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加淳和奬學
兩院別當源氏長者。台德公辭職。稱大御所。是歳。改造梅
花諏訪祠。初公與阿部正之。大久保忠成。航海西下也。將達黑
崎（筑前）値颶風。船甚危。公默禱於諏訪祠而免難。故今改造祠宇。
以報愿云。

寛永元年甲子。（月日闕）公謁北嶽山王祠。
三年丙寅夏五月。（日闕）嵯峨法輪寺恭畏僧正來本藩。宿于願成
寺。公屢就見之。是歳。建護摩堂于牙城。
五年戊辰春三月。下令統內扦杉枝（俗稱指杉）遂定爲例。冬十月二
十八日。長女阿鶴卒。十一月十三日。次女阿萬嫁頼兄孫喜平
次頼章。是歳。改造老神祠。
六年己巳春二月七日。丸目徹齋（石見入道）卒。徹齋好擊劍。攜門人
遊於四方。試其伎倆。遂師上泉伊勢守。極其蘊云。秋七月十一
日。生母了心君卒于江戸櫻田邸。齡八十。葬于赤坂邸。法諡了
玄院月窓了心。
七年庚午秋九月。夫人氏至江戸。第二子主殿助長秀。及頼章
從焉。冬十一月三日。柳江公次女千滿卒。
八年辛未。改造市房社。冬閏十月十二日。公謁市房社。
九年壬申春正月二十四日。台德公薨。齡五十四。葬于增
上寺。夏五月。熊本侯加藤忠廣（肥後守）有罪。放於莊內（出羽）。國除。徙
封小倉侯（豐前）細川忠利（越中守）於肥後。忠利居熊本城。父三齋（忠興）
（入道）居八代城。
十年癸酉秋八月朔。先是幕府發公使。巡察諸國。是日。副使

城野織部。能勢小十郎來本藩。巡統內。作地圖。八日。正使小出
對馬守至。公時在江戸。頼章郊迎之。十一日。三使往薩摩。
十一年甲戌春正月十八日。夫人秋月氏薨于櫻田邸。齡六十
三。葬于赤坂邸。法諡商蟾院月山宗白。秋閏七月十六日。永井
尙政（信濃守）內藤忠重（伊賀守）安藤重長（右京亮）連署與書公。造邑簿
（俗稱郷村高帳）送幕府。八月四日。幕府賜肥後求麻郡二萬二千
百石餘。襲舊朱章。
十二年乙亥夏六月二十一日。幕府增補新式。頒十九條於
諸侯伯。
十三年丙子春三月。世子夫人氏（頼兄女是爲明窓君）至江戸。十三日。先

是頼兄將老于岡本。依其古城。修壘壁。開市街。是日。士民相集。始爲市易。是月。高橋元種次子權之助種貞。來宦於本藩。後爲菊池莊太隆充所子養。稱玄蕃。更名武貞。隆充義武次子則直之孫也。夏五月四日。次女阿萬卒。六月朔。公遺書世子頼尙。其一曰。吾老病且夕將入地。汝襲領職。封攝大國。汝愼其警備。勿毫有懈怠。其二曰。統內士人。往往困乏。不能自給。汝加賑恤。其三曰。主殿助年已長。吾未祿之。汝爲吾計之。其四曰。淸兵衞內藏助喜平次。專權自成威福。吾旣與汝謀之。吾死汝深慮。以時處置之。其五曰。阿部四郎五郎渡邊圖書。與吾最親喜。吾亦深倚頼焉。是汝所知也。自今以後。事無大小。汝咨之於彼二人矣。

十五日。公薨于櫻田邸。齡六十三。葬于赤坂邸。法諡　瑞祥院天叟玄高。東伊右衞門殉死。神瀨九兵衞聞公喪。謂頼章曰。大垣之役。我受大父君之命。期與公同死。幸而事成。故得老至今日。今公逝矣。我從公于黃泉之日也。秋八月十三日殉死。絕命詞曰。命有(連)(波)心(廼)儘(廼)雲晴(天)山(乃)端磨(久)月(能)入相。又曰。君(謚)幕(飛)共(耳)消行露(乃)身(波)晴行月(爾)峯(廼)松風。樅木宗兵衞自幼仕公。老乞骸骨。居於湯前。聞公喪殉死。犬童(一作桑原)五右衞門嘗誓從公于地下。及公薨果殉死。修驗道心覺坊朝鮮人也。公在朝鮮。見孩兒捨山中。憐育之軍中。後挈而歸。及長學役氏法。深感公恩。聞公訃殉死。夫人秋月氏。生二男二女。長　天眞公。次主殿助長秀。長女阿鶴。許嫁村上左近。寬永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卒。年二十六。葬于富尾山。法諡梅屋雪岑。次女阿萬。嫁喜平次頼章。寬永十三年五月四日卒。年三十二。葬于柳江院。法諡雲山淸凉。公少而有將帥之量。能統馭衆。衆皆效死力。每戰大有功。而論者以安邊之功。爲第一云。

主殿助長秀。公第二子也。幼稱莊次郞。初名頼在。及長公祿之。賜第於城中。(俗稱菜家門)延寶三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九。葬于中尾山。法諡摩利支天聖應。

外史氏曰。昔者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自勵。政平訟理。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時頼繼之。善守其軌制。仁治建長之際。

本藩士民。有訟於鎌府。則泰時時頼處決之。無不得當。士民悅服焉。於是　蓮佛公一遵鎌府之憲令。而建其基業。故其聲教至後世而不壞矣。應仁以後。天下大亂。四海鼎沸。本藩亦雖爭亂不少。然幸有　蓮船蓮心蓮乘蓮慶四公相繼出。而更張制度。維持舊業。則昔日之治復興矣。夫泰時時頼陪臣也。然其治效及僻壞。其餘澤流後世也若此。況天生我　東照公。聰明英武。誅暴撥亂。一統天下。海內大治。譬之猶白日升天。而萬景自新。其治豈鎌府之比乎。實可謂萬世無疆之休矣。於是公又一遵江府之憲令。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則舊業復洸然有光。以致今日之治矣。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公之謂歟。嗚呼。

後之主社稷者。不可不法焉。

求麻外史下卷終

跋

人吉藩田代政鬴嘗入吾社時ゝ
来從諸學匪懈既而西帰不見
者數年頃者寄其所著求麻外
史四策乞正披而覧之於

主家古今沿革極爲精詳餘於
國初事跡亦頗能記之而未見其
爲一家之計抑可謂用以輔國史
之遺乎歟政鬴今爲重職其煩劇
可想而能有此著則其勤勉不
已亦可推也乃書所見以返之
安政丙辰嘉平月上澣
八十五叟一齋藤坦

明治卅一年九月十二日印刷
明治卅一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全二冊
正價金壹圓五拾錢

發行人　東京市麻布區飯倉片町六番地　田代桂一郎
印刷人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根岸高光
印刷所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帝國印刷株式會社
發行所　東京市麻布區飯倉片町六番地　求麻外史發行所

帆足萬里　譯

橘山遺事

安政二年（一八五五）刻本

據安政二年（一八五五）刻本影印

安政乙卯改刻

帆足先生譔　門人岡弘道重訂

鎮西

橘山遺事

南筑紫陰堂蔵版　全五冊

余嘗讀
烈祖成績逸史外史等書。其於
東照大君曁織田豊臣頗詳悉。而列
國群雄。則略而不備。且間有謬訛。益
列國之事。非産于其地閲其家乗
以耆舊之言。則纖悉曲折。不可得而
知也。因謂列國操觚之士。各自考訂

成編則精而不遺。覈而不誣。羣雄割
據盛衰之迹。名將賢輔忠臣烈士之
懿。皆得以彪著于天下。而為萬世之
龜鑑。豈不偉哉。頃者柳河藩士岡子
毅。齎與其師帆翁鵬卿俱所著橘山
遺事五卷。眎余請序。其書備載　藩
祖梅岳公之事。而以　高橋天叟公

附焉考訂精確。叙述明暢。乃予之所以望於列國操觚之士。而予毅先獲我心。嗟賞久之。維 楳岳公大友氏宗室也。大友氏為九州探題。國大權重。士馬精强。管下羣豪皆帖服。及其衰也。諸豪各雄據州郡。不稟其令。日以攻伐為事。藝主毛利氏略十餘州。勢强大。西與龍造寺合。屢遣軽騎相夾撃。嶋津氏又出鋭師。轉闘而来。由是疆土日蹙。羣臣多叛。岌々乎亦已危矣。 公奮忠節。不以盛衰易心。與 天叟公相為掎角。北拒藝師。南禦薩軍。每戰輙勝。屹然為長城。大友氏不亡者 公力也。至於 天叟公巖屋之事。則決死守孤城。驅區々之兵。當百倍虓悍之衆。其氣咆勃。血戰旬餘日。殺敵如莽。僵屍山積于壘下。然力竭矢盡。外無蚍蜉之援。遂為社稷授命。士卒皆闘死。莫肯降者。嶋津氏精鋭亦多殪。為之氣大沮。 松陰公得以完立花。而大友氏亦頼以不亡。其功與張睢陽蔽遮江淮者侔。而死節之壯烈。過之千載之下。凛々有生氣。

凡 二公之勳業節烈。與其麾下熊羆不貳心之士。皆可以為萬世龜鑑者。先儒略而不載。予毅乃能奮輯成編。可謂信史矣。予毅襟宇俊爽。有器識。倘使之生于 二公之世。必致力

於行陣搴旗斬將固不落麾下猛士之後矣方今四海昇平智勇無所展若可惜者然提三寸不律於竹山山陽諸老之外更拔戟成一隊使二公功烈炳々烺烺照映于百代其掉鞅文死致忠　先君較之搴旗斬將之功無愧色焉顧余筆力孱輭不足爲予毅張聲勢特嘉其先獲我心也故弗敢辭而序之弘化三年歳次丙午二月

東輿艮齋安積信撰

三井敏書

序

足利氏之季王室已微政令不行群雄割據專事攻取強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疲弊當是時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彝倫之道已壞而天理幾乎滅絶矣獨

梅岳公以忠勇英烈之資輔相豐府屢進讜言國以倚頼焉及出守立花連挫勁敵威震西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井竹山著逸史有

公背豐郎肥之語方薩之強盛大師北略

松蔭公年少猶據孤城與之相抗況

公時豐府雖衰二筑豪帥尚多効忠者

天叟公居寶滿與立花相爲脣齒而龍造寺之強遠不及薩且方爭南肥未嘗遣偏師攻

立花。以
公之神武。豈遽俛首事之哉。竹山碩儒。逸史頗行於世。人或信其言。友人笠子恭等。淡慨於此。纂錄野史家乘。旁及耆老之言。苟係
公事者。攟摭無遺。黜其謬妄。辨其同異。參互考訂。十餘年。七換稿。始克成編。名曰
梅岳公遺事。并及
天叟公完節之事。凡十二卷。及道遊南豐。受業於帆足先生。先生授以譯文法。因取子恭書以進。先生喜與門生譯以漢文。賜道。道盥漱拜讀。喜出望外。已卒業。竦然久之曰。
先君忠烈偉勳。既孚於當時。而爲不知者所誣。此臣子所以日夜憤嘆而不能已也。假令本藩史臣譯是書。世未必信。而逸史之誣。終

二

莫之白也。先生學博德邵。其言之文。足以傳遠。況此編簡練明鬯。與原稿比校。如反錦覩之花葉禽魚之文。粲然明著。莫有不肖。與當今文士所著撰。恣意割斷。削足適屨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因與門下諸子。謀上之梓。布於海內。使覽者知
先公功烈之盛。則逸史之謬。不辨自明。雖道之鄙陋。纂錄補輯。亦與有力焉。則庶幾有以報
國恩萬分之一。豈非幸乎。遂叙其由。以爲序。

天保十五年甲辰春三月

柳河　岡弘道謹撰

三

臣弘道拔野史於梅岳天叟二公稱呼不一定直書之臣子之心所不安故今悉換用公字且其他文勢呼妨礙則又改從內辭

凡例

一梅岳天叟二公。勳績顯著。記載失其實者亦不少。故此編。首舉引用書目。附以管見。示取捨之意也。

一編中所引古文書。卽當時文檄尤爲可徵也。然其文簡約。間有難通曉者。或唯記月日而不繫年。故擇取其明了易曉者。蓧光寡聞。恐多遺漏。冀後賢補正耳。

一野史家乘所載。頗有與感狀簡牘異者。定屬妄謬。然亦不可概棄。故附以管見。使覽者有所考。

一戰死士名雖不可闕。盡載繁絮可厭。今所記載。要以徵其事也。餘載別錄。

一凡事有兩說而是非難辨者。與他野史所載事實年月。參考取其近是者。若有不可棄者。兩存以待識者辨正。

一此編獨載二公事。然若豐府事及他邦戰爭。與二公有關係可爲張本者。略爲收錄以備參考。

一野史記巖屋事。大同小異。亦不能無紕謬。今擇取其善者。天叟公薨後五十年。松蔭公命天叟寺僧良堂。薦福作偈。且錄其守城始末。尤爲確實。文長不可節取。自當別傳。今此不載。

一野史記事雖當時所作。概多遺漏紕謬。亦復不少。如小瀨甫菴太閤記。以松蔭公與秋月種實同降是也。經年已久。諸家史乘稍出。須從聞見別著拾遺。

一編中藩士人有父子同通稱者。宜註名諱。略舉所聞見。或註或否。覽者諒焉。

一戶次軍談西國太平記西國盛衰記筑紫軍記陰德太平記肥陽軍記鎭西要略等。見行於世。而率多虛謬。今皆不取。

笠間蓧光識

引用書目

御讓狀

梅岳公記豐府所賜感狀及兵仗火器餱糧之數。以授女公子閭千代者。卷末題天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手澤猶存。

九州軍記

僧了圓撰。記正慶二年至天正十五年九州戰爭之事。有慶長十二年漢文自序。曰天正十五年。豐國公征九州。前筑委奴郡深江城主深江種治喪邑。因爲僧。名淨念。居前肥松浦郡草野。撰九州軍記十二卷。文祿四年淨念死。稿本罹災而亡。草野玄厚素與之善。頗記其言。慶長六年。再纂錄成書。然文句鄙拙多所遺漏。仍有十二卷。而不滿八十紙。余遇世亂。丁零流離。時讀史籍。每見往時祖先功烈。未嘗不嘆息。因取玄厚舊本。紬其紕謬。補輯傳於世。葆光按此書所記。多與九州治亂記合。益治亂記詳於東肥二豐。而此書詳於二筑西肥。雖間有謬誤。亦西州野史之善者也。

豐前覺書

一名清種弓箭物語。元和元年。本藩城戶清種記其父知正語及所自聞見。以授其子也。其文軋茁難讀。頗有記事疎謬年月異同。然以其古可用爲徵也。清種手筆。猶藏其家。

狩野源內兵衛覺書

源內兵衛所筆記也。源內兵衛事高橋元種。爲家宰。屢有戰功。從攻巖屋先登。

宗像追考記

不知何人所著。首簡言宗像記一卷。宗像遺臣有一老人。因人請所作。頗多疎謬。今採野史旁摭逸事考訂補輯。名曰宗像追考記。別錄遺漏。名曰殘夢抄。葆光按是書記宗像豐府立花及兩筑事。尤得其實。但不載小貳氏。且錄神佛事。多妄誕。然當時野史皆不免是病也。卷末題元和三年三月。益著撰年月也。又題元祿乙亥五月朔占部三秀寫於住吉茅屋。占部亦宗像族也。

九州治亂記

後豐龍峰寺僧存心撰文辭簡質可信據也龍峰寺吉弘氏墳院大通侯封三池招存心居今山定林寺巖屋物語亦其所著詳見於伊藤一蓑高橋記一蓑寛永正保間之人則存心居定林寺必在元和中也

巖屋物語

僧存心采耆舊所傳治亂記失載者編輯

大友興廢記

寛永十二年勢州人杉谷宗重撰宗重初事大神惟重豐國除居於勢州家丁離散獨有一老翁年八十

餘宗重父亦八旬常聞二老語豐事因筆記其文朴實亦野史可取者然以其主豐府頗不免有黨肥筑以其在遠多不詳後豐日向事尤得其實西國太平記西國盛衰記皆采此書增廣以爲編也

淺川聞書

淺川安和撰安和之先世事豐府至安和爲松蔭公侍臣寛永十四年從公於有馬之役後掌書記數年自少時聞父老語疏記以爲是編然載梅岳公事頗有謬誤淺川氏猶藏安和稿本

大友記

不知何人所作其撰述蓋在寛永中記事疎漏不免傳聞之謬唯梅岳公諫豐侯事爲可據也

立花戰功錄

本藩文學安東省菴撰記松蔭公戰功

立齋舊聞記　翁物語

竝未詳何人所著其作蓋在元祿之前併立齊舊聞記皆記松蔭公事據淺川聞書益以異聞尤爲詳悉然間有謬誤不可盡信也（或云一本作立齋舊聞記元祿二年竹森次行撰）

高橋記

一名紹運記慶安中三池藩臣伊藤一蓑所撰本藩事據豐前覺書而記高橋氏獨詳然至紀年月日頗多謬誤

立花記

元祿九年播州人樋口好運乞諸侯譜撰武家高名記雪峰公因命安東守直山崎玄碩論定先世遺事此書疑其稿本也亦不無繆誤然記梅岳公始終頗詳悉故擇取其可者耳

十時相模物語

元祿十七年。前筑臣十時雪軒年八十一。追錄所聞其父相模言。相模初渡邊氏。事梅岳松蔭二公。屢立戰功。其族連久死朝鮮役。松蔭公以其子尚弱。命相模相其室。冒十時氏。公去柳河。相模事前筑侯。其子孫多藏兵器及二公所賜書檄。

九州記

後筑山門郡僧大竹山人著。後肥龍田山僧含虛叟校訂作序。其書據九州治亂記。増以耆舊傳說事蹟詳備。頗有可取。其後或妄改撰。以肥事者。務爲矯飾。其於肥無關係。仍由舊文。今取其近是者耳。

立花懷覽記

本藩内田賴保撰。其先鎭家號玄恕。屢有戰功。家多藏有先公所賜感狀。參以父老語。以辨駁九州記肥陽軍記戶次軍談。其輯錄在享保中。然此書亦不免傳聞之謬。又頗取戶次軍談。當時蓋尚傳戶次幸榮覺書也。幸榮覺書今亡。

薦野家譜

寶永元年。福岡立花增能著。增能五世祖增時。其先世居前筑薦野。因以爲族。梅岳公遷立花。增時以豐府命屬公。從軍屢有功。豐侯賜書賞之。至松蔭公賜姓立花。增時子成家驍勇。朝鮮及江上之役。屢立戰功。松蔭公去柳河。增時父子應筑聘。其子孫在筑者分爲十數家。皆登顯列。增能父增弘仕爲執政。食祿五千石。嘗欲編纂祖先遺事。未果歿。其姪重根亦好學。多識故事。增能從之咨詢。且其家藏豐府及梅岳松蔭二公所賜感狀器械。據以作是書。頗確實可取。然距古已百餘年。事多缺不備。篇中或雜取野史成文。不無謬誤也。

利光氏編集

本藩書記利光鎭頭。寶曆中。取藩臣系譜及雜記係本藩事者。參以父老語。撰是書。詳見其序。然記載過簡。但以其職在史局。至譜牒戰死。尤爲精確也。

戰死錄

文政末年。命有司。據戰死名數及利光氏編集所撰。戰死名數。寶曆中。本藩暫御四箇所通久受命采戰死舊記及各家系譜所作。是編原二書。廣之。殆無遺

漏。但歷年久遠。其詳不可知者。唯記某年至某年在某所戰死某甲。亦不無謬誤也。

近代實錄

本藩文學安東守經撰。文辭簡略。敘述不詳。不無可疑者也。

立花家譜

不知何人所作。其撰述在安永中。記事簡略。但如公生年及娶夫人。益得其實也。

立花家記　立花事實略

二書亦不知何人作。皆不過五六紙。然以其傳亦古。至公生年屬多得其實。

立花事實錄

作者未詳。尤爲近出。然引古文書爲徵。間有可取也。

古文書

卽感狀手簡書擻等。藏於本藩勳舊家。或遇災亡者。然其副藏於官府。在本藩尤爲要典也。

筑前續風土記

前筑貝原益軒著。載古城墟戰塲甚詳。在前筑地理。

尤爲可據也。然至記戰爭。據九州軍記。往往不免紕謬。如生松原石坂休松之戰。以立花軍爲敗是也。

嶋津世祿記

未詳何人撰。蓋薩人所著。今取以備考證。

豐前古城志

寶曆七年。中津成恒玄三及其子玄榮賀來元龍等撰。元龍序載。刪舊史繁蕪。以作此編。似有所據者。然不免疎漏也。

豐後國志

享和三年。後豐岡藩唐橋世濟纂輯。載郡國鄉村租税及寺觀古蹟人物甚悉。記後豐地理者。殊爲詳備也。

橘山遺事卷一

日出　帆足萬里鵬卿　譯

門人　岡弘道子毅重訂

梅岳公其先出自大友氏。大友親秀第二子重秀。居後豐大分郡戶次莊。因以爲族。重秀生時親。時親十一世孫親載。從大野郡藤北鎧嶽。親載生親貞。親貞生惠德公。諱親家。惠德公娶由布惟常女。蓀光按。立花懷覽記。前筑卍山禪師語錄。立花事實畧。以公母爲臼杵鑑速姊。前筑臼杵氏家乘以爲鑑速姊鑑續妹。然據立花家譜利光氏編集。以臼杵氏爲繼母。未詳孰是。今姑從家譜。以待後考。由布氏禱由原八幡祠。有娠。以永正十年三月十七日生公於鎧嶽城中藪河原館。弘道按。藪河原墟在鎧嶽半腹。廣可六百步。東南距藤北村里許。下有竹林。和俗謂林爲藪。故名。今曰柳臺。礎石及安興遺趾尚存。故幼字八幡丸。大永六年夏六月朔。公年十四。豐侯義鑑召爲冠之。賜偏名名鑑連。幼字八幡丸。後更孫次郎。初名守親。更鑑連。稱伯耆守紀伊守丹後守左衞門大夫。及長頴敏驍勇絶人。育士恤民。恩惠備至。雜取松蔭公手書立花家譜戶次系譜立花家記立花事實略立花記豐後國志。

公在藤北。夏月架涼棚大樹下。晝寢。俄而雷雨震其上。拔劍斬之去。遂病足。赴軍常乘轎。然素驍武。雖

蹇猶勝他健者遠甚。已視劍有奇文。號曰斬雷。大友興廢記下同○蓀光按。公常乘轎赴軍。獨見本書及黑田記。黑田記所載尤詳。然永祿十年七月。攻寶滿山。公躬先士卒。指麾。是歲八月。與秋月種實戰甘水長谷山。一日七戰。公皆用刀。十二年五月。擊藝長尾軍。躬親搏戰。皆非乘轎。天正七年八月。納糧於柑子嶽。公乘轎至遠矢原。觀師。此時公年六十七。十二年。赴高良山軍。乘轎過耳納山。敵放銃斃舁夫。然則公乘轎在六旬後。黑田記卽襲興廢記誤耳。黑田記又載公撫育群臣遇賓客及平生衣食事甚詳。皆不可信。常山紀談載此事。亦取黑田記也。

公以鎧嶽高峻。常居山下。家臣講習武技。日夜不倦。近侍綿貫長藏佐藤十三郎藤村小十郎相與言射。長藏曰。我以指矢射鳩。相距二十六七步。嚆夫支中之。十三郎曰。昨日屋上有雀。可十八步。嚆逝撥射護之。小十郎曰。我射於櫻埒。小的方四寸。的道十八步。用劍頭鏃矢七發。其六吸矢中之。五得鵠。公聞之出。三人皆避席伏。公曰。卿等善射中微甚善。宜益努力。唯稱矢聲。皆非是。定聽歌謠類誤記也。稠人廣坐。不免匿笑。我且語汝。兵矢劍頭射物中曰嚆逝撥。不中曰嚆斯葛。羊頭矢中曰嚆夫支。不中曰嚆斯葛。鳴鏑中曰嚆夫支。不中曰吸斯支。木樸頭中曰嚆矢咄。不中曰嚆斯。其竿首插物射之中曰嚆豁

荅。不中曰吸斯支。四眼鳴鏑。中曰吸矢。不中曰吸斯支。蟇眼鳴鏑。中曰咄幾懸。笠射之。中曰百矢。小的曰布矢。三的亦曰布矢。大的曰豁荅。卿輩強記。宜識之。長藏等父聞之。入見。謝曰。君辱敎兒輩。幸甚。適有臼杵使者至。贈蛤。中有白側者。乃謂近臣曰。蛤殼一也。白側爲人愛玩。女子弄貝。磨治粘金描畫。貯以綵器。蛤殼之微。白側則然。若非白側。委棄雜塵土耳。人亦如此。然人不論狀貌。以心術爲上。一立武功。人輒重之。是寵祿之漸也。假未有功。能親老成。聞其談論。亦

爲有志尚者。今夫梅終始一於酸耳。譬諸人。頑不受敎者也。柹實本澀。灰汁淋之則甜。譬諸人。能受敎者也。爲善譬如草木之萠。不見其長而日長。爲惡譬如礪石。不見其磷。終致虧損。古人云。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鑑。可以知興廢。以人爲鑑。可以明得失。不可不識也。公平生隨事敎誨。率此類也。是以其下多善士。長藏等亦終從小笠原晴宗學射禮。公每論人賢否得失。重賞輕罰。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尤能獎訓人。每有賓客。召群臣侍酒。指謂客曰。彼

有材武。立若功。君幸賜酒。其怯懦無功者。亦曰。彼不幸屢不及事。他日必克有勳。君幸賜酒。是故士之能者益勸。不能者內慚。人人感激。莫不爲竭力

天文四年秋。後肥菊池族叛。豐侯命公率兵三千往伐之。城赤星與隈部山鹿鹿子木合兵。逆戰於車返地險隘。三面合擊。阿蘇合志將步騎三千來援。公使海老名肥前辭曰。二君悉其賦來會。歸日具以聞。公戰若不利。幸鑑之。乃下馬免冑。望阿蘇嶽拜禱曰。鑑連年十四初從軍。未嘗敗北。亦不假力於人。今日不捷

何用生爲。明神監臨。冀得克勝。若有矯舉。必隧師徒。無有遺類。騎馳肥軍。綿貫吉基由布惟信先用槍足達左京安藤又次郎高野玄蕃繼之。大敗隈部軍。餘黨悉降。是役田尻友綱戰死。八月二十二日事也。雜取

立花記戰死錄。至近代實錄利光氏編集所記略同。○淺川聞書。車返之役。將戰。有白鷹來集公旗。俄叉颪旗幟南指。敵即解去。小野鑑幸從親見之。後每爲入言之。公自是不畜鷹。至松蔭公亦然。大友興廢記九州治亂記菊池軍記皆不載是役。蓋遺脫也。蓀光按。公自言年十四初從軍。即爲大永六年。戶次軍談近代實錄載是歲前豐京都郡馬嶽城主佐野間田叛豐屬大內氏。公代惠德公率兵二千伐之。所記頗詳。然至敘甲冑及馬毛物。疑是野史敷衍之言。但據戰死錄。明有是戰。姑錄待後考。

十九年。初豐侯愛少子八郎。而惡世子義鎭。八郎母有寵。陰屬八郎於入田親眞。親眞承間勸豐侯立八郎。許之。九月。豐侯召大夫齋藤播磨小佐井大和津久見美作田口玄蕃議立八郎。皆曰。世子聰明。何故廢之。竊聞入田親眞進是計。廢嫡立庶。亂之本也。君其勿聽。豐侯不懌。起入內。已而召四人殺之。美作玄蕃辭以病。聞播磨大和見誅。直入弑豐侯。并殺八郎及其母。亦皆自殺。世子適浴別府溫泉。聞亂歸。使梅岳公及齋藤鎭實擊親眞及其黨滅之。豐府乃定。世子卽位。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略同。〇豐後國志。津賀牟禮城在直入郡入田鄉矢原村。入田親眞所居。豐侯義鑑見弑。世子義鎭發日田玖珠兵伐之。親眞拒戰。敗走小松寨。自殺。今小松尾山林中有二墳。一親眞。一其女墓云。由是觀之。野史載親眞走阿蘇大宮司惟豐。告豐府誅之。誤矣。

弘治二年。齋藤小左衛門祿秩已崇。又以勇聞。貳於藝。三月。豐侯義鎭遣公討之。夜傅其城。十時基久踰牆入。將開門。門者五人。以槍刺基久。基久傷且脫關門。開衆爭入。放火焚城。斬小左衛門。基久亦病創死。雜取立花記戰死錄。〇蓧光按。十時氏系譜以基久戰死爲戶次之役。利光氏編集言死海部。且係六月三日。戶次在大分郡。海部別是一郡。未知孰是。

九月。小原本莊作亂。保於本莊氏。豐侯遣諸將討之。公馳至。麾衆踰牆入。由布惟信高野玄蕃足達左京先登。城兵爭擊之。三人力戰被創。會外兵破門入。斬本莊等。餘黨悉平。立花記

三年。初藝侯元就使人陰說豐筑諸豪屬己。前年前豐長野中貳於藝。事露被誅。秋月文種居前筑秋月。原田隆種居高祖。皆漢高祖後也。筑紫惟門居前肥勝尾。太宰少貳賴兼後也。三人素以門地自負。而國小勢微。豐勳舊諸將遇之禮極倨。三人憤。藝侯又遣使招之。文種惟門及隆種子種門繁種謀啓藝師。豐府遣梅岳公及高橋鑑種臼杵鑑速伐之。七月七日。攻秋月克之。文種自殺。八月二十三日。進擊惟門。惟門戰敗走九千部嶺。保五箇山第一峰。已而知勢不敵。焚其城。從今津航海奔藝。文種有子四人。長子庶出。其母攜之逃。爲鑑種所擒。第四子前質於藝。餘二子文種臣中願寺左近匿之得免。公及鑑速使鑑種殺所獲文種子。鑑種以其將種欲

宥之以爲己援。陽稱其臣高橋越前守。篠光按。高橋越前即石松源五郎。叢屋被圍。爲松蔭公往使。遂請留戰死。天叟公重其義烈。賜姓名。野史以爲叢屋臣。誤矣。然叢屋臣或有高橋越前。以其世家。及賜姓。終以此名之。亦不可知也。置之寶滿。養視報以已死。天正中居前豐高橋種冬是也。雜取九州軍記筑紫系譜。至九州治亂記立花記所記亦略同。○篠光按。村野源内兵衛覺書以種冬爲元種。蓋種冬後更名元種也。

永祿五年五月朔。公削髮。立花家譜

由布惟次言。公削髮。豐侯宗麟賜偏名。號麟伯。既而豐府稍衰。四疆多虞。適有僧自中州至。公曰。我老矣。冀事豐府有終始。師其爲我擇名。對曰。雪降於道者道消。君欲保晚節。其道雪乎。公大悅。以麟伯豐侯所賜義不可棄。更號曰麟伯軒道雪。淺川聞書。○篠光按。大友興廢記。永祿五年。豐侯削髮。號宗麟。大夫多削髮者。公削髮亦必在是時。九州治亂記以豐侯削髮爲永祿八年。誤矣。公改號道雪。蓋在削髮後數年。宗像追考記以爲徙立花後。不知果在何年。姑附於此。

九月朔。次前豐苅田。敵自上毛夜斫我營。手下力戰多鹵獲及被創。公賜書以賞。上功簿首有公押字。御讓狀下並同。○篠光按。野史不載是役。未詳敵爲何人。姑錄待後考。凡上功簿其君閱過必親押字以賜。有公押字謂此也。下倣之。

九月十三日。攻松山。大戰於崖下。親族家丁及所將卒多被創戰死。公亦賜書以賞。上功簿首有公押字。篠光按。大友興廢記載弘治二年。豐侯徇前豐。藝臣杉重吉據松山。田原親弘率日田玖珠兵攻之。重吉敗走。豐侯賜部將書。署九月十三日。然不載公事。豐前古城志。永祿五年。松山城主天野隆重屢與豐戰。野史不載。姑俟後考。

十月十三日。與藝師戰於柳浦。獲冷泉五郎殿桂兵部大夫赤川助右衛門等。在苅田。公賞賜書及寶刀。上功簿首有公押字。篠光按。足利氏之季。王室已衰。搢紳多喪其邑。寓諸侯。大内義隆遭弑。冷泉隆豐力戰死。五郎蓋其族。殿殿下省語。六朝有臨川殿。本邦中葉以來爲貴者通稱。尺牘稱呼皆用之。

藝侯已定山陽諸州。仍欲并豐筑。當是時。豐使奴留湯主水戍門司。距赤馬關水路裁一里。十月。藝侯遣小早川隆景將二萬人。攻門司城。據險而兵寡。宍戸大學冒矢石。援崖先登。以弓引其兵。上者二十餘人。城陷。主水逃歸。隆景因留守之。豐侯聞門司失守。遣梅岳公及齋藤鎮實吉弘鑑理將二萬人伐之。至立石原。分其兵爲二。公循安達山。西出柳浦。鎮實鑑理次魚野鵖野。約待前軍已合。踰山進。十三日。公與藝師戰柳浦。使其軍每矢書戸次丹後守

贈以射。已而鎭實等踰山進。藝兵敗走。入城自保。豐師梟所獲首於柳浦。聯營從西山屬海。以薄城。藝師以客主勢異。豐兵日衆。十五日棄城逃。豐三將追擊之海。藝人惶急。爭船覆溺。或誤驅馬赴深死。無有能反鬪。死者不可勝算。隆景等僅得脫走。乘舟逃去。臼杵鎭賡追藝人。水及膺。佯呼救。船上一甲士以爲己兵援之。鎭賡挽其手落水斬之。此戰。藝人見公善用兵。皆莫不震慴稱其材勇。九州治亂記○蓀光按。此戰野史所記。頗有異同。然豐侯賜公書及御讓狀。載擒冷泉五郞。且藝師棄城逃。其敗可知。宗像追考記以爲豐師大敗。宗像當時屬藝。蓋出掩飾。不可信也。

十一月十九日。攻松山。家丁力戰有功。公賜書賞之。上功簿簡首有公押字。御讓狀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煇奉詔。遣大納言源通興如豐聖護院門跡道澄如藝曰。天子憂蒼生多難。諭諸州豪帥罷兵。東州已定。獨豐藝蔑視王室。日尋干戈。宜速解讎與平。且諭松山豐邑宜以歸之。門司大内氏以來藝人所據。宜以與藝。因以豐侯女妻藝侯孫幸鶴丸。永無廢其好。於是二國受命罷兵。宗像追考記○蓀光按。十年藝侯誘高橋鑑種叛。則無幾和親又敗也。

七年。初豐侯少勤於政事。每召儒生。訪問古道。既而稍怠。常居内宴飮。令國中納好女。納女者。雖賤隷亦引見。多賜金帛。召伶人於京師。日夜歌舞。糜費不貲。人人莫不嗟怨。公深憂之。欲諫以其在内不得見。於是聚少女子習歌舞。豐侯聞之曰。渠素惡歌舞宴樂。今如此。豈欲使予觀之乎。公因進舞者。爲三拍子之節。豐侯悅甚。公乃言曰。先君時六州之地。尚有不令。君之卽位。威武所震。無不懾服。近者獨居深宮。政之得失無所聞知。藝人以門司之敗。蓄銳伺釁。將以有報。麾下之臣。或有不逞。相構煽。禍亂又興。此臣之所以竊爲寒心也。因涕下。豐侯感其忠。明日七夕朝賀。國人大悅。大友記○常山紀談。公臣有私其侍姬者。公知不言。或因諸次言。關東一將或通其嬖妾。事露誅之。欲以諷公。公笑曰。少者惑於色。不必誅。夫爲人上者輕殺人。心不附。此與犯典刑者自異。私者聞之。後薩師攻鑵獄。公出城戰。薩鋒銳甚。私者力戰。敵稍却。公將退入城。敵躡之急。私者呼曰。士反之。欲致死節者。其在此乎。横撿逼退。反者三人。與俱進戰死之。公得乘間入城。蓀光按。公娶入田氏。後有故去。蓋諫親貞時也。求祿十年。聘問註所氏。元龜二年。娶宗像氏。欲與平以爲援也。公平生惡歌舞宴樂。如豐侯言。其無姬侍可知。元龜

二年。公徙立花。使其姪鎭連居鎧嶽。天正十三年。薨於後筑北野營。薩師攻鎧嶽。在十四年。其謬不待辨而明。不知常山子何所據。意好事者據楚莊王絕纓事影撰。紀談又載。薩師攻巖屋。轟彌右衛門擲石殺敵。荻野等取石與之。本藩始無傳。蓋好事者據水滸傳揑造。常山子名士。人或信其言。不得不辨也。

豐侯畜猴猙獰。有入見者。即攫噬裂其衣。衆甚苦之。豐侯大笑以爲樂。公聞之。揷鐵扇入見。猴至。以扇擊之立死。衆愕眙無敢言者。公正色曰。臣固聞君愛是猴也。群臣莫不患苦。而君以爲笑樂。臣聞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可弗戒也。豐侯赧然。其後公屢有諫正。豐侯不能用。立花記

十年七月七日。攻寶滿九峰。家丁多被創戰死。公賜書賞之。上功簿有公押字。御讓状

高橋鑑種世事豐。勇武多材藝。豐侯甚寵之。益封田二千餘頃。弘治三年。守巖屋。統前筑事。藝侯憤門司之敗。密遣人至西州。求有憾於豐者。說爲內應。於是鑑種陰送款於藝。永祿十年六月。城寶滿山貯糧。秋月文種第二子曰種實。文種之誅。脫走陰圖復其國。聚黨往來後豐。伺釁。鑑種召之。約爲父子。使其乞師於藝曰。我擧兵。豐必來討。汝以藝師至。夾擊之。筑紫惟門子廣門在藝。亦還前肥。招聚遺臣。據三條城。以應鑑種。豐侯聞之大驚曰。廣門作亂固宜。鑑種智勇過人。君臣之義。盍亦聞之。且我遇之厚。何故反也。豈其被讒而懼。抑又有訟。有司抑之不通也。宜遣使者問之。諸大夫皆曰。君常以鑑種爲材。待以殊禮。是以驕恣殘視臣等。且其爲人。小有才。實無忠貞之節。然臣等所言。每不見省。鑑種君之所寵任。言之秖以取咎。是以不敢。今果背叛。且鑑種有訟不得通。宜親來申理。反據城叛。此不過啓藝自封殖耳。請速發兵坑之。豐侯不聽曰。反果信。必有報者。姑待之。居三日。宗像麻生大鶴小田部飛檄押至。言鑑種反。多召集無賴。四出劫掠。星野一閑亦同鑑種反。保寶滿。豐侯意猶疑之。使吉良五兵衛問鑑種曰。卿何所苦而叛。對曰。前筑前肥政令之所不及。君無與知而可矣。後豐將士有願屬藝者。我爲代請。使者反命。豐侯悔怒。諸大夫皆豫閱兵峙糧以待。使者還。梅岳公及臼杵鑑速吉弘鑑理即時傳發諸將。繼之軍太宰府。七月七日。與鑑種大戰寶滿山下。鑑種兵敗。退保巖屋寶滿。鑑速

由巖屋城後山。急攻克之。城兵三千餘人。死傷略盡。餘皆走下山。衆追擊。少有脫者。獲戍主足達兵部鑑種腹心也。公與鑑理園實滿。實滿巖險。加以六月以來完繕。雉堞牢固。弓銃亂發。士卒死者甚多。度難急拔。還軍山下。欲以奇道破降之。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宗像追考記略同。○葆光按問註所統景以書報鑑種叛。本藩問註所氏猶藏豐侯答書。統景事豐尤謹。本書獨記宗像麿生等。不及統景。殊爲疎漏。且據豐侯答書。鑑種修城峙糧在九年。本書以爲十年六月。又誤矣。高橋記。鑑種兄一萬田彈正妻美。豐侯殺彈正。納其妻。鑑種怨之。遂有異謀。此說爲是。九州記大友興廢記所載皆誤。

實滿之役。戰崖下。敵鋒銳甚。我兵卻者二。公督戰。十時惟忠小野鎭幸足達直氏先公進。敵將福井玄鐵以勇聞。從七八十人。與我先鋒高野出雲十時惟次接戰。敵乘高急擊。我軍不利。出雲惟次皆被重創。公親進戰。實滿兵識公叢擊。惟忠等力戰。斬二十八人。敵稍卻。屬戶次親繁戶次親宗及他壯士數十人來援。玄鐵退入城。公前後數十戰。未有急於此者。惟忠等傷。皆不下十創。戰急有敵一人。旁出關弓射公。相距可三步。內田鎭並以身蔽公。中矢死。有子尚弱。公賜書賞之。淺川聞書○葆光按戰死錄。是役士死者二十餘人。其危急可知也。

七月十一日。豐侯遣齋藤鎭實。將師千餘。伐筑紫廣門。軍園邊。廣門伏精兵三千於林中。別使五百人進戰。步將古莊木部足達等逆擊。筑紫兵陽走。乘勝追里許。伏起。銃丸雨集。死者二百餘人。木部武藏力戰死。問註所鑑豐。將七百餘繼進。亦敗死於侍嶋。鎭實聞前軍敗。單騎馳之。廣門已收軍保五箇山。鎭實還次園邊。盡徵前筑師。將攻五箇山。九州治亂記下同。宗像追考記略同。

豐侯聞敵強。發前筑前豐之師。會太宰府。又命前肥後筑諸豪。攻筑紫廣門。先是龍造寺隆信殺小田重光于蓮池。勢益強盛。前肥諸豪城守不敢出兵。秋月種實將二千人。自藝航海至柳浦。疾馳一晝夜。入秋月。故臣皆至。種實使三百人之太宰府。請臼杵鑑速。曰。僕非敢叛也。先人有罪。絕祀。今西州不靖。若有間田幸賜一同。以奉宗祀。鑑速笑曰。我當使人報之。謝使者歸。齋藤鎭實與廣門相持。七月二十六日。急擊破之。明日。廣門乞降。其子榮門及大田馬場波多等皆納

質諸太宰府軍。於是諸豪屬豐者與龍造寺黨。分據前肥。戰爭無息。

秋月種實益強。將召藝師共救寶滿。公與臼杵鑑速吉弘鑑理謀。使吉岡宗歡齋藤鎭實以萬人軍太宰府以遏寶滿。公與鑑速等將二萬餘伐秋月。八月十四日與種實戰於甘水長谷山。（本作雨生橋山。今據九州軍記改之。）自巳至申七合。公七用刀。多所斬獲。十時惟忠（本作惟定。今據其家譜改之。）驍勇。右手揮長刀陷陣。殺傷無算。已以刀鋒貫一人。高揭投之五步外。後人號其地曰投人原。（土人傳投人原在夜須郡長谷山近旁。未詳其的爲何地。葆光按。是戰惟忠戰功顯著如是。而不賜感狀。九月三日。惟忠戰死。公賜書其子惟行。稱其功。竊疑惟忠是事實在九月三日也。然無書史可徵。姑待後考。）

旦昃種實退保邑城。（葆光按。當時諸豪據山爲固者。以其峻絶。平日居其邑。亦有城池。名曰邑城。下倣之。）十五日晨進攻城。公督衆冒矢石以登。遂克邑城。種實挺身走。保古所山。公軍休松。（葆光按。休松在下座郡栫原村。一名茄子町。是山蓋有松樹。行人常休其下。因得名。休松茄子町和語相近而訛也。山諸無樹木。自荷取村透邐上可二十町。不甚高峻。利出兵決戰。而無潰卒蹴踐之虞。山距古所南二里。杉本一里。）距鑑速軍觀音岳。鑑理軍道場山。（葆光按。觀音岳在夜須郡古所西南一里五六町。道場山在古所西一里四五町。二子所軍本作莊山。今據九

州軍記改之。莊山在嘉麻郡顯河內村。距古所山北二里餘。頗遠。不得夜所營也。）以壓古所。種實及高橋鑑種屢遣使於藝。告急。藝侯將遣兵救之。前豐前筑諸豪在豐軍者。多陰送款於藝。請曰。聞藝兵且至。國內虛無以應卒。請姑歸修守備。諸將以爲然。遣城井長野千手宗像杉麻生以下歸。豐侯亦命諸將收入後筑。爲戰備。以待藝兵至。於是宗歡鎭實退次松尾。鑑速鑑理亦將班師。九月三日。種實夜悉其兵。襲鑑速於觀音岳。鑑理於道場山。舉軍潰。鑑速鑑理走後筑。士卒鳥散。走千手小熊或踰長谷山。至長者原。又頗脱走赴休松營。秋月兵繼至。公督勵部下。躬親搏戰。豐人利光兵庫介爲敵所獲死。天明公聚潰卒。益進力戰。破秋月兵。追北至古所山下。身斷後退。次人次原。是戰。公族鑑堅親繁親宗鑑比及十時惟忠由布惟清安藤右馬丞綿貫吉廉等死者凡五十餘人。（葆光按。本書以惟忠等死於夜戰。誤。說見於下。）

休松之戰已瞑。公將伐秋月師。曰。寶滿崖下之戰。鎭幸直氏最惟行尚弱。聞我急至。且其父惟忠崖下戰

亦有功。於是以三人爲前行。有士四十七人卒七十餘人。取所齎糧食之。公以下能食者八人而已。餘皆憂懣不能食。公起曰。吾師數千。死傷且盡。今存者皆可一以當千。今日之難不過死。男兒不食。何以能死。取搏飯尤大者食之。連盡四五塊。衆皆食。公卽使內田鎭家滅篝火。吹笛爲號。傳呼出敵後。秋月軍恂懼大亂。因急擊敗之。追北至古所山下。還。雜取淺川聞書立花懷覽記。○蓧光按。休松戰。種實夜襲敗。鑑速等。乘勝擊公軍。不能破。小却。篝火相持。時公兵有百二十餘人。秋月兵據九州軍記。初可四千人。屢力戰。死傷分散。意亦不過千人許也。公欲出奇取之。滅火傳

呼陽出敵後。因其恂懼。擊破之。追北至古所山下。天明扶傷者退次人次原。是戰若他將。不過夜間收兵逃去。公勇武能轉敗爲勝也。懷覽記所載頗詳。蓋採淺川聞書立花記。附會成文。不可盡信。滅火吹笛爲號。諸書不載。蓋內田氏所傳。當時猶傳戶次幸榮覺書。爲有所據也。

休松之戰。將士多死。公呼曰。足達宗圓已死乎。宗圓方在七八步外。顧曰。宗圓在此。隻手垂恕投甲首三於公前。淵觀藏執長刀從戰。急。公欲取之。曰將軍搏戰。必待奴輩皆死而後可。且觀奴所爲。揮刀突陣斬十八人。歸自役。升爲士。賜名十八兵衛。淺川聞書下同。○蓧光按。本書此條似以爲晝戰者。然公勇武。臨戰意氣安間。直氏方在七八步外。自非黑夜。豈有不知之理。故今定爲夜戰。豐前覺書。公討高橋鑑種。銃丸雨集。圍人八兵衛進以身蔽公。遂得免。八兵衛積功至十八次。賜名十八兵衛。益一事各記所聞也。

休松之戰。公之老皆死。公既班師。盡召家人。以札書名。置握中。問曰誰可爲老者。衆咸曰小野和泉可。公悅。出札示之。正和泉字。終以和泉爲老。戶次三左衛門嘗爲余言之。蓧光按。和泉名鎭幸。其父鑑幸亦稱和泉。初豐府使鑑幸隷公。是役戰死。

九月三日。戰於北筑秋月休松。親族家丁及隷騎死者數十人。鹵獲亦多。在後筑山隈。賞賜左文字長刀一口及感狀。當時將士從軍有功。未及行賞。其君先賜書褒揚。名曰感狀。其喪祿求仕他邦者。以

是爲徵。故一名證文。所謂賜書以賞者。皆是也。子孫傳寶。上功簿簡首有公押字。御讓狀。○蓧光按。休松之戰。野史所載頗有同異。立花記。九月三日。種實將萬餘人。擊休松軍。公逆戰却之。命多樹旗幟於吉光休松間。秋月兵望見以爲莊山兵至。遂引去。鑑速鑑理聞種實出。將乘間襲古所。聞其已歸而止。是夜風雨。種實襲敗莊山軍。乘勝擊休松軍。立花懷覽記亦同。淺川聞書不書月日。據休松戰已暝語。仍爲晝夜二戰。夜戰公命惟行與鎭幸直氏爲前行。以惟忠戰死也。若惟忠死於夜戰。公或未及知之。由是觀之。晝日已合戰。惟忠等死之可知也。御讓狀感狀并著九月三日。無夜字。則立花記記晝戰。爲得其實。但建旗幟以誤敵。在天正七年公與天叟公伐筑紫秋月之時耳。或曰。休松晝戰。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并不載。唯淺川聞書有休松戰已暝之言。立花記誤以爲有晝戰。遂傳會爲之說耳。未知孰是。姑俟後考。

公謂先人曰大師振旅我當止二筑間一二年以覘諸部動靜也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從山隈移軍草野問本村二十八日娶問註所氏已而豊府以璽書召師還獨使公留居西皆如公言豊前覺書〇本書以大人爲安武氏今據立花家譜問註所家譜改之

橘山遺事卷一

橘山遺事卷二

日出　帆足萬里鵬卿　譯

門人　岡弘道子毅重訂

十一年。討立花鑑載。家丁有鹵獲。又頗被創戰死。公賜書以賞。上功簿簡首有公押字。御讓狀

立花東城曰井樓山。立花鑑載所據。西城曰白嶽。奴留湯融泉居之。初鑑載聞藝侯并山陰山陽稍及上國。以爲九州亦且爲藝并。欲畜自異。使人謂藝曰。立花險絕。爲九州要鎭。君若西略。請爲鄕導。高橋鑑種亦使其老衞藤尾張請援。於是藝侯發防長二州兵八千人。赴立花。薦野宗鎭奴留湯融泉米多比大學助等。不知鑑載有異志。每相與議軍事。一日鑑載以舞樂召宗鎭大學助而殺之。急攻白嶽。融泉僅以身免。走後筑。四月。藝師入立花。於是梅岳公軍於後筑赤司。吉弘鑑理臼杵鑑速軍於八町嶋。徼兵近邑。將攻寶滿。會鑑載叛。二十四日。率三萬人傅立花崖下。鑑載與安武民部衞藤尾張及藝將清水左近。合兵一萬拒戰。主客相搏。積屍與崖平。日晡。公揮兵先登。城兵

潰散。鑑載自殺。葆光按。九州軍記。公誘鑑載臣野田。賊更率兵東走。欲俟天明與原田清水等合奔藝。野田以告。公將兵追之。鑑載知不免。入松林中自殺。豐前覺書。鑑載出走。公要擊殺之。略與軍記合。今青柳東南小阜上有松林。距立花一里餘有鑑載墓。一小祠。榜曰立花宮。其榜今亡。奈田主水生獲民部。藝師及高橋兵多死。餘皆走名嶋。葆光按。大友興廢記。原田親種與鑑載叛。及鑑載死。即降。九州軍記。親種與清水衞藤同走名嶋。收殘兵又戰生松原。本書不載。殊爲疎脫也。公使田原太郎次郎獻鑑載首於豐府。留臼杵進士津留原掃部奴留湯主水守立花。九州軍記。宗像追考記並以奴留湯主水。爲田北民部。未知孰是。公軍於野田。鑑速軍於田籠。九州軍記作小竹。鑑理軍於青柳。欲盡誅前筑諸豪與秋月高橋者。諸豪聞之。皆走寶滿秋月。九州治亂記。宗像追考記略同。○葆光按。大友興廢記。以鑑載叛。爲永祿八年。立花記。懷覽記並言八年叛。十一年又叛。皆誤。薦野家譜載永祿十年鑑載融泉與宗像氏貞戰團原及畝町。積豐侯賜增時書。有宗像戰與鑑載融泉謀之語。可見十年鑑載未叛也。

由布惟次言。立花城主鑑光。先世以來有勳於豐。加以屬尊。豐侯遇之極隆。鑑載少側微。已從肥筑之役。屢有功。及爲立花城主。禮遇與先世不異。稍驕恣。欲滅豐府以據西州。事露見誅。鑑載亦雄傑。其母自幼誨

以悖逆。終至覆宗。淺川聞書下同。

由布惟次又言。立花鑑載實軸丸右近子也。或以爲秋月文種遺腹子。文種之誅。其妾方娠有姿容。右近納以爲妻。無幾免身生男。及右近有罪見誅。一萬田彈正欲取其娶。以有子辭併取其子養之。甚愛之。託田原吉岡等欲貴之。右近故立花氏臣。藏立花系譜及寶器。以是爲資。得立爲立花氏後。或曰鑑載之母故秋月氏女。右近嘗與通。因取之。

七月二十三日戰於宇美河內。公賜書賞之。上功

簿簡首有公押字。御讓狀○蓧光按。是役未詳敵爲何人。

衞藤尾張之援鑑載。誓同死生。及戰敗。棄鑑載走。爲人所笑。病之。欲取立花以雪恥。招集散亡。與原田親種淸水左近合兵。八月二日黎明進攻立花。守將臼杵田北等告急。於是公從野田。鑑速從小竹。鑑理從靑柳。率兵救之。蓧光按。是歲四月討鑑載。至此三月餘。野田小竹諸軍皆似草次。不當淹滯如此之久。據御讓狀。七月二十三日戰於宇美河內。則是時公不得在野田。本書必有謬誤。然別無書史可徵。姑待後考。鑑速鑑理懼敵取城。據之自將大軍。背城以戰。兩軍皆疲交綏。敵更衝公

軍。公督兵圍之。蓧光按。九州治亂記。戰酣。公下山過松林。臨海布陣。益當時立花西北有通道。今上府下府等地是也。西南沿海。別有驛道。與今所由不同。公布陣當在其間。且是戰野史皆以爲生松原。由九州治亂記所載過松林布陣而誤。說見於後。鑑速等亦鼓譟薄其後。親種等知不免。殊死戰。公分其兵爲六隊。小野鎭幸先合。由布惟信承之。後藤種長又次之。堀安藝安東周防高野大膳。皆帥一隊更進戰。藝及原田兵死傷殆盡。獲尾張。左近從殘兵十餘人。自新宮乘船走長門。親種喪馬步鬪。又失其冑。其臣荻原五郎兵衞等諫曰。

君不如姑逃以爲後圖。得逸馬以進。因潰圍西走。過博多姪汀。比至生松原。其兵能屬者五十餘人而已。遂走高祖。九州軍記○蓧光按。九州治亂記宗像追考記略與本書同。皆以爲立花城下及葦屋生松原一日三合。葦屋北距立花八里。生松原南六七里。相距甚遠。立花戰勝。追至二所。無有此理。故今不取。本書又言。生松原之戰。公爲親種所敗。是由天正七年八月十四日事誤耳。

公納問註所氏。無幾有娠。八月生女公子。後筑士庶皆賀。公問名前肥加瀨僧增吟。名誾千代。以先人主水爲傳。豐前覺書○本書係十二年。疑誤。

立花已平。公留統前筑事。臼杵鑑速吉弘鑑理移軍太

宰府。復攻寶滿。當是時。秋月種實已降城井長野千手等。豐筑諸豪勢益強盛。然以古所休松之戰畏公。又聞其敗藝師將攻秋月。益懼。使使詣長谷山軍。因臼杵式部請降。田原氏之族。與種實有姻。爲謝罪曰。曩者種實背叛。略有郡邑。其罪大矣。今願盡納其地。獨食先人之邑。以事君。豐侯許之。以其弟元種爲質。千手長野宗像及前豐前筑反者皆降。豐侯命種實。殺齋藤勘解由。勘解由舊豐臣。種實之反。自火其家奔之。又多招豐府士。據寶滿。以絕豐筑路。故豐侯命誅之。種實遂殺勘解由獻其首。（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略同。○藤光按。立花記。此條係龍造寺隆信降後。恐誤。）龍造寺隆信已并蓮池。降大村松浦有馬。勢益張。豐侯聞之。以爲不蚤誅將蠶食隣邑爲禍益大。以熊本留守菊池鎭成爲將伐之。鎭成豐侯叔父義武子。統肥豪師二十餘人。并豐諸將木付國崎利光大鶴古莊兵萬五千人。十一月。濟地栗之津。略三根基肄養父三郡。鎭成軍今山。臼杵式部軍高尾。以薄佐嘉隆信。使其臣太田賀江二人僞降。謂鎭成曰。隆信收諸

豪妻孥爲質。諸豪皆爲其所脅不得去。城中有兵三萬。急攻恐不能下。隆信頗能用兵。少小戰鬪輒得克勝。然固畏豐師不敢出戰。不若持久以釁之。力屈氣沮。必自降。鎭成以爲然。按兵不進二十餘日。十一月二十八日。隆信母桂銀。召隆信曰。鎭成年少。始雖精勇。今當益怠。夜間出兵。明旦敵未起襲之。可敗也。隆信曰。高尾軍恐躡我。請分兵拒之。桂銀曰。今山敗。高尾軍慴矣。無能爲也。隆信卽擐甲上馬。士相與從之。夜寒甚。隆信呼於道曰。速作粥食士。軍還倍償。夜半至境原。有兵一萬八千。（藤光按。隆信之出。當留兵守佐嘉。其餘安得有萬八千人。九州記舊本。作五千爲是。今山兵一萬五千。疑亦太多。據死者九百。不過萬人許也。）黎明建旗幟鼓譟。鎭成猶未起。一軍驚擾。不戰走。鎭成自度不免。與親兵十四人。入妙光寺佛堂。閉戶自殺。死者九百餘人。傷者不可勝算。隆信之出。桂銀使城中老弱每人執火繩出東門外。式部老將。常遠斥候。候騎歸報曰。敵出銃手數千於城東。將襲我也。卽命嚴備以待。敵遂不至。明日昏暮。聞今山敗。憤爲敵所賣。進攻佐嘉。兵多道亡。比傳城。裁二千人。隆信逆戰。至夜

半。遣龍造寺家治。率兵從牛嶋出其後。式部力戰屢卻敵。從卒略盡。身被數創。不能復鬭。脫甲以兩刀自貫其腹死。隆信盡封所獲尸號曰臼杵塚。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豐將吉岡宗歡齋藤鎭實等軍前筑御笠攻高橋鑑種。聞今山軍敗。馳救之。至則式部已死。隆信入佐嘉。遂收入後筑。過歲。

十二年舊作十一年。今據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宗像追考記改之。正月十一日。豐侯親將伐隆信。使公及臼杵鑑速吉弘鑑理先赴高良山作營於吉美嶽。召二豐二筑後肥之師。月終。豐侯至高良山。豐前覺書○蓧光按。豐侯軍高良山。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並爲五月六日。大友興廢記爲元龜元年。皆誤。

二月。公伐前肥筑紫廣門。援隆信。子從日田先進擊廣門卻之。公賜來國俊刀。明日再賜書褒賞。御讓狀下同。○蓧光按。據此書。二月豐侯尚在日田。豐前覺書以爲正月至高良山。亦誤。

三月二十三日。戰於前肥神崎蓼村。所部士有功頗被創。公賜書以賞。上功簿簡首有公押字。

豐侯在高良山。五州兵皆至。日置酒高會爲歌舞務出新意。從軍者爭寫其歌曲傳之。至三月不肯出兵。公諫曰。君燕樂已甚。請急進兵擊隆信。豐侯許之。命公

及鑑理鑑速。爲先鋒。進濟筑後河。留後豐兵爲親衞。公與鑑速屬前豐二筑師軍朝日山。鑑理屬後肥師。軍水上。諭隆信速來見公謝罪。否必屠之。隆信不應。豐師進略蓼神崎。公軍姊村。鑑速軍境原。距城里餘。隆信不敢出一卒挑戰二十日許。一夜軍中訛言。隆信將襲鑑速營。衆頗懼。豐侯軍師石宗謂鑑速。公且治軍。僕將往戶次子軍與謀。至則公既寢。就卧內見之。公使小校將弓銃手二十人往謂鑑速曰。聞軍中恇擾。公亦速說甲就寢。鑑速從之。軍乃定。天明公督諸軍進半里許。徹民舍半燬者建營。隆信使納富越中來贈以白馬曰。久勞軍事。往者有命。至高良山見公。遷延未果。今將親詣軍謝罪。幸有以教之。公曰。是緩師而已。受馬。謝其使不見。居月餘。隆信不至。陰與種實鑑種等謀乞師於藝。後肥城親賢屬鑑理軍水上。隆信使謂之曰。藝援將至。擊殲豐師。子若與我。當爲言藝侯。親賢退舍。肥師盡移軍南關北關。諸將聞藝師將出。皆還次高良山。豐侯曰。藝師至。逆擊擒之海而已。公諫曰。軍事姑以

任臣君宜與親衛先歸豐侯乃率麾下兵先歸命諸將待藝師至共戰公與鑑速等謀遣徒謂親賢曰聞藝師將踰海而西待其至擊鏖之肥人或懷反側事定無復望食其土親賢卽引兵來會豐師將自太宰府進種實鑑種聞之出兵觀音寺水城以遏之豐師更從勝山麓竝園邊河至早良那珂二郡傍山而軍公與鑑速等將進軍博多箱崎會大雨中川水漲止次警固藥院赤阪箱崎座主憐清二條公之子其母到明侯妹與豐侯爲外兄弟（豐侯義鑑諡到明）初八幡田中門跡

幸清與防侯義隆善因請憐清爲弟子在防州山口落髮既而爲箱崎座主素好武聞鑑種築巖屋扼豐師亦築賀良山以禦巖屋自以千五百人守之使寶滿秋月不得與藝軍通問豐侯之次高良山座主使先人從公受事遂從至中川公軍阻水糧運不屬因告公乞餉座主公許之間關至賀良山以告座主座主使往箱崎具餉以藝師軍立花箱崎老弱皆逃去獨壯者在耳多方營求具餱糧酒魚鹽豉薪樵舟載至中川諸營人皆出觀恐爲其所搶奪乘脚艇與篙

師一人至公營號原尻勘介甫藏主觀者以告公士至因言狀麾船泊岸盡以物致公營公悅甚作書授篙師齎至賀良山既而水漸落公將移營召先人曰汝受座主命久從軍甚勞今致書座主請汝屬我我知汝能汝爲我聽采前肥後筑事先人固辭不許公又命因幡大藏丞諜前筑皆納載書而行公遂進濟多多良河使諜往視藝軍藝軍數萬從葦屋汀聯營至立花山下樓櫓數重建市街設門閭貿易雲集歸具以狀白諸將議藝師舟載器械完美我師陸運不

免粗惡然戰以勝爲主不在觀美宜部署下營大軍均服上長尾山視下營處五州之兵盡會軍容太盛藝人皆出觀立花鑑載之誅豐使臼杵進士津留原掃部奴留湯融泉戍立花（九州治亂記融泉作主水蓋主水後更名融泉也）藝師至攻拔之給進士等以舟送入柑子嶽（葆光按豐府遣臼杵鎮賡爲柑子嶽留守稱政所以統前筑事故藝人送進士等入柑子嶽也）使少卒守立花屬豐師驟至長尾山仍以其卒據城固守（豐前覺書）高橋鑑種與龍造寺隆信謀啓藝人當是時藝已略山陽山陰諸州屢遣兵攻海西不得志至此復出兵豐

侯聞之曰。藝師至。隆信等益猖獗。宜及其未至急擊滅之。正月。發前豐後筑兵。并前年所遣今山戍兵三萬餘人。仍軍今山。衆以菊池鎮成之敗頗懼。古岡宗歡笑曰。勝敗在人。此便地可據。無徙可也。隆信率兵二萬拒豐師。二月至三月。二月舊作正月。三月作二月。今據御讓狀改之。屢戰姊境原間。宗歡謀作書。贈隆信將古館及肥豪帥八重犬塚等。陽如與有約者。約矢射之。不應。九州軍記載贈肥將書云。公等改過自效甚善。具以白豐府。宜速啓吾軍共致克捷。又射他軍。或得以獻隆信。隆信曰。是間我耳。若有異謀。豈容宜露如此耶。遇諸將益厚。然諸將頗懷疑懼。不能自固。隆信懼請平。宗歡曰。欲媾必納質而後可。隆信乃以其弟豐前爲質。蓀光按。本書以隆信降爲三月三日。御讓狀言。三月二十三日。戰於神埼。則隆信之降。當在其後。隆信及其族來見豐府諸將於蛇嶽。遂引兵還入城。豐師亦罷歸。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大友興廢記略同。○蓀光按。大友興廢記以是戰係元龜元年。且以爲藝師已至。與隆信爲媾。誤矣。隆信勇悍多變詐。若藝師至。豈肯納質出降乎。肥陽軍記。豐師薄佐嘉城。城中騷擾。婦女皆號泣。隆信會族人諸將議曰。姑降以紓難乎。將據城死守也。鍋嶋直茂欲戰。既戰。豐師銳甚。乃遣納富越中。贈馬於梅岳公。是掩飾之言耳。公軍距佐嘉里許。城中騷擾。豈能出戰。豐前覺書所謂隆信不敢出一卒。是也。已而聞藝師將出。不肯降。屢搆兵。本書所謂二月至三月。

屢戰。姊境原間是也。戰已不利。且爲吉岡宗歡所間。懼遂降。覺書載隆信贈馬。而不載其乞降。本書載爲宗歡所間乞降。而不載贈馬。并二書。初得其詳也。鎮西要略。天正八年五月。隆信將四萬餘人。略安樂平柑子嶽箱崎。與種實廣門謀。絕寶滿立花援路。急攻安樂平。六月克之。虜小佐井大和。降臼杵鎮賡。移軍安樂平。委奴志摩早良那珂糟谷五郡盡降。進兵至鳥飼博多箱崎。擊走豐師。將攻立花。廣門居間說與平。割前筑西南九郡屬肥。東北六郡屬豐。梅岳公使麻生主水於安樂平。贈劍馬酒魚。主水至。隆信方食。將飲所贈酒。左右諫。隆信曰。戶次道雪豈酖人者。引見主水。賜酒及刀。擧巨爵釂之曰。請以贈子君。七月。隆信遊生松原。分遣五萬人。徇前豐東郡。移軍博多。贈梅岳公織文一端。龍涎香二百斤。公贈書以謝。據野史。天正八年五月。後筑未盡屬佐嘉。且隆信方圖後肥。豈得自將至前筑乎。其妄一也。小佐井大和。豐府大夫。天文十九年。爲豐侯所誅。此言隆信克安樂平。虜大和。下令命大和統前筑事。前後相抵。其妄二也。臼杵鎮賡。亦死耳川。此言降鎮賡。其妄三也。先是廣門屢爲公及天叟公所敗。請援於隆信。隆信使執行越前太田兵衛軍內野。以攻安樂平。九州治亂記。越前兵衛留守佐嘉。聞隆信既定後筑。稍及後肥。已亦欲立功。伐前筑。聞天叟公至。即還。九州軍記。宗像追考記亦同。而此書獨言隆信克安樂平。至博多。將攻立花。廣門說割地與平。廣門至天正十三年。猶與二公搆兵。豈肯居間爲和乎。縱使廣門說公。公豈聽之。其妄四也。又言隆信移軍安樂平。公使麻生主水贈酒魚。立花臣無麻生氏。獨藏屋臣有麻生外記。天叟公與薩師言。自稱麻生外記。今言使麻生主水。其妄五也。公贈酒。隆信飲之不疑。是據羊祜陸抗事影撰。其妄六也。又僞作公書。卑遜已甚。其文辭已非當時體。且言賜龍涎香二百斤。時未通海舶。豈得有此物。如是之多乎。抹香鯨腹中。亦或得龍涎香。然平戶諸嶋捕鯨。始於元和寬永之間。後隆信時二十餘年。其妄七也。又言隆信并前豐與薩豐冉立。命小佐井大和統前筑事。皆野史所不載。絕無有此

事。戶次軍談亦云。豐命田尻鑑種。請和隆信。隆信不許。於是征夷將軍足利義昭。使使和二國。已和。公使戶次鎭實賀平。贈以酒魚。果如其言。幕府當使貴臣傳命。永祿五年。將軍義輝和豐藝。大納言源通興如豐。聖護院門跡道澄如藝。豐薩有耳川之戰。織田右府和二國。使平貞賴。豐太閤平豐藝。使黑田勘解由宮木入道。皆載在前史。今使者姓名野史無所見。且當時足利氏微弱已甚。其命令豈能及西州乎。戶次軍談。即彥根散人據本藩臣戶次幸榮覺書。雜取九州記所作。散人祖父統直仕彥根。與幸榮祖父兄弟也。其書又言。鎭實梅岳公母弟。西牟田之戰。中流矢死。鎭實實公再從弟。非母弟。死於江上之戰。此事尤顯著。猶疎謬如此。況其他乎。九州記舊本。後筑山門郡大竹山二尊寺主僧春龍所纂錄。書賈來鬻諸本藩。與九州治亂記無有異同。後又齎其書來。凡二十五卷。其於佐嘉事。務爲掩飾。至公及豐府。多所貶毀。雪峰公怒。因春龍於天叟寺。詰之。對曰。此非貧道原稿。疑竹氏改撰也。一旦春龍請毀其板。本藩人名

（曰藏歩。詳見立花事覽記。中井竹山逸史言。公背豐即肥。蓋欲信陰德太平記也。太平記即采九州記者。不可不辯。）

四月。藝侯將救鑑種。將兵四萬。航海至柳浦。使人諭長野壹岐降。壹岐父往歲據馬嶽。與隆信同叛。爲豐所誅。已謝罪得宥。因不肯降。藝師攻破之。長門人佐藤常陸獲壹岐。藝侯遂入小倉。（藝侯軍長府。辨見於下。）盡焚近邑。

二十四日。遣元春隆景率兵入前筑。諸豪及豐戍將皆棄城走後筑。宗像氏貞與防臣黑川氏有姻。因納欵於藝。津留原掃部田北民部臼杵進士聞敵至。置兵於山下。以扼通道。藝先鋒入江宍戶等奮擊破之。兵皆走入城。藝師遂圍立花數匝。隆景使眞鍋主稅助綿貫八郎謂掃部等曰。速致城去。不然且屠之。此行將與子君競。子不如速歸供子君之事。掃部等以城授藝人去。隆景厚禮。遣兵送致豐軍。（蓧光按。掃部等以城授藝人。大友興廢記。宗像追考記。爲豐藝數戰之後。未知孰是。豐前覺書。藝人給掃部等以舟。送入柑子嶽。爲是。）元春隆景已據立花。先鋒至多多良箱崎。藝侯仍留小倉。方是時。肥筑叛者盡爲豐破降。獨鑑種在計日克平。而藝侯父不豫。率大軍至。西州大震。（九州軍記。下同。）

五月六日。豐侯發豐府。次高良山。山三面原田平衍。東控御繩山。下瞰後筑前肥。取糧後肥後豐。爲諸軍聲援。（蓧光按。御讓狀。吉川小早川將山陽山陰兵。軍立花。公次日田。以爲諸軍後繼。宗像追考記。大友興廢記。藝侯與其孫輝元次長府。長府距前筑二三日行。與日田距前筑遠近略同。於理當然。野史。豐侯軍高良山。藝侯軍小倉。皆謬矣。）豐三將率三萬五千人。進至博多。梅岳公軍海渚。臼杵鑑速軍博多松林西。右見渡關。據河以扼南路。吉弘鑑理軍櫛田祠前。管絃橋北東面。遣輕卒多多良汀挑戰。吉岡宗歡齋藤鎭實志賀道輝田原佐伯等二萬餘人。軍太宰府。以攻寶滿穿

壕樹柵。塞御笠糟谷道。令城兵不得出。（九州治亂記略同。）豐師圍寶滿數匝。樵蘇路絕。一日東北阪上有一男子。不著甲。疾走下山。城中十餘人。互呼追之。一人及之。斫數創。轉墜於塹。追者舍去。男子徐出塹至柵外。呼救。詰之。曰。奴事某甲。今朝高橋公俄遣人誅之。不知何罪。僕隸不免。奴急踰城走。猶被二創。願垂憐。乃置之軍中。居二日。其人亡去。始知為鑑種間使。使者已至藝軍。取髻中書。奉隆元。（蓀光按。隆元永祿五年八月卒。此疑當作元春。）曰。豐師雖衆。苟破博多[illegible]率餘不戰而走。君若觀兵青柳。（疑當作水城。）曰。亦擊太[illegible][illegible]軍。[illegible]之[illegible]矣。五月十三日。藝人下立花。軍博多松林。三將進與戰。豐師屢卻。（九州治亂記。〇蓀光按。御讓狀。藝師軍長尾。距我軍甚近。治亂記亦言。元春分四萬人為十餘隊。下立花陣。此言藝人軍博多松林。疑誤。豐人方次博多。藝師不得軍博多松林也。）

長刀長光作。予臨陣所常用。永祿十二年。吉川小早川率防長二備藝石雲伯數州之兵。至立花下。公次日田。西州兵皆會。東西通有二十州之賦。藝師軍長尾。距我軍甚近。五月十八日。予進擊之。躬親搏戰。宗族家人及手下士。多虜獲。頗被創戰死。公賜書及此刀以賞。上功簿有公押字。傳子孫。以為榮。此刀仍為重器。（御讓狀）

五月十六日。藝侯遣使立花曰。聞吾師屢利固善。但敵自戰其地。而我懸軍深入。若有蹉跌。必至狼狽。立花險要。宜固守。慎無為敵所奪也。元春隆景皆以為然。隆元不聽。分四萬人為十餘隊。下立花陣。豐師望見曰。敵既成列。不如先之。分其兵三萬五千為二。一軍公及鑑速鑑理各[illegible]五千。[illegible]軍豐筑肥諸帥二十[illegible]人。每人[illegible]隊。[illegible]為[illegible]。十八日。大戰多多良汀。兩軍十萬。發[illegible][illegible]譟[illegible][illegible]餘里。死屍山積。豐三將益進力戰。元春隆景亦素以武勇聞。督兵相當。未分勝負。公進伐長尾軍。躬親搏戰。十時安東等從之。急擊走藝師五町許。豐諸軍乘勝奮擊。藝人走保立花。據險自固。公之士十時惟則以下死者三十餘人。獲藝士五十餘人。（雜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〇九州軍記。公率五千餘人。擊隆景左翼。銃手八百連發。藝陣動。公單騎先進。士從之。清水渡邊等敗走三町許。豐師乘勝鼓譟追之。隆景大呼。令飯田榎木等八千餘。自海汀橫擊豐師。合戰久之。兩軍皆疲交綏。藝師退保立花。豐師亦還博多營。蓀光按。是戰固為交綏。然藝懸軍深入。利速戰。是後保險不肯交兵。）

山下一營亦爲公所焚。其左次可知也。據戰死錄。公士死者僅七人。本書言死者三十餘人誤矣。
豐師軍長尾諸山。與藝師相拒。公謂鑑速等曰。藝師不出。當進擊之。宜戒後軍繼進。諸將皆欲俟敵至而戰。公矢之曰。僕一隊當之。無不勝也。坐待敵至何爲。諸將從之。於是公身力戰。斬獲甚多。敵敗走。豐前覺書下同。○篠光按。此戰實五月十八日。本書係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誤。

藝師已敗退。日出輕卒罵豐師。欲以致之。公及鑑速等皆曰。諺云。戰勝結冑纓。宜其不驕。然曠日相持無爲也。乃整衆徑山谷間。始[illegible]要。八[illegible]卒挑戰。豐師奮擊[illegible]破之。焚山下一營。[illegible]月下旬[illegible]也。篠光按。此戰亦當在長尾近旁。姑錄備後考。大友興廢記立花記載豐藝屢戰。多可疑。今皆不取。

十七

多多良汀之戰。我軍有善射者。藝人送還其箭。明日大戰。鏤其箭。以所送人名及戶次丹後守臣甲曰又以贈子。以血塡之。以射敵軍。世稱公弓手皆鏤公位御箭上者。誤傳此事也。松蔭公再封柳河。薦野增時來賀。以此語余。尤爲可信也。淺川聞書

豐藝相拒已久。兵皆疲倦。日就軍中置酒高會。豐師陸路轉輸。每苦難繼。藝則海道便近。糧食饒贍。十月。豐將校請曰。暴師數月。士不宿飽。恐難過冬。且退次巖戶。族明歲再戰。鑑速等將從之。公曰。武神臨我。其苟死有益於國。臣節終矣。誓不退也。諸將曰。何至此。不復言歸。十一月十一日。豐侯賜書公及諸將曰。今藝國內虛。使大內輝弘以舟師三千入山口。放火掠防長間。藝師必走。諸將皆悅曰。是奇計。敗藝師必矣。軍中傳語須臾皆遍。十二日夜大雪。藝營火起。豐師意其逃。欲追之。而立花方[illegible]戒警火。猶豫皆甲而待。及天明。使[illegible]之。[illegible]逃。柚谷間凍死相

十八

屬。因急追之。不能[illegible]斬[illegible]後[illegible]百人。爭舟溺死者亦無算。十三日九州治亂記宗像追考記以爲十月十五日。與永祿五年文司之戰日月正同。二者必有一誤。午時公至葦屋渚。不見敵一人。但浮屍充塞海口耳。豐前覺書

藝侯將萬餘人。次企救郡。田原氏之族及前豐兵數千人。軍田河以拒之。篠光按。前豐與長門隔海相望。二國之師方相拒於北筑。藝侯次長府。前豐不得不置兵屯守。田原氏居鞍掛。而不從軍。蓋留備藝人也。宗像追考記大友興廢記並言藝侯次長門。似是。此言藝侯次企救。誤耳。豐筑間。兩軍往往相持曠日彌久。然豐人自居其地。而藝懸軍爲客。所須多缺。吉岡

宗歡言於豐侯曰。藝人衣糧器械皆輸自其國。今天漸寒。方送衣物。若浮舟於防長海上。要奪之。藝師必困。乘虛襲其國。彼不得不還救之。豐侯曰善。孰可使者。宗歡因薦大内熚弘。熚弘故防侯義隆季父。天文中。防侯見弑。奔豐。時時侍豐侯燕語而已。寒微無所知名。於是擧升爲大將。將千餘人。募海賊。并數百艘發。木付。侯藝船西者。輒邀擊斬馘師。或縛投之海。奪其船日十數。隻海路梗塞不通。藝人大困。熚弘既入[illegible]國人與熚弘有故者皆應之。

縱兵大掠。是時壯者[illegible]征。守兵不多。國中驚擾。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亦奉尼子晴久擧兵後丹。入出雲。遠近響應。取出雲半州。所在遣使告急。九州治亂記

藝侯在長府。使平野藤右衛門告元春等曰。尼子氏遺臣立尼子勝久爲君。擧兵入雲州。後備藤井逐杉原播磨。據神邊。大内熚弘以七十餘人。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皆言士五十人。并卒凡一千人。爲是。自豐入山口。函曹不得遽歸。余須與熚元率麾下兵先歸。藝諸將相與議。隆家曰。今竭三軍之力。得一城。奈何棄之。元春隆景議。使公臣阪新五左衛門隆景臣浦兵部守立花。隆家曰。孤城當大軍。徒留二人。棄之也。乃以桂左衛門爲留守。三人請曰。敵強援絶。臣等唯有一死。恐城爲敵奪。幸不以爲罪。十月望夜。班師。隆家殿。雨雪寒甚。士卒多凍死。已抵葦屋。其軍三萬餘人。舟不給。奪漁艇。得數百隻。遂航赤馬關。天明。豐人始知追之。頗獲小卒在後者。而已。豐諸將據藝營。急攻立花。立花堅守不下。津留原掃部田北民部臼杵進士請曰。曩者藝人免臣等。是以得復承之行間。忘[illegible]負義。何以爲人。請說藝將授

城而去。許之。三人[illegible]藝將。左衛門等謀曰。今以死守孤城。非能却敵拓境也。徒爲君命之故耳。不如從其言。十一月九日。致立花去。豐使田北民部率後肥之卒護送至葦屋。還。宗像追考記。○葆光按。本書所言。與豐前覺書略同。至記死傷皆有所諱。所以不同也。

十一月十四日。公在葦屋。與鑑速等謀移軍嘉麻穗浪。明旦攻屠寶滿。由宇美河内進。以兵疲止舍。十五日辰牌進攻寶滿。銃丸雨下。公擁長刀曰。鑑種反逆連結隆信啓藝師。其罪大矣。必誅之。諸將曰。興師數萬。

固欲以誅鑑種。然彼已謝罪豐府。不如姑宥之。徒殺我卒。無益也。鑑種遂因吉弘鑑理出降。以雙鈎槍刃一百。爲贄。韋衣袴來見公。豐前覺書

藝師已敗。豐筑諸豪與藝者。皆從藝侯東。其止者寄請乞哀更屬豐。鑑種已爲亂首。懼以與一萬田甲從兄弟。因謝罪豐侯。以宗族之故宥之。盡沒其邑。寘諸前豐小倉。食企救郡。微賤僅免死而已。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宗像追考記略同。

公退次山隈原。遂城以留鎮。諸將次三原二三日。盡

罷。後肥前豐前筑及對馬大村深谷之師。公及二大夫遣使豐府曰。以君之靈。破走藝人。群帥勤勞已以便宜罷之。如南豐之師。得命始罷。歸高良山座主及箱崎座主。供事甚力。歸日具以聞。豐侯討隆信及敗藝師。皆先人爲予屬言之。豐前覺書下同。

公在山隈。謂先人曰。往伐立花。命卿聽采肥筑事甚悉。不知何由得之。對曰。臣前日受命。聞箱崎僧得罪亡寓佐嘉。臣土井出雲所蓄髮爲書佐。因往見之。詭言。豐侯令臣齎文書茶具。送至箱崎座主所。濟小森野。從者誤墜之水中。撈之不得。懼得罪。不敢歸也。僧信之。延臣與卧起。因從訪問。又釋劍屬僧。微服往來城中。觀聽已而僧見出雲言。臣出雲召與語。遇臣頗厚。隆信暱出雲。比其老臣。臣以故稍有所得。臣又謂僧往箱崎省家。因得歸言事。臣素好洞簫。謂僧久爲師費。且遊後筑吹簫自給。屬劍於僧之後筑。諸城主多從長尾役臣。就城下往來聽采。略有所得爾。公悅。因言欲問因幡大藏何因采事。不知果問乎否。

建武中。足利尊氏西走。已悉鎭西之賦。東上。置三檢斷

於九州。仁木一色高橋是也。高橋光種以後筑高橋與其族同名。城居之。後遷巖屋寶滿。天文中。仁木一色已滅。高橋氏獨存。豐之盛。同菊池小貳宗像諸族皆屬焉。高橋長種死無子。舊臣屋山北原福田伊藤相與謀。請豐侯曰。高橋名族。願得公族一人爲後。豐侯許之。乃以一萬田親敦子鑑種爲高橋氏後。弘治三年。封巖屋寶滿。其田二千項。統前筑事。及宗麟卽位。愛其材武。遇之甚厚。豐府臣無出其右者。至此背叛見黜。其臣高橋越前及屋山北原福田伊藤成富

湫尾等又請曰鑑種背叛罪大臣等不復以爲君請使公族繼撫其衆則寶滿巖屋冀不爲墟蕪初北原鎭久有寵於鑑種勸之反及鑑種遷小倉不告而去至豐府請曰願以吉弘鎭理爲高橋氏後鎭理鑑理第二子即天叟公也豐府諸大夫議曰寶滿巖屋險要宜得猛士守之鎭理亦鑑種之族也有文武材宜爲之後遂許之於是天叟公與鑑種約爲父子冒高橋氏更名鎭種居巖屋故高橋氏臣共奉之後削髮號紹運勇武名聲著聞及薩師略前筑守巖屋不肯降城陷死之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略同○蓧光按野史鑑種遷小倉以秋月文種子元種爲嗣天叟公非鑑種義子永祿十二年十二月豐侯賜巖屋寶滿於公見本藩吉弘氏所藏古文書本書及九州軍記所載皆誤矣高橋記初天叟公在豐其父鑑理爲娶齋藤鎭實妹豐方與藝搆兵久不成婚公與鎭實語因從容謂之曰家父約婚君幸許之國家多虞不得成禮今當納采鎭實曰此事僕固與尊人有成言屬家妹患痘醜陋恐不足以配吾子公曰君何爲此言僕非好色者以君豐府勳戚世有功烈子孫冀有所矜式得自立豈以容色之故乎遂娶齋藤氏生松蔭公及公子統增公時年未弱冠固知良將雖少其立志自與衆人不同也

問本村城畀元龜元年八月公還後筑赤司二年豐侯命統前筑事五月還立花兵亂後城郭破壞因略修築八月迎夫人女公子於赤司於是前筑城主以下皆來賀臣庶家室亦至自豐豐前覽書利光氏編集略同○蓧光按九州治亂記立花記立花懷覽記近代實錄立花家記以公遷立花爲元龜元年大友興廢記爲永祿十二年十一月皆誤矣薦野家譜元龜元年十月豐侯命梅岳公鎭立花十一月自豐府遷立花兵亂後室屋傾圮因命修葺又還豐府命增時自薦野時往巡視二年正月增時往立花留以待公至二十一日公至增時饗公下至士卒皆周二十二日天叟公設饗二十三日博多臼杵鑑賡饗公二十四日公更饗天叟公及鑑賡增時此蓋得其實但言自豐府遷立花又還豐府誤是時公居赤司耳

公賜族立花氏者請豐府所得人皆知之而未詳何故由布惟次爲予言嘗聞諸先人曰鑑載已誅公欲居立花當是時豐府臣有欲居立花者陰沮之公以爲誅鑑載吾亦有微勞且立花氏於豐府屬尊寵遇無比吾居立花彈壓隣敵豐府禮遇自當不下曩時立花氏因請守立花不聽請冒立花氏二亦不聽公遂言臣設因是得罪棄多年勤勞誠須固請豐侯聞之曰我之不聽鑑連以立花氏屢背叛不忠也不然余何愛終聽之然公謙讓未敢稱立花氏獨使鎭實稱立花微示更姓公即世前年松蔭公亦稱立花氏蓧光按天正八年公贈豐府大夫書署曰立花道雪則公已稱立花氏也九年賜鎭實書稱戸次右衛門大夫則鎭實未更姓也十年以豐府賜旗幷姓大宴公族皆賜立花氏松蔭公稱立

花蓋始此時也。在梅岳公薨前三年。野史皆言。梅岳公未嘗稱立花氏。恐誤。及前筑亂。往欲居立花者。不敢復言。於是豐侯命公還立花。且曰。是卿所請。卿老成。爲我守之。以禦襲。公遂出鎭立花。（淺川聞書。下並同。）

大通侯（三池侯諱直次）謂松蔭公曰。臣欲有所請久。不得間。君更姓立花。臣亦辱賜姓。不知何故。松蔭公曰。先君之誅鑑載。子亦聞之。鑑載於豐府爲宗。世居立花。號曰西大友。征夷大將軍義教賜書。稱立花大友入道。終以立花爲族。豐府遇之尤隆。宗族無與比。及鑑載時尚然。鑑載背反見誅。其子親善逃去窮困。請先君曰。先臣有罪見誅。臣不敢怨。請少割先臣故邑賜之。以奉宗祀。不然。宥臣使得事他邦。先君爲請豐侯。不許。屢請。聽從便占居。先君又請曰。立花宗室。世有勳勞。鑑光有罪。到明侯誅之。鑑載嗣立。實家臣子。微賤無行。宜其背叛見誅。曩者立花絕祀。到明侯是以立鑑載。今鑑載又誅。（按。光大友興廢記。立花氏至豐侯義鑑時。謀反見誅。本書所謂。鑑光有罪。到明侯誅之。是也。興廢記又言。鑑載二叛。而不記初叛年月。他野史多以爲永祿八年。然別無事實可徵。疑鑑載父到明侯時叛。而野史誤以爲鑑載再叛也。）鎭連已賜先臣之田。受

事於朝。臣請還立花。以奉其祀。豐府不許。屢請始許之。然未敢稱立花氏。先君意蓋欲寡人更姓耳。親善既感先君恩惠。又喜先君爲立花氏後。獻其家所傳詔書院宣將軍教書及血扇旗吉光劍。皆罹災亡。今所存者。唯劍及扇旗已。（按。淺川聞書。別有一條。載此事。蕪雜不可解。故不采。）

朽綱新助自後肥來。謂齋藤休無曰。立花親善所獻譜牒。其他物件。或在後肥藩之人所共知。今有能言大友具簡以來事者。何耶。除親善外。世宜無有知者。休無曰。予怪之固宜。乃召立花四郎左衛門。與新助相見。出立花譜足利將軍所賜書及豐府感狀。示新助。新助大悅。四郎左衛門養親善異母弟。以爲嗣。故頗有所聞識。仕爲徒士。公室系譜。皆其所獻。稍得進用。又必獻足利將軍書。久之官不進。致仕去。不知所終。

松蔭公語長久寺主僧曰。立花氏血扇。以師所聞孰爲眞。先君時。予所見透眼鐵骨畫日輪。後光善寺主僧毋。以鐵扇毀。三骨者與予。卽是也。以飾扇名血扇。獨戶次氏所傳。問藤北紀伊。曰。戶次賴時斬結城親光。取大友貞載所佩扇。籍首。所謂鐵骨扇是也。及獻首

足利將軍更籍以親光飾扇。故二者皆謂之血扇亦可矣。然先君唯以鐵骨扇爲血扇也。紀伊又言。斬親光即賴時。貞載亦非登時死者。方獻首時。尊氏賜吉光劍曰。是我家之寶。今嘉汝勲。特以賜之。所賜手書亦曰。結城親光斬大友貞載於陣。汝擊殺親光。身被創痍。可謂偉績。是亦足以徵賴時斬親光。然則血扇戶次氏傳寶之。亦宜矣。

公居立花。所食邑表糟谷四十八村。裏糟谷三十八村。席田郡八村。凡九十四村。其田三千餘項。其所統六郡。宗像軼手那珂委奴志摩早良。所隷城堡。山麓黨（蓋指立花山下。）池田黨（未詳。疑即池端在糟谷。）土井多多良黨八田黨薦野黨院內西鄉席田黨三代原上上下府奈多三苫黨箱崎黨米多比黨江達蒲田猪野山田久原（以上十九村。在糟谷郡。或曰。三代在夜須郡。上下府在御笠郡。非在糟谷者。篠光按。所隷城堡。宜近立花。而他邑皆在糟谷。則無三代上下府獨在他郡之理。故今以在糟谷者爲是。）凡二十一村。表方黨亦隷焉。以修立花時公命內田鎭家賦功書爲徵。如下文所舉。

十二月十四日。秋山口營築賦功。

一正門。山麓黨池田黨土井多多良黨八田黨治之。

一白嶽障子嶽口。薦野黨院內西鄉黨席田三代原上上下府奈田三苫黨治之。

一弓場尾口。箱崎黨米多比黨同名黨江達蒲田猪野山田久原及表方黨共治之。

右所統六郡。食邑三郡。所隷二十三村。（立花懷覽記。○篠光按。上文二十一村。此蓋加同名表方二黨。故爲二十三村也。是役別無書史可徵。不知在何年。）

公娶宗像氏。在元龜二年。以爲宗像雖與豐平。一旦釁生。復與藝。則立花正當其衝。若得宗像禦藝。計莫善於此。故謀娶其女也。是時公年五十九。夫人則二十五。以年齒夐絕。立花人或言。娶宗像氏不成禮。唯以爲質耳。然夫人之歸。石松秀兼送之。大和長左衞門爲媵。遂居立花。長左衞門即寺內豐前孫也。豐前嘗在黑川。爲氏貞母氏媵臣。故長左衞門亦有是命。秀兼至立花。公召見賜酒曰。聞卿嘗從援藝。請爲我言藝侯用兵。對曰。然。臣適觀藝侯用兵。可謂名不虛立矣。抑臣愚陋。何足以識藝侯。公曰。雖然第言卿所見。秀兼因言佐須

之戰。且曰。臣有小功。藝侯曰。賞不踰時。賜以寶刀。公曰。我素聞其良將海內無雙。果然。我不敢比藝侯。雖然彼軍之賞也。是今日之侑也。取康重刀賜之。由是觀之。非不成禮者。夫人已適立花。居松尾之郭。號松尾君。氏貞意頗不樂。然哀其妹年長無所歸。且與立花婚。疆場無虞。民得休息。遂曲意從之。篠光按。宗像記。夫人姿色極美。少多病。屬西州擾亂。群雄並爭。久不得出嫁。及立花納幣。梅岳公年已高。然氏貞哀其妹無所歸。終許婚。立花人不知二君有遠圖。動以質子爲言。宗像諸臣每以爲恨也。宗像追考記

問詮所氏在安武氏所生子曰龜菊。箱崎座主悿清無嗣。請豐侯得一公子爲弟子。先人聞之言公曰。聞箱崎座主請豐府立嗣。君何不以龜菊爲座主弟子。君若聽之。臣願得奉書定約。公卽作書付先人。見座主。具言公意。座主曰。唯子君之命。先人反命。公悅。因急裝齎以元龜三年八月放生會之日。入箱崎。公以先人故座主臣且久勤勞。所傳女公子亦已長。更命爲龜菊傅。謂曰。座主田三千六百項。龜菊得嗣亦幸已而座主命龜菊。代統邑事。久之公以十時連貞給事已久。謂可任用。命傅女公子。因令先人以女妻連貞。豐前覺書

橘山遺事卷二

橘山遺事卷三

日出　帆足萬里鵬卿　譯

門人　岡弘道子毅重訂

天正二年三月。豐府遣使者致大頰二門於立花西州。傳説以爲奇觀。公命作葦廠於多多良河上松崎。頗壯。就饗使者。箱崎座主饋使者水精六稜盒一雙。其一盛餻。具龜足。博多畫工花雲所畫。設色極美。酒初行。公命發盒。衛藤源十郎盛箸於梃以進。公語使者曰。素辱見愛。久濶亦無所隱。座主所饋水精盒。透明見内。已具龜足。不宜置箸。野人不知禮也。正臘八朔。諸豪遣使豐府者。皆豫習儀。猶且失容。豐府近侍不必學儀。皆有可觀。豈非慣習之故乎。予時年十二。行酒。聞公言。汝等須記之。（豐前覺書○蓀光按。大頰波爾杜瓦爾國所獻。後薩人來攻白杵。用此却之。則公一見還之也。今猶在白杵城中云。）

十月二日。揭示條令曰。國中人士。要須同心守新令。如下所言。（蓀光按。本書不記甲子。然條令皆係立花事。姑附於此。）

一南伐平定。未知幾年。當多貯糧食。令可支二三歲。今歲豐登。收糴易得。不問他事。須務收貯。（蓀光按。南伐謂伐薩之役。時豐多秕政。諸州豪帥多懷携貳。公知南伐必敗。所以有此言也。）

附衣物佩刀婢使。唯取苟給。其餘盡斥賣。急貯糧食。

城守之日。田祿八頃者。具糧期年。七頃至四頃。七月若八月。三頃以下六月。無田者六旬。不拘田祿有無。能自具糧。不仰廩給者。雖加一月一日。皆有厚賞。

一臨戰四軍分爲二隊。一隊逆戰。一隊旁出擊之。或隨地形。分三隊。左右夾擊。皆臨機制宜。要以奇兵旁擊爲利也。

一炮手每隊置監者二人糾督。勿得虚發不成用。

附違令者。有虜獲。亦不給賞。

一置槍須多。已壯軍容。又得克勝。以是意宣示糟谷席田。務立功勳。

附短槍禁勿得用。

一兵方接。不聽離隊擅進。是不精之至。不免爲恇擾。如此者議除名。何則謀議不一。號令不行。取敗之道也。

附臨陣自相殺者。至子孫廢黜。永不登用。

一近聞從軍多飲酒。己不宜觀聽。亦妨實行。平日多飲。尚不免過失。況當危急酣醉。可醜之甚。宜嚴禁之。

一軍未出境。刼掠民戶。宜嚴禁之。聞在博多及他邑。往往剽奪。果然。極非好事。皆諸校怠慢之所致。自今以往。須用意禁絕。

一糟谷席田倭收獲已畢。作廬隨分貯蓄。速輸入城。如去年所爲。所司務諭管內。莫得簪滯。若不用命逃亡。永不聽居封內。擅還者斬。

附糟谷席田兩郡士庶具糧入城者。須把幾苞註出申所司查撿收貯。

一兵戈未熄。諸務姑停不行。設有讐怨。僇力一心。務爲奉公。是忠公室。盡力所事。自有慶賞。

右條件。糟谷席田士庶人民僕隸厮養。無有遺漏。令徧知之。

六年十月。公使內田鎭高之耳川軍。歸至後筑竹井原。遇龍造寺兵鬭死。戰死錄利光氏編集同○蓀光按初豐府世爲九州探題至天正六年薩擯別有探題之授據薩隅日三州不肯從豐豐侯宗麟失所愛鷹日州宮崎人久保山治部獲之獻薩侯義久豐侯聞之大怒因治部薩侯使人爲謝請釋之豐侯不可斬治部使使者見之日州縣城主伊東爲薩所敗棄城走豐因嬖臣田原紹忍請伐薩復其邑豐侯許之諸大夫族人皆諫不可遂伐薩攻高城城將陷會薩侯引兵來援與豐師相拒耳川豐侯軍年志賀十一月十一日以紹忍爲大將督諸將進戰豐師敗績三老七族吉弘齋藤臼杵戶次佐伯田北志賀小佐井吉岡蒲池等皆戰死紹忍僅以身免十四日豐侯以打綱一萬田爲殿引兵退入臼杵事詳見九州治亂記

公賜鎭高母井其妻書曰。初熊丸豐松丸。須擇吉日承家。民部少輔往年從軍。以身蔽老夫中矢死。老夫深感其忠義。當書以貽子孫。勿得忘。嚮使出羽使耳川軍。得温旨遣歸田。況之良要之途。力戰死。殉節士之常要。亦爲老夫効力。二孺子須祿無有差降。賜初熊丸以所素食田五項。益以三項。豐松丸三項。益以五項。皆令滿八項。益封之田。須有間田頒給。姑仍舊封。食其租入。繇役一無所與。屬媼等善撫養二子。以迄成立。人生無常。況老夫大耋。朝不及夕。一旦溘焉。此書并命嗣書。策善藏之。請我子孫益封。要徵之書。所以不厭瑣屑。餘玄恕口言。蓀光按賜是書在七年六月。內田氏今尚藏公手澤。

十一月。豐師敗於耳川。諸州豪帥多死。蒲池宗雪爲後

筑都護。亦死。龍造寺隆信因誘諸帥屬已。前豐後肥亦多叛者。公及天叟公獨爲豐守。聞敵將攻寶滿立花。十二月朔。二公並入保。公辛未歲統前筑事。至此八年。始城守。箱崎座主惟清十一月二十三日卒。爲設齋薦福。至二十九日畢。晦日。箱崎人輸資財於立花。十二月朔。方清座主悉率其臣屬妻孥入立花。公命先人。以百餘人守箱崎松林。座主亦置窩堡多多良河上松崎。使其臣五十人爲一團。更番司瞭望。嶋珍慶爲廣門使立花。松林守者以告先人。先人言。若汎使非急務。宜告我。當爲白公。珍慶曰。廣門以公入保。亦願效力。請見公口言。先人乃見珍慶作書。命予同有馬大炊見公言狀。予與大炊從松崎行。過河。告原尻左馬助。同入言。珍慶爲廣門來使。公命與珍慶來。予輩還至河。延珍慶與見公。珍慶前與公言。予輩屏而待。公俄命具饌。皆侍食。酒再行。公取長盛鍛二長刀。鈑飾具後豐後藤氏所作。使珍慶擇佳者取之。公謂珍慶曰。予君與敵接境。贈巨銃十門火藥十甕。珍慶辭去。躬荷所賜長刀。大炊請代。不肯。行歌曰。入

無所有。出擁長刀。至第二郭。而後授從者。左馬助命卒致銃并火藥。送至河上。別。已而博多東西坊正言。豐府委奴倉。珍慶皆封之。（篠光按。豐府嘗使臼杵鎮實居柑子嶽。掌委奴郡賦税。博多亦有公田。置倉收貯。名委奴倉也。）公曰。恨爲珍慶所賣。令追殺之。博多距立花三里。珍慶已入武藏城。帆足彈正所守。追者至遠矢原。不及而還。立花兵後與廣門戰。發銃相擊。卽呼騙銃賊。公遂遣兵攻武藏邑城。破之。彈正退保山城。舉凱而還。（豐前覺書○篠光按。九州治亂記。元龜中。豐威令行西州。諸豪莫不服從。至天正五年。豐侯益驕。崇奉異教。紀綱日弛。人懷攜貳。耳川之役。豐師敗績。豪帥多叛。由是觀之。元龜以來。廣門亦服從。至此猶未叛。公素意有異圖。及聞珍慶言。幸其不叛。偶爲其所欺耳。下條高橋記既與筑紫絕。亦以是故也。）

萬里曰。帆足氏之先。出少納言清原正高。正高流於後豐。居玖珠郡。娶矢野氏。生四男子。遭赦還京。留四子居豐。子孫分十二姓。其居帆足鄉者。因以爲族。大友能直封於豐。遂爲其臣。當瑞峰侯宗麟父子時。兵部少輔鎭永屢從軍有功。家藏所賜感狀。薩師入豐。與其族保玖珠郡角牟禮及山城。夜襲破薩軍。二城皆險絕。薩人不能克而去。又追擊

破之。頗有斬獲。豐國除喪祿。事佐伯侯。其子兼永始事本藩。於今六世。此曰彈正。下條又有五郎兵衛善右衛門。守巖屋。有備後新三郎。皆家譜不載。莫知何屬。豈有支族居筑者乎。

十二月朔。槽谷席田院內人。盡携妻子入立花。宇美矢野神武諸邑獨不至。據極樂寺障子嶽叛。以應秋月。公怒。十三日。遣兵勦之。矢野神武人皆藏匿山中。不獲。十時連貞重傷。其族十時惟元扶之以退。人誤傳其死。予屬東鄉新五郎隸舍人有功。公賜書賞之。是爲入保第一戰也。豐前覺書

十二月十一日。本作十三日。下又有十三日。今據感狀改之。野上美濃從卒十三人。與井手口壹岐及小野鎮幸家臣。巡邏至宇美。宇美矢野神武人叛附秋月。見美濃等至。前後徼擊。美濃壹岐素驍勇。用搶刺賊先進者一人殺之。鎮幸臣新五郎突入。又斬一賊尤長大者。美濃從者皆進力戰。賊退走。始得引還。賊遂保極樂寺障子嶽。公怒。使十時連貞將兵伐之。十三日。傅障子嶽。地極險隘。賊善銃。巧中。自木石間叢射。中森下河內。洞胸而死。連貞督衆呼曰。無得左右顧。直衝賊巢。城戶清種及他壯士二百餘人冒矢石齊進。遂斬渠帥十四人。擒其妻子。餘皆降。立花記。利光氏編集略同。

公謂方清座主曰。今歲城守。人自給食。來春以外。應賦稍食。盡召師徒屬至小野成幸家。使書佐寄堅一京二人姓氏未詳具籍。凡四百餘人。公喜曰。師養士如此。信足賴也。歲中差人至豐府。當以上聞。即於楯尾弓場尾水手下作室以居。以其地逼窄。如隸卒更營秋山口居之。豐前覺書○楯尾弓場尾水手下。皆立花城下地。

七年正月十一日。豐侯宗麟老。其子義統立。民間喧言。秋月筑紫將大擧攻巖屋。巖屋與勝尾接境。其士里居者。往來相親如一家。然勝尾臣帆足五郎兵衛適在中嶋右京家。宰雞同食。城中傳令曰。既與筑紫絕。速携妻孥入保。五郎兵衛辭去。右京送之。行語曰。人事無常。果然。自今以後。即爲讐敵。明日與子遇。吾其獲子。五郎兵衛答曰。然。非子獲我。我獲子也。明日勝尾兵薄巖屋城。兵逆戰。右京適與五郎兵衛遇。皆笑曰。請與搏。已搏。右京處上。以其舊。欲生擒之。扯之起。

或以右京不勝。以搶鏦五郎兵衛。入口死。後數日。種實廣門悉兵來攻。放火民家。延燒至城下。屋山種速出兵擊之。敵兵退走。追至太宰府。斬獲甚多。是時太宰府僧祝保菅公廟。旁近民多從避兵。種實事神素謹。軍令極嚴。其卒或火民舍。延及祠廟盡焚。勾當僧忿恚。誓爲厲。以報秋月氏。投火焚死。種實捕放火者族之。建別廟於夜須郡粟田。遷太宰府僧祝司祀。（雜取九州軍記高橋記。○蓀光按。本書係六年九月。誤矣。今據九州記改之。）

筑紫廣門秋月種實城境上要害處。以禦巖屋。巖屋亦築砦米山龍城。置戍。屢出兵與戰。廣門攻巖屋。屋山種速部兵登堞。關內記奴荷長刀。露刃。誤鈎實淵勘解由顋。見血。勘解由大怒。內記遜謝。儕輩交勸解。不聽。內記父善虎爲謝。久而後聽。善虎指筑紫軍。謂內記曰。敵衆如此。不斬而傷我軍。何也。內記辭曰。是執刀者之過。兒不知也。善虎怒曰。兵刃未接。先脫鞘。豈得無罪。臨戰脫鞘。獨斬敵可也。內記年少勇悍。曰。大人有言。兒不敢辨。大人豈以兒不能斬敵乎。自弓削氏所守門出。其所親善三十人從之。既近敵。發銃擊之。敵兵辟易。內記先進。廣門吹螺反戰。內記前據幸橋。跪待。左右泥淖。人不得並行。兩軍皆出十人許與戰。巖屋兵從城上觀。內記執長刀力鬬。所向披靡。土肥半右衛門年十八。伺間斫內記。自股至膝。內記兄平兵衛擊破半右衛門冑。半右衛門却走。內記勇氣益振。盡驅敵走之。杖刀徐還。觀者皆壯之。當時談者莫不稱關內記幸橋用刀。是戰中嶋半助鬬歿。其他兩軍死傷頗多。半右衛門後事石田三成。爲騎將食祿三千石。（高橋記。薦野家譜畧同。）

公在立花。天叟公在巖屋。皆忠烈有勇略。豐府君臣倚賴。秋月種實以勇聞。前豐前筑諸豪多屬之。然憚二公。不敢遠出略地。豐使麻生元重戍上松。貳於秋月。三月。與宗像彈正原田鑑尚同叛。（蓀光按。九州軍記作大鶴彈正鑑尚。且言鑑尚鷲嶽戍將大鶴式部伯父。似是。）志賀道輝居巖戸。未知其有異圖。方徵兵討種實。已而聞種實出兵石坂。與小田部紹叱大鶴式部。率二千餘人擊之。使人召彈正元重鑑尚會師。而三人擧兵斷道輝軍後。道輝驚。將班師。恐敵前後夾擊。屬天叟公自將與秋月戰

於石栗嶺破之。秋月兵走夜須郡。公亦從立花馳擊。彈正等走之。道輝已得還巖戶。以爲元重等反。秋月未可攻。與天叟公及小田部大鶴等議將討元重。聞筑紫廣門攻安樂平鷲嶽。秋月兵亦出。天叟公督兵拒之。御笠屢戰。齋藤宗像合兵攻森鎭實鷹取。公救鎭實擊却之。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薦野家譜畧同。

三月十六日。秋月師軍八嶽。宗像原田率兵會之。小野鎭幸米多比鎭久等步騎二千餘擊之。刃連孫九郎勇冠三軍。先登陷陣。衆齊進。秋月更出生兵力戰。我兵多死。野上連貞呼曰。清見原帝裔少納言正高十八世之孫玖珠郡野上連貞。世不墜武功。與家丁十三人進戰。所向披靡。馬中矢斃。步鬪殺傷過當。身被數十創無完膚。遂死。鎭幸鎭久以三百人馳救之。秋月兵東擊之。吉田連正原尻左馬助率百五十人繼進。殊死戰。由布惟信及其子惟次竹迫日向等以千餘人助之。秋月軍大敗。乘勝追擊。斬獲無算。○立花記。篠光按。戰死錄以此戰係十八日。未知孰是。

六月二日。公築賀良山西砦。先是座主築東砦并松尾。

因使座主戍之。諭以當白豐府。由布宗秀戍西砦。已而使大鶴宗周代之。豐前覺書立花記略同。

龍造寺隆信與秋月筑紫同叛。遣其子家治及鍋嶋彈介將數千人入柳河。與城主蒲池鎭並謀。將攻諸豪屬豐者。秋月筑紫多築砦境上。欲侵寶滿立花地。梅岳天叟二公亦築砦於米山。龍城置戍。筑紫秋月屢出兵挑戰。天叟公與相持未戰。原田親秀舉委奴郡兵。應龍造寺。將攻鷲嶽安樂平。二公聞之與謀。天叟公禦筑紫秋月。梅岳公獨與原田決戰。及親秀兵出早良。公親將軍鹽原。七月十八日。親秀釋安樂平渡早良河。逆戰於鳥飼村。勝負未分。小田部大鶴合兵八百餘。左早良河進戰。弓銃亂發。親秀欲分兵防之。軍素無紀律。騷擾。公麾衆曰。敵敗。急進擊之。十時連貞小野鎭幸等大呼馳之。小田部大鶴自山上橫擊。原田軍大敗。走入委奴。我軍追北過河。至野外還。公退入臼杵所戍博多砦。休士。小田部大鶴亦收兵還。是戰。原田軍纔合卽走。故斬首虜不多。增時先進力戰有功。家丁東條三九郎亦疾鬪多斬獲。公并賜書

賞之。薦野家譜
七月二十七日。筑紫宗像原田麻生合兵軍太宰府。天叟公從實滿馳代之。公遣薦野增時竹迫統種援之。小旗族屬焉。大戰觀音寺。會秋月種實襲巖屋。天叟公還軍救之。敵尾擊統種。謂關善六曰。我當止死。汝言主公。徐踰搖橋去。善六曰諾。以告公。亦及之。統種與其卒二十餘人力戰。小旗族從之。統種呼曰。齋院次官親能裔攝津守師能十五世孫後肥合志郡主竹迫統種承乏戎行。有勇者與搏決死。因進陷陣。與其卒皆死。他死者亦多。善六等力戰久之交綏。天叟公得乘間入巖屋。秋月兵引去。立花記
七月二十七日。種實廣門率三千人軍太宰府。以薄巖屋。屋山種速告急立花。實滿。公自將由山道出御笠。見天叟公於北谷。定軍議。公兵千五百人當秋月師。天叟公千人當筑紫師。日午整兵下山。種實廣門退走。二公兵追之。增時父子將三百人陣觀音寺。要擊之。敵大敗。廣門邪經御笠郡。走基肄。種實從吉木磧走夜須。是戰增時先登。国人神五兵衛被創。公賜書

賞之。薦野家譜○蓀光按。此戰卽前條立花記所載。或以爲天正九年事。似是。今姑錄於此。
木付鑑實守杵子嶽。糧竭。公命諸將納糧。八月十四日。本作二十三日。今改之。說見於下。乘轎至遠矢原觀師。諸將進辭。公謂足達直氏後藤種長井手連度曰。入保以來。未嘗合戰。原田兵出候。便擊之。諸將已納糧還。原田兵躡之。至生松原。與戰不利。整兵更戰勝之。追至高祖城下。歸後藤種長小野正廣佐伯孫六酒井外記小原長右衛門其他士死者頗多。豐前覺書。下同。○蓀光按。本書戰死有井手連度。連度在巖屋援兵中。天正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戰死。故今不載。
九月。公與天叟公及志賀道輝謀擊原田親秀。留天叟公守巖屋。以備秋月筑紫。公以千五百人過生松原。踰長垂山。入委奴。別遣五百人乘輕舸。趨今津橫汀。與木付鑑實合攻高祖。道輝以小田部大鶴爲先鋒。將千餘人由日向坂進。先是豐遣田北紹鐵朽網宗歷將三千人略上座。秋月種實聞之。自將數千人據麻氏良城。宗像氏貞有故不得出。二日。公與道輝夜半傳發。親秀聞之。欲誘我師深入以擊之。不置兵坂口。獨遣波多江吉井等率千餘人拒道輝於日向

坂。自將二千人以原田林慶等爲先鋒軍上原山上。公已入委奴行焚人家不見敵。遂進薄高祖小野鎭幸由布惟信望見山上軍進與戰。增時別將兵由中道焚人家馳至曰。我兵深入且敵衆據高軍。不可擊。公以前軍方接戰麾之退。恐擾亂未及令鎭幸先進力戰。原田軍敗走。親秀以千餘人陣左岡上鼓譟橫衝之。我師不利。先鋒潰走麾下軍。麾下軍亦恐敵扼坂口大亂。公督厲不能禁。原田兵尾擊。我師走踰長垂山至姪汀。道輝亦爲波多江等所敗。登大西山休兵。公聚散卒背十六町河而陣。親秀連敗我兵。并日向坂兵三千餘人進擊姪汀軍。波多江等謂林慶曰。敵兵屢敗走二里餘人馬疲極。且後有河潮方盈。請急擊蹙之水。林慶曰。不可。今擊之彼知不免必致死。不如待潮涸。增時鎭幸謂公曰。我兵再敗潮涸卒先走迫其未涸戰必克。公以爲然。令軍中曰。潮方盈不死戰敗。敵何以得免。率二千人鼓譟齊進。高祖兵屢勝鋒銳甚。增時鎭幸騎蹴其卒進戰。卒皆力鬬。遂敗之。追北過長垂山斬獲甚多。增時子成家及弟

卷三　十五

親次皆力戰有功。諸將呵其兵無得從北太遠。然軍士皆憤初敗敵追之急。不聽。林慶跳至上原村。以二百餘人反戰。我師小却。增時鎭幸將五百人夾擊之獲林慶其卒殲焉。餘皆走入高祖。我師追至城下盡焚人家而還。道輝自長尾經太宰府入巖戶。公遵姪汀至博多入臼杵所守砦。休兵尋歸立花。是戰諸將謂公曰。長垂山險隘敵若扼之不可踰。宜使一軍航海出敵後。增時曰。風潮順逆未可知。大軍不如自陸路。少分兵航今津濱汀。公從之。是日風逆自舟路者果不及戰。鷹野家譜○篠光按此戰卽前條豐前覺書所記諸將與原田兵戰生松原者。據公書。實爲天正七年八月十四日。豐前覺書以爲八月二十三日。本書以爲九月。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爲永祿十一年八月十四日。戰死錄爲四月二十四日。皆誤。永祿十一年戰生松原。是立花鑑載支黨衞藤清水再叛時事。與是自別。本書蓋雜取九州軍記大友興廢記。多所增飾。如公自將兵出戰。定屬妄謬。何則豐前覺書公乘轎至遠矢原觀師。遠矢原卽立花山下地名。十時相模物語。臼杵新助戍志摩郡草葉城。公水道納糧。原田了榮慶要奪之。後將納糧。伏兵生松原。浮舟下江。原田兵將徼奪之。伏起擊之。渡邊源十郎年十六初從軍。獲原田士莊崎隼人。公賜書賞之。并則光刀。不言公親將。與豐前覺書合。皆爲可據。原田家譜。原田隆種益強。威震鄰國。當此時。豐城草葉柑子嶽。使臼杵鎭廣守之。以護志摩諸豪屬豐者。隆種屢遣兵攻之。城中食竭。公將納糧。識我若攻高祖。原田兵必歸救。因乘間納糧。

卷三　十六

遣千五百人軍生松原。原田兵仍留攻。不肯去。更夜出百許人襲敗之。據豐前覺書。鎮宾當作鎮實。鎮實天正六年。死於耳川。本書藩亦作鎮賡。今改之。本書。公兵爲原田所敗。已而復擊走之。追至高祖城下。原田家譜乃言。夜襲敗立花軍。自諱其敗于戰死錄記死者。貞生松原枡子嶽高祖署曰各異。蓋以是戰公兵自生松原至高祖數合。誤爲異時事也。本書原田親種作親秀。原田系譜無有親秀。大友興廢記。原田親種據高祖。豐大夫臼杵新助攻敗之。親種走保高良山。終爲筑川十郎所殺。親種多養士。已死。親秀因收殘兵。還保高祖。與秋月種實相爲犄角。原旧系譜。親種隆種第四子。天正元年二月在高祖自殺。然岡子穀云。公書道輝君同討原田親種。實爲是歲之事。且九州軍記宗像追考記並不載親種死高良山。則大友興廢記原田系譜亦不可信。本書又言。宗像氏貞有故不得出。據宗像追考記。氏貞已與公平。至清水原之戰中間未嘗交兵。定爲疵謬也。是戰。野史所載極多異同。今辨正。使讀者易通曉。以足達直氏被創。亦在此役。併錄左方。繼以鎮實奔立花。以終其事也。

小神野勝悅本姓佐野。下野人。爲織田總見公侍臣。更姓名。稱小神野六太。及公見弑。居京師。病失明。夢神謂己曰。禱堅糟藥師則愈。如是者再。終來前筑禱堅糟。已而稍能有見。勝悅善外科及馬醫。巧劍術。多技藝。堅糟屬予治下。藥師祠僧爲予言勝悅。一日與藤大藏往見。勝悅辨口善談。後屢召共語。勝悅探裝中。取桑嶋所傳馬醫書視予。予因與大藏請學。資給之。勝悅又言。家世傳新當家劍術。亦視其書。座主臣皆從學。座主召勝悅賜衣服。每侍燕語。會足達直氏被重創。無能治者。予與大藏見公言。勝悅善治金創。公使往視直氏。因邀勝悅同適其家。直氏方擁爐坐。小野鎮幸由布惟信石松三河亦在。遽延勝悅診視。與黑色散藥。以酒服。令高枕而臥。衆言。帖臥恐疾動。勝悅東州人。率直怫然曰。任諸君自爲之。予與大藏遜謝。固請治之。勝悅曰。聽我則可。不然不能治也。衆不得已從之。卽設蓐扶直氏臥。衆頗懼。勝悅曰。勿憂。若致不救。我剖腹與足達子同死耳。居四五日。神思益爽。尋全愈。鎮幸山信以聞。公使池邊六郎次郎命予與大藏將勝悅至松尾。公見之。賜食。供炙鯟鱖魚。當時盛饌也。公所愛猫將啣之。勝悅痛以手彈之。猫悲鳴却走。公見笑曰。卿此事甚快。食終。賜淡碧綾衣。時福有氏嫠婦有田十二項。因贅勝悅與居。稍貴顯。豐前覺書。下同。

九月。柑子嶽城主木付鑑實棄城間行來奔。館於角坊。

九月十八日。公與天叟公合兵出鞍手。放火焚杉城下粥田諸邑。誘種實出戰。屬種實聞豐師軍前豐企

救田河將攻高橋元種將兵赴之。不得共戰大鶴鑑尚戍津久見嶽。多賀隆忠餘黨仍保高宮嶽。爲種實所誘。結杉宗像舉兵叛。二公欲遂擊之。告志賀道輝。從糟谷口進。二公繞出敵後軍於宗像。鑑尚乞降於道輝。道輝曰。果欲降。宜速致城。鑑尚遂納津久見嶽以降。高宮嶽兵聞之潰。道輝將往田河與豐師合。葆光按。豐師出田河。在明年二月。此恐誤。鑑尚請還城自効。道輝以問二公。梅岳公曰。鑑尚荷國重恩。縱無報効。寧忍背叛。[illegible]懷詐面從。不如因其來誅之。遂斬鑑尚。鑑尚巖戸[illegible]嶽戍將[illegible]鶴式部伯父也。鑑尚已死。公與天叟公謀伐杉麻生。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畧同。

秋月種實勢益張。將圖巖屋立花。以肥人綾部駿河等爲先鋒。將四千餘人。軍紫田積後。筑豪族問註所治部喪其邑。寓秋月。亦以兵從種實。自以千餘人軍紫田。公與天叟公聞之。分兵軍針摺。與敵夾河交射。既而進戰河中。衆寡不敵。二公欲退入巖屋邑城。秋月兵追之。過二日市。至白川。治部謂種實曰。日且暮。我不諳地形。深入戰敵城下。是危道也。不如退舍詰且復進。種實不聽。天叟公使由布惟信小野鎭幸綿貫左三兵衛成富左衛門等將二千餘人自間道算山出秋月軍後。大呼擊之。秋月兵騷擾。成富綿貫乘銳崩之。種實隊長長谷山熊江等力戰。士卒死傷且盡。將收入紫田。天叟公豫建旗幟數千於二日市針摺間。種實望見以爲豐師至。由杉塚長岡。終夜走還彌永。巖屋兵獲首功三百餘。九州軍記○葆光按。是戰舊係六年秋。然豐府集。種實何得遽舉事。六年十一月。有耳川之敗。於是肥筑叛者蜂起。故今改之。

龍造寺隆信[illegible]修行城[illegible]太田兵衛將兵六千侵前筑。鷲嶽城主[illegible]鶴安房守[illegible]城主小田部數與戰。筑紫廣門軍巖戸以助肥人。天叟公親將救之。肥師乃還。天叟公與廣門相拒。自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廣門與秋月種實謀。綴天叟公。令不得退。十七日。種實率兵四千。軍太宰府。欲攻巖屋。巖屋留守屋山種速告急。天叟公班師。廣門將五千餘人躡之。成富左衛門曰。君疾驅入巖屋。臣請止戰。戰而不勝。繼之以死。臣不死。必不使敵得過。即反之。土岐大隅萩尾麟可等五十餘人助之力戰。却廣門軍數十步。天叟公因得入巖

屋。種實兵方至御廟嶽下。天叟公縱兵擊之。高橋越前福田民部等勒兵三千爲一隊。皆下馬進戰。種速亦將五百人。開門擊之。秋月兵死者三百餘人。退入夜須。公方軍野田。聞敵襲巖屋。馳救之。屬廣門兵圍成富等與戰。公從谷尾村西。繞出其後。大譟。廣門兵驚走。邪過中田上原。入基肄。○九州治亂記　蒢光按。立花記以此戰爲天正八年十一月八日。未詳孰是。

秋月種實有前筑數郡。據古所爲固。以高山峻絕。常居杉本邑。戍福武美戍下淵。內田善兵衛戍彌永。板並左[illegible]喜津瀨因幡戍左右良。木村甲斐戍池田。熊江越中芥田惡六兵衛戍益富山。江利內藏助戍笠木。鳥嶽長尾馬見大山葛山諸城皆置守。以爲杉宗像援。十二月。杉麻生許斐江利等侵糟谷。公親將與戰。二三日。綴秋月兵。使不得退。二十九日。間遣戶次鎭榮薦野增時率千餘人襲許斐城。中驚擾。鎭榮等揮兵直登。放火焚城中家室皆盡。擒氏備妻孥。留兵守之。許斐麻生等聞立花兵襲許斐還救之。山路險遠。久之始至。立花兵已奪城據

之。氏備走德重。氏備宗像族也。氏貞怒曰。敵奪其邑。當橫屍城門。遁逃苟免。何以爲士。流氏備及其士百餘人於大嶋。公修許斐置戍。九州軍記本書又言八年。氏備在大嶋。謀欲復許斐。使其臣脇野與九郎爲爲小卒往許斐仕門尹家。執事甚謹。門尹朝夕開閉親臨視。已而天寒益急。以鎖匕屬與九郎。開閉已終收之。與九郎因刻木象鎖匕。送與氏備。命工作之。氏備使人陽爲行者。往見與九郎。以所作鎖匕與之。約以歲除夜襲之。至期氏備將百餘人。發大嶋。夜雨雪甚。進至城下。匿樹石間。城中歲除儀畢皆寢。與九郎即開門納其兵。縱火焚廬舍。氏備兵素諳城中曲折。大呼奮擊。城兵多死。餘踰城走。誤觸撅或墜崖死。少有脫者。氏備前年除日失城。至此復取之。

八年。早良[illegible]作亂。[illegible]同村。以屬佐嘉。二月二日。公命十時連[illegible]勦之。賊[illegible]戰。連貞及其兵多傷。遂克之。係其老弱。盡收資財。輸寶滿巖屋。以助軍須。豐前覺書下同。

二月三日。公親相一貫古野山夷地築砦。謂光安筑後曰。那珂郡荒蕪無人。鶴鴨所集。宜使善銃者往獵。命小串外記往獲鵠鴨各一還。公悅。命爲羹。張帷布氈。戶次六郎捧刀陪公左。座主方清小田部新介爲左右班首。群臣皆坐。並不以位序。公召小田部紹久割鵠羹成。賜酒。酒二行。役徒方治牙城地。得六十六部行者所藏經函於帝釋石像趾下以獻。公大喜。

以爲吉兆。令大橋京林相地理之謂座主戍賀良山楯尾弓場尾極爲勞費。以家丁衆多更請戍所築砦酒又一行。即罷。余亦侍賜羹。

二月。豊侯將遣諸將略前筑。自次日田以爲節度。未發鞍掛城主田原親貫叛。於是欲先討親貫。會公贈書諸大夫趣之。豊侯即發日田玖珠大分大野直入五郡兵。攻鞍掛克之。斬親貫。餘黨悉平。大友興廢記

二月十六日。公贈書志賀道輝戸次宗仙臼杵鎭順志賀隆戸次鎭連志賀道益一萬田宗慶朽網宗歷田北紹鐵志賀道運曰。新歲納慶。去歲生葉之役遷延引退。西事益亟。僕與紹運謀。僅能支持。西討之師。非可得已。去歲公屢賜書言改歲出師於日田。嚴駕之發。日日跂望。屬田原親貫叛。前七日聞北伐之命。不知今作何狀。眷眷之懷不能已已。故特遣急脚奉問。方今國家安危之機。設令親貫猖獗。諸君必能效節致死。將蓄縮茍免墜名辱宗。皆於是乎在。老夫犬馬之齒遽焉。非遠披瀝肝膽。無有隱諱。爲罪實多。

二十三

自吉岡臼杵二子之歿。臼杵鑑速卒在天正三年。吉岡宗歡未詳。秕政日聞。天命不佑。師旅屢挫。醜聲流播。五尺之童莫不嗤笑。頃秋月疏豊府過惡三十餘條。暴示遠近。意諸君亦徹聞之。首舉豊府宗戚大臣皆奉異教。毀寺觀祠廟神主佛像。舉畀水火。近聞寺觀祠廟之田悉奪給與臣僚。豈頗有此事否。源平以來。每祈禱神佛。由正道以行征討。亦著在甲令。今反毀其像。以充薪蒸。僕愚昧事之是非。雖未明知。竊聞日本神道建邦。豈容不尊奉。循天道無有侮瀆。公春秋方富。能勤政憫下。其誰慶幸。諸君輔導。每事由正。無令陷於非義。人雖賢聖。不能無過。萬一公有過舉。相與諫爭。至於犯顏而後盡乎臣節。若噤默不言。專爲身謀。國事日非。非復輔弼之義。從今而往。諸君其協心竭力。務裨益國家。無有顧慮。

知討親貫。近當出師。所冀竭力行陣。以圖報塞。道路皆言。田原紹忍不謹。自親貫父宗龜在時。遇之不以道。致其家人忿恨。公室慰解。僕以爲已釋怨聽命。不意親貫乃懷逆謀。浦部所在舉火爲號。築堡據之惡

二十四

逆宜露無復可宥自非誅戮豈有他事彼不思累世勳戚不顧宗族垢辱首爲背叛聞於四方惡乎諸侯國家之禍孰大於此者區區不勝憤懣之至縱公有寬宥辱列宗籍者固宜請戮之況已有征討之命尤當僇力剪滅若其遷延彼將征繕峙糧必至誓誅戮或誘海賊侵盜沿海今及其未集以大兵臨之浦部士庶唯知親貫與紹忍有隙而未知其爲公室不利姑且從之者必反應我四方傳聞畏我武震莫不懾服不然人玩侮相因而起願熟慮有以處之諸

君躬親拮据固不待論安危之機實決於此前四五日聞秋月與佐嘉謀同援親貫二三奸黨亦率兵會秋月然遠涉河山以援浦部勢必不能未知何所出或劫略境上以爲牽制使日田玖珠師不得發親貫與秋月龍造寺合謀爲日已久親貫臣津崎善兵衛臘月以來屢使秋月秋月亦使人報之僕初謂彼以姻戚之故爲秋月請宥今始悟同惡相濟公卽位始有征討冀早致蕩平名實皆得是固諸君之責也僕之言此非以爲私圖也老夫七十豈敢自惜且已任

專城固須畢命行陣顧念國事不堪憂憤也

聞公以臘月還靈山下秋岡豈爲西討啓行方位所宜乎大營所駐須費詳議啓行之儀亦先驅應無司旗司鐙以至警衛之士不可不遵舊典以舉其職秋岡固爲啓行吉方以爲行營卑陋已甚庖廚逼迫無復等威宜務爲警備壯似公宮始可且出師浦部大駕亦須次立石竈門之間以爲節度此一舉利害不小優游遥制不免墮敵術中也

道雪君往歲同討原田親種如有憾乎僕者苟能披

腹心相告亦當有解說而初無一言八朔之慶不通饋遺致僕無面目以見人爾後絕不相聞往辱道益君殷懃開喩然旣蒙擯斥未敢從其言方今國家多難解憾通問講好如初冀微有報効以貽訓子孫豊筑修阻僕亦衰老至相見定在黃泉若以戡定之日多有籍沒田宅因緣規求爲解宿憾武神在上斷斷無之設令僕據立花以致恢復衆人見知縱不自言必得褒賞寧待足下乎七十之年臨難苟免子孫廢黜無位於朝亦復何言每事唯欲不貽國家之累諸君

或有少小猜嫌。宜務降意同心。以爲國家柱石。近歲諸州豪帥。其家喪亡。或奉傔輩爲君。無復廉恥。或流離乞食四方者。不知幾何。大内氏之事。尤可以爲鑒。陶晴賢與相良武任爭權。不相能。晴賢所言事皆中宜。而防侯不察。獨信任武任。迨晴賢行大逆。國終爲毛利氏有。此衆所聞見。雖復水火之中。不得植黨營私。專爲國家計。此僕所深望也。

浦部之事。嘆憤之餘。使箱崎實相院景林以周易筮之。景林言速出師吉。今以其占往。因天道誅不義。無

復有疑難也。

頃聞近侍小臣古莊右京兄弟朽網市之丞雄城甲。得罪斥逐。或言諸君言公逐之。不知何故。在今時。公有不察。縱忤旨。不可不諫正。況是等小臣有過失。不足爲輕重。宜爲之申理。使復其所。但禁朝見。使思其過耳。若果由諸君言斥逐。益不可曉。彼固小臣。務爲寬宥。分外感刻。諸君或失于檢校。小人輩纔得任用。即自輙張。如四人。降在牧圉。亦爲名族。奕世奉仕。意懷報効。若有罪負。宜加嚴責。而後隨材任使。近習私暱時有黜陟。亦不爲不可。至世族。無問疏戚。人人待之如一。其可矣。若公方寵任。而諸君擅黜之。是無上下之分也。然至大罪。雖宥不可。不罰。老僕在遠。風聞欠詳。固不待言也。

告鎭連。往歲長尾之役。予方親力戰。汝乃在陣後。僅傷流丸。見血耳。如當今之事。誠國家安危之所係。汝尚奮勵中短兵。揚名三軍。仍有怯懦。予必自殺爲厲鬼。滅汝子孫。令無遺育。群神鑒臨。汝必能捐軀命。有以報國。

方今道路梗塞。長箋言事。諸君或以爲少顧慮。然知此使通行無阻。是以一一布陳。幸賜還答。僕日望之。（藤光按。公書野史所載多謬誤。今據本藩立花直躬家所藏手澤改之。）

四月。小田部源次郎來奔。館諸（豊前）原上村。聚其屬居之。

覺書

小田部紹叱。前年與佐嘉將熊代戰敗死。有二子。長鎭通。次統房。統房與父同死。熊代已獲紹叱父子。以爲安樂平且降。不復進攻。鎭通因得保聚堅守。原田了榮子信種。據高祖。略早良以西。勢稍盛。信種少。龍造

寺隆信爲冠之素與親善乞師佐嘉約克安樂平割早良郡半與隆信因合兵屢攻安樂平筑紫廣門亦攻鷲嶽二城介敵國間糧盡救兵不至至是隆信遣江上家種并前筑原田信隆等兵五千餘人從內野攻安樂平城中卒少且飢不能戰原田士石井備前等十餘人皆下馬步鬪直傅城鎮通自殺森三郎兵衛奉鎮通第二子源次郎及其母走立花信隆等留守安樂平以統郡事廣門亦與佐嘉將高木石田等四千五百人攻鷲嶽東坂峻絶推盾鹵進鳥銃亂擊日夜不息城兵不能禦致城去於是豊盡失四畠巖戶地廣門益強修音名林立神山二城置戍欲以取那珂郡又遣帆足備後戍天拜山奈良原內藏助戍不動城以圖巖屋寶滿九州軍記○篠光按安樂平失守野史頗有異同今采九州軍記從豐前覺書以定年月

九月公將兵與天叟公師會石坂進軍潤野秋月種實晨遣八千人掩之二公將逆戰軍師大橋京林曰時辰未可待敵至應之秋月兵益前先鋒將鬪京林曰未且待我言近數步京林曰可士齊起用槍秋月兵

臣弘道按天叟公娶齋藤鎮實妹以永禄十年八月十三日生松蔭公於後豊國東郡筧村吉弘氏之館初字千熊丸後更称弥十郎名統虎更宗虎正成親成尚政俊三後更宗茂称左近将監飛騨守削髮號立齋及薨法謚曰大圓後立祠追尊称松蔭公立齋舊聞記國寃錄等載公生年名號聚多謬誤不可盡信立花家譜立花家記懷覚記事實記高橋記寛政上譜近代實錄利光氏編集等所記亦頗有異同今據公手書別峰公手書以参取諸書如公所生地名據豐後國志以待後考

大敗追北三里至土師村馘其士三百五十餘人命京林封爲三塚於是公拔劍呼天叟公次之衆皆齊呼軍禮所謂凱歌也遂引兵還次燒山令人携薪一束日暮擧火從大祖峰至寶滿四里相屬秋月人望見以爲二公兵甚衆不敢追天明二公坐語久之天叟公從葉山循山還寶滿公從石坂道金出歸蓋謀養松蔭公爲嗣也豐前覺書○篠光按立花記以此戰係七年十月與本書異未詳孰是

公與天叟公聞豐師略後筑以六千人侵秋月地諸堡素畏二公相共謀曰主公不在平地決戰必不勝今敵軍深入不如待其歸要擊諸阻固守不敢出九州軍記豐師出南筑生葉種實軍上座以拒之於是二公將五千餘人入秋月邑飯塚片嶋放火侵掠以分種實兵十一月六日二公引兵還秋月將及前豐前筑諸師躡之梅岳公使射者殿徐退敵追之益急至石坂二公悉兵反之秋月及長野千手等八千餘出生兵迭戰二公急擊大破之逐北三里至土師斬首三百餘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略同○篠光按本書及九州軍記以是役爲九年十一月然與前條覺書所載實爲一事紀事互有詳略耳九州軍記二公已收兵還秋月留守老臣命上野坂田

追之。召前豐城井長野軍。亦至。併五千餘人。下白
升坂。從屋山原。橫擊二公軍。諸堡亦收殘兵三千及
戰。二公兵疲。不能復戰。稍引退。薄險敗之。斬首四百
餘級。逐北至燒山而還。梟所獲首石坂。據豐前
覺書。二公班師。封尸舉凱。雍容寬暇。非敗北之日所
宜有。且秋月兵獲首虜四百餘。士當有死者。而戰死
錄不載一人。蓋九州軍記原田遺臣所作。其爲曲筆
可知也。筑前續風土記。燒山村城尾西有千人塚。蓋
京林所封尸也。貝原益軒據九州軍記。以
爲我軍敗死四百餘。埋屍于此。誤矣。

席田戍卒分五番。番三十人。軍吏言其少不足給事。座王
請益卒。公乃發席田人。使高木賢勝督之。守二条宮
堡。九月二十日。吉田兵部直守正門。暮將下鎖。余與
賢勝適從樓上望見。兵部盡折鎖鬚。四棄之。已鎖從

脫之數四。遂下鎖。還入直舍。余儕疑其有異
志。因還舍議。命兵部同僚林田源助鬼塚主計助及
余所部水城玄番小林喜藏捕兵部。已昏黑。兵部逃
去。不獲。予與賢勝以實聞。公賜書以賞。明日聞隆信
廣門師取那珂郡之禾。國人以廣門遣人誘兵部爲
內應也。豐前覺書

北原鎭久言天叟公曰。耳川之敗。豐府良臣多死。兵威
益衰。自保之不暇。安能出兵征討。今徒保實滿巖屋。設
能自守。亦不免餓死于實滿巖石之間。不若早自爲計。公
雖少以宗族。爲豐府所委任。固欲以身殉國。不聽。鎭
久屢言。公遂不從。鎭久以爲公褊狹。不知時變。與死
無爲也。欲貳於秋月。劫公父子還豐府。更立高橋氏。
使所昵僧用藏主言種實。種實大悅。鎭久已信用藏
主益親近之。盡以逆謀告之。用藏主以告伊藤源右
衛門曰。鎭久反附秋月。將適巖屋與屋山種速謀劫
公父子還豐府。種速與鎭久約爲父子。必不違其言。
進士其長子方貴顯。足下亦爲之假子。今村氏其外
姻。餘諸臣鑑種之反。皆喪祿。因鎭久得復。誰敢不

從。公不肯歸。必至大逆。源右衛門驚曰。師可謂忠
我以告公。愼勿泄。將入言之。念已與鎭久約爲父子。若
言。鎭久必誅。是爲不孝。不言不忠。寧不孝。不爲背叛
之臣。遂入告。公謀欲誅鎭久。鎭久不知。猶與用藏主
謀議。將以十月二日適巖屋舉事。公使萩尾大學內
山田下野殺鎭久曰。鎭久貴臣。號以我命斬之。定以
十月二日誅之。二人素有勇力。屢立戰功。鎭久亦驍
武士。庶竝畏憚之。月朔鎭久來謁曰。臣有事。將之巖
屋。公問其故。答曰。臣久不視疆場之事。欲有所洛

詢耳。公初約二日。未設備。因謂之曰。封人獻新鳥。爲卿烹之。留與食。日夕。鎮久言日已晩。請以明日行。且日鎮久將行。大學等候其出。過之公宮下。鎮久素貴驕。猶且脫帽揖二人曰。卿等朝邪。下野呼曰。有命誅反者。拔刀擊之。鎮久撫劍曰。汝欲何爲。跳岸下。大學奪其從者所執槍。縱殺之。（下野裔孫事本藩。其家藏所斬鎮久刀。號曰斬鎮久。）城中驚擾。北原氏族數百。保進士家。將作亂。公豫作書使其舅今村宗加齎賜進士曰。卿父將不利公室。已伏誅。卿苟忠貞。宥之。進士及其族皆奉載書以自明。衆乃定。然君臣之間。頗有嫌猜。會種實密使人與書進士。進士不敢發封。因源右衛門以上書曰。尊人不早舉事。以及禍。是亦僕罪。子若欲繼其志。僕豈敢自貳。冀早來。源右衛門曰。種實數以奸謀搆我。請誘秋月兵至山下。掩擊盡殺之。公曰善。汝爲我謀之。源右衛門乃與進士謀。使進士臣田中八兵衛土岐主水之秋月。因板垣左京。謂種實曰。進士欲早有所請。然未知君之心。且狼狽不得良圖。辱賜書。恩意備至。感激不能已已。先臣罹禍。進士顧因君一除痛憤。但紹

運朝夕警備。力不能自脫。幸潛師至實滿山下。使進士得出。敢以爲請。左京秋月貴臣。素以智略聞。種實大悅。引見八兵衛等。議遣兵迎進士。賜二人金飾刀各一。二人出。以刀屬左京曰。臣等携還實滿。人必以爲疑。進士至在近。請置之外府。秋月人益信之。十月十七日。復遣二人之秋月。請遣兵來迎。種實曰。鎮久易紹運見殺。我恥之。今迎進士。莫使有失。十八日。使士三百卒千人往。長尾頗險。公多伏精兵。秋月人或言。深入恐有不虞。八兵衛等曰。進士携家累出走。進退不得如意。天將明。請速進。不然。大石本塔寺出兵邀擊。老弱豈有脫者。進及險。二人告曰。進士既至。請急迎接。秋月兵遂進踰險。伏兵猝起。大呼擊之。秋月兵驚愕皆散走。天明追擊二里。道路險阨。少有脫者。公之實滿南走松閭首虜。士三百級。小卒不可勝計。賜源右衛門國綱刀。進士景秀刀。以旌其功。公由是深知進士忠誠。遇之益厚。每戰以爲先鋒。屢有功。（高橋記）

橘山遺事卷三

橘山遺事卷四

日出　帆足萬里鵬卿　譯

門人　岡弘道子毅重訂

九年三月六日。公以廣門數寇那珂郡，築砦於麥野以禦之。那珂郡有箱崎屬邑，議使座主臣戍之。先人辭以箱崎既戍，賀良山、席田、楯尾、弓場尾四砦不能復戍麥野，乃止。是歲又築宮司嶽、灰塚二砦，使內田鎮家足達直氏以院內卒戍灰塚，鍋嶋飛彈屬土兵戍宮司嶽，又別築津久見嶽砦，命院內人戍之。已而使大鶴宗周代之。豐前覺書、立花記略同。

前豐香春城主千手鑑元舉兵叛應秋月，豐府遣師攻克之。鑑元父子五人將走古所山，從豬膝至絲飛坂，豐師追及之，鑑元等皆留戰死。其季子爲僧，居顯孝寺，曰存應。存應逃去至立花，以其家絕祀乞哀。公憫廩之，命還俗，更名河內。有智略，膂力過人，從軍屢有功。立花記

八月十八日，迎松蔭公入立花，立以爲嗣。公大喜，群臣皆賀。松蔭公至，座主方清、小田部新助及宗族諸臣皆出城迎見。豐前覺書

公還立花時，年五十八，無嗣，憂之。夫人長巖城主問註所鑑豐之女，初適安武鎮則，生一女，曰政千代。既寡歸。公薦野增時年二十八，公多其材，欲養以爲嗣，待政千代長而妻之。增時固辭曰：立花豐府宗屬，請更擇同姓賢者。公不能奪，乃諭曰：我不復以汝爲嗣，唯得汝爲女婿足矣。異日我死，煩汝代守立花。增時許諾。公大喜，賜酒，侑以寶刀來國俊所作。自是益幸增時。公母養孝夫人及問註所氏皆親愛之。居歲餘，問註所氏有身，冀其有子男，既而生女。增時求可爲公嗣者，未得人。或言天叟公長子千熊丸六七歲，聰敏絕人。增時乃勸公養千熊丸爲嗣。公曰：我六十餘，得七歲小兒以託後，不可。後數年，天叟公使千熊丸於立花，增時與俱見公，時年十一。前致天叟公命甚辨。公悅，留享之，召壯士十餘人射，使千熊丸觀之。戲謂千熊丸曰：子猶幼，恐不勝弓矢。對曰：弧矢將事，何謂不勝。取射者弓挽之曰：是弱弓。請牀上公弓尤勁者，射四發三中之。公大奇之，并弓及他物遺之。千熊丸

既去。增時進言曰。千熊丸尚幼。勇健善射。過他兒十四五歲。君請以爲嗣。因具道平生所聞有將帥才。公然之。使人請天叟公。天叟公辭以方今戰爭不可使長子出贅。不許。居三年。又使增時及原尻宮內如巖屋固請曰。君方壯。仲子亦已長。僕且七十。且暮入地。未有嗣子。天叟公素重公。不得已許諾。公使原尻宮內如巖屋迎千熊丸。天叟公使世戶口十兵衞太田久作送入立花。公謂千熊丸曰。增時屢立戰功。汝亦聞之。且以忠義輔我。有年所矣。我嘗欲養以爲嗣。固辭不聽。勸我立汝。今日使我與汝得相見。我家之祀賴以不絕。皆增時之謀也。我年七十。且暮人耳。我死汝必用增時以自輔。家事一以聽之。此日賜增時以寶刀。名三重。若州良工冬廣所作。且約以千熊丸妹妻增時長子成家。薦野家譜○蓧光按。本書載。天正十年十月六日。石坂之役。松蔭公年十四。初從軍。公見其善用兵。是日遂請天叟公以爲嗣。九日迎入城。非也。是役有公及松蔭公連署賜諸將書。可見松蔭公爲嗣在是役前。故今不取。

寶滿師略秋月地。巖屋留守屋山種速帥師會之。筑紫廣門乘間襲巖屋城。中兵少。老弱皆執庫中朽兵。割

布爲旗。開門突出。長松掃部等善射。發矢雨下。筑紫兵以爲有備。稍引退。入江隼人殿護陣。許斐三七以槍刺之仆。偃且以大刀擊三七傷之。木野大學繼進又傷。上野原民部又繼之。遂馘隼人頭。髡因以手捕其口舉之。俄囓指。痛不可堪。抉開初得脫。後久病指。城兵乘勝追擊。許斐宮內恐敵知我兵少而反戰。遂收入城。高橋記

天叟公謂公曰。秋月種實竊據郡邑。屢發兵侵立花巖屋。今不討。已負豐府委任之意。且使後人笑我怯。宜急攻古所。以決勝負。公默然良久曰。老夫亦思之久矣。然古所山三面峭絕。一面頗夷。亦道路狹隘。守禦甚固。攻之徒喪我卒耳。穗浪大日寺後據石垣山。前臨平原。便騎戰。悉發立花巖屋兵六千餘趨大日寺。伏精兵三千於林中。遣輕卒數百焚古所城下廬舍。種實必出兵爭之。我因佯敗誘使入伏。四面叢擊。可以得志。屢設奇計。待其兵敗勢沮。古所始可圖也。天叟公曰善。乃潛軍夜抵石垣山。天明出卒挑戰。種實召其老井田親之子親氏曰。立花寶滿遣

卒掠大日寺。汝速擊殲之。以懲後。無使侮我。親氏素有手下兵。益以千餘人。親氏曰。臣雖不敏。家世以武事君。年十三初從軍。承之隊長。今已弱冠。以君之靈。每戰未嘗敗衂。見小敵易之。兵家所戒。然臨軍畏縮。亦非勇也。臣當行。遂進戰。立花巖屋兵百許人陽敗走。親氏乘勝追五里。至石垣山下。人馬疲極。伏發。二公各將一隊夾擊之。親氏督兵力戰。死傷略盡。單騎上隴東面立。十時連貞進曰。公非元帥乎。僕雖賤。道雪老十時連貞。願得聞姓名與決死。親氏曰。公挺身

進戰。誠壯士。抑僕有故。不欲自名。死後徐知之耳。與搏墮馬。連貞處下。親氏將刎之。連貞從者至。以刀斫親氏右肩。連貞遽起馘之。美秀可二十歲。得笛甲縫間。盛以錦囊。知其貴臣。并元以獻。天叟公卒有識之者。言是秋月老井田親之子親氏也。少材武。人皆重之。二公爲流涕。使人收其屍。併笛送與親之。親之見使者。垂涕曰。武夫死事。固其所也。抑僕止一子。不能先橫尸行陣。終至此。是可憾也。使者亦愴然久之。大友興廢記立花記略同。○蓀光按。本書記肥筑事多疏謬。如凉川十郎弑原田親種類。此條他野史不載。疑出傳聞之謬。立花記後出。蓋采興廢記者。姑錄俟後考。

十一月。秋月種實將攻鷹取。戍將森鎮實乞糧及火藥。公使五百人負米。由布惟信小野鎮幸將兵護之。路當經若宮。初宗像氏歸立花。以西鄉爲湯沐邑。於是徙土豪三十六人於若宮莊。友池金丸諸豪棄累世居室遠徙。常懷憤怨。二將言公曰。西鄉人常怨我。恐禦我師。公乃使使者假道於宗像。且請諭若宮諸豪莫爲寇。氏貞許之。立花兵納糧歸。友池人深川貞國河野伊豆等五十餘人共議曰。吾儕

世居西鄉。以姬氏之故遠徙。且既妻以姬氏。又多割地與之。彼輒以質子爲言。蔑我已甚。雖君有命。不如伐之。衆皆以爲然。令河津修理督徒堀友池河。使不可渡。因伐之。十三日。立花兵自鷹取還。杉連竝屬秋月。出兵於龍德邀擊。立花兵共戰破之。逐北至城下。還至友池河。見修理在河上督役。曰。彼必有異圖。宜斬之以祭武神。由布惟次發銃斃之。友池人聞之。與金丸人馳軍之。立花兵逆擊破之。將道原田歸。友池人躡之。騎追及輒鬭。立花兵反擊殲之。爲二隊前後

更代。且戰且却。涉金生河趣高野。若宮人追至。即爲立花兵擊殺。或驅走之。立花兵遂上稻光城山休士。若宮兵亦至小伏止陣。事聞岳山氏貞大驚。使吉田貞辰石松秀兼馳止之。聞立花兵已道高野而歸。過原田金生涉水至小金原。見友池金丸人方軍小伏。因告之曰。公怒子屬擅出兵。使我止之。皆不聽曰。公怒宜矣。然事至此。豈容徒歸。且吾儕已決死。雖有嚴譴。非所恤也。子速歸言狀。二人知其不可止。乃曰。子屬既決死。可奈何。抑我之使至此。亦命也。請與子死。

遂留。吉田貞永石松十郎亦率百餘人自赤間至。併若宮兵三百餘。皆軍於小伏。晡時將攻城山。秀兼曰。日昃仰擊山上軍。兵家所忌。將麾兵西出北面而進。立花兵五百餘人自高馳下。若宮人不能支。退入谷中。既而夕日斜射。目眩刀槍不可用。立花兵乘之。若宮人自分必死。出谷奮擊。立花兵稍却。至小伏。吉田左近被重創先退。貞辰秀兼亦死。軍皆氣沮。立花將內田鎭家周麾呼曰。我大勝。於是士卒皆奮。若宮人死傷略盡。貞永方擊却立花兵。屬貞辰執轡卒來言貞辰已死。貞永曰。兄死我何用生爲。冒陣死。石松十郎聞其父秀兼死。亦力鬪死。立花之士死者亦三十餘人。日已暮。上清水原憩宿觀音祠。陳所獲首祠前。十四日晨踰鉾搭。過清瀧棧道。由蔦野歸。公怒曰。宗像懷異志。捨盟誓神若有知。必蒙不祥。取誓書扯裂投寫。遠近喧言。公以宗像背盟。將遣兵伐岳山氏貞聞之。使人解說。乃止。宗像追考記九州軍記蔦野家譜略同。○蓀光按。九州治亂記以是戰係天正十一年十一月六日。且以爲氏貞自將。皆誤。鷹取納糧本書所載尤得其實。豐前覺書淺川聞書。雜多謬誤。不可盡信。但其所記頗有異同。今錄左方。以備後考。

森了信戍鷹取。糧盡。十一月十二日。公以小野鎭幸由布惟信爲將。使卒五百人負米人二斗夾以軍伍。日暮發。夜達鷹取趾。永滿寺村道經秋月。宗像麻生屬邑甚五人斃樹諜之。刻竹記騎數。菽記步。知其兵寡。以爲併秋月宗像兵擊之。一戰可殲也。乘勝攻立花。必取之。乃與諸邑人謀要其歸擊之。明日軍還。足達直氏殿先鋒至友池福丸。甚五人遣銃手挑戰。秋月宗像兵三千軍甚五山。我兵因阻金原河布陣。蓀光按。金原屬宗像封邑。宗像追考記作小金原。爲是。甚五人邀擊直

氏力戰斬十八人。餘悉散走。因割級行及先鋒。衆以其力闘疲乏。遣先行。有頃敵兵馳下山。惟信等分三隊。大戰金原淸水原間敗之。追北將入赤間市。天且暮。乃扶傷者。徑山谷間。踰薦山。天明還立花。此役由布惟次被十三創。立花人皆以爲死。至家昏憒。纔有氣息。家人藥之。至明日初知人。時佐野兵部丞亦面夷。公以其創淺。命治惟次。惟次父惟信亦固請。乃往其家。飲以藥滌大創。去粘着枯葉。蓋以桃葉珊瑚。有聯十二葉初合者。以余之瘳大藏嘗從兵部學醫。教令洗創傅藥。創稍愈。乃[illegible]使其妻看護。禁姙婦不得近。調理至明年。創初合。重創如此。猶得不死。因知人固有定命。今悉筆記以示汝輩。他日可以爲談資。自立花入保以來。無有血戰如生松原及此役者。豐前覺書

豐侯聞鷹取糧盡。諸將無復可使。因命公納糧。公將出師。聞筑紫與龍造寺欲乘間襲立花。於是使小野鎭幸由布惟信將二千四百人行。旣納糧歸。秋月兵五千餘邀之金原。蘇光按。宗像追考記九州軍記無秋月。此蓋誤以宗像兵爲秋月也。公聞之怒。遽著甲上城樓。謂左右曰。和泉雪下往。必不至狼狽。蘇光按。大友興廢記。八年十二月。公聞宗像秋月出兵宗像郡。遣小野鎭幸由布惟信將兵拒之。秋月兵不至。獲宗像臣石松主稅助等八十三人。時公有疾不能出。扶起仗長刀。望宗像坐軍中。覺有光從東來。髣髴見旗幟狀。士卒皆奮。遂得勝。公怒宗像負約。見夫人出惡言。是皆他書所不載。且屬怪誕。其罵夫人出宗像追考記。皆由本書公怒而誤也。惟信謂鎭幸曰。今合兵而退。爲敵前後夾擊。是危道也。不如分爲二隊。下道差夷。子宜行。上道險隘。僕請由之。鎭幸怒曰。僕何遽不如子。而有此言。惟信曰。非敢然也。戰不可無帥。僕從惟次苟急。一人止死。子若死。誰復督戰者。鎭幸不復言。引兵就下道。下道長。[illegible]者尤多。鎭幸與一人搏伏。[illegible]且半。一人復至。[illegible]鎭實擊斬之。於是衆齊進。秋月兵遂大敗。上道戰方酣。敵鋒銳甚。惟次被數創。至脫下膝蓋骨。由布下總一作相摸以與惟信同宗。請往援鎭幸。許之。下總趨上道。須臾而還。鎭幸曰。何早也。曰僕未至。敵已敗。鎭幸嘆曰。他人必言敵見我至而走。吾子朴誠。過人遠矣。鎭幸還具以聞。公尤惡人矯飾。故當時諸臣皆無不忠信自厲。明日公將出兵。命昨從軍者勿得出。曰。汝等皆已有勞。今日我獨以麾下兵戰。倍令者削籍。遂從金原侵秋月。不見敵

一人而歸。淺川聞書。立花記略同。

十年二月。公討山門村叛民歸原田兵要之生松原。發銃挑戰。公反之。相拒自午至未。原田步將龍野大炊綴茳芏席三領爲幟。大聲自名。督卒發銃。立花銃手爭射不中。其卒傷者數人。大炊扶之退。自公入保。銃丸叢射不能中。無有如此人者。是日原尻三右衛門折左膝死。他亦多傷者。兩軍交綏。豐前覺書○蓁光按。戰死錄唯記三右衛門傷左膝。本書以爲死。疑誤。

小金原戰後。公怒不解。命小野鎭幸由布惟信。率

五百人伐宗像。曰必爲我殺宗像。鎭幸曰。小金原之事。私鬪而已。氏貞初無他志。君徐知之。今舉兵伐之。以絕宗像歡。不可。近歲兵革稍希。民得休息。若又興兵。百姓塗炭。且自我開釁。彼亦來報。兵連禍結。終至大亂。不如姑止。公益怒曰。卿言不無理。顧憚行耳。我須自行。鎭幸不得已。三月十六日晨出兵至吉原。氏貞聞之曰。道雪之亟也。遣其臣解說立花師氣盛不聽。弓銃亂發。宗像人曰。我不可以爲敵質的。遂戰。大和又三郎與敵兵搏死之。大和右近被重創。其餘死傷甚多。立花兵亦多死。後隊先走。宗像兵乘勝擊敗之。逐北十町許。舉凱還。宗像追考記○蓁光按。是戰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薦野家譜所載。悉出謬傳。唯本書差似可信。然戰死錄不載有死者。而言立花兵多死傷後隊先走。不言宗像軍敗。蓋諱之也。公賜增時書。止載囿人被創且有斬獲。本書言宗像兵多死傷。其敗明矣。鎭幸諫。公本藩無傳。小金原戰後。氏貞使人來謝不敏。而不聞其詳。倍命者。戰國多變詐。公之怒不亦宜乎。

三月十八日。公及松蔭公賜薦野增時書曰。本月十六日吉原口之戰。卿卒先合力鬪。有斬獲及被創。以卿忠勇。雖不親行。手下猶能立功。以聞豐府。公亦必嘉嘆。四五年來。卿盡瘁奉公。某父子不敢忘。今又有功。

其效力行陣者。皆賜以書。知家丁與七郎中槍刀二創。與一刀槍三創。皆重創。彼輩屢立功效。屬卿善遇之。如卿功伐。當有以報之。是戰賜諸將書猶多。皆不錄。

原田親秀已屬龍造寺。勢張甚。蠶食早良。過半屢踰山侵那珂郡。小田部大鶴疆土日蹙。以梅岳天叟二公爲之援。纔得自保。親秀築砦巖戶鄉久邊野。使其臣笠大炊助以三百餘人守之。公曰。親秀鴟張。踰山略那珂。屬多事姑舍之。今乃深入築砦久邊野。是壓我也。四月十六日。遣松蔭公將千餘人擊之。增時戍家

小野鎮幸爲先鋒。晨傅城。分兵東西並進。城上矢石交下。立花兵疾攻。日中克之。斬首甚多。餘皆走。早良遂焚砦而還。是日增時先登。其士多有功。二公賜書賞之。薦野家譜

師從巖戸歸。土寇七百人保大久菴村。大譟。我兵欲擊之。塹於村外。廣四五丈。不可踰。遂引歸。衆因言。城堡固不可不據險也。豐前覺書

十月二日。公及松蔭公贈高木賢勝書曰。得與馬渡若狹書。知旗竿公已命田尻作之。附駄原商家收貯旗制。僕判無有所喜好。煩命紹堅。照常制造。銘詞亦任紹堅所爲。但欲寫八幡大菩薩春日大明神愛宕大權現。近署三神名者。齊頭寫。爲行軍吉兆。宜以此意諭之。

十三

聞鎮量出鎮北豐。物議已協。僕竊爲國賀。不知北豐近有何事。具書見示。

公任有命。將西討。徵兵會玖珠。多年跂望。初得此命。日夜簡練以待。但不鞍馬耳。自去歲冬月。每遣使者若僧兩三輩。間關請事。公亦屢有所命。何謂盡成虚妄。知已絶意西討。反事北豐。蓄縮之至。殆絶言說。久荷見厚。朝中初有此議。若微傳示。僕等亦當稍有措置。已不亮是旨。一意奉承以迄今日。進退無措。但不忍爲背叛耳。命令朝出夕改。使人無所仰望。此間拒守。幸得過歲。理容再請。但欲略以此意告宗歷及紹白耳。

此間保守能及卿還否。是已不可知。但旗竿及藏旗箱已成。須僦舟送來。舟人額直。挨至給還。千萬非舟載不可。幸留意料理。莫有稽留。

十四

十月三日。公及松蔭公贈高木賢勝書曰。前夜五鼓。秋月遣盗焚米山。因出兵二千許。欲奪據城。紹運疾馳擊之。未牌親用槍。敵兵敗走。追北里許。獲秋月士七十人。傷者甚夥。所獲已多。名聲亦美。已牌撤至。因遣親族家人盡赴之。老夫父子以有北方之虞。不得往。森下中務居宇美村。發邑兵二三百人赴救。得及戰。稍有斬獲。他軍戰罷始至。道路頗遠。理當然耳。聞今日將收軍。不知果然否。煩卿略以戰勝告宗歷及紹白。諸將素憚秋月。如卿所知。紹運及統虎兩家兵。

殊不然也。遇其出。以一隊合戰。我軍不過傷數人。無有鬬沒。頗以此自慰。已絕望救濟。然及兵力未衰。有所略定。二三日將出兵山東。卿歸宜由海道。惟速爲妙。藻光按。九州治亂記。近歲天叟公戰屢勝。威震遠近。所屬御笠郡。與筑紫廣門邑基肄養父二郡。犬牙相入。疆場多虞。十年九月。廣門遣兵略御笠。天叟公親將拒戰。五六日筑紫兵引去。天叟公亦收兵還。於是秋月種實潛師襲取米山。置戍米山。天叟公所築以備秋月也。天叟公聞米山失守曰。失米山前功皆廢。急赴擊之。秋月兵不能支。棄城從摩志岐山口走。夜須乃盡收敵所棄兵仗而還。據公手書。秋月特使益焚米山耳。今言取米山置戍。又言戍兵棄城走。獲其所棄兵仗。皆誤矣。

嘉麻穗浪二郡屬秋月。以公與天叟公屢出師蹂之。

貳賦。名曰役米。天叟公命彌永隱岐伊藤外記將卒往治郡事。其民益慢。不肯納稅。隱岐等夜攻多毀民家。秋月兵來救。衆寡不敵。隱岐戰死。外記被重創。其卒多死傷。十一月六日。二公率兵五六千。軍石坂潤野。遣卒焚嘉麻穗浪諸邑而還。秋月兵八千要擊之。二公整兵以待。敵兵已近。天叟公持長刀呼曰。前小嶋彌兵衛先用槍。衆從之。秋月兵屢爲我所敗。父兄多死。人人慍怒力鬬。公督兵繼進。大敗之。追北斬七百餘級。是戰。松蔭公年十六。獲秋月驍將堀江備前。雜取高橋記立花戰功錄。○藻光按。薦野家譜。二公欲待敵。至逆戰。合兵二千。伏松林中。松蔭公時年十四。初從軍。將戰。謂衆曰。能從我者。別爲一隊。距天叟公軍三町許。其傳有馬伊賀諫曰。秋月兵衆。恐爲其所圍。不得復與大軍合。不可。松蔭公笑曰。彼雖衆。何能爲。若與大人合軍。士卒必不皆用吾令。伊賀嘆曰。老將猶知不及此。君尚弱。初臨陣。乃如此。分兵百五十從之。秋月兵躋峻阪。進已近。天叟公軍弓銃亂發。敵不能進。天叟公麾衆曰。可擊。小嶋彌兵衛執槍先進。壯士三百人從之。秋月兵退走。已復以生兵千人進。天叟公執長刀進戰。松蔭公百五十人橫衝之。秋月後軍皆進。大戰於阪道。秋月兵見松蔭公。知其將。競擊之。伊賀力戰斬敵三騎。傷額血入眼。不得復鬬。秋月士堀江備前趨公。公射之。汰長刀柄中左手。備前氣益奮。舍刀與搏。公有力。撲備前仆踞其上。獲尾大學至。馘之。兩軍方鬬。勝負未分。梅岳公將千餘人。鼓譟出松林。直衝秋月軍。秋月軍敗走。追擊斬首七百六十級。擧凱而歸。戰功錄所謂松蔭公斬備前是也。然是時松蔭公既入立花。不得將天叟公兵。又言。是役梅岳公見松蔭公善用兵。愛其材武。遂請天叟公以爲嗣。蓋誤信九州記耳。今姑錄待後考。

十一月十八日。以豐府賜旗及立花姓。宴於西城。世子中堂坐箱崎座主及小野鎭幸戶次鎭實等十四人就左班。小田部新助由布惟信等九人就右班。皆不以位次。公謂高木賢勝曰。卿爲我歌。公常騎白馬。賢勝乃歌蟻通曰。掀其白馬。起步宛然。公擊節嗟賞。賢勝曰。是歌所以祝君威武日隆也。於是縱飮盡歡。時秋山戍多貴臣。公使田尻久兵衛獨召子及小

野成幸侍宴。殊蒙恩遇。因併書示汝輩耳。豐前覺書

十一年正月。廣門每夜遣兵剽掠立花寺近邑。二月四日夜。公伏兵以待。廣門兵三百許。爭劫民家。伏兵發東擊之。竹原藤內先進獲首功。衆繼之。殺傷甚多。立花記。下並同。

三月朔。廣門出師太宰府。公與天叟公合兵拒之。立花統春先用槍。二公兵齊進擊敗之。廣門走入武藏城。

四月八日。筑紫兵取那珂郡青麥。立花人馳救之。竹原藤內先至。爲敵所圍。家丁七郎兵衛以身扞藤內。傷左股。益進力戰。後軍皆至。前後夾擊。敵遂敗入武藏城。

十二年三月七日。筑紫廣門遣人僞爲責茶者。入巖屋小毬盛藥。點火置屋宇間。夜天風火發。屋舍盡焚。廣門見火起。悉其卒及諸砦戍兵。急攻巖屋。屋山種速盡力防禦。廣門不能克。天叟公從寶滿馳至。騎相屬。廣門引去。城中縱兵尾擊。今村五郎兵衛先進獲首功。高橋記

三月七日夜。巖屋人守甲子。筑紫廣門遣小卒僞爲販茶者。入巖屋。從虛空藏臺下至正門。以小火毬置屋宇間。遂之武藏城。以狀告帆足彈正。使報廣門。廣門豫嚴兵以待。得報直往攻巖屋。日暮城中火起。夜半家室略焚盡。廣門兵至觀音寺。欲因躁擾攻之。會寶滿援兵至。不克而還。明日巳牌事聞立花。吹螺召兵。馳赴巖屋。軍其東北。助城兵除灰燼。修雉堞。師行予適有禱不食鹽。且盡遣家人就箱崎調馬。因從六七人。戎服荷長刀步走。巖屋距立花七里。與騎者齊至

四王寺山有積薪。余念若止舍必須此。留一人守之。已而公果野次。戌牌大雨。諸軍頗以爲苦。余以薪敷地。獨得安寢。餘薪盡給僚輩。若無薪蒸。必不免卧泥中。從軍此等細事。亦不可弗留意。時先人在箱崎。以座主命。有所獻遺。市人亦皆獻酒。因就軍中飲。初寶滿飛檄報巖屋急。有左足亂右足亂語。無能讀者。其後書佐寄堅讀爲矢獨羅沒獨羅矢獨羅沒獨羅。和言恇擾步履不正之謂也。公自是不喜文檄用難字。豐前覺書

龍造寺隆信與薩師戰有馬敗死。後肥後筑諸豪皆送款於薩。隆信子政家無復讎之志。乞降屬薩。聞者莫不嗤笑。三月二十七日。公賜增時書曰。承昨日有事之實滿。極爲勞憊。知隆信敗於高來。擧軍死亡殆盡。獨隆信父子未審死生。書檄報隆信敗者四通附往。事尋宜露。此間病怯者。宜有以威之。老夫亦與紹運議。須一耀兵。餘容繼請。薦野家譜

豐侯賜五條鎮定書曰。得書知龍造寺隆信敗沒。四方報告如一。近歲隆信橫恣爲未曾有。天道不差。果致覆滅。宜亟出兵撫定。今遣朽綱入道爲先鋒。近日就途。待其至。相與謀議。有以成功。後肥平定由卿勳力所致。予深嘉之。宜與宗歷謀無有差失。所示八條及他條件已知。四月十六日。

梅岳天叟二公與五條鎮定書曰。急足還承朽網宗歷軍近日至。何喜如之。後筑諸豪無所適從。公所知也。出師遲緩。致失機會。豈天終不祐豐府歟。使人於邑。聞宗歷出師。頗得自慰。冀及薩師未出。取黑木邊春。亦足以償前負也。

嶋津中書將兵略有馬。須古已納降。請自効。聞將徇後筑。已定柳河稍及佐嘉。後筑諸豪詣軍前乞降者甚多。去歲以來屢遣諜聽采。中書及兵庫頭皆雄武善用兵。就中中書精悍。不喜飲酒遊衍。居常講武事。所將亦衆。不知果出後筑否。若已定筑豐府軍後至。亦不過交綏。是有國者之恥。公豈不自憖乎。龍造寺已衰。猶不能乘時自奮。但有憤嘆而已。宗歷速出。必有天祐。煩公以此意告宗歷。以達親家。二子素知肥流形勢。豈容不竭力經理。覘家意公須識之。宗歷少友僕所悉。二子在國與他人自別。欲公以此意見諭耳。

後筑諸豪多欲効力者。宗歷至。須專使受事。望急示還答。莫有臯緩。

諸邑須爲經理。四面受敵。未能如志。間有輸誠。方謀咨詢後筑事狙見情形。決意大擧。力致蕩平。亦欲公知是意也。

朽網宗歷及宗像鎮續櫻井紹白別具書。煩急致之。宗像櫻井書以附宗歷。當爲傳致。餘使人口言。謹白。

四月十六日。

四月十二日。廣門率師侵御笠。公逆戰於武藏城下。吉田連正後藤連種佐藤次郎三郎皆自名進戰。連種家丁木嶋源右衛門。連正家丁源七郎。力鬪被重創。二人氣益奮。進陷陣。衆齊進。天叟公分二千人爲三隊。横衝之。敵遂敗走入城。立花記

二公日夜望豐侯西征。已而豐侯遣吉良傳右衛門謂二公曰。寡人已不得西。近日獨遣兵出後筑生葉。二公大愕。恐軍情沮敗。佯言豐先鋒已發。公亦繼出師。

又遣使於豐府。固請親征。蘆野家譜

豐侯賜立花諸臣書曰。近歲道雪屢立奇功。皆卿輩輔相所致。感嘆不能已已。寡人將以來月十八日出師。望卿等益戮力以立功。巖屋火後。寶滿亦不免過慮。以道雪拮据。至今得無他。極知親族羣帥一心匡輔。故能致此。餘吉良傳右衛門口言。六月二十四日。

公答増時書曰。得書。隨例惠物。感怍不已。知前三日亦以饋寶滿甚厚。此間無事。親征在近。屢賜教告。度七夕前後必達境上。跂望之甚。與紹運謀。今日復遣疾足請期。萬無疎漏。不須過念。修城亦爲緊要。小心督作。無有懈怠。老夫亦城白岳。將以明日朔遷居之。餘期面晤。不復一一。六月晦。

七月。豐侯議出師略後筑。以志賀清田等十二人爲將。召兵會日田。凡七千人。軍後筑生葉。放火焚問註所治部大輔邑。過星野。破上妻。攻猫尾城主黑木政實以武勇聞。與古屋土窪餘黨千餘人固守。久之不克。

公及天叟公聞之曰。豐府宗臣多死耳川。兵威日衰。爲秋月筑紫所侮。我盍合豐軍。可以有功。留松蔭

公以千餘人守立花。促蘆野增時十時連貞相之。八月十四日。公將二千餘人。與天叟公次於高尾山。定軍議。蘆野家譜。九州治亂記立花記九州軍記略同。○篠光按。本書不載七月二十日取猫尾邑城。七月二十八日。二公與津江等書曰。專介奉狀。豐府發師。公等爲導。勞苦不可言。二十日破黑木邑城。毀城下人家。絕水道以困之。功績太盛。莫有奇計。得破一寨。何慶如之。僕等父子四人二十六日軍御笠。務爲警備。繼須屢請。

八月十八日夜。公與天叟公帥師會豐府軍。過秋月筑紫星野問註所草野之地。出兵徼擊者皆破走之。渡筑後河。道黑木。軍野田峰山。豐前覺書

豐軍圍黑木政實於猫尾。數日不克。將罷歸。公與天叟公聞之。發兵赴援。八月十八日夜。令軍齎二日糧。既發。衆未知所之。及内山江原。告以援豐軍。以天叟公兵諳地形爲先鋒。衆相謂曰。夜既半。至河上天當明。過敵地數里。恐難達也。天叟公重違衆。曰宜問戸次子。誰可使者。皆曰。萩尾大學可。使大學往。公曰。何爲來也。對曰。天明過險數里。恐有不虞。公奮然曰。大學。我待天明耳。敵至擊殲之。扣轎進。大學退曰。我之使適以辱耳。平旦至片瀨。天叟公麾衆直渉。衆悉濟。秋月臣荻田兵庫戍星野。歸遇二公軍。問曰。何兵。天叟公目左右圍之。盡殺兵庫及其卒五十人。至石垣。待後軍至。公命由布惟信爲殿。踰耳納山。筑紫秋月星野問註所草野發兵徼擊。據險互出。銃丸雨下。有一人萆大樹。微出頭發銃。巧中。我軍死傷頗多。中公轎夫。斃。轎墜地。公怒。命左右以銃射之。不能中。使謂天叟公。請善銃者。天叟公命市川平兵衛往。平兵衛舉銃待之。敵復出頭將發。平兵衛先發。中額顚墜而死。軍讙譟。久之。敵兵尾擊

益急。惟信使謂公曰。臣今得效節。二公即悉兵反之。軍師大橋京林歌一弓之威。自高馳下。敵崩潰。遂踰耳納山。日暮次山上。天大雨。二公親巡軍慰勞。終夜不倦。人皆思奮。高橋記。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立花記。薦野家譜略同。

兵興以來。諸州道路梗塞。新田掃部屢爲二公使於豐府。至此。使京都鎭成田兵存哲往立花。還至片瀨。遇秋月兵五百人徼擊之。鎭成遽取立花答書。約石投河。與存哲力戰。殺敵甚多。及其卒五十人皆死。立花記

九月三日。公在南筑。賜答書曰。枉長箋。知己見與兒書。途上事皆如書中所言。秋月草野及二星野等沿途截劫。二家士力戰。斬敵百餘人。始得達豐軍。老夫等與豐府諸將議。以前月二十五日。進軍河崎大藏山。篠光按。立花記。河崎邊春兼松谷川山崎諸城望風請降。河崎大藏山在上妻郡。二十八日。分兵略西郡。中道軍從坂東寺西牟田進。立花記。八月二十八日。分二隊。中道軍以立花鎭實等爲將。從坂東寺。行焚村落。攻西牟田家親城。鳴家親弟家和以勇聞。實衆登埤。弓銃交發。竹迫日向安部六彌太等先登。皆有斬獲。衆繼之。放火焚羅城。家親兄弟退保牙城。公進焚酒見榎木津小保諸邑。篠光按。前是後筑諸豪雖屬隆信。苦其暴虐。内懷異志。公因使豐軍圍黑木。自率師略柳河久留米。蓋以隆信已死。肥師不出。黑木雖據險固守。已定諸邑。不戰自降。已而果如

公所計。野史二公徇後筑。先攻黑木克之。又焚山下鷹尾柳河西牟田。至高良山。疑誤。下道過
折地小嶋水田。略柳河近邑。不見敵一人。肥人之不
競可知。立花記。下道軍公自將。由折地水田進至柳河。敵不敢出。遂焚諸邑而還。
高良山良寛往送款豐軍。是日遂與肥絕。親將其兵。
略久留米安武及草野。宗歷移軍高良山。方經略其
事。立花記。高良山良寛故屬豐。隆信攻降之。至此受二公命。率兵伐久留米安武草野。焚廬舍而還。
黑木因老夫及紹運謝罪甚苦。前三日遂以貓尾降。
以其族宗宅爲質。肥人戍高牟禮者。聞之焚砦而逃。
因遣兵繕修守之。立花記。二公已定諸邑。遂攻黑木。黑[illegible]初屬肥。以長子延實爲質。豐師攻之急。政實[illegible]以九月朔降。其族宗宅爲質。肥人戍高牟禮者。聞之夜逃。蓀光按。豐前覺書。肥使土井出雲戍高牟禮。八月十九日逃歸。二公遣兵追之。盡獲其卒。出雲僅以身免。是也。但以爲八月十九日誤耳。
蒲池鎭運遣使謝罪。請更屬我。一兩日中當來會師。
果爾議出坂東寺一決戰。後筑蕩平。不出四五日。不
必遠念。蓀光按。鎭運以十一日來降。知其送款當在初旬。
親家軍已至日田。聞大駕亦以昨二日至。克定可計
日而待也。
薩人必出師佐嘉有馬。前日公次玖珠。遣僧以秋月

龍造寺事。諭前豐前筑豪帥。欲卿亦知之。
杉連並已率兵會師。不須過慮。蓀光按。杉連並屢降屢叛。據本條。是時亦來降也。
安部六彌太二十八日西牟田之戰。斬首虜。前日石
垣亦有功。前後皆出儕輩。軍興以來。二家斬獲至二
百餘級。
前豐城井長野諸豪。已有措置。餘俟後信。不一
一。
十二日。又賜增時書曰。本月四日書以十一日達。知與
儕輩幹理留務。眼下安[illegible]仍須警備。無有懈怠。高良
山黑木事前書已具。今不復言。每戰老夫爲諸軍先。
七日。移軍山崎。悉略山下近邑。鎭運遜謝益力。豐前覺書。蒲池鎰廣以質子在肥。陰因二公乞降。而陽仍事肥。已以計取其質子。即率兵來會。於是軍勢大振。鎭運誤作鎰廣。九州治亂記立花記皆與覺書同。十日。進焚柳河近邑瀨高上
下莊鷹尾。至三池郡界。蓀光按。豐前覺書。進攻柳河。龍造寺家治所守。立花記。豐人已悉焚後筑西郡。攻拔鷹尾。九月九日。盡焚柳河人家。有豐府賜後藤連種書。賞九日戰功。知九日亦夾兵。九州治亂記言。二公議欲攻柳河。以龍造寺家治鎭守已久。肥人神代熊代率衆助之。未易克止。疑誤。十一日。鎭運來會師。偏見諸將謝罪。辭意懇愊。

豐侯賜五條鎮定書曰。知方伐黒木。先鋒進攻城。蒲池鎮運請改過自効。往者鑑廣爲國効力。予不敢忘。宜有以宥之。篠光按。天正七年隆信攻筑後。鑑廣獨與田尻鑑種據城固守。鑑廣又舉肥軍大破之。豐侯書蓋謂此也。西牟田及和仁後肥玉名郡主和仁親實城邊春在上妻郡城主名未詳。三池三池城主名鎮實皆遣使言。一兩日中告絶於肥。西郡獨柳河未下而已。明日將出軍坂東寺經略。九州治亂記。高良山良寛素事豐。使人謂諸將曰。高良山險要可據。往年公西征。亦軍于此。以定肥筑。宜移軍據之。諸將遂釋柳河軍坂東寺。蕩平有日。每事極可喜。薩師出後肥熊本。將攻隈部。羽檄沓至。往差急脚偵探。還當具報。此間克定。尚須少力。將與東郡與親家議。必有舉行。若爾當預報。北部事知岸兵子議。吉河鄕員大教督。此鄕多變詐。老夫亦有死案。思之已熟。待了此間事。稟公處置。往需空頭押字。以幾紙往。不知彼有何消息。前豐老夫與親家委曲措置。餘使人口叙。不宜。又白。已諭使者口言。不復委曲。勘亦當有書。篠光按。勘謂勘解由。增時弟也。從公在軍。六彌太柳河之戰。斬首三級。人皆稱其勇。和仁邊春三池等舍龍造寺來降。十月十三日。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並作十月三日。未知孰是。二公引兵次高良山。休士。進攻草野重長。重長父子戰敗。棄城走保發心岳。因縱火焚

其城。侵星野問註所之邑。盡焚廬舍。留兵過諸城。令不得出。引軍涉筑後河。入秋月界。焚掠至甘木甘水彌永。田原親家將兵在日田。聞二公攻秋月。進入上座。與秋月戰不利。收還日田。二公聞親家敗。亦班軍。次高良山柳坂北野。以過歲。是年自秋至冬。豐師西略。其鋒甚鋭。皆二公之力也。蔫野家譜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高橋記略同。○立花記。十月三日。二公及豐諸將移軍高良山。四日。攻草野家長。敗之。焚其城。家長父子走保發心岳。遂攻猫尾。破之。進圍秋月治部少輔井上城。疾攻破第二三郭。多殺士卒。留兵過諸城。使不得出。進入秋月界。焚甘木彌永諸邑。還屠三猪諸城。是時安部六彌太在西牟田。多斬首虜。[illegible]九死[illegible]死錄以六彌太死爲八月二十八日。西牟田[illegible]矣。九月十三日。公賜增時書。不言其死。十一月二十四日賜增時書。初載其戰死。則立花記以六彌太死爲伐三猪之時得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公賜增時書曰。專人馳問。嚮者使至示條記。感悚深矣。不審爾後作何狀。有信亟見示。此間無他。改歲須覘進取。公在玖珠過歲。親家亦次日田。遇新陽。必出秋月。一戰議已定。欲卿亦知之。公所賜書三通。兒子當致安部六彌太戰死。公書未至。尋得相致。六彌太死多所摧陷。已以上聞。卿亦須言之。十二月八日。足達直氏後藤市彌太海老名彈助遊善

導寺。草野士聞之。伏兵飯田村。要其歸擊盡殺之。公大怒。攻善導寺。執長老二人。斬之柳坂。（豐前覺書）善導寺僧與草野氏謀。誘後藤連種井手六左衛門殺之。公怒。遣使草野。請會戰於善導寺。草野不敢出。公遂擒善導寺長老以下八十餘人。賜連種子與五左衛門及與後藤井手有連者石松安兵衛。二人盡斬之。放火焚寺。或舉善導大師像出。公問之。新田掃部也。詰之。對曰。臣幼學書於此寺。今僧徒悖逆見誅。佛像何罪。且寺不可廢。後世有復建之者。必毀此像。公不復問。掃部之先。世食後筑基養父。（[illegible]肥前有基肄養父二郡。今曰基養父。恐誤。）故嘗學書此寺也。（淺川聞書）

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公報增時書曰。得書知體氣清康。履此新陽。惠鯉魚一雙。自過江未嘗見大如此者。屬遣使日田。正苦無物。已以上進。疆場無事。甚慰。入春以來。老夫等商議。出兵邊邑。多有斬獲。二十一日。日田師破針目二城。獲秋月士野中讚岐今山九兵衛初山兵衛及他士十五人。富山戍望風遁去。（保光按。九州軍記。天正九年。初秋月種實築針目城。使木村甲斐及其子源太左衛門守之。隸騎高久保彥九郎妻

有姿色。源太嘗與通。源太妻知之。恚甚。七夕肆騎婦入見。獨不與彥九郎妻言。已行觴。觴亦不及。彥九郎妻內慚。已歸。作書謝其夫自殺。彥九郎慚憤。與長巖城主問註所統景謀。間甲斐之秋月。城中兵少。略統景兵。殺源太及其妻。告豐府。置戍原津留之戰。豐師敗績。種實復取針目。使中願寺下總守之。筑前續風土記。村翁以爲戍針目者。初山九兵衛太山源左衛門九兵衛與彥九郎妻通。今據公手書。獲初山兵衛。則村翁之言誤傳耳。且今山名九兵衛。初山唯名兵衛。村人之言併以爲一人。姓名當以公書爲正。九州治亂記。豐師伐秋月。田原親家援之。素不習兵。深入敗退。高橋記。親家以爲是役縱致克捷。功名所歸在二公耳。因引歸。並與公手書異。手書嘗稱親家宗歷知肥筑形勢。二子在國與他人自別。至此又破針目二城。且其班師。在公已沒之後。知二書皆誤。二書又不載豐侯次日田。亦失之。）焚羽木四五村。來月中旬。將略三邦。命既下。老夫等[illegible]人務爲戒備後肥事亦屢商議。甲斐宗運。（保光按。[illegible]造寺隆信。益[illegible]并後[illegible]肥田[illegible]斐宗運乞降。菊池軍記。天正十一年七月。宗運病死。年七十五。初宗運有子四人。長曰宗立。次藏人。次三郎四郎。次四郎兵衛。藏人等與井芹族謀。送款於薩。宗運怒殺藏人及三郎四郎。四郎兵衛奔日向。已而宗立亦降隆信。啓肥師。宗運擊破之。因欲殺宗立。三舟僧徒爲謝得止。由此見之。宗運未嘗降肥。九州記固爲妄謬也。且據公書。是年宗運尚在。菊池軍記以爲十一年死者誤也。）諭阿蘇屬隈莊宇土合志諸豪。効力豐府。又屢致書軍前。南方無復可虞。餘俟後信。

四月十一日。天叟公與增時書曰。此間形勢甚佳。必勝可期。八日。以厄忌已除。進焚柳河鷹尾二城間廬舍

傅海在柳河郭外獲肥士龍造寺新助以下數人薦野家譜二公從高良山率兵至柳河敵兵出戰二公擊破之獲龍造寺新助等遂焚柳河鷹尾間人家至海還十日略榎木津柳河通道所由盡焚酒見柳河間廬舍薦野家譜十日二公復出兵行焚人家至酒見榎木津間不見敵一人收還高良山行軍拮据想已知之北方無事甚慰薩師在高瀨前日有將校四五人至三池巡視聞尋還本營事無足慮薦野家譜薩將伊集院左衛門佐新納忠元率兵萬餘略後肥軍八代高瀨間人多言其將出兵後筑援秋月龍造寺豐人頗懼故書中及之也留務賴卿料理幸莫有懈怠冗中不備

月二十日天叟公再與增時書曰本月十五日統貞等將玖珠兵至十九日玄珊鎮連統周亦至軍中大悅薦野家譜二公屢勸豐侯親征不從恐諸軍氣沮遣戶次玄珊等裨將四五人將玖珠兵詣高良山聞大軍方踰嶺赴日田進取在近十八日前肥人及麟圭以銳卒軍久留米祇園原良寛帥在山僧兵與戰破之獲筑紫佐嘉麟圭三家之良五十餘人堙塹塞池甚爲張皇軍有大利意已知之餘俟後信

四月十八日佐嘉使後藤善四郎將波多筑紫屬八千餘人渡筑後河軍久留米豐府諸將當秋月佐嘉及

西牟田之兵公與天叟公當後藤筑紫兵巖屋先鋒伊藤福田與筑紫兵戰小森野鳥銃交發衆寡不敵稍引退敵乘勝追之里許至高良山下天叟公欲誘敵至平地突戰以取勝以成富左衛門萩尾大學爲前行督兵反之親用槍敵追北已遠無復行列後藤筑紫急命整兵軍益惶擾公從北野村渡河樹旗十三部野敵兵顧之大敗公揮兵横擊之殺數百人渡河追之多斬首虜放火焚民家延及千栗祠九州治亂記下同○蓀光按此役野史不載據戰死錄陣歿四人其今闕不知生歿故攷良山

塵已老居西夕留米

師次高良山候騎猝與敵遇力戰屢立奇功一日戶次鎮直及騎將十時惟直等五六騎巡邏與秋月斥兵百餘人遇鎮直善挽強弓名顯西州上龍射矢行六十許步從敵騎上過惟直曰矢行高令稍低即中下龍復射中一甲士洞胸殪敵兵懼而止又注惟直止之曰吾儕命在子矢敵已止遂與俱還敵不敢追有邏者苦酷暑屢就池浴草野人伏兵林中擊之浴者錯愕十時連久裸身上岸挺槍進鬭刺二人殺之池

邊永晟執槍助之。衆得乘間被甲繼進。敵兵終退。葆光嘗遊前筑。得見十時源太夫家所藏古文書。源太夫之先相模渡邊彌吉弟。松蔭公命爲連久嗣。數有戰功。賜感狀。後仕前筑。及公遷於奥。屢召之。君夫人亦有書。皆辭。有槍刃長一尺九寸。高良山之役。連久所用。前筑大夫黑田美作父子深重其勇武。寄書乞槍。書亦藏其家。相模子雪軒。有馬之役。從筑侯有功。後自著書。詳記其父事蹟。源太夫皆寫以示予。今記其概。

高良山之役。公從上妻進次久末。竹迫進士兵衛弟甲祝髮居坂東寺。年十八。公召之命還俗。且賜酒及鉛碰魚脯。解齋欲以副甲。賜之。辭曰。臣明日取敵甲擐之。明日巡邏。遇敵斬之。果取甲還。既　軍人有潛歸笠花者三十餘人。以軍法誅。甲亦在中。賜死由布相模善戰。進士兵衛從軍三十三次。皆先登用槍獲首功。唯不見敵無所獲者二次耳。皆以潛歸誅。唯野上忠右衛門村尾安右衛門。以無妻子得宥。淺川聞書

七月六日。梅岳公賜薦野增時書曰。枉書問。黑木鎭秀悖逆。無復可宥。已誅之。葆光按。野史有黑木家永政實。無鎭秀。蓋政實初屬龍造寺政家。故名政實。已降豐。更名鎭秀也。統利年幼。意可致寧靜。遣鎭連入猫尾撫定。不勞過慮。薦野家譜。黑木鎭秀已歸豐。數有戰功。至是竊謀欲啓敵入猫尾。二公知之。賜待之如故。既而梅岳公伏壯士。以軍議召之。鎭秀入。伏發。并從者悉誅之。其子統利以幼宥之。

使戶次鎭連守猫尾。西征在近。鄙意欲有施設。使杉統連歸往屢言當留統連供驅使。然以留府亦須使令。併彌助遣歸。意有以亮之。示北部及諸方動靜。已知諸子書須別答。屬有事不免簡略。勘書當具言。頃苦腹疾。已復故。不煩遠念。專有吉報。不宣。弘道按。勘書謂勘解由手簡。說見於前。

二十九日。再賜書曰。得書示北部形勢甚悉。如老夫所料。勘書已具茲不復言。知命安部彌太兵衛東鄕三九郎誅叛者。此輩素以身徇國。屢有[illegible]績。感嘆不已。薦野家譜。櫻井中務及其弟治部。留守立花。陰通秋月。謀焚城。松蔭公聞之。以告增時。使家臣安部彌太兵衛東鄕三九郎斬之。鎭方及安部和泉。須賜田邑。過蒙諭示。感感。葆光按。薦野家譜。公分中務治部田。賜增時弟勘解由并安部和泉。鎭方蓋勘解由名。野史或作親次。未詳孰是。大旆垂至。北野赤司二城皆已降附。明日紹運將率兵據北野。立花亦須出師。至期示意。得見在近。不復一一。

七月下旬。梅岳天叟二公合兵。破筑紫所築北野赤司二砦。高良山諸將數請豐侯親征。豐侯見戰頗利。自將兵次日田。使謂高良山諸將曰。卿等宜分兵爲二。

臣弘道按。楯尾一名梅岳。公母養孝夫人墓在焉。及葬公建寺。仍名曰養孝院。後更梅岳寺。

一軍與道雪紹運僇力攻秋月。尋將從上座夾擊之。
二公大悅。分兵止禦龍造寺筑紫。公及天叟公與諸將。
進略夜須。皆曰。滅秋月在此一舉也。使告立花。十時
連貞留守。松蔭公以增時為先鋒。引兵會二公師於
夜須。屬梅岳公年高。久在軍苦酷暑。六月中得疾。天
叟公及豐諸將皆懼。進醫藥禱鬼神。疾稍瘉。九月。疾
復發大劇。（薦野家譜）

九月朔。公及天叟公移軍於北野。公疾病。十一日薨。小
野鎮幸由布惟信與天叟公謀。祕不發喪。軍行部分。
一如公存時。奉柩過敵境。還至立花葬之。建佛寺於
楯尾。名曰養孝院。（豐前覺書）

二公欲留北野候敵動靜。公年老。久勞於軍事。病
重。九月十一日薨。年七十三。臨終。召由布惟信小野
鎮幸等。勅以後事。外人不得聞也。立花巖屋臣及豐府諸
將下至士卒。皆喪氣如瞽者失相然。天叟公素相厲
以忠義。與濟艱難。哭尤哀。隆信敗死。公亦薨。肥
筑間。人情洶洶。恐旦夕有變。於是豐諸將在高良山
者皆收入日田。（舊作黑木。今據薦野家譜改之。）立花諸將議曰。公遺

臣弘道按。公法謚曰福嚴。為大庵公。時立祠於柳河羅城東北長久寺側。號梅岳大明神。至今春秋祭祀不絶。

命我死必葬高良山。若敵過此為冦者。我必過焉。請
從之。或曰。高良山深在敵地。大軍已還。必為兵馬所
踏踐。請奉柩歸葬。議終不決。一人進曰。不忍棄公獨
在山下。臣請自殺以從地下。皆曰善。必皆死。由布惟
時（舊作薦野增時。增時留守立花。今據高橋記改之。）曰。宜遣使立花請世子
至自殺而後死。公等皆輔弼臣。今先君即世。公等皆
死。世子誰與守社稷。世子尚少。與其死冦讎之手。寧
自殺也。夫殉君易。奉孤甚難。不若立世子相與輔之
也。十時連貞適自立花來迎喪曰。世子有命。請皆勿
死。相與奉喪歸。議乃定。十四日（舊作二十四日。今據薦野家譜改之。）班
師。天叟公恐喪過敵地為其徼擊。使立花兵先行。自
以其軍殿。送至立花。葬羅城西南梅岳。（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薦野家譜。立花懷覽記。近代實錄略同。）

公移軍河邊北野。次天神祠前。天叟公次赤司。（蓀光按。豐前覺書。九月朔。二公次北野。據此條。天叟公豈復徙營赤司乎。）公疾大漸。自知
不起。召諸大夫屬曰。我死被以甲葬於高良山。好
見嶺。必面柳河墓志討敵。九月十一日薨。年七十三。
天叟公及羣臣皆慟。豐諸將無不慨嘆失其倚賴。即

使十時連貞訃於立花且致遺命蓀光按連貞爲松蔭公使高良山見十時氏系譜此言使立花定爲謬誤然未詳其訃立花者果爲何人也松蔭公流涕謂連貞曰先君功名顯著今葬之敵地我不忍也雖有遺命不如奉柩歸葬連貞還報由布惟信聞之曰世子雖少處事誠當我將封腹殉之由布惟時曰我亦死居公右欲殉者七八人原尻宮内進曰公等徒爲名耳非爲國忠計也若果殉不如與世子皆死惟信曰我過矣請皆勿死奉柩歸葬地下有知我受其咎無有遺類遂與議秘不發喪然敵人傳聞大喜如免死然高橋記○蓀光按薦野家譜以公有遺命埋甲冑器仗於高良山下植松以表之後屢有靈響因立祠祭之今高良山北里許北野村西方寺門前有大樟樹相傳爲埋甲冑器仗處薦野家譜言植松及立祠者恐誤

公薨諸校千餘人護柩還立花道上諸豪素與搆兵者感其忠義不復出一卒徼擊及至襄事皆遣使會葬其在遠者奉書弔慰大友興廢記

公薨豐諸將皆收入日田天叟公亦將班師九月十二日筑紫人謀使千手六之丞率步卒百餘人間入寶滿放火焚之筑紫兵在武藏和久堂山柴田諸砦者皆馳至急攻寶滿城中兵少猝起不意不能拒守終與孀伊藤源右衛門花田加右衛門奉夫人及公子統增走巖屋廣門使筑紫四郎右衛門筑紫良甫將三百人戍寶滿天叟公軍夜半望見寶滿火光燭天知其失守疑巖屋亦爲敵所取舉軍恟懼已而定知其固守終歸居巖屋訃公喪於豐府豐侯父子亦痛惜先是豐諸將將數千人入後筑與二公合兵屢戰破秋月筑紫龍造寺師衆以爲秋月筑紫冀致蕩平縱不然二筑北豐復爲豐有及公薨諸將喪氣皆棄所降城去豐侯聚諸將議曰道雪病死我軍氣沮恐有變宜傳檄諸帥獎勵使小田原主膳弔立花因賜書增時使奉松蔭公以爲豐府藩輔薦野家譜

臣蓀光曰梅岳公以豐宗室世篤忠貞成童將兵未嘗敗北豐府已衰國多秕政公立朝謇諤知無不言北禦藝人西平肥筑及其出守立花豐有耳川之敗良臣多死國勢日蹙公與天叟公協心同力共濟艱難觀貫之叛贈書諸大夫忠憤激烈與

諸葛孔明出師之表相表裏平素推誠待物陣歿者輒厚恤其家人人感激視死如歸方是時羣雄割據日尋干戈鴟張跋扈唯利之視公獨慨然以芟除叛亂爲己任屢請豊侯親征既而豊諸將略後筑公與天叟公率師助之戰勝逐北兵勢大振肥筑討日克平不幸公薨于北野營豊軍氣沮不能復西略曩使公不歿數年秋月龍造寺力不能支必相率來歸如此則肥筑北豊復爲豊有薩人不敢北出略地且薩非素有遠略但以秋月龍造

寺納款肆然始有兼并之志豊府自總見公時已納貢職及豊公混一必爲西州顯諸侯不失舊物惜矣天奪公之亟天叟公亦完節巖屋薩勢益張豊公西征豊侯僅得復其國而輔導無人宗社墟莽抑北野之薨與孔明五丈原同忠貞之節與日月爭輝嗚呼亦偉矣哉

橘山遺事卷四終

橘山遺事卷五

日出　帆足萬里鵬卿　譯
門人　岡弘道子毅重訂

天正十三年冬。豐國公以九州未降。遣木下內藏助蜂須賀侯家政。諭諸豪罷私鬭納貢職者。得世食其邑。否則討之無赦。諸豪無有從者。薩人曰。所謂關白。豈故織田信長履奚猴冠者耶。何以得言臣我。方今除近衞公外。誰敢令我者。逐使者。當是時。九州願屬豐公者。豐侯及天叟公。松蔭公。筑紫廣門耳。九州人相與言曰。織田信長有尾張半州。俄而爲右大臣。諭九州屬已。無幾爲其臣明智光秀所弒。秀吉素卑賤。又爲關白。欲臣我屬。宣言征九州。今上國大亂。君臣易位。如奕碁然。彼何得久乎。或曰。天下之亂旣久。必有英雄出。而後能致蕩平。聞關白寬仁大度。智勇絕世。豈其人乎。九州治亂記

筑紫廣門與秋月種實。皆事肥。屢與立花巖屋搆兵。隆信死。政家重種實材武。遇之獨厚。廣門慍。以其女妻公子統增。後改直次。與巖屋平種實懼。使其臣板並左京之薩。請服。原田信種城井鎭房長野種信高橋元種及前豐前筑諸豪。皆送欵於薩。薩侯義久大悅。饗左京。賜行光刀及駿馬。鞍被皆具。且曰。我將征後筑。子君必會師。子其騎是馬以立功。政家素懦。聞秋月屬薩。以其弟有田藤五爲質。與薩平。於是馬場高木八重犬塚等。皆舍龍造寺屬薩。後筑屬肥者。亦皆降薩。薩益強。議先取筑紫廣門所據勝尾。而圖巖屋立花。雜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

薩將出師。屬冬月沍寒。不果。十四年春。豐老侯宗麟親之京師。因長束正家見豐國公。請曰。昔日鎌倉命臣祖能直。世爲探題。以治豐筑肥前後六州。日隅薩亦屬焉。及嶋津義久自稱別有探題之授。據薩隅。稍侵日州。與龍造寺筑紫秋月等。謀奪據郡邑。今屬臣者。唯立花統虎高橋紹運。屢有功伐。能自立。筑紫廣門亦請平。前年義久斬隆信於有馬。勢益張。後肥後筑諸豪及秋月長野等。皆屬焉。隆信子政家亦納降。其他豪帥皆爭歸之。臣聞其將發兵而圖并臣國。君欲西征。臣請爲前驅。豐公大悅。因問九州諸城主。盡疏

記田祿多少議割土疆以封歸已者曰速降者皆得食故邑否盡誅之前年遣使諭諸豪嶋津龍造寺首拒命他豪帥爲其所詿誤皆不肯從今將遣兵討之然遠州人非有大罪請降入朝者得除罪且遣使薩詰問若猶不從以隣國故先遣輝元進討卿素與藝爭地有隙自今而後宜和親僇力西討立花統虎以下諸已歸附者卿自以予言命之乃賜分土書豐侯歸以豐國公命諭諸豪少有從者豐國公又使仙石侯秀久諭薩薩人不從因使者能呂傳右衛門至十二月使之浴將斬之士拔刀入浴室傳右衛門素趫勇投浴盤擊之仆因破墻逃躶走十里餘一身悉凍浴河更走不復覺寒遂得達豐界九州治亂記○篠光按大友興廢記立齋舊聞記並以豐老侯往京師爲天正十二年似是

豐國公命藝侯毛利輝元伐九州黑田侯孝高宮木豐盛爲監軍公及松蔭公聞之議曰關白征九州宜請爲導當是時士專事戰鬭不嫺辭令松蔭公召增時曰我欲聘上國而乏使卿雖老強爲我行對曰敬諾松蔭公大悅以梅岳公有遺命賜立花氏著屬籍且曰成家既爲我妹婿亦宜稱立花氏別使其子弟爲薦野丹治二氏後增時固辭後數年成家初稱立花氏增時將行加賜食邑與天叟公使者村上志摩行至大坂因黑田侯以聞豐國公悅將見之黑田侯問增時曰吾子何所齎增時曰具棉布二十端黑田侯笑曰此太儉薄西州人未習上國儀禮乃買束帛爲贄增時因欲以棉布獻黑田侯黑田侯曰是宜爲吾子贄以見豐國公謂二人曰紹運統虎先歸我使卿等遠來忠莫大焉賜增時以眞守刀今尚藏於家志摩亦賜刀且曰卿等速歸堅守無有出戰以待我師二人反命龍造寺秋月聞之笑曰紹運統虎請援上國道路遼遠何時能到也薦野家譜

六月嶋津忠長伊集院忠棟等總肥筑豐五州之師四萬人伐勝尾及巖屋立花嶋津家久新納忠元嶋津世祿記忠元將攻前筑木入祈道本田肝付等及日隅薩之師三萬人伐豐豐侯義統告急大坂豐國公使土佐侯元親以南海之師援豐藝侯以山陰山陽之師救巖屋立花勝尾黑田侯孝高宮木豐盛與藝將吉

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謀。措置西事。又命世子秀次大和侯秀長代。已西征。悉發攝以西兵。元春隆景軍於時枝。孝高豐盛軍於赤馬關。防長二備石見之師亦尋發。土佐侯軍令張。具舟楫。將航海赴後豐。六月下旬。薩侯次於後肥大津山。軍容甚盛。遣先鋒攻一瀨邑城。廣門力戰不勝。七月六日。城破。薩師傅勝尾崖下。十日。廣門乞降。因之後筑大善寺。九州治亂記筑紫兵守寶滿者。聞廣門已降。薩師將攻巖屋。狩野源內兵衛覺書。忠棟謂忠長曰。廣門已降。宜班師。秋月種實曰。所以請師。欲伐紹運耳。今紹運尚在。君何以歸爲。薩師遂進攻巖屋。人無固志。吉野源內在寶滿。還言於公曰。君何不遣公子取寶滿。公曰。宜詢筑紫諸臣。乃使陣九郎兵衛適寶滿。筑紫諸臣相共議曰。公子已爲我婿。婿猶子也。公子果至。誰不奉戴者。九郎兵衛歸報。九州治亂記。筑紫諸臣請曰。我君降薩。一時權宜耳。公子爲我婿。願奉以守寶滿。公以爲統增年少未習事。然寶滿爲敵有。巖屋亦不可守。乃遣統增。筑紫士奉之以保寶滿。公子統增年十五。公以其尚少。且筑紫氏多變詐。召群臣問之。莫敢對。伊藤外記前曰。鄙語有之曰。買鷹百緡。須試之鷙。其直不過三十錢耳。君盍試遣公子。公曰善。

五

七月十二日。使公子統增入寶滿。北原進士陣九郎兵衛中嶋采女北原傳之丞等二十人從之。薩二將使使謂寶滿曰。廣門已降。宜速致城。筑紫臣欲執公子以降。公聞之。命伊藤源右衛門往視之。源右衛門鎭久之誅有功。以失寶滿見黜。鬱鬱不樂。將遊京師。其族外記止之。已而有是命。人以爲榮。源右衛門與外記及高橋山城等十餘人藤光按。高橋當作杉山。事見淺川聞書。然山城賜高橋氏亦不可知也。馳至寶滿。神樂堂門閉不得入。請見帆足善右衛門。善右衛門自樓上與言。源右衛門曰。來迎公子。請開門。善右衛門辭不得自專。衆相視曰。公豈棄質子耶。時善右衛門子質於巖屋。乃下樓少開門曰。公等且待我請入議。已去。有馬伊賀勇健有力。排戶直入。衆從之。到神樂堂。筑紫士皆在。源右衛門曰。公等無怪。來迎公子耳。急進執筑紫良甫。援刀擬其心曰。公始欲奉公子。故遣公子。今將行大逆以媚於薩。何耶。吾輩來欲相公子自裁耳。公若弗悛今死。山城等亦各執一人。將刺之。旗崎新左衛門進曰。事宜熟議。請皆納質子與議。乃取質子與源右衛

六

門源右衛門置之上宮留衛公子公子得免源右衛門等之力也高橋記

豐國公賜豐侯書曰前月二十八日書以今月十日至嚮者宗麟還附示軍令聞卿已與輝元平甚善薩人不即撫予將討之已令元親父子及四州諸侯爲先鋒以今月二十日航海至須與仙石秀久謀勿有差失元春隆景爲藝先鋒援立花巖屋遣孝高豐盛監軍事二人已踰海而西輝元待有報盡發中州兵西下又命秀長秀次總前備播磨丹波美作紀伊淡路諸州之兵裝成即發宜待此輩至不得輕舉蕩平在近卿亦得所欲餘增田長盛安國寺惠瓊口言七月十二日

豐國公賜天叟松蔭二公書曰得七月九日與孝高豐盛書曩者示軍令且諭豐藝薩三國與平豐藝已受命獨薩出兵侵勝尾仍止軍不退義統往有此報已遣孝高等行督藝師踰海與義統謀措置西事薩人尚在輝元待有報出師秀長秀次亦尋發足以克平兇賊予已嘉卿輩忠義事平有以賞之唯每事相與謀議無有疎失宗麟義統已諭以此旨亦欲卿輩知之八月三日

薩將嶋津忠長至太宰府軍高尾山二肥及後筑諸豪皆會龍造寺政家相良有馬松浦原田等亦使其將將兵會之凡四萬餘人秋月種實獨留以備豐府援兵後筑前豐諸豪多屬焉九州軍記

薩將使使謂公曰廣門既降君收其遺臣使君之子保寶滿何耶寶滿筑紫氏之有宜速致之否必伐巖屋公對曰君之來未嘗使一介命僕猝至太宰府僕竊惑焉今又命致寶滿不知何故君既枉師徒願據城一戰而後定議龍造寺秋月張雄日久一旦歸命麾下廣門身擁強兵不能戰輒以城降僕雖不敏不能爲此必力戰以效死節也九州治亂記高橋記略同

松蔭公使十時連貞請公曰巖屋卑兵亦少不可以當勁敵上國援兵將過赤馬關而西不如據寶滿也公曰統虎言善雖然相時量宜智者之事也守節死義勇士之任也古不云乎地利不如人和寶滿雖險士衆不和不可以持久我之於豐府至親也

我嘗爲豐府力戰。屢克敵。而天命不佑。疆土日蹙。物莫不有終始。是天喪我家之時也。昔者足利將軍命我祖及仁木一色。爲九州三檢斷。二氏既滅。我家獨存。九州名族如菊池小貳千葉宗像等。皆滅亡無餘。天之未喪我家。保巖屋亦可以却敵。天之將喪我家。雖據寶滿。豈能獨免。我已決死。忍棄其守而取奔亡之辱乎。上國援師道遠。何以能及我急。若擇險莫如立花。雖然。方事之殷。二將同保一城。非良策也。且道雪知予。若使統虎得免。我何愛死。我死戰必能支十日。殺敵不下三千。薩師雖壯。喪三千人。其攻立花必不能力。立花固兵亦多。薩人善攻。可支二十日。凡三十日。上國援兵必至。愼守汝城。勿以我爲意。連貞反命。松蔭公及群臣皆莫不流涕。（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巖屋物語畧同。）

七月八日。公與森下家忠原尻左馬助內田鎭家書曰。攝州歸得附問。此間守城具已備。略免勞心。統虎於耆老之言。亦能聽受。然以老夫危急。恐有迷謬。聞攝州言。今已釋然。今日之事。不問寶滿成否。唯當固守立花。以待中州之援也。參州泉州所規。（藤野增時稱參

河。小野鎭幸稱和泉。）衆士匡輔。君臣和睦。何喜如之。皆先考遺德之所致。老夫得含笑入地也。仍宜戒愼莫有怠惰。聞薩師已及後筑。與立花通問。不過一二日。餘攝州口言。實不復相見。謹白。

十四年。西州喧傳。薩傳檄諭降諸豪。且將攻巖屋立花。已而果說天叟公降。不聽。六月。薩師入南肥。聞豐亦有薩寇。公與天叟公謀宜請援豐關白。他無可爲也。天叟公使村上日向。（藤野家譜作志摩。）公使立花增時之上國請出師。七月。薩師軍於太宰府。又使人說天叟公。不聽。於是薩兵圍巖屋。立花男女皆哭。二十七日。巖屋失守。天叟公及群臣皆沒。聞者無不垂涕。（豐前覺書）

巖屋山不甚高。東南陡絕。登攀極艱。堰澗水入城。雖大旱不涸。山腹巨竹叢茂。北連四王寺嶺。巖石險阻。西接坂本國分寺。山谷相屬。牙城下至羅郭。穿塹築堤。樹柵其上。高處懸大石。敵來輒下擊之。（雜取九州軍記巖屋物語）

七月十四日。薩軍進圍城數匝鼓譟。城兵亦譟應之。敵推東竹爲盾。四面排銃。繼發起自午至亥。起自巳至子。烟火晝夜不絕。銃眼爲敵丸亂射。不得開。火箭射

城中屋盧皆焚。城中亦多善銃者。外兵含盾鹵進者。皆中丸死。薩將令曰。中州援兵將至。宜速定九州軍士蟻附。內外旗幟相接。城兵比敵軍。不過百之一二。素分必死。莫有退者。或立堞間。招敵與搏刺殺之。二十六日。羅城破。退保第二三郭。羅城上曰虛空藏臺。其南爲正門。成富左衛門達治右衛門中嶋隼人等五十餘人守之。西南則屋山種速屋山羽右衛門陣三九郎今山六兵衛帆足備後九州軍記作菟紫臣帆足備後荒川隱岐等八十餘人守之。風呂谷則土岐大隅關內記。

其東則伊藤八郎山下九兵衛田原運澤赤坂運鐵等六十人守之。高橋越前伊部九花土岐龍甫高尾福嶋等三十餘人守。秋月口。村山刑部茂松兵部等十八人守汲道。三原紹心柳瀨參河深但馬馬渡良虎轟木三介等八十餘人守百貫嶋。弓削了意弓削善右衛門大町備後等五十人守北門。荻尾麟可荻尾大學木村新右衛門等三十餘人守第二郭。公與百五十人居牙城。薩師請止矢石。有一人自稱新納藏人。呼曰。願與城中士言。公登櫓。陽稱麻生外記。問所欲言。篠光按。天正十二年梅岳天叟二公使麻生外記於豐府。蓋其人嫻辭令。爲人所知。故公陽稱其名也。藏人曰。子君以寡當衆。可謂守節不忝其職。雖然。僕聞義士不爲不仁者死。豐侯崇異教。虐士民。故每戰不利。土壤日削。如我君不然。施德愛衆。九州予來。故戰莫不勝。已并八州。以僕觀之。子君不如早降之爲愈也。公答曰。吾子之言不足以告寡君。僕當代對。人之盛衰。譬如草木。榮枯莫不有時。時苟不利。雖有德慧。亦無如之何。棄義取利。臨危苟免。是寡君之所不爲也。敵兵聞者皆無不感嘆。薩人更使莊嚴寺主僧來曰。君爲大軍所圍。防禦

十餘日。可謂壯矣。我軍亦取羅城。足以爲功。願與君平。得君一子養視。立花寶滿皆屬君者。所隸縣邑。世世無有移易。豐薩世讎。然君肯與平。請君居間。以結二國之歡。二國勠力。山陰山陽可指麾而定也。上國之兵雖至。必擊却之。公答曰。薩君命僕甚厚。僕設愛死爲媾。統虎年少。若不從。僕何面目見之。假令統虎從僕言。豐府之從與否。未可知也。豐府不從。僕之前功盡廢矣。前二三年有是命。僕敢不敬從。今豐

師屢折。僕與統虎皆在圍城中。豐府已不能出兵。上國之援未至。死固其分。於是爲孀。豈非恥乎。僕世封於此。不必從薩君受土。且關白已有分地。有璽書在。與其不義取辱。不如守節而死也。薩君已由義而行。僕之執諒。何以攻圍至此。龍造寺秋月反覆無義之人。若斬其首傳示。僕敢不納質乞降乎。僧反命。和議遂絕。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略同。

黑田侯使小林新兵衛來。敵圍城數重。唯北方圍不合。新兵衛卽由四王寺嶺。登山間行至城下。告以來使

十三

意。公被甲使卒執長刀從。見新兵衛。新兵衛已致命。公曰。吾子御命遠來。宜留以息一日之勞。然勁敵合圍。進攻無時。恐無以爲歡。不如速歸也。新兵衛意欲留與守。恐廢使。公亦屢趣之歸。終辭去。巖屋物語

薩將議曰。城中僇力死守。從前門進。徒損我兵。不如得導者間出其後。求村民爲導。皆避兵山林。已捕杉塚農民一人。與金爲導。自國府村。登四王寺山。將夾攻之。藺野家譜○篠光按。今太宰府市街後走巖屋道上有老嫗墓。相傳嫗導薩人。薩人殺之。豈其敎道不以實耶。不然。已問道又殺之。於理爲悖。要傳聞之謬耳。

松蔭公納糧巖屋。篠光按。據天叟公書。守城具已備。此時不得有納糧之擧。是特遣使問遺耳。除宇美河內經炭燒村外。無他間道。土俗傳。當時其地樹木繁茂。不通牛馬。人運不過負米數斗。九州軍記。馱米於馬數十匹。使十時太左衛門等護之。爲薩人所奪。誤矣。先人與行。歸遇薩師於八田村。與戰。有一人。以羊頭矢射先人中肩。先人攜矢還。告松蔭公。公率兵出。薩人引去。十時相模物語○篠光按。本書此下記。相模從公追敵。至筑後河。蓋由八月二十四日薩人班師。城兵追擊至筑後河。誤也。相模物語又言。先人受命督修太宰府觀音寺。旣而攜家人遊寺。初下轎。見一老翁。擧止甚都。先人請喫茶。留與談。老翁指一峯曰。僕少時從草野氏攻巖屋。一日有敵二人下此山。僕輩追之。一人由小徑走。一人踰崖谷去。言未畢。先人問曰。君豈非草野甚七乎。老翁曰然。先人曰。踰崖谷去者僕耳。記當時追者自

十四

稱草野甚七。君果是也。於是共言故。悽愴久之。先人謂老翁曰。君若欲事寡君。僕與大夫美作善。當爲言之。老翁曰。極荷厚意。然僕子居川戾治產。稍能自給。止僕不得遠宦。僕亦衰老。不願仕也。先人乃脫所著外套贈老翁。老翁亦以物與先人而別。此事亦或在納糧時也。姑錄備後考。

二十七日。天未明。薩軍推竹楯傳崖下。黎明百道並進。前者墜後者登城中。槍刀下擊。銃丸雨下。死屍充塞。崖岸皆平。自卯至午。薩師更番互進。城兵疲乏。無有代者。福田民部所守先破。其卒皆死。高橋記。福田民部守虛空藏臺東南。狩野源內兵衛覺書。七月二十六日。余與藤彌助攻扇櫓破之。秋月口極牢固。二十七日。余又與彌助等晨攻破之。篠光按。是書所言。不能無夸毗。嶋津世祿記載。攻扇櫓。薩兵多死。源內兵衞與一二僚友。

安得獨進成功乎。豈以已先登衆繼之故有是言乎。敵進攻成富左衛門所守。左衛門驍勇挽勁弓。射殺敵甚多。與成富新吾逵治右衛門中嶋隼人等突出。及屋山種速所帥卒亦力戰。衆寡不敵。死傷略盡。餘皆退入第二郭。村山刑部所守水道亦破。其卒殲焉。三原紹心萩尾麟可萩尾大學伊藤八郎高橋越前土岐大隅弓削了意等或在所守鬭死。或重傷自殺。或有杖劍入見還死者。或有入與妻子訣。奠爵出戰者。或以爲臨死見妻孥不免孺戀。不入而死。或與敵搏交刺。或力竭與僚友交刺死。屋山種速子太郎次郎年十三。聞城陷其父死。將出戰。其母止之。絕袖起。挺刃衝陣。薩師見其娟秀哀之。欲生擒之。太郎次郎刺擊趫疾。不可得擒。遂共擊殺之。屋山氏尚藏其袖。白麻地藍文。蓋當時孺子美服也。公見諸門皆破。親督兵出戰。所格殺甚多。牙城第二郭之間。薩人死屍山積。薩師踏屍登野村兵部與秋月臣木所民部等。亦道四王寺山。下視牙城。伐木堙谷。鼓譟進攻。保光按。此杉塚民所導。未及夾攻。前門已敗也。日晡城兵死且盡。餘五十餘人。創痍居半。公曰。我

十五

不可以死人手。即登樓自殺。其士皆死。薩法遇降者極厚。世所知。然城中七百餘人。無有一降者。薩士卒死者三千七百餘人。嶋津世祿記。七月二十七日攻巖屋克之。紹運自殺。獲千餘人。我軍喜入掃部伊集院左近丞以下至步卒。死者甚多。初松蔭公以公不肯去巖屋。遣吉田連正後藤種任等四十餘人舊作三十六人。今據戰死錄改之。援之。公曰。統虎愛我。然敵衆且勇。縱令有援兵數百。何以得免。且我已決死。汝等宜速歸守立花以待中州之援。士皆曰。臣等已得請來。何以持歸。君復有命。臣等皆致死於君前。公感

十六

嘆涕下。遂留與守。及城陷。四十餘人皆力戰死。雜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高橋記翁物語○吉田茂兼屬其子直武疏記曰。曩者山崎玄碩來。適無事。延與淡語。玄碩曰。大坂人將著武家高名記。公命僕及安東守直校公府史策并諸臣家乘錄先世軍功及戰死者。公因謂僕輩曰。松蔭公遣士助巖屋城守。汝亦聞之。恐不能詳。予聞之先君。松蔭公語先君曰。巖屋之難。吉田右京尤有忠節。巖屋急。松蔭公屬諸臣告之曰。予將援巖屋。卿等皆先公遺臣。陷之死地。未忍有所指命。特以天叟公危急。欲遣數人助之。衆相顧不敢言。右京獨進曰。君欲援巖屋甚善。士之報國。唯義之視。豈敢苟免。臣雖不敏。請往。於是請行者甚衆。特擇與巖屋有連者遣之。右京爲首。我不敢志。至其子孫宜勿棄之。先君之言。今猶在耳。撰高名記。予欲使錄此事。有故不果。汝二人宜識之。公事不私。然子右京子之後也。故特與言之。先人亦嘗爲予言此事。聞玄碩言益詳。他日玄碩又謂予曰。前日所言。尚有遺漏。公

又言松蔭公以右京代己死特命葬之天叟公墓側右京君忠義是我家令聞汝朝夕念之以勿隕其業此疏使平八代書亦欲其記之不忘也元祿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公命江淵右衛門三浦式部黑巖隼人刃諸婦餘皆出拒敵右衛門等欲還入内道塞不得行更上樓見中嶋左馬介吉野左京等數十人方衛公鬬屬薩兵百許人進入牙城城兵擊殲之有二百人繼進城兵殊死戰薩師披靡退墜谷中久之不得進公卽巡城中死者厚禮致謝有氣息者親以藥内口公愛士卒皆此類也以故入保七年諸臣死節者甚多及薩師北出士皆知必死無有叛者已而公奮長刀出戰曰聊以報死者格殺數十人身亦被數創乃退上樓自殺年三十九作絶命辭書闔水原紹心亦題和歌於柱而死薩師聞城中唱佛號爭入見公死皆無不嘆惜初公命高橋越前刃夫人越前守羅城及城陷路梗不得入遂戰死夫人止焉將校妻子皆流離分散見者無不爲流涕高橋記

薩人獲公元以獻薩二將感其忠義下胡牀禮之命葬二日市山上後立花人獲其屍葬巖屋内城内城與二日市山對峙兩處並有公墓云九州記○蒤光按此言葬二日市山上誤矣二日市北片野村原上有塋公元處立花懷覽記載松蔭公復取巖屋改葬公屍

松蔭公欲及公猶在有所問以木付主水少壯附書往三日不能入吉田連正曰人不能而請之不遂抑爲君用一也臣請往公遣之是夜得報歸淺川聞書下並同○蒤光按據上條註吉田茂兼屬直武疏記連正已在巖屋援兵中不得更奉使本書疑誤

七月二十六日公使谷川大膳於立花夜踰山入立花明日夜歸至巖屋城門閉大膳不知城已失守呼曰谷川大膳反命門者執之見嶋津忠長忠長曰子君今日完節子若留事我必如故秩大膳曰辱君之惠然事至此祿秩非所欲也唯有一事臣懷中有立花書願先斬臣首而後發書忠長流涕曰義士我何以發書爲解其縛還佩刀使人送入立花大膳後剃髮名立心

松蔭公曰石松安兵衛父曰源五郎驍勇絶倫先君賜名隼人辭曰臣賤人不足以當之巖屋受圍御命往使薩師圍城數重言於天叟公曰使事已畢不必反

命。請留守。公屢促使歸。不可。重其義烈。賜名曰高橋越前。及城陷。力戰而死。忠義如此。予不敢忘也。

薩人已取巖屋。使人諭實滿降。實滿雖險從公子者與筑紫諸臣互相猜防。且聞薩軍以河內山及巖屋所獲妻子置前行以攻城。人人疑懼。無有固志。及薩使至。從公子者議以爲城中兵寡。無以拒勁敵。且筑紫人多詐。恐其中變。不如奉公子去以爲後圖。因對使者曰。君若宥統增得入立花。唯命之從。不然。據城以死。薩將許之。納載書爲信。公子將行。伊藤源右衞門

曰。議已定。臣請死以終公子之事。且見先君於地下。北原進士曰。子死。僕義不獨生。公子曰。二人死我何以行爲。中嶋釆女進曰。公等徒欲以成名耳。無益於國。不如無死以輔公子。源右衞門曰。然。人臣効節。何必今日。與進士皆從公子出。薩人倍約。取道於武藏村以南。衆咎之。薩人曰。臨戰而盟。不必信也。囚君夫人於後筑北關。公子於後肥吉松。皆置兵守焉。從公子者。伊藤源右衞門田原河內三原十右衞門。從夫人者。北原進士伊藤外記等。皆莫不盡瘁執事。高橋記

薩侯爲人驍武。率兵北略。諸城望風降。松蔭公請援豐國公。公命藝侯及元春隆景孝高豐盛救之。薩侯使其將星野吉實及其弟民部戍高鳥井。八月二十四日。薩軍引歸。公出輕兵擊敗之。斬獲甚多。立花戰功錄

薩將遣使謂松蔭侯曰。巖屋已定。將有事於立花。寡君素與君無仇。今者將撫有九州。君請爲寡君居間以與豐平。往屢以此請尊人。尊人不聽而死。君非與關白有舊。上國人多詐。君若與寡君。所有縣邑。寡君其

無與知。又使謂立花諸臣曰。子君少未習事。子輩良圖。勿徒取夷滅。使者三反。立花鎭實由布惟信等會議。或曰。薩軍銳甚。筑紫已降。以天叟公之武。所率精銳。猶不能終守。我非愛死。顧先君之子一人而已。君若罹禍。宗祀永絕。或曰。死生命也。士窮不失節。君故豐府宗室。已與關白有約。義不可倍。且先君及天叟公並以武著。無所降屈。薩雖強。北面事之。能無愧於心乎。天叟公在猶可。今已執義沒。若果降。不過畏死。上國之援。不過二旬必至。我兵雖寡。戮力固守。

可支三十日。若不能戰死耳。松蔭公曰。我與共生無義。寧死敵。刀爲誓。衆大奮。立花懷覽記。薩軍將攻立花城。城中恟恟。謀無所出。內田鎭家曰。臣請見薩將說而緩之。不成死之。遂往見薩將約降。薩將大喜。居三日。鎭家又往。曰前日之言詐耳。明日辰牌決鬪立花下。臣歸願得賜以爲證。因獻長刀。薩將怒曰。豎子易我。立花人何以能戰。軍有故事。特宥汝命。新納武藏受長刀。賜以刀子。鎭家歸保聚以待。薩人不至。二十四日。收兵道後筑濟宮路河而去。刀子今尚藏內田氏。益修守備。高壘完牆。薩軍攻巖屋多死。立花絕險。其兵比巖屋亦衆。攻之不能下。恐上國兵承其弊。不敢薄城。止焚城下廬舍而已。葆光按。九州軍記。薩師次遠矢原。盡焚立花城下人家。分據要害。時出輕兵發銃攻城。八月。黑田侯及藝師前後渡海而進。於是薩師收入後肥。安河內氏筆記。薩師傅立花城中固守。弓銃亂發。屢出兵戰山谷間。薩師不能進。是時昌興有功。公賜書以賞。由此見之。他野史以爲薩兵未嘗攻立花者。誤矣。當是時。寶滿爲秋月所據。薩侯置戍巖屋。又修高鳥井。使星野吉實及其弟民部守之。以遏立花。八月。黑田侯宮木豐盛從長州時枝。航海至柳浦。吉川元春等率山陽諸軍爲後繼。薩軍在立石小倉者。退保巖屋。已而薩侯命諸將在前筑者。退次後肥。二十四日。薩軍引歸。城中出兵從之。綿貫左三兵衛先進。薩後軍亂。斬獲甚多。九州治亂記。高橋記。薦野家譜略同。但高橋記不載追擊。誤矣。

薩師將進攻立花。遣使說松蔭公降之。松蔭公對曰。僕父子事豐公。今僕父已死節巖屋。請據城一戰。以終先人之事。而後議和。薩師攻巖屋。精銳多喪。不敢攻立花。會薩侯從後肥八代與書諸將。使速引兵去。曰。改歲秀吉將親來。我亦姑班師。八月二十四日。薩諸將收太宰府軍引歸。高橋記。○葆光按。本書亦以爲薩軍不攻立花。誤矣。松蔭公聞巖屋失守。略無懼色。曰。我固知其必然。待敵來。據城戰死耳。益嚴守備。薩軍進圍立花。遣使謂公曰。前日取巖屋。今又涉君境。非我與君素有仇。西州諸侯盡從我。巖屋立花獨否。我亦使人請事尊人。尊人不聽以至亡。君若聽我。世世修好。無有相害。不亦善乎。公對曰。拜命之辱。抑前歲豐關白命寡君使道雪紹運撫定前筑。以爲郡縣。今道雪已死。僕雖弱。嗣守其職。棄義外附。不忍爲也。紹運已爲關白死。僕豈苟免。君之師徒有辱。請致死禮。以從先人於地下。使者三反。薩人知公竟不降。議攻立花。而暴師數月。攻巖屋士卒多死。立花絕險。衆皆氣沮無能進。以爲與其攻之不能下。中州援至逃去。不如速歸也。八月二十四日。

焚城下人家。引兵歸。公曰。受圍數日。見敵去不能從。如人之笑何。卽遣兵追之。頗有斬獲。立齋舊聞記。嶋津世祿記。巖屋陷。高橋直次從寶滿入質。將進攻立花。遣僧說降之。立花某曰。我父已死。我何以生爲。願得一戰以死。諸將相謂曰。義士。擊之不祥。姑罷歸。會公書至。命班師。遂引歸。

豐國公賜松蔭公書曰。得前月二十四日與孝高惠瓊書。薩軍歸。追擊獲數十人。如簿書所言。勳勞無與比。予既嘉卿忠義。尋有益封。須以此意諭諸臣盡力戎行。予近將出兵。成功必矣。餘孝高等口言。九月九日。蓀光按。九州軍記。薩師將歸。城中悉兵追之。立花懷覽記及十時相模語。追至虎從河。恐誤。何則薩軍數萬。追之遠必反。戰不利。城必危。據豐國公賜松蔭公書及戰功錄。特遣輕兵追擊。獲數十人而已。尤爲可信。

二十五日。松蔭公伐高鳥井。高鳥井距立花僅六十町。宗像氏所據。廢已久。薩人修之。使星野吉實守之。以過立花。已牌傳城鼓譟。城兵亦譟應之。城東北峭壁。西爲正門。南第二郭。皆逶邐下隤可一町。竹木疎布。城新修。牆壁未完。立花師從西南進。城上矢丸雨下。九州記。立花中軍陣若杉山。蔦野增時蔦野成家小野鎭幸將五百餘。從十間堤進。藝援兵二百人從須惠村谷中。進攻後門。城兵三百餘發弓銃拒之。立花師進傅城。丹半大夫皆掛

掃部先登。皆中丸洞胸死。宇美善四郎臼杵新七亦死。小田部新介傷目退。安東津之助十時連久等尋破牆入。師從之。乘勝力戰。城兵大亂。吉實在樓上指麾。立花統春進以槍刺之。斷其帶。吉實退入內城。十時連久追刺殺之。衆爭進。獲其弟民部。士卒少有脫者。遂縱火焚其砦。九州記。小早川隆景所遣援兵十七人。橫山與三年十七。獲民部。軍吏註功。連久讓統春。統春曰。僕槍不中。子實獲之。何以讓爲。連久曰。不然。戰猶獵。先跡獸者爲功。松蔭公欣然曰。宇左美實政天野則景獲中利八郎爭功。和田畠山爭國衡元。卿等賢之遠矣。豐國公聞松蔭公取高鳥井。深嘉其勇。賜黑田侯書稱九州第一。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蔦野家譜略同。○高橋記所載過簡。豐前覺書亦不免憒憒。今皆不取。

藤江太郎右衛門言。松蔭公將伐高鳥井。當是時。若杉巖屋薩兵處處屯守。衆以爲攻高鳥井不能下。恐有不利。公遣余及丹波左馬候城中動靜。已而召內田鎭家問曰。伐高鳥井。中軍自東邪。將西也。對曰。兩人歸。君問吉實所在。親當之可也。余輩還言。城中士卒不過千人。若杉砦有五百許。臣等自二十三日夕蹈

伏伺其出汲、且望城上炊烟、以知之、鎮家問吉實所居、余輩答以不知、鎮家謂公曰、君宜自城東、其地稍夷、且吉實望見君幟、必自赴之、公以爲然、是夜三鼓出兵、先伐若杉、若杉兵將收入高鳥井、我師至大擾、米多比三左衛門爲先鋒、戍將黑木織部和仁圖書亦勇悍、合其卒爲圓陣突出者二、連貞方在砦北戰、公從五六騎至曰、連與丹波合兵、自西北方圍解、砦兵從潰走入高鳥井、公命小野鎮幸薦野増時爲先鋒、進至高鳥井、夜五鼓、（蓀光按、公伐高鳥井、豐前覺書九州治亂記皆以爲晝日、據本書、攻若杉高鳥井、並是夜戰、未知孰是、姑待後考。）公駐城東、距壕三百許步、前軍冒矢石進、多傷、公下馬進至崖下指麾、丸中冑右簷、執槍者在公前數步、中丸死、於是立花鎮實等二十餘人進蔽公、公曰、我不以身當敵、何能有功、排衆進、衆爭陵城、増時長子成家未冠、聞公已登曰、我何以生爲、卽進傅城、増時繼之、余及寒田彌吉在城西先登、敵兵多重傷伏崖下、不復割級、舍之進、有一人從樓下、余刺殺之、獲甲首一、上樓、民部被重創自殺、卽縱火焚樓、吉實守東門、素驍武、持長刀屢督兵

出戰、立花統春與吉實遇、京都兎角兵衛十時連久助之、吉實長刀折、統春刺之、斷其帶、退入門、將束帶、一手拔劍、倚闔拒鬪、劍中柱折、自知不免、退七八步、踞石不復動、兎角兵衛亦言、高鳥井之役、城兵死傷略盡、吉實鬪疲、踞胡牀憩、連久持長刀槍、統春持刀、齊進伐之、統春知吉實將帥、以刀加額、連久年少未習軍禮、怪其所爲、二人已獲吉實、池邊永晟爲軍正司論功註簿、連久讓統春、統春曰、軍功以用槍爲上、僕不敢比子、公聞召出曰、卿等讓功甚善、連久目永晟、終署統春名、公賜二人書同賞之、吉實長大多力、及城陷、血戰刀折、腰下有鞘而已、統春素習軍禮、反問從軍斬敵將禮、立心曰、是軍禮之尤大者、衆方爭前役、連久因從學焉、又以谷川立心與統春同學、就進止以所持刀槍若矢加額示敬、若己獨進、將踞胡牀或席地坐、進稍左亟二步許、右持刀、左手據地、稱姓名、言願得相事、將不言目之而已、冑簷覆項、請去冑不可、以鋒揕其喉殺之、去冑藏之、將死不鬪、欲脫去以圖後功者、或鬪將鬪已不傷不言鬪、（淺川聞書、下並同。）

松蔭公曰。常聞人自叙其功。不能無矯飾。是中有所慊而然也。小野鎮幸嘗言。從軍還。每恨指揮有不至。高鳥井之戰。臣傅崖下。中石仆。部下將扶之。臣曰叱。蹋殺我以進。是獨無憾而已。鎮幸前後軍功甚多。臨戰督敗卒止戰尤難。予嘗見鎮幸轉敗爲勝者四。在先君時。定多此類。而其言謙抑如此。豈非賢乎。夫并減功。喜自矜伐者。亦可恥之甚也。

天叟公之歿。秋月使桒野新右衛門戍巖屋。松蔭公伐之。先鋒薄城。發銃相擊。有平尾小左衛門從言。公止之。公營及諸營已成。余輩取衣裝入舍。公遽命班師。復以裝馱馬。公已騎。命焚營。遂引歸。人無知其故。至巖屋東。席地坐。適有野豕。將子十二。趨南谷。或將以銃擊之。大橋京林曰。是吉祥也。勿殺。乃止。豊前覺書

秋月使桒野新右衛門戍巖屋。松蔭公已取高鳥井。進攻之。小野理右衛門白晝間入城放火。城遂潰。豊國公賜書以賞公功。高橋記○小野氏譜。公命理右衛門間入巖屋。縱火焚城中屋宇。敵兵追之。因張傘羅下。公賜書賞其功。僧良堂作偈。載焚城事。與家譜合。九州治亂記以爲高鳥井。似誤。

桒野新右衛門以三百人戍巖屋。松蔭公攻之。諸將素習地理。從山谷中爭進。新右衛門不能拒。由國分觀音寺道逃去。追之不及。唯獲羸卒落後者而已。秋月兵戍寶滿者聞之亦潰。薦野家譜

豐國公賜松蔭公書曰。本月十日得與惠瓊孝高豐盛前月廿七日書并上功簿。南冠猖獗。北筑數城比失守。卿在立花。不能無過慮。故遣耀元元春等往。卿完城既足以爲功。及敵退尾之。多所斬獲。尋伐高鳥井。斬守將星野兄弟。士卒殺傷殆盡。具如簿書所言。可謂爲國盡力矣。自今而後。愼勿輕戰。孤須元春等報將親征。九州已平。有以益封戰士有功者。亦得厚賞。餘惠瓊等口言。九月十一日。

十月十一日。復賜書曰。薩人糾合諸帥。連陷數城。卿亦受圍。終敗敵軍。城得全。又屠高鳥井。盡獲戍將星野以下。少有脫者。功烈顯著。足以爲我榮。西征蕩平。將有益封。今賜來國俊刀及火藥二百斤繡文外套。西征在近。勿得輕戰。餘森勘八森兵吉口言。

十月三日。豐國公賜安國寺惠瓊黑田侯宮木豐盛書曰。龍造寺若有異圖。必待肥筑諸豪納質子。元春隆

臣弘道按。擇町野氏手記所引古文書作豐國公賜松蔭公食邑十三万二千石。然治亂記及他野史言賜十二万石。未詳孰是。姑錄俟後考。

景始渡海而西。糧元據門司、出兵略近邑。薩人必不能有爲。往出前筑、得二三小城。自以爲功、置戍而歸。立花統虎發兵取之。獲其將星野。比薩人區區略有九州。其功尤偉。且薩棄其將不能救。爲恥已大。其無能爲。可知矣。

又一首曰、嚮在大坂得立花統虎與二三子書。言薩人北出。前筑失數城。虜立花亦失律。統虎已完城且取高鳥井守將星野以下斬獲數百人。可謂九州一人矣。近將益封。宜以此旨諭立花諸臣。自今而後慎無有輕舉。

十五年三月。豐國公西征。步騎二十五萬。前豐巖石城據山峻絕。一鼓拔之。西州豪帥震懼。秋月龍造寺以下皆望風迎降。無有能抗其顏行者。進入薩。薩侯詣軍門降。豐國公以其名家源右府裔特宥之。仍封薩隅二州。豐侯亦仍故封。封於後豐。以後筑柳河封松蔭公爲列侯。租額十二萬石。以天叟公死節召統增於薩封以三池。租入一萬。以奉公祀。記（九州治亂記〇本書所記甚詳。今抄撮記其槩耳。）

臣蓀光曰。梅岳公據立花。天叟公據巖屋。爲豐藩屏。及薩人分師北出。專以筑爲重。秋月龍造寺望風乞降。而天叟公獨百戰効節。所殺薩精鋭數千。時梅岳公已薨。松蔭公因其遺策。完立花以當敵衝。薩人終不能併九州。豐以得不亡。嚮使薩無北筑之虞。合兵東下。其舉豐固不終日。蓋巖屋之事。與張巡睢陽之守障蔽江淮同。而功存宗國。從容就死。義不受辱。又在巡之上。子孫享茅土之報。百世不絕。天之祚善。豈不篤乎。

橘山遺事卷五終

宇都宮遯菴　撰

日本古今人物史

寛文八年（一六六八）序刊本（巻四―七配補舊鈔本）

據寛文八年（一六六八）序刊本
（卷四—七配補舊鈔本）影印

日本古今人物史序

頃有人物史幾巻刻梓不知何人之撰也剞劂氏因某人之紹介請書一語閲之始以武將終以藝流焉忠臣義士名儒良醫烈女逸獨將[illegible]賊黨靡不收載焉馳騁于[illegible]百年之間區別類從矣夫以立詞措意雖不及良史其[illegible]旌善懲惡垂勸戒於來學之功又不少也夫子曰三人行則必有吾師也况此編所載垂于二百餘人而善惡之迹昭晰于方寸之間也善以欲充其善惡以欲懲其惡則楷上常有餘師而才日長學日新德日進也然則此編縱巾十襲可也若夫不師善行不[illegible]匿志則此書偶爲此道之[illegible]然則覆醬瓿亦可也於是[illegible]有所感因書寛文八歳仲春洲醫生山科長安執筆於求仁齋

人物史目錄

野州貞女　大和飯婦　刀自賣
亘成女　小平子　漢部妹刀自
阿都磨　鎌田婦人　清水姫
諸穗婦　小宰相　忠常妻
静　貞後夫人　山名禪高婦
山名氏清夫人　勝頼夫人　勝家夫人

卷七藝流部

尾張濱主　伴別當　豊原時秋
政長師賢　助元　源齊頼
鳥羽僧正　那須宗高　都築[illegible]家

覺明　長明　玄[illegible]
櫻井五郎　朝村　兼好
本間重氏　徹書記　東野州
宗祇　牡丹花　兆殿司
雪舟　意雲　蜷川智蘊
相阿彌　能阿彌　珠光
紹鷗　千宗易　古田重然
鐵叟　策彦　萬里
紹巴　昌叱　宗鑑
長嘯　貞徳

日本古今人物史畧傳巻之一

武將

按今稱武將者非君州牧也武人君長于天下者不載于此源二位頼朝以下是也

一 坂上田村麻呂傳

坂上田村麻呂者犬養之孫苅田麻呂之子也為人身長八尺八寸腰[illegible]有二寸勇烈武毅衆皆推之延暦年中承詔伐東夷又弘仁元年誅藤原仲成其功居多也歴官為征夷大將軍至中納言兼左近大將

二 藤原忠文傳

参議右衛門督藤原忠文者當平將門叛亂之時蒙大將軍之詔既而將門為平貞盛藤原秀郷被誅因此忠文自中途歸論功之日有議難而不預賞可謂不幸

三 平貞盛傳

平貞盛者國香之子也為常陸掾朱雀帝之御宇與秀郷同至下總國與平將門相戰放矢殪之遂誅朝敵且報父讐以功叙從五位任右馬助先是貞盛詣洛西仁和寺之宮將入門遇將門此時將門多率家臣貞盛無從者貞盛至宮前曰我今日不從卒徒為遺恨若有卒徒則立可誅將門此將門者可謀叛者也既而將門反矣可謂知幾者也

四 小野好古

小野好古者官至羽林大將天慶二年任[illegible]掾

[illegible]

死獄中

五 源經基傳

源經基者清和帝之孫桃園親王之子也號六孫王承平年中早知將門之反奏之朝廷而東征又與小野好古共征純友

六 源滿仲傳

源滿仲者六孫王之子也居攝州多田故世謂

之多田滿仲武名勇功人皆知之宣高明之不虞而擊衛禁中晚祝髮號多田新發意

七　平維茂傳

平維茂者其先出於桓武帝前將軍貞盛之姪也貞盛養之爲子字之曰餘五數策戰勳爵至將軍故俗呼曰餘五將軍曾在奧州殺藤原諸任其威振東北世傳維茂入信州戸隱山斬妖鬼云

八　源頼光傳

源頼光者滿仲之長子也勇材武烈天下無不知之爵至鎮守府將軍誅伊吹山之酉賊殺市原野之孩童其餘戰勳奇策載在口碑

九　俵藤太秀鄕傳　按秀鄕傳實在貞盛好古之間故在此

藤原秀鄕者左太臣魚名之苗裔下野太掾村雄之子也自幼有勇力又精射藝朱雀帝之時將門叛矣秀鄕輒之獲其頸以功叙從四位任武藏守世傳秀鄕因龍神之請射湖上蜈蚣云

十　源頼義傳

源頼義者滿仲之孫頼信之子也後冷泉帝之御宇安倍貞任宗任叛矣頼義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攻誅之在陣十二年東州羣雄悉屬其麾下增爵爲伊豫守

十一　源義家傳　附義光

源義家者頼義之子也頼義有子四人一爲嫡大義家受祖父之家督號八幡太郎次義綱曰賀茂次郎次義光曰新羅三郎義家之爲人有勇力怒則頭髮上指目眦盡裂且又善騎射從父頼義下東奥誅貞任宗任其後又討武衡家衡平之其弟義光赴奧州助義家同擊賊徒有功

十二　藤原清衡傳

藤原清衡者花河太郎武貞之猶子也武衡家衡拒命之時屬義家有軍勞成功之後義家附清衡以陸奥之事保國三十三年其子基衡繼父領奧羽二國迨孫秀衡官秩榮華越于父祖自清衡至秀衡三代歷數九十九年也

平正盛

讃岐守平正盛者葛原親王之苗裔刑部尚書忠盛之父也康和年中受詔討源義親子忠盛又有勳功始聽禁内之昇殿

源爲義傳

源爲義者頼義之孫義家之子也號六条判官行年十四歳討義綱之叛俘之十八歳僅率十餘騎拒退南都數萬惡僧年及七十承崇德上皇之命與清盛義朝等軍戰不得志而死

平清盛傳

平清盛者正盛之孫忠盛之子也保元平治之亂勝源氏而功勞居多也官至相國威振天下闔門之榮貴百倍于他日人皆側目不敢平視之

源爲朝傳

源爲朝者義朝之弟爲義之八男也長七尺射目猿臂膂力絕人能開勁弓十三歳至鎭西謂之鎭西八郎戰勝攻取至十五歳遂押領九州因人訴之召歸洛年十八歳明年保元之亂與父同護崇德上皇之宮射殺獻兵多矣衆無不辟易既而上皇南狩爲朝謫伊豆大嶋島人僉遵其皆畏伏在嶋十年餘嘉應年中官兵來攻之爲朝一箭射破艦而遂自殺年三十三

源義平傳

源義平者義朝之長子也俗號惡源太十五歳擊殺義賢于大藏谷平治之亂從平重盛於待賢門僅率十七騎之衆上直入重盛五百之鐵騎中而摧破之屢追之後敗走而爲清盛被殺

源頼政

源頼政者參河守頼綱之孫兵庫頭仲正之子也會射倉梯歌近衞帝之御宇於禁廷闕中射化鳥其名大顯其後保元平治之役有忠戰治承年中謀滅平族不成而自殺于平等院

平重盛傳

小松重盛者平太師清盛之嫡男也保元平治之兩度勳父清盛戰功居多僅榮陞成累官到

內大臣兼羽林上將典禁兵性仁孝嘗憂父清盛憍奢獲罪於天下諷諫數矣治承元年上皇寵臣平章事成親憤平氏恣逆威謀討之事發覺逮捕成親及黨類連及者數十人或誅或流清盛勃怒未釋起兵欲犯上皇躬被金甲按劔議軍事重盛聞之衣冠入來衆皆驚視重盛涕泣苦諫諭以忠義其言出於至誠聽者無不嗟歎猶懼其諫不聽歸家而聚兵以覘之於是清盛解怒脫戎衣朝廷以安矣其後清盛益暴戾自

若重盛詣熊野山禱神以父自恣暴告曰神若不許此願請奪我命既而歸京不幾而寢疾彌留不瘳清盛使盛俊告曰自宋朝良醫來在本邦延之求治重盛諭盛俊曰居予語汝延喜帝延異國相士入京城識者有譏之況重盛爲人臣求殊域醫乎漢高討黥布蒙創託天命却醫不用以爲美談若因宋醫藥餌得瘳則本朝有無醫之耻汝其爲我含辭盛俊唯而退此後終薨年四十三國人皆哭於巷矣世傳重盛逆慮

平族終絕其祀使兼金三千兩贈宋帝及育王山僧至于今彼地設正忌齋會修冥福矣我謂重盛縱不知學不到此惑若然則似告父惡於殊方彼寢疾却父命不用宋醫況爲修冥福投金於育王露本邦醜於趙宋乎蓋是野史之誣也

一　武田信義傳

武田信義者源義光四世之孫也繼其箕裘之業而長弓馬之藝得其祖親義之鎧旗幟之爲家寶矣治承年中奉茂仁王之檄令而起義兵屬賴朝之手下而有武功拔小田切城而略信州後攻長田廣道茂還入駿路夜襲維盛於富士川平軍潰而走賴朝賞令信義領駿州

二　源義經

源義經者小字牛若世冑之將種也平治之亂父左典厩義朝與平清盛戰敗死一族多伏誅爲義經未脫襁褓母常盤有殊色清盛取爲妾以故得免稍長投鞍馬山東光坊受學衆勸

雅流不敢聽常懷復讐之志適遇異人于僧正谷每夜習兵法擊劍之術盡傳秘訣其輕捷如飛十六歳潛出鞍馬山會商人兼行到東奥赴秀衡館告其志秀衡善遇焉治承四年聞兄頼朝勃興豆州出東奥以西謁頼朝於駿州黄瀬河頼朝大喜命爲將量大兵攻平氏時平氏擁十萬兵雄據一谷要害義經自後山冒險擊其不意平氏倉遽不克拒戰大潰追北斬首二千餘級宗盛奉安德幼帝逃奔海西不得所上又退讚

九

州保八嶋矣義經任廷尉爵追討使宣旨元暦元年閲兵渡邊福嶋五百余艘將解纜時北風暴起折木揚沙東士皆畏戰不知所即皆懼義經大怒使辨慶等男士叱柁工急以戰艦五艘凌驚波須臾著阿州進兵而服親家後義經進攻焚掠高松將襲八嶋平軍疑其大兵震懼逃去海上軍門不守不血刃而入實基一旦行宮焦土其後志度壇浦處處會戰皆捷四國九州守將爭貢降士卒散亡相繼平軍大敗渠魁宗盛

父子就擒一族臣僕盡東滅矣義經振旅而歸頼朝因梶原之讒不許入鎌倉空歸京去臨東兵大到要院宣赴鎮西大物浦俄頃黒雲起天末迅風興濤舟飄蕩危幸免匿吉野山變數經北陸再赴奥州秀衡館其間草居露宿備嘗艱難矣文治年中終爲泰衡被弑年二十七矣吁義經武威挺挺所向有破竹之勢一年之間掃清天下叛賊殄滅乃父之讐可謂蓋世之功臣忠孝之良將也然特勇功恃身不避使奸佞

十

弄唇吻兄弟猜離終喪東奥鬼矣千載之下到於梶原侫惡梶原之讒切齒瞋目無不欲洗義經冤於是又可見理義感人心也

小笠原長清傳

小笠原長清者信州源氏之首族也治承兵馬之初最先離平氏越關東而歸頼朝頼朝深感其赤心其後西海東奥役以屢有忠功特加優賞承久之亂爲一將之總軍而入洛至于事已補阿波兩國守護之任且傳武家禮法於父祖

而累代不墜家聲也

一 武田信光傳

武田信光者信義之季子也初以賴朝命領甲州石和莊承久之役爲東山道之首將破敵於濃江振武威于一時

一 菊池武重傳

菊池武重者姓藤氏九州之良族也其父寂阿奉元亨帝之詔攻赤橋英時因大友少貳變心寂阿父子遂戰死武重繼父之志勤王之事不懈矣箱根合戰先登而擯敵軍爲後歸于肥後而與親王舉義旗其軍勝勢動九州望風而畏靡

一 新田義貞傳

新田義貞者世胄之源家也元亨之亂討平高時命上京賜大塔宮令旨屬志官軍稱疾歸上野欲成大事高時重徵賦民疲弊世良田者義貞采邑也官使來令饒六萬緡出軍資百姓莊内擾擾義貞大怒斬官使梟其首高時聞之欲以大兵攻擊之于時麾下兵甚寡群議不決弟義助勸義貞定策急攻鎌倉士卒雲集武威大振卒屠鎌倉高時自殺平族盡亡滅焉後帝酬厚賞其功敘從四品任左金吾將軍而與足利尊氏有郤遂尊氏叛帝賜節刀將數萬兵征之官軍失利而歸尊氏倒大軍入冦京城義貞運奇策大克之逐尊氏於鎭西再挑天日將擧皇風又新然天運不得就尊氏遂率鎭西大兵入京城翠華幸吉野山是曰南朝其後百戰勤王之師延久二年越前果見戰白矢貫命吁命哉天下官軍失倚賴焉不勝哭矣

一 楠正成傳

楠正成者其先出自橘諸兄智謀勇略忠肝義膽古今之良將也其戰勲之大也兒童知之矣卒知之因不備說焉至子正行正儀亦不墜家聲

一 細川澄元傳

細川澄元者政元之嗣也永正四年之冬政元

禿二傳于孫阿州澄元孔孔而抵京當国之
軍而一戰得勝利也於是澄元命青侶元信而
寫我衣之像使當年之宣阼翁加贊詞於上而
置諸城西之院未幾澄元退而歸于阿州以庚
辰年而終男聰元續父之業矣

大內義興傳

大內義興者姓多多良氏繼父祖之業掌西州
兵馬永正年中奉將軍義植之命率大軍上
洛舟岡山合戰其有軍功因茲五年敘從三位
自是衛護幕府給仕柳營秀其名於營領舉其
威於山陽在京十二年而歸國其供給之費不
遑校舉國用軍用殆乾亡矣吁大內家之驕奢
始於此時乎

大友義鎮傳

大友義鎮者九州之豪也威振近國其名赫
于一時其富顯于九州又通商船於西洋若有
無交易之其蓄劍珍求若無不珍玩奇物矣耶
蘇般來于我國蓋此時乎吁其富遺之甚不可
盡焉果而至子孫亡其家喪其國矣

尼子經久傳

尼子經久者雲州之賊首也以武備兵略統領
山陰山陽之諸州遠近靡弗服其威者也經久
老而讓家於嫡孫晴久與毛利元就執干戈而
互相攻擊者七年元就有以寡克衆之兵術晴
久失利遂降于元就矣

源大父公傳

源大父公者新田之流也幼有食年氣十二而
受父之讓而擁安城世稱安城三郎後和親貞
徙罡崎城擊敗野拔吉田壘東參河之諸士不
遠而來歸擁信州之來鋭於岩津又入尾州森
山而屯焉將謀直至京師而執天下權惜哉不
終功中道而遽死矣（公諱清康）

織田信秀傳

織田信秀者尾州人而信長之父也夫尾州者
古武衛家之封土也織田氏模爲其家臣數世
掌政事至信秀而權勢益顯然也其名謂彦古

濃城居焉後從濃州出兵於濃西戰于參州小豆坂攻安城擊上野且伺三河以爲蠶食也

一　織田信長

織田信長者其先出於平相國清盛備後守法名桃巖之子也小字曰吉法師倜儻不羈不顧細謹好學弓馬成童有將帥之量永祿年中與今川義元會戰桶狹義元兵四萬五千也信長纔以二千兵大克之流血漂杵從此兵威震天下挾義昭公上洛井（？）伊勢役三好殺松永霸業田宮任右僕射陞從二品城築於安土山上稱備商華爲之冠天正十年爲叛臣明智光秀被弑於京師本能寺自殺矣信長平生好殺則與土河地則封將賞賜明號令嚴也此所以其興乎然於將士之有惡不能無以擯逐功臣舊將或誅或逐光秀蓋害逆信長命信多故恐刀鋸之加其身先圖叛若也此所以其滅乎以信長之英才雄略假之數年使一統之業未不可知焉國之廢興存亡雖在天權此雖爲信長深惜焉

二　毛利元就

毛利元就姓大江其先出於因州刺史廣元父襲曾祖之名曰廣元元就初微時領多治比七十貫之地兄與元之子年幼蚤卒而元就入嗣毛利之家督伐吉田刑部克之武威漸振志氣宏潤有雄略衆倶推焉此時尼子晴久據雲州據山陰山陽十六州有并吞四海之勢元就以寡敵衆屢戰得捷卒殲尼子又與陶全成戰藝陽以奇策聞敵君臣陶大敗北授首粤元就領十余州指揮諸將毛利家兵威最爲盛矣應仁以來四方擾亂諸侯不職王稅不貢皇家衰弊國用無給元就輸米數千石於官助踐祚之禮永祿帝大嘉之任大膳大夫子孫綿綿爲藩鎮先是元就十二歲之時詣嚴島神祠而歸問從者以禱何事一士答曰惟然祈郎君他日知山陰山陽兩道而已元就聞之不喜曰而何禱之小耶禱君天下可也其幼有大志大率類此

武田信玄

武田信玄姓源、新羅三郎二十七代之孫也。世傳騎射之禮式、知甲州。初冠大樹義晴公賜諱字、名晴信。幼聰敏長、有老成之智。父信虎攻信州海野口壘、堅守不能拔。將迫新歳、解圍而去。信玄代父殿、以兵三百急襲、促攻拔乃陥。人以爲異焉。然父信虎性偏而忘功、愿信玄欲廢嫡立次男信繁。信玄與其傅、依今川義元相謀、遂父信虎駿府。自領甲府數歳、今老將舊臣無敢爭者。國中皆無不低首。而長厭、屢與強敵諸將合戰、得勝利。而皆怠政事、愛聲色、理詞章。板垣信形能諫、諫信玄大悔之、一切以擇兵養士爲事。武威日盛也。三十一歳祝髪、號法性院機山信玄。任信正、聴令、與遠衆、信州伐上野、屠駿府、兼遠州、略濃東郡。凡所到、奪旗拔城、指不可勝計。其居平生不高壘深塹、然隣國兵設、世不能窺境上矣。天正癸酉五十三歳卒。臨終有司曰、大抵遷他、隣貴好、不至紅粉、自風流到。其子勝頼爲平信長被亡滅。吁、悲夫。蓋信玄有遠慮者深計貽其孫謀、豈其不知乎。雖勝頼其亡之速也、天耶人耶。不可不察焉。竊惟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不孝矣。信玄以逐父老、不孝不孝之行最大也。縱有撥亂反正之功、不足贖其罪之萬一。況一生區區爭地於數國間、率土地而食人肉乎。上帝所厭、亂降將要。信玄有知覺才智、而何不以將老臣何不直諫之。撫戰國之氣自使然乎。于此不學之故也。

上杉謙信

上杉謙信者、梶原景時之裔。父曰爲景、故氏者長尾也。後受賜政讓、冒氏爲上杉、任管領職、世在越後州、以武略聞于世矣。初冠拜謁幕下義輝、諱字名輝虎。小有英才、自謂我因父祖之餘勞、坐受人君之榮貴、而徒事遊佚、不嘗艱辛。其能治國乎。況今生亂世、臨強敵、而我徒然出臘徵服、濟經歷與羽等數州、縱觀江河之險易、民俗之樞否、而歸。既而與其州族某構難、以

家康殺其驍勇奇策人以爲良將器也于時十
四歲也服后今戰于北條于武田以雄略名于
世此時武田信玄負出群之才謀武略常視天
下之諸將特推謙信爲敵手云

北條氏康

北條左京兆氏康者故姓伊勢氏其祖早雲初
名氏茂以鶴族之身一旦以數百之衆取豆州
居于北條因以爲姓或曰時政裔也到氏康瓦
三世之間烈祖武略威與上杉憲政建戰數處

天文十四年戰于河越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寡服衆名
自此關左八州入彀中矣此時駿府有今川氏
甲府有武田信玄越後有長尾謙信氏康協鼎
敵之間士無暇軍事或戰或和一張一弛運籌
策敵也別置斥候嚴烽火繕甲兵終得全四境
元龜元年卒于小田原城矣氏康平生撫軍士
則效分敵之惡受降將則忘財物之誓以故服
者日多戰則得捷至若愛民薄稅斂境內又寧
到氏直爲秀吉被討五代鴻業一朝爲亡有吁

惜哉

朝倉孝景傳

朝倉孝景者姓日下氏世仕武衛家樹其黨至
于孝景其威權過於君主遂却武衛領越前北
陸東山聞其威風者不敢且加禮管相伴之員
矣其子于義景爲信長被亡

長曾我部元親傳

長曾我部元親者姓秦氏累世猜據之爲豪
于土佐一條家元親壯而剛毅勇力絕比倫挺

家業執干戈所到存武名遂擴出一條家而領
土州兼食南海道三好康慶十河存康領阿
州元親屢犯其境三好十河不肯戰降信長之
麾下天正十年信長以信孝爲四州守護令征
討焉信孝將發兵之時依有明智之變不果元
親伺隙略阿州拔數箇之賊壘又圍勝瑞城十
河出城接戰交鋒終不利康慶在河內雖欲出
兵救然多闕要衝道路閉塞故數援兵秀吉[illegible]
乞救秀吉使播淡之兵援之同九月十河力盡

引勝瑞城兵而退于阿州木津。據兵亦背木津與議征土佐之利害。謀未決有秀吉與勝家矛楯之事。因茲援兵等止南征而歸。蓋元親平治阿州而收兵。同十三年秀吉命秀長及秀次征四國。元親思其難敵而乞降。秀吉免其罪收所押領之數州。賜土佐一州。元親上洛任侍從。其子信親九州之役戰死。次男盛親繼其家任侍從不忝所生。慶長年中大坂之戰屬秀賴殞命。

今川義元傳

今川義元者足利之支流也。累世居駿州。天性雄傳而有智略。遠參之士歸者最多。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攻撃城取之。嘗有并四海之志。永祿三年引大兵入尾州。屠大高沓掛鷲津丸根城。進至桶峽。還爲信長所亡也。

宇喜多直家傳

宇喜多直家者備前人也。自小壯有武勇之名。天正中年殺智督。逐浦上。殺中山。遂領備美播州。秀吉征西之時早歸降焉。秀吉稱美其志而與于其國矣。其子秀家繼其遺領三州。朝鮮之征役爲一方之將。有軍功。後任中納言。加五光之貝。

小早川隆景傳

小早川隆景者毛利元就之子也。繼小早川家而姓改平氏。常好識以感之。見義有勇也。壯歳大官岳營破陶氏之兵。晩年數開城地。亡羽熊之敵。其餘攻城野戰不退。殿爲一堅壘於秀吉而不變其備。領筑之前州。官至中納言

吉川廣家傳

吉川廣家者毛利元就之孫。吉川元春之子也。元春初姓大江。繼吉川家姓改藤原。毛利吉川小早川通婚姻。三家相稱爲一。是以武威日振。所向人靡。元就終統山陰山陽十餘州者實三家之力也。元春嫡子元長次男廣家中國及四國九州處處之會戰。其功居多也。元春老死。元長早逝。以故廣家嗣其家督而封出雲伯耆各太半隱岐一國。官至拾遺[illegible]之名。廣家攻城

略地疾報捷開山府之雄柴嶽山援兵之先登其長彪者也大明帝竊官衣於秀吉秀吉論其戰功頒賜本邦七大將廣家又其一也人皆以爲武門榮也慶長庚子爭亂之際不幸被驅迫于大坂從諸三成等陣中然通志於東軍以奇策輸忠於　相國大神君矣

四四　丹羽長秀傳

丹羽長秀者尾州人也仕信長爲先鋒之將屢有軍功信長薨去之後與秀吉柴田勝家池田經興共佐幼君掌天下之政務矣秀吉執兵馬權之時領越前若狹及加賀半州

四五　蒲生氏郷傳

蒲生氏郷者江州人也自少壯發其武勇之名從信長屢有軍功信長以其女妻之後領奥州會津助秀吉小田原之征戰最得其名

四六　島津義久傳

島津義久者其先出自頼朝也數世領薩州義久發兵於近境威威於遠邦征伊東擊大友擊肥後探豐前豐後其軍勢不可數矣後剃髮曰龍伯其父貴久雅聚歌書日新秀于和歌嘗詠數首之歌送諸京師達之近衛閤下其弟家久義弘常爲先將破敵軍若干龍伯無子以弟義弘爲嗣其智勇過于父兄朝鮮之役堅守新寨城且與其子家久共突而擊明兵數十萬矣因茲日本諸兵全軍而還後賞其功賜土地賞刀官至宰相

四七　前田利家傳

前田利家者尾州人也從信長而立功焉初屬賤之嶽之戰先人而有斬獲賜采地於能登之一國與越中成政爭鬪不可數也及秀吉掌兵馬之權并知能登越之三州官至大納言爲五老之其一

四八　佐竹義重傳

佐竹義重者累代領佐竹常州之豪家也其子曰義宣慶長庚子逆亂父子嘗于石田三成三成亡後于大坂而謝焉源相國不忍滅源家之

曾族党附其罪于時収佐竹之地賜羽之秋田

上杉景勝傳

上杉景勝者長尾越前守政景子而謙信外甥也謙信養爲子近侍左右謙信逝去之後與三郎景虎争其家闘戦代不止景勝撃其不意破景虎軍又兼會津而誘甲斐士誅殿尾下遂殺景虎領越後佐渡其餘戦闘多有焉秀吉之時爲五老之員官至中納言

伊達正宗傳

伊達正宗者奥州人也父祖代代領米沢與數郡正宗壯歳而有武藝之名摺上原之一戦起許計而破敵軍遂奪蘆名會津又撃二本松而取其邑與相馬佐竹屢相戦且請秀吉渡朝鮮最有軍功慶長庚子之役深志於幕下抜白石城攻福島城撃破其恩遇甚渥後任中納言正宗雖生邊鄙之賤地自有中國之風操其意氣慷慨而攻城野戦之功不可勝計矣講武之暇寄意於歌林嘗曰於聯匯招諸詞客於仙臺

令成其事世多傳焉

黒田孝高傳

黒田孝高者佐佐木之門葉而播州之鷺也其父識隆依領小寺家號小寺後復本姓孝高剛毅智略蓋世又含和歌常在播州與其闘酋長接戦數回遂其長領其邑矣属信長之勃興而從仕焉爲秀吉之先鋒將埽征西之戦忠矣朝鮮之役軍功甚多已而歸朝矣孝高諫秀次曰渡海而征朝鮮則凱旋不經日而成焉公不聽乃歎曰吁禍在于近恐失職與果而如其言矣慶長庚子之役深志於幕下平治九州其忠烈武功不可枚舉焉後稱髪曰如水其子長政雀用兵朝鮮之役爲先軍之一將庚子之役于合渡于關原其軍勢不少矣受封於筑之前州

淺野長政傳

淺野長政者尾州人也與秀吉爲同胞約故屬之數年之征役有軍功特爲權中親臣秀吉軍中機務將節制皆與長政議焉一統之初居京

職後爲執事之一員專掌政務矣人悉知關東
及奥州之郡縣于今依其法矣其子幸長幼而
岐嶷勇武亦無倫朝鮮之征役與加藤清政同
攻敵匿城壘追擊朝鮮之兵又據蔚山城而守
明兵百萬來圍之十余日其軍勞不進收衆馬
後賊中出兵破潰敵軍斬首數千級矣慶長庚
子之騷擾屬幕下遂不離敵鬪常爲目川又渡
新賀精川斬首數顆所謂熊手賊擊其精矣受
封於南紀癸巳之歳卒于大将三十八歳吁惜哉

三　加藤清正傳

加藤清正者尾州人也起自微賤仕于秀吉數
有戰功初秀吉擊走柴田勝家於柳瀬此時勇
力之士七人飛騰奮激却敵世稱之七本鎗清
正其一員也其後秀吉討肥後一州賜清正及
小西行長此時天草之内兇長不從命行長聚兵
而伐之清正援行長而擊殺敵後秀吉使清正
行長爲兩首將征朝鮮清正入朝鮮擒二王子
加之晉州之衆斬蔚山之堅守馳武名於大明
秀吉薨後石田三成起亂行長黨于三成而到
于大坂清正親引兵而圍攻行長之宇土城盡
忠於幕下

四　池田輝政

池田輝政姓源其先出自賴政號之三左衛門勝
入之子也自短身有大志父勝入爲秀吉部將
戰死小牧輝政又多勇功食邑三州此秀吉命
爲幕下源公之婿慶長年中石田三成叛輝政
屬源公與福嶋正則等爲東軍先鋒共攻濃州
岐阜城拔之其間運籌策多焉既而賊臣三成
伏誅族黨盡亡滅無子遺矣幕下賞其勳與恩
眷地封播陽其子武藏判史雙封大坂之役殘
軍功矣世傳侯伯宰爵之一門列秩矣輝政嘗
饗故衆躬起舞曰有男功如此有封邑如此此
外何求其長乎投盃與多羅十允貝知取多招部
謝蓋逆午昔短楠將北北人了日以身取八尖
之子孫宜哉如貪人買瓜豈偏取其人者乎

日本古今人物史亡將傳卷之二

按所載之亡將其類甚多矣有咎而亡者有亡之無罪而亡者有亡之有純柔而亡者有純強而亡者有亡亡于讒者有亡于利者其餘不一唯以身死国滅并為亡將乎

源義仲傳

伊豫守義仲者義賢之子[illegible]氏之後也諜略武毅以少勝多初起兵北[illegible]入京師平族不

敵自城投之其間運籌畫策多焉既而賊臣三成伏誅撤當畫亡滅無才遁矣幕下賞其功建殿米地封播磨其子武藏利史雄封大坂之役建軍功矣世傳侯伯宴會之日同列私笑輝政輝政經見與聚相起舞曰有男功如此有封邑如此此外何求其長乎按經嬰多將于兒其知少多智部綱題延年皆和精悍見于大于日以自取大火之了利宜哉孰今人買以豈值取其人若乎

日本古今人物史亡將傳卷之二

按所載之亡將其類甚多矣有咎而亡者有亡之無罪而亡者有亡之有純柔而亡者有純強而亡者有亡亡于讒者有亡于利者其餘不一唯以身死国滅并為亡將乎

源義仲傳

伊豫守義仲者義賢之子[illegible]氏之後也諜略武毅以少勝多初起兵北[illegible]入京師平族不

戰走西海以功為征夷將軍於是驕奢日長剛官下公卿流毒于上氏逐上皇大禁宮積惡無所逃罪天假手於義經等之軍誅伐于粟津原

一条忠頼傳

一条忠頼者武田信義之長子也勇長騎射弓馬嫌兼有兵略之術當源家勃興之運聚兵以助頼朝而攤義仲於江東挫平氏於攝西走虎羅龍之勢恰若無人也頼朝惡其權威招請于鎌倉命工藤祐經兵斬祐經有恐懼之色今天

野遠景加殺焉矣

城永茂傳

城永茂者越後守資永弟也資永卒去永茂繼兄跡而敵于木曾義仲與義仲會戰于信州敗而走平家族滅而降頼朝之幕下到頼家時永茂引兵而入仙洞奏賜征東之宣旨以事未遂退而入吉野山逃亡矣資永男資盛起兵於越後而據于鳥坂城佐佐木西念率佐越信之軍士攻而破焉

和田義盛

和田義盛者相州之平族矣世在三林嗜武事矣頼朝源公初興豆州之日勠志源公率兵而應房州屢處困阨之中相從竭忠尤多頼朝凱旋鎌倉後使義盛司士衛軍役有南海西海之役戰功不少建保年中恚恨流長事圖不軌不克而遂殞命赤族最其痛惜焉

畠山重忠

畠山重忠累世武州之甲族也本屬平氏源頼朝東征之日於長井渡始謁源公而屬麾下源公大喜令爲先驅入鎌倉所來處處戰伐行君二一陳宇治川一谷之軍奥州之戰其功大也重忠天資寛大有功而不伐有智而不爭人皆服其德元久年中朝雅被譖於武州二俣川力戰數回寡衆終卒中愛甲重隆之矢而死矣北條何爲不察事實誅殺忠直臣如此容易也蓋惟重忠自治承四年以來從源將軍有忠有功而智勇不啻北條氏挾北難擅入讒言遂志故如斯哉忠直鉏其舍頼也殺和田義盛又可并殺矣

比企能員傳

比企能員者豆州之士也頼朝勃興之日隨逐而有功遂備廷尉之列矣其女嫁于頼家生一子號一幡君建仁年中欲誅北條氏已權成矣事覺而時政即殺能員焉於是同族奉一幡君舉兵時政命諸士族殲之

城泰盛傳（陸奥入道）

城泰盛者姓藤原安達盛長之孫也盛長之子

景盛任出羽城介故末流以城爲稱現世依爲北条氏之外戚擁權勢矣弘安七年四月北条時宗卒貞時爲執權泰盛以爲其外祖權威無比矣貞時管領長崎頼綱與泰盛爭其威而互相惡焉泰盛謂先祖景盛爲頼朝之孫其末流世非源氏乎泰盛嫡子宗景欲復源姓頼綱聞而譖焉展謗宗景逆心之事因茲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殺泰盛入道覺眞其子宗景及兄弟矣刑部卿相範二三親類連等數十人同斬刑矣長崎自害傳又預參之列

北条宗方傳

北条宗方若時頼之孫而匠作宗頼之子也壯歳而有才器永仁年中補京師尹又兼駿州之守正安之初下向于關東正安三年貞時薙髪譲執權於其婿師時與時村連署宗方怒師時之居職而屢相惡焉時村孫熈時爲貞時婿也以與師時姻故師時時村相睦宗方欲先殺時村而圖師時嘉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宗方詐稱將軍家命而率郡士夜襲時村殺之同五月四日貞時使北条宗宣宇都宮貞綱誅宗方和田茂明已下十許輩刎首依同意宗方也

北条泰家傳

北条泰家者法名惠性高時之弟也嘉暦元年三月十三日高時薙髪令金澤貞顕執權焉是出于長崎高資之心也泰家以貞顕越己而居職矣泰家不堪忿怒同十五日令泰家剃髪此時鎌倉諸士圖剃者甚多皆云爲泰家也貞顯亦不忍之辭職補赤橋守時焉正慶之役惠性屬左之兵戰于武之分倍破新田義貞之軍於是將騎卒皆會貞乘其隙而擊之大破焉鎌倉陷沒之日惠性因有事而遁形逃于奥州建武之初寓于藤公宗而聚兵欲復平氏然不能成而公宗號因餘類伏誅惠性亦潜居焉吁天哉

源持氏傳

源持氏者基氏之後也繼父祖之跡爲東州之鎭累二位之階官進上杉禪秀反亂出奔于駿

州借柳營之所威誅上杉氏後鎌倉義持覺而
無禮京師請立義教爲將軍持氏憤之但
以爲義持之猶子故驕僭之心益熾而穿爲之
思顧者上杉憲實數諫不聽而欲誅焉憲實訴
京師以無罪而受誅矣義教遣大兵攻持氏箱
根早川合戰京軍有利持氏逃入鎌倉遂自殺
于永安寺

三浦義同傳 道寸

三浦義同者平義道之裔也位昇四品後名道
寸勇健而推入連年與北条早雲數戰于小田
原三浦之間後據荒井城早雲來攻之義同堅
守者三載糧盡兵疲遂自殺其子義意盡百戰
術而死之義同素志于和歌道文功于筆跡傳
古今集秘蘊於東常緣平生有干戈之餘力則
遊和歌哀興且留末後之一首

細川高國傳

細川高國者九条殿下之季子也永正之間管
領政元爲養子所統也於是士卒立高國以爲
政元之家督矣京兆澄元與兵而擊高國於京
師此後高國築城於攝西之海崎以伊丹越木
爲藩屏焉阿州之兵數合戰于洛西而互有勝
敗也享祿四年之夏與澄元戰于天王寺高國
無利而退入于海崎投于廣德寺高國嘗稱號
常桓或曰道永有一子名稙國先父而卒

三好實休傳

三好實休者姓源氏長慶之弟也其父曰安宅
冬康其兄曰十河一存兄弟四人皆有勇謀也
有武功也初出于阿州擬威於京畿實休戰死
于泉之久米田冬康爲長慶所殺負名於和
歌道一存亦死于軍世人曰十河鬼者蓋形擬
于一存之壯貌也

小笠原長時傳

小笠原長時者世在信州此時武田信玄以武
威侵四隣武田小笠原以有兄弟好不忍擊亡
長時乃使人說而欲附于麾下長時不欲立下
風棄國而去矣周流于奧與人而終於奧州會津

其子貞慶其子秀政至于秀政再興家門而後
歸信州官拜兵部大輔

北畠具教傳 伊勢國司

北畠具教者源親房之後也累世領勢州世称
之伊勢國司官中納言近境服其威遠邪称其
名與信長屢戰不克後和議令信長次男信雄
繼北畠家具教退居于同州三瀬矣然終爲信
長被殺戮

淺井長政傳

淺井長政者江州之僻將也其先隷于佐佐木京
極家其祖父亮政發兵於江北破京極據六角
取其邑事其地父久政亦不拔力父長政壯而
有膽畧威敵之氣屢振威於江濃之間信長以
其妹嫁之和睦焉信長征越前朝倉長政嘗堅
約于倉氏故與義景而叛信長戰于江越之間
數度後信長殺久政長政淺井氏族滅

別所長治傳

別所長治者播州之豪也與今泉家臣赤松氏
領東播八郡秀吉征西之時據三木城而叛秀
吉圍攻之遂被殺戮

武田勝頼傳

武田勝頼者甲州之主將也[illegible][illegible]嗣也拔高
天神城略參東之地後信用跡部長坂之邪心
暴力而敗于長篠遂戰死於天目山

佐久間信盛傳

佐久間信盛者尾州人也仕信長附屬尾張其
名爲一方之將矣天正之際一向宗僧據大坂
城叛于信長信長令信盛父子守天王寺塞備
于大坂城信盛父子守之者五箇年信長怒其
無戰功責信盛及子正勝於紀之熊野山信盛
遂死于高野矣信盛領數箇之莊園而貯金帛
以一己之榮而不顧其身可哀哉正勝亦忘武
備恥於食賤得暫時之榮未顧萬歲之名可惜
哉

瀧川一益傳

瀧川一益者江州之人也仕信長爲先鋒之將

領野之上州爲東關之鎭信長有事之後與北条氏直戰于神奈川敗績葛秋收散兵而保厩橋城天正甲申偕前田據尾之蟹江城源公急攻之一益不能守就城主前田乞降而逃矣一益輔信長之霸業而顯其名其勇功亦不少矣蟹江之一擧夫何以喪其勳業哉雖欲深而能辭其責既無所逃乎

柴田勝家

柴田勝家者仕平信長以武勇冠衆甚逞威名聞無不相從攻城野戰或先登或殿其功不可枚擧每以金幣爲軍中幟麾北陸凶賊猖獗百姓一丁道以肅寧也信長嘉之封越前凡七州軍士信長沒後與秀吉構難戰於志津嶽遂敗走入北荘城自殺矣

佐佐成政傳

佐佐成政者尾州人也壯歲而仕信長有武勇有智略又使于列國不辱君命矣嘗却越中之敵領其國也又欲立信雄而敵秀吉與前田戰於加越之間後秀吉賜肥之後州其國亂賊蜂起成政擊之不剋其民屢叛焉秀吉怒不寬宥因使自殺

石田三成傳

石田三成者江州人也仕于大閤秀吉初起于微賤進而入五奉行之隊大閤薨後挾幼主秀賴而起亂偕將關西諸州之牧伯及麾下恩顧之群臣而戰于濃州關原而敗績遂就囚而斬戮矣吁天下後亂生豈不多者依斯人之邪議可愼哉

小西行長傳

小西行長者泉州人也仕秀吉而武功倫衆行長起于微賤而賜大夫爵朝鮮之役以行長清正爲兩先鋒行長承命而渡海立取釜山浦而征入王京國王出奔行長追而抵平壤於是大明援兵李如松率百萬兵來與行長會戰行長雖以一當百然以寡不能勝衆遂敗走適遇日本諸軍之救而得免死其後及秀吉薨我兵將

鄭日本比肩行長據順天嘗引軍數萬圍而攻
之行長亦力戰出圍而渡海潮慶長之亂與
于石田三成之逆謀既而三成敗亡行長力盡
爲囚而死

一　福島正則傳

福島正則者祖起自微賤仕豐臣秀吉少而有
氣俠瀨長有首級之功秀吉與勝家戰于
志賤嶽勇士七人奮敵退勝家之大軍俗傳之
謂七本鎗正則又其一也庚子之役屬麾下屠

岐阜城戰關原勳績甚大也因封藝備之二國
官至羽林次將然在國而不能撫民其治如狼
之牧羊民大苦之以故公收其國貶死遠境矣
所謂無備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正則之謂乎

日本古今人物史弱將傳

一　平宗盛傳

平宗盛者大相國清盛之男也嗣三台之座兼掌
羽林職重盛歿後爲平家之正嫡而權威益重
然天資怯弱而闕武將之材且其行而失王佐
之器一旦敗沒於華洛而一谷之軍八島壇浦之
戰不知守禦之謀又無攻擊之勢其身成虜而
囚于京師鎌倉賴朝受辱於一時所以遺謗於
萬世也

伊達泰衡者秀衡之嫡男也繼父祖三代之跡
領奥羽二州之權泰衡從義經而守故父之遺
命賴朝甚惡之且官符數下而催督無懈也泰
衡不獲已讒攻殺義經於衣川然賴朝入奥州
泰衡親陣于國分原從兼兄國衡據河津賀志
山國衡之兵破而泰衡捐館而去到肥内郡爲
卒河田所殺矣

二　北條高時傳

北條高時者貞時子也。十四歲而居執權職。其性放辟邪侈，而日夜事嬉遊，且耽愛酒色。於是武備怠廢事矣。於是元弘帝下詔而徵兵，示以亡關東復王道。爲諸州應其旨。於是關東屢發兵，而戰攻之，然而不利。高時遂伏誅。北條門族悉滅亡。嗚呼，驕奢之言豈不可畏乎。

二　大内義隆傳

大内義隆者義興之子也。嘗爲西州兵馬之總督，後上一位之階，領山陽山陰之數州。任防州山口，其宮僭倨于帝洛，其驕僭浮于王公矣。且長管絃詩歌之遊，忘治國戰鬭之道。遊宴歷會，以夜繼日矣。後爲家臣陶氏被亡。

三　土岐藝頼傳

土岐藝頼者，姓源氏。先祖數世領美濃國矣。藝頼沉歌舞而不止。又善畫鷹。至今稱其妙手矣。齊藤道三逐放藝頼，領濃州。

四　齊藤龍興傳

齊藤龍興者，道三孫而義龍子也。武毅漸弛，暴行日增。國人不服，士衆不一矣。於是信長討濃州。龍興不能戰，逃走依姻家之好，憑朝倉義景。而後居于越前。爲後於越前刀祢山戰死。龍興雖無治國之量，然知苟免之辱，戰死亦可悲哉。

五　今川氏眞傳

今川氏眞者義元之子也。然柔純懦弱也。不知齊家治國之道，又忘不共戴天之讎矣。後爲武田信玄被逐，遂奪其國。

六　源義昭傳　室町

源義昭者義輝之弟也。被入之一乘院門室爲僧矣。義輝有事之後，避難而隱于江左。倚佐佐木義賢，回逆迎，從歸華洛之託。義賢力不足而不能成事。義昭又往越前而憑朝倉義景。義景不肯從命。又往濃州，信長納之于岐阜。乃立義昭，而發兵，卻兩徒，入洛。義昭拜征夷將軍，所居室町。第是信長之功也。後惡信長威猛，而欲誅信長。集兵聚家，據山州槇島城。信長急攻破之。義昭逃西州，呼金義昭悲嘆，思以恃毛利之軍，圖恢[illegible]

之教乃豪家之至而甚者乎

日本古今人物史名家傳

一　藤原通憲傳

藤原通憲者武智麿之裔而其先事儒業也初爲高階經敏子改姓後復本姓依入他門不經儒官然而博學九流兼通百家及壯年而任日向守二一且見已而有及害之機而發遁染之志請之於天仁帝且至少納言既被　勅許剃髮號信西當帝之少納言信西常近侍于帝左右保元年又擬補稱之累業之事及修造大内之也後與藤信頼有隙平治之初遂殞命矣信西子十二人俱有才智之名世僉知焉

二　大江廣元傳　因幡前司　法名覺阿

大江廣元者維光子也初稱中原廣秀故號中原後改大江子孫皆稱大江氏廣元性聡如又才拔擢爲賓被召遁頼朝而下向鎌倉爲政道輔佐之任掌務國衙之事到頼家實朝頼經之時以其能而稱者多矣又列廷尉之班兼

東奥之任位叙四品其末流赫如于關東矣

（三）三善善信傳

三善善信者俗名康信以擅文筆翔搢紳之徒矣治承年中源二品揚義旗群閧鼓譟康信雖居京洛其志偏在源家故來於豆州屢告示京畿之消息矣後下向關東頼朝厚遇焉爲問注所執事職專輔佐政務掌關國之事其子康俊亦繼父之職

（四）金澤實時傳

金澤實時者北条氏之後也性耽書籍營庫藏於金澤聚鄉千萬巻書以金澤文庫之四字刻之印佛經以朱印儒書以墨印爲之識矣後世得其書者爲珍焉實時之裔貞顯令清原教隆讎群書治要於金澤焉今時行于世者其遺本也

（五）俊長傳

俊長者世世居南紀爲日前國懸宮之神職俊長善讀書善詠歌叙從三品後小松帝有詔采其歌詞者凡百餘篇毎有禁苑遊宴遠召預之爲侍從聽内昇殿俊長不慕榮利不好紛冗應永年中出俗塵退居于南紀之舍改名宗傑其所居有梅數百株竹數千莖乃以梅竹爲軒之榜蓋効山陰之種竹者曰竹隱擬孤山之詠梅者曰梅隱也又貯書籍萬軸誦讀而樂焉往往引酒彼琴作宴醉而娯焉

（六）多賀高忠傳　豊後守

多賀高忠者江州人京極之族親也應仁文明之際京極持清稱京師之所司高忠爲所司代事雑務聞訴事爲人眼智政術德化焉其事蹟載在于口碑矣高忠嘗遊獵於明鮮爲盟約矣

（七）太田道灌傳

太田持資者上杉家臣也剃髮名道灌創構武州江戸城村菴蕭菴之二僧作叙跋而述城中風景又營二軒於城内名靜勝而曰含雪東曰泊船招僧萬里作銘作序作詩又令題名緇題詩加之藏書數千餘巻於軒中所謂醫方兵書史傳小說及和邦之歌書代代之撰集家家

之私記不勝毛舉也蓋有兵馬之暇則聞詩歌之雅遊而會集于賓友實風騷之士也後建菅祠於江城北而信敬焉今之湯島神是也父曰道眞共有武勇之名也時人呼稱之眞蓋矣此時有兩上杉而管領關東稱顯定於山內稱定正於扇谷兩家爭權而數相攻戰矣蓋佐定正而忠貞盡力以故顯定之軍不能有利也顯定以間者使定正疑蓋於是定正遣人刺蓋於洛中而殺焉蓋臨死曰定正亡家之兆也果蓋沒而後定正威不亦振也蓋言不爽者歟

○八　大森氏賴傳　附藤賴

大森氏賴姓藤原相州人也鎌倉持氏賜氏字爲名後號寄栖庵經始于小田原城爲管領顯定之手下此時顯定定正一家爭威而互相攻擊矣氏賴以善謀之世傳謂之大森教訓狀其子實賴及藤賴三代持小田原至藤賴爲北條早雲所掠取也土人曰初早雲獲藤賴之子能措九爪於海水而殺之六月十四日也每歲此日猶風激起而狂波成渦是其怨心之所致也

○九　細川藤孝傳

細川藤孝者又名玄旨累代爲室町家之臣也受食封於洛西之長岡故以長岡爲氏仕于信長秀吉領丹後州特以和歌之道而名于一時夫和歌者本朝之風儀人不可不知之然世入戰國此道頗廢矣玄旨雅抱風儀而其道又明于世加之遊藝得其妙處者不二也庚子之亂三成之黨圍攻田邊實藤孝固守而不破焉賊徒和解去

日本古今人物史忠臣傳　卷之三

鎌田政清傳

鎌田政清者秀郷之裔也其先數世仕頼義義家政清亦近侍于義朝保元平治之役佐義朝義平而勵攻守之忠京師合戰敗衂之後從義朝于危厄之中其勞績多遂與義朝共被弑焉時三十八歳可惜哉

今井兼平傳

今井兼平者信州人姓中原[illegible]兼遠子也源義仲爲乳流落于信州兼遠育保育焉義仲幼而有吞四海之志遂起兵於信州略北陸入洛陽其軍容國容兼平莫不預知焉後義仲背勅命令頼朝討之東軍入洛義仲戰敗然而爲知兼平之死生往江州兼平亦疑義仲之存亡弃瀬田而歸洛遇義仲於粟津且喜且泣又聚散兵屢戰屢敗軍士或分散或殺傷留而全命者義仲兼平只二人而已兼平勸義仲令自殺焉義仲於是往一松林遂落命矣兼平盡防戰之術以自殺

三浦義明傳

三浦義明者爲繼之孫也爲繼從義家于奥州之役有功矣頼朝擧義旗之日義明其子義澄及門族等屬麾下盡不怠其忠而欲竭再興之忠也自山重忠率兵攻三浦衣笠城義澄等拒戰焉義明謂義澄曰未知頼朝之存没宜脱出而再興[illegible]義明守城而死焉義澄因[illegible]父而[illegible]義明曰年過八旬餘命不幾矣與死于路徑寧死城中乎不肯從焉不得已義澄等遂出城矣翌日義明爲江戸川越等所殺時八十九歳

村上義光傳

村上義光者姓源氏頼清之裔也仕護良親王從于南紀之厄艱辛備嘗矣後平軍攻吉野壘義光身被敵軍傷多矣然敵急攻之於是脱親王於山中義光自稱大塔宮而死于城中敵取其首而梟諸京師其子義隆從親王于山中敵

猶晏然焉義隆斬殺十人而戰死吁父子之忠義也勇武也雖死信不能過之

五　結城氏朝傳

結城氏朝者姓藤氏朝光之後也永享年中源義教攻持氏於鎌倉持氏義久自殺焉持氏二子春王丸安王丸出奔氏朝迎之納于己城上杉憲實自爲方舉大軍圍而攻之三年于茲城中糧盡矣氏朝及子光久遂死二子俘囚矣呼氏朝堅守而義而欲立孤矣不顧家祭而遂死難矣其侔山川長治怨衆心降歟其義與不義雖同胞不可同日而語焉

六　長尾昌賢傳

長尾昌賢者姓平氏東關之一族也持氏殺後鎌倉瓦解昌賢立成氏而再興廢移於古河之地昌賢之忠膽勞力不可勝論也

七　平手政秀傳

平手政秀者尾州人也織田信秀以林平手二子氏爲信長之左右信長以無人君之量林欲廢信長而立次男平手不黨于林氏遂一封之諫書於信長自殺而逝矣信長歎惜創建一寺名曰政秀寺蓋旌政秀之貞節也有二子長曰某殁于長嶋之役次曰某死于箕形原之軍

八　伊勢貞孝傳

伊勢貞孝者平貞盛之後也據伊勢州俗呼曰伊勢平氏其先貞継任伊勢守爾來以伊勢爲稱累世仕室町家爲執事之一貞兼伊勢之任貞孝在于義晴義輝二君之時不汚父祖之名矣永祿六年九月十七日率手下兵與三好戰于山州長坂山貞孝及子貞良戰死後三好門葉遂弑相公於室町幾中其忠戰也其義死也可惜哉可哀哉伊勢貞純嘗師事大坪道禪而受鞍工之業最得其妙矣

九　高坂彈正傳

高坂彈正初姓春日氏父曰大隅甲州之農家也十六歲出於畎畝之中仕信玄不幾爲近臣日得殊遇群臣以非士族而得寵相謗曰彼術

鋤耘田則可也惡知援鼓而戰乎然雖正不以
人意唯要全身而勝虜能論軍本屢建戰功信
玄擇飯富爲將守川中嶋與備長尾謙信時率兵
深入越後捷內藤僅斬而歸信玄卒後攝勝賴
軍政日衰好佞專委任若甲陽軍鑑

人物史卷三　五

日本古今人物史逆臣傳 附叛

平將門傳

平將門者上總介高望王孫也朱雀帝承平二年
謀害之而攻殺伯父常陸掾平國香率兵入下
野國而逐出國司而後移上野略武藏相模鄉
上總下總而起都於下總國猿島郡石井鄉
自號平親王備百官置權衡其所黜者
特滑稽士爲己嘲呼曾喩之甚是可笑也孰不
可恭也朱雀天皇天慶三年爲官軍被誅

藤原純友傳

伊豫掾藤原純友者鄙人狠戾而不循禮法聚
黨類擁衆南海山陽處處爲盜賊奪官物掠私財
其爲不善無所不至天慶二年遙聞將門之叛
亂謀大逆蓋以嘗與將門有相約也於是遣官
軍討之純友爲俘死獄中事詳于純友追討記

阿倍頼時貞任傳

阿倍頼時者奧州之鬼賊也後冷泉帝永承六
年謀逆而虜略國中於是源頼義任陸奧守奉

鎭守府將軍討征之、頼時子貞任據衣川館拒之、交戰不舍晝夜、天喜五年頼時與頼義戰中矢而死、貞任將殘黨也河崎柵、頼義以千百餘人攻之、貞任率四千人防戰、此日風雪打面、官軍食盡、敗死者數百人、頼義殆危矣、依子義家之勇力、父子僅免矣、康平五年頼義出兵撃貞任之叔父僧良照之小松寨、貞任之弟宗任與頼義之兵戰、宗任敗走、九月五日貞任自率八千餘人[illegible]

午時至酉時會戰不能、貞任敗而退于厨川、官軍追之、貞任入大河館、六日頼義破大河關、貞任潛于鳥海柵、官軍攻之、貞任逃入厨河寨、逐北、頼義圍厨河寨、十七日貞任出城自會戰、官兵以戟衝倒之、輿其身到于頼義之前、長六尺餘、腰圍七尺四寸、力士六人舁之、以身之長大也、貞任死歲三十四、子千世童子被誅、歲十三、宗任其弟則任皆降服、自永承六年至康平五年、主客被堅執鋭、暴露於山野者經十二年、

而國敗終殄滅、吁亂臣賊子之家、天誅若此、不可戒乎

清原武衡家衡傳

武衡家衡者清原武則之二子也、初後冷泉帝之御宇、源義家從父頼義平貞任宗任之亂、時義家任出羽守、既而任終而歸京、其嘗討貞任之日、清原武則以兵援頼義、軍功尤多、以故武則爲鎭守府將軍、[illegible]于奥羽、武衡家衡[illegible]父業、[illegible]二年源義家[illegible]守將軍、加

陸奥刺史、而赴任、荒川府郊迎之、武衡亦無異心、此時家衡在出羽、義家及過出羽、家衡拒之不入、義家皆歸奥州、於是武衡以爲義家者天下之名將也、郷之不入、國中者武夫之肩目也、終兄弟相約行出羽、據仙北金澤城而叛焉、此時義家之弟義光、三郎新羅在京師聞奥州反逆之事、不待勅許、夜中出京師、馳至奥州會兄義家、義家大悦曰、若父頼義再生、於是義家義光合兵攻金澤、此時藤原秀方、鎌倉景政軍功

救之其後武衛家衛食其勢屈寛治五年十一
月十四日自燒其城而逃亡義家之兵追之武
衛入草中浸身於池水苟免終爲虜而斬矣
家衛被服而變形爲奴隷而單行縣小次郎大
任擧殺之其同類悉殲之被傷者四十八人陸
奥出羽二國悉平吁武衛家衛今已之武勇而
謀逆身爲朝敵遂亡之忠義況與於千古遺流
於當代王莽今人皆惡之依家衆之討擬古逆臣
亂國家者多矣未有若一人得其心者有天
道爲天所不容有道爲地所不受逆臣之謂
乎

長田忠致傳

長田忠致者桓武平氏之餘流而敗類之亂也
世任尾州其家甚富矣平治之亂後源義朝脫
京師憑忠致而逃尾之内海忠致忽起狼戾之
心殺義朝及鎌田政清獻首平氏貪恩賞矣賴
朝捕興之日父子誅戮焉吁忠致何爲者乎累
世仕源氏受其恤且政清妻者忠致之女也令
君臣之禮雖姻家之親弑其君殺其婿矣不信
不義之甚也與物於禽獸焉

瀧口經俊傳

山内瀧口三郎經俊者源家累世之臣賴朝乳
母之子也治承四年賴朝舉義兵經俊屬大庭
景親射賴朝其矢中賴朝之戎衣袖上記已
之姓名蓋欲顯武功也既而景親敗經俊爲楚
囚賴朝假經俊雖入有罪思乳母之懇訴宥死
刑可謂幸而免者也

後藤盛長傳

後藤兵衛盛長者平三位中將重衡之寵臣也
及一谷城陷盛長從重衡而走源軍之勇士追
之射重衡之乘馬馬斃仍重衡呼盛長欲與其
馬盛長僞不聞之策其馬而亡由是重衡爲虜
其後盛長逃出戰場而奉事熊野法師之寡婦
人無不惡之暨平治之亂鎌田射重盛之馬新
藤左衛門家泰以己之馬獻重盛獨逢殺平敵
清而死可謂殊同年之論也

八　五大院宗繁傳

五大院右衛門尉宗繁者相模守時高之近臣也宗繁之妹嫁時高而生相模太郎邦時宗繁之於邦時舅也臣也以故承主恩尤渥矣及義貞陷鎌倉時高託太郎邦時於宗繁曰我今將爲敵死汝必莫殉死願扶持邦時而討敵報我恩宗繁許諾矣既而宗繁降于義貞謀僥倖苟免而將求利因欺邦時使出已家以告敵兵敵兵虜邦時于五太院右衛門者鄉人千今

世之重恩賣幼主欲利己可不謂人面獸心乎

一　淺原爲頼傳

淺原爲頼者甲斐州人武田之族也正應年中起兵而不遂志焉入紫宸殿而自殺

一　陶晴賢傳

陶晴賢初名隆房後剃髮號全姜世仕大內家爲長臣最擁威權矣大內義隆耽武事漸施奢侈日長晴賢屢諫爭而不聽晴賢與相良武任有隙相良構讒晴賢義隆信其言疎晴賢於是晴賢怨恨自立之思叛逐山口義隆不肯戰逃于長州而自殺焉晴賢迎大友宗麟季弟立爲主君號大內義長其身領執權據山陽山陰矣後與毛利元就戰晴賢陷元就之奇策大軍敗績而終殞滅

一　明知光秀傳

明智光秀者土岐美濃州人也一旦有所恩之志而加遊于列國聞信長之勃起往而仕焉永祿年中攻朝倉義景略近州坂本城賜之可東戰死于時光秀堅守佐山寨以其寡破衆故賞其勇功賜滋賀郡尋補丹波國守護討其不從已者而平之後殺信長父子將自立矣秀吉舉兵與之戰光秀終敗績於山科爲土民被殺戮也夫光秀因信長之恩遇領數縣爲山陰之軍頭然發不軌忘大恩弑主君欲竊國柄漫揚吊民伐罪之名偽稱勸善懲惡之德免課役於洛陽施佛錢於五岳雖有智謀而似慈仁無武略而爲貪戾入安土城見珍貨巨萬目眩之急

事故不逆旹而身死人之手門流悉滅亡

日本古今人物史叛臣傳

按叛臣之中有可議者然古人之所爲不能改之見者許焉

藤原保輔傳

藤原保輔者保昌之弟也爲逆倉廩而以偸盗爲業矣俗名之曰袴垂保昌嘗吹一笛瞻夜徊行保輔竊遇之于途不知其人欲剝之從行數歩忽欲襲之而畏懼之不敢然不果而保昌歸私第及入其門與綿衣一領戒後事而令去矣保輔不顧君父之命故蒙追伐之詔者二度然而以勇猛免斬刑矣

梶原景時傳

梶原景時者姓平氏奸雄而巧言語容邪媚於源二位賴朝得心矣讒殺義經謀朝光其餘陷讒罪衆讒又者不可勝數之同朝之諸臣忿怒之擬議而糾黨者六十六人同請賴家以逐景時父子賴家不能已聽其請後又謀逆而伏誅

高師直傳

高師直者其先源家奕世之長臣也師直仕足利尊氏自元弘之亂迄建武之變多軍務勞任執事職統軍國政其威燄炙手熱者也公侯貴人日趨門下望光彩第宅之麗也騶從之盛也奇貨器皿之富也姬妾侍婢之多也殆踰幕府矣日夜招集優倡瞽者糜費百萬不可勝計也塩冶判官高貞妻者先帝之寵嬪也師直聞容色之美[illegible]妻不敢從師直遂冤殺高貞[illegible]而有將氣素疾彼因邪大威權一旦起兵攻師直師直發兵而闘謀誅直義尊氏不聽之路傍卒死匹夫手為天下笑矣彼乘一時勢奮武威縱其貪欲一旦運盡則平生役僕不一得用斷髮變貌而乞命此等貪而死者也吁師直可謂無恥之已甚者也

山名氏清傳

山名氏清者時氏之子也有勇敢有武名嘗征南方之敵有軍功其門葉繁殖而嫡飽武恩一家之采地都十一箇國也氏清為其長矣奢侈之餘明德二年忽違大將軍命自稱南朝之勅率其壻滿幸襲洛陽義滿行征之衆卒闘戰力氏清終伏誅而滿幸逃走焉將軍之威於是益盛矣

細川清氏傳

細川清氏者尊氏之臣也驍勇明強而其力可[illegible]武以來數[illegible]伐[illegible]焉後與[illegible]於義詮於是清氏發憤[illegible]南方與楠正儀發兵攻義詮入京師然而不能保退于阿州遂於讃州與細川頼之戰而死焉其勇力雖有餘其計策以不足故陷一旦之禍誅可惜哉

泉親衡傳

泉親衡者信州人源滿仲後也勁力勇氣傑出于萬人建暦癸酉陰謀露顯而黨與十餘人縶就囚勇工藤某探親衡之隱處欲捕之親衡殺工藤而去遂失所在矣世傳親衡有大船而上

下于木陸後世神祠佛堂之壁往往畫親衛府以之圖以嚴兒童走卒誦名知之

〔七〕 松永久秀傳

松永久秀者阿州人也仕于三好長慶數有軍功築多聞城而居焉今世之人往往模多聞之構營而呼曰多聞蓋稱自久秀也信長勃興之時一時降于幕下復叛信長而據于志貴焉信長令[illegible]之久秀術盡而與子久通終亡於城[illegible]久秀也生于関東之際[illegible]而據[illegible]勢於五[illegible]間身為陪臣剛台屈從之班實一世之[illegible]殺相公於室町第而挾自立之志伐義繼於若江壘而忘舊主之恩加之燬南京之大佛殿而為防敵之一助矣其不善之報不免焉父子一時滅矣

〔八〕 荒木村重傳

荒木村重者初仕和田徵賤最秀於武勇嘗擊殺和田掠領攝州遂列于柳營奉公之班義昭與信長確執之時先服降于信長矣後叛信長在伊丹城信長信忠親征其攻之累戰累捷村重不能支持詭言於備西藝之援搆寵女一人潛出城焉信長遂屠伊丹城殺所寵之男女若干人村重雖有拔群之勇因無守節之義心含早從能旋一身而偷出其耻豈可言之乎

〔九〕 僧惠瓊傳

安國寺瓊長老字瑶甫海藏孤下之禪秘也[illegible]于東福後孫甫禪之席又領藝陽之安[illegible]進于毛利輝元天性好造營之事且[illegible]之古郷退耕之舊基而改作為且東福之諸堂宇修整加之引明師之巨材而一新于本寺之庫[illegible]是惠瓊之力功也晚嫌干戈之術而為一軍之魁首終助石田三成之奸謀而令州郡之主欲背於于三成三成敗後被囚而刑矣吁僧而好武愚而好用天下之大亂一由三成與此人可惜之甚也

日本古今人物史義士傳卷之四

一　長谷部信連傳

長谷部信連者新大夫爲連男也嘗延侍于三条宮任衛府尉治承四年茂仁王舉兵欲討平族清盛聞而驚焉乃遣官兵欲捕三条宮誅其徒黨矣宮去高倉第逃于園城寺緇徒保護焉此時信連一人留守于其第官兵囲高倉第信連防戦盡力然以敵衆多故遂擒獲矣宗盛感彼勇敢而免死刑矣其後頼朝思往昔之忠戦賜能州大屋莊建保六年卒于任所

二　伊東祐清傳

伊藤九郎祐清者姓藤原豆州人祐親之子也初祐親惡頼朝之匿行欲殺之祐清告之而救頼朝於危急之中及頼朝當啓蟄之運祐親爲因而自殺頼朝思祐清之舊恩欲行賞祐清不受曰父有罪而死其子有何顔而承恩乎請以就戮世莫不美談之嗟吁祐清救頼朝之危急者忠邪仁邪與父同死而不食禄者孝邪義邪至家滅亡者無妄之災不期而然也人以扶翼朝敵咎於祐清曰不顧後之殃陥父於死罪者蓋過論也

三　左衛門宗清傳　初號弥平兵衛

彌平左衛門尉宗清者池禅尼之臣季宗之子也平治之役義朝父子敗走宗朝虜頼朝献清盛清盛屬頼朝於宗清護之頼朝行年十三歳孤若特爲甚是故宗清憐遇之懇至也既而頼朝謫蛭嶋矣壽永之秋平家出奔之後頼朝感舊恩欲原赦宗清寄言於池頼盛請同到鎌倉

賴盛告宗清宗清曰君若向戰場則臣豈不進先登乎顧賴朝招引君及臣者欲謝舊時之恩也今也平族零落而獨就源氏蒙恩我恥之兩日馳驅至八嶋而奉前內府宗盛君子曰宗清愛育賴朝者可謂無先見之智然不應其招者可謂知義人也

四　齋藤實盛傳

長井實盛者北越之齋藤氏也保元屬義朝而襲白河宮平治從義平而守郁芳門其兵略節義不可勝源家閲罄之時遂降于平氏賴朝勃興之日人多背平家屬源氏實盛恥己食其祿又渝其心不違平家北征之役染白髮衣紅錦而戰死于篠原歲六十餘

五　曾我祐成同時宗傳

曾我祐成時宗者河津祐泰之二子也祐泰沒後育于曾我祐信故以曾我爲氏自祐成九歲時宗七歲以報父仇寤寐不忘焉建久癸丑賴朝狩于富士野二子潛入營中而刺殺祐經於臥床宿衛之士競爭而出多爲二子死傷戰鬪良久後仁田忠常斬祐成小舍人壹虜時宗時宗詣賴朝吐鬱胸死就死人皆感賞之

六　佐藤繼信同忠信傳

佐藤繼信忠信者信夫莊司元治之二子鎮守府將軍秀衡之臣也源義經征平氏之時秀衡以二子屬義經兄弟發於奧州處々攻擊無不有武功也八嶋之一戰源平爭雄繼信出群而進中矢而死弟忠信射殺敵而報仇其後從義經而入吉野山山僧起兵而欲忠信效紀信之

忠身親覩義經拒僧徒而脱義經再回京師至婦人愛壽家愛壽密謀而引歟忠信會戰殺傷惟多遂自戮

七　兒嶋高德傳

兒嶋備後三郎高德者字多源氏佐々木之支流也元弘之役高德通志官軍欲起義兵既而笠置城陷馬武夫護帝奉遷隱州高德伏兵於要路欲遮奪翠華遷車從他道過車不成微服詣行在所斫庭樹書句而顯志矣高時伏誅後尊氏又謀反四分五裂海内鼎沸高德終始不渝忠義心熊山兒々之軍竭戰功矣後改名三宅入洛欲狙擊尊氏謀發覺出奔信州雖不遂其志舉世無不歎賞矣

八　諏方盛世傳

諏方盛世者姓源氏信州人也嘗與高師冬戰父子之物屢遇恩恤矣觀應年中師冬據甲州洲澤城敵千葉氏直義矣諏方祝部攻之太急盛世初雖屬祝部而勵戰功諭父子之義不可違終入城中與師冬共死焉

九　山中幸盛傳　鹿助

山中幸盛者雲州人也世世爲尼子家臣毛利元就滅尼子氏取雲州幸盛雖有復雲州之志事不成焉於是憑信長以實告之故令幸盛屬明智光秀蓋光秀者依爲山陰道追討使也幸盛見光秀難成大功請屬秀吉信長許之幸盛守播之上月城秀吉爲後援毛利家率大軍圍攻之士卒幾附焉秀吉欲令幸盛脱出使龜井茲矩諭之幸盛曰雖舍城内之疲卒女童我今欲

死于敵手代諸人之命遂不出於是秀吉列兵退卒盛譲城中雖立功偽請降毛利家其意蓋欲親近大將軍刺殺之報舊主之仇也事發覚為毛利家被誅

十　吉川經家傳

吉川式部少輔經家者吉川元春之家臣也天正庚辰羽柴秀吉將大軍襲因州鳥執城城主山名大藏太輔豊國大怖而誘其臣森下出羽中村對馬欲降于秀吉二人不從曰既屬毛利家又降秀吉貳其心者不義也諫之而不聽豊國遂竄出于城降秀吉森下中村使人告吉川元春曰豊國之所為如此非我力之所及願賜君族同姓之武將一人共守此城同死生元春許諾而令老臣吉川式部少輔經家為城主其士卒四百餘人加鳥執城中之軍士麾下之兵四千餘人也既而同年秋七月五日秀吉率六万餘騎圍鳥執之城不知發童之別用一万騎杉原氏塞藝州之通路拒毛利家之援兵淺野氏浮三百艘之兵船張海上之陣因此海陸路絶城中糧盡經家麾下之將卒頗困極矣冬十月中旬秀吉使以堀尾茂介一柳市介詔經家曰自七月至今月攻守無優劣將士共罷病雖然足下此圍城之中可雖立功不若行和平而休兩陣之將士森下中村捨累代之主君屬毛利家不忠無道也不可不懲諸賜二人則城中之軍士皆安穩而送之故國經家答曰我今與秀吉雖欲決雌雄城中糧盡無長保之謀宜隨命行和平森下中村雖不忠于豊國於毛利

家爲功義請救二人之死經家代軍士自殺矣秀吉不許曰森下中村之不忠雖及經家之自殺不可免其罪不若經家得其身誅森下中村梟其首經家曰誅森下中村經家生而敢不快於心然則與森下中村同自殺而助我麾下之軍士秀吉曰經家逢大軍之圍相持百餘日誰謂無功食盡行和平誰謂無策見可進見難退者軍政之良計也非經家之失今代士卒欲死者義者也殺義者我甚耻之我无所求之者森下中村二人也誅二人而救經家之身是吾所願也行季往來而不絕終不得已中村森下二人自殺經家曰秀吉惡此二人雖似有其理此二人有忠功于毛利家我殺之何面目之有即自殺其臣福光若鶴不忍見其主之死同以自殺矣於是和平既成軍士全命而退其後秀吉獻經家首於信長信長於江州安土見之曰天下之義士也義士之首豈徒捨之乎贈禪院葬之

十一　毛受莊介傳

毛受莊介者柴田勝家之先鋒將也志津嶽合戰先軍敗走柴田欲再戰毛受諫曰士卒疲而難再舉早入北莊城可固守我代公命可死之矣乃立勝家之馬符自稱勝家與敵軍屢戰旁共戰死所守義之志如此其甚者乎

十二　鳥井強右衞門

鳥井強右衞門者奧平九八郎麾下之義士也九八郎初屬武田家後叛勝賴皈于東照大神君守三州長篠城勝賴以數万兵攻之奧平

盡防戰之術然城中令糧食與卒謂諸士曰敵軍十重相圍絶糧道城裡兵食不踰數日我輩無異涸轍矣徒待死而已孰爲衆軍踰信長陣請後援鳥居請行以挙燧爲徴既而冒圍而出挙燧城中大喜之鳥居到岡崎謁信長求救辭氣愿疑也信長許諾鳥居辭而去歸路遂爲敵被執鳥勝賴曰汝明旦到城下可謂信長諸州軍事繁冗而無暇出援兵若然則活汝命以爲麾下臣又不聽命執汝烹之鳥居陽諾之明旦竪火擁鳥居近城下大揚聲曰信長率大軍爲援在二三日間必矣一志堅守勿降言未既又執鳥居趣引去之鳥居義氣不屈終斬之昔在漢景帝三年呉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呉楚欲與齊齊孝王城守不聽三國兵

共圍齊（三國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呉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否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大尉亞夫擊破呉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是與鳥井之事頗相類也可謂異域同日之論也蓋聞志士仁人殺身爲仁矣鳥居殆庶幾乎

勇士附誅士

一　渡邊綱傳

源綱者渡邊黨之始祖也自祖父源士赴武藏任住武之箕田者三世因名曰箕田源次武勇剛毅世以等倫與公時貞光季武所謂名仕于源頼光而世称四天王於市原知捕童之宿謀過羅城門斷獲鬼之一臂其餘軍功不遑枚舉也

二　金子家忠傳

金子十郎家忠者武藏國村山之人左馬頭義朝之臣也保元之役鎮西八郎為朝之臣高間兄弟有有勇之名於是二人同當家忠家忠擊殺二人其後平治之亂從惡源太軍功出類

三　佐々木經高傳

佐々木經高者秀義之次男也頼朝舉義兵之日兄弟四人先而從嚴命爲八牧之一舉定綱經高先襲堤信遠宅經高先登而發矢是源家征平氏最初一矢也又與兄弟三人入兼隆坐而屢奮擊兼隆遂伏誅矣壽永二年與弟高綱共受頼朝之命刺殺上總弘常其餘戰功猶多承久之兵亂奉　上皇之詔迴挫東士之計略矣官兵敗績之後潛居西山邊泰時馳使以諭可全命之事經高云是勸自殺之使也盍取之哉遂自殺矣

四　佐々木高綱傳

佐々木高綱者秀義之四男也石橋合戰源軍敗覆而敵軍屢襲頼朝高綱爲後拒當敵者尤多頼朝曰君若鎮日本以其半與汝矣已而頼朝得免焉頼朝征義仲之日自賜龍蹄令励戰

忠守治戰場挺出渡河為功之魁文治初賴朝
賜七州守護職然以違其約遂削髮隱遁世可
惜哉高綱雖勇敢而輕死而已又精兵士之救
建仁之際其子重綱屬經高盛綱之攻叡岳之
軍高綱來訪而見戰鬪不協其体而思不可免
其死觸諱泣矣果而戰死且述戰鬪之莫無不
符合矣

五　熊谷直實傳

熊谷直實姓平氏武州人也平治之擾亂屬源
義平而守都芳門十六騎之一員也後屬于賴
朝常州佐竹之役攝州一谷之戰與平山季重
以先登而軍功不少且斬獲篤盛而世人知武
名後出家名蓮生入洛東黑谷之寺師事于源
空承元二年九月十四日死死之日豫指期云

六　仁田忠常傳

仁田忠常者豆州人也賴朝興起之始從而赴
于石橋山又于海西于奧東無不而戰功也加
之戰勝曾我祐成戴殺比企能員惜哉罹不意
之厄竟聞忠常承賴家之旨入富士之巖穴俗曰人穴
從者皆死忠常獨全命而還云

七　足利忠綱傳

足利忠綱姓藤原下野州之豪族也其身有三
絕所謂力當百人聲聞十里齒長一寸也始屬
平家越宇治川而破敵後黨于義廣不遂志終
向西海馳行又俊綱為從者相生所害

八　武田信忠傳

武田信忠者膂力出群豪氣絕世時人呼曰惡
三郎建曆之兵戰義秀之雄武當者必權馬信

忠父信先見義秀欲決存歿于此信忠遮父而先進義秀感孝志不戰而去

九　河原高直傳

河原高直同盛直者姓私市武州人也生田之會戰進先登破柵而入壘中奮擊而戰死吁其勇敢也輕命也不可言矣袵金革死而不厭者蓋謂此人乎

十　朝夷名義秀傳

朝夷名義秀者義盛三男也膽勇拔群膂力絶倫建保之變從父義盛進兵攻幕府于時交戰之銳率衛護大門義秀瞋目揚聲叱左右辟易直衝而入擊殺亡多及義盛軍潰與其徒五百浮海奔房州或曰後自殺或曰渡高麗不知何是矣

十一　篠塚伊賀守傳

篠塚伊賀守者畠山重忠六世孫爲新田義貞之勇士曲長也將少出其右者元弘建武之間百戰建勇功矣曆應三年刑部尚書義助奉勅徇海南篠塚相從處々竭忠既而義助薨軍務之勞焉篠塚又屬大舘氏明在世田城細川賴春率大軍攻之相支三十餘日城中兵疲糧食殆盡氏明知不克自殺開門突出戰死士卒盡自殺有城中者篠塚唯一人也篠塚挾八尺鐵棒直衝入敵軍無敢遮者冒圍出徐步而去藤橘伴兵疾馳追之篠塚顧然曰汝等譾近勿使身首相分又掉鐵棒向之士卒退散如此者數回到今張津夜將半見敵船無人而柁工坐篠塚喜不脱戎衣入海踏水三百步計飛乘據船

叱舟人曰我官兵脩塚者也可趣送隠岐嶋言
既自擧萬鈞碇起二十五尋檣高挑仰臥艫
如留舟人股栗不能仰視遂到隠岐嶋也可謂
萬夫之雄也遭官軍之衰運不遂其志惜哉

十二　畑六郎左衛門

畑時能號六郎左衛門有任鄙之勇力十六歳
好角力偏較飄輸置九八州無敢敵者後從信
州喜殺生以猟漁爲業善騎射奔馳千仭絶壁
如行平地又善泅與齋倶入與汨偕出新田義
貞略北陸之日屬麾下矣義貞殞命之後官軍
失勢諸城盡陥特時能所守鷹巣城不援城中
兵纔二十七人也尾州刺史高經率七千兵圍之
十重分三十餘營堅壁深塹時能有弟號大夫
坊快舜有奴號悪八郎皆有力之者也又蓄狗
謂犬獅子時能與二人之勇者乗暗夜侵敵軍
大獅子先入陣中伺警衛之隙達皈而揮尾告
之以故得捷毎出輒無不破營凡戰則躍馬直
衝敵軍縦横馳騁如飛疏殺數人或提鐵棒擲
巨石所向無不辟易終中流矢而死矣吁時能
勇力人皆知之置不論大獅子無措之蓄獸而
忠其主助其軍如此此時天下官軍不知其幾
萬也徒費糧飽貪有功者多對此狗豈不泚其
顙乎薩摩之黄耳搗生張然之狗以可并按矣

十三　馬場美濃傳

馬場美濃十八歳爲武田氏臣歴仕信虎信玄
勝頼三主爲人勇敢有智謀麾下諸將少出其
右者馬信玄略美濃東郡時信長率一萬餘兵
爲監戰地出馬場從以兵八百進擊信長引兵

而退追北而殺傷多天正年中長篠軍奮勵盡力而戰死年六十二人僉惜焉馬場一生戰鬪其功夥就中最著者二十一度信玄與書感賞之然不被一創無不人服其武略矣

十四　原美濃傳

原美濃父曰能登之下總州人也仕武田信虎及信玄每有戰鬪其奇功振諸士得信虎信玄兩主之感書者三十八被創五十一也初坐法竄相州為北條家臣顧盼遲與書賞武略者四通信玄後請氏康再歸甲陽云

十五　本間江州 附井又左近

本間江州者上杉則政勇士也則政昏弱不修軍政菅野大膳上原兵庫等臣鉾侮得寵骨鯁之臣豪強之將多引去本間坐事晦迹村家有年矣此時北條氏康有雄略而富國疆兵之志數侵野州本間與老臣專合壽到相州為氏康臣盡記北條家軍容密計而歸曰氏康於我腹心疾也急擊不取之則有噬臍之悔矣然則政不從天文戊戌與北條合戰則政敗北菅野上原逃去之本間輕生入敵軍直衝下避矢石揚聲曰我是上杉家士本間某也有志者取我馘效勇功自取冑皆馘而抛棄遂戰死矣其馘者九金桃燈也

十六　山本勘助傳

山本勘助者後號道鬼三州牛窪人也初周游四國遇尾形某者學兵法而後經歷諸州到甲州謁武田信玄信玄一見之大喜前席談兵法如舊識恩寵日渥能識敵情狀臨機應變軍國

康政無不預聞永禄巳酉信玄與越後謙信會戰川中嶋謙信以奇計急撃抵麾下勘助防戰數回終冒白刃而死到今談兵者多賴其法焉

十七　日根野弘就傳

日根野弘就者濃州人也齊藤道三欲廢嫡子義龍立其弟矣義龍招其弟二人於私第令弘就誅之弘就即戮二人於是義龍攻殺道三領濃州矣後弘就遊仕于列國又從于信長秀吉踏軍功者最多吁弘就之勇功多則多然從義龍之弑志而不諫可謂見利不知義者也

十八　遠藤直經傳

遠藤直經者淺井長政之臣也以戰功擢用焉元龜元年信長略江北陣于龍鼻山攻横山城長政從越兵議却信長之計策直經曰信長以其兵寡故晝則益軍備龍鼻山夜則分兵攻於横山城曉天襲龍鼻撃其不意破之必矣長政不聽焉直經曰長政之軍覆不可廻避然而欲信長在于戰乎哀乎明日長政與信長戰於姉川長政敗績於是直經提戟死平之首逆于信長矣竹中氏知之與之搏及直經遂戰死

十九　竹中重治傳

竹中重治者濃州人也最長於武略尾濃之士無出其右者矣從信長秀吉幹軍事者不可數焉年不滿不惑而病死吁惜哉

廿　來嶋通康傳

來嶋通康者本名村上信州人也後寓豫州河野家通康智謀勇功尤較著故通直令配其女以監軍焉通直無嗣通康繼其家称河野依任

豫州來嶋號來嶋

六一　中川清秀傳

中川清秀者攝州人也築荒木壘居焉始屬荒木村重荒木與和田惟政戰爭而不止一日荒木立搒於路傍若有獲和田首者厚賞焉清秀懷其搒而皈其翌日和田陣于糠塚荒木屯于馬塚挑戰清秀進先登獲和田首荒木遂得勝矣後荒木以有圖擬叛信長屢攻之又以私通耶蘇宗之事令中川高山属麾下中川高山奉命而降焉於是荒木力屈矣秀吉與柴田勝家構難之時使清秀守志津嶽寨高山亦在其北寨佐久間盛政欲襲志津嶽高山見其大軍計寡難當衆引兵而還于木本又遣使於清秀亦去寨之事清秀不肯與佐久間戰而死

六二　眞田昌幸傳

眞田昌幸者姓滋野氏海野行親之後也自少壯仕武田最有武毅其摧堅挫鋭之功不少矣後有故退居于高野山其父幸隆領信州眞田故称眞田從信玄而有功其子信幸亦幹文之盡次男左衞門佐大坂之役屬秀頼而得名

六三　木村長門

木村長門者内大臣秀頼近臣也慶長之役甲寅冬進蒲生提撃佐竹軍斬澁井内膳得首所謂内膳者敵之驍將也人皆感焉明年夏東都復大征大坂木村逆覩我軍不利深入東軍奮勇氣擊殺數人而死可謂見危授命者也矣

六四　藤原保昌　當在綱之下誤在此

藤原保昌者武智麿之後也以武略名世又秀

歌林與源頼信平惟衡同致頼齋武名其妻曰和泉式部世傳保昌與源頼光入大江山斬妖愚云

日本古今人物史畧傳卷之五

儒教之行本邦往古四其家所謂紀傳明經明法筭道也菅氏粟田之登三台才德尤傑然者世清原良枝口授六經終膺昇殿其餘明法筭道世不及其人史傳之所載昭々可謂盛也子孫相嗣受其業然不及古也遠矣近世惺窩先生得不傳之学於遺經大中興斯文至今言学者多以先生爲法因作先生以下門弟子等之傳充儒林數云

惺窩先生傳　藤斂夫　妙寿院

先生姓藤原諱肅字斂夫播州細川邑之人定家十二世孫也父曰爲純所謂冷泉家也幼穎悟不常一旦祝髪爲浮屠名曰蕣弱歲來洛之相國寺居妙寿院後歸播赤松氏善遇之雖說佛居志有儒一旦奮發欲入大明国直到筑陽泛溟渤逢風濤漂鬼海嶋其盛志不遂而歸朝鮮員外郎姜沆來客赤松氏家見先生大喜曰朝鮮三百年以來有如此人吾未聞之也赤松氏遣童男婢女奴奉仕焉先生不拒本朝儒者博士自古唯讀漢唐註疏性理之学識者鮮先生自拒程朱訓點經傳其功最大也元和五年年五十九而卒矣先是再謁　源君讀貞觀政要漢書十七史等書　源君知其才德然不待時發遂易簀焉其用与不用命也先生容意其間乎幼好学出入於釋老閲歷諸家而後棄異学而醇如也本朝中興之明儒也其所著有逆德録綱領才鐵録遂鹿抄及經書和字訓解等平生詩文和歌号惺窩文集行于世矣

藤欽夫傳

妙寿院以粛字欽夫又惺斎姓藤原冠纓之胄族也少入万年修僧業讀万巻書而不遺一字時人称文殊見後棄佛氏之教皈孔孟之道詩書易春秋及史子百家之簡編一過目則無不通其理者也旦續父祖之箕裘而究和歌之玄微或時隱北肉山而探市原埜景或時遊南海濱而撰和詩磨碑於戲擅才名於一時存德容於後世者誰敢出於斯老之右哉曽著逹德録若干巻又遺稿数巻名惺窩文集門生藤千梓而行于世

此一說異本入于藝流之部也予見之而今于是加記焉

林道春傳

林道春出自藤氏之餘流其先在加州為士族其後父土著于京師父曰信時叔父理斎無子養以為子小名菊松丸孩提岐嶷早言長而改名又三郎信勝登東山入建仁寺之大統庵就長老慈稽而讀群書當時禅老施名于世者亦問典故所出焉矣一日東山僧侶胥議勸出家道春掉頭皈家誓不入禅門其後遍読四庫之書嘗聞惺窩之名執謁聽道々春讀春秋傳惺窩寄書曰古人讀春秋於羅浮羅浮者不在羅浮而在三下明窓浄几之上爾後常呼称羅浮山人昔羅仲素在羅浮讀春秋傳故惺窩云尓二十二歳初於二条城執謁於東照大神宮應對如流而後受米邑為儒臣歴仕　台德院殿及當　幕府源大君之四主皆得恩遇叙法印位

候侍御前論聖經要旨說和漢故實或陪執政之席又預廳堂之事矣賜上野之中百數十步之地為別莊又建學舍安置先聖像暨顏曾思像與釋采之禮明歷三年七十五而私謚文敏先生所著百有三十部余又詩文六十卷号羅山文集行于世矣貴鄉侯伯元老執政及士庶人弔問甚多矣

那波道圓傳

那波道圓号活所後改姓祐名觚播州姫路人初幼聰慧絕人五歲諳以呂波字初父命習儒醫兩道以不称其性竟棄医業儒而來洛謁藤斂夫先生行弟子禮藤公一見之奇之寄情踰他業遂應加藤氏之招從事肥州後以不遇致仕皈洛居銅駝坊閑棲益自刻苦務記覽又遊仕于紀邸邸君恩遇日渥矣正保戊子歲五十四而卒葬于洛東慧日山所著有活所備忘錄三十卷帝王歷數圖一卷并文集矣

堀正意傳

堀正意号杏庵遊惺窩藤先生之門聽性理之学博綜百家殆能文章兼習医通素難矣初仕藝州刺史後尾陽源敬公請刺史為儒臣而有寵遇矣性不愛浮靡事平生慕陶彭澤之為人圖之像而掛壁上有暇則相對忘世慮惺窩為之贊而與焉学者多出于其門其中三宅正堅以俊才聞于世云

菅原德庵傳

菅原德庵名玄同受業於惺窩先生之門涉獵群書研窮理物矣京尹板倉氏常延應問聽聖

賢之要旨同和漢之典故矣性不好遊官常在京師家塾教授生徒其書室名生白惺窩為之説并和歌而賜焉一日為盗衷身吁命也乎遭此難堪痛惜焉詳見墓誌矣

松永昌三傳

松永昌三小名昌三郎一名遐年道遊軒貞德之子也產于京師師事惺窩藤先生篤志于学到諸子九流及五千之貝典靡不検閲矣初十八歳謁豊臣右僕射秀頼講大学而遊于加州大守以賓禮遲遇之矣又京尹板倉防州刺史數聽經傳及軍書等之講特加優禮自号講習堂人日以教授学者為業孜々不倦六十六歳而卒于洛之家塾于時明暦乙未也矣

三宅寄齋傳

三宅寄齋号亡羊子師事惺窩先生学天人之道畧通書兼能和歌之学公卿大人請招之而問經子講説相待以師賓之禮美誉普于京師矣

中江與右衛門傳

中江與右衛門近州大講之人也長而遊官豫州仕加藤羽州刺史天資好学有英才常自疑窮理之学落支離一日讀陽明之書有契于心篤信良知之学謂聖門之嫡派也而辭豫州之俸皈郷里矣四方之学者從遊于其門者多焉其学以慎独自反為工夫之要其講堂之前有一古藤樹門人同而称藤樹先生矣所著学庸註解翁問答鑑草等書多又為門人習醫者編集医学南針医方捷經等書共行于世矣

日本古今人物史列女傳卷之六 [illegible]

一　美濃弟媛傳

美濃弟媛者八坂入彦皇子女也景行帝幸美濃左右奏言之茲國有佳人曰弟媛容姿端正帝欲得爲妃幸弟媛之家弟媛聞乗輿車駕則隱竹林於是帝權令弟媛至而居于泳宮鯉魚浮之帝朝夕臨視而戲遊時弟媛欲見其鯉魚遊而密來臨池帝則留而通之爰弟媛以爲夫婦之道古今達則也然於吾而不便則請帝曰妾性不欲交接之道今不勝皇命之威暫納帷幕之中然意所不快亦形姿穢陋久之不堪陪於掖庭唯有妾姉名曰八坂入媛容姿麗美志亦貞潔宜納後宮帝聽之仍喚八坂入媛爲妃生七男（以上日本紀之所載不改一字）

二　弟橘媛傳

弟橘媛者穗積氏忍山宿禰之女日本武皇子之妾也皇子東征之日進相模欲往上總望海高言曰是小海耳可立跳渡乃至海中暴風忽起皇子船漂蕩不可渡時弟橘姫啓皇子曰今風起浪泌皇子船欲沒是必海神心也願以妾之身贖皇子之命而入海言訖乃披瀾入之暴風即止船得著岸故時人号其海曰馳水也既而皇子轉歷武藏上野西逮于碓日坂時皇子每有顧弟橘媛之情故登碓日嶺而東南望之三歎曰吾嬬者耶故因号山東諸國曰吾嬬國也（以上日本紀略載）

三　田道妻傳

田道妻者未詳其姓氏仁德帝五十五年蝦夷

叛之遣竹葉瀬之弟田道令撃則爲蝦夷所敗以死于伊寺水門時有從者取得田道之手纒與其妻乃抱手纒而縊死時人聞之流涕矣採載日本紀

四　山邊皇女傳

山邊皇女者大津皇子之妃也皇子天武帝第三子也容止墻岸音辭俊朗爲天智帝所愛及長辨有才学尤愛文筆詩賦之興自大津始也朱鳥元年皇子謀反發覺賜死皇子於譯語田舍時年二十四夫人山邊皇女被髪徒跣奔赴殉死矣見者皆戲欷採載日本紀

五　櫻兒傳

櫻子者昔有之賢女子也于時有二壯子共挑此女而捐生競求於是女子戲欷曰從古未聞一女之嫁二門矣方今壯士之意有難和平不如妾身獨死矣乃尋入林中懸樹經死其兩壯士慟哭墮涙而無益因各陳心緒作歌二首曰春佐礼波插頭尓將爲跡我念之櫻華者散去流香聞又曰妹之名尓繋有櫻花開者常哉將戀弥年之羽尓出萬葉集

六　鬘兒

鬘兒者昔有之娘子也有三男同聘一女也娘子嘆息曰一女之身易滅如露三雄之志難平如石遂乃行耳無之池上沈沒水底於時其壯士等不勝哀情之至各陳所心作歌三首其一曰無耳之池羊蹄恨之吾妹兒之來乍潜者水波將涸其二曰足曳之山縵之兒今日往跡吾尓告世婆還來麻之乎其三曰足曳之山縵之

兒如今日何時乎見管來爾騷 出萬葉集

七　菟名原處女傳

菟名原處女者攝州人也有二壯夫一姓菟原攝州人也一姓血沼或曰陳努泉州人也二人同志而挑處女經年月未嘗不一日到其家然處女守義不從父母裁之曰從一夫則一夫自退此撰可者何使人苦思如此乎處女曰若二夫之志念有淺深則我其從深者然二士肝膽之切更無優劣我是以無如之何於是父母營水臺於生田河上招二士曰二子之求姻雖心至以一女之身難奉二夫今察二士之射藝而後欲定對請射水上鳥我其撰中者定婚矣二士喜曰實稱我意二士齊放矢一中尾一中首於是處女詠倭歌曰住和比奴我身奈計臣呼津農國農生田乃河波名介古曾有家礼吟畢而自水臺投身溺死二士驚懼亦同入水一取女手一取女足共溺死處女之父大哭葬之二士之父同來而哭厚葬之謀與處女同穴菟原氏父曰同邑之男女同墳墓而可也泉州人何葬干他邦乎血沼氏父不得已盛泉列之土於小艇轉送之攝州親統長夜臺於處女墳側三墳纍纍俗謂之處女塚 出于大和物語及萬葉集

八　有智子內親王

二品內親王有智子者嵯峨帝之皇女王氏所誕育也頗涉經傳史漢兼善屬文元爲賀茂齋院弘仁十四年春二月帝幸齋院花宴俾文人賦春日山莊詩各探勒韻公主探得塘光行蒼即瀝筆曰寂々幽莊迷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

樓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光見日光泉聲近轂新雷響山色高晴舊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帝歎之授三品于時年十七是日帝書懷賜公主曰忝以文章著國家莫將榮樂負煙霞即今永抱幽貞意無事終須遣歲華壽賜召文人料封百戶天長十年叙二品性貞潔居于嵯峨西莊薨時春秋四十一遺言薄葬辭不受葬使時承和十四年也續日本後紀

九　洛陽貞女

洛陽貞女者未詳其姓氏京師富家之妻也夫有東關之行既啟鞭之日擕一美女來馳使於路而言婦曰我自東關求得一妾而來也人定不快乎然則急可出去妻無怨恨之色和氣充溢曰夫婦之道德音不違則可以與君同死今我色衰愛弛而不得於夫君是我德之缺也則調酒肴設盛饌如待賓客而去剃昏聞之大愧而詰諷夫曰先婦是當世之貞女也如何出貞淑之先婦而不肯之妾獨執箕帚於夫君家哉願居妾於別室而納先婦於正室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之徵也不然則妾不能奉于夫君強而誓言於天神地祇時謠夫伏理更呼回先婦於是妻妾無忌妒其交如姊妹家道益正出鑑草

十　野州貞女

野州貞女者執巾櫛於夫家而年尚矣一日夫娶新妻新閨房使居之財產器用悉贈新閨舊婦家只存一馬槽雖然貞婦猶不嫉妬經數日夫又使家童奪取馬槽於是貞婦詠倭歌曰船

毛伊奴麻可和毛見閉志今日輿利波夏世閒遠伊可延和多羅咩　麻可和臺名也事出大和物語

十一　大和義婦

大和義婦者未知其姓氏自結悦施擊善行婦穩時良人嬖幸一妾凡閨房而居貞婦全無忌妬之情嘗挑孤燈終夜不寐時有呦々鹿鳴良人隔壁語義婦曰聞鹿鳴否義婦曰聞之良人曰如何聞焉義婦詠倭歌曰我毛如鳴氐曾人介戀羅礼志今古曾餘所介聲遠而已幾家良人歎息曰吁是予之過也忽放黜新婦而終續絃捐和琴瑟卒爲偕老矣吁三貞婦遭夫君棄捐之日無一毫之妬心終感淫夫閨門和宜哉千載昭青史垂法於後世矣人之爲婦者盡効之貞淑乎　出大和物語

十二　刀自賣

難波部首刀自賣者豐之前州人也自賣年廿有八歳適下毛郡大領蔽野勝宮守之家既經二十箇年夫宮守死去刀自賣獨守室室十歳于茲矣遠近庶士求之不爾而有諒同穴無心再醮愛亡夫之遺衣置獨守之牀上朝夕如見追念不息得耳珍必尊亡靈隣里無不称嘆仍表門閭以旌貞操也天長四年春正月免其戸課役田租終身命事　日本後紀

十三　畐成女

伴直畐成女者甲斐國山梨郡人也年十五嫁鄉人三枝直平麻呂生一男一女而仁明帝武和四年平麻呂死也厥後守節不改年已四十有四而攀號不止恒事齋食敬於靈牀宛如存

日量彼操履堪爲節婦者也勅宜終身免其戸田租即操門閭以旌節行于時承和十一年夏五月甲斐國言之也 続日本後紀

十四　小平子傳

日置部小平子者但馬州美含郡之節婦也貞觀十七年冬十月叙位二級小平子年十六適權大領外從八位上日下部良氏年二十九夫亡守節不移無意再醮及至晩齡志彌固郷黨推敬褒美焉 三代實録

十五　漢部妹刀自傳

漢部妹刀自者丹波州伊鹿郡人也年十四適秦貞雄生二男一女貞雄死後歷三十有二年常著素服獨居處室無再醮之情均養男女譬猶尸鳩仁和三年夏六月國司請以爲節婦表其門閭勅叙位二階免戸内田租 三代實録

十六　阿都麿

阿都麿一名衣川袈裟母洛人居奥州衣川又歸于洛故世人号衣川老嫗阿都麿嫁源渡而當世之美婦人也時遠藤武者所盛遠窺見彼妻之美神氣蕩喪不知所持遂劫其母欲爲媒母恐召渡妻泣語之妻謂不從之則殺母不孝從之則捨夫不義不孝不義我生不如死乃詭曰請入我室殺我夫然則我爲君執箕帚盛夜洛臥者我夫也證頭髮之濡而刺之盛遠大喜投晴直入刺其夫獲首提出而按之乃妻之首也盛遠感妻之貞潔而擬喪身之禍且悔且泣祝髮爲僧改名文覺年十八而爲妻營塚名曰戀塚今見在鳥羽矣 盛衰記

十七　鎌田婦人傳

鎌田左兵衛尉政家之婦人者長田莊司忠致女也平治元年冬十二月源義朝與平清盛相戰而敗績奔于尾州内海匿居于長田忠致家鎌田政家亦從之時忠致忽起狼戾之心而與子景致相謀而殺君義朝於浴室刺皆政家於閨内君臣共年三十八於是政家之婦人謝夫之尸體曰妾雖爲婦全不藏君夫雖父子之親不知所以其反無由三諫焉吁措身無處我當雪恥君父於泉下則取夫之刀洞胸而死世人皆爲流涙頼朝勃興之日長田父子伏誅焉（平語之記）

十八　清水姫傳

清水姫者清水冠者義隆之夫人源二位之女也義隆以父義仲之故被誅姫悲歎哀慕病惱危急而追日憔悴母公愍之欲擇配嫁之姫不從之欲自殺其志不可奪後不耐眷戀之情而終掩粧矣衆僉感其貞烈矣（出東鑑）

十九　誌燕婺婦傳

昔有一女少而爲婺婦父母欲爲再醮婺婦不諾父母强而不止婺婦泣謂母曰天不欲使妾爲寡何爲速奪夫君乎其命則今儀配他夫悪識他日不守孀閨焉況妾意不欲改嫁乎請勿再議矣母告之父父聞之呼婺婦曰汝言不是吾死之後寄身何處而誰適從乎婺婦識言誑之不可諭父母而曰請殺巣此梁上雄燕而誌雌燕而放去之明年雌燕又偕他雄燕來則妾命之新聞父母卑從其言誌雌燕以赤縷繫其足而放去明歲來則其誌如故而孤飛梁上父

毋感悟而息前議。嫠婦大喜、貞潔以終身矣。與衛敬瑜妻事蹟可并按。吁嫠婦之貞烈、到樵夫牧豎可知嘉尚、何爲煩贅言乎。燕者飛類之一微物也、而操其節又如此。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世之淫婦對燕而豈不泚其顙矣。出俊頼口傳

二十　小宰相局

小宰相局者、藤刑部卿憲賢女、上西門院之官女。越前三位平通盛竊見其姝麗而焦思乾臆、以所得之寵也。通盛戰死于攝州湊河時、見田瀧口時員馳來而告通盛死於小宰相。小宰相血淚相和流二三日、寤寐反側、如待適外之人。漸經四五日而思猶切矣。時小宰相在蒙衝中、夜潛出于艇、投身於蒼海、遺節於後世。行長記

二十一　仁田忠常妻傳

仁田忠常之妻者、未知父母之姓名。悉夫之急病、詣豆州三嶋神廟、祈以身代夫死。既而忠常病癒、而妻没。神其有感應耶。人僉稱貞烈。出東鑑

二十二　靜傳

伊豫守義經妾靜者、歌妓磯禪師之女也。義經漂泊之後、源二位召之鎌倉、問義經潛行之所、答之不以實。靜有善舞曲名、源二位及閨門欲聞見其歌舞、再三強而不措、終不得已、靜出舞遊。其歌詞專哀慕義經、不稱頌鎌倉之繁榮。源二位不悦。其後左衛門尉祐經・梶原三郎景茂・千葉平次常秀等携酒殺到靜之旅館。梶原景茂乘醉進靜之側吐艶言。靜且落淚、且忿怒曰、吾源二位逮投豫州之妾也。豫州是源二位之家臣也。豫州若不沉淪、汝猶不能對面于吾。況得

即我謀。平景茂忸怩而退矣吁静豫州牢落而
後無所措手足然守義凜然也如此可謂烈婦
也 出東鑑

二十三　平貞俊夫人

佐分左京亮平貞俊夫人者未詳其姓氏正慶
二年平族敗亡貞俊依千種羽林忠顕降京都
俟罪阿州齋土後賜死刑之日招一僧欲送累
世所傳之刀及一封書於郷里僧諾之貞俊遂
被梟首於是僧取死時之衣往鎌倉問夫人幽
居而述其事夫人大悲歎忽執筆記倭歌一首
於其衣袂乃裹其衣援所送之刀自刺胸死貞
俊歌曰皆人乃世介有時波員奈羅氏憂仁婆
不漏我身也家利夫人歌曰誰見登信遠人農
止家咩埵天可在余奈羅奴爾 出太平記

二十四　山名禪高夫人

山名豊國入道法印禪高夫人者未知其姓氏
當時群盜大起襲山名之居法印擐鎧而防之
夫人從之潛身於門廊側拋出衣服纏賊之劍
戰數回故刺擊不自由法印得利殺盜數人餘
悉退去翌日捕盜告官繫獄肆於市朝於是夫
人智勇世舉而稱之一日夫人喫餅偶咽鳴法
印戲曰君善嗜餅乎婦人大慚自是一生不食
餅其剛制如此可謂堅守之也

二十五　山名氏清夫人

山名陸奧守氏清夫人者未詳其姓氏明德中
清氏因族播磨守滿幸勸叛幕府義滿公入冠
京師與一色刑波兵會戰而敗績遂隕首其子
宮田左馬助篤七郎逃奔丹波欲保畑城事不

済去而之熊野時氏清夫人在于泉南堺浦聞氏清戰死二子逃去而歎曰吁兄弟齡已超弱冠偶出戰場不顧父之死無勇亦無孝更嘲哢於天下之口頭最可悲矣傳母侍婢等僉曰此地近于敵陣宜匿遠境使乘肩輿到境浦欲之土丸肩輿漸到日根野家僕暫憩時肩輿中鳴動人怪鉤簾視之則以刀刺咽蒙衣而卧血流而滿輿傳母侍婢驚惶居輿於道傍息松樹下灌水傳藥命未終辛苦到土丸城經數日出匿根來時子左馬助弟七郎聞母堂在根來使雜波屋者白母堂請奉晨昏母堂聞之愈怒曰無勇非士無孝非子寧足結根於黄壚而蒙衣亦不言遂死傳母侍婢三女不勝哀悅之至投身於旁野川而死矣母堂至死握一物於掌内而不放見之乃其夫氏清去冬自八幡營所贈之文也擧世稱其貞操焉

二十六　武田勝頼夫人傳

武田勝頼夫人者北條氏康女也勝頼與織田信長會戰大敗北匿于田野勝頼告其夫人曰急可赴姻家相州小田原夫人曰唯今内憂外寇恨無穴可入何面目赴小田原哉君須死下父母之邦妾即從死而自殺於是勝頼大慙又子自刎夫人同死瀧川一益獲其首

二十七　柴田勝家夫人傳

柴田修理亮勝家夫人者織田彈正忠信秀女也天正十一年夏四月搏陸秀吉遣兵於越前圍勝家城北莊勝家先鋒佐久間盛政柴田權六爲秀吉兵所敗城中聞之而失勢力成涸鯉

轍鮒之思勝家聚族從而大宴指酒盃曰我爲彼藤吉猿面郎所敗亡烈恐有餘深怨酷多吾明日欲爲黄泉之客故今飲酒以終人間之宴既而獻酬交錯事畢入簾中對夫人曰子是信長之妹也歃決不可戮請早逃出城中可期後榮此我之所欲也夫人流涙曰去秋自出岐阜執箕箒於吾家今日共死妾之大事也今何避難而受辱乎誓之不出時子規數三五聲夫人詠倭歌曰佐羅奴多尓宇知奴留保土毛奈津農夜乃夢路遠佐曾布郭公哉勝家反歌曰奈津乃夜乃夢路波加奈幾跡農名遠雲井尓阿家與山郭公而後勝家夫婦遂自殺其他男女共死者三十餘人矣夫勝家者織田氏之驍將而北陸七列之魁首也雖奮武威於闔國卒困于北莊而死吁悲夫然夫人操貞烈而不避難哿哉盡芳契於泉下最可嘉尚矣

日本古今人物史藝流傳卷之七

按藝流傳所載甚駁雜也若文藝可焉
吾無間然矣其餘彼善於此者有之人
若欲游藝不可不擇所從見者察焉

一　尾張濱主傳　舞人

尾張連濱主者仁明帝之時人也業爲伶人也
以巧藝除外從五位下一日於龍尾道上奏舞
觀者不知幾千人此時濱主年已百有十三見
曰鮐背之耆老不勝起居屈伸迫就舞位乎之
所舞足之所蹈袖之所翻袂之所飄宛然如美
少年四座僉曰近代未有堪如此者也其後帝
召濱主於清涼殿前而令舞長壽樂所謂長壽
樂者濱主之所製之舞名也舞畢獻和歌曰於
岐那度天和飛夜波遠良無久左母岐毛散可
由留登岐爾伊天弖萬毗天舞帝大賞歎賜御
衣一襲

二　伴別當傳　相者

伴別當廉平者一条帝之時之相者也其術之
妙也人無不尊信之曾独行塗遇于播馬允頼
經者率家僕七八人而行別當見之有死備之
相頼經行漸遠別當喚之曰我号伴氏専相者
也今相足下死亡之兆顯然既迫旦夕願足下
早皈家來免焉頼經大驚曰爲何計乃免災乎
別當曰足下於身所親愛尤切者不論妻妾殺
之則免矣於是頼經将還中途以爲我有駿馬
名大葦毛我於此馬設心不換妻子是其所愛
尤切者也當殺此馬既而皈徑入廐關弓將射
之馬不解其心見主人鳴之自若矣頼經忽起

悲哀之心不忍射之回頭見室中其妻倚大草器裁白綈賴經射之矢貫妻胸中草器歛翎妻即死草器鳴動而血自内流出賴經惟而開見草器一僧擁白刃居之矢穿其尻將死而亂悶而然是此僧密通其妻相共謀待夫眠而聽臥而欲殺之者也吁自作孽之不可逭如此易曰知幾其神乎伴別當可謂相者之入神者也

三　豐原時秋傳 伶人

豐原時秋者樂工時元之子也時元以善笙有名初時元病死之時其子時秋幼弱也故以秘曲號大食調入調曲者不能授之也源義光長此藝故二曲傳于義光其後永保年中義光之兄義家在奥州與夷賊戰義光聞之僭出京師夜中馳趣關左時秋同驅相從其心蓋欲受学大食調入調曲也既而至足柄山於是義光感其心教二曲出其父時元所筆之笙譜而附與之時秋歸京師而藝名漸盛也宇治之左僕射師時秋学秘曲云

四　政長師賢傳 樂人

政長師賢者資通之二子也願知音律政長善横笛師賢長和琴皆不可下之才也政長以笛曲授堀川帝而其子有賢聽昇殿敎父爲帝之師範之德也師賢又以其藝常陪從御遊云

五　助元 伶人

伶人助元者助種之父也以弄横笛爲業是得名譽一日有微罪幽係于左近府之窖中窖中常有大蛇或能害人助元聞之畏怖焉夜半果大蛇來其頭如師子其眼如銀提其舌三尺許

關口將呑助元助元欲拒之無術執權笛吹還
城渠於是大蛇擧頭傾耳良久其狀如有聞笛
音者旣而大蛇退去助元得免吁助元之於笛
曲游魚出聽六馬仰秣之類歟

六　源齊頼傳　鷹飼

源齊頼者滿政之孫也康平始元任出羽守源
頼義東征之時齊頼以善養鷹爲鷹飼長而從
焉至于今好田獵者皆学齊頼之術且有武名
有戰功虜貞任旁良昭於羽州亦一勝利也

七　鳥羽僧正傳　畫者

鳥羽僧正覺猷者西宮高明四世孫也爲三井
長吏補天台座主世傳僧正善圖畫然近來稱
其眞筆者只見畫馬耳蓋於畫馬得妙處者歟

八　那須宗高傳　射藝

那須宗高者下野州人也以善射發其名矣元
暦之征役從義經八嶋之合戰之日平軍使美
女出舩上擧扇請源氏之兵射之矣於是義經
與衆軍議其能者僉曰宗高可也義經命射之
宗高即射扇而落之於海中矣源平之軍皆感
嘆焉施譽于一時流芳於千歳矣

九　都築經家傳　馬藝

平太經家者氏都築武藏州之人也善御馬之
術嘗爲平氏之家臣平族衰後鎌倉源幕下因
經家屬梶原景時其後自陸奥國獻生馬逸態
超越身大力強氣盛而蹄齧人淩駕之勢不可
當幕下之諸臣未曾一人有騎之者景時曰能
御此馬者天下鮮矣独囚人經家有乘馬之美
譽召之使騎之可也於是幕下召經家經家着

白水干葛之袴危坐庭上幕下曰有駿馬于此強剛不馴汝能御之否經家答曰凡馬之爲物人以乗之爲用何馬之不可御馬之不見御人不得術也於是使經家乗此馬經家即乗之據鞍顧眄鞭驅馳見者無不驚目幕下大感賞之免罪爲御史

十　覺明傳 文藝

大夫防覺明者木曾義仲之侍史也殆通文章得親近矣初覺明在南都而興福寺之緇徒也治承年中園城寺奉　茂仁親王之令旨移書南都徵兵時覺明齊其撰裁返牒其中有清盛者平家之塵芥武家之糟糠句清盛後聞之怒欲殺之覺明懼而亡去終束髮爲義仲之臣云

十一　鴨長明傳 和歌

鴨長明者鴨社司之屬也号南大夫以長和歌管絃之道称揚世而補和歌所寄人一旦望賀茂社務職而不成忽剃髮号蓮胤退居于大原撰方丈記述其心志常唱佛名誦經論兼愛琴瑟玩笙簧焉元暦帝召而欲还補和歌所蓮胤詠俳歌一章遂不仕矣後遍歷諸州徜徉関左往鎌倉詣法華堂矣其吟詠甚多矣就中世見之小川一笑篇膾炙于人口其遺稿曰無名鈔

十二　北小路玄惠傳 文藝

北小路玄惠者初儒家而中皈台宗爲僧而後復還俗然無髮而終身以博識聞于世叙法印作其所著太平記庭訓往來等今猶存而便于兒童自号洗心子又號徒軒

十三　櫻井五郎傳 鷹飼

櫻井五郎者東関之士也仕於幕下源實朝得調鷹之術枝且使鵰搏鳥也實朝聞之欲見其藝櫻井臂鵰而出于府庭時黄鳥啾々于草間鵰隨指顧下鞲攫身而飛搏擊真如飢鷹遂獲黄鶯營内士大夫咸感賞實朝大嘉之賜腰劔云吁鵰是凡鳥也何稱其搏擊此調養得其道指顧得其術也夫田獵者未技也然非其道則不獲禽况國家之重事乎治民者豈可不知制御之術也耶噫

十四　上野朝村傳　射藝

上野十郎朝村者鎌倉之幕下頼經之臣頗得射藝之名譽也嘉禎四年春幕下入朝京師同年夏五月一条右府公饗幕下及酒酣之時幕下之幼第福王所愛養之小鳥脫籠中入庭上茂樹之間諸人欲執之而無術於是幕下使朝村射之且令曰謀鳥不死之方而可射之朝村不能辭携弓與引目名矢之倚樹下窺之鳥在梢上密葉之間僅現半身於是朝村坐庭上拔小刀削割引目之根而後射之鳥攝于矢根而落地朝村執而獻之鳥入籠中飛鳴飲啄自若矣見者賛嘆之聲洋洋乎盈耳幕下大嘉之賜御衣寶劔

十五　吉田兼好傳　和歌

吉田兼好姓卜部氏吉田祠官之庶流也初仕朝而受爵祿後避世而不求榮利信佛氏之教学老莊之道詠和歌而寄風月之興揮文筆而爲古今之情着書上下卷名徒然草擧世而翫味焉能讀者可見兼好之志操也

十六　本間重氏 附相馬忠重

本間重氏者相摸州人也東関引疆精射藝初為尊氏臣後属義貞建武三年義貞與尊氏會戰于兵庫時雎鳩窺魚于波上射之者妙藝欲耕敵軍謂射殺之則無興也追獲魚而翔去而射中之斷左翼而落于敵陣兩軍抵掌賞歎焉敵欲聞其姓名重氏又執所刻姓名之矢彎弓向敵曰欲識吾名則請觀此矢言未了其矢踰三百六十餘步而半透接船中兵士腰甲而沒鏃尊氏抽此矢見姓名大感之諸軍變色無不股栗焉明年重母坂之戰熊野八莊司以五百兵先二十万兵而大呼上攻本間與相馬忠重二人請義貞而相進重氏引滿而發矢射殪先登之兵矢中堅甲而徹五札忠重又以金磁頭射次之兵透首鎧碎腦骨視之五百兵不敢進躅踏而立重氏為不見之謂我兵之陳前山尾者曰量敵之形勢猶欲大戰欲試一矢請任意為的於是以畫月扇插矢頭表于陣中此間隔百餘步而士以為射月似慢天各放矢中月之左右而后火揚聲自唱姓氏向敵曰以弱手之緩箭少試我衣之堅脆乎敵兵二万万懼其矢勢而一時逃散矣可謂得射藝之妙也惜哉醍醐帝回翠華於京之日共降尊氏遂被冤殺

十七　徹書記傳 和歌

徹書記諱正徹字清岩俗姓紀氏東福佛照派下之僧也然不聞詩賦文藻之才名只有詠歌之聲聞善和歌之書得其筆跡者珍襲而秘藏矣世傳云定家之再生也嘗以一首諷詠而方

遷洛外山科之地又因一首之愁吟而遂皈洛之喜始構一軒於粟屯菴裏号松月後名山科之所居曰招月蓋追慕福之松月也遺藁名草根集

十八　東常縁傳 和歌

東常縁者姓平氏濃州人也其先胤頼以射騎之暇寄志於風雅。其子重胤依婚家之好請二条家之秘要世々不怠其道至常縁而益盛也宗祇法師遊常縁之門傳古今集之玄旨介後無貴無賤遊于歌林者的的受授謂之古今傳授至今不絶然顛其傳者鮮矣古今集之傳受蓋自常縁始矣世所傳東野州是也

十九　宗祇法師傳 和歌

宗祇法師號自然齋又号種玉菴紀州人伎樂師之子也少入一律院而離染遊歴于勝區名山性嗜和歌就東常縁而傳受于古今集之微旨且追慕新治筑波之古而興起連歌之風致世人以祇爲宗師或又称之花下蓋爲連歌之棟梁者牢又會于雪嶺月舟之名緇而著述和漢聯句吁祇生于微賤之家而與貴族公子結交遊之好特爲縉紳之軌模實道之所存也

二十　牡丹花傳 連歌

肖柏字夢菴号牡丹花後栢原帝之苗也養于久我家而以源爲氏後隱廬于泉堺嗜和歌逍顕聲譽於華夷曾作牡丹之発句時人以爲奇絶因名曰牡丹花且傳受古今集於宗祇又参謁禅僧一休宛心要

二十一　兆殿司傳 畫者

明兆殿司者東福寺住侶不知何許人嗣大道一以一以嗣藏山順空順空嗣聖一天性耽圖畫朝參暮請依之或怠大道戒之然不隨師教自号破草鞋子以棄於大道也今往往畫中有長印者破草鞋之字也或時欲發弘願遊筑紫以爲東福雖巨叢自古無佛涅槃像我自往摸肖像欲增惠日之壯觀既而徹裝到稻荷橋有化僧來曰僧實代手殿司誂夙志化僧曰子暫憩旅店我知其事自懷中出一卷繪曰是佛涅槃像也我慇子志欲代蒼海萬里之勞矣言畢化僧不知所往殿司袖一卷皈本寺欲描寫之家貧無彩色其寺東有河水欲聚諸石以代五色于時上流石顯五色奇石惟多掇取之磨而爲彩如意所欲遂寫一本以納本堂于今寶之化僧畫本藏南明菴庫藏與圓叙後遁之失矣又東福佛殿内畫龍并頻伽鳥天正年中晴天忽變黑雲蔽寺畫龍破殿梁而上天頻伽鳥現存天下感其妙矣

二十二　雪舟傳　畫者

等楊字雲谷号雪舟又称楊知客備中人也幼而入禪林掛名於相國鹿苑之籍天生善畫師如拙周文兩翁而畫得墨之妙術以爲不止於茲乃入大明師長有聲李在受設色之旨明人喜其能畫又欲試彼心識令畫大廈壁雪舟不敢辭之梁帚不任手畫龍潑墨溢四隅一座驚歎號名中土且升四明天童第一座之班皈朝而後山陽之間名區雖寺石隈留畫跡雪舟當欲畫之時先醉半器之淥快吹尺八或唱倭歌

或吟唐詩箕座盤礴而後吮筆和墨臨紙意氣揚々如龍得水也雪舟入洛與五岳諸彥桂悟彥龍月翁蘭坡正宗建鳳天隱爲親交以詩文唱酬更無虛日矣遊事雪舟之門下者雖多如水宗渕者其的嗣也如圭書記雪村亦筆妙與雪舟相似

二十三　意雲傳 手談

意雲老人者後土御門帝之世圍棊之良手也結庵于泉南而幽居焉自号可竹又以皓隱扁其寢相國寺彥龍周興爲之説

二十四　蜷川智蘊傳 和歌

蜷川親當後名智蘊姓宮道氏家傳云弓削守屋大連之後也累世仕于伊勢守而知武家標式又擅和歌才撰其殊絶者載在筑波集廣澤之一篇自以爲得其妙也

二十五　相阿弥傳 茶人

真相阿弥者未詳其姓氏仕于東山之源公爲同朋也所謂同朋當時俗號也源公老而隱處于東山别業以茶會爲樂其茶廬標撰掛名畫妙墨於壁陳珍器齋茶於座名之曰數寄會相阿弥以堪其事々而掌官庫之寶物且諸人秘愛之器具皆以相阿之所證定價之貴賤時人嗜數寄者皆以相阿以爲師模至後世其道綿々而不絶也蓋數寄道之宗祖者乎且工于丹青水墨與僧雪舟及小栗曾我狩野之儔齊其名

二十六　能阿弥傳 茶人

真能阿弥者東山源公之同朋也與相阿弥同

司秘府之寶物大凡世之蓄數寄具者眞僞皆以能相二子之眼爲證焉又善畫與相阿弥齊名

二十七　珠光傳　茶人

珠光者爲南京僧菴而曰珠光以善數寄得名也珠光只貯一鐄或和〻擧而獨自啜〻或煎〻茶而會于賓友以和歌〻首爲戲矣時人爭未交光之茶席也其遺愛之書畫軸及玩好之具後人以千金市焉

二十八　紹鷗傳　茶人

武野紹鷗初名仲村泉州堺人姓源氏武田信光之裔也祖父仲清死于應仁之役父信久孤而無依賴也固流于四方而止住于泉南鷗有志于歌道從陪于三條右府者十四年右府奏就緋衣之列又仕因州守後屏處于泉南以嗜茶爲業遂得數寄之名後登龍峰投機于古岳禪師名一閑居士自号大黒菴

二十九　千宗易傳　茶人

千宗易者泉南人生于田中氏其先仕于室町家而勤同朋役以名曰〻阿弥子孫以千爲称以數寄道知名於一時天正帝行幸于関白秀吉第此時秀吉擇長數寄者數人奏昇御位然易獨辭而不受命還請称居士秀吉命大德古溪和尚授利休居士號又自名抛筌易修営大徳之山門而営作已之像安於閣上秀吉悪其不遜而大怒以加殺戮秀吉怒猶未解磔其像於一條戻橋

三十　古田重能傳　茶人

古田重能者濃州人也初仕于秀吉力励武事以矣後之暇而從利休探數寄之秘奥大樹信慕古田之藝厚加寵渥大坂之役隨幕下而屯城外竊通志於秀頼追大坂陷後得罪於京師

三十一　釋鐵叟傳　文藝

南禪鐵叟諱景秀久居江之山上寂室派下之住家也以善文藝而得名於一時承白命住建仁寺山門佛事有照幀香却祝融降之句時人風而曰東山必有災也果建仁羅欝攸之變鐵叟移南禪寺築于棲巖壇而居焉天正年中法然日蓮之徒集於安土宗論信長使鐵叟證明之宗論一决之後賜紫杖而扶老境

三十二　釋策彥傳　文藝

天龍策彥諱周良自号謙齋住妙智院夢總派下之老宿也才智交顯殊工于詩聯之者述爲使分而遊于大明者兩回有著夜過西湖之詩膾炙于人口初與江心翁聯九千句名曰城西聯句明朝之况氏作序慶之後與長福之梅谷老聯句者三十共爲後生之摸楷

三十三　萬里居士傳　文藝

萬里居士諱瑞九初入萬年受僧業於大圭和尚有禪機有文才名譽揚四方應仁初萬年爲戰場萬里避兵而寓于江左濃尾之間遂癈浮屠之業而自名漆桶居士有二子兄曰瑞翼字千里九歲而夭第曰瑞宗又傳術於東濃鵜水而名梅花無盡藏文明末遊于東武太田道灌眷遇甚渥灌殁而後皈濃水而投老曾着天下自二十五卷而行于世

三十四　紹巴傳　連歌

紹巴法橋号臨江齋南京人也遊和歌之藝特秀出連歌定新式立句法斯道一宗師也宗祇之後雖有宗長宗牧之屬然皆不遠巴之有功干斯道也可謂宗祇之中興也

三十五　里村昌叱傳　連歌

里村昌叱者京師人也慱干歌林精連歌體意句法遂成一家其佳作膾炙于人口者多與紹巴共齊聲名焉毛利輝元招致昌叱紹巴於藝陽使兩人賦千句連歌世傳稱毛利千句仕豐臣秀吉有恩寵賜釆邑百石矣其子昌琢又繼父爲連歌宗師父子擅美可謂奇也

三十六　大森宗勲傳　尺八

大森策翁宗勲者其先出自彦七幼好音樂頗以尺八鳴世曲節無施而不可也一日宗勲登樓奏曲時有鳴鳶來和之豈不同聲相應之謂乎後陽成帝有詔使宗勲製五調子之尺八由此名誉彌高矣至今言尺八者以宗勲爲法

三十七　長嘯子傳　和歌

長嘯子始名勝俊其先尾州人也以秀吉之姻家之故早拜拾遺累遷羽林次將封若狹國善作和歌最顯其名矣後遁世而住洛東靈山自稱東山夢翁賞風月耽山水後卜居於大原野其平素所詠吟之和歌若干首名曰挙白集行干世矣

三十八　松永貞德傳　俳諧

松永貞德者洛人也号明心居士其他逍遊軒圓陀麻呂長頭麻呂皆別稱也初嗜歌學好連

歌此時細川藤孝退隠于洛東吉田貞徳師事之親炙有年矣和歌連哥之奥旨秘訣多傳授焉先是有山崎宗鑑者嗜俳諧之句著書犬筑波集然此時法未備無全連百句者貞徳因之撰淀川油査之二書正宗鑑之差誤補犬筑波之遺漏後作御傘之書詳演其法日聚同志者旦夕連句孜々不倦從是此詞藝世盛行遂為誹偕之宗師以壽終

日本古今人物史巻七終

日本人物史追加巻之八

橘俊綱傳　大和守俊邦孫讃岐守俊遠男修理大夫俊綱又伏見大夫

橘俊綱者宇治殿下之男也養于橘俊遠自以改姓任伏見而屋潤財饒也人称之伏見長者常嗜水石愛煙霞又工于詠歌後拾遺集以下遞代之勅撰無遺其作者也

陳和卿傳

陳和卿者宋人也以造佛像称焉適来于本朝而謁重源上人令和卿造東大寺佛軀鎔範亙成焉頼朝卿向南京脩供養此時欲謁陳氏和卿曰源亞槐者國敵征討之日多断人命罪業深重也有値遇之惲矣遂不謁頼朝投贈甲冑鞍馬金銀謝焉建保年中往鎌倉而謁曰實朝者權化之再誕也為育王山長老于時吾列門弟矣實朝聴而自負焉吁其誰惑之甚也到于此矣其寓言之禍也亦不少矣實朝信妖僧之淫言而議渡唐之事徒造巨艦而空朽沙場矣悩國俗費民力不可殫盡焉遂為驕僭之一基矣

自然居士傳

自然居士者風狂之漢也依恵峯之門無關而受法後在雲居寺而為群生説經又欺淫婦而断其淫心蓋是利物之一助也

車僧傳

車僧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乗破車而游街市群児應手而推之観之人呼之曰破車遂入東福真翁之室為僧諱曰正虎字曰深山時人又曰車僧初坐嵯峨之松上而修禪後入山科之山

中而示寂其餘異跡甚多叶權化之流歟

紫埜一休傳

紫野一休諱宗純後小松院之皇胤而大燈國師五世之孫也天性風顛漢也自名狂雲子又自稱虚堂再生又自稱天下之老和尚或時佩朱漆之大木劍遊于市街或時引一女子而起堂裏画像贊有吹毛三尺撓動狗塵之句又有来往婬房酒肆中之句其平生家風可見焉行年八十一承勅命出世于紫野之鉅刹矣

釋玄翁傳 或記曰頭石振動三然破應永乙亥孟春十一日矣

玄翁諱心昭俗姓源氏寂山門下之衲子也初入陸上寺而受俱舍之義後登五笠山而傳洞宗之旨應永乙亥之歳一拶妖石於那須野而洗震裂時人号曰破石玄翁又名石匠鉄槌曰玄翁是示那須埜之遺事也

一路居士傳

一路居士者洛陽之人也參關山派下之禅久而得心要也建地獄菴而住宇治之山下常弄尺八而對暁月立晩風且二千作詩壯歳遊和紀之间又窺湘龍之古刹加之江濃勢尾之勝區靡弗歴覧之晩皈花洛而入東山鹿谷而退居或曰後往神﨑而為渡子矣

禅固傳

禅固者洞山下之知識也生徉狂而行止無常言行又不慎之世人稱曰倡優禅固若其補牛鼻鈌画晴夜鵜之類口碑之所載不一二也不能具載

般若房傳

般若房宗熙者濃州之人也初出家就妙心之深雪江而問法已有省發後羅浮屠之業而鵜退于濃東之鵜沼結茆而居焉自号般若坊一日濃東之豪族持是院太年妙椿僧都將終焉請令般若房秉炬房應諾緇素將謂房有活機有雄才秉炬之佛事必驚人于時房臨于闍維場自袖中出一小鉦拧者三下唱弥陀号三遍而止衆人愕然嘗少年而臥父母之脚边一夕父梦足蹈般若経函父覚而知非凡骨因童名曰般若云尒矣

雪斎傳

清見寺雪斎諱崇孚大原関山派下之禅師也今川義元少年時懇情親切也義元長而有武勇之名若其戦小豆坂抜安城塁也雪斎無不進先登而励軍士也雪斎入寂矣元驕士卒怠遂戦死于桶狭惜哉

顕如聖人傳

本願寺光佐号顕如聖人親鸞之後裔也住大僧正始而就門跡列擬大坂城敵信長信長悪之引兵数攻之長子教如上人運策而励衆固守而不破焉信長銃勝蠻塞令佐久間信盛謀大坂然教如更不屈越数年信長奉勅而和解上人出大坂而入紀州雑賀之道場後建本願寺於京師讓季子準如上人而因寂于時教如発憤而東隣建一寺而各居焉於是一宗分而為二派時人称之東西本願寺矣

私考元祖親鸞者日野權大進藤原有範男也弘長二年十一月廿八日寂九十一才也又曰本願寺者初在山科後兼寿上人有攝州大坂本願寺開基也自是代々本願寺相続也又證如上人初賜門跡号任僧正矣又准如上人初有王都于六條建立一宇以来于今相続也

又曰顯如上人者權少僧都田如孫權僧正男也顯如上人之時大坂本願寺八年之間有籠居而終不落城也自以大正八七月廿八日應于正親町院勅令而相渡信長公世光佐者文祿元辰十一月廿四日寂于時五十四歲

親鸞聖人—眞佛聖人—（佛光寺）源海—了海—
高田宗　顯智聖人—（本願寺）尼覺信—
如信—覺如—善如
綽如—巧如—存如
蓮如—實如—證如
專空—定專
空佛—順證
定順—定顯

顯如—（東）敎如—宣如
（表）准如—良如
寂如住如
眞慧法印
應眞僧正
堯慧大僧正
堯眞僧正
堯秀大僧正
堯円大僧正
円猷門跡
眞智—眞空
空慧—眞敎
琢如—常如—一如
眞如

或記曰高宗眞智者引退於勢州一身田於于越前国熊坂建一宇号喜雲院住居也而右豐臣秀吉公命于一身田而令引取故喜雲院退轉也又曰空慧者自一身田下野国專修寺之令留主居也又越前国爪尾村号高田宗專修寺而取建眞智跡也雖然寛永十二為　上意一身田引取退轉矣

誓海—明光
了源—源鸞
唯了—性曽
性善—光敎
經誉—經光
經範—存海
經海—隨庸
隨如

又曰人皇八十九代亀山院御代文永九壬申暦大谷之地建立於本願寺矣是聖人寂後十十年也高田建立之後四十七年也又曰尼覺信者親鸞之息女也于是高田宗三世顯智洛東大谷之地建於親鸞之廟小宇而令守為覺信之也則覺信預廟堂之證文于今在于一身田又覺如預状專空取之是又有于一身田也又曰人皇八十五代至于後堀川院御宇嘉祿

二丙戌年下野国芳賀郡大内庄高田之地建
於專修寺也此年親鸞五十四歳歟
五門徒高田宗佛光寺宗織色寺宗本願寺鯖
江屋宗也金織色寺鯖屋宗者在越前越後越
中也虽然何代為別派哉不詳故一系者未考

金織寺相承　親鸞　如信　覚如　存覚
　慈観　慈達　慈賢　慈範　勝惠
　慈澄　慈養　慈忠

國阿上人傳

或記曰靈山正法寺開基國阿上人者是晩出
家也在俗之砌名字橋崎名謁国朋郎播州橋
崎庄之領主也仍号橋崎大相国鹿苑院殿義満公

近有蓮臺埜边旅宿有勢州冊生庄退治之各
出陳橋崎又同内婦有身难産而死於其跡仍
送蓮臺埜土葬即告此由陣所橋崎聞驚虽不
得吊志之所之漸只三銭施非人每日何二日
成寧又如施行前功成名遂開陣後往蓮臺野
向彼墓焼香念佛聞墓下赤子啼声怖暫徘徊
其南有茶屋家主来曰此間此有不志議事廿
四五夜毎幽灵女人来買餅其價每度三銭二
日既不来後又来覧其皈往半町許北滅不見
云々　橋崎曰於陣所不施行日又不来幽灵茶
屋日之相同志之通達有何疑堀彼墓見有赤
子知源泣而与茶屋養育送太刀刀甲冑等彼
无骸為爛壊如故摠土建上塔婆思於戯其子
執心鬼皇化出卿養子哀又不思議也橋崎皈

家忽発心則往関東藤澤出家而号国阿弥陀佛五十一之間往詣佛神奇特甚多矣事覧縁起焉

文覚上人傳

夫文学発心之起者有内戚婕有奥州衣川為寡婦後皈住故郷一家従者仰曰衣川殿壮年則容顔美麗而有一女曰跡間依衣川子異名又曰袈裟容皃越人美凝楊貴妃李夫人後身欲毛嬙西施再誕欲観音勢至跡欲歳十四而嫁左衛門尉源渡今年十六盛遠十八歳也今年三月中旬有渡辺橋供養盛遠為其日奉行事既畢貴賤群集男女餘多還散其中十六七女乗輿巻簾見婵娟粧言不盛遠思何者乎何人妻女乎暴輿行並聊源渡之妾衣川寡婦女之

娘也自去春半至秋半起臥悩焦既九月十三日朝往母衣川詳為忽害之母驚覧甥遠藤武者盛遠也是何事乎盛遠曰袈裟不為吾妻剃為源源妻其遺恨如山云々母曰渡如奪為妻多之世乎先鞘刀今胄呼見云々盛遠思虚言而渡被復忠乎能閉口皈家矣母流涙呼娘逢必為渡之怨不及力以文喚娘其夜遇遠不斜喜解紛紜定諸袈裟将計曰使渡殺然後互相快乎遠曰謀為如何女曰我皈濯渡髪勧酒酔令卧高殿捜濡髪殺如案渡勧酒卧家畢我濡髪枕添烏帽子卧高殿遠諌喜待刻入夜討如諾捜髪押攬首裹袖皈家喜覧之彼女房頭也驚泣慨呼且身三歳思一夜既皆是空蓋観諸法無常是善知識也非可嘆神明佛陀利生往渡家

謂殺妻者吾也懐出彼首見渡我疾討自害乎
渡曰不及殺害知是善知識也不如唯我与汝
吊後世矣倩思之此女現観音優婆夷身催自
他之道心観想而渡自切髪遠礼拝之遠又剃
髪見之男女三十余人出家衣川為尼請天王
子唯疾導浄土至無人生所一佛蓮臺之上再
値遇給救世観音太子尊矣祈願深厚也何翌
年十月八日生年四十五遂往生素懐矣渡請
僧廻向而剃髪受持三聚浄戒号渡阿弥陀佛
是渡生死苦海至菩提彼岸称渡阿弥陀佛乎
遠藤武者発心而称盛阿弥陀佛拾集彼女之
骨筑後国墓所三回忌間行導念佛或夜梦墓
上開蓮花袈裟聖人坐其上覚観喜落泪其后
盛修行日本六十余州然盛阿弥陀佛改号文

覚有験僧也後有高雄山遥望埋婦之処名曰
鳥羽恋塚矣

露婦かくあさちか原にまよふ身のいと闇路に
入るそかなしき　けさ

闇路にもまよはて蓮のひとつ西路けこさよ
いらません　盛遠

黄檗山
隠元隆禪師傳

大明神宗皇帝萬暦二十壬辰年十一月四日誕（和朝文禄元年ニ当）
生福州福清之人俗姓林氏父名在田徳竜
大行皇帝永暦八甲午（永應三）五月十日出船同七月
六日着岸肥前国長崎住興福寺明暦元乙未
八月九日出長崎同九月五日着摂州富田住
普門寺萬治元戊戌十月六日出摂州富田往
武州江都旅宿天澤寺同年初臘月朔日登城

見大將軍源　家綱公然而銀千二百貫目殊
始賜黄檗之地寛文元年辛丑八月廿九日皈
黄檗同二壬寅先創一堂安釈迦像為本尊其
左右置十六羅漢然後建講堂安本尊聖觀音
像ミ〻又于此自古昔在謂柳明神造社頭為鎮
守又営樓門食堂鐘樓隠元影堂寺宇其数多
矣寛文十三年癸丑四月三日寂于時八十二
末期頌
西来柳緑振雄風　幻出壁山不宰功
今日身心倶放下　頓超法界一真空
于時四月三日黄檗山老人隠元書之

龍渓和尚傳

隠元禅師資攝州富田人寛文十庚戌自八月
廿二夜亥尅至翌日午剋大坂摂影洪水民家
破損不知其数人三十余人溺夭竜渓和尚又
於摂州九條嶋溺死賜也于時七十歳

醍醐寺根本僧正聖寶略傳

諡進　僧正法印大和尚位僧正東京人俗姓
王氏田原天皇諱白壁王第二皇子正四位下春日
親王後五世恒蔭王也父兵部大丞葛声王生
年廿六即世生年十六随真観寺真雅僧正出
家得度爰初属元興寺願暁律師同寺圓宗傳
都愛学三論法文次属東大寺平仁大法師受
学法相法文次属同寺玄永大法師受学花厳
法文修学之比住東大寺東僧房南方二室件
房従本願時依鬼神栖本内作并号荒室不能
住人而依無居之房寄住件室其間鬼神現種
々形特戦遂不得勝鬼神去他処畢其後一内
僧等相続居住修学于今不絶年三十八與福

寺維广會壁義取之賢聖義并二空比量三論宗賢聖義自此而初也年四十大師僧正為阿闍梨無量寿法　年四十九高野真然僧正為阿闍梨受学両部大法　年五十八勅任真観寺座主爰遣真然僧正勅書曰殘勢惟七道體康和山舘雖逢馮頼如近苦行送年馳心何休朝夕慇護深所阳望也真観寺座主久無其人庶務失綱嘆以誰人補充但　師深学真言忩補是之何如上報示耳爰真然僧正蒙　綸旨以件大法師可為座主之由簡申已訖（于時寛平二年也）先帝御宇東宮之比手書僧正位記与給其状曰勅御制傳燈大法師位今授僧正（于時同三年也）年六十三獨任律師即換以法務也（同六年）　年六十六獨任少僧都（同九年也）　年七十独任大僧都（于時昌泰四年也）　年七十一独任權僧正（于時延喜二年也）　年七十五任僧正（同六年）　僧正城都周遊之間所作於弘福寺造丈六檀像十一面観音像於普明寺造八天四天王像并書寫大乘經等即供大會此日太上法皇行幸為西寺別堂始造宝塔建心柱日法皇行幸未畢功造於塔下十二尊像於同寺中門造丈余二天王像於同寺東院造丈六檀像七倶胝佛母准胝菩薩并金高帝釋天像於金峰山建堂并造居高六尺金色如意輪観音并彩色一丈多門天王金剛藏王菩薩像於現光寺造丈六弥勒并一丈地藏菩薩像金峯山要路吉野河边設船申置渡子佳十六人於東大寺中門造二丈余二天王像即設大會供千二百余僧百屋勅施物於興福寺崩損地

藏堂經申於上更以新造奉修理阿弥陀丈六
尭地藏菩薩羅漢之像新造罬達菩薩等像換
十五軀功畢後供大會東寺食堂造金色千手
觀音像尭一丈四天王像畢後修開眼大上法
皇行幸修御誦經又修内裏御誦經贈大政大
臣尭諸高家同以諷誦爰有勅件佛像為御願
依損尊像御足以延喜廿年勅加修理自余伽
藍所造尭像不可称計延喜初比有被誓願於
諸寺之勅語更感揭焉始被施捨月料生於大
炊寮延喜七年有勅以醍醐寺為御願所同九
年四月中於普明寺疾病相侵阴成天皇為同
病行幸法皇為同病行幸右亟相為同病臨寺
爰湯薬無験以七月六日入滅于時生年七十
八此日有勅御誦經布施調布二百端藏人使

左近衛將監紀淑人依宣旨略以記進矣
承平七年九月十一日

具伯黄去年正徳二辰九月中旬初而採於毫
矣雖然疾痛間苦焉吁悲不終濵也蓋不耻素
跡書写之同三年已始夏廿六日令大尾後見
之士勿悪於其薄筆矣
正徳三年癸巳夏四月廿六日伊藤氏定昭
書

享保元年
丙申十月写之
藤原
積子

諏訪忠晴　編

本朝武林傳

延寶七年（一六七九）刻本

據延寶七年（一六七九）刻本影印

本朝武林傳序

自昔帝王以人文化生天下未始不資於史傳善者取以爲法惡者用以爲戒興於爲善亾於爲惡於戲人不考古足以證乎今愚竊攗摭候伯之履歷以悉筆書欲使人坐而知治亂興亾事跡傳漁獵倭朝舊新之史傳間又窺秘閣之載籍未曾遺一才蔽片善尚恐有或善善惡惡之靡或是是非非之弗公況其前

後悵悟乖謬衆說紛紜者不少少窺本探源而存其信而闕其疑如傳聞彰著畧書焉研精覃思十有余年乃編成名曰本朝武林傳于時延寶七未仲秋序

凡例

一此編全不加臆説因正史以記之

一雖因史傳以記之唯因書則不能無誤之者故因其家以聞之正其誤疑紀之

一本氏稱松平者省畧不載之是尊怖之故也且又其履歴瞭然明而黄吻之童無不識之故不贅之

一諸候之内二十有余家畧之是僉近世起家之氏族而勲功亦不多故不能載之

一先列候今其家衰僅有繼氏系者今川最上大友武田等是也吾他日得餘暇則考之而已

太平武林　凡例　十三

本朝武林傳卷第一二目錄

本朝武林傳卷第一之上

前田　菅原

前田菅原利昌人藏者其高祖出自天穗日命菅見
末精矣初築尾州荒子城以居焉荒子與前田村
相去僅十町許故以前田爲氏有男號利家（初名犬後稱又左衛門尉）爲其人也寛仁而智勇出羣自幼事右大
臣信長公處而無不從每戰不能無軍功曾弘治
二年信長誅織田勘十郎信行（信長舍弟）時其臣起黨
敵兵宮井勘兵衛所放矢中利家面則馳討勘兵
衛得其首（時十六歲）利家或時有故殺同朋信長怒之

謂幼若而好勇強後來不可計乃禁錮之不許仕
永祿三年五月十六日信長與今川義元戰時
先衆討敵兵得其首（時十八歲）信長無喜色利家怒而
蹈藏其首於泥中再進入敵陣取一首來信長尚
未許明年伐永井氏時利家又進先登討敵得首
至此時初容前日罪且賜赤縨　同八年九月十
三日攻江州箕作山城時利家拔群至城門得首
二級　天正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長篠會戰之時
爲殿帥與甲州兵戰被創於右脚　同十年能登
國石動山民人樹黨遮利家之命起亂利家怒而
擊平之敵之斬首一千余級也　元龜元年攝州
大坂門跡顯如上人（光佐）叛信長出軍于森口島以
織信長軍垂危因利家爲殿後大坂兵不能逐來
故信長全軍歸　天正元年信長討滅朝倉義景
淺井長政後以越前府中十万石分賜前田利
家佐佐內藏介不破彥三三將　天正十二年佐
佐內藏介叛率一万人來攻末盛城利家之臣奧
村堅守之翌日馳人告急於金澤利家加鞭率三
千人爲後援內藏介解圍退去後日內藏介降秀
吉以越中國授利家且賜感書曰

今度佐佐內藏介企謀叛以多勢雖至于能州
奧郡可令發向之行引遣推寄末盛城取圍已
及難儀之處奧村助右衛門尉盡粉骨之働堅
固持靜之處其方早速爲後攻被出勢佐佐頭
分之首十二倒來當家無二之忠義大慶甚深
之至候恐恐謹言

天正十二甲申年　秀吉判
九月十九日

前田又左衛門殿

天正十八年前田利家上杉景勝毛利河內守秀

頼眞田源五其兵三万五千攻上野松枝城城主大道寺駿河守及其子新四郎素欲挑戰而見其多兵故不敢出守城固拒之利家景勝等急攻之大道寺父子降松山城主上田上野助使家臣難波田伊賀守守松山城而其身在小田原城利家景勝攻之難波田木呂根金子山田知其不可勝而降蓑輪厩橋河越之三城皆然又攻北條安房守氏邦之居城鉢形而下之利家景勝來于小田原執謁秀吉不大賞之利家景勝且恨且疑而退秀吉謂近臣曰是度彼兩將之功不爲不多然其

拔數城也皆旨其降焉其或一城之主兵屠滅之或彼一城降之下有一滅之法吾深賞之而已利家景勝聞之率兵攻八王寺城城主北條陸奥守氏照使横地監物守本城中山勘解由狩野一庵守中丸近藤出羽介守山下之陣而其身在小田原城大道寺駿河守難波田因幡守木呂子丹波守金子紀伊守山田伊賀守小幡上總介等受景勝利家命攻山下之陣近藤出羽介防戰而死中山勘解由狩野一庵集城兵言曰我浴氏照之恩波日矣今大兵來侵我必死耳汝輩欲遁則可遁

我豈恨乎衆僉曰唯是與卿等共死而已安爲遁走乎中山狩野大悦已而景勝利家之軍兵蟻附中丸中山狩野不敢驚駭發矢飛炮城下取死亡者已及數百人横地監物見之甚恐怖弃本城而遁去中山狩野率三百兵卒與敵兵遇數戰數討而後又歸本城三百兵衆殘者唯十余人皆自殺

文祿中秀吉爲伐朝鮮發軍于肥前國時利家又從秀吉赴肥前國名古屋在陣營補佐秀吉

慶長三年秀吉薨逝五奉行諸將皆立自以不相善多黨　大神君者或時利家及五奉行使生駒

雅樂頭親正言大崎少將政宗福島左衞門太夫正則蜂須賀長門守家政曰各與　家康公有結緣家約聞故太閤將終時禁私結婚姻之事是天下所知也今背其法是乃似欺幼君者乎政宗家政答曰此事泉州堺市人今井宗勳所爲也吾曾不知之正則曰我素爲秀頼之親屬今親　内府公益爲執親於秀頼也毋來　大神君與利家有隙細川忠興越中守聞之訪前田利長與相言曰吾聞老中相黨而藉利家之威勢以欲拒　内府公彼等謂利家老衰且罹病逝去不可終歲利長並

敵尤弱不足謀之如斯後來天下之政令出於石田增田胸臆而震權勢於扶桑搨焉愚熟思今時之兩虎 內府公與利家也利家 內府公相和則老中等失其謀乎請君思之利長可之馳往大坂告利家利家又然之扶病掉小舟以訪 大神君旅邸加藤清正細川忠興黑田長政淺野幸長步行而入 大神君館饗應善盡美盡盃酒獻酬數回矣 大神君召神谷信濃守（利家寵臣）賜盃酒利家言 公曰此亭瀕街頭宜移于向島亭依之移居向島亭他日利家使淺野長政副德山五

兵衛（利家臣）言 大神君曰吾今衰病日厚風燭尚不久向來教撫利長是幸（時慶長四年三月十一日）公許之且爲不可有疎濶諡賜於書同月 大神君被枉玉輿於利家第利家雀躍不少珍膳盡善美獻酬終後召戶田越後守山崎內匠同次郎兵衛三人覽兵衛藝而褒賞之且招彼流之門弟櫻井六郎右衛門者學此術

愚按此藝術於本邦所自來尚矣此日 大明茅子撰集武備志謂以刀法唯爲和奴藝載以新影之法恐茅子所考未博乎長短之模形雖相異以刀害暴悪者理異邦本朝何有異乎然則其術雖不可止和俗而漢又不無其術字書曰刀到也言所志之倒無物而不斷斷而戶田之刀術所傳來尚矣昔年室町公方臣有中條某者長此藝山崎氏雖傳之早世故傳受此術者少矣獨戶田氏受傳此藝鳴于當世又有頗者達兵術其力量絕倫故其刀太刀也或時與戶田決勝負戶田得勝數回矣山崎氏有二子其術學于戶田戶田死後其子幼若也又學藝於山崎一人號盛玄一人號治部左衛門他日盛

玄爲修練往居美濃國國主義龍器重之此時新當流兵衛者有鹿島梅津者願決勝負盛玄得勝利弟治部左衛門爲關白秀次公之師範治部左衛門素加賀利家臣也有一男子於志津嶽戰死以其女嫁六左衛門六左衛門末盛攻城之時先衆顯軍功爲賞賜一万三千石改曰名號戶田越後守以繼戶田家系故也
前將軍家台德院殿召越後守於幕府學其術又曰山崎左近將監生三男子嫡号內匠二男小右衛門末子次郎兵衛也左近曾仕朝倉義

景於刀根山戰場有軍功後改五郎右衛門事大納言利家卿或時河合源内者但五郎右衛門之寢臥欲刺之五郎右衛門忽起而殺源内源内親屬相集圍彼家兄弟三人挾破多兵圍赴越前國後年利長召之此三人者皆越後守甥也小右衛門前避江州往事三河守秀康卿卿卒後宰相忠直卿召小右衛門欲見兵術勝負於是小右衛門子兵左衛門與阿月次左衛門决勝負阿月得負阿月有馬流之兵術者也又再與新影流田山李左衛門决雌雄而兵左

衛門得雄求子　次郎兵衛大聖寺攻城之時以小刀入城中顯武功後年大坂攻城之時拔衆有軍功頃年有小野典膳者初神子上云達此術或時盛玄門弟與伊藤一刀齋决勝負典膳負於是爲一刀齋門弟傳受一刀齋之秘術終殺一刀齋發自己之芳譽上田攻城之時有戰功世稱眞田七本鎗此時典膳其一人也其子孫傳受此藝事于幕府今小野次郎右衛門其末孫也又日新當流者中條流依日當流以加當流于新法之工夫名之新影流上泉伊勢守者長此術而普擴此藝于万邦今時是流傳繁多也柳生但馬守傳此流爲　將軍家之師範專傳其術其余末流煩多不可勝計宮本武藏吉岡見坊等以其道鳴于當時者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一之下

前田

慶長四年閏三月三日利家卒於攝州大坂城有男女數子嫡號利長（羽柴筑前守）二男利政（初權四郎後能登守）三男知好（修理）四男利光（後稱利常）五男利孝（大和守）六男利貞（備前守）女子中川武藏守光重室備前中納言秀家室豐臣秀次簾中（後嫁万里小路大納言光房卿）淺野紀伊守幸長室末女子細川與一郎忠隆室（忠興嫡男也與父不相善故放逐之孫于三男內記）讓家利長承繼家督勢威不減利家時

同年利長在國聞　公御座伏見城執國政振威于万邦而大野修理大夫治長土方勘兵衛雄久等相議藉利長之威勢以有欲拒　大神君謀而大野治長土方雄久等常伺之　公爲祝重陽嘉詞登大坂城大野等雖伺之增田右衛門尉長束大藏大輔大谷刑部少輔三人輔佐之故兩人謀畧違失　公忿激而使大野治長土方雄久兩人配流于常陸國他日　公使人言利長曰太閤薨去後諸候各分裂而不相着是亂世之端也今足下與我相親他亦可變異心然則天下安寧乎君能思之於是利長喜之獻盟誓且以其母芳

春院質而贈東武　大神君大感悦以　御孫女嫁利長男犬千代（時十歳）黄門利常是也　慶長五年石田三成藉秀頼命以叛丹羽長重山口正弘應石田招據小松城以欲拒東軍山口又拠大聖寺城黄門利長通志於關東將發軍於會津時大坂諸將有攻伏見城告於是集老臣相議其臣諫曰小松長重大領主而勇謀亦超人渠若黨敵吾軍不可利乎今與長重和解以彼爲前驅伐逆徒可乎利長領之則使不破齋宮介談長重遂未果茲山口玄番頭正弘八月朔日來于小松城謁長重曰吾乏軍卒不足守大聖寺城願入當城以共拒守之長重曰以事急故粮米乏而難饗多軍乎足下速還大聖寺堅爲拒守之設利長聞攻大聖寺之告吾爲後援速可發軍於是山口正弘馳歸太聖寺　利長先攻拔大聖寺以急赴京師欲援東軍乃修三田山古畾將岡崎備中守入勇士數百輩要拒于丹羽長重之軍來到使奥村伊豫守留主金澤城七月二十六日帥四万余騎發金沢進軍

此時於洛中長重之小將坂井與右衛門家臣

寺西太左衛門撃利長之家人造修陣營之兵二人以得其首

赴大聖寺（行程七里）路過小松城長重之家臣寺澤勘右衛門出于斥候歸告長重曰敵既在近歸長重上櫓見之曰敵多軍也坂井與右衛門曰凡軍勝敗不依多少唯在謀計之巧拙而已利長不攻小松城而直赴大聖寺（此時衆謂寺澤勘右衛門斥候未練也寺沢聞之恥之）長重曰吾有山口于後援約發軍于大聖寺時衆諫曰今以微軍當大軍不唯不利所謂小敵堅大敵之擒乎坂井與右衛門獨謂利長軍至大聖寺

今夜休人馬勞明月可攻城而須有怠惰之心然吾軍半夜出不意（從小松大聖寺行程五里）有勝利決矣且擒利長亦不可知長重然之時有城既陷而敵充城內之告故不果茲大谷刑部少輔吉隆爲拒北國敵發軍相從者大津宰相高次朽木河內守元綱脇坂中務安治同息淡路守安元小川土佐守同弟左馬介戸田武藏守同息內記平塚因幡守木下山城守赤座久兵衛木下宮內少輔奥山雅樂介上田主水高木法齋（蜂須賀蓬庵之家臣也）青山修理亮同息主計（修理九岡城主食四万石）長重之妹聟也丹羽備中守長正

（長重弟也越前藤枝之城主食五万石）凡其軍二万余輩先屠拔堀尾吉晴之越前府中城（去年從關東所賜之城也）其後欲攻利長居城（金沢）時越前北庄城主青木紀伊守馳使於大谷（時大谷在敦賀）曰利長攻拔大聖寺城近日有攻北庄之告當城守兵少乏而難拒多軍故開城將入于京師於是大谷發敦賀遣使于越前府中曰早開城去守城之將堀尾宮內（此時堀尾吉晴爲加加井弥八被刺在遠州）不能戰開城出奔矣利長將班軍于金澤路過小松丹羽長重集老臣相議曰敵過吾地出軍以可擊之衆皆然之使坂井若狹守（坂井與右衛門男也）留主

城江口三郎右衛門爲斥候在城外告曰敵今過城外橋去討之可乎於是長重開門馳不拘軍令進出擊敵者坂井弥五左衛門（與右衛門三男後改土佐後年仕藤堂和泉守高虎）古田五兵衛澤野治左衛門佐佐太左衛門園七兵衛等也利長小將長野九郎左衛門與江口三郎右衛門相戰小松軍將坂井與右衛門大屋與兵衛悉出張北淺井西此時利長兵殞命者二十五人長野九郎左衛門單騎而來此見小松軍調矢炮以屯避此赴本道長重家臣拜答次太夫宮田小兵衛成田助九郎安彥清右衛門

不破李兵衛等抜群有軍功（不破李兵衛中鉄砲死）利長軍
漸退行長重軍尚逐行利長將山崎馳使于太田
但馬守（太田ハ土方雄久之連弟）曰敵逐來吾軍當得勝利之
端也速來而援吾軍太田將進軍長重臣坂井與
右衛門察此形勢以爲敵既欲挑戰今吾軍旋戰
則敵軍逐入于小松城決矣不如早避此收軍於
小松城也長重領之此度長重軍功獨以坂井氏
謀故也利長弟能登侍從利政避一族之親擬能
登國以拒關東利長使土方勘兵衛雄久諫之利
政曰吾妻在大坂故不能應貴命石田伏誅後放

逐于能登國往京師放遊（敗自號見事）八月上旬利長
倡土方雄久發軍西尾藤兵衛來于小松制長重
依之長重與利長相和而會盟于小松橋口利長
赴北庄欲攻青木紀伊守一矩城一矩豫雖有拠
城以拒之志土方勘兵衛雄久頻諫之故降伏于
時紀伊守罹病痾其男右衛門佐屬利長赴大津
謁　大神君紀伊守不日死使其自領賜利長固
辭之且欲賜右衛門佐　大神君不肯於是右衛
門佐蹟跡去利長慶長十九年七月十三日卒（時春秋五十三）
利長無實子以第四之弟利光爲猶子嗣其家

利光（後改利常爲將軍家壻）利長隱居領以能登十六万石賜
利常其書曰
加賀越中能登三箇國之事一圓被仰付訖者
守此旨可抽忠勤者也仍如件
慶長十九年　御判
九月十六日
松平筑前守殿
至利常代初賜松平氏并稱松平者也　同十
九年之役十一月四日越前之魁帥本多飛彈守
同伊豆守等進兵責眞田丸城兵拒之嚴密也時

利常先駈井伊直孝軍士同争進渉堀及欲踰高
塀達　台聞　大神君怒使安藤帶刀直次速退
避之帶刀至戰場時敵兵矢炮殆如雨脚安藤
屢不撓而傳於令命使吾軍退之而歸　元和元
年五月七日利常爲先鋒向岡山邊與敵相戰數
回得首級三千二百余級也後年任中納言万治
元年十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六歳）　利常生數子嫡筑
前守光高二男淡路守利次三男飛彈守利治嫡
光高任少將（嫁于將軍家御女實者水戸黄門卿女）三十一歳先父
早世　利常季女嫁淺野安藝守光晟　利常弟

大和守利孝始為利常之家臣　將軍家徵之為
列侯有男右近太夫利豊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二之上

島津　源氏

島津忠久者右大將源頼朝第三男也頼朝曾密通于比企判官頼員妹 號丹後局 寵遇厚孕子 頼朝本妻 嫉妬之心深或時使本多次郎害之本多不忍其無罪就死地潛携之奔洛市中又出洛將往于僻地路過攝州難波時日既没迷杖歩躑躅忽方住吉之邊有燐火以照前程於是暫寄身於住吉之神社妾偶有姙孕之苦俄然催産出生于一男時治承三年

此時神明垂瑞於子母又白狐來衛固産所從是其家以狐爲祥獸

本多又携婦與兒往寓居阿邊野民家後至鎌倉謁頼朝頼朝動喜色而使兒在島津庄常近仕于左右後年建久七年封賜大隅日向二國任豊後守以島山重忠女嫁之 初居住島津庄故以島氏島津在相模國内

忠久生三子嫡稱修理亮忠義二男周防守忠綱三男三郎左衛門尉忠直其後承久四年將軍頼經見犬追物射手 小山新左衛門朝長氏家太郎駿河次郎泰村横溝六郎犬二十 時忠義承命候將軍之左右言射法之故實至今島津爲犬追物射法家 近代將軍亦命此事

建長元年十月島津忠綱以高麗之山拆鳥獻將軍 頼嗣 此鳥羽翼白而如雪聲亦異于本邦之鳥將軍甚奇翫之　忠義有數子第二男久經繼箕裘　久經生忠宗嗜歌道每望烟景賦和歌或時吟咏曰 不知其題

風渡留泉乃川能夕暮耳山陰凉之蜩乃聲

忠宗曾孫號氏久爲陸奥越前等太守此人御馬之達人也曾撰馬術之書嘉慶中卒 春秋六十 氏久有二子嫡稱元久事于義滿將軍應永中卒 春秋四十九歳 二男久豊承繼國家任陸奥太守其子修理亮

忠國忠國生友久友久生忠幸忠幸生忠良忠良永祿中卒 春秋七十五歳 忠良有二男子嫡稱貴久二男忠將 號右馬頭 貴久生四子嫡男義久 修理大夫天文二年生落髪號龍伯 二男義弘 初忠平兵庫頭 三男左衛門尉歳久四男中務太輔家久 飛驒守久英祖 及義久之時海内大亂列侯各事于合從連衡坂東有北條上杉爭戰北國有武田長尾小笠原村上常闘擊不休中國有毛利尼子相爭獨信長有國之中間挾將軍以其威權尤強盛族滅武田今川等以殆雖有并吞于諸侯之氣不幸而爲家臣光秀遭弑然義久在西藩之僻

地敵于九國二島之諸將戰年于茲所其最勞心力者大友也　天正四年義久與伊東三位入道相戰（伊東領日州半國居飫肥）義久發軍於野尻口（在日州）伊東聞之帥師來挑戰不利敗走島津頻逐之伊東遂捨社稷出奔往寓居豐後國爾來日向國過半島津領之　同六年義久使山田新介守日向國高木城大友兵來有攻高木城之告義久亦爲援山田於高木城發軍先屯佐土原此行島津右馬頭忠將設於伏兵而佯爲敗走以利敵大友軍逐之新助亦出兵以伐大友所逐之兵既伏兵起戰島

津發佐土原出財部絕豐後軍之歸路大友兵力戰死創者不可牧擧遂大敗走又新納武藏守入肥後謀於諸將而降服者多（阿蘇倉原小島等也）筑前國秋月亦叛于大友來從　天正十二年爲有馬修理大夫之援兵發軍於肥前與龍造寺隆信相戰已隆信戰死（此合戰詳于鍋島下）　同十三年義久欲攻大友屯波野原（在肥後豐後境）大友兵出挑戰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納武藏守帥六千余輩發於肥後國往與大友戰勝敗未決同廿八日島津發軍於大塚口大友軍來力戰島津退去大友亦班軍

同十四年十月島津義久舍弟兵庫頭義弘也扐綱之里（在豐後國）南郡之諸將背大友多從義弘者同國岡城主志賀親次（大友將）浚隍高壘固守拒之兵

同年同月二十七日義久使伊集院美作守白坂式部市地民部少輔平田新左衛門等將千余騎往圍高尾城（城主堀中務藤井左近阿南但馬守）先使人言城將告曰降來宜有賞祿城中相議曰今敵以大軍急攻城城危有彈指中不如暫從敵以待後之謀既而出質島津又入質於城以和平成然薩摩之諸將食言以殺所出於城之質以徇城將忿激不少

以島津質生磔于城門之外於是島津又攻城城兵能拒之內外戰死者不可收擧城將藤井左近阿南但馬守戰死時日薄西嶺城遂潰茲阿南一女子（時十七歲）見父戰死入閨帳著袴帶父腰刀出城馳入敵之隊中其勢不可當島津兵生欲捕之女子以腰刀直向步兵既伐敵二人遂自殺人皆驚歎　同年同月島津家久圍朝日嶽城（大友家將柴田某居）城柴田豫通心於薩州故開城出加于家久軍并兩軍之兵攄井田城星川城亦割薩州之軍守之時佐伯太郎惟定攻星川之壘既而放火從井田

城望見于其烟火柴田驚恐（柴田妻子在星川城）至今悔先非之色形面目島津察之出于城外以殺柴田

同年十月島津兵庫頭義弘同中務太輔家久之兩將入豊後剽掠村里吉岡甚吉母（妙林）新搆一城於鶴崎

甚吉父天正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於高木城戰死甚吉今在丹生島城

募集近里野人等浚隍閉門拒之伊集院美作守野村備中守白濱因幡守三將率三千余輩來圍攻之數日而城固不潰妙林以白練包頭提長刀

以日夜周囘於城內戒勵軍士而無勞困之氣力然設穽坑於城外薩州兵陷之殞命者數十人其後島津軍漸破一二之壘然城未拔且死創之者不可勝計城兵殞命僅十餘輩伊集院等相議就中島立作（妙林近臣）乞和妙林謂城中兵疲粮亦乏暫降敵以待後之計畧吾儕何爲衆僉諾於是開城出寓居村里島津軍入城守　後年三將班軍於薩州之時野村備中訪妙林宅曰吾今入軍於薩州汝宜從否妙林曰吾一飯大友而降薩州今再降大友彼安信之乎當賀離別而出美少以勸盃酒至黙燭野村既沈醉而別妙林妙林豫設伏兵河邊伺野村過河邊而伏兵忽起逐討之薩州軍周章或溺河水或戰死野村亦被重創遂入日州高木城死（或曰此時伊集院白濱亦戰死）妙林所伐之首級輸于豊後大友大喜且賞妙林

他日秀吉發軍於九州之時妙林爲援兵以八千余兵從屬於仙石氏長曾我部氏然兩將至失利妙林兵亦過半戰死秀吉聞妙林絕倫之擧動將而接遂不果

同年同月島津中務太輔家久在居于松尾城（在豊後大野郡）

先遣玄西堂於佐伯太郎惟定曰向來宜和親然佐伯不應還殺玄西堂及從來兵士等以徇

本朝武林傳巻第二之下

島津

同年十一月島津義久之弟右馬頭義弘同中書家久兩將遣使於津久見城曰開城以降來城主鳩兵部加島三河守紀主殿介等相議放鳥銃伐使者故和親遂不成義弘家久忿乘船二百余艘至濱汀以急攻城雙方戰死者若干島津軍解圍去

天正十四年十一月家久帥師入豐後國屯轟村(在佐伯内)翌月大友發軍於長池(村名)而挑戰兩軍死創之者不可勝計此行佐伯太郎有軍功他日秀吉

賜感書　天正十四年十二月家久入豐後國至臼杵丹生島乃分軍侵略村里屯干清水口大友使古庄葛西之兩將出戰家久無利退吉岡甚吉(大友之將)屯仁王座口以與島津軍戰吉岡自伐敵得首五級勝敗未決矣　天正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島津家久遂避日州班軍於薩州時佐伯惟定小將放鳥銃以逐之家久兵戰死者三百余輩大友軍猶追來上山嶺相戰而後互引軍去

此時薩州軍遺䭾物發之見有肩衝一箇此物源義輝將軍之寶物而曾賜大友義鎮義鎮授之臼杵紹冊薩州軍剽掠村里之時偶得之然今再入佐伯惟定手裡是天乎其後入大權現之寶庫名佐伯肩衝者是也

天正十五年四月城主志賀太郎親次入肥後國欲伐坂足某坂足家初降島津者也三月十七日發於豐後屯阿蘇而相議翌十八日攻唐木城(坂足所居之城)翌十九日新納武藏守伊集院肥前守入來院等發於日田(豐後)屯小田(肥後)大友軍聞之發阿蘇將歸于豐後島津兵逐討之大友軍僅逸難還

天正十五年秀吉使仙石權兵衛長曾我部元親

兩將遣豐後以救大友島津家久時在利光(豐後地名)圍鶴城(城主利光越前守鑑教入道也)城固不拔然家久聞二將至府内解鶴城之圍直向兩將戰仙石曰渡川以可挑戰長曾我部曰不可也仙石終渡川及半渡島津軍來戰仙石長曾我部兵殆危元親勵軍士力戰島津軍乘機爭擊頻於是元親男弥三郎信親進入敵陣終授首於敵既而兩將狼狽家久得大利逐之至府内狹間城主刑部亟鎮秀與秀吉之軍以拠高崎城家久急攻之鎮秀謂家久曰今幸免前過我下城家久諾乃以福永時次入城去

然太閤及至豊前家久進爲戰伊集院等數諫之於是班軍於薩州時刑部丞鎮秀攻福永鳩稱有大利家久馳入松尾城（在豊後國）三月十六日發松尾將越干山梅嶺後藤遠江守（志賀親次之臣）啓伏鳥銃二十口以伺家久過山上連放之誤中家久後驅家久偶得免既而合戰秀吉軍聞至豊前國高追城降伏（高追在肥後國）是新納武藏守所據之城秀吉使黄門秀長發干日向國備前黄門毛利輝元黒田官兵衛蜂須賀阿波守稱垣彦六郎羽柴下總守宮部善祥坊龜井新十郎福原右馬允等相從焉隨

小早川者來島黒川等都六万余騎又豊後兵加隆景渡日州耳川島津豫出軍於耳川以戰勝敗未決秀吉軍燒於敵陣營直攻高木城（山田新介所拠城）潰秀吉將皆屯根代坂或夜薩州軍伐宮部營此時藤堂佐渡守高虎有戰功此時宮部狼狽島津軍競來擊破之其後島津集老臣等相議曰今秀吉威風偃天下之人物雖雌雄未決向來不可計不如乞和以全二物遂遣伊集院右衛門太夫説黄門秀長秀長告秀吉秀吉曰島津家右大將頼朝封於忠義以降不斷其家系吾不忍滅之而諾

之義久五月七日薙髮染衣而於太平寺謁秀吉秀吉乃賜日向領義久陳露而舍弟兵庫頭義弘危衛門太夫後久中書家久伊集院右衛門太夫平田美作守野村兵庫等出質於是九國悉平

慶長五年石田三成叛逆時託秀頼命以招諸將島津兵庫頭義弘應彼招發軍於濃州九月十五日島津遣使於小西行長曰我軍已見勝利之形當挑戰小西不杲義弘忿曰怯弱人不足用將進軍時松尾山之五將叛吾軍故總軍敗走島津横伐田中金森軍兵鋒甚鋭田中金森狼狽島津固

備吾軍以衝破堅陣中將班軍黒田甲斐守長政細川越中守忠興加藤左馬介嘉明等進要之島津使軍士悉坐廣原以放鳥銃黒田細川軍率死亾之者不可勝計此時島津中務家久（中書兵庫從弟而日向國佐土原之城主）班轡接敵苦戰數回終不避戰地戰死

大神君節制曰勿敢欲留島津軍遂歷伊賀山間道（此所曾無通路今初啓行尓來名島津路可謂能知戰地險易利害）出江州多賀於高宮河原揚旌旗以集分散之兵卒其威儀凛凛而如無可恐敵（此時諸軍饑至殺牛馬以食已而剽掠村里求粮米）其後至伏見赴泉之堺於住吉濱艤舟將皈干薩州

海上過豊後灘時日西没島津後殿船三艘泊森
江湊此時黒田如水圖安喜城（一揆大友残兵処拠城）恐怖
邦援兵来於森江港設非守之兵舟薩船見黒田
非守之舟之火影誤思薩州之類船泊此処如水
舟恠之曰何処来舟島津舟驚解纜如水舟逐之
已東方白於是薩州類船来集逐黒田舟虜薩州
兵於七八人還安喜　慶長十四年島津奉
台命發軍於琉球島虜島長来　大神君感悦且
以琉球賜嶋津嶋長亦皈琉球尓来彼島爲島津
領至今収納貢物　慶長十九年之役通心於

大神君雖解纜已聞和平班軍　元和元年之役
亦於船中聞秀頼伏誅奉使者賀之不見戦場而
還吾國　寛永中肥前國島原一揆蜂起之時
島津下野守常久帥五千余兵發肥前有軍功
常久忠親子右衛門尉歳久孫也歳久兵庫頭義
弘第也此家嫡義久（龍伯）依無男子義弘繼箕裘義
弘生家久（大隅守黄門）家久生男女子三十一人嫡男
早世二男光久治國家先父卒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四目錄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之上

伊達　藤原

伊達者藤原姓而鎌足公後裔公之男稱不比等（則淡海公。淡海者近江國號。公領彼國。故號淡海者也）不比等生房前。房前生數男子。第三男稱魚名。魚名嫡男稱鷲取（中務少輔）。鷲取生藤嗣。藤嗣生高房（越前守）。高房第六男號山蔭（中納言）。為其人也勇謀超常人。且達倭歌道。有著述行于世。號其書名山蔭中納言集。仁和四年二月四日卒（春秋六十五歲）。山蔭第二男稱仲正（右京太夫）。仲正八代孫稱光隆。光隆生朝宗（高倉院非藏人）。此人文治中始往陸奥國

居伊達郡。因以為氏。朝宗生宗村（常陸介入道法名倉西）。宗村女（號大進局）浴賴朝恩澤生男子。本妻（政子）聞之嫉妬深。終不許住居于鎌倉。故將入京師。賴朝之心以為近境。賜伊勢國為彼女給資。宗村生義廣（粟野二郎）。義廣有男稱政依。政依五代孫號宗遠（彈正少弼）。至德二年乙丑卒（春秋六十二歲）。宗遠生政宗（大膳太夫。法名義山）。為其人也謀畧絕倫而好賦和歌。一日咏山家霧曰

山際乃霧波宛然海示似天浪加登幾計波松風農音

又咏山家雪曰

中々再九折奈留路絕天雪波隣乃近幾山里

應永二年乙亥九月十四日卒。將軍足利義持公（號勝定院）賜追悼之倭歌二首。其詞曰

武士乃路古曾阿良目敷島乃道左遍絕無事楚悲之幾

朽果奴加左之共奈連言乃葉耳添天書也留法能華房

此時賜紺紙金泥之八軸。政宗生氏宗（兵部少輔）。應永十九年壬辰七月七日卒。氏宗有子稱持宗（大膳太夫入

太平武林　卷之三上

道。持氏諱之一字賜之）。應永九年春大膳太夫入道持宗怨恨有故。終據赤坂城。鎌倉持氏忿使上杉氏憲（右衛門佐）帥七千余騎發軍奥州（時五月中上旬）。廿一日明赤城之為地也險隘而力不可攻。故遠圖之。欲盡粮食於是城中力盡氣屈。一日持宗謂衆曰。今粮鹽已匱乏也。城之危恰如綫。徒坐而待其死。不如馳入敵陣以決勝敗。定有[illegible]一擧。既練將兵。整軍粧開門出戰。其軍鋒奮焉不可當。終衝破大敵中間出。踏跡上杉亦皈鎌倉。持宗文明中卒。有子號成宗（童名大松丸。後兵部太輔）。應永二十年四月成宗（時二十歲）

以父故竄居會津邊陲家臣多集來於是倡播磨守定勝入道玄昌以揚義兵拠太佛城兩將之軍士并五六百騎持氏聞之命畠山修理大夫義忠帥八千余騎攻圍太佛城城兵堅雖拒之攻守不相當且軍食亦乏故十二月二十一日兩將潛出城去畠山追伐散走兵三百余騎班軍于鎌倉他日持氏伏誅之後成宗賜旧領於將軍義尚常德院時文明十五年十月入洛將飯時於今道嶺顧洛中咏和歌曰

都出留奈波波誰登志良祢共引流个土乃美

缺

缺

後經甲州至箱根謁秀吉此時政宗二十四歲 秀吉聞之使人告之曰我振旅問北條罪是天下之所知也故上杉景勝駆函佐竹義重輸問遺其余列候僉稱臣政宗獨不然然則其所侵畧之會津仙道可早還致而已 政宗答曰臣今來詣於此死生是命也況郡邑乎速可還會津仙道則賜暇而去是政宗爲滅於武威也此時衆皆以爲何故還於政宗乎彼必爲冦者乎然終無其事 同年奥州九部修理亮政實叛攻木村伊勢守居城城甚危蒲生氏卿飛驒守發兵出會津攜伊勢守而皈會津於是南

部大膳太夫信直遣使因前田利家而達于秀吉秀吉驚使秀次率軍往擊政實秀次陣于二本松蒲生氏卿淺野長政堀尾吉晴井伊直政爲先駈南部信直亦起焉諸軍進攻九部城城陷政實降族黨悉誅秀吉召政宗氏卿等而問群盜所以起麿之故氏卿陳露曰政宗爲之也依之政宗氏卿有隙秀吉放逐木村伊勢守移政宗于葛西大崎加賜米澤于氏卿氏卿甚至盛大有人言秀吉曰政宗謀叛秀吉馳人召政宗曰彼必不來不來則實反者也政宗聞命乃上京

傳曰政宗此時齎所粘金銀箔之磔木來乞罪責衆僉蹴踖感歎之秀吉亦驚有政宗倫魁之量焉

秀吉謂冨田左近曰政宗果來冨田曰政宗之來也與君自中國來於安土相似

傳曰秀吉在播磨時或讒之曰秀吉謀反信長曰彼已太著盛當然若召不來則是其叛不可疑試召之秀吉急詣于安土信長知讒者之妄言

秀吉曰此日氏卿政宗相爭訴有日而今政宗來其無叛心明矣我何聽訴乎氏卿風聞此事甚恨冨田冨田素與氏卿友善此事率爾言之耳非疑負政宗也其後冨田與氏卿有隙諸將慰諭之而後和親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之下

伊達

慶長五年政宗與上杉景勝至動干戈（景勝黨石田政宗屬）
關東景勝令甘粕近江守守白石城（在奥州内）七月十一
日政宗發軍圍攻之甘粕盡心力雖守拒之不利
終同月二十七日降直欲攻福島城率二方兵踰
國見峠出信夫郡隔松川而陣簗川城者須田大
炊介守之（須田景勝之勇臣）其地頗于福島（相去四里）割五千
兵塞要于簗川城余兵一万五千分三隊第一隊
片倉小十郎第二隊伊達安房守（政宗叔父岩手山城主領五万

石也）第三隊政宗督之時七月二十六日翌日政宗
攻城城兵多皆蒲生藤三郎之舊臣也其比逢秀
吉之怒藤三郎減領地居宇都宮故諸兵皆屬景
勝在茲所謂其人永井善左衛門岡佐内（後號菴後）齋
道仁（是小田切新左衛門也甲州牢人齋改伊豫也）青木新兵衛（後改芳齋此兩
人他日仕利家）粟生半左衛門（後日美濃）岩井備中冨池甚五
左衛門布施次郎右衛門北川圖書安田勘助北
川土佐守鈴木彦九郎等也其余者景勝譜代之
臣從各設拒備視政宗軍來隔松川屯（從福島松川之行程
一里）此川面廣而且深岡左内曰絕川而屯可乎粟

生半左衛門曰敵多半也隔川待而戰殆有利乎
已而本庄豊後召猪股主膳察於敵軍形情者（主膳北
條家之浪人）主膳皈謂豊後曰不可越川敵也吾軍涉
川當伐半渡之術也於是本庄再使井筒小隼人
（井筒女之介伯父也）本庄圖右衛門兩人伴候之兩人皈曰
敵半時間超川來可進軍主膳言與兩人言大相
齟齬衆人僉惑兩人曰夫政宗於關左有謀畧之
將也何陽作涉川之形勢哉是欺我軍涉川者也
豊後聞之曰兩人之言似有其理調鳥銃以屯川
緒而相待于敵軍到來岡左内素其勇拔群者也

忽超川屯軍於是政宗麾衆進來會律軍斬挑戰
遂敗走政宗軍乘勝逐之甚急此時北川圖書謂
齋道仁曰平日如相約足下撫教我幼子吾今馳
敵隊戰死欲餘名於草苔上道仁曰吾又不知殞
命若存命知足下言於是北川喜入敵隊苦戰而
死布施次郎左衛門安田勘介亦戮力戰同死於
是上杉軍揮鼓進來至此時伊達軍旌旗已乱而
政宗不屑尚勵衆進陣頭岡左内向政宗以短刀
相接政宗拔刀斬左内左内切裂政宗握个皮羽
織雌雄未決終左内走奔

傳曰他日景勝左内之賞勇功賜錦羽織及團扇改其名稱越後守器重之

粟生半左衛門勵衆横進軍片倉小十郎隊散乱第二隊之伊達安房守不亂吾隊而徐避景勝之軍以爲有謀累雖追之有猶豫心已安房守政宗并軍進來片倉又集散兵競擊於是會津軍避易大敗走政宗乘利追之甚速也永井善左衛門齋道仁青木新兵衛爲後殿挨退於慕要敵揮勇猛政宗先衆單騎而追北深進至柵際青木新兵衛班纏向政宗馳擊政宗之冑立印（其形半月）政宗持太刀相接之既而政宗銳卒來進青木避戰地本庄豊後守迴信夫山後横衝政宗左隊伊達軍當敵數回氣力共疲勞故旌旗混亂茲築川城主須田大炊介謂横田大學築地修理車野丹波曰挨破圍城之敵兵以慰城中衆心而已横田已下領之於是涉大隈川向政宗塞要五千余兵陣頭來車野丹波守作正兵徐徐進來須田已下作奇兵涉川上來政宗兵見敵之形勢敗散築川軍追北急至此時西村千右衛門（景勝之士卒）奪取敵陣具（俗云分捕）須田大炊介見敵旌旗馳入告福島城於是福島

兵競來政宗軍大狼狽而走又三春城主田村清秋（政宗舅）其伯父重實相議曰今日合戰初度味方大勝而逐討景勝於軍二度戰因須田働吾軍失利今收軍明日欲攻福島城時小幡四郎左衛門進曰吾明曉夫獨往福島城邊當候察于敵城之形情出行岡左内令日今日斥候有好戰形閉門而不可出戰又鈴木彦九郎曰今日斥候政宗清秋及重實三將之内必一人可有之出輕卒以擊之可乎岡左内頷之下高櫓出鉄炮率且彦九郎進先登於是小幡四郎左衛門與左内以鎗相接戰彦九郎在傍援左内擊小幡以得其首（從是彦九郎改氏號岡猪右衛門）政宗見之進軍挑戰景勝軍來進數戰屢擊而勝敗未決且政宗軍士殞命者殆一千二百人其後景勝聞濃州之敗潰班軍政宗亦收軍

傳曰岡左内勇譽振朝野在氏卿時領一万石其性吝嗇而平日出黄金以慰其心其僕一人鬪持黄金一枚喜召之謂曰夫持黄金者軍用足無此物者欲往不能汝今持之過其分限不可不賞終賜金十枚以寵之超平日

慶長十九年之役政宗十月十六日至武城同二十

十二日政宗景勝兩將發東武赴攝州十一月二
十三日政宗謁　大神君　大神君
喜悅賞之且賜其者　同二十年五月五日大和
路大將上總介忠煇卿也相從者伊達陸奥守政
宗堀丹後守直寄同三左衛門尉直景松倉豐後
守重正同長門守勝家同十左衛門重能一柳監
物直末古田大膳亮重行分部左京亮正壽織田
民部少輔信勝稻葉淡路守通吉桑山伊賀守貞
晴同左衛門佐一直德永左馬介壽昌遠藤但馬守
常利藤堂監物高久水野日向守勝成同美作守

勝俊本多美濃守忠政同能登守忠義松平下總
守忠明西尾豐後守政照本多左京亮正利菅沼
織部正定芳神保長三郎別所孫三郎秋山右近
多賀谷左近與田三郎右衛門村越三十郎甲斐
庄喜右衛門遠山久兵衛圖主計等經和州關屋
路至河內國府與城兵戰松倉豐後守爲先登與
田三郎右衛門戰死堀丹後守同進政宗先鋒片
倉小十郎亂軍揮擊於是城將等數輩敗死政宗
之軍功出于諸將上代代歷事　將軍家共見狂
玉駕於政宗私第寬永十三年五月病急　將軍

家狂駕辱訪其病若終同月二十四日卒春秋七十三歲
有數子嫡男遠江守秀宗於豫州宇和島十万石賞政宗功也更賜二十
男孫忠宗陸奥守位少將　四　忠宗嗣國家忠宗室池田三左衛門之女
忠宗生數男子嫡男光宗越前守　二男田村宗良隱岐
守　三男綱宗嫡子先宗正保三年九月八日先父
早世時十九歲故三男美作守綱宗立然忠宗七十二
歲而卒綱宗繼家祿綱宗爲人也暴逆而無人主
器老臣等相議謂伊達昔日高祖朝宗初居此國
再來不絕其家系且世祿今察綱宗行跡無治國
撫民之器不如排此人以使幼君建而爲堯舜全

國家乃達　將軍家以排綱宗
愚謂爲臣者排鋼其君乃雖似難避簒奪之罪
又依其臣之心許之者乎孟子所謂故國者有
世臣之謂也凡臣有二品世臣親臣也世臣累
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
臣與君同休戚者也然故自國不可無世臣今
綱宗元臣片倉小十郎伊達安房守等實世臣
也是與國同吉凶臣也安悍綱宗坐而得見其
國及社稷之亡滅哉故愚筆此事且證孟子以
使人知不出私意

綱宗万治三年七月十八日禁錮而後幼子龜千代全嗣國家時以　鈞命伊達兵部宗勝田村隱岐守宗良各割賜一万石采地（綱基領地之内）宗勝居一關宗良居岩沼寛文九年十二月九日龜千代任少將改陸奥守綱基（賜諱一字也）然而兵部宗勝挾逆心欲奪其國伊達安房守懷忠良心詣　將軍家寛文十一年四月四日於酒井雅樂頭忠清第欲決是非時原田甲斐守黨兵部擊安房守殺之古内志摩守擊原田未死島田出雲守殺之於是兵部宗勝之惡逆已揭焉宗勝配土佐國市正（宗勝嫡男）配豐前國然後家國安靜也

本朝武林傳巻第四之上

細川　源氏

細川藤孝本氏三淵也父稱三淵伊賀守宗勲以有重任之量故細川刑部少輔元有爲猶子嗣其家兵細川世爲將軍家之管領元祖自清和天皇至刑部元有二十二代也又稱三淵者足利之末裔而柳營源尊氏之後也藤孝之爲人温順柔和而有仁徳且達和歌之蘊奥有著述若干帙皆行世歴事万松院（義晴）光源院（義輝）之二君而有勲功永祿五年壬戌三月二十三日將軍義輝使細川

兵部太輔藤孝遣江州是佐佐木修理太夫義秀（佐佐木嫡流近江國主也）同名彈正少弼承禎義賢（箕作之城主義秀之世臣）因有隙爲使之和解也藤孝至江州承禎父子入觀音城（義秀居城）藤孝述將軍之命義秀承禎恭奉命藤孝喜詠喜悦之和歌一首曰

氷伊之津田乃入江茂打解天國毛豊尓春風楚吹

義秀喜之感之賜藤孝千名馬（號龍雲）　永祿八年松永彈正弑將軍義輝時義昭爲奈良一條院門主在南都（義昭ハ義輝公之舍弟）霜臺不憚釋門緇衣之尊使兵士警衛之嚴重門主潛贈諭於細川藤孝謀脱出之術藤孝報之曰佯稱病招醫師當有診脉之事臣宜使米田壹岐守宗賢告秘計義昭從其言也他日與米田相謀称疾病已痊之嘉贈酒肴於警兵及深夜警兵皆沉醉米田携義昭微服而潛出密網去藤孝喜迎暗夜歴春日山之險至江州矢島卿若狹國主武田大膳太夫義統爲義昭之妹聟故赴若州（時永祿十年八月）從木野浦乘輕舟棹万頃義秀使淺野下野守從之義昭綴一絶述客舟之秋情

落魄江湖暗結愁　孤舟一夜思悠悠
天公亦慰吾生否　月白蘆花淺水秋

藤孝（後玄旨法印幽齋）亦吟和詞一首述旅愁

寄島奈喜身登成奴禮波志保奈良奴海乃上尓毛宇幾目見留哉

義昭曰若州偏小而不能成大功於是移越前入安養寺朝倉義景待之甚疎故久不能逗留同十一年義昭使細川藤孝上野中務太輔清信自越前至濃州説信長以復歸京師之事信長曰是武臣之面目也何爲辞焉然其事之成敗姑舍焉願

先樹大旆於當國是予之所御望也乃使不破河內守副藤孝清信往越前迎義昭　同年七月二十五日義昭至濃州入立正寺義昭使藤孝清信謂信長曰三好謀逆柳營遭害吾亦甞艱難漂泊流落勞心焦思以至斯天下之事藉卿之力而得皈京師則非報兄之仇再興武將之家卿其思之信長恭奉命後年元龜之初義昭欲伐信長藤孝數諫之曰凡君御臣以信臣事君以忠節信長多年之忠烈不少何以一日之小過捨之哉請君料之然而有人曰藤孝潛黨信長遂使藤孝不得

入將軍之門　元龜三年義昭與信長隙岩成主稅頭據淀城岩成義昭之黨細川兵部太輔藤孝因信長之命攻之岩成堅守之諏訪飛騨守城中番頭隊有內應之約故出城來城兵氣勢減岩成忿激而開城門出戰其勢不可當藤孝亦麾衆力戰城兵過半戰死岩成終授首藤孝臣下津權內撃岩成得其首藤孝使權內齎其首贈信長時在江州上高島城信長大喜賜黄金百兩及感牒他日信長圖義昭之營兵部藤孝同名與一郎忠興放火於高櫓以急攻之將軍之軍敗走終微服潛行而赴西州　天正五年紀伊國人

民起黨不應信長命同國雜賀三緘及根來寺之杉坊兩人降來曰答如前過致忠於信長信長領之使三緘杉坊爲鄉導佐久間右衛門尉羽柴秀吉堀久太郎帥三万余兵踰山嶺進軍賊黨於小雜賀口與堀久太郎接戰久太郎衝破於敵隊賊放鳥銃數千火其勢不可當吾軍戰死之者一百余人殘兵辟易不進茲濱汀之大將瀧川將監惟任日向守同五郎左衛門長岡兵部太輔藤孝筒井順慶等帥三万余輩揮鼓進戰賊直向藤孝隊挑戰其家臣米田介右衛門有吉四郎右衛門下

津權內藤木又右衛門援衆力戰敵終敗走追北討取百六十余輩殘黨悉敗死今日軍功藤孝最一也　慶長五年石田叛時藤孝在丹後國田邊城時幽齋隱居也三成使小野木縫殿助宮津城主三万五千石谷出羽守領一万六千石藤掛三河守高田豊後守別所豊後守領一万石小出大和守領五万三千石杉原伯耆守生駒左近等帥一万余兵至田邊城圍攻之七月七日城兵堅拒之藤孝平日恩顧之浪人有三刀屋監物者拔群若戰藤孝室亦帯甲胄乘馬勵衆戰然攻兵多而守兵少城之危如綫藤孝謂衛計既盡死城中

致忠於泉下唯恨常目秘而所玩之二十一代集
源氏物語等空燒滅去顧歟　禁裡以開年來之
素懷乃達之於三條大納言且咏和歌一首書編
末
古毛今茂督良奴世聞耳心乃程遠殘須言能
葉
愚按細川玄旨法印又號幽齋世所謂古今傳
授人也古今集爲歌道本源其中有秘旨懲議
爲傳授矣
貫之　基俊　俊成　定家　爲世　頓阿

經賢　孝尋　堯惠　堯孝　常緣　宗祇
實隆（逍遙院）　公條（稱名院）　實澄（三光院）　玄旨
謂之二條家傳受爲統道傳尤其外有流義矣
二十一代集時之天子命堪能以編集之書也
▲万葉集廿卷　奈良帝之御時命左大臣橘諸
兄撰之或曰使右大辨家持撰之聖武天皇勅
之
▲古今集二十卷　延喜五年乙丑四月十五日
紀貫之爲棟梁紀友則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峯
等撰之

▲後撰集二十卷　天暦五年辛亥十月大中臣
能宣紀時文清原元輔坂上望城源順勅五人
撰之
▲拾遺集二十卷　長德中勅大納言公任撰之
或曰花山院法皇自撰之是稱三代集
▲後拾遺集　應德三年丙寅九月十六日中納
言道俊撰獻之
▲金葉集十卷　天治元年因白河院勅俊頼朝
臣撰之
▲詞花集　天養元年六月二日因崇德院勅顯

輔撰之
▲千載集二十卷　壽永二年二月日依後白河
院宣入道俊成撰之
▲新古今集　元久元年乙丑三月二十六日依
後鳥羽院院宣通具有家家隆雅經等撰之
▲新勅撰集二十卷　貞永元年壬辰十二月二
日依後堀河院勅定家卿奏之
▲續後撰集二十卷　建長三年辛亥因後嵯峨
院院宣爲家奏之
▲續古今集二十卷　文永二年乙丑十二月廿

六日依後嵯峨院院宣為家行家光俊奏之
續拾遺集　文永十一年依龜山院院宣為氏撰之
新後撰集廾卷　正安三年辛丑十一月廾三日依後宇多院院宣為世撰之
玉葉集二十卷　正和二年癸丑八月依伏見院之勅為兼撰奏之
續千載集二十卷　文保三年己未四月十九日依後宇多院院宣為世撰之
續後拾遺廾卷　元亨三年七月二日為藤撰之未既而卒故其子相續為定撰之
風雅集二十卷　萩原法皇自撰之
新千載集廾卷　延文元年後光嚴院勅為定撰之
新拾遺集二十卷　貞治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為明撰之
新後拾遺集二十卷　永和元年資教撰之
新續古今集二十卷　永亨中飛鳥井雅世撰之
右二十一代集作者書記以令人知之家家之

秘抄等能不遑記之故畧之
達叡聞則為三條大納言於勅使遣大坂和親之奉行相議使前田主膳正遣丹後解圍去幽齋開城去前田入城以守之

本朝武林傳巻第四之下

細川

幽齋有數子嫡子與一郎忠興(越中守)二男玄番允

興元(初頓五郎)二男共有武將之器　大永五年松

永彈正父子據大和國志貴城以叛信長命信長

使秋田城之介信忠誅伐之信忠帥數万騎九月

二十七日發軍松永黨有森海老名者據河内國

片岡城守之藤孝父子惟任光秀筒井順慶等圍

攻之(十月朔日)藤孝嫡子與一郎忠興(時十五歳)舍弟頓五

郎(時十四歳)兩人進先登各擊敵得其首藤孝之喜不

可言城將術盡終授首信長賞與一郎頓五郎賜

感状　天正十年明智光秀弑信長叛時招細川

與一郎忠興(忠興光秀聟也)忠興惡其不義不從之父子

愁傷不少遂薙髮示之

傳曰忠興言其室(明智光秀之娘)曰汝父弑主君大悪

狼戻人也天下不可容其罪令與其子同室猶

與其不義吾不忍之其臣使一色宗右衛門遣

丹後國上戸(名村)光秀伏誅之後召之

天正十八年秀吉欲使細川忠興居于會津忠興

自曰若爲政事可從君命若爲恩賞雖小國願居

西國故使蒲生飛彈守氏郷賜會津仙道白川居

若松城　文祿中日本之諸將渡朝鮮一日細

川忠興舍弟玄番允興元攻高麗鎭守城爲此地

也山嶺險峻而不可攀乃造機橋且深谷以欲入

城特敵兵數輩以鎗劈鍛之玄番允陷澗底然幸

不至殞命橋終爲敵破斷雖不終其功勇武之芳

譽遥鳴于外國　慶長五年越中守忠興供奉

于東征其妻子在大坂郎使河北石見稲冨伊賀

小笠原備前入道勝齋等守警之大坂奉行等欲

使諸將妻子入城中三人聞之相議先使與一郎

忠隆室潛往加賀國(忠隆室前田利長妹於是今及此事)而後告忠

興室室怒曰凡妻以從夫之命爲婦道今忠興在

東國以誰命入城中哉不知守義殞命其氣凜々

焉警監之臣無言止室手自害二子而後自殺小

笠原備前入道河北石見縱火於營中各自戮稲

冨伊賀終竊出

傳曰稲冨鉄炮之達人也其術以絶倫故後年

大神君招之賜采地附屬尾州大納言當時

長此術者三家所謂田付宗鉄稲冨伊賀安見

隱岐也安見末流未審稲冨裔猶在尾州宗鉄

有子孫兵庫其術亦不衰兵庫頭男四郎兵衛也

奉行聞此事使其余妻子不入城内是忠負之室初於守道死

傳曰曾秀吉在世時於營中催猿樂使諸將之室遊覽之天下之閨門莫不應命獨忠負室不從之謂太閤誅我父人也倶不戴天之讎也親不忍見之而稱病不登城嗚呼惜哉此人若爲男子諫父之不義而不使其悪名長傳千万世予書此以親末世爲武門之婦者乎

同年　大神君使細川忠興攻小野木縫殿介居城（丹後福知山）曾小野木依石田命攻藤孝居城令爲使其讎報之也小野木因山岡道阿弥之謀開城去他自入龜山淨土寺自殺　同年豊後國人民樹黨構要害於石垣原立石之兩所據之豊後本是大友氏國宰相義統曾於朝鮮其軍役有怯弱之擧動秀吉忽没収其國爾來浪浪竄身於山林巖谷之間今伺諸國擾亂之時使國人催一揆而已同國杵築城去年賜細川越中守忠興忠興從大樹在關東使老臣松井佐渡守有吉四郎右衛門守之兩將擊黨賊之渠帥柴田小太郎（大友臣）且群黨數十輩黒田如水在豊後中津城出韋（中津與立石間十三里）息男甲斐守長政黨　大神君在東國故軍士乏微也途過安喜（能谷内藏介直陳之居城）如水先剿畧加茂村里從城出輕卒挑戰如水先鋒母里太兵衛（後號但馬守）毛利時枝平太夫等大進擊摧破群賊得首級敵敗散兩將直馳至石垣原然而忠負之臣松井有吉進至立石相戰兩將得勝利大友勇將吉弘加兵衛分軍作二隊進力戰其軍鋒不可當細川軍退可廿町（此時一揆軍皆爲歩行故太甚疲勞）退而屯實

相寺山巓一揆乘勝追來時黒田先陣久野四兵衛横擊之四兵衛深進終戰死黒田勇將井上九郎右衛門（後號周防守）（法名道伯）執鎗與吉弘加兵衛衝戰討吉弘得其首宗像掃部介戰死於是大友軍狼狽遁亡兵石垣原爲地也險隘不可攀實天府者也以太軍強攻之不唯不有利死傷者亦不少不如以計畧暫相和全軍圍之一日夜而後和親成同十二日如水擒義統班軍途過安喜城（隔二十町）從城出輕卒如水佯爲怯弱敵競來如水伏兵於山傍（去城二一里）敵急追之時伏兵俄起突戰如水返軍

從前後排擊之於是城兵大敗潰逐北二里如水
直馳攻冨木城 垣見和泉守家純居城 城兵放矢石拒之死
傷之者不可挍量如木避此又至安喜九月九日有內
應之者城則潰冨木亦開城退去時有瀨州敗潰
之告於是殘黨悉遁豊後國平安也　慶長十三
年大坂奉行不相着故大坂伏見人心不安靜前
田利家與　大神君有隙一日細川越中守訪前
田利長第相言曰吾聞老中相黨而藉利家之威
以拒　大神君而後利家老衰且罹病疾逝去不
幾歲利長年齡尤弱不足謀之然則天下之政令

出於石田増田胸臆以振權勢於扶桑揭焉熟思
今時之兩虎者與　內府利家也利家　內府相
和則奉行等失其謀乎請君思之利長可之馳大
坂告利家利家頷之扶病乘肩輿以訪　大神君
邸他自使利長爲　大神君賀曰吾今衰病日厚
風燭尚不久向來教撫于利長是幸乃忠與盡忠
於　神君以是可觀之而已　或曰忠興藤孝實
子而細川中務太輔輝經爲子 因光源院命也 忠興有
數子嫡忠隆 利家聟與父不相善於是成雖源之躬号休無 二男有閒 五与
郞有故漂流而在京師慶長十九年被賴于秀賴

入于大坂城軍功大秀賴伏誅之後來于京師三
男忠利 內記越中守 後以有武將之器嗣其國家四男中
務太輔立孝五男刑部少輔興孝尚有女子數人
忠利生光尚 肥後守 家孫相續而治國安寧也
愚按忠興初於丹後領十一万石 天正八年信
長賜之慶長四年　神君以豊後二万石賜忠
興丹後國田邉城幽齋隱居所 慶長五年改丹
後國賜豊前國豊後如元

本朝武林傳卷第五六目錄

三ノ卷七

本朝武林傳卷第五之上

黑田　宇多源氏 佐佐木

黑田者宇多源氏而佐佐木一族也宇多天皇第八子稱敦實親王親王七世之後裔號秀義佐佐木三郎爲六條判官爲義之猶子故承傳于累代太刀鎧等　保元平治兩年之兵革顯軍功不少　壽永三年七月十日於伊賀國源平相戰苦戰死　秀義六代之後胤稱宗蒲四郎左衛門尉初而號黑田正安中卒宗蒲生二男子嫡稱高蒲備前守　二男號宗信出羽守　延文二年卒春秋七十九宗信後孫稱高宗高宗生高政右近太夫　高宗自幼

寄寓佐佐木高頼佐佐木嫡流近江國主也聊有嫌而終遁避江州往住居備前國赤坂郡福岡邑　高政生重隆下野守　重隆生識隆美濃守稱小寺　永祿二年己未二月二十七日美濃守識隆從備前至江州附進藤山城守言義秀修理太夫曰我家元貴家一根爲不可踰之臣然先年曾祖父備前守高宗有故以避貴國願容知臼過則長致微忠而已然而授所其家傳之太刀號黑田丸義秀曰黑田是佐佐木之一流派也吾何准他人乎厚侍之

傳曰永祿中小寺識隆其嫡孫唱黑田長政往尾州質于信長信長使秀吉監之愚竊按頃年信長之武威振朝野然佐佐木亦世世爲將軍家之管領權威猶未衰故識隆出模稜之手謀其家之後榮者乎

父重隆又往江州遊事義秀永祿三年庚申二月六日重隆卒時春秋五十七歲　元龜中信長爲伐朝倉義景淺井長政帥五百騎軍來分二隊向柳之瀨南進義秀使黑田美濃守識隆京極長門守高吉進藤山城守拒之三將發大津出茨川於守佐美川傍挑戰從亭午至晡時識隆麾衆力戰擊敵

得首八百七十余級信長大狼狽而退識隆天正十三年乙酉八月二十二日卒春秋六十一歲法名號宗圓　有一男號孝高始名官兵衛後改勘解由薙髮之後號如水圓清也　孝高之爲人也勇略傑出千人且長射御　天正五年十月信長賜播磨於秀吉東藩咸服黑田官兵衛孝高尤屬志焉佐用氏上月氏等不服從故秀吉攻之下上月城又攻佐用城黑田孝高進先登自揮戈於是從兵爭進終拔佐用城斬城主兄弟　同六年三月秀吉議攻三木城城主別所小三郎長治　而軍士不多問黑田孝高曰先吾何處可居乎孝高曰排

敵于中間而常設備勿論也所以拒不意者莫知據于要害今卿可居地書寫山可也如何僧坊惟多其地險難而不可拔也且粮米不乏入彼寺逐僧侶待信長之援兵而已秀吉可之乃入書寫山而居焉寺僧驚駭而竄藏黒田孝高令兵士以勿傷害寺僧其後秀吉滅別所而欲居彼地（指三木）

同八年黒田孝高言秀吉曰三木之爲地也於播州而偏僻也吾所居之姫路者相應地也當居此地者也秀吉從之即移居于姫路翌年新築城壘居之　天正十四年秀吉爲伐島津義久遣仙石

權兵衛征之仙石軍及危急黒田孝高小早川隆景率八千兵至豊前國時凶賊蜂起據宇留津砦（在豊前國築城郡自小倉八里從中津三里半）拒塞道路且欲要孝高隆景有人來告之孝高隆景相議合兵急攻宇留津而拔之斬獲數百人秀吉大賞之賜感狀孝高進攻障子岳城又圖香春城城主高橋降孝高則陣于香春嶽而待秀吉之軍於西國　同十五年秀吉出軍於鎭西至箱崎轉多歷宗像（共在筑前）又至小倉豊前割八郡之内以六郡授黒田孝高（改勘解由）居中津城以二郡授毛利壹岐守勝信使居小倉城毛利

後爭黨石田故配四國其子豊前守勝永慶長十九年黨秀頼入大坂戰死終其家系絶

天正中豊前國未定有城井長野山田等諸氏或據古壘或摘新砦而不從如水命者多矣其尤拔粹之者城井也

傳曰城井宇津宮之庶流也曾後醍醐天皇時因菊池請使王子赴九國使勇謀將隨之宇都宮刑部少輔等其隨一也他日鎭西悉從武家之指麾相從親王者或還本國或往匿身於山林蟄居者不少今城井者刑部少輔之裔也

城井某據城井谷于壇城以拒如水如水出於軍圍攻之後藤又兵衛野村大學小河傳右衛門等爭進欲入城中爲其地也岩嶙磽歷而奇正夫不可列也城兵放矢炮殪入若干也終不利已而欲退避軍士城井從鋭卒出戰其勢不可當如水軍墮于阨地垂危後藤又兵衛野村大學爲後殿敵兵見後藤著猩猩皮羽織大呼曰後藤何不死哉其懶務可以笑利兵急迫黒田軍大乱黒田義作粟山備後等血戰而得收軍他日如水乞和且以其女嫁城井城井爲述婚姻之禮至中津如水豫謀使勇

士殺之城井家臣驚乱入營中戰而悉死於是豊
前國始平也
文祿二年秀吉遣書於朝鮮在陣之諸將黒田如
水淺野長政持之而行其赴日前日諸將雖攻晋
州城城將牧司能拒之故不能拔之此度均進破
晋州斬牧司之首可使見於我也今遣黒田淺野
各軍事可相議者也彈正如水共赴朝鮮贈書於
增田石田大谷以告其受秀吉之命而渡海之旨
石田等聞之先往浮田秀家亭而告之已而如水
彈正逢秀家而述秀吉之命旨先皈增田石田大

谷馳使於如水彈正而慰其長程舳渡之勞時如
水彈正相共圍碁芒然而如耳不聞須之增田等
三人來勞其遥來然彈正如水屬意于征黙之涯
而不敢知之石田目而干增田大谷而出如水彈
正猶不知也奩收黒白之後始言曰三奉行可來
于此請告秀吉之嚴命從者曰三奉行已皈於是
如水彈正驚而馳人曰速可先皈使及再三然二
奉行不敢皈且叱曰其與逢我不如碁聲丁丁然
終去依之彈正如水又恐人口之笑嘲且憚秀吉
之怒罵雖然奉行等終不相會是故如水彈正告

秀吉之命旨於諸將數輩而皈其後秀吉聞之怒
其懈怠無禮
或曰增田石田大谷深嫉如水彈正溺于圍碁
而傍若無人故數譖之于秀吉其每至處逢人
也必説而無不笑之故彈正如水甚啣之如水
之息男甲斐守長政彈正之子左京大夫幸長
聞而深憤見三奉行如寇讎然後秀吉薨後二
人訴奉人三人逆悪於　大神君其後關原之
役石田大谷被戮增田被禁囚二人終解積憤
其亂源本發起於此

同年秀吉以大明和議之報問未至故以爲欺我
也依之日夜與　大神君及利家議軍謀黒田如
水隔壁聞之入曰去歳遣大軍于朝鮮之時
大神君利家兩卿内一人督軍渡海政刑軍令通
無滯矣若不然則遣知軍道如我者則朝鮮征伐
何難有之方今清正行長唯以武勇爲善而其年
齡尚壯也故軍旅未練熟且清正行長不相善清
正出法則行長破之行長下令則清正不用之是
故朝鮮之人民若無依憑唯遁匿于山林有萍梗
之思無土着之情是以日本人所經歴之朝鮮三

道春野無青草唯赤土而已朝鮮已爲廢墟諸將之在陣其困勞可想若如此而止則大功必不成矣秀吉甚信於此言而以爲久羸軍而勢屈則恐有其內訌也留 大神君於日本自帥軍欲渡海淺野長政因諫終未果

本朝武林傳卷第五之下

黒田

慶長五年豐後國大友之舊臣等一揆而群黨蜂起已而於石垣原立石兩所搆要害據之同國杵築城賜長岡越中守忠興（細川家ハ世爲室町家臣故藤孝以長岡爲氏也）居之忠興從 公在東國使松井佐渡有吉四郎右衛門尉兩將擊一揆之小將柴田小太郎（大友臣）且殺群賊數十人黒田如水在豐前中津城聞之發軍于豐後（中津與立石間十一二里）息男甲斐守長政在關東故軍卒微乏途過安喜（熊谷內藏允直陳之居城）如水先剽畧加茂村里從賊出輕卒挑戰如水先鋒母里太兵衛（後有故改毛利但馬守者也）井上九郎右衛門（後改周防守法名道伯）久野四兵衛同久右衛門時枝平太夫等追之敵敗走直馳至石垣原然忠興將松井有吉進至立石與賊戰得利大友長臣吉弘加兵衛分軍爲二隊進來奮戰細川軍退可井町（此時一揆兵皆步行而大疲勞）久已而屯實相寺山於是黒田先鋒母里太兵衛久野四兵衛橫擊一揆於軍四兵衛深進戰死一揆軍旌旗大亂吉弘加兵衛励衆戰黒田軍揮鼓頻進一揆終狼狽走井上九郎右衛門執鎗與吉弘

加兵衛挨戰討吉弘得其首宗像掃部介戰死夫
石垣原爲地也雖隍塹淺疎也其地險隘而所謂
天府者也以大軍攻不可拔若强攻之不唯不利
死傷者亦多不知以親和計乃圖之一日夜而後
和儀調同十三日如水擒義統而班軍途過安喜
城隔二里從城出輕卒如水佯爲怯弱而走敵競來
如水伏兵於山之傍（去城二里半也）敵急逐之時伏兵忽
起戰如水又返軍從前後挾擊之於是城兵大敗
走追北二里余如水直進攻富來城（垣見和泉守家純所換城）
城兵放矢石拒之死傷之者不可枚量如水避此

至安喜九月九日明而未內應之計時森孫右衛門弟某
敍故城則潰同二十八日又往富來圍攻之至二十
十四日城將垣見助右衛門（和泉守兒）同九兵衛（介右衛門）
子能拒之有江良新右衛門者（垣見祐筆）內應故城自
潰（時十月十六日）明他日聞濃州敗潰殘賊遁亡而豐後國
平定也是如水勇策不少故也又如水攻於富來
城壘時海上備于番船而戒防非常之船時薩州
島津之舟爲歸于本國過于此如水之船直進薩
船乘取六七艘　同年又立花右近將監宗茂
與鍋島加賀守戰筑後國于鉢院如水與加藤清

正共至彼地和親之　如水有息男孫長政甲斐
守少時負于信長其爲人雄略武毅有將師量文
祿中遣軍於朝鮮之時長政帥五千兵渡彼地與
諸將議攻晋州城城將牧司拒之嚴吝而不拔蓋
晋州朝鮮第一之要害且憑明兵之於援救不肯
屈時黑田長政與加藤清正相議而進衆攻入于
城中此時長政之勇臣堀平右衛門後藤又兵衛
先登時清正臣飯田覺兵衛同進各揮勇武使衆
得乘入于城中城破潰之後諸將相會談晋州先
鋒之事時長政前席曰我爲先登何人相爭乎清

缺

缺

定鎗朝鮮告急於大明頻也於是李將軍督明兵百万騎拘進圍攻莊苒臺行長非之雖嚴密攻守不相當終及深夜潜出退于王城明將李寧査太受等追之行長臣城門作右衛門爲後殿日本諸將聞之各驚駭大友義統大惶遽以先諸將而逃于王城行長馳人告急於長政長政率六千兵直馳向大明之利兵百万騎其氣凛凛而翳不撓僉以爲太勇也長政將小河傳右衛門先衆破明兵粟山備後守野村太學黒田美作守吉田壹岐守堀平右衛門等揮鼓忿戰長政自揮戈討取明兵

數回興軍以毒矢射吾軍殆如雨脚大將軍李如松亦追來援明兵長政向危小河傳右衛門黒田美作守大苦戰以突破明軍首級得五千余大明軍甚恐怖日本之軍術不肯進已而李將軍班軍後年諸將在陣于朝鮮有年有或時猛虎出長政于陣營害於士卒於是獵虎於山林一虎出來長政臣林扇部介執鎗直馳挨殺虎於手下又一虎有進向長政長政執弓束矢虎砕易瀬踣長政進放矢殪之又一虎來菅和泉守抜刀擬之和泉勇士先主爲斬之虎怒激裂弃之和泉怒斬殺虎一

刀後年歸朝日林道春見此叙書讃與之

慶長五年石田叛時先爲討景勝　兩公也下野國小山已而有三成發軍于濃州之告於是使井伊兵部少輔直政本多中務太輔忠勝言諸將曰今關西大乱有欲黨石田者可任其意吾不怨之各緘口無出言者福島正則黒田長政前席曰臣全無貳心尚願許爲先鋒其余將僉言盡軍忠已而發軍於濃州九月十四日　大神君陣于勝山召諸將謀軍事時會長政曰筑前中納言秀秋有内應之告　公曰是一決因謀略也我軍當有勝

利瑞在此事已而黒田曰如此之事古今多有僞
謀不是以足聊乎　公曰假有計策以爲之何足
怖之哉其翌日石田三成島津義弘爲岐阜之後
援出軍于呂久河戸邊三成之先鋒小將杉江勘
兵衞森九兵衞率軍士向河戸渡然黒田長政藤
堂高虎田中兵部聞河戸後援至揚鞭馳時川戸
川水漲激浪人馬容易不可渡茲田中長政陣前
甚淺廣也黒田藤堂馳人于田中曰其陣頭之河
水相渡則有勝利乎田中則渉川戰時長政又渡
川軍卒未繼且敵兵揃鏃射之飛炮頻也長政不

屑於河中石田勇卒討渡邊新介得其首持長刀
斬伏敵於手下數回長政將黒田美作守後藤又
兵衞等同進渉川美作謂後藤曰撰定所當討取
之敵兵而後進而已後藤可之兩將馳入敵陣各
討所選指之敵顯勇譽然石田大谷以下敗潰而
島津軍尤嚴重也長政指揮於諸軍自先登挨破
之至此時黒田軍士須命者殆三百余人討捕敵
兵六百余人也今度黒田軍功兼將兵事
太神君平治之後賞黒田賜筑前國采地五十二万石余改
任筑前守叙從四位下有男女五子嫡右衞門佐

忠之從四位下侍從二男長興初勘解由改甲斐守三男高政市正其
次女子井上淡路守室季女嫁池田右近太夫今松平求
馬黒田吉兵衞等之母也　忠之慶長十八年長
政從至駿府執謁　太神君賜御刀直至東武
將軍家賜御一字忠之字且守家之太刀鹿毛馬
慶長十九年之役長政與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共
在武城守禦之　寛永十四年肥前國耶蘇一
揆之時右金吾忠之率一万余人至彼地二男甲
斐守長興三男市正高政從之忠之向搦手攻大
江口細川軍向大手攻樋上口或時一揆乘夜陰

出于數千人襲鍋島營一揆誤使輕卒放火於竹
把於是諸軍撰討一揆賊兵鍋島軍大騷動黒田
軍應不意而出戰賊不得勝奮戰數而皆死黒田
干陣前忠之將黒田監物新見太郎兵衞戰死忠
之兄弟三將麾衆討取於賊兵七百余人且落城
之日忠之將大音六左衞門久世半三郎先登早
樹的幟於本壘細川鍋島軍進攻入於第三壘細
川輕卒神佐左衞門討天草四郎得其首　後年
異船來于長崎深堀鎭西之諸將引率至彼港邊時
右衞門佐忠之異船先登奉　鈞命是長崎之以

爲番帥故也世與鍋島隔年交代而守衛彼港也
歷代之忠功不可挾量摘一於千百以記此耳

本朝武林傳巻第六之上

淺野　源家

傳曰淺野長勝者其先出自源光時（頼光八代之後苗淺野次郎左衛門尉始而称淺野）長勝尾州之英産也初仕信長公無男子有二女第一女嫁豊臣秀吉二女嫁長政（弥兵衛後彈正少弼）以繼其家長政本氏平井也素長勝與長政父爲親族故爲猶子後年信長以長勝屬秀吉仕長勝卒長政嗣俸禄仕秀吉曾長政爲人也英才獨歩千衆人勇畧而有人主之器故秀吉發用以重之　天正九年秀吉帥軍至因幡國攻鳥取城山名豊國（薙髪而号禅高）吉川式部少輔隆久森下出羽入道中村對馬守春次等所據也城兵困勞且粮又乏城將相議曰今欲免急難而其不可得也決兵使福元小三郎言淺野彌兵衛尉長政曰城之危也在旦夕守將三人將自殺若助殘兵則是爲守將之喜爾秀吉聞而許諾之福元來時城將致書於長政曰今及末期乏干酒肴願垂隠恵僅長別之宴快死而已長政酬之曰　使札之旨令披露畢貴城御兩三主以一命可被相更衆命之給擒秀吉甚以感歎則酒十荷行器十荷肴五

種致送入候御望之儀旀不可有相違通御兩三人江相心得可被申候恐恐謹言

淺野彌兵衛尉

十一月廿三日

福元小三郎殿

天正十一年五月秀吉使淺野長政因佐久間盛政柴田權六至洛斬之六條河原　同十三年秀吉使長政居坂本城司京師之事且與知政務　同年賜大津城叙任從五位下彈正少弼　同十四年秀吉與　大神君和親之時長政預此事

同十八年奥州九部修理亮政實叛於是南部大膳太夫信通遣使就前田利家達秀吉秀吉驚使秀次率兵往伐政實此時井伊直政淺野長政等爲先鋒　文祿二年秀吉遣書於朝鮮在陣之諸將淺野長政黒田如水持之而行其趣曰前日諸將雖攻晋州之城而城主牧司能拒之故不能下之此度諸將均進破晋州斬牧司之首可使見于我也今遣淺野彈正黒田如水各軍事可相議者也如水彈正共赴朝鮮贈諭于増田石田大谷以告其受秀吉之命而渡海之旨増田等聞之先往

浮田秀家之營而告之已而彈正如水逢秀家而傳秀吉之令命先飯增田石田大谷馳使於如水相共圖彈正而慰其長程渡海之勞時彈正如水棊葩然如耳不聞頃之增田等三人來勞其遥來然如水彈正屬意於征黙之深不敢知之石田目于增田大谷而潛出彈正如水猶不知也太奩收黑白之後始言曰三奉行可來於此請告秀吉之命從者曰三奉行已飯於是彈正如水驚而馳入曰速可先飯使及再三三奉行不敢飯且叱曰其與逢我不如棊聲丁丁然終去因之彈正如水又恐

人口笑嘲且憚秀吉之怒罵雖然增田等終不相會是故彈正如水告秀吉之命肯於諸將數輩而飯秀吉聞之怒其怠懈無禮

或曰增田石田大谷深嫉彈正如水溺于圍棊而傍若無人故數譖之秀吉其每所至逢人也必説而無不笑之故長政如水甚恨之彈正之子左京太夫幸長知如水之息甲斐守長政聞而嘲之見三奉行如寇讎然後秀吉薨後二人訴奉行三人逆悪於　大神君其後關原之役石田大谷被戮增田被禁囚二人終解積憤其亂源本發起于此

同年九月秀吉招　大神君利家淺野長政曰釜山海之諸將有懷土之意無進兵之氣我自帥師征朝鮮耳水舟陸路之軍兵可任計　德川殿我不勞意而督中軍率十万兵以利家爲左軍使率十万衆以氏郷爲右軍使帥十万人凡三十万人金鼓雷野旌旗蔽雲跋跨于三韓徑入大明屠盡明京可爲太明皇帝時淺野長政進曰狐之作妖也雖聞之久而應時志狂者今於秀吉始見矣我想秀吉狐眉入其心非於平日之秀吉也秀吉聞

而怒髪直上曰噫汝彈正何言尤非禮也即叩其刀利家氏郷抱持之曰彈正者我輩誅之豈汚公之手彈正不敢懼曰我輩者數百人雖伏誅而不必憂也抑此年爲遣兵于朝鮮既而本邦軍兵大半渡海矣内外弊傳漕勞幾千可慮之矣秀吉今日發舟則明日必有群盗之不可疑今若班軍爲修文偃武之政則國家之昇平貴賤之喜悦在此耳若不容此諫言則可刎我首也秀吉勃怒太甚利家氏郷恥彈正而使退彈正飯宅俟秀吉之使考家而將自殺逾數月肥後國使者白曰薩州人

梅北某擒黨集類攻取熊本城國中多屬梅北者
也秀吉大驚曰　大神君可携彈正來矣彈正應
召則至秀吉曰汝罪可宥之使汝子左京太夫幸
長伐梅北耳彈正大喜謂　大神君曰幸長始爲
軍將彼年尚少可使本多中務太輔忠勝副之則
召忠勝秀吉謂忠勝曰幸長年弱未練兵道軍中
之事無大無小忠勝皆可决之幸長忠勝共拜命
之辱將赴肥後國肥後郡吏來曰熊本城主之老
臣謀梅北而誅之國内已安幸長忠勝自國境共
皈秀吉遣淺野彈正于肥後國監决國事

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秀吉薨逝因有秀吉遺囑
無奉行之外知之者然淺野彈正至　大神君之
舘謂曰知例年從秀吉分賜新茶一壺　公面長
政曰此其壺可擲庭下長政驚　大神君曰秀吉
薨去之事石田曾告我故得知之今吾子僞謀爲
之唯恨吾爲汝勞心而止秀吉激怒以再令汝出
得仕之是不我力乎吾父以厚親汝阻以疎濶吾
得莫念怨哉

長政曾因家人贋金之事爲秀吉見疎斥
大神君諫秀吉而終再發用之

長政答曰誠吾誓　公恩雖不可言是私恵也彼
公命也安以私恵忌公尊哉如石田者違却誓盟
之約蔑如君命之嚴可謂人面獸心者　大神君
感服長政貴重君上之甚信如往日交親益深而
石田終及誅戮孝忠者天地容載爲無道者神祇
伐斥之可不愼乎　同年九月長政依秀吉遺命
與石田三成至名古屋遣使於朝鮮於是異邦在
陣之諸將十二月上旬來皈于名古屋兩將勞數
年之軍役且告秀吉逝去之事諸將驚歎不可言

本朝武林傳卷第六之下

淺野

同四年三月十一日　大神君過藤堂佐渡守之中島邸留營一夜時淺野長政因亞相利家之心則到來此所（此時利家使德山五兵衞尉令從長政行之）謂曰利家謂吾今衰病已薄而唯待風燭之夕而已如利長者不因　公之教撫之厚安能得全國家乎　公且喜且感曰向來不可有疎隔之情乃賜以御內書長政歸詳告利家亞相之雀躍不可言　同五年伐石田之役達書於　大神君載以軍戰之形情

公聞章曰

書狀令披見候仍濃州表去二十一日越川及一戰討捕數十人翌二十二日乘破岐阜不泄一人討捕之旨註進候條朔日可令出馬候且中納言中山道相働候条御同道候而御與見賴入候今度左京太夫殿瑞龍寺砦即時被乘崩無比類御手柄候可爲御滿悅致推量候猶期後音候恐恐

八月廿九日　御判

淺野彈正少弼殿

長政生三男嫡幸長（左京大夫從五位下紀伊守）二男長晟（從五位下但馬守）三男長重（采女正）　幸長爲人也勇略而有將帥之量　文祿二年朝鮮征伐之役師師至異邦在陣四年而旣或日構蔚山城清正欲入之漢南兵五千余輩出奪城以將入其兵吾軍爭戰時幸長自執鎗當敵兵數回士卒又力戰加藤遠江守曰幸長將軍之親族也（秀賴母堂與幸長之母兄弟也）入本壘以拒之幸長不肯出二壘若戰人皆歎美之

慶長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於關原淺野幸長井伊直政本多等攻瑞龍寺砦幸長之臣箕浦新左衞

門原傳十郎等進伐敵淺野彥十郎淺野吾太郎伊東八左衞門伊藤又兵衞苦戰而死城將樫原彥右衞門術計盡將自殺幸長見之馳得其首石田伏誅之後　公曰幸長者秀賴之親族（秀賴幸長從弟）也然此行之軍忠拔群也吾不可不封賞賜紀伊國（從是任紀伊守）

慶長十六年　公御座二條城三月廿七日召加藤清正淺野幸長曰久不謁秀賴二子往携秀賴來憶淀殿不有嫌疑情乎今淺野結爲右兵衞佐之舅約清正已爲常陸介賴宣舅故遣兩人耳清正幸長先過利長之第後達淀殿

淀殿曰、兩使已來、吾何疑之、依之同月廿七日秀頼乘輕舟上洛、淀州堤之兩側清正幸長警衛之、此日清正於舟中獻珍膳、同十八年八月廿五日幸長卒、（春秋三十八）有二女無男子、故弟長晟（字但馬）相繼、一女子嫁忠昌卿（越前宰相）、一女嫁義直卿（紀伊亜相）、

慶長十九年長晟發軍於大坂之敗過路于樫井、（泉州）吉野熊野法師等已黨大坂要長晟軍以挑戰、法師等狼狽而走、終得首十二級、以兩使致大神君于京師、時賜書曰

於其表及一戰、敵數多被討捕之條、無比類仕合御感思召候也

四月晦日　御判

淺野但馬守殿

今度於其表無比類働、因茲首數多到來、神妙思召候、弥可勵軍忠事肝要也

五月朔日　將軍家　御判

淺野但馬守殿

本多板倉之三人又贈書曰

從大坂相働候付被及一戰、敵數多被討捕之

條、御註進之趣、致披露候處、無比類御手柄之旨被成御諚、被遣御内書候、兩人之御使者御前（江）被召出、御感不斜候、因茲御使者御馬被下、悉細寺川庄右衛門・關市兵衛可被申候、恐惶謹言

四月晦日　本多上野介

板倉伊賀守

本多佐渡守

淺野但馬守殿

大坂城潰拔之後、長晟搦真田之妻女來（真田左衛門佐之妻、從秀頼賜金銀、以遁居紀州之山林）、又其妻女所持之太刀（國俊）取之、大神君賜之長晟、於二條之城謂淺野曰、樫井會戰之時、励勇功、輩可面接之、依之馳人召之、乃上田主水・龜田大隅・安井彦内・多湖助左衛門・岸九兵衛等拜謁、上田主水男主殿助、將軍家召之、賜五千石奉仕、其男號上田彌右衛門、繼其家系、

元和元年轉紀州、賜藝州・備後國内（初賜藝州福島正則、元和五年六月有故、正則父子配流）、同九年九月三日卒、（時四十四歳）長晟生二男子、嫡男稱光晟（安藝守少將）、寛永四年十一歳之時、於武府加首服、賜諱字及松平氏

寛文十二年五月十八日致仕翌年嫡孫細長依
称安藝守改紀伊守光晟有一子称細晟（弾正大弼）寛
文八年十二月廿八日任侍従同十二年正月二
月卒　長晟二男称長治（因幡守實者光晟之兄也有故二男光晟為家嫡立繼國家是淺野土佐守之祖也）三男長重（采女正是淺野内匠頭祖）従少年
奉仕　将軍家賜二万石慶長二年叙従五位下
父長政致仕采地五万八千石共賜之（常陸笠間）
慶長元和両年之役奉従五月七日與本多出雲
守於同一所有軍功寛永九年九月三日卒（四十五歳）
長重有男子称長直（内匠頭寛永八年十二月二日叙従五位下）長直

之一子称長友（采女正）長友息男称長矩（内匠頭）世領
播州赤穂城（愚按長矩之祖父長直時改封赤穂）
元禄十四年三月　勅使至東都吉良少将源義
英奉鈞命擯伴淺野内匠頭源長矩亦預焉長
矩閟有義英豪奪行不止及剣義英於殿中左右
要遮之以不遂其志也已而坐大不敬論而自殺
義英因無犯如故矣茲有淺野累世重臣大石内
藏助藤原良雄者留守于赤城聞之謂長矩臨終
不至開其鬱憤而伏劔黄泉苔下之積恨是深重
也此時食於其祿者豈可忍之乎聚一城諸士謂

曰識夫君之不幸不知其言也今拠城以待　上
使而欲自刎于壘中再曹如何乎衆僉称善従之
者殆三百餘人就中片岡源五右衛門礒貝十郎
左衛門等豪士議曰唯讐者在義英暗然何死于
城中直馳至江府時良雄曰拠城則似叛速離散
應待時勢謁　上使返獻城邑去漂流邊土先是
各會談而共懐復讐之志且示以盟誓文其黨與
士百餘人皆任居處於心欲待時至此時背盟變
志者多矣良雄謂有變神誓而失其志者則向来
猶難計如此密事漏于讐家則噬臍何益哉唯恨

吾黨難察知有金石之志者也一時良雄試告破
盟誓變復讐之志時望憤良雄不従其事者四十
五人良雄喜告之以欺衆定策謀略然刎頸交情
之徒四十六人新成於神契皆變貌馳江城或入
京師或居坂陽而候察讐家之虚弊時神崎與五
郎萱野和助等為卑商之徒出入讐第監見動静
時為庸奴又為婢僕而飢食耐寒其艱難不可言
也仇家風聞而避仇更無常居不定寝室間者不
能知智者不得伺也以此馳檄告良雄良雄佯遊
洛中而解刀劔恣携妓女競遊往来躬為野人被

轉不應唯晝夜如醉讐家聞之以爲無能爲志自
弛且警兵偃戈時萱野神崎等傳承撤而以敵之
形情告于洛陽坂陽同志因玆良雄及四十餘人
共馳至于武藏雖然不能知義英在病之時于玆
有茶人語大高源五曰（大高常嗜茶道此人以有舊交也）與吾明日
吉良次將之第有饗應之時會遊於是在病之時
得明知大高以爲是則神明之靈告得報仇之秋
也往語良雄良雄與四十五人練兵各鐵巾裏中
臘月十四日夜半潛馳于本庄第分列伍圍宅地
以機橋登屛破門一時亂入其兵鋒不可當大稱

言曰淺野長矩之舊臣復主君之仇時家中驟劇
究然如鼎沸中各爭鋒拒之良雄麾衆曰唯遁者若
婦人不害大石良金（稱主税良雄長子生年十五歳）能射放矢殪
敵數輩不破數右衛門堀部安兵衛等奮戰數回
而劍殺數人屋中點燭而撰擊敵兵誤不害吾黨
既而鬪戰自丑至寅中刻讐家戰死者二十六人
被創者殆四十餘人也各搜求義英不能知其所
在時義士僉切齒吞恨忽爲自殺良雄曰若曹何
破法令乎如兼約則以卯刻爲勝敗期義英爭得
漏于此密網耶至黎明搜索未晩也依是各窖中

閨內悉無不至也終於方丈許中果得義英武林
唯七進以鎗衝殺之間十次郎（嘉兵衛子）得其首襯衣
裹首嗚於節制之器集衆撿之吾黨淺創者僅十
餘人而無死者留屬於廳前徐徐而班兵至回向
院門前時東方正白也退于芝泉岳寺祭首於故
主之塋同聲而喜嘆矣使片岡源五右衛門富森
助右衛門至大監察仙石久尚（伯耆守）之宅訴事曰
謹俟刑而已大監察兩使留於我宅達于　台聽
即日馳使於泉岳寺而召義士告鈞命分拘四
十六人於細川綱利（越中守）松平定直（隱岐守）毛利綱

元（甲斐守）水野忠之（監物）許各許帶刀劍所以不同尋
常罪惡之人也四侯是禮厚幣而接之其懇志不
可言雖然一樹黨自專殺貴者故坐法而賜自刄
許葬亡主塚頭十六年二月四日也噫是天乎是
命乎貴賤之感泣搏膺斷心矣予紀之以欲令爲
後代武林之志追加而已
傳曰大石内藏介良雄（死年四十五歳）父良昭母池田
氏其祖出自鎭守府將軍藤原秀卿中年食近
江國大石莊因以爲氏曾祖父良勝始仕淺野
長重父良昭早世良雄十五歳而承繼家祿（千五

百爲性溫順柔和忠勇拔群于衆人能識其人
石任言則必中艱難累日不倦砥節逾年不弛復
仇於生涯報恩於地下古來往往無出其右者
也長男良金主稅死年十六歳勇氣謀畧與父并行密
計始終助父同死家族奴良雄鎧埋大石舊壘
之地建石彫文并刻四十五人姓名稱忠義碑
姓名次第如左碑文畧之指良雄稱大石君

良金稱主稅君之長子　信清稱瀨左衛門君之族弟　吉田兼
亮稱忠左衛門　子兼貞稱澤衛門　原元辰稱總衛門　片岡

高房稱源五衛門　間瀨正明稱久太夫　子正辰稱孫九郎
小野寺秀和稱十内　子秀富稱幸衛門　礒貝正久稱十
郎左衛門　堀部金丸稱彌兵衛　子武庸稱安兵衛　富森正
因稱助衛門　潮田高教稱又丞　赤埴重賢稱源藏
奥田重盛稱孫太夫　子行高稱定衛門　矢田助武稱五郎衛
門　早見蒲堯稱藤左衛門　間光延稱嘉兵衛　二子光
興稱十次郎　光風稱新六　中村正辰稱勘助　菅谷政
利稱半之丞　不破正種稱數衛門　千馬光忠稱三郎兵衛
岡野包秀稱金衛門　木村貞行稱岡衛門　貝賀友信
稱彌左衛門　大高忠雄稱源五　岡島常樹稱八十衛門

武林隆重稱唯七　倉橋武幸稱傳助　村松重直
稱喜兵衛　子秀直稱三太夫　杉野次房稱十平次　勝田武
堯稱新左衛門　前原宗房稱伊介　矢頭教兼稱衛門七
死年十八　神崎則休稱與五郎　茅野常成稱和助　橫
川宗利稱勘平　三村包常稱次郎左衛門

本朝武林傳卷第七目錄

毛利大江氏 與於平城天皇 本末

本朝武林傳卷第七之上

毛利　大江氏

毛利陸奥守大江元就者其先出自平城天皇天皇生阿保親王親王生本主稱備中守其子音人此人博古通今且得歌道與菅爲清和天皇之師範任文章博士稱江相公是也音人生千古千古亦爲宇多帝師範千古子稱維時醍醐天皇令維時遣異邦以需於軍術書維時延長元年癸未五月解纜渉歷千万里滄海彌千數百日程漂着明星岸先以砂金五万兩獻國王又以五万兩與龍

及將軍請以傳軍術之蘊與異邦君則命龍取將軍授六韜三略及軍勝之圖說九軍八陣等維時謝辭帝及將軍而登舟還本邦時朱雀院承平四年甲午春也當帝感悅自深震筆加制解之辭其後經數十歲天曆九年夏村上帝之御宇以此書傳於六孫王源經基且加以制解百箇條維時六世孫苗大納言大江匡房奉後冷泉院勅治曆四年二月十五日同十月十八日之兩日於八幡宮神前授之伊豫守源賴義陸奥守源義家父子其後白河院承曆二年三月十二日義家再授之匡房徹倭漢之

書傳且好作歌詠載在編集者若干矣匡房四代苗裔稱廣元爲因幡陸奥等之大守歷事源賴朝賴家實朝三代之將軍而有勳功曾賴朝置評定衆者七人廣元爲其列隨一也謀事無大小無不相與文治二年賜肥後國山本庄是義經行家叛之時廣元謀始終之事無纖芥之一失皆符合焉稱其功也後落髮號覺阿嘉祿元年六月卒春秋八十三歲

廣元生秀元始稱毛利毛利時居住相州毛利故以爲氏左近將監安藝介此時領藝州內秀元六代之後孫號備中守師親後稱元春至其支流之末族又有日元春者蓋追慕其功績乎　曾義詮將

軍之時建武中石州之佳人三隅入道叛時師親此時稱小太郎高橋九郎左衛門高橋備後爲三好之一族爲江之川先登顯勇譽者也從其歷數十歲應安七年源義滿將軍爲菊池追伐渡九州先至藝州毛利之一族大膳大夫匡時同越後守直衡麻原兵部大輔實平中島左馬介忠廣等勠力於官軍而防義滿之軍遂戰負以所其領地賜師親是大江家嫡且今日離一族而勵忠功賞先君之時之軍忠也　師親四代之後胤稱熈元號備中守嘉吉中武田大膳大夫信賢浸略嚴島社領是乃以義教將軍命也神官等忿激而已及合戰義教

爲赤松滿祐被弑義勝任將軍義勝亦隨先君之意以社領地賜武田義勝翌日墮馬而薨(嘉吉三年也)將軍薨去之故返獻義勝之印數日之後信賢嬰病而卒時之人皆謂神明之罰也至義政將軍之時賜武田信國信國康正二年三月五日帥五千余騎發藝州佐西之櫻尾神官僧侶相議而催六百人據櫻尾城(城主佐伯元近武田監親春也)武田雖圍攻之甚急城中將兵相共一心而防禦之信國圍城徒彌日月而已時同國之住人毛利備中守凞元在京師聞之相從一族等來救武田且攻城嚴重也城

主佐伯元近衞將監拒守之益盛也隣境徹候大內左京大夫教弘以二万余騎之軍士忽來救親春之急難(親春爲教弘之聟也)信國凞元等失利解圍退凞元有男子稱治部少輔豊元豊元生弘元(弘元或作就)弘元有二男嫡號與元二男稱元就興元雖生一男(幸松)僅八歳而死至此時毛利數世之系嗣已將斷絕老臣等相議而以使元就繼家祿元就爲人倜儻而不羈有將帥才國內令行風靡遠境又敢附其威信而名馳四方(元就先是於多治比僅領三百貫地然)以其女嫁宍戶安藝守守隆(宍戶者藤氏而實者源賴朝之弟宍戶四郎左衞門尉知家之後胤也)　天文九年雲州尼子經久與元就及確執或時經久帥軍馬圍元就於多治比川相戰經久敗走尼子毛利鋒楯之始也尼子佐佐木之一族鹽冶判官高貞之苗裔也此時武威揮于近境恐服之者多矣元就始屬彼旗下經久疑之元就知之終不相和而遊從大內義隆經久怒之及圍元就於居城(吉田西北山也)大內別將陶尾張守晴賢爲援兵尼子敗潰走于本國

天文十一年春大內義隆自帥大軍出于雲州圍尼子之富田壘陶尾張守晴賢毛利元就相從城

堅固而不拔大內軍解圍退城兵出要之時元就爲殿故尼子軍不能追之今日元就功大也此時義隆之猶子新助戰死(義隆曾以土佐一條殿之子爲猶子)元就時時往周防國山口諫義隆知陶尾張守懷虎狼之心蟄於藝州吉田城伺其變陶終叛弑義隆毛利之家嫡隆元(元就之嫡男也)聞之欲追討於晴賢先致状於廣橋中納言國光卿達　叡聞其辭曰

請早誅伐逆臣晴賢隆世等致鎭西平均状

右謹而言上抑今御治世之德化曜古今是眞因於三綱五常之德也雖然近年逆臣執天下

之權柄忽廢朝憲四海激浪惱震襟因茲前大
内太宰大貳義隆興隆王法爲朝家傾忠心盡
正義輔佐王威于茲有晴賢隆世二人之逆臣
懷虎狼之心弑義隆而奪國家剰横行隣國恣
振逆威誰豈不惡之矣無道之甚千古未聞八
逆罪者乾坤且所不容其身也日月尚不照不
孝之者山川無載無禮之臣隆元雖爲孤弱早
被下勅命者追罰晴賢隆世以下之逆徒欲致
鎭西静謐之功偹無他事誠惶誠恐謹言

毛利備中守大江隆元

天文廿二年極月十五日

廣橋中納言殿

主上叡感不少則拜賜綸旨曰
立道守義者忠臣列士之功也撲逆撥國者武
臣之節也于茲有二人之逆臣號晴賢隆世已
爲其臣殺義隆振逆威前代未聞也因茲隆元
隆景正頼吞正兵之勇請擧義兵之旗誠豪傑
之志叡感不斜早運逆徒誅伐之策可致天下
太平之功者可爲旋意者也者綸旨如此仍執
達如件

天文廿三年正月十三日

弘治元年陶尾州入道全姜於久島戰隆元等無
利入永興寺集散走之軍士與老臣相議周防國
住人江良彈正左衛門與細謂曰夫軍以用間爲
要孫子十三篇中論五間尤諄諄焉於是遂使天
野右衛門入道慶庵爲間諜以遣毛利之國内語
其臣平佐源七郎曰吾爲晴賢被嫌疑而令得放
幸足下相議尚兵請願乖惨心源七郎告元就元
就召慶庵曰吾子降吾來誠堪悦欲聞全姜軍畧
之詳慶庵答曰晴賢前月之敗戰以來軍士日減

今君師大軍以襲之得大利必矣元就曰出軍挑
戰非吾心陶親臣江良丹後守有舊好渠潜通書
音有全姜入道可弑害之約爲其賞許與防州印
然前日戰未見其志是疑渠等父子之奸謀漏顯
之故乎吾子令私往防州合心於江良父子可誅
晴賢義長之兩將賞祿可任乞而已唯恐陶一家
渡嚴島搆要害矣此島從往古死殺戒尤深令吾
破古禁以行殺戮冥罰何可遁乎是吾軍所患也
陶不攄此處計在吾子心術而已慶庵辭言審告
晴賢晴賢怒召江良丹後守同彥三郎父子於現

珀院誅之（丹後守江良彈正與細舍弟也）其後晴賢不知計策已渉嚴島構要害元就乘數百艘至彼島圍攻全姜全姜拒戰不利敗走上舟漂浪毛利軍卒募行全姜終於舟中自殺元就遂平治長門周防之兩國大友義長亦於長州自殺

義長大友義鎮二男有欲領大内之家族志故屬陶氏今遇此害

元就隆元追討陶氏一家爲其勲功賜大内所領入箇國時永祿三年正月也此時海内大亂武家禁裡共衰之於是正親町院無御即位料元就調

獻之叡感不少賜菊桐御紋且元就叙任從四位上陸奥太守息男隆元任大膳大夫（陸奥守大膳大夫共先祖廣元官也）又往二條營謁將軍義輝柳營賞其功賜錦直垂曰向來西國鎮定之謀畧不可忽也元就父子揮麾揚之譽皈本國再來毛利施勢於九國二島其後備前守喜多直家乞和元就赴雲州張陣於島根以與尼子右衛門佐晴久挑戰然從吉田劄檄到來曰豐後大友圖攻豐前國門司城（毛利領内之城）城主仁保常陸介隆康守禦之強堅也雖然因無援兵城殆危矣元就使吉川駿河守元春（元就

之二男也）留守洗合之砦相從于大膳大夫隆元左衛門佐隆景宍戸安藝守等速跋渉豐前門司長州豐州之山上海岸無不入遂大友解圍去毛利軍追之此時大友宗麟暗夜單騎而經間道赴豐後路茲毛利之別將石見國住人有福屋越中守隆久者急進及宗麟隆久問其名答曰宗麟隆久許之不及害

昔年隆久爲大内大貳將殞命時宗麟諫大内救於福屋令今報謝其恩惠

然尼子晴久卒去息男三郎四郎義久相繼防戰

未休故永祿五年遣勅使（三寶院僧正義堯也）以毛利尼子和平之儀元就無勅答勅使空皈

聞者尼子晴久以備後國住人和智又九郎豐郷毒殺于毛利之嫡子隆元元就憤激未解故今如此

永祿六年尼子義久全倫久兄弟帥三方余騎出雲州馬潟原毛利昨日攻拔白鹿城今日憩人馬之勞朝睡未醒軍食未炊諸士周章吉川小早川與雲州之將馬木彦右衛門尉高成川添美作守常重相戰隆景之軍向危時金吾勵諸軍揮鼓力

戰於是馬木川添軍士或討或走兩將又單騎而
敗走終戰死尼子之勇將山中鹿之介幸盛師二千
百余騎不避戰場地自討敵兵七人因渠勇猛大
將免急難
永祿九年丙寅八月毛利又帥大軍來割分其兵
或斷粮道或塞援兵之通路遠圍城速無攻之計
於是尼子力盡粮減城兵亦分散九月上旬僅持
富田一城因山中鹿之介諫言同十一月二日入
山下小院成薙髮染衣之姿改名於天山瑞閑來
于益田玄蕃允元廣吉見大藏太輔廣頼陣兩將

捕之贈元就之本陣洗合義久就下雖和若虎道
三乞嚴骨元就謁義久從容而謂曰勢減術盡而
降于敵陣不無其道於藝州之内可與一歩地終
倡吾國其後尼子之末葉孫四郎勝久同弟助四
郎通久（兩將者義久伯父也）先年雲州富田城陷之後藏身
於山林幽谷窶姿於土木草衣伺時運至然今聞
毛利發軍於九州集舊恩散兵其拔群者山中鹿
之介幸盛也尼子旧領之地和宗山末石高田志
賀等之諸城皆雖毛利家臣持之此時城主等從
元就至于九國老若殘兵雖防之不能敵大軍城

陷勝久兄弟暫揮武威於雲周之兩國其後據雲
州富部城粮鹽已盡向危時乞助力於信長信長
不果小早川金吾見敵之飢渴贈粮鹽及酒肴於
是敵暫至慰疲勞然長無據城以防敵之術山中
鹿之介廻計畧開粮道城兵漸得氣力然終無信
長之援兵之來城兵逐日疲勞粮食已盡小早川
隆景急不欲攻拔之唯徒彌年月

本朝武林傳巻第七之下

毛利

永祿十二年毛利與大友及防戰先是永祿五年之夏正親町院遣勅使以大友毛利和平之事前將軍光源院（名義輝法名道圓）又及此事然大友左衛門督入道宗麟召募于九國二島之將帥應渠招者若干豐前國三岳城主長野修理亮一族筑前國之住人立花彌十郎統虎同國之住人高橋右金吾入道紹雲等各據其城以防毛利軍奧州元就憑怒遠至豐前攻三岳城既而陷從夫赴筑前國攻立花城（城主立花彌十郎統虎高橋紹雲之實子而爲立花道雪之猶子紹雲居城有太宰府）高橋紹雲勵軍卒防之時大友宗麟帥三万余騎來救立花城

此時大友遣將軍曰毛利陸奧守元就伐大内揮威於九國二島不從吾者私伐之從者賞之故中國九州擾亂今賜毛利追討之書伐之以長致九國太平之功因茲將軍賜書龍造寺松浦秋月等以救立花城者也

時從藝州羽檄來曰大友太郎左衛門輝廣入於周防國將繼大内家系侵略國中（時元就陣赤間關）元就聞之急進總軍均圖攻立花城城主立花統虎高橋紹雲乞降元就省之贈豐後國立花城留守坂新五左衛門元祐浦兵部少輔宗春吾赴周防國大友太郎左衛門輝廣與大内陣營于氷上山圖攻鴻峯城（毛利持城）元就爲後援與輝廣戰輝廣敗走渉海將赴于豐後國同國多多良濱卿人防之又歸據茶臼山要害（茶臼山在佐波郡）時伊豫國河野備前守宇喜多直家來相戰輝廣終戰死茲尼子勝久通久據富田部城雖待信長於援兵信長曾無其心六月十二日薄暮大江元就有病危急之告陣中騷動依之小早川左金吾隆景偕從近臣四五騎潜出新山馳至藝州吉田早禮厚幣招國手雖加醫治針術不應卒時元龜元年六月十四日也（春秋七十五歲）元就及啓手足時召隆景遺囑曰吾逝去之後必以微運身勿欲施武威於天下當要唯清鎮中國十箇國之討是知分之常而傳榮於後葉之術也吉川元春治山陰道汝治兩筑及豐前可也且輝元（隆元之一男元就之嫡孫）幼若間汝繼箕裘然後輝元及壯年宜讓其國家隆景堅守遺戒故家國安定也矣

永祿九年之春元就在千島根洗合之陣營之
時醫師雖知苦院道三相從元就夜話曰吾從
今至二十六年比欲揚旗於天下汝者本朝之名
醫而療可知吾壽命否乎道三曰把平生診千
公之常經之脉五年之後辛未年爲大陰溼土
六月上旬必感溼土之氣當有逝去愼戒保養
之術千方十一存乎乃編書一卷授之號雲陣
茶話
元就有數子嫡男隆元（備中守 大膳大夫）先父卒二男吉
川元春（駿河守）三男小早川隆景（左衛門佐）四男元清（伊豫

守）是甲斐守秀元之父也始輝元無實子以秀元
爲猶子後生秀就故秀元割千領地
尼子兄弟聞元就之死去乘此虛欲戰得勝利決
矣同十九日開四門衝出相戰兩軍或戰死或被
創者幾許而勝敗未決城中終根鹽盡同二十八
日及深更二將微服潛行出城壘敵知之追來山
中幸盛防戰兩將終得遁去涉于隱岐國幸盛入
伯州末石城致書於信長乞援兵毛利別將吉川
元長帥三方余兵圍之幸盛出城力戰而僅雖得
勝利城兵微且無援兵之來幸盛與衆相議佯降

敵吉川元長感深勇謀宥其罪且贈尾高庄（伯州）德
地庄（防州）幸盛降以來山陰道如元屬毛利勝久遁
久蟄居隱岐國日夜報讎之志無怠休毛利聞之
令遂可伐之羽翼已生可有後殃山中幸盛傳聞
之飛羽檄於隱州茲有杉原播磨守盛重者守禦
於伯州之關門捕幸盛之檄使推問之不勝其責
審語於密計又出其謀書藏笠之中依之早可誅幸
盛割遣軍卒幸盛察之託其妻子於龜井武藏守
（龜井爲幸盛甥此時龜井相從其女孫入京師隱也）其身潛出奔於高尾城
赴但州又致書於勝久通久尼子兄弟終出隱州

幸盛相共從蟄居于濃州岐阜
天正之始義昭將軍爲信長戰負沉落于西國至
備後國鞆津使上野中務太輔柳沢監物兩人遣
小早川金吾隆景曰助於警戒之力隆景不辭翌
日往至鞆謁柳營義昭獻馬糧米等築城使吉
見氏杉氏之二將警衛之大坂門跡致使於將軍
日信長帥大軍數月圍城壘粮鹽已盡待助力之
惠而已依之談隆景隆景命村上彈正景廣同源
三郎武滿同三郎兵衛尉景親同備前守景盛等
欲入粮數數百石於大坂城九鬼右馬允間鍋氏

沼野氏寺田氏在于港口拒之於是大戰終毛利之諸將得利入粮於城中　天正六年信長築掎一城於播磨國佐用郡上月以入尼子勝以全之遂以及山中幸盛扞留西國出軍且阻隔將軍歸洛之路隆景聞之帥軍急攻之城已陷尼子兄弟終授首天正六年五月廿九日山中幸盛懷報讎之志潛雖出城於備中國河部川戰死不遂其志

愚按山中幸盛勇謀絶倫或出奇計以救万卒或佯降以欺敵至死日劓殺於數人

於是尼子一族悉滅中國始安定也　同年別所小三郎長治叛秀吉入於三木城以通心於毛利輝元至是輝元使吉川駿河守元春小早川左衛門佐隆景令宇喜多直家之兵爲長治之後援凡其兵可五六万長治持城已二年天正八年正月城陷長治之一族皆自殺　同九年六月秀吉帥師至因幡國攻鳥取城城將山名豊國法名禪高吉川式部少輔隆以森下出羽入道中村對馬守春次等守城堅固也且山名豊國豫通心於秀吉而出城吉川森下中村猶固守焉秀吉列構諸營於城邊日夜攻之毛利輝元欲加援兵而不果城

中衰困且至根朱實之餓死滿城於是吉川以下三將自刎助士卒命　同十年三月秀吉帥師至備中攻冠城城陷又攻高松城城將清水長左衛門尉拒之毛利輝元使難波傳兵衛近松左衛門率二千兵來救之秀吉於城邊三里之間築堤以河水谷水灌浸之逾月堤水旋四邊城迫急難五月小早川隆景吉川元春率五百騎候察于敵軍之形勢俗日中物見陣于釋迦峯不動嵩其後輝元自率三万軍兵來與隆景元春同營城中見之而喜然堤水泓澄而不得相通其後信長之援兵三万五千許來集救秀吉輝元欲援高松城不能而城將清水氏自刎城陷　同年六月二日長谷川宗仁馳使於秀吉曰昨二日之朝信長信忠爲惟任日向守遭弑秀吉聞之悽然驚先是輝元乞和秀吉聞信長之變而始欲結和儀已而元春隆景之使者又來秀吉謂信長之變其終得不漏乎即謂其使者曰信長公爲光秀被弑而毛利和儀之約不可變乎汝等先皈可問輝元使者皈輝元集元春隆景等評議或有不察是非而無些言者或有還軍於藝州察時勢者時隆景進曰信長之遇害

皆秀吉之不幸也然彼上京討平光秀則其勢熾
然誰能禦之而今變約則秀吉之愁恨徹骨髓然
則毛利家之亡滅不可疑矣且秀吉之爲人有智
有勇有武術有大度加若人不得起鴻業則孰能
作之耶當此時弥結和親弔信長之死則秀吉之
喜不可測焉若如此則毛利家之興榮傳于不朽
矣輝元元春然之
愚按隆景爲人也聰明而能明辨于事若此時
不容隆景於折辨而属于衆議國家殆可危矣
隆景一生行跡無有纖芥之一失且温寛而有

仁徳事君上有貞節可謂賢良不覊之人也
衆僉纈則使内藤越前守廣俊來于秀吉之營而
弔信長之死且以蜂須賀彦右衛門尉正勝言於
秀吉曰信長假雖被弑而和親其不可變輝元及
元春隆景對秀吉不可有踈濶之情而已秀吉又
對于毛利家不可失提挈互通盟誓乞鉄炮五百
挺弓百張旗三十本於輝元發勤高松赴洛陽於
是山陰道偃兵革始安平也秀吉後賞輝元賜七
箇國叙任從三位中納言而入于天下之大老列
文禄中發軍於朝鮮之時隆景秀元往彼境顯

勇功秀吉賜感牒其辭曰
今度漢南李郎那頤郎那兩將軍引率百万騎
之軍兵朝鮮爲極急難俄然出張各及難儀揔
軍勢周章騒動評定區區之處其方爲先勢挑
合戰即時切崩唐人之首三万八千余級討捕
唐人敗北仕之由從備前中納言註進之趣被
聞届候小早川立花吉川以下古今之至剛武
功不希于今候其方雖爲若年下知無比類被
思召候殊蔚山加藤主計籠城之砌後詰數万
之軍勢引迴兩度之働神妙候弥可忠節候猶

歸朝之節叙任可被加御褒美者也仍感状如
件

文祿四年　秀吉
二月二十八日
毛利右京大夫殿

歸朝之後秀吉賞隆景賜筑前國任中納言慶長
二年六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二歳）無實子秀吉之猶子
以秀秋讓國家（秀秋木下肥後守家定之子秀吉養之家定秀吉之室之兄也）
慶長五年石田託秀頼之命招諸將率相輝元暫
應彼招雖出軍於濃州因徳永法印諫言通志於

大神君不赴軍場　或曰吉川侍從廣家（元春之三男兄元長早世故廣家繼吉川家）長東正家其心臆而見漁火乃至敗北謂吾軍終不利故諫輝元通心於東軍焉三成行長等伏誅之後減五箇國賜周防長門之兩國　元和元年之役甲斐守秀元奉鈞命攻城討捕敵兵一百八　公感悅其後輝元致仕（落髮號宗瑞）嫡男秀就繼家國任長門守（秀就未生之前養伊豫守元清之男秀元以爲子秀就出生而割祿與秀元）慶長五年十月任侍從寛永三年任少將慶安四年卒（春秋五十四歳）其男大膳大夫綱廣承繼家國任拾遺誠累代鴻烈之豪家也

本朝武林傳巻第八目錄

池田清和源氏　上中下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之上

池田　源家

池田者清和源氏也源頼光五代之孫苗號瀧口泰政始稱池田右馬允傳曰其後苗攝州住人池田九郎某養河内新判官楠正行之遺腹之子以嗣其家系是稱池田十郎教正後改兵庫介至柳營義滿之時顯勇名其子称佐正佐正生池田六郎再來相續称池田池田紀伊守恒利攝州之人也自幼事將軍源義晴万松院後遷居于尾州以娶江州池田某女是室他日為信長乳母故賜濃州永良庄

有一子稱恒興後改信輝法名勝入恒興初名勝三郎其為人也勇謀抜群有武將器依為信長乳母子事備後守織田信秀嘗改撃星崎之壘時軍功抜群也信秀賞之賜諱之字改信輝　弘治三年正月織田勘十郎信行信長舍弟再有叛心柴田勝家至清洲告信長信長称病使村井長門守告其母曰我將死當以家國讓信行母則告信行信行馳至清洲入信長寢所信長豫謀使勇士三人殺信行誤斬不能斬之信行走入母閨池田勝三郎信輝在廊下組信行而刺殺之先是弘治元年四月清洲

之城主織田彦五郎拒命信長於海津戰時池田信輝討敵得其首　永祿元年七月信長浮野合戰信輝大有勇功　後年信長與飯尾戰于名古屋時先隊已敗軍信輝集敗散之兵全軍敗或書云池田信輝初寓佐佐木修理大夫義秀後事信長永祿三年五月七日織田信長遣書弁使于江州佐佐木義秀其辞曰駿州今川義元以數万騎近日可上洛之由其聞候信長雖為微弱欲阻拒其道願預援兵者寔可為生前面目佐佐木集一族議此事後藤但馬守言曰遣尾州援兵之

將池田勝三郎前田右馬頭可乎義秀然之翌九日黎明兩將帥二千三百騎出軍於尾陽同十二日池田前田之兩將飛羽檄於江州告曰今月八日九日兩日今川義元三州吉田岡崎迄上洛近邊放火今日至三尾之境川着陣之由傳承候近日織田家三州表出張可有之由候先今川上洛之道々可被防旨織田家諸旗頭等分置之所々以一書言上

一　丹家臧　水埜帶刀　山口　海老之丞　柘植玄番

右之人數三百四十三騎

一善照寺城　佐久間右衛門尉同左京亮
右之人數四百五十騎　其余畧之
五月十一日卯上刻　池田勝三郎
馬淵伊賀守殿　前田右馬頭
目加多攝津守殿　乾兵庫之介
後藤但馬守殿
同十四日以書告之其辞曰今十三日今川義元
巳尾參之大高沓掛兩城攻抜其外自義元入置
人數之覺

一笠寺城　葛山播磨守岡部五郎兵衛三浦左
馬介飯尾豊前守淺井小四郎澤田掃部介今
川中務丞凡七將所帥軍卒八千騎
五月十三日午刻　池田勝三郎
馬淵伊賀守殿　前田右馬頭
目加多攝津守殿　乾兵庫之介
後藤但馬守殿
同廿日三將又以檄告事其辞今十七日今川義
元尾州愛智郡沓掛城着陣翌十八日酉刻大高
城兵兵粮等入納可攻鷲津丸根之兩城相決之
由佐久間告信長之間織田家出軍于彼地候江
州之援兵可爲右隊中處唯今急出軍畢恐惶謹
言
五月十九日卯上刻　池田勝三郎
馬淵伊賀守殿　前田右馬頭
目加多攝津守殿　乾兵庫之介
後藤但馬守殿
同廿一日未之刻羽檄至于江州池田前田二將
告事之書也其辞曰　今十九日同廿日合戰事

一織田家今十九日卯刻發清洲城旗本勢一千
二百余騎左備江州援兵前田右馬頭池田勝
三郎右備織田大隅守同四郎次郎前備織田
造酒丞岩室長門守長谷川橋之助佐脇藤八
兵衛山口飛彈守加藤采女同弥三郎河尻右
馬允全與兵衛簗田出羽守等也
一手合之一戰佐佐隼人千秋四郎太夫戰死至
酉刻岩室長門守戰吾軍八百三十騎戰死事
一今朝味方守禦城鷲津丸根兩城落去仕候事
織田家因失利告諸將曰今夜迎今川家陣山

後掠討之衆然之
一吾軍作二隊子刻潜入義元陣頭敵驚走於是得大利
一翌朝未明討捕義元初服部小平太討義元處毛利新助來討之依之有先後之爭難決故信長終不出證文
一織田家近習侍下方九郎左衛門搦捕今川家同朋林阿弥林阿弥相識者記以獻之
一久野半内　義元之姪也
一江原実作守　旗奉行

一神原宮内少輔　義元之伯父
一吉田武藏守　軍奉行
一岡部甲斐守　左備大將
一藤枝伊賀守　前備大將
一島田左近進　義元近習
一阿部藤内左衛門　右同斷
一三浦左馬介　旗頭
一淺井小四郎　義元妹聟
一葛山播磨守　旗奉行
一飯尾豊前守　尾州浪人

一澤田長門守　江州浪人
一岡部五郎兵衛　近習頭
一乾安房守　旗頭
一岡部十兵衛　近習
一上和田雲平　小姓
一今井主馬介　甲州浪人
一江尻民部少輔　義元一族
一相良角内左衛門　近習
一伊豆權守　鎗奉行義元之師
一平岩十之丞　近習

一平川左兵衛　江州浪人
一福原主税介　物頭列
一長瀬吉兵衛　平岩兄
右之外侍分五百八十三騎雜兵三千九百十人討捕申候
一江州援兵之内山田十兵衛尉弓削田左内上月兵部被重創今日戌刻相果候此外被創者二百七十二人也此旨宜有言上恐惶謹言

五月二十日　池田勝三郎
前田左馬介

後藤但馬守殿
進藤山城守殿
目加多攝津守殿

同二十五日所遣尾州援兵前田右馬頭兼利皈至江陽甲賀七人衆亦同皈信長使織田造酒丞至江陽曰今度以援兵之力代捕義元幸慶不可勝言且又曰池田勝三郎軍功不少隣境騷亂之間暫留令爲援兵幸甚義秀報之曰勝三郎任足下意而已依之勝三郎長爲織田家重臣

愚按池田信輝少年時或大學織田信秀者或有初事佐々木義秀後事信長者兩説未詳孰考年暦勝三郎信輝殺織田信行之年弘治三年正月也信輝爲援兵往信長者永祿三年五月也弘治二年改元爲永祿元年殆似齟齬也事信秀者恐非乎未知孰是故姑記管見備考覧

本朝武林傳巻第八之中

池田

永祿五年五月信長至西美濃放火于卿邑攝要害於洲俣使織田勘解由左衞門居之美濃國主齋藤龍興謂今度數日行潦河水是漲信長不能救之乃使其臣牧野牛之助稻葉又右衞門尉攻洲俣砦信長不屑河水馳馬越川救之與濃州兵會戰於輕海織田勘解由左衞門戰死池田信輝勵衆揮鼓來進敵將稻葉又右衞門亦麾衆進來佐佐内藏介曰指揮於他兵進者必將帥也當討捕之將揚鞭馳鍛伏稻葉池田曰佐佐取其首佐佐又曰池田取其首互相讓不果時柴田權六來終取稻葉首獻信長且不漏于其事詳告之信長感賞之　元龜元年信長使池田信輝柴田勝家木下秀吉等攻手筒山城朝倉所領之城城則潰所討捕首數二千三百七十級也　同年淺井誅伐之時先陣酒井右近二陣池田信輝也　天正九年十一月信長使秀吉及池田勝九郎之助信輝嫡男後改紀伊守伐淡路國安宅木河內守之由良城安宅木衞盡降之助攜安宅木至江州安土使謁信長

安宅木者三好一族

天正十二年織田信雄與秀吉及
鉾楯之時信雄遣使于池田勝入森武藏守長一
請援兵先是秀吉使尾藤甚右衛門懇陳禮辭勝
入猶豫未決謂片桐半左衛門曰吾受信長之厚
寵有日今欲援信雄如何片桐曰固其重義所也
不足擬焉時伊木清兵衛進曰吾聞秀吉行事可
謂天下之大器者矣唯請從秀吉焉若從秀吉則
身全國家寧後榮傳于不朽也若從信雄則身殆
國家危假雖守義而不如與國君其熟察之勝入
心猶首尾兩端也已秀吉遣津田隼人言勝入曰

足下其可鎮美濃尾張二州無敢以疑焉且贈盟
誓之書伊木頻勸之依之勝入終屬秀吉片桐半
左衛門嘲哂之曰背義理正吾於勝入有慙然矣
伊木笑曰方不知國家於存亡取義者是知小而
不知大也可謂伉俠徒乎已而森長一屬秀吉
大神君帥師至尾州清洲語信雄曰秀吉若來則
吾必能拒之足下勿勞心信雄雀躍不可言尾州
犬山城者信雄之臣中川勘右衛門守之中川赴
勢州長島城而將飯池尻平左衛門殺中川池尻
又死故犬山城無守將勝入聞之招犬山里人而

詢事勝入及之助并兵攻犬山城城終陷父子進
至小牧山放火於郷邑飯時　公與信雄在清洲
遙聞小牧邊有火而曰是必勝入也則率兵而進
勝入已退故空飯　大神君又率兵赴犬山邊見
武藏守長一陣羽黒使酒井左衛門尉忠次及奧
平美作守信昌松平紀伊守家信等五千人與長
一戰乘勝急討之長一軍敗走池田父子稻葉伊
豫守其男右京亮遠藤氏等聞長一之敗而欲進
戰　公見之則引兵而返勝入等又退兵時榊原
康政請以小牧山爲陣所　公許之信雄又在小

營山且修繕清水外山村宇田津村等之砦又築
小幡[illegible]使諸兵守之秀吉馳尺素尾藤甚右衛
門謂敵兵假雖欲挑戰而其必勿出兵矣且池田
勝入森長一僉是矜其武名以侮敵兵汝可固止
之秀吉既發大垣赴犬山其兵十二万五千余也
營于犬山率諸將至于樂田羽黒邊戰小牧山多
列營其近邊山野皆無不敵陣池田勝入集家臣
相議曰敵兵太半在小牧山吾想三州其可爲空
國耶伺此時便潛兵亂入三州使國中諸邑罹兵
燹之患則小牧之敵營驚而敗亡如指掌乎吾欲

議之秀吉再曹謂何衆僉齊聲稱善勝入即往犬山謂秀吉曰此事若遲滯過一二日則不成兵秀吉熟思曰可也吾子明日至東三河爲此事速班師而揚兩旗於篠木柏井使兵守之屢夜襲敵國則敵必惑亂兵且尾州半可屬我也噫汝勝入勿侮敵勿不整列而進勝入乃皈秀吉使增田長盛右衛門尉傳令曰池田勝入進兵於三州三好秀次其兵一方堀秀政久太郎其兵五千又各出兵以救勝入可隨勝入指揮也又遣使于勝入父子數制示森長一三好秀次堀秀政各率兵至篠木柏井將入三州時篠木人馳告於小牧山　大神君聞之以酒井忠次石川康政本多忠勝留守小牧山乃使大須賀康高五郎左衛門榊原康政本多康重彦次郎水野忠重惣兵衛丹羽氏次勘助爲先陣發小牧至長久手邊其兵四千余人又使本多廣孝豐後守迎龍泉寺邊伺察敵形情勝入等攻丹羽勘助氏次之居城岩崎壘丹羽次郎介勘介弟拒之勝入急攻之次郎介戰死城即陷　大神君已至小幡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本多康重水野忠重丹羽氏次與三好秀次相戰大破之秀次狼狽遁走康高康政

等乘勝追之至長久手秀次臣田中久兵衛來干堀秀政馬前曰秀次唯今與敵兵戰而大失勝利言未既秀政瞋眼大叱曰汝何其言之愚乎我恐汝非爲告軍事於余而來之唯遁走至此耳田中懼然而無言少焉敵兵直進急討田中軍田中曰我聞秀次而後戰軍兵大笑然田中終不能戰而遁走堀秀政整兵而待時康高康政追秀次一里余又與秀政相遇秀政以兵橫進其軍鋒甚鋭康高康政等不能勝御家人等爭鋒本多康重彦次郎苦戰被七創已而秀政兵又離散乃退至樂田時池田勝入全之功森長一揮鼓來進時　大神君率龍臣井伊直政万千代後号兵部少輔等兵四千人出於長久手巽方之山分兵爲三列積弩亂發火炮擬飛池田森之軍壞潰森武藏守長一麾軍先衆而進時炮中長一之眉間即死諸軍大乱勝入兵士又多離散馳人於堀秀政曰使復來戰秀政不至勝入不得奈之何勝入臣秋田加兵衛梶浦兵七郎片桐與三郎竹村小平太見勝入之危而皆與直政兵力戰而死永井傳八郎直勝後号右近太夫上杯作尚生年二十二歲自執鎗與勝入接戰終得其首時穿

藤彦兵衛直次（後號帶刀）討池田紀伊守之助得其首
池田丹波守力戰見勝入之助之戰死而殘卒悉
敗走於是　大神君信雄合兵追敵斬首甚多已
而凱旋　勝入有男女八子嫡紀伊守之助（與父於長久手戰死）
二男三左衛門尉輝政（初名古新）三男備中守長
吉四男河内守長政（輝政爲家臣）其外皆女子也一女
森武藏守長一室其次關白秀次室其次山崎左
馬亮室其次淺野紀伊守幸長室也子男各有將
帥器芳聲鳴于當世　山崎之室者勇力拔羣而
容貌豐盈也故常蹤膈不睦且潛置妾於別閨以

寵之本妻知之嫉妬曾慶長五年石田叛時山崎
雖通志於　大神君以病惱危急故不能供奉與
州石田出法令欲入諸將之妻子於城中故山崎
之室又知法令欲入之山崎語之於其室室曰君
平日疎吾厚寵其妾今及艱難之時以吾充之
吾有何快以從之哉幸以寵妾可入于城中若
不聞我言所爲此事與君同死是吾意也執其手
入深閨胥節如摧斷乃山崎須從其言於是放去
其後驟遂還三州（三左衛門居吉田城）室改稱天久院或時
有人振一尺刀來伺天久院閨左右男女驚走時
天久院揮長刀以向彼男急接彼男終蹶踣欲退
天久院馳討之得其首時人大驚歎之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之下

池田

天正八年三月二日信長攻攝州花隈城時勝九郎之助（後號紀伊守）生年十七歲古新輝政十五歲兄弟共從勝入來攻城兄弟各討敵得其首令日池田一族之軍功莫大也信長授賜勝入于攝州（內領）因花隈尼崎之二城有　慶長五年石田三成叛時三左衛門尉輝政舍弟備中守長吉從後塵赴于奥州因群臣之詠先征濃州之劇徒福島正則（左衛門大夫）爲先鋒池田輝政督摠軍是　大神君之緣家且以

有將帥之度量也

傳曰曾輝政娶　公女君昏姻之時面接永井右近太夫直勝謂曰於長久手戰場得聞父勝入戰死之形勢幸也永井直勝述其實輝政告　公曰討知勝入勇將者其秩祿鮮是非賞功之薄哉　公感其言愚謂輝政八英才雄略志氣出群蓋亂世爲常也昨日敵今日味方不可以討怨冒爭鋒討人之爲父兄者既而和親之日有其子弟與之結刎頸之交本是以自忿非殺其父者也蓋慓悍之人以忿人殺於父則不戴天讎也大可笑既討軍將名卒則盡禮義而贈答其首當忌回則祭其於靈魂是則武家正道之作法也

輝政八月二十二日卯刻發軍赴濃州相從將淺野左京大夫幸長山內對馬守一豐有馬玄蕃頭頼則一柳監物等也岐阜城主織田秀信（中將信忠子也）集衆曰敵既聞至川田之渡口來進圖攻城則吾軍必不利不如出軍戰川手村闘摩堂邊是所謂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也爾曹思知何衆僉可之終發軍相從者佐藤才次郎（髙井城主）木造兵庫助

（一万千石）百百越前守（五千石）飯沼十左衛門（三千百石）凡帥六百騎加弓鳥銃卒一千余輩馳至新加納邊偏川陣爲援兵所三成遣將者川瀬左馬允樫原彥右衛門赤江四郎兵衛白井孫太夫磯野平三郎等六千余輩也輝政察敵軍形情謂諸將曰敵已來向渉川相戰可得勝利不渉而退避敵必渉川逐來然則吾軍危矣家臣曰連日秋雨霏霏河水拍岸浸浸難容易渡若強渉則失勝利乎輝政復言曰夫大軍一心而渉川免危難且渉川者氣勢熾盛也被渉川者氣勢怯衰也故從往年渡川戰

而得利者即是也終渡川激水却而平卒而無溺死者一柳監物直末迴敵軍之背敵驚走津田藤右衛門其子藤三郎百百越前守自率途返來挑戰一柳家臣大塚權大夫討津田權右衛門得其首飯沼勘平馳討大塚得其首時池田備中守長吉終討飯沼得其首他日賞長吉　大神君賜感書於松山城（在備中國）輝政於川田軍得大利已圖攻岐阜城（先時輝政馳人告之諸將僉驚遽戌刻發起催兵馳至岐阜城）茲福島正則登築出上令士卒放火於民屋輝政及備中守長吉阻碍于放火迴桑原出長柄川邊從山上攻

追放火于城中而最初入城先樹旌旗以示之城中將津田藤三郎守瑞龍寺砦樫原彥右衛門父子守東尾崎西方河瀬左馬允守之輝政從木曾路攻入淺野幸長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等攻瑞龍寺砦淺野家臣箕浦新右衛門淺野彥十郎原傳三郎林小左衛門進戰彥十郎一番乘入城中淺野善太郎伊東入郎左衛門同又兵衛力戰死敵將樫原彥右衛門（石田之臣）勵衆苦戰死淺野幸長得其首時樫原左近聞父戰死潛行而去人謗其怯弱木造兵庫諫秀信和親已成而開城去池田敬

憐秀信厚是曾以有君臣之禮故也後入高野山翌年病死于山上茲長束大藏太輔正長濃州軍敗潰之後馳將皈于居城（江州水口）途中而會山岡道阿弥道阿弥又皈于居城太島居已而締兵大挑戰而正長敗走不能皈水口蟄居于櫻井谷（在江州内）　公使池田長吉（備中守）龜井茲政（武藏守）殺長束兄第（大藏弟號東伊賀守）長兩將往違　鈞命長束家臣奧村左馬介西川兵庫頭從容而揖兩將言曰兄弟自殺不可移刻又曰水口城内金銀刀劍珍器積巨万器以此書撿之言終伊賀守先兄自殺大藏出

庭上揖兩將且述其勞而後自殺其臣奧村左馬介將殉死則以短刀鍛其腹時池田家臣武藤掃部瀧川織部奪其刀壓入所出之膓加療養後其創愈他日寺沢志摩守招之（授千石之采邑）兩將封匣二人首往水口城發庫藏撿之黃金千枚白銀三百貫目長短刀劍凡一千許　公悉賞賜備中守長吉　輝政於濃州其軍功因拔群賞賜備前播磨淡路慶長十八年癸丑正月廿五日卒（時春秋五十歲參議從五位下）同六月六日以安藤對馬守重陳使輝政采地分賜其三子（播磨授嫡男利隆備前授二男忠繼淡路授三男忠雄也）武藏

守利隆母中川瀬兵衛清秀女左衛門督忠繼官內少輔忠雄等母　公之姫君也　忠繼生伏見城童名號藤松五歲而初謁　太神君時賜短刀（吉光）且命曰宜准吾子　將軍家又賜短刀十歲時於御前加首服（後任侍從）賜諱字及短刀（正宗）　慶長十九年役出軍於攝州十月六日左衛門督忠繼追城兵之番船破之軍功大也　翌年春罹疱瘡之病卒無男子（此時母堂又病疱瘡卒去）　忠雄生播州姫路七歲之時　將軍家於御前加首服號新太郎賜馬并刀劍其爲人也温良貞實而有節他日舍兄利

隆罹疱瘡將死時忠雄欲代其命經日病痊兄弟共勇健也人僉感称之　慶長十九年從　公出軍於攝州十月二十九日攻破城兵砦忠雄之兵士横川次太夫箕浦右近各討捕剛敵他日達台聞賜黃金　嫡男利隆慶長十九年役出軍有功勞同年十二月朔日利隆忠繼等放火燒焉北而使敵惑亂之同二十二日利隆又侵曁平城邊獻生虜三十人利隆軍忠尤莫大也利隆卒後忠雄移于備前是以備前西國中國之要樞地也後年忠雄卒後其子光仲（相模守）因爲幼少新太郎光

政移備前相模守光仲移因州鳥取城忠雄舍弟數人石見守輝澄左京太夫政輝右近太夫輝興其余皆爲光政光仲等臣　利隆男光政（號新太郎任少將）將學儒道慕聖則且鴻生多來集故國中從德化　輝澄生數子嫡子虎之介早世次男政直（號松平能登守）三男右京早世　四男政武（號松平久米介）五男爲釋門號寶巖院（在武州東叡山中）　六男政齊（池田庄右衛門）　長吉有五男子嫡長幸（備中守）二男長貞（主水正輝政臣）三男長政（縫殿守利隆之臣）　四男長賴（豐後守）季子長治（帯刀是今帯刀祖也）長幸有子嫡男長常（出雲守）二男修理亮其外之末

族悉不遑記故略之

本朝武林傳卷第九之十目錄

本朝武林傳卷第九

井伊　藤原

井伊氏出自藤原冬嗣公七代孫裔稱共資始遷住遠州鄕村共資無子養共保以為嗣子傳曰共保者一條院御宇從井中出現之人也遠州井谷八幡宮瑞籬傍有神田田頭有御手洗井神主正月元日午刻社參忽有赤子從井中化現其兒容貌美麗而眼睛瑩為神主以為是所八幡宮與吾也再拜終抱兒以皈宅而鞠育之逐日踰月生長已及七歲之時領主備中守藤原共資見之

其兒儀狀淵懿而知不常人謂神主曰吾雖有女子無男子幸與我養以欲令嗣家祿神主諾之至十五歲名共保則以女嫁之及壯年器量超過常人勇武獨步万人近卿悉恐服其威信且尊以君臣之義待之後孫備中太守因為養父氏號藤原自井中出生故以井桁為旌幕之紋井傍有橘一樹神主因以橘為兒産衣之紋因之至今以橘為衣服之紋也其所出生井至今存焉　共保生共家共家十二代末葉孫直平（信濃守）直平生二子嫡直宗（井伊宮内少輔）二男直滿（彦次郎改信濃守）直宗如前代居

井谷以仕今川家　永祿三年今川義元與信長戰於尾州桶狹戰死直宗同義元苦戰死無子以直親嗣其家直親者直滿子而為直盛從弟也先是直盛以直滿子直親有嗣其家之約然老臣有小野和泉守者不肯之而還譖義元義元信之招直滿於駿府害之（時天文十三年甲辰）肥後守直親又有遁志於　大神君信長之流言氏真忿之將害殺直親時有新野左馬介者（氏真門葉）與直親為刎頸之友諫氏真曰彼非有叛心者請明糺其虚實可乎氏真諾直親曰信長不戴天之讐也吾何黨彼乎

於是氏真止之直親直至懸川欲陳朝比奈備中守（朝比奈在懸川城於誅直親朝比奈有為先隊之命）途而偶相逢朝比奈不論是非討之（時永祿五年十二月也）肥後守直親有幼稚男二歲新野左馬介以其母嫁松平源次郎（此時松平氏）二歲兒為源次郎養親其兒如實子而撫育之及成長孫直政（万千代後兵部少輔）近仕　大神君寵遇渥曾直政之為人也雄俊率義而有重任之器無不從于戰野干攻城毎戰不能無軍功也

天正十二年信雄與秀吉戰尾州於長久手時　大神君為援信雄使井伊直政率兵四千出軍干

長久手之巽方山上割軍作三隊積聚亂發火炮頻飛池田森軍壞潰森武藏守長一麾軍先衆而進時炮中長一之眉間即死諸軍大亂勝入兵士又多離散馳入堀秀政而使復來戰秀政不至勝入不得奈之何勝入臣秋田加兵衛梶浦兵七郎片桐與三郎竹村小平太見勝入之危而皆與直政兵苦戰而死永井傳八郎直勝（時二十二歳）接勝入得取其首時安藤彦兵衛直次討池田之助（勝入嫡男）得其首見二將之戰死諸軍狼狽而敗走直政今日軍功不可勝言而已　天正十四年秀吉質于

大廳遣岡崎以請　公之上京　公使井伊直政本多重次（作左）守大廳于岡崎而赴京師直政重次警衛大廳積薪柴於其屋傍其後大廳歸一日謂秀吉曰直政重次於吾楚辛難苦不忘其心秀吉向衆感称直政為其君用心切也　公使直政上京以謝之秀吉喜之以石川伯耆守康昌（石川元來大神君世臣今仕秀吉）為相伴直政嫌其不義而竟一日終不通一言其後秀吉賜茶又以石川爲伴直政猶不交一語謂彼是人向歡心者也背累代之君而屬秀吉不義悖謬實武人所大惡也目者耳者皆

笑伯耆守塞口之恥而歎直政之有砥節豪氣矣

同十八年秀吉伐北條氏政全氏直之時　大神君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赴相州玉縄城諭北條左衛門大夫氏勝降秀吉其言及三度氏勝終降　慶長五年七月爲發軍於奥州　將軍家同十九日發于幕府　大神君同二十一日發軍同二十八日往陣野州小山　將軍家宇守都宮於是有濃州劇賊蜂起之告　大樹來會小山而集群臣相議時井伊直政進曰罷于會津誅伐而征伐石田之謀然乎其故仙臺有政

宗山形有最上義光越後有堀秀政是皆通志於吾軍以不恐景勝勇威者也諸將皆称善　而公然之又使直政本多忠勝言諸將曰關西大亂今有欲黨石田者可任其意吾不咎之各緘口無出言者福島正則黒田長政前席曰臣等全無貳其余將皆言盡軍忠於是同二十八日發軍於濃州直政又從之淺野幸長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等進攻圍瑞龍寺砦終拔之已而關原合戰敗潰而島津兵庫頭義弘卒五千余輩歷土岐多羅尾之險將敗我國直政蒙　鈞命携薩摩守忠吉卿（將軍家御舍弟）

旂軍屯見島津軍之敗頻放鳥銃直政自執鎗入于敵中鍛殺十余輩被創於數箇所忠吉卿自討敵被創於肱今日兩將勇武大絕倫也　兩公感悅不少（忠吉卿結為直政聟之約）已而　公設胡牀於高行之地踞居之賞賜今日之武功有差時直政携來忠吉卿共謁　公見兩將之刃傷自出藥賜直政并戴而退　同年　將軍家賜井伊直政于江州佐和山城食采地十五万石其後直政言　大樹曰爲佐和山之城也不險之地也新宜築城於同國彥根之地　幕下許之　直政之二男直孝嗣

同十九年十二月四日石川肥後守康勝持口之櫓失火越前軍見之涉隍登塀井伊直孝松平利常兵爭擊進先登城將真田左衛門尉幸村伊木七郎右衛門遠雄嚴密拒之　公命安藤帶刀直次以令制之已而吾軍退死傷之者殆數百人直孝先隊木俣右京進等深進被創同月二十四日夜直孝謁　大神君時本多正純安藤直次土井利勝等言　公曰直孝此行勵戰忠用心拔于諸將　公感悅不少日直孝速皈彥根宜撫治吾采地直孝已皈

元和元年五月六日木村長門守重成之先隊出河州若江井伊直孝進兵挑戰重成之軍鋒甚銳直孝兵有敗走色時直孝進先登麾衆擊木村軍之右隊木村勵士卒猶來進隊下勇士河崎和泉大塚波多野年禮等殆數輩皆死重成千馬前直孝自執鎗衝殺敵兵忿激破之重成不避其地而戰死（直孝之臣安藤長三郎得其首）其外首級得數百今度直孝軍功拔群故賜書其辭畧曰（元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云云）此時賞賜五万石本知合二十万石也　直孝雖爲庶流勇武絕倫且其兄右近大夫直勝無治國家之量故直

孝嗣其家祿

或曰直孝少時欲仕　將軍家屢請父直政直政不許自出武府就伊達政宗達之　大樹公許令得仕

直政卒後以安中州采地五万石賜右近直勝以十五万石賜直孝直勝爲伯耆守直武之祖也直孝有四男子嫡靫負直滋二男直寬（辨之介）三男直縫（靭負）四男直澄（介龜之）直滋有故薙染而入禪林再不出直寬病身而不堪務世事直縫先父早世故末子直澄嗣家祿直孝曾言直澄曰向來若

無男子以内匠直細子可令繼家祿故直澄如其意而以直春爲子與家祿而已當世食三十五方石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之上

藤堂　藤家

藤堂高虎　與右衛門　者藤原姓也管見未詳父號虎高　源助　至高虎始勃興而起家

自古創業起家者不可挍量所謂漢高起於沛邑傳說勃於傳岩然而非盛德茂才獨歩于當世者苟不能作之人以為天理之自然也甚不信愚觀高虎一生履歷多過常人不可不称美焉

高虎為人也英才秀逸而有將帥之大器且勇謀

抜群而廉節也曾少時遊事秀長　大和大納言　秀長依秀吉命攻播州三木城　別所小三郎長治所拠城　時高虎從往而進先登驟勇功　後年但馬國人一揆作亂秀長代之高虎馳入敵陣討一揆渠帥富安者得其首残卒狼狽而退入營門以拒之高虎潛入敵陣營以獨欲虜為將帥者敵兵隔垣鍛高虎高虎覆不撓以所着之羽織拭所粘鎗之血故敵以為非人再不顧而去而後高虎揚聲曰敵入營中不知之乎一揆等驚出欲擒之高虎討向者一人以得其首敵避易高虎終皈吾陣秀長感賞賜三千石

於是勇武之名顯四方　天正七年羽柴秀吉承信長命赴西國長曾我部親泰援阿波國一宮城以皈　親泰者元親弟　秀長圍攻之為一宮城也山溪嵯峩而夫不可攀九折幽邃而夫不可并肩也苟以力戦不可抜圍以徒弥日而已高虎一夜脱鎧伴家臣一人　服部竹助　潜杖戟縁葛漸着城塀下以伺城内敵疑有人放鳥銃恰如雨脚中高虎之胸間然其勢弱而不至貫徹服部携扶之皈陣營秀長甚感賞其後城中術計盡而降故解圍去　秀長絶城也

同十一年秀吉伐柴田勝家之時高虎於江州志

津嶽討勇兵一人得其首　勇兵者佐久間盛政從兵　秀吉大感賞命秀長令加賜一千七百石采地　後年秀長領紀伊大和之兩州時又加増五千石　叙任從五位下佐渡守　紀州一揆之時藤堂佐渡守青木紀伊守等征伐之其將湯川直時終降故悉不至討之而班軍　秀吉欲伐島津義久發軍於九國之時先於日向國挑戰島津中書討宮部善祥房之陣宮部及危難高虎揚鞭馳來戰救宮部且追散競來敵大得勝利秀吉見之命秀長曰如藤堂勇將又不嘗得常厚待之可也令加賜一万石　都領二万石

文祿中秀吉遣軍於朝鮮之時佐渡守高虎帥其兵二千輩渡海

傳曰毋軍時聞秀長卒去則改形薙髮染衣而登高野山拈拾千香花以長欲事秀長靈影秀吉愛其英才勇謀強令還俗更賜七方石之采地再遣朝鮮

慶長二年日本之諸將再調大軍入朝鮮國朝鮮見日本之大軍渡至而大驚李昖亦創往年之敗亾速率后妃王子奔海州數從臣等亦皆遷遁于遠境朝鮮之軍卒於唐島調戰艤數百艘而欲拒

日本之兵也藤堂高虎脇坂安治欲討破之乃相共議遣使於加藤左馬介嘉明曰我軍欲討取唐島戰艤卿又先可來此而嘉明未至高虎其家臣與藤堂新七郎深夜潛乘小舟求敵船之在處於山陰灣曲之所得其舟放鳥銃敵騷劇新七郎頻放鳥銃數百於是敵去舟終敗走脇坂安治速來救高虎嘉明聞之驚愕急進其從兵漸相逐而行高虎又自帥兵已至唐島麾衆大戰多取敵船安治從兵戰死者不少嘉明馳來見一大艨艦列而擧戈以待我兵嘉明飛入敵船獨身力戰手斬殺數人敵欲討嘉明嘉明挫權七郎及從兵又攻入縱捕其舟於是敵船多退我軍終討之嘉明恐彼輩之欺吾且欲誇其武威故又向一船時嘉明躍而落海抱舳而躍上若戰又捕其舟矢中嘉明之股血流甚而不顧鍋島信濃守勝茂見之勞之嘉明曰我又取舟其勇氣凜凜焉已各皈以裁書而告京師記其軍功貶高虎曰今日先登之功我耳嘉明進出按劍睨視曰佐渡守何言哉今若出一言則我必一刀急試以決之而已舟師之捷不我在乎其忿眼如炬高虎又大怒而既爲及事坐中皆

和解之左右翼蔽不令高虎敢言故無事而止後日相儀曰高虎尤一番乘捕敵船不可疑則監察七人爲其證贈書簡其辭曰

去十五日之夜於唐島切捕番船之支貴殿一番無其疑猶秀吉公江旲可申上爲其如斯恐惶謹言

七月二十三日

熊谷内藏允
垣見和泉守
早川主馬首
竹中　源助

藤堂佐渡守殿

毛利民部少輔
太田飛騨守
福原右馬介

高虎使家臣藤堂太郎左衛門乗舟告秀吉于日本八月二十一日到着伏見城秀吉召太郎左衛門直聞召于事感賞賜書其辞曰

七月二十三日之書状并同名太郎左衛門指越番舟切取候様子上具被聞召届候其調議可有之思召處御推量之通抽粉骨之由神妙思召候弥先之儀入情各以相談上働等可

申付候隙明候而仕置等之儀各見計可然處令普請在番衆可置候度々如被遣仰候大明之人数自然自朝鮮表五六日路此方罷出候者可令註進急度被成御渡海被討果大明国迄可被仰付尚同名太郎左衛門御直被仰聞候也

八月廿一日　秀吉御朱印

藤堂佐渡守殿

高虎朝鮮軍功世人詳少知之者故今悉記證文以使人知之而已

慶長三年秀吉薨去以後諸将之心不一或有黨于石田三成者或有親　大神君者故伏見街中往来騒擾昼夜不静至此時高虎尚専寄心於大神君　慶長四年正月十九日　公被枉玉輿於有馬法印之第有馬倒屣拜待之盡佳肴珍味而饗應及歡回列侯皆合驩時藤堂高虎忽然而来向于　公耳語去　公則起席去満座之賓客皆出門去無知其故者亦來流言嘩又前田利家訪　大神君於伏見城坐定而後利家言于　神君曰此地也為我不便而為敵便也請速遷居於向

島可乎　大神君諾利家還駕焉　同三月十一日　公為訪利家之第廻玉輿然而有一箇之駕輿路次在人皆疑之高虎出來言　大神君曰吾潜恐亂臣在路徑願乘臣輿臣又指尊輿是欺敵之一術而已　大神君可之感之終代駕乗至利家第及其黄昏枉駕於高虎中島第逗此二夜三日饗應盡善盡美興遊又不可言高虎此第也四方皆有水流淼淼焉不唯有不意之備又更有風情之樂　公安心而留滯至數日而已伺此時石田三成小西行長相議欲圍襲藤堂第又恐池

田輝政黑田長政福島正則細川忠興堀尾吉晴
加藤嘉明等豪傑在彼第以守護于　公故終不
東同十三日還駕前驅榊原康政後驅井伊直政
也同十九日移于向島新邸
此亭也地方二町隍壘深高而其險有同天府
諸邦趨之候伯滿席門前之輿馬絡繹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之下

藤堂

慶長五年　大神君發軍于奧州之時佐渡守高
虎同男宮内少輔高負供奉其後高虎赴濃州諸
將皆總萩原川圍岐阜城時高虎曰逐人之後塵
以圖岐阜城似無其計策乎今應石田定爲援岐
阜之急難還進軍乎然則向卿渡來乎各在于此
以待敵軍來至而決戰乎如何衆僉可之已有人
告曰敵至卿渡也時黑田長政藤堂高虎田中兵
部等揚鞭馳馬於卿渡涉川爭進敵要長政於河

中長政不屑於河中討渡邊新助得其首（渡邊石田ノ勇將）
高虎長政并兵刀戰終敵敗走入大垣城時高虎
召家臣池田忠兵衛曰汝速至東武言岐阜城屠
拔忠兵衛并日倍道揚鞭八月二十八日至江都
則召池田賜黄金仰曰藤堂忠勲今更不可言不
違小山約速有此告且軍之嘉瑞也汝以此報池
田謹奉　鈞命退出
公所謂小山約者　大神君爲景勝征伐發軍
於小山時佐渡守言曰今防遏濃州之先鋒之
將皆是太閤秀吉恩顧之隨士而今秀頼輔弼

之沱臣也不可無遠慮也願臣愚在彼地察其
擧動而及時之宜以羽檄可告之其時宜勤貫
嶌尚薨愚息宮内少輔高貞以示無貳　公可
之感之
池田歸傳　鈞命而　大神君自帥大軍來諸將
益勵勇氣時有瑞雲寺僧某者獻甘大柹一籠
公喜且祝之曰方今大柹入吾掌內（柹與柿訓相同）以采
地十石寄彼寺且曰永代宜須知之寺僧雀躍而
飯茲陽坂安治朽木元綱小川土佐守赤座久兵
衞等有反心加吾軍於是東軍益氣勢向大谷軍

競進藤堂高虎麾衆揮鼓而進其家從藤堂式部
須知九兵衞松宮彥九衞門同馬之介等拔羣戰
大谷先隊大谷大學木下山城守等雖苦戰高虎
之隊將不屑揚聲進大谷隊不利以敗走刑部少
輔終戰死其臣湯淺五助以刑部首包羽織瘞
泥中而後馳入大軍中力戰高虎臣藤堂仁右衞
門討之得其首高虎大喜告　大神君　公曰彼
舀勃欲辱而勇名者也然否高虎曰如　公言
公又曰仁右衞門若年而討勇猛卒向來尚有聊
哉時（仁右衞門）十八歲又池田伊豫守雖屬大谷軍失利敗

走終入高野山高虎則乞一命宥如其罪焉九月
二十七日石田等敗潰之後增田右衞門尉於遂
高野山彼居城郡山（和州）留守之臣渡邊勘兵衞田
中筒之助兩人守禦之（本壘田中守之第二渡邊守之）　大神君
使藤堂高虎池田長吉赴郡山城兩將帥五千余
輩至彼地先遣使曰開城去渡邊曰中日當城之
主右衞門尉託兩人使守禦之無右衞門尉眞筆
之證文不能從　鈞命於是兩將飛羽檄以達大
坂（時大神君在大坂之二之壘云）　公又馳人命增田增田贈兩
臣以開城去之自書渡邊見之開城去於是渡邊

勇名達朝野渡邊昔年事中村式部少輔秀吉征
北條之時中村圍攻箱根山中城時渡邊進先登
顯勇武秀吉大感之今又以砥節感人心高虎招
之恩賞厚賜二万石采地後年大坂攻城之時又
討敵兵致勇名其後有故出藤堂家爾來終身不
率（或曰其子事福島正則配居後事本多家）田中潛以有脫妻子
而背忠義一生浪浪而暗跡矣殘黨族滅後
大神君曰藤堂佐渡守討大谷之前隊有大功加
藤嘉明討石田之前隊有大功故使兩將封賞伊
豫國（藤堂領今渡加藤領松山）　慶長十一年加封二十一方

二千石。同十四年高虎言。大神君曰。有國家
治平之一術。質諸將之妻子置東武可乎
大神君然之。高虎自倡我妻子來居尓來候伯出
妻子以質于東武。是全出於藤堂之胸臆之善計
也。世從其法而至今。同十六年使高虎赴肥後
國。是加藤清正卒去。其男忠廣幼若。故爲監察也
翌年之春正月十五日飯駿城。謁時獻肥州圖備
于上覽。公甚翫愛之。慶長十九年高虎又奉先
鋒。乃十月二十六日發軍。同二十九日進軍於攝
州住吉。其日紀州賊兵新宮左馬介出泉州堺。將

攻坂城。朝霧濃厚而物色不分。故敵雖過於陣前
高虎不知之。遥隔後聞之。俄雖逐之不及。高虎切
齒忿激。當此時人皆謂。藤堂乃故太閤之恩遇厚
者也。今對秀頼雖爲敵。不忍拒之願命。他親近之
將令爲先鋒乎。公曰。不然。藤堂無貳也。吾能識
之金。非嫌疑者。可謂大神君識人之鑑明瑩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有人來住吉。徘徊營外。守衛
之兵捕之問其故。欲是城中高虎陷間計之謀術
也。公則其者賜高虎。高虎嚴責之。悉載於白状
（其謀簡畧之　十月廿一日ト云云）翌年五月六日未明。城將木村長

門守重成出軍於若江表。相從輩山口左馬介内
藤新十郎木村主計頭等也。後陣長曾我部宮内
少輔盛親増田兵太夫等也。長曾我部盛親揮鼓
驅兵於矢尾堤。高虎先鋒渡邊勘兵衛進渉大和
川挑戰。藤堂將藤堂仁右衛門同勘解由同新七
等亦趁戰地。殞命。藤堂玄蕃戰死。同式部被重創
高虎左右將討死。雖然敗潰中軍挨破長曾我部
先隊追北數百歩。盛親僅免死入城中。木村増田
等於所々戰死。此時藤堂軍功尤莫太也。依之新
舊合賜三十二万九百二十石采地。（御感状畧之）

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叙四品。寛永二年十一月
十九日任侍從。同三年八月十九日任左近衛少
將。同七年十月五日卒。春秋七十五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一之十五目録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一

鍋島 龍造寺　　藤原

肥前國龍造寺鍋島者元一家而大織冠之後裔也其稱龍造寺者出自俵藤太秀郷（鎮守府将軍）秀郷生千常（鎮守府将軍）千常生文脩（鎮守府将軍）文脩生文行（左衛門尉利仁女婿）文行有二子嫡號公光（相模守是龍造寺祖）二男稱脩行（近江守是鍋島之祖）公光生公清（伊豆守）公清有二男子嫡稱季清二男稱助清（左衛門尉從五位下）助清生家阿家阿生安季安季生家氏家氏生胤家（初稱龍造寺居肥前國佐賀郡）胤家有三男子嫡稱家貞二男爲僧侶三男稱家兼嗣其家督家兼有二男子嫡號家純（豐前守）二男稱家門（和泉守）以有武將之器相續家祿家門養其兄之家純之男周家（六郎二郎早世）以爲猶子周家生隆信（山城守）當此時九國大亂各懷自立之志或鬪以戰或據城以拒大友氏尤勢強大故其少弱之者多從屬彼　元龜元年午春大友宗麟雖招之不來服於是宗麟遣大軍攻龍造寺之居城隆信聞之使三男江上家種及元臣熊代氏兩將率多軍出川上（鄉名）之相戰筑後國高良山之行者率二千余輩援大友軍隆信之兩將雖力戰衆寡不

相敵敗走終入密開城密開爲地江水含西南深泥帶東北大友之軍徒圍之以待其虚弊而已隆信集衆相議曰吾軍守城雖嚴密彼援兵日成加吾將兵夜疲城傾覆在暫時而已不如乞和卒以屬待時勢終出質而和親成大友軍解圍去　天正中肥前國有馬城主修理太夫其領雖爲二十一万石封侯爲隆信屢被侵畧僅持島原一城此時隆信卒多軍圍島原城修理太夫出戰失利數回矣修理太夫集衆相議馳人於薩州請援兵島津義久終使其弟中務太輔家久及川上助七郎兩將率五千余輩爲援兵兩將歴肥後川尻赴島原先登雲仙山之巓直下敵陣其山野村里無不入而後下山出島原龍造寺聞之使其息男江上下總守家種率一万二千余騎爲先陣後陣隆信率三萬余人出軍江上家種勇力超過千人其名鳴于鎭西所着鎧以鐵五分厚鍊之力長四尺八寸腰着長二尺六寸持樫木棒（長一丈二尺八角而以鉄入筋者也）力戰自當敵數回矣敵兵放矢炮雖數千不能貫徹家種平曽薩州之將勵衆力戰川上助七郎終戰死隆信又不避床机而戰死時天正十二年二月（廿四日春秋五十六）

歳隆信有男子稱政家（民部大輔・侍從）　天正十五年豐臣秀吉爲伐島津發軍于鎭西時政家屬其麾下與前田利長淺野長政木村常陸介等同向大隅國（將兵三千万）政家爲人懦弱而無將帥器故其世臣鍋島直茂專家政民部政家有子稱高房（駿河守）政家直茂（之三男）養之爲猶子高房男稱季明有故謫流陸奧會津於彼地卒（春秋六十三）有男子號主膳某依釣命爲本多能登守忠義之倍臣

稱鍋島者左衛門督文行二男自脩行（號近江守・近藤分）流脩行生行景（左衛門尉）行景生景親（河合田駿河守）景親生

景頼（武者所）景頼有二男嫡號能成（大友祖也）二男稱頼平（武藤大藏）頼平生資頼（鎭西奉行・筑前守）資頼生資能（豐前守・法名覺惠）資能生經資（豐前守・少貳）經資生盛經（筑前守・法名崇恩）盛經生貞經（筑前守・少貳妙恩）此人後醍醐天皇之時建武中背宮軍從武家捨弱附強者數回與菊池肥後守相戰有年後年朝權衰微而尊氏見有并呑勢焉從屬武家長至經其家系六子號頼尚（筑後守）延元元年二月六日義貞正成殿家尊氏戰于攝州豐島河原大破之於是尊氏遁於筑州入宗像大宮司館（筑前國宗像郡田島村）大宰少貳頼尚來從焉　應安七年源義滿將軍爲征伐菊池肥後守武政發軍於九州菊池職員携西征將軍歸肥後國此時島津伊東原田秋月等皆背菊池從將軍於是義滿月向賜伊東筑前肥前賜少貳頼尚豐後賜大友長門豐前賜大内義弘

頼尚生三子嫡稱頼澄（越後守・或作隆之字）二男冬資三男直資（戰死）頼澄生冬覺（初名九・筑後守）冬覺生貞頼（太宰少貳）貞頼生資嗣資嗣生直資（肥前守・太宰少貳）直資生嘉頼（少貳）是時（法名）當此時威武盛大也故爲鎭西奉行職

嘉吉年中太宰少貳嘉頼勢減潛居于壹岐對馬

兩國之間伺時運忽聞赤松滿祐弑將軍（義教普廣院）殿乃九國欲侵略舊國肥前自率六千余輩陣于筑前太宰府時大内介教弘受將軍之命攻之嘉頼戰敗遁筑前遁肥前教弘領少貳之舊地嘉頼欲復國再起兵教弘逐討殺其將兵嘉頼終赴對馬嘉頼生教頼（太宰少貳）從父教居對州多年矣　文明元年細川右京太夫勝元馳人于筑紫曰令乘此際所領大内之豐前筑前等須剽畧之此時山名與細川爭權義政早世其子以義尚爲將軍細川勝元以下諸侯會尊崇之山名宗全以下大名扶

義敗父弟義視以欲仰將軍時近江國住人多賀豊後守高忠率兵來欲援勝元又大内之筑紫奉行有二尾加賀守者謀叛應勝元招此伺虛弊少貳教頼出於對馬國發軍於筑前其比筑前守護代爲五郎弘房曾相國寺合戰戰死其子越前守弘護幼若也（僅十五歲）故少貳暫雖振勇武於豊筑之間終戰負又赴對州　教頼生政資　永正三年二月下旬召募舊臣以揚義兵于筑前國太宰府相從者筑紫上野介資方麻生與次郎元貞哀政資衰寃待時勢今應其招來從

恩發此時將軍義植蟄居周防國吉敷郷大内介義興崇仰之不失昔年禮

大内義興聞之謂衆曰從前年與彼戰無不勝然吾憐渠而不忍絶拔于葉根故今又如此何恐彼軍事自率二万三千余騎浮舟赴筑前國先鋒杉十郎興致也少貳政資集諸將相謀曰大内之軍遠渡海上來憊軍幕未張軍食未炊人馬未休是當討之秋也率三千余騎進軍大内之先陣見之驚放矢砲戰於是少貳兵士死傷之者若干也暫退據同國高祖城（筑前在怡土郡）大内介義興陣于長門國赤間關其間相去二十里許聞敵與杉興政之軍相挑義興率二万余騎不日赴筑前國攻圍高祖城少貳政資拒之嚴密也一日撤兵開門出戰大内佯爲不敵退避少貳逐之急大内誘引我便地而忽進來相戰於是少貳自執戈接敵被創士卒又狼狽而遁走遂大内小師有青景豊前守政則者（長州住人）率手下十余輩横進戰政則自討政資於馬上得其首至此時麻生筑紫之兩將又戰死　政資有弟繼經直經直生經房經房生茂尚（平右衛門名利忠）初稱鍋島茂尚生清房（駿河守法名剛意）清房生直茂（加賀守從五位）

下

文祿中豊臣秀吉朝鮮征伐時自率七千六百四十兵渡彼地攻晉州（晉州晉封于箕子其地也）時浮田黄門秀家鍋島直茂同軍與加藤清正黒田長政等之諸將軍功相等　直茂生勝茂（信濃守）　寛永十五年肥州島原卿民頑服邪蘇宗門樹黨叛國家之命時九州之諸大將出軍于島原勝茂又至彼處盡力大也世人皆識之嗟呼之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二

蜂須賀　源氏

蜂須賀正勝者古之所謂遊俠之徒（荀悦曰立氣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知其父祖則尾州蜂須賀之人也至于正勝始起家爲其質也勇氣拔群而輕生挑難解紛苟有消天下之大變器　永祿九年信長招集家臣謂曰吾數雖侵畧美濃而敵猶未畏服今構砦於川畔運奇計以欲平鎮美濃卿曹謂何衆僉然之信長又曰當以誰爲之守主乎衆皆緘口時召秀吉而問之秀吉曰這邊有豪士常以刀劍之

術當業者多矣而精兵亦或在其中於篠木柏井秣野秦川小幡守山根上（已上邨之名）等選集之分定其隊伍以置彼砦無乃可乎信長可之於秀吉書其姓名殆一千二百余人其尤拔類者則蜂須賀小六正勝也（後称右衛門號修理太夫）同氏又十郎稲田大炊介青山新七郎同小助河口久助長江半之烝加治閒隼人日比野六太夫松原内匠等是僉可以爲隊長者也凡騎歩五千人分之爲二而一隊者使蜂須賀正勝爲將帥可無其一隊之將則秀吉將之而已信長許之爾來於處處顯軍功漸勢至彊大（後領播州立野）　天正十二年瀧川左近將監一益柴田勝家（修理亮）滅亡之後潛居越前之僻地秀吉愛彼武名許而居伊勢國神戸一益聞秀吉與信雄紛兵乃遣使于尾州蟹江城主前田與十郎曰汝盡忠于秀吉若然則恩祿不少矣前田聽於是一益與九鬼嘉隆（右馬允）共乘舟入于蟹江城　大神君信雄共聞之即率兵往攻之酒井忠次榊原康政勵軍功一益力盡而降前田與十郎又降一益歸勢州甚耻之入京師又遁丹波焉秀吉聞蟹江之戰欲援瀧川等出大垣赴蟹江時一益已

開城秀吉怒歸京師　大神君又還遠州秀吉赴伊勢陳于津使蒲生氏郷守名穗生城蜂須賀正勝守桑名城信雄又屯于長島桑名十月二十日秀吉與信雄和平成　正勝生政家（小六阿波守後號蓬庵）生于尾州蜂須賀勇名與父并行　文祿中因秀吉命帥四千五百兵渡于朝鮮有軍功　慶長三年秀吉薨去時諸侯不相看悉分裂家政通心於　大神君故石田增田甚惡之　同五年石田叛時爲僉人忠於　大神君　家政生至鎮（長門守後称阿波守）慶長十九年之役軍功甚太也家臣稲田修理

同次郎兵衛此時十五歳　中村右近十二月十五日夜戰死　山田織部　樋口内藏介　岩田七左衛門　艨艟軍帥森甚五兵衛　同甚太夫等抽戰忠　於是雖爲倍臣辱賜感牒御太刀等　松平氏及淡路國賞賜至鎮　至鎮生忠英千松丸生阿波國德島城　元和九年九月十日蒙台命號阿波守　同日拜賜御一字　字忠之　忠英生二男立嫡稱光隆童名千松後阿波守　二男號至照飛彈守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三

山内　藤原

山内者藤原之姓也鎮守府將軍藤原秀卿九世後孫綱首藤左衛門尉親清親清生義通（刑部丞）初號山内義通生俊通（刑部丞）保元平治兩年之兵革屬源義朝之麾下大顯勇功俊通生二男子嫡經俊（右馬允）二男號俊綱兄弟皆近仕右大將家其枝葉繁疊諸邦稱山内者尤多　文明中慈照院殿（義政將軍）常德院殿（義尚將軍）之時有山内彌六左衛門藤原貞通同氏日向守盛通者近仕之後争及万國擾亂之世親族或戰死或離散而世家綠者少矣　天文中有但馬守藤原盛豐者（生丹波國）遷家於尾州事織田信長居黑田城弘治三年於尾張國岩倉戰死

傳云世山内家之紋黑白之一文字也中改三葉柏在丹波國時有軍事敵軍競來吾軍既及敗走時將自執鎗勵兵若戰時其神物爲敵損折偶傍有柏木取其枝以挿鍪再接戰忽得勝利顧柏葉僅其葉三余爾來爲祥爲家紋

盛豐生數子嫡號十郎某　弘治三年於尾州岩倉與父盛豐同戰死時十六歲　二男稱一豐初對馬守後改土佐守（生尾州）　第三男號康豐（山内修理亮）　天正十八年秀吉伐北條對馬守一豐相從攻其城　慶長五年三成叛起于群賊東西爲發軍於奧州　兩公陣下野國小山已而有三成發軍於濃州之告於是使伊井兵部少輔直政本多中務太輔忠勝言諸將曰今關西大亂多皆黨石田今有欲黨三成者可任其意吾不怨之諸將僉緘口無出言者福島左衛門太夫正則黑田甲斐守長政前席曰臣等全無貳心尚願許爲先鋒藤堂佐渡守高虎德永法印其外余將皆言盡軍忠又使山岡道阿彌岡江雪言諸將曰以誅奧州敵爲先耶又以誅濃州敵爲先耶從其撰而已諸將相議曰臣等妻子皆在大坂疾伐關西徒勇功倍東國乎　公可之遠州懸川城主山内一豐（天正十八年自秀吉賜六千石於今居此）前言大神君曰臣居城幸在路中開以獻之

大神君使諸將發軍于濃州命池田輝政淺野幸長堀尾信濃守忠氏山内一豐有馬玄蕃頭豐氏一柳監物直末從岐阜城北方攻廻（城主黄門秀信）城終潰秀信將自殺福島正則制止之使赴尾州後年

入高野山羅病卒　太神君感一豊之小山之忠言且岐阜攻城之功石田敗潰之後於土佐國加封二十四万石　一豊卒後無男子以弟修理康豊男忠義爲猶子讓家祿康豊曾仕織田信長七十七歳而病死　忠義（對馬守）　慶長十年始拜謁兩公于伏見城公養松平隱岐守定勝之女以嫁忠義此時拜賜勝力（備中包平）　慶長十五年從　將軍家賜松平氏及御一字（忠字）之　叙任從四位下土佐守　同十九年之役供奉與淺野長晟等戰功相等　忠義生三子嫡稱忠豊（對馬守）　二男號忠直（修理）

亮　三男一安（遠江守）　忠義明暦二年致仕忠豊兼繼其祿寛文九年致仕同年八月五日卒（春秋六十一歳）　其男土佐守豊昌承家祿豊昌弟修理亮忠直二十男稱豊前守一直仕　將軍家賜三千石采地万治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致仕其男次郎太夫繼家祿寛文十年中卒有男繼其家忠豊弟忠直（山内修理亮）割贈忠豊采地三万石寛文七年六月九日卒有男子稱豊直（右近大夫）忠直弟遠江守一安賜三千俵万治三年六月卒（春秋十五歳）無實子以弟式部爲猶子襲家祿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四

有馬　村上源氏

有馬者村上天皇後裔也天皇十世之孫稱赤松次郎則村（法名圓心）建武中顯軍功者大也有數子季子號律師則祐則祐近侍護良親王（大塔宮也）周流四方經紀州熊野之險赴吉野據其城以非守千平還其余物續不可牧舉詳建武記　則祐生五男子季子號師範（彌次郎）師範生義則（上總介大夫）義則生滿祐（左京大夫）（大膳大夫）　滿祐應永三十四年與一族赤松越後守持貞訟領地之事（義教將軍之時）滿祐所言

有雖無其理彼曾祖父則祐背宮軍屬尊氏挽白旗城以拒義貞軍其忠績不少故不忍責其罪而已然而嘉吉元年六月分滿祐之領地備前播磨美作并封赤松伊豆守貞村（持貞男也）實者削其地而與彼寵也而未果滿祐之子教祐聞之密語于滿祐滿祐深怨之二十四日滿祐謀請招待將軍家（義教公也）將軍家被枉玉輿於滿祐之第時催猿樂之遊與酒酣時滿祐放廐馬託騷動閉門伏兵忽發滿祐自屏後出弑將軍家（時將軍春秋四十八）座中驚遽相討不知所爲也死者多矣大內持世逾垣而出滿祐教祐（持世）奔于播州於是細川右京大夫持之大內持世等定策奉義勝爲主君（時僅八歲義教之男）使細川讃岐守持常赤松伊豆守貞村武田大膳大夫信賢爲大手大將山名右衛門督持豊（法名宗全）同修理大夫教清同相模守教之爲搦手大將發向播州攻白旗之城戰于蟹坂細川持常素與滿祐相善故遲爲先登不納他將之兵於國中同九月山名持豊及修理大夫相模守自搦手過大山口亂入播州燒圍滿祐城城兵拒之雖爲嚴重力盡城終陷十日滿祐自殺教祐逐竄踪跡

畏懼將軍此年行德政救貧窮禪僧惠鳳作德政論

教祐叔父所生之男有義祐者（出羽守）此時在繦緥之故不預與逆謀之事近臣懷抱之遁竄稍及長壯後領播州有馬郡因以爲氏　義祐生則秀（出羽守）則秀生澄則（刑部大輔）澄則生則景（與次郎法名清德）則景生重則（[illegible]守）後任播州三木郡滿田城重則生則頼（中務少輔法印）（兵部）則頼生播州三木城及此年築同國淡路城移徙娶細川右京大夫澄元之女　慶長四年正月十九日法印則頼招待　大神君於伏見

縱盡善美此時（大神君有隙）五奉行等與及忠燭井伊直政來
存開諍夢焉歸又藤堂高虎來談密議入深夜伏
見器劇與石田三成有欲奉襲　大神君之企然
有馬則賴黑田甲斐守長政福島左衛門大夫正
則池田三左衛門尉輝政藤堂佐渡守高虎森右
近大夫忠政等之豪傑守衛於　公故不能爲奈
之何而已　同五年之役從　大神君于下野小
山聞三成閑出軍於濃州告使諸將赴軍於關原
則賴又赴濃州九月十四日　大神君發野州進
陣於赤坂勝山三成之徒島左近出輕卒於株瀨

川放矢炮中村一角之軍（式部之子時幼少故式部ハ男中村彥右衛門率）
來軍將討之島左近伴敗走中村之軍追北十余町
已至大垣之城之近邊時左近之伏兵忽起追討
中村之軍於是一角之兵或戰死或遁走僉離散
此時東軍一色賴母竹田五兵衛原田等人數戰
死有馬豐氏（父法印則賴老衰故其男督軍也）横討之中村軍兵
殺氣勢逐軍挑戰再逐敵有馬之勇士有稻次右
近同半兵衛二人者半兵衛於株瀨川堤接花木
外記相戰得其首花木者石田之勇卒也（半兵衛後改壹
岐昌氏号有馬）右近又討敵得首級有馬此日勲功出于

諸將之上　大神君大賞之
憑按豐氏天正十八年役以後於尾州橫須賀
領三万三千石於丹波國福智山賜八万石
法印則賴慶長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時春秋八十余）法
印生男女數子長女有馬伯耆守妻（豐氏家臣）之第二
女渡瀨左衛門妻第三女石川和泉守妻（松平越前守家
臣）第四女中山中將室第五男玄蕃頭豐氏也第
六男九郎次郎則次早世季男子稱豐長（出雲守）豐
氏妻松平源七郎女也　大神君養之以嫁豐氏
（物也）大神君此時使本多中務大輔忠勝衞護于玉車

從門茶哥倍從之
憑按頃年尾州黃門姪以廣幡亞相女嫁有馬
賴元追舊例者歟
慶長十九年之役豐氏供奉有戰功元和元年之
役斬獲尤多依之同七年於筑後國久留米加封
二十一方石　寬永十四年肥前國一揆時西州
諸將其兵十二万餘人赴肥前國高木郡原城豐
氏又至于彼戰場攻圍之既城潰日豐氏兵早入
第二之壘討賊徒若午也此日黑田筑前守忠之
小將大音六左衛門久世半三郎諸軍進自大江

一旦乘入于本壘其勇離倫也細川越中守之軍自亂入于三壘其輕卒神佐左衛門接于城將天草四郎得其首戰功相並于黑田細川等將軍家尤賞之　同十九年九月晦日卒（春秋七十六歳）

寬氏有數子嫡稱忠卿（中務大輔母ハ松平源七郎之女）二男信堅（長門守早世）三男賴政（伯耆守）第四女ハ嫁鳥居淡路守季子女ハ小出修理大夫室忠卿因爲　大神君外孫　大神君自名之曰吉法師　慶長十六年九歳之時赴東武初拜謁　將軍家　同十八年命安藤對馬守重信於殿中加首服賜御一字（忠之字）

後号忠頼　承應四年三月二十日赴覲于東武之時病死于船中（春秋五十三歳）有四子第一稱頼利（松千代 畜番頭）母ハ西尾忠照女　二男頼光（源四郎 中務少輔）二女ハ者爲稲葉右京亮山内右近大夫妻　頼利寛文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十七歳）無嗣子因　鈞命其弟源四郎頼光繼家祿

恩被此時分一万石授于有馬伊豫守豊範忠頼初無實子養小出修理大夫吉重子以爲子是則豊範也以其妹子故如斯其後頼利出生令達　台聞割領地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五

保科　源氏

保科霜臺正則甚四郎筑前守井上掃部介源賴秀後裔也世居信濃國高井郡保科鄉故以保科爲氏當此時方邦四分八裂鼎沸人僉有自立志正則剽掠近境領其地者多後遷居同國伊奈郡高遠城有子號正俊甚四郎彈正改筑前守歷仕信玄勝賴二代干野戰干攻拔無不勳績詳甲陽記

俗傳自討敵者三十七度信玄勝賴之證文若干藏在家

天正十年信長及　大神君爲伐武田勝賴出軍使信忠將五万騎發岐阜向木曾口信長自將七万騎次向伊奈口又使金森五郎八長近率三千人向飛彈　大神君率三万騎出張駿州北條氏政將三万騎陣關東口通援兵於信忠進兵至信州勝賴將下條伊豆守信氏守伊奈城信氏族下條九兵衛密納河尻肥後守兵於城中信氏避去伊奈郡平先是勝賴使日向大和入道宗英守大島城保科彈正正俊守飯田城仁科五郎信盛勝賴之舍弟守高遠城於是勝賴使小幡因幡守波多野源左衛門救飯田城使武田逍遙軒信連安中七郎三郎小原丹後守依田能登守救大島城小山田備中守渡邊金太夫等救高遠城及聞小笠原掃部助信嶺下條九兵衛爲信忠之鄉導敵軍往往降者多丸山左衛門太夫信行武田上野介以下之諸將平日勝賴之惡暴戾僉降干　大神君軍前飯田城兵又馳城遁去城主彈正正俊終從服　大神君　天正十三年　大神君攻眞田安房守上田城時多皆遣甲州降從將所謂其將者保科彈正忠正俊岡部次郎右衛門長盛柴田七

九郎重政屋代越中守政信三枝平右衛門守勝等也又信州降從之將諏訪下條大草知久遠山等也正俊文祿二年癸巳卒時春秋八十三其子正直藏人肥前守彈正忠　慶長五年於信州高遠授三万石采地同六年卒春秋六十　正直有男女數子嫡號正光甚四郎肥後守二男彌[illegible]貞正重第三女子嫁黑田筑前守愚拔黑田氏室以下數子皆所生　大神君妹之者也

第四女嫁阿部攝津守第五男稱正貞甚四郎彈正忠第六女子小出大和守妻第七女子加藤式部少輔

妻季男子為北条右衛門大夫猶子以継其家禄改称光徳出羽守氏重肥後守正光無嗣子養将軍家秀忠公妾所生之男以為猶子譲家禄是肥後守正之也　寛永十三年於出羽山形賜二十万石同二十年加賜三万石遷任会津二十万石焉卒　正之有三男子嫡称長門守正頼先父早世（時明暦三年）二男正経（筑前守）三男正純（正市）先父卒（時寛文十一年）

正光弟正貞慶長二十年役与兄之正光不相善故加于本多出雲守忠朝陣列接敵被創顕勇功　大神君賞之召令得仕有二男子嫡男正景（越前守）二男称正英（正水）正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六之二十目錄

　卷第十六
佐竹清和源氏
　卷第十七
森氏清和源氏
　卷第十八
上杉藤原謙信本氏平姓　本末
　卷第十九
奥平村上源氏赤松
　卷第二十
榊原清和源氏仁木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六

佐竹　源氏

佐竹者清和源氏而新羅三郎義光之後也世々須常陸國佐竹庄因以爲氏義光三世孫稱隆義常陸介大田太郎曾治承比黨平家非頼朝傳曰治承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源頼朝爲追討小松羽林將入京師時千葉常胤三浦義澄等諫曰常陸國佐竹太郎義政及秀義隆義之男相率多軍以叛其父隆義從平氏在京師先平治東藩而後入關西則可乎頼朝領之故同月廿七日發軍于常陸國十一月四

日至常陸國衆僉謂佐竹武威振境外軍士滿國内俄不可討之自非出奇計焉能滅之於是廣常義澄實平等相議求欲降策義政終來服秀義者父四郎隆義在京師以保護平氏今不知其意故不能奈之何終據金砂城在常陸國以拒之義政者與廣常相伴來于大矢橋邊武衞悉退其家人招義政一人於橋中央令廣常殺之軍士傾首恐服矣其後爲代秀義遣將士所謂下河邊庄司行平土肥次郎實平和田太郎義盛土屋三郎宗遠佐佐木太郎定綱同三郎盛綱熊谷次郎直實平山武

者所季重等也其兵凡數千秀義高壘深隍而設防守之備以發矢石夫爲金砂地也孤嶺高秀而白雲常帶之我軍漸圍之在溪谷之間而仰之恰如天地相懸隔然自城上飛來矢石之勢倍尋常登非士者不可挍量一旦欲登之岩石尖峻而人馬失行歩依之吾軍徒費心腑而已同五日實平宗遠等馳使頼朝曰佐竹所守之壘其險非人力能所達之者更廻秘計可乎於是集耆老相議時廣常曰秀義叔父有佐竹藏人者智謀絕倫而貪慾又趨人厚有賜賞祿之命促誅秀義等之隱謀

乎今君許容此計則廣常往藏人之居宅以誘之而已頼朝然之廣常往述其事侍中喜倒履而出迎座定廣常言曰近日東國之親踈悉莫不來服于頼朝者秀義獨爲仇敵是何故乎足下雖爲骨肉黨其不義是又人所非者也早踈秀義領其遺跡可乎侍中從其言終爲嚮導倡廣常潛迴金砂城後作鬨聲其音殆充城中秀義及軍士等周章而失守禦之術脫出者多廣常益得氣力攻戰秀義遁逃晦跡同日廣常入秀義之城壘放火分賜其資財於軍卒等尚搜求秀義不知其所在或曰

入深山終赴陸奥花園塁七日廣常班軍于頼朝之旅䈐而述攻戰之形勢又頼朝許佐竹藏人降伏矣八日佐竹家人遁逃之者擬十許輩來頼朝言諸將曰有當挿害心之者察其形色而當定是之時有著紺直垂之士垂面而落涙甚問其故則曰思欲佐竹義政之横死而不堪其悲而已頼朝曰何當義政伏誅之時而不獲其命乎彼又曰如其時避家入而不許往其處義政獨至橋上終加誅吾曹依思後來事暫韜跡今又爲纍紲之身是雖不足報恩於泉下僅不忘勇士舍其元於溝壑一事而已彼又曰緩平氏誅伐之事減其門葉甚不可然今東國之將帥悉相從命者暫恐其勢不可相敵也滅其親屬而後其孫孫有誰以保護之不唯貽誹於後世災亦出來乎廣常察其志氣請誅之頼朝曰不可也終宥其罪且賜采地號岩瀬與市太郎者是也佐竹藏人自治承比雖列頼朝之門客其心不忠實故命比企藤内朝宗放駿河國使關部權頭泰綱守之（時文治三年三月廿七日）　文治五年七月頼朝爲伐秀衡之子泰衡一族發軍於陸奥先是兵于宇津宮之時佐竹四郎秀義自常陸馳援頼朝佐竹所持旗無紋之白旗也頼朝難之曰與我旗不異如何終賜所持之軍扇（白地日出）曰可附旗上再來以是爲旗幕紋　秀義十五代孫苗裔右京太夫義昭永祿八年十一月卒初秀義雖韜跡後出往舊國仕于右大將家故子孫長榮焉　義昭生義重元龜二年秋與北條氏政對陣于常陸國氏政屯岩井村（此北條領而僅有民家四五十軒）瀕佐竹陣氏政謂恐佐竹夜潛侵害此處然則可有守非設伏歩兵三百人以備不虞義重或夜帥多軍討氏政營不利飯時伏兵俄然起追討之佐竹又自彈丸飛箭戰主客共死傷者不知其數　天正元年發兵冬下總國關宿城主簗田中務太輔敵氏政怒攻關宿城佐竹義重黨簗田而爲後援出軍簗田終開城去（時五月十一日）義重亦班軍或時義重與高野豐前守戰小山義重失利而士卒隕命者五百人許慶長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卒有子孫義宣（右京大夫）慶長四年三月細川忠興黒田長政池田輝政淺野幸長加藤清正加藤嘉明等惡石田三成邪侫以欲殺之故大坂街中騷動三成據私第以設其備佐竹義宣爲援三成馳自伏見來（士卒留守口）

乘三成於女輿而義宣警衞之潛往入秀家宇喜多之備前島第且帥秀家之士卒以出軍於伏見各并義宣而欲討之　大神君乞和解故至無事三成終還江州佐和山　翌五年七月　兩公爲伐景勝自帥三万餘騎發軍于下野小山先使島田治兵衞言佐竹義宣曰速來服義宣曰全雖非拒鈞命今妻子在大坂故難奈之何而已於是割軍守之

傳曰有多賀谷左近者結城之家臣潛欲討　太樹之守都宮營遣使于義宣乞援兵佐竹不從且

亦者內應者故終不果而降伏愚謂然則義宣之心術屬　兩公不可疑乎

而後濃州之役東軍全得勝利而聞石田等皆伏誅義宣遣家臣緒貫大藏入見主膳謹乞和解　太神君許之召兩使各有賜　同十五年改佐竹之舊領常陸國更賜出羽國秋田（米地二十万石余）　慶長十九年役佐竹義宣出軍于攝州大和川南今福與若大野修理太夫治長使矢野和泉守正倫飯田左馬介家貞守之十一月二十六日詰旦佐竹義宣進軍毀敵之柵守拒之兵悉戰死　矢野飯田殞命佐竹兵擾敵亂入片原町木村長門守重成聞今福合戰急難爲援兵遣河崎和泉守上村金右衞門牟禮智德院等各率鳥銃卒五十人來[illegible]救之佐竹軍避御頭柵退守二三之柵城兵再發大井何右衞門高松內匠兩將爲援兵兩人來隔柵放鳥銃佐竹亦放矢右京戰主客戰死者不可數也堀田圖書介勝嘉後藤又兵衞基次出城來于此防戰木村重成又出城命家人浮小舟于堤北方横放鉄炮松浦弥左衞門（木村家臣）淺野清兵衞（堀田家臣）先登而各得首級大井何右衞門於堤

上中鉄砲死佐竹別將澁江內膳（[illegible]）麾衆先登中鉄砲戰死梅津半右衞門戶村十太夫戶塚九郎兵衞秋田兵庫等大奮戰討捕敵兵數十人城兵終不利佐竹勇士要之又得首級尤梅津戶村戶塚秋田等擢身粉骨之功拔群也他日　大神君賜感狀義宣寬永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卒無嗣子以岩城忠次郎貞隆嫡男義隆（修理太夫）繼家祿（貞隆者義宣弟）　義隆有三男子嫡右京太夫義處二男式部少輔義與三男壹岐守義知別無称佐竹者故記其正統而已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七
森氏　清和源氏
傳曰清和天皇七代後胤八幡太郎義家六男源
義隆始號森六代孫某子頼隆號森冠者再來森氏
苗孫森越後守某濃州蓮臺人也一生履歷
不詳又口碑無傳者天正中病死同國金山春秋八十
余有二男一女子嫡稱可成三左衛門二男可政對馬守
可成從織田信長公而攻城野戰顯勇譽者數回
矣　弘治元年四月信長伐織田彥五郎時可成
進先登伐彥五郎得其首　同年五月信長伐美

作守時可成有軍功　同三年信長伺駿州今川
義元家臣戶部新左衛門守笠寺壘歷尾州而有
感於義元戶部有能書之名信長求得其筆跡使
其右筆學戶部書法經一年之後與戶部眞跡不
差乃詐作戶部寄信長之書使家人森三左衛門
可成為商賈齎赴駿州獻彼書於義元義元驚曰
是戶部變義而通信長之書也大怒召戶部殺之
是可成謀略不少故也　永祿元年信長會戰于
尾州浮野可成相從　同三年信長與今川義元
相戰時可成從行　同十一年信長欲攻佐佐木
承禎于觀音寺城先為監察策作江州之形勢遣森
三左衛門坂井右近等時敵出于輕卒以挑戰可
成馳馬入于敵隊指揮手勢伐捕八十餘人殘兵
走入于城中　同年岩成主税介居城攻青龍寺
之時敵出輕兵而防之可成急追擊之得五十三
之首級信長感悅不少岩成終降來而加先隊
元龜元年九月朝倉義景淺井長政兩將率三万
騎出張于比叡山八王子同十八日宇佐山城主
森三左衛門尉可成從坂本出輕卒相戰而討捕
敵數十人同十九日敵欲放火于坂本之市廛而

分軍為二隊襲來可成聞之自帥士卒馳入敵中
苦戰而死
此時家人尾藤氏道家氏兄弟戰死此兄弟者
尾州春日郡守山人也先年武田信玄出于美
濃時森可成防戰此時兄弟相共伐捕敵兵信
長感之書指物曰無雙道家也
可成弟對馬守可政者初仕信長後屬秀吉秀吉
於江州坂本召之許黃母衣役時廿四歲秀吉遣可政
於朝鮮監察軍事　慶長五年石田三成叛時赴
關東不屬　大神君後赴作州死六十四歲　可成有數

子嫡號傳兵衛某　元龜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信長欲伐朝倉先赴越前國手筒山時傳兵衛從信長行而戰死時十九歳二男長一（勝藏後称武藏守）三男蘭丸四男坊丸五男力丸六男忠政（初右近太夫後美作守）然長一亦從幼仕信長曾十六歳時從信長赴戰場（是初陣也）

天正二年七月信長攻勢州長島城長一及關小十郎右衛門等相從　同十年二月信忠爲伐勝頼至信州伊奈時小笠原掃部介信嶺在松尾城請降屬信忠信忠遣長一及團平八郎招之此時伴西星野兩將在飯田城敵信忠城將竊欲

出城去長一等追之得首三百余級信忠至飯島長一等進先陣攻高遠城（勝頼之舎弟仁科五郎信盛所守城）拔之三月信長入甲州滅武田一族此行也使織田源五郎及森長一團平八郎赴上野國小幡一族出質降來信州之内以更科高井水内埴科四郡賜長一築城于海津以欲居之時近隣士民企一揆來欲防之（賊兵万余人）長一自帥三千人破之得賊首三千余級贈信忠信忠感悦不少賜書曰

今度其表一揆蜂起之所早速馳着遂一戰悉討果之旨尤神妙之至也殊大藏被來取彼是頸數三千余到來謂遠國其方一人覺悟已之地而多勢勞以不淺處也仍如件

天正十年四月十一日　信忠

森勝藏殿

信長父子横死之後天正十二年秀吉與信雄有隙已於尾州長久手及會戰時森武藏守長一應秀吉之招出軍於長久手池田父子又屬秀吉森池田勵諸軍相戰當敵數回矣茲井伊万千代（後称兵部少輔直政）其年十九歳帥精兵三千人作三隊出軍

于長久手之巽山上又撰鉄炮卒乃出令曰爲隊長者殪之其余如輕卒者必勿伐之積弩亂發火炮頻飛池田森軍旌旗大乱既而池田勝入同之助戰死長一獨拔千方人麾衆進勢難當井伊万千代指揮他兵令討之砲中長一之眉間即死人皆称歎其勇氣　其弟称蘭丸自幼仕信長容顏美艶猶過于婦不避左右一日信長爲放鷹出田野入小民家時俄然地大震動衆僉驚出信長未出蘭丸獨在左右而色不變少焉地定信長出蘭丸諫之曰爲人主者不可立于岩墻之危太行不

顧細謹令公欲樹大功於天下而如此行跡豈夫然乎至地震時欲諫之有似爲避害之者故少時待地定而已 信長甚感服人皆称歎其忠勇節義（此時蘭丸年僅志學許） 天正七年四月七日信長在攝州聞塩川伯耆守治民有美名賜白銀千兩蘭丸爲之使也 同十年信長賜青銅三千貫文於伊勢神職使行正遷宮之儀三百年來不有之夏也蘭丸奉之甲州武田滅亡之後賜濃州岩村城於蘭丸以爲五万石地是因屢歎父可成忠死兄長一戰功且亦蘭丸有砥節 天正十年六月二日信

長爲賊臣光秀被圍自殺此時森蘭丸坊丸力丸兄弟三人苦戰死信長左右（其外戰死都百卅人） 六男忠政（初右近太夫後號美作守）仕秀吉賜羽柴氏任侍從其後復森氏秀吉薨去之後伏見騷動 大神君在伏見向島衆以爲天下又近乱於是列國之諸侯赴大神君之旅館拜謁干 公使衆各還其宅爲使人不疑故也然忠政獨留不敢從在閑處察其安否 公聞之感其無貳召忠政歎之謝之且召家人數及此夏其後賜信州河中島（采地十二万石） 慶長五年石田叛時頻雖招忠政終不應奉從 將軍家赴信州攻眞田安房守所據之上田城此時有軍功忽爾撤麾至退馳駕於濃州留使忠政圖之
同八年 大神君賜作州采地十八万石
同十九年役忠政相從 翌年五月又從台駕攻仙波口討捕首二百余級 寛永三年 大樹御入洛忠政任左近衛中將也同十一年卒 有男女數子男子皆先父早世故無嗣子以關民部少輔成次子長繼嗣其家系長繼（内記）是忠政以爲外孫故也依 鈞命賜美作國
称關者藤原也其先俵藤原秀卿十一代後称

關次郎其弟政直號關五郎其姪政泰称關左衛門尉其苗孫繁累而皆称關者也
同十二年叙從四位下 同十七年十二月任侍從其子有兩人嫡称忠繼（美作守） 二男長茂（伯耆守）其支流不有記遑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八之上

上杉　藤原

上杉景虎者本氏長尾也其鼻祖出桓武天皇本皇子葛原親王親王十世孫號景明景明生二子嫡景宗（大庭權守）二男称景弘（次郎）初改稱長尾景弘有二子嫡曰新五為景二男曰新六負景世世為上杉氏之元臣

稱上杉者出大職冠大職冠二十世孫苗號重房始称上杉重房四世後胤称憲顯（民部大輔）　貞治三年六月鎌倉基氏以上杉憲顯為執事自是憲顯

子孫相継為鎌倉執事基氏同六年四月卒以幼子氏満附上杉憲顯計聞京師義詮將軍使氏満継遺跡為關東管領應永五年十一月氏満卒子満兼嗣同十六年満兼卒持氏嗣職執事上杉右衛門佐氏憲入道禅秀逐其主持氏樹持仲（持氏弟）持氏戰敗出奔駿州已而持氏起兵復入鎌倉禅秀伏誅持仲亦自殺　永享十年持氏謀非望初義量（尊氏五世後將軍義持卿之子）早世義持無継嗣欲以鎌倉管領持氏為猶子未果義持薨及義教（義満公三男）之立也持氏不喜故有背京師之心先是氏満満兼持氏皆乘于京師元服持氏長子賢王丸元服之時持氏曰我子於天下無可為元服之父者是則（前陸奥守鎮守府）任義家嘉例於八幡宮可使加冠乃携賢王赴鶴岡行冠禮號義久上杉安房守憲實數諫之不聽依之憲實自鎌倉山内退居於上野白井而馳使於京師訴將軍家柳營奏請綸旨並御教書于諸國募兵同十一年正月小笠原信濃守政康今川上總介範忠武田太郎信重朝倉小太郎教景等奉將軍家命出軍于關東攻鎌倉上杉憲實帥師會之東國之兵皆背持氏二月十日持氏戰敗入

永安寺自殺義久於報國寺自刎鎌倉兵火持氏幼子春王安王遁于下野日光山政康等進追之結城七郎氏朝至日光山迎春王安王據結城城憲實政康等京都鎌倉軍勢悉圍結城城如稲麻不捨晝夜攻之嘉吉元年四月諸軍急攻結城城城中偶有火城遂陥結城氏朝及其子持朝戰死被殺戮者一万餘人春王安王遣房政康及長尾因幡守護送之上洛至美濃國垂井道場將軍家使殺春王安王持氏之季子永壽王出奔信濃國氏朝季子出奔常陸國　嘉吉三年七月廿一日

京都將軍義勝落馬早世其弟義政殿東山八歲而繼家督　故左馬頭持氏末子永壽王諳居于信州安養寺寺僧者永壽王之近臣兄也與大井越前守持光相議勸育之大井者持氏之親臣也加首服後字成氏氏朝末子結城彦四郎氏家氏朝姪也携之遁出到居常州筑波而育之已及十四歲字之號結城四郎成朝伺時運上杉安房守入道長棟之男右京亮憲忠雍嬰閑居伊豆國于山林上杉之執事長尾左衛門尉昌賢勸之繼管領職然成氏聞在信濃國長尾昌賢謀東國之諸將入鎌

倉再爲關左八州之管領且奏禁裡任左兵衛督叙正四位下於是舊臣恩顧之輩來集榮耀再照東州　享德三年十二月成氏召結城四郎成朝密言曰上杉憲實臣故左馬頭持氏者也是爲不倶戴天之仇矣今管領右京亮憲忠憲實嫡男也族滅于彼輩持氏何不開眉於黄泉哉成朝答曰爲君敵也爲臣又仇也凡謀以密爲善密莫如急速於是成氏同二十七日佯召憲忠於鎌倉西門使結城彦四郎成朝及勇士十餘人殺之依之上杉一族憤激遁鎌倉催士卒非成氏

於是東國又大乱人民不安墻屋　康正元年上杉禪秀之三男宮内大輔憲秋或畏微服潛行而奔武州抱亀成氏聞之使結城成朝率五百余騎赴抱亀憲秋先之自殺上杉持朝之嫡男彈正少弼顯房潛出奔而往夜瀬名結城四郎成朝卒大軍圍之顯房開門出戰終自殺長尾昌賢集衆相議以憲忠之舍弟兵部房顯仰主君召募軍士或有屬房顯者或有屬成氏者於是攻擊無止時長尾一族相謀達京師將軍亦奏禁裡依之賜成氏追伐之綸旨及旌旗自是以後諸將屬官軍非

成氏成氏戰敗遁鎌倉往據野州古河城房顯終遷任于鎌倉推稱管領職長尾昌賢爲執權之臣　寛正二年春故將軍義教四男政知初爲僧香嚴院居扵山寺院使之還俗任左兵衛督赴伊豆北条號曰堀越館使上杉禪秀末子伊豫守教朝爲執事輙達於東八州且廻成氏追伐之奇計此年天下苦流行之疫伊豫守教朝亦偶罹此愁孰邪相侵狂亂躁悶而誤自殺去政知悲愁不少　文正元年正月成氏率八千餘騎陣于武州五十子上杉兵部少輔房顯率一万餘人營同處然房顯俄然

患病死陣中成氏若乘此虛而出謀計得勝利夫矣從張陣營以弥月可謂暗將也連年天變地妖疫癘飢饉流行而朝野不勝產業死刑之悲故改文正號應仁上杉老臣長尾左衛門尉昌賢議房顯嫡男在越後國年僅十四歲招待之改民部大輔顯定築城壘於上州平井卿遷之與成氏相戰顯定終入鎌倉居山內又上杉修理太夫持朝之末子修理太夫定正亨德中居于扇谷山內扇谷兩營領成氏嫡男政氏任左兵衛督爲鎌倉公方亦鎮于關八州也

上杉憲實入道長棟菴持氏沒後潛居豆州後往周防國於彼地卒去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八之下

上杉

文明三年春成氏又募軍士與山內顯定相戰不利敗走不能守古河城而憑千葉陸奧守康胤入常州千葉城　同五年十二月廿四日上杉顯房之嫡男修理太夫政眞潛居于常陸國抽出以殺之於是上杉一族憤激益深厚也彌月逾年成氏勢漸衰劣　同年七月長尾昌賢將成氏作和交之謀成氏再得歸古河城時成氏四十五歲　關宿城成氏舊臣簗田中務居之茲扇谷定正之老臣長尾將監入道有二男子嫡左衛門尉弟尾張守左衛門尉嫡男號四郎右衛門尉景春後薙髮號伊玄尾州嫡男號修理亮爲人有殊色定正寵遇尤渥故後奢侈之心生而輕侮于人且與景春有隙藉定正之威勢以欲逐之數譖之左衛門尉父子聞之或怒或怨遂兩家不相看大田道灌潛諫定正曰長尾左衛門尉父子形勢是災害之端倪也其所自來者發於惡尾州父子之初請君熟察之定正不可他日道灌遂遭害此時古河公方黨扇谷欲伐顯定　長享二年四月堀越左兵衛督政知逝去茶茶丸繼其

家伊勢新九郎北條長氏逐之終自害明應五年十月五日上杉修理太夫定正卒明應六年九月山内顯定欲伐扇谷五郎朝良今川氏輝出援兵救朝良今川為朝良之戚族朝良使松田左衛門頼重率八千人出軍于武州立河原山内顯定同氏定憲父子自將軍卒相戰朝良終敗走入河越館以拒守爲顯定父子馳圍攻之城將憤城代曾我兵庫頭出乞降於是和交成　同四年上杉民部太輔房能信讒言將誅其元臣長尾六郎爲景爲景聞之且恐且怒逆謀而集兵却襲房能房能出戰時

房能軍大敗遁逃殘兵僅五六十輩民部太輔胥往越中爲景追躡而行於雨溝相及房能遂遭逼害爲景領國厚禮卑詞招將兵鎮撫國民勇武甚振爲上杉顯定怒曰愛弟爲賊臣被弑吾坐不忍見之其男五郎憲房相共自帥師七月廿八日赴越後圍攻爲景館不勝守禦而經間道赴越中國西濱顯定憲房縱火於館家以振旅有高梨攝津守者惡上杉房能黨長尾相共逐房能殺之顯定父子欲伐之高梨據椎屋以拒之顯定圍攻之城兵開門出力戰長尾爲景又潜來在城中謂衆

前日之恥出戰顯定軍大敗走高梨接顯定遂擊之得其首於是上杉軍悉狼狽憲房又僅免死敗爲景再振威於國中憲房勢日衰避住居往入白井城長尾左衛門入道伊玄者上杉股肱之臣而世々榮上杉之資蔭然今遺旧恩以謀逆意欲弑其主出軍于沼田庄此時其臣太田備中守駿河守諫之遂不果三管領憲房悉驅人於京師將軍告長尾爲景追討之事茲古河公方政氏弟称四郎上杉顯定依遺言爲猶子令繼管領職改民部太輔顯實居武州鉢形城上杉憲房大永六年卒時五十九於是群臣相議告京

師將軍以古河公方高基之二男三郎令繼管領職是號管領憲寛憲房實子憲政及壯長則可讓與其職祿之約也長尾白倉大石小幡等之老臣輔佐之　享祿四年九月上杉四郎憲政代憲寛襲管領職他日爲北條氏康被逐出奔越後讓職於長尾景虎景虎爲景子而本氏長尾也受憲政讓改稱上杉任管領職世々在越後國以武畧聞于世後雖不覇殆有并呑天下於侯伯器自謂我因父祖之勲勞坐受人君之榮貴而徒事温飽不嘗撅乎其能治乎況今生亂世攝强敵之中間哉遂

[illegible]出家微服潛行經歷五畿東海東山奧羽等數洲縱觀江河之險易民俗之臧否而販十三歲出國十四歲歸[illegible]初景虎之同族長尾越前守政景勇而勢盛強大以其妹嫁之執親交生一男二女一男則景勝也已而景虎[illegible]政景以累其采地而後有經北陸道進入京師之志尚恐北条氏康乘其虛剽掠越後於是乞養北條氏康之季子三郎以為繼嗣且以景勝之[illegible]謂景勝曰他日吾以老休之采地可授汝也遂上洛拜賜幕下義輝之諱字改輝虎薙髮曰謙信景虎十八歲時村上義清為信玄被

[illegible]而復奔越後謂景虎曰我與信玄戰有年竟不能勝也今君並京師而復得還信州是年景虎諾之而來與信玄戰勝敗未決或為主或為客陪戰應戰奇戰他將能非所逮至今本朝武林以兩將為規範履歷在口碑天正六年罹暴病卒老臣等相議將樹三郎景勝不聽遂馳入春日山城信本城以欲伐三郎三郎出軍挑戰一年有半三郎軍敗於是被管領上杉憲政為三郎乞和於景勝曰今舉國以屬吾子使三郎還小田原可也景勝不肯乃殺三郎及其妻憲政等此時武田勝頼援景勝[illegible]退軍於是三郎敗有北城丹後守者有勇名居上杉[illegible]通志於三郎聞景勝之變自率兵馳赴越後[illegible]景勝主馬恐之於途中殺丹後守於是三郎[illegible]且闘中兵從景勝之指揮

[illegible]長尾者有四種一曰白井長尾二曰總社長尾三曰足利長尾四曰宇留[illegible]長尾蓋皆新[illegible]六之後也越後長尾者所謂白井之流派也

然後景勝并領越後佐渡兩國給七八十万石謙信時其領國大倹後年秀吉封其地廣大而國民相親且佐渡國有

銀山等之事移于奧州會津先是景勝早入京師親謁於秀吉秀吉大喜奏之使景勝叙任從三位中納言　慶長五年三成伏誅景勝之領國減米澤三食邑更授三十万石　景勝元和元年三月卒六十九歲有子曰定勝彈正少弼任權少將有男曰綱勝初喜平次播磨守

本朝武林傳卷第十九

與平　村上 源氏

與平ハ者村上天皇之後也天皇ノ皇子具平親王ト親王十二世ノ孫號赤松則景往居播磨國ニ治承中右大將頼朝勃興于豆州之時則景馳馬赴東國屬武衞則景第二男稱氏行爲兒玉庄左衞門某ガ養繼其家所謂兒玉者稱父族也兒玉末苗領上野國與平ノ歸因以爲氏至其後裔有與平八郎左衞門尉貞俊者遷三河國領作手鄕八旬有余而卒有子號貞久監物繼箕裘居作手貞久生貞昌監物

天正十四年閏月二十日卒ス春秋八十五 貞昌生貞勝監物承繼遺領文祿四年十月九日卒ス時春秋八十四 貞勝生二男其嫡號貞能任美作守九八郎後二男稱貞治藤兵衞尉 慶長五年從於關原戰場以 鈞命使竊前黃門陣傳 台命直加先鋒隊討敵顯武勇遂戰死 大神君壯之賞之於近江國賜三方右之采地於其家人僉稱美之 貞能者初從屬 大神君中不得已而屬信玄後遂服 大權現 永祿十二年今川氏眞據遠江國掛川城 公自率軍圍攻之時貞能出奇計講和儀已而遠州諸士多皆屬 大神君 元龜元年六月 大神君爲援信長至近江國與朝倉義景戰於姉川而破之此時貞能率猶弟右衞門尉兵大戰討敵得首級者多 天正元年七月廿日 大神君率兵攻三州長篠城城主菅沼正貞一葉將菅沼伊豆守同新八郎守之[illegible]於火不宛焼糧第二壘於是敵失拒守之術而[illegible]於武田勝頼聞 大神君出軍以攻長篠城同年八月中旬爲後援遣軍于遠三兩國之中間[illegible]寄邊馬場美濃守信房率五千余輩陣于二俣武田左馬介信豐土屋右衞門尉率八千余

輩陣于[illegible]苗利左衞門尉守作手城駄峯城貞能父子居作手時在作手城以屬甲州然志潛通 大神君父子相議曰何時宜以屬 大神君終來屬[illegible]外已而武田信豐遣使于貞能曰有軍議速來于陣貞能恐其謀之漏脱而赴于黑瀬陣座既而左馬介謂貞能曰近聞足下有密通志於遠州家之流言故今試召之而速來至吾何不喜乎時貞能意氣面色自若答曰如擾亂之世雖爲君臣父子之間疑惑已起不能制其端末者今古相同於是左馬介解疑心而大喜且討參州軍之

寨詐悉皆與之及日午負能將敗于作手城自城中放鉄炮以拒之不得止而負能信昌出奔而爲 大神君自作手城出兵以逐之終於金坂大戰討敵兵得首級若干其夜以 大神君之命松平主殿頭奉多豊後守同彦次郎來加明日又平岩七之介榊藤金市郎來加尚我軍不足相敵故群議而負能信昌避陣于宮崎瀧山同月廿七日甲州兵五千余騎出於作手張陣于宮崎瀧山負能父子其兵僅二百余人不能相戰放火於村里武田兵攻負能之瀧山陣山徑陰隘而敵不得進上

而終退去負能追之於田原坂屢挑戰多討敵兵爾强軍 大神君聞之感激不少後日又爲援兵本多豊後守同彦次郎馳加負能之瀧山宮崎陣能自負能出軍于作手爲城兵出戰此時又討敵若干其後率軍皈時放火于島田卿且討敵兵負能慶長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春秋六十二負能生信昌九八郎後號美作守天正元年 大神君攻三州長篠城時從父有戰勞 同三年勝頼經遠州平山出于三州宇利進攻與平信昌松平外記之長篠城信昌防之城中粮盡信昌者依信長執豫約

可慮 大神君之聞故使鳥居強右衛門乞援兵於 大神君鳥居脱圍而得出以告之 大神君公使鈴小粟大六遣岐阜而需加援於信長信長及信忠將數万騎率十萬余而進發經尾州拜熱田神祠十五日至岡崎時強右衛門拜謁信長乃使強右衛門皈報信昌至長篠城下爲敵被捕勝頼赦之且慰勞之告曰汝至城中呼所相識者爲我曰信長不能救長篠也然則城兵困勞而降來強右衛門僞諾勝頼使人護之強右衛門至城邊呼入高聲謂曰信長既出馬至岡崎其兵八十余方騎

救當世城者在兩日之間耳可堅守城也城中意氣如蘇活勝頼且怒且感而遂誅強右衛門於城邊十六日信長至三州牛窪城十七日經野田原十八日陣於志多羅鄉極樂寺山信忠陣御堂山 大神君陣高松山信長使木下秀吉柴田勝家瀧川一益丹羽長秀佐久間盛政明智光秀等豪將張陣于十三段先是勝頼陣道塵寺山使將兵圍長篠城而使和田兵部守爲巢城時小栗某者亦 大神君臣也蒙御勘氣而從勝頼今亦在于此慕舊好而就本多忠勝拜謁 大神君而受密旨

佯說勝頼曰信長告事於四方自不能來救焉勝
頼喜進兵八二十余町渉瀧澤川也及聞信長來而
勝頼家臣諫之使兵皈甲州勝頼不聽向旗無猜
鎧誓言然後不能變也於是甲陽勇將等數十輩
各決死信長與 大神君相議張柵於三重設備
而待之 大權現先鋒三郎信康本多忠勝大久
保忠世同忠佐等兵一二也信長陣列佐久間盛
政將于右軍木下秀吉瀧川一益將于左軍二十
日夜 大神君使酒井左衛門尉忠次說信長曰
今夜密遐兵自間道登鳶巣山以陷其城襲勝頼

陣後則彼狼狽而敗也信長佯罵曰吁汝何知之
忠次欲退時信長獨召忠次曰汝謀尤良我恐衆
知之而叱汝耳速可進發然不有嚮導無奈之何
也忠次曰某可嚮導也願副撿使信長使金森五
郎八佐藤六左衛門青山新七郎加藤市左衛門
行之且命忠次曰登山則擧烽忠次則不敢吾陣
而直赴之本多豊後守廣孝松平左近等同繼來
遂至鳶巣擧烽攻城急討之長篠城兵同出相戰
斬敵將和田兵部而城卽陷陣屋皆爲焦土勝頼
大驚廿一日黎明信長與 大神君謀而撰諸手

鉄炮三千口妙手使佐佐内藏介前田又左衛門
福留平左衛門塙九郎左衛門野野村三十郎掌
之及放以無遲速 大神君使大久保忠世同忠
佐掌麾下鉄炮足輕而各伏柵內待敵兵進至然
甲州先登馬場山縣内藤以下衆將揮鼓競進勢
奮態不可當大久保兄弟催身粉骨之働數回矣
大神君諸將信長大軍戮力急擊之勝頼遂狼
狽其將馬場美濃守信房山縣三郎兵衛尉昌景
内藤修理亮昌豊真田源太左衛門信綱同兵部
信輝原隼人佐土屋右衛門尉等數十輩皆戰死

其余首級尤多勝頼僅免皈甲州信長引兵而皈
詣熱田社奉納神馬二十五日皈岐阜使信忠攻
濃州遠山城竟陷之虜其將秋山大島座光寺等
天正十二年織田信雄有欲滅秀吉之志故啓
懃也信雄遣使於 大神君請援兵 公從之帥
師至尾州清洲謁信雄曰秀吉若來則我能拒之
足下其勿勞心 大神君在清洲城聞小牧邊有
火而是必勝入也卽率兵而進勝入退已而 公
又率兵赴犬山邊見森武藏守長一陣羽黒使酒
井忠次與平信昌松平家信紀伊守等五千人與森

長一戰乘勝討之長一敗走池田勝入稲葉伊豫守其男右京亮遠藤氏等率軍干犬山聞長一之敗而欲進戰一士扣勝入馬曰敵兵乘勝我軍討之何有利乎其後池田父子森氏戰死秀吉謂富田左近津田隼人曰我受信長之恩惠其深厚非口舌所能及也我誅明智光秀信長何不開眉於臺下乎而信孝信雄皆欲誅我不得止出軍素志何然乎我今請與信雄交和事若成則我抃躍不可言而已唯願卿曹圖之富田津田深感之乃往桑名告信雄信雄諾之二人皈言之秀吉悅十月

廿日秀吉與信雄於矢田河原有謁見秀吉家手與勝盛而不許獻良劍而飯營自是兩軍凱旋

慶長五年役信昌留守京師慶長中卒有嫡孫九十郞昌勝慶長二十年卒二十五歲　信昌生四男一女嫡男號家昌九八郞後太膳太夫　二男家治左京太夫文祿中早世三男忠政攝津守　慶長二爲菅沼小大膳猶子領上野吉井同七年領美濃國加納城食十万石同九年卒有一男子號松平飛驒守忠隆寛永十年卒二十五歲無嗣子四男忠明下總守初号清匡　本多儒加賀守忠通　大膳太夫家昌　太神君

嫡孫也其母號盛德院天正九年於　太神君尊前加首服賜諱字及太刀時十歲　慶長六年於下野國宇都宮賜采地十万石同十年卒二十八歲有男女二子嫡號忠昌美作守　母本多中務太輔忠勝女也元和七年改宇都宮移古河時加授一万石同八年再移宇都宮有男子號昌能大膳亮

松平下總守忠明慶長十五年於伊勢國龜山食五万石　慶長十九年役因鈞命發於龜山赴途至美濃國加納城會父信昌而赴攝州功勞拔群也　翌年松平下總守忠明本多美濃守忠政

奉鎗營禁裡及洛中同年六月掌大坂城代職加賜十万石同五年於和州郡山食十二万石寛永十六年賜播州姬路城授十五万石忠明生清良下總守

本朝武林傳卷第二十

榊原　清和源氏

榊原者清和源氏仁木義長末流也遇世變潛居勢州壹志郡榊原邑故以榊原爲氏後徙住三州歷數世後有榊原清長者（初孫十郎後七郎右衛門）生一子曰長政（十七郎備門尉）永祿中卒生二男嫡子清政（孫十郎七郎衛門尉上野）二男称康政（初小平太式部少輔）清政初奉仕太神君後因　鈞命延仕岡崎三郎信康君其後慶長十二年二月受　鈞命居駿州久能城慶長中卒（時秋六十二歲）有男女數子長女仁木半左衛門妻（仁木者榊原康政家臣也）二男清定（若狹守）三男照久（太內記）末子堂原次右衛門妻（紀伊大納言頼宣卿家臣）照久繼家祿生五男一次長女嫁一色右馬介範次二男称照清（越中守）（安聞宮權左衛門信盛之女）元和元年　將軍家入京師之時謁四歲而於久能拜謁三男久重（右馬介）四男久政太相公寛永十一　將軍家御上洛之時於久能拜謁五男久延（右京）六男久通（孫十郎）越中守照清有男称照直（七郎衛門）寛永十九年八月生武州江府（母松平右衛門太夫正綱之女）

康政者三州上野傑產也（時天文十七年）兄與清政共奉仕　太神君爲人也勇氣謀略絕倫且通達軍旅與義　公寵遇日渥遂封于諸侯嘗永祿中三州上野會戰之時始討敵兵振勇名（時十六歲）他日拜賜諱字　同十一年十二月有尾藤彥四郎及大澤氏某者挾黨據遠州掛川城　太神君率兵攻之時康政先衆得入城中　天正四年春　太神君自率軍攻乾城（天野宮內衛門所據）天野景實出戰吾軍先鋒崩迷走於是大賓平左衛門大原大助等戰死鵜殿善六郎又及危難大久保忠世同忠佐水野惣兵衛等勵兵逐敵入城中石川伯耆守康昌鳥居彥右衛門元忠平岩七之助親吉榊原小平太康政本多豐後守康重松平左近眞乘等尤會戰太久保一隊登嶽山直下城中放大鳥銃天野景實勞屈乞和降　天正十二年秀吉與信雄及太神君戰于長久手此時　公以酒井忠次石川康昌本多忠勝留守小牧使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本多康重（彥次郎）水野惣兵衛丹羽勘介爲先陣發小牧至長久手其兵四千余人又使本多豐後守赴龍泉寺邊伺敵形情　太神君至小幡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本多康重水野惣兵衛丹羽勘

助與三好秀次大相戰大破之秀次狼狽遁逃康高康政等追之至長久手堀秀政整兵而待康政康高追秀次一里余又與秀政相遇秀政以兵横進其軍鋒甚鋭康政康高不能勝本多彥次郎康重苦戰被七創已而秀政兵又離散退至樂田茲瀧川左近將監一益者柴田勝家滅亡之後潛居越前秀吉惜其武名使居勢州神戸一益聞秀吉信雄締兵乃遣使于前田與十郎尾州蟹江城主曰汝可盡忠于秀吉若然則恩祿不少矣前田諾之於是一益與九鬼右馬允嘉隆乘舟入蟹江城

太神君信雄聞之即率兵往攻之酒井忠次榊原康政勵軍功一益力盡斬前田首以降一益皈伊勢而驅之上京又遁於丹波爲秀吉聞蟹江戰而欲援瀧川發於大垣赴蟹江一益已降敵秀吉怒皈京師　太神君又皈遠州　同十四年秀吉遣使于岡崎欲使　太神君上京　太神君不肯之秀吉以其妹爲　公之室且使其母大驪爲質於是　公謂其使者曰此時使者羽柴下総守勝雅也今吾當至京師秀吉若食言有不義行跡則秀吉之罪也吾何與之哉下総守大喜皈京師告秀吉秀吉更遣人於　太神君使榊原康政上京康政至洛先入富田左近第時秀吉作來言曰吾欲見康政甚深切也故不待其登城而來于此想其先年小牧之役吾子投檄于池田勝入云秀吉不知君臣之道與信雄[illegible]於其惡逆天地豈可容之乎然諸士多爲志于秀吉尤背理違吾深信之當初得見其檄者無不憤懣康政乃出令曰若有得康政者則恩賞若干唯其所望而已其後欲見康政之首以慰我心今[illegible]得幸而今與　德川殿交親已成與吾子相會釋讐讎作歡我儕納忠于其君深厚我甚感之

[illegible]者[illegible]濯于吾子乎自今以後無大小共相議耳康政拜辭已而登城秀吉再接之懇情不可言康政乃去然後秀吉調嫁儀送其妹婢妾從者百六十人淺野長政等從之其行粧嚴重也觀者蒲衛頭五月十四日至于濱松寄輿於榊原康政第而後入城中修嫁娶之大禮也　天正十八年秀吉伐北條時　公援秀吉出軍于小田原且使井伊直政榊原康政本多忠勝遣相州甘繩城諭北條左衛門太夫氏勝而降秀吉其言已及三度氏勝遂降已而氏政父子術計盡開城降伏秀吉命

井伊直政榊原康政本多忠勝取其城秀吉謂
大神君曰此度吾東征者為討滅北條氏也而今
巻族之則於言似偽也吾殺氏政氏輝而欲赦氏
直如何　大神君然之依之秀吉使石川備前守
蒔田権佐中村式部等監見之康政受　神君
命又同往也(此時氏政父子居医師安栖宅)氏政氏輝自殺至此
時秀吉授関左八州于　大神君神君則賜於井
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各十万石康政附授上野國舘
林城使大久保忠世(七郎右衛門)居于小田原城
慶長四年奉行等相謀欲襲　大神君一夜石田

於中納言秀家(浮田)之第而軍議已起座將飯三成曰
諸樂軍率遠聞假館増田長盛曰如斯大事不可
有輕忽之擧動依之其夜馳出兵榊原康政於熱
田國之揚鞭至伏見　公指麾不少且談秘策頃
底辰三月十一日　公訪利家於大坂第井伊直
政榊原康政阿部正勝(伊豫守)等相從　同五年
秀忠公為伐景勝出軍于奥州相從者結城宰相
秀康松平薩摩守忠吉蒲生藤三郎秀行皆川山
城守信成成田左衛門尉氏憲仙石越前守忠後
真田安房守昌幸同伊豆守信幸同左衛門尉幸

羽柴右近太夫忠政水谷左京亮勝信山川民部
太輔朝信多賀左近太夫頼次日根徳次郎吉重
石川玄蕃頭康長松平飛騨守忠昌同下總守忠
明本多中務太輔忠勝井伊兵部少輔直政榊原
式部太輔康政凡總軍六万九千三百餘騎為先
鋒以榊原康政為先鋒三成聞出軍於濃州含此
起兵康政又從往　同十年　秀忠公參内任征
夷大將軍時洛中來往康政為先駈　大神君常
謂　大樹幕下曰若欲聞軍道無如康政者也同
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卒館林城(春秋五十九歲)　康政生

三男二女嫡孫忠政(大須賀五郎左衛門尉後号出雲守)二男號忠
長(伊豫守)早世　三男康勝(小十郎初政直)第四女子嫁酒井雅
樂頭忠世季女松平武藏守利隆室然忠政初因
舅命為大須賀康高猶子繼大須賀家(大須賀母)
(康高孫也)伊豫守忠長早世其弟遠江守康勝父康政
之遺領拝賜之其後雖近侍　將軍家慶長十九
年供相從翌年夏又供奉討敵兵七十八人僅二
十六歲而卒(元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天正十八年小田原
役康政從十歲屬康政同行忠政家臣等能戰得
首級　大神君領關左八州日賜上總國久留利

賊首三方右（羽州横須賀）慶長四年四月任出羽守与父康政共赴戰場顯勇名數回矣慶長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卒有男称忠次（五郎左衛門後式部大輔母松平因幡守康元女）忠次継（太須賀家元和元年因）台命承継祖父康政家孫再称許（榊原同二年正月任式部大輔）赴東武奉謁　将軍家直往入館林城（此時賜松平氏）

寛永二十年換館林加封奥州白河十四方右

慶安二年移播州姫路加披一方右　寛文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時六十一）有子称政房（刑部大輔此時復本姓榊原）

政房天性虚弱而平日不斷藥用終寛文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卒（時二十七歳）生男女二子長女ハ嫁松平河内守綱通（綱通後改平按津守源義行）二男称政倫（式部大輔）領十五方右居越後國村上城是政房没政倫幼播州姫路以為西國要樞之地換播州迁越後

本朝武林傳卷第廿一之廿四目録

本朝武林傳巻第二十一之上

酒井　源氏

傳曰酒井者德川之流派也嘗永享中源義教將軍尊氏四代孫也與鎌倉持氏左馬頭基氏四世孫有隙遂及動干戈同十一年族滅持氏尚搜索殘黨而殺之德川有親同親氏亦其黨也爲避其害潛出奔或竄居山谷或漂泊江湖遂父子相共寄寓于藤澤寺愚極持宗一遍上人者舊伊豫國河野七郎通廣之二男也初愛妾有二人寵遇相同一日兩妾枕碁盤合頭而熟眠二女頭髮化小蛇形相

戰河野偵見之乃拔短刀以截斷之既而謂執着嫉妬之惡念不可不熟察也人世恰如石火光陰尚似逆旅不如掃除俗塵以爲一箇之淨裸之身乃登比叡山而薙髮受戒自称智眞房修自又逢西山之善惠坊上人參本願念佛之法門尚不休入熊野山拜證誠殿祈誓衆生利益之結緣偶催睡眠時夢一老僧僧謂曰夫彌陀如來以六字名號爲決定業曉覺於一切衆生一耳聞之口唱之則必可得佛種令吾所示之妙句書籍簡不論貴賤男女僧俗可授與之

愼勿疑且怠智眞坊覺而語夢中之證句曰六字名號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離念一遍證人中上之妙香花再來遊行万國加之海曲偏夷無不至遂作一家以日時宗遊行而不止人推之称遊行上人永正中天下兵革尚不休故山賊海賊剽掠商旅農民此時藤澤上人廻國遊行無償人馬之勞者諸將軍于巡國無滯之賜過書時將軍義植避亂寓居周防國大內義興之山口館臣等相議曰昔普廣院義教將軍之時賜廻國之過書細川右京太夫持之

執達詞曰

清淨光寺藤澤道場遊行金光寺七条道場時衆上人輿以下諸國上下關關渡海以印判形無其煩可勘過之旨所被仰付國國守護人也若於違犯者之所著就注進可被處罪科之由所仰下也依執達如件

永享八年十二月五日　右京太夫持之

以此例令任所請賜過書大內義興執達之詞曰

遊行上人被廻國之条任先例其國之守護人

誦路賄并以夫馱五十疋可送遣之旨依仰執
達如件
永正十年正月十五日　左京大夫義興
諸國守護中（江）

有親遂卒于藤澤道場其後親氏出藤澤至三河
國蟄坂井鄉是再以有起家之志氣也其妾生一
男子茲有松平太郎左衛門尉者左右於文武且
其家甚富爲知親氏其先貴族而有將帥之器嫁
其女以讓家祿臣從於是以坂井鄉授妾所生之
男（改坂井作酒井）是稱酒井廣親（與四郎雅樂介）世爲松平家元

臣廣親生家忠（與四郎）家忠生信親（與四郎）信親生家
次（與四郎）家次生清秀（與四郎）清秀生政親（與四郎雅樂頭）
天文中松平藏人信孝（廣忠公之伯父）以廣忠公之親族
奢侈倨平日於是酒井政親石川阿部等相議曰
一族權威熾却本主殃也使藏人爲新年嘉祝之
使者赴駿府至不在沒收其采地藏人怒曰罪如
阿部尙宥知之我未曾不義是皆酒井石川等所
爲也遂往屬今川義元憐藏人招酒井石川等乞
使藏人還住三州酒井政親不肯領之
愚謂此時若不奪藏人之權勢三州自可從彼

指揮太公曰國柄勿藉人酒井石川等智謀不
少者乎宜哉草創之功速相成而其子孫永榮
茂
天文十七年藏人信孝屬織田一日自卒五百余
騎欲攻岡崎酒井政親石川安藝守出軍以屯大
久保五郎左衛門尉石川新九郎等撰善射七十
人潜伏藪陰藏人出明大寺鄉至兜山時伏兵發
起放矢如雨脚敵不得進遂敗走入明大寺鄉吾
軍逐北相戰又自岡崎城出兵自前後挾撃之信
孝中矢顚作殘卒悉敗軍　同年夏吉良族有荒

川甲斐守者與東條義昭不相善酒井雅樂頭招
之於是却圍攻西尾城牧野新次郎守之遂出奔
而赴牛久保廣忠公使酒井協絆居西尾城
永祿元年三州寺部城主鈴木日向守近年屬義
服因之　元康公十七（御歲）自卒參州之軍士出軍于
寺部是公之初陣也以酒井協絆石川等爲先隊圍攻之
鈴木術計盡而乞降　公許之今川義元稱歎
元康公之勇功　永祿五年土呂一向宗叛逆之
時酒井在西尾城與逆徒相戰數回矣一日出軍
于八面逆徒自寺內出進軍酒井謀而不戰退四

五町許敵逐來見敵兵混乱而返相戰於是其將馬場平太夫授首又逆徒出於鷲塚之寺内要止水野下野守軍（水野爲援兵出軍）水野進戰大勝擊敵將鈴木弥兵衛殘兵狼狽而遁去今日討取逆徒六十余人以輸　家康公于岡崎　政親有二子嫡曰重忠（與四郎河内守）二男曰忠利（與九郎備後守）　天正十八年秀吉伐北條以關八州賜　大神君時以武州河越一万石授河内守重忠　慶長五年之役從將軍家歷中山道圍攻上田城（真田安房守所據信州地）同六年加賜三万三千石附授上野國廐橋城

重忠有四男子嫡子稱忠世（童名万千代兵部太輔後雅樂頭）二男曰志摩守忠秀（有故潜居遂不仕而死有幼子寓居金森長門守後號權兵衛尉進召賜千俵）　三男曰忠永爲西尾隱岐守猶子改稱西尾丹後守四男曰忠正（下野守其男曰忠恒）　忠世慶長十九元和元兩年之役出軍于攝州擊敵首三十餘級寛永十三年卒（春秋六十五）　遺領全授其男忠行（阿波守）忠行元和元年役與父共赴彼地擊敵二人然家督之年十一月十七日卒（三十八歲）有二男子嫡曰忠清（雅樂頭）　二男曰日向守忠能（分食遺祿二万石）河内守重忠弟備後守忠利慶長五年之役與兄共赴上田城竭忠功明年於駿州田中賜一万石其後於武州川越食三万七千石有數男子嫡稱忠勝（讃岐守）　二男稱忠吉（和泉守又紀伊守）　三男曰忠重（有三男子嫡伊豫守忠細二男壹岐守忠正三男左京忠久）　四男曰藏人忠次備後守忠利寛永中卒忠勝遺領十万石并賜之忠勝者後列執事職寛永十五年加封釆地十二万石同二十年任左近衛少將功成名遂明暦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致仕万治三年四月薙髪號空印英際寛文二年卒（春秋七十七）　有子三人嫡男稱忠朝（備後守適世其子越前守忠榮）二男曰忠經（民部）三男曰忠直（修理大夫）和泉守忠吉有二子嫡男曰忠政（長次郎後和泉守適世）二男曰忠經（作介後兵部）亟嗣兄之家

本朝武林傳卷第二十一之下

酒井　左金吾忠次之家系

酒井之一家舊同根左衛門尉某（法名淨堅、道號愚玉）天文五年四月八日卒其子稱忠次（後薙髮稱一智）永祿中駿州今川隊下將有小原肥前守者在吉田城　公爲攻之屯下地小原出軍相戰鵜殿十郎三郎小笠原新九郎蜂屋半之丞進先登本多平八郎忠勝（時十八歲）接牧野總次郎得其首蜂屋拔短刀入堅陣斬敵二人得其首級遂中鳥銃顚倒　公以本多忠勝戶田主殿助爲嚮導自將兵攻吉田城

酒井忠次進先陣小原頻放鳥銃吾軍亦競進攻守死傷之者不可挍量時酒井忠次出奇計以我參安子質駿州于今川相親和而解圍去　公感其眞忠　永祿十年　公出軍攻飯尾豐前守於濱松城既而豐前守病死　大神君使松下與右衛門後藤太郎左衛門言其妻曰開城去然則宜後一小吏妻不肯之而曰豐前守死後未遠吾何忍背城耶氣勢凛凛焉於是急攻之城兵死傷者凡二百餘輩吾軍或死或傷者及三十有余人既而飯尾之後室着緋縅鎧亂髮眞髮揮長刀從侍女十七八人開城門直進來其勢不可當吾軍死傷者居多矣遂力戰僉死取其城附授酒井忠次（時二十七歲）

元龜元年二月　大神君援信長攻朝倉軍酒井忠次榊原康政小笠原氏助與八郎等爲先鋒越前擊敵　公自將兵指揮之本多忠勝爲先登本多豐後守廣孝松平左近酒井忠次等繼進奮擊之朝倉兵大敗走天正三年信長與勝賴戰于長篠　大神君亦與信長參軍　公使酒井忠次說信長曰今霄潛迴兵自間道登鳶巢山陷其城襲勝賴之陣後則渠狼狽而敗也信長佯罵曰叱汝

何知之忠次欲退時信長獨召忠次曰汝謀尤良吾恐衆知之而叱汝耳速可進軍然無奈不有鄕道也忠次曰某可爲嚮導之願副檢使信長使金森五郎八長近佐藤六左衛門青山新七郎加藤市左衛門行之且命忠次曰登山則擧燧忠次即不敢待登而直赴之本多廣孝松平左近等同進來遂至鳶巢山擧燧攻城急擊之長篠兵同出相戰斬敵將和田兵部城即陷元龜三年十二月武田信玄出軍于味方原　大神君信長出戰小山田信茂兵衛尉勵衆進來直衝　神君之軍酒井忠次

榊原康政大久保忠世撥鋒小山田之隊而走谷
斬劔刃戰數回而吾軍殆危矣勝敗未決時高坂
昌信諫信玄令收旋於是　兩公共班軍　天正
二年九月勝頼出軍于濱松包天龍川傍其軍二千
乃許欲渉川進戰　公使酒井忠次石川康昌大
須賀康高等爲先隊率七千餘騎向小天龍勝頼
既退旭回歸　天正十二年織田信雄與秀吉締
兵　公援信雄至清洲城聞小牧邊有火而是必
勝入也即率兵而進勝入既退故亦空歸既而
公又率兵赴犬山邊見森武州長一陣于羽黑使

忠次及奧平信昌松平家信紀伊守等五千人與長
一戰乘勝急擊之長一敗走既而勝入告秀吉曰
敵兵大半在小牧山吾想參州使敵國之諸邑罹
兵燹之患則小牧敵兵陥敗亡如指掌乎秀吉曰
可也吾子明日至東參州而燒之速班軍而擒兩
將於篠木栢井使兵守之數夜襲敵國則彼必昏
惑矣且尾州之半可屬我也吁汝勿侮敵勿不整
兵而進勝入飯秀吉使增田長盛傳令曰池田紀
兵於參州三好孫七郎秀次其兵一万堀久太郎
秀政兵五千亦各出兵以救勝入可隨勝入之指

揮也又遣使於勝入及其嫡之助森長一而言之
依之秀吉又出犬山陣樂田既而池田之助森長
一三好孫七郎堀久太郎各率兵至篠木栢井將
入參州時篠木人馳告於小牧山　大神君聞之
以酒井忠次石川康昌本多忠勝留守小牧其後
勝入等接井伊直政軍父子共戰死石川康昌者
股肱之臣也此度通志秀吉酒井見而察之故不
任用攀秀吉之軍瀧川左近將監一益者柴田滅
亡之後蟄居越前秀吉惜其武名使居伊勢神戸
一益聞秀吉信雄締兵乃遣使于尾州蟹江城主

前田與十郎曰汝可盡忠于秀吉若然則恩祿不
可失前田聽之於是一益與九鬼右馬允嘉隆乘
舟入蟹江城　大神君信雄共聞之即率兵往攻
之酒井忠次榊原康政進先登勵軍功一益力盡
斬前田以降來　同十八年秀吉伐北條之時
公援秀吉以出軍於相州忠次及其男家次相從
忠次有五男子嫡曰家次（小五郎宮内少輔後号左衛門尉）二
男曰康俊（縫殿介後繼本多隼人家　公賜諱字後改景俊）三男曰信之（左衛
門佐爲小笠原信嶺猶子）四男曰久恒（號松平甚三郎初隸鎌爲公平二郎次郎攝）
（令爲宮内大輔忠勝之臣）五男曰忠知（因幡守）　家次慶長五年

景勝征伐之日從　兩公父子相共出軍于野州
小山　慶長九年賜五万石居上野國高崎　同
十九元和元之役擊敵兵三十三級　元和二年
於越後國高田賜十方石　家次有七男子嫡號
忠勝宮内少輔從五位下從父赴野州小山　元和五年遷
信州松代城　元和八年賜十四方石居羽州庄
内其男稱攝津守忠當

本朝武林傳巻第二十二

小笠原　源氏

小笠原者清和天皇之後裔也天皇第六皇子稱貞純親王親王生經基經基生滿仲滿仲第四男稱河内守頼信頼信嫡男號頼義　後冷泉帝御宇奥州賊帥安倍貞任宗任叛矣頼義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誅伐之在陣十二年東州群雄悉屬其麾下以勳爵轉任伊豫守　頼義生三男子嫡子稱義家（八幡太郎）鎮守府將軍二男稱義綱（加茂次郎）三男稱義光（新羅三郎）義光年十四歳之時於新羅大明神之社頭加首服故世稱新羅三郎（佐竹逸見小笠原武田等之祖）　義光第二男義清（刑部）義清生清光清光生遠光遠光有數子嫡曰光朝（號秋山太郎）二男曰長清（號加加美次郎）二條帝御宇承安中始賜信州小笠原郷因以爲氏（信濃伊豆遠江相摸等之太守）　治承四年源頼朝勃興豆州之日早辭平家赴關東而謁頼朝武衛深感其赤心其後西海東奥役以數有忠功特加德賞　元暦二年爲征平氏三河守範頼舎弟義經赴西國武衛答範頼書曰

尤賢甲斐殿原之中耳波伊澤殿加々美殿殊爾伊登遠之具志申左世可給加加美太郎殿波次郎殿之兄爾天候遍共平家爾附天於遠彌久津加以太利之人爾天候遍波曾知奈登奉密遍機爾波及波奴人爾天候也次郎幾遠伊登越之具之天齊美候遍邊幾也

思模先是治承四年先朝者在京師屬知盛長清託老母之病痾皈信州再來從屬頼朝　承久三年變亂小笠原次郎長清父子七人黨聯發越京師時賜詔使于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曰背殊違屬武家甚違道早可變志武田稽謂長清曰叙詐使視黨武家之證遂斬二人放追一人長清總鎮而有功績至清治之日補阿陽守護之任且儀武家禮法於父祖而纍世不墜家聲者長清之餘功也有數男子嫡曰長經（豊松丸稱太郎遠江相摸伊豆甲斐次郎等之太守）二男曰長房（孫次郎領阿波國也）三好祖　將軍源頼家治世時定近臣五人所謂小笠原弥太郎長經比企三郎和田三郎朝盛中村五郎能成細野四郎等也不論晝夜侍左右細大莫不與知又頼家出令曰此五人譬雖有非常之擧動勿敢有憤恚之情長經第二男稱清經（源次郎）清經生長政（任馬介大膳大）

夫長政生長氏、長氏生宗長、（豊松丸信濃守）宗長生貞宗、（豊松丸信濃守）貞宗為人也、雄畧武毅、而尤善射御、宗尊親王之治世、獻表以勸射御之規、（亀山帝之御宇）叙正三位、尤信家之規模也、嫡男称政長、政長生長基、（豊松丸信濃守）長基第二男曰政泰、（信濃守従三位中將）永享十一年鎌倉持氏謀非望之日、受柳營義教命、出軍于東國、相從將帥者、今川上総介範忠、武田太郎信重、朝倉小太郎教景等也、政泰生數子、嫡曰持長、（豊松丸大膳大夫）二男曰宗康、（松尾小笠原但称土佐守）三男曰光宗、持長生清宗、清宗生長朝、長朝生長棟、長棟生長時、（豊松丸大膳大夫信濃守）當此時、武田晴信入道信玄以武略侵隣、尤拔群傑也、天文七年六月、諏訪頼重・小笠原長時出軍、（両將合兵千六百騎）與信玄戰于韮崎、信玄軍（千五百人）長時頼重大敗走、其後又長時率三千余騎擧軍桔梗原、信玄使甘利左衛門・飯富三郎兵衛・馬場民部少輔・春日彈正・内藤修理率軍而相戰、互得利、明日又長時以四千五百兵進戰、（時五月七日也）長時失利、信玄進軍攻深志、（小笠原居城）既而信玄使人說長時曰、武田・小笠原其先有兄弟好、吾豈忍殺之耶、乃降麾下、則歸國叙、長時不欲其

立天下、遂弃社稷而去矣、因流偏邦、而終於奥州會津、有二男子、嫡號又次郎長隆、屬謙信、於越中戸山戰死、二男曰貞慶、從父漂泊後、偶得皈自國、貞慶生秀政、以秀吉之意、以信康卿之女嫁之、秀政有四男子、嫡稱信濃守忠脩、二男稱右近太夫忠政、三男曰壹岐守忠知、四男曰丹後守重直、（松平丹波守之為養子）然秀政 天正十八年、於下総古河、拜賜三方石、慶長六年、於信州飯田、賜五方石、慶長十八年、於信州松本、領八方石、慶長元和之役、皆從矣、五月七日、接戰秀政・忠脩父子共進於天王寺南門、力戰死、右近太夫血戰數回矣、遂被重創、及危難、家臣等救之、故免万死、天下混一之後、論功之日、賜十方石、授播州明石城、幷元和三年也、寛永中、拜賜十五方石、遷豊前國小倉城、有四男子、嫡兵部太輔、二男大和守、三男遠江守、四男備後守、兵部太輔先父卒、於是遠州忠雄承繼秩祿、備後守食一方石、是右近太夫忠政與遺命達 台聽、然信濃守忠脩戰死之日、有幼子、曰長次、（信濃守）初居播州竜野、寛永中、於豊前國中津、賜八方石、以頒與長勝相雜、

政康之二男孫宗康（是松尾小笠原之祖）宗康族嫡男政秀使其弟光康讓家孫　光康生家長（左衛門佐）家長生定基（弾正少弼）定基生貞忠（左衛門佐）貞忠生信貴（孫六郎左衛門佐）信貴生信嶺（十郎三郎掃部大夫）　天正十年織田信長爲明智光秀遭害至此時甲信兩國大亂國主未定信嶺寄志於　大神君乃因菅沼藤藏達須臾麾下之意　公許諾之則謂菅沼曰出質以爲無其僞則可乎既而從　鈞命出妻子以質三州始出軍于甲信之日信嶺奉　台命爲郷導爲酒井忠次攻信州高島城偶會北條氏直出

兵於是信嶺忠次避高島赴甲州新府而與大道寺駿河守挑戰數日軍功不少　同十二年信雄與秀吉戰于尾州長久手時　公援信雄進軍于尾州信嶺亦屬酒井忠次據小牧以拒秀吉軍　同十六年八月依　台命以忠次之三男小平次郎爲嗣子改左衛門佐信之是也　同十八年三月秀吉征北條之日信嶺信之共爲先驅出軍于小田原同年九月賜一万石遷居武州兒玉郡本庄城慶長三年卒（春秋五十二）　信之嗣食祿自務冠近侍　公左右　慶長五年九月石田三成叛時上杉

以其黨故先出軍於奥州信之從麾下赴野州小山既而聞三成起于濃州　兩公班軍時從　將軍家經中山道赴信州茲眞田安房守同息左衛門尉叛據上田城圍攻之有日矣此時信之家臣赤井藤右衛門幸長等戰死其余死傷者爲不少　大樹舍此赴于彼信之又相從　同十七年賜二万石遷居下總國古河城同十九年四月卒于古河城（四十五）　有子曰政信（伊勢左衛門佐）慶長十九年屬酒井忠次赴攝州翌年又屬酒井家次更奉　台命留守伏見城（此時政信尤少故守于此）　他日

將軍家詣日光山東照大權現之廟駐蹕輿于政信之古河城還輿之日亦然　同五年十月遷同國關宿城加賜食祿二万五千七百石余　同十七年七月卒（春秋三十四）　無繼嗣以高木權右衛門男爲猶子讓其祿（恩接高木氏妻政信姉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二十三

丹羽　藤原

丹羽者藤原姓而其祖武藏國兒玉黨也中年迁居尾張國兒玉村世仕武衛有忠　天文比有丹羽長政（修理大夫）者生數男子嫡林忠長（將監）早世二男源五郎（長秀）右衞門尉三男秀重（九兵衞尉）秀重元和元夏於平野（攝州之地）戰死　長秀度量超絶常人殆有將帥之器仕織田信長攻城野戰侵掠村里顯勇譽者不可勝計　天祿四年信長築城於江州安土山使丹羽長秀監其事

名安土城也高十二間南北二十間東西十七間石垣二重至天守七重

元龜元年信長爲伐朝倉義景經江州朽木谷而入若狹使丹羽長秀明智光秀往若狹國求武藤上野介人質出其母長秀光秀携之歸京　同二年信長使丹羽長秀紫田勝家等伐新村小川兩城之時從兩將馳攻新村城討捕凶徒六百七十人小川敵恐怖其強勢開城退去此時小田御崎凶徒來長秀擊之得勝利　同二月佐和山城主磯野丹波守秀昌（淺井家人　朝倉故今攻之）淺井黨降來使長秀守佐和山城　天正十年光秀弑信長振威境外織田七兵衞信澄黨光秀也（信澄者武藏守信行之男信行曽爲兄信長被殺故信澄怨之且光秀之壻也）在大坂上京與光秀弁力信長之三男三七信孝丹羽長秀相議攻大坂信澄敗死　秀吉討光秀後分闕國而領之秀吉則丹波勝家則近江長濱池田父子則大坂尼崎兵庫丹羽長秀則若州及江州高島志賀二郡瀧川一益則食五万石當此時柴田勝家褰衣露臂其言太驕丹羽長秀耳語秀吉曰吾子欲威天下則今席上可討勝家秀吉笑曰吾豈敵勝家哉其夜秀吉數起

小遺長秀怡聞之秀吉曰我食長濱尚矣而今爲勝家被奪故吾有不平之心耳　同十一年柴田勝家與秀吉隙丹羽長秀黨秀吉發江州坂本入志津嶽城秀吉亦至來佐久間盛政之兵殊乱長秀見之曰時既宜乃麾其兵馳戰北國後陣既亂散至是盛政悉敗柴田勝家戰死於是北國初平秀吉至加賀尾山使前田利家守之利家者勝家之黨也然嘗與秀吉通故如此以越前加賀二加授長秀任越前守依是度其功勞也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卒五十一歲　長秀平日有積聚之病甚苦

之至是不忍其痛惱乃引刀自刺火葬後於灰中撥出積虫未燒滅其爲物也大如拳似形石龜其喙尖曲如鳥而刀痕在背秀吉見之曰此是奇物也醫家當有之物也即賜竹田法印

傳曰嘗天文比今川義元與織田信長戰大垣時齋藤道三之別將陰山掃部介據牀机麾諸軍然一箭飛來中陰山之左眼拔其矢又一矢來中右眼暫間兩眼盲人皆訝之問其故昔年平家勇士悪七兵衛景清所秘之刀劍號阿座丸去九月二十二日千秋紀伊守戰死之時腸

之然陰山求之持此陣頭來其後偶入丹羽長秀之手裡長秀亦患眼病帯之遂奉納熱田大明神寶殿而眼病頓愈

長秀有數男子嫡稱長重（初名鍋丸後五郎左衛門尉又改加賀守）二男備中守長正三男高吉（藤堂宮内少輔初爲大和大納言秀長養子有故而後以秀吉命爲藤堂和泉守高虎養子今在勢州津）四男直政（越後守爲蜂屋出羽守養子）五男長俊（長門守）六男長次（左近其子号三左衛門奉仕大樹）長重爲人也度量絶倫也　慶長五年石田三成詭豊臣秀頼命以叛丹羽長重山口正弘應彼招拠小松城以欲拒東軍山口亦據大聖寺壘黄門

菅原利長通志於關東將發軍於會津時大坂諸將有攻伏見城告於是集老臣相議其臣諫曰小松長重大領主而勇謀亦超人彼若相敵吾軍不利令與長重和解以彼爲前驅伐逆徒可乎利長頷之則使不破齋宮助談之遂不果茲山口玄番八月朔自來小松城謁長重曰吾之軍士不足守太聖寺城願入當城以共防守之長重曰因事急粮米匱之而難饗多軍卒足下速還大聖寺堅爲拒守之具利長聞攻大聖寺之告吾必爲後援速可發軍於是山口正弘馳皈大聖寺城

或曰此時長重具酒肴以饗山口厚且賜短刀於山口催長別宴山口喜曰吾軍若不利而城陥則以此短刀自刎而致秀吉恩於泉下遂起座皈

利長先攻潰大聖寺壘以直赴京師欲援東軍乃修三田山古壘將岡崎備中入勇士數百輩要拒丹羽長重之軍來至金澤城留守奥村伊豫守七月二十六日帥四方騎發金澤進軍

此時於洛中長重之小將坂井與右衛門家人寺西太左衛門伐利長之家人造修陣營之士

二人以得其首

赴大聖寺行程七里路過小松城長重之家人寺澤勘右衛門出于斥候飯告長重曰敵既在近郷長重上櫓上觀之曰敵多軍也坂井與右衛門曰凡軍勝敗不依多少唯在謀畧之巧拙而已利長不攻小松城而直赴大聖寺（此時衆謂寺澤勘右衛門斥候未練也寺沢聞恥之）長重曰吾有山口于後援之約進軍於大聖寺時衆諫曰今以微軍當大軍不唯不利所謂小敵堅大敵之擒乎坂井與右衛門獨曰利長軍至大聖寺今夜休人馬勞明日可攻城殆有懈怠之心乎

然吾率軍夜出不意（從小松大聖寺五里）全有勝利乎且擒利長乎不可知長重然之時有城既陷而敵軍充城内之告茲大谷刑部少輔吉隆爲伐北國敵出軍相從者太律宰相京極高次打木河内守元綱脇坂中書安治同子息淡路守安元小川土佐守同子息左馬介戸田武藏守息男内記平塚因幡守木下山城守赤座久兵衛尉木下宮内少輔與村雅樂助上田主水高木法齋（峰須賀蓬庵家政軍代也）青木修理亮同息主計（修理者丸岡城主食四万六千石丹羽長重妹婿也）丹羽備中守長正（食五万石越前藤波城主長重之舍弟）凡其兵二万余

輩先屠援堀尾吉晴之越前府中城（吉晴從大佛君所賜城也）其後欲攻利長居城金澤時越前北庄城主青木紀伊守驗使於大谷（時大谷在敦賀）曰利長攻拔大聖寺城道自府攻北庄之告當城守兵少之而難拒多軍故開城將入京師於是大谷發敦賀遣使于越前府中曰早開城去守城將堀尾宮内（此時當主堀尾吉晴爲加判在遠州）加井弥八被不能守拒開城出奔矣利長將班軍於金澤路過小松丹羽長重集家臣相議曰敵過吾邊出軍以可擊之衆皆然之使坂井若狹守（坂井與右衛門尉之男也）留守城江口三郎右衛門爲斥候在城

外告曰敵今過城外橋去於是長重開門馳不拘軍令進出擊敵者坂井彌五左衛門（與右衛門男後改土佐守後年仕藤堂高虎）古田五兵衛澤野治左衛門佐佐太左衛門團七兵衛等也利長小將長九郎左衛門與江口三郎右衛門接戰小松小將坂井與右衛門大屋與兵衛悉出衆北淺井西御此時金澤兵殞命者二十五人長九郎左衛門單騎而來于此見小松軍調矢砲以屯麾軍避此赴本道長重勇士拜谷次太夫宮田小兵衛成田助九郎安彥清右衛門不破杢兵衛等拔群有軍功（不破杢兵衛中鉄砲戦死）利

長之軍漸退行長重之軍揮鼓頻要擊之金澤之軍旌旗紛亂利長將山崎勘使于大田但馬曰敵追來吾軍當得勝利之瑞也速來于此援我軍大田將進軍長重將坂井與右衛門察此形勢以爲敵已欲挑戰今吾軍強戰則敵軍遂入于小松城必矣不如早去此收軍於小松也長重領之他自僉謂此時吾軍至遲滯則不唯敗走小松城潰亦不可知此行軍事獨在坂井一人功而已　慶長十九年役於鴫野城兵出戰于上杉佐竹軍定勝（景勝之男）殆危矣長重在後陣進軍放鳥銃相戰討城

兵得首級十四城兵遂退　元和七年於棚倉賜五方石（慶長五年減本領）　寛永四年於白川賜十方石寛永十四年卒東武（時春秋六十七）　長重生一男二女嫡称光重（左京太夫元和七年生江戸賜御諱字）　女子嫁酒井丁総守忠政季女嫁淺野内匠頭長直　光重延寳七年讓家督於其男長政（號若狹守）

本朝武林傳巻第二十四

久松　源氏

久松者流出於一色刑部公深公深五世孫曰道定（稱左衛門尉）領阿古屋庄道定生定則（新左衛門）定則生二男子嫡號通勝（太郎兵衛尉）次曰正勝（大膳太夫）正勝生定繼（太郎左衛門尉）定繼生定氏（左京進）定氏無繼嗣以其族一色兵部少輔蒲負男為猶子讓其家孫是繼次郎左衛門尉詮負詮負生範勝（源兵衛尉後改民部太輔）範勝生定光（左京太夫後豐後守）定光生定益（肥前守）定益有二子嫡號定義（初名弥三郎後改平之丞）二男號定俊（二郎左衛門尉後改肥前守）定俊生俊勝（初名弥九郎後稱佐渡守）至此時始稱久松俊勝從屬　大神君居三州娶水野右衛門太夫忠政女以生男女數子

[illegible]贈大納言廣忠公初娶苅屋城主水野右衛門太夫忠政女後年不相善而返入苅屋此室再嫁久松佐渡守俊勝生男女

永禄七年夏　大神君欲侵畧東參州（今川氏之領內）西郡城主鵜殿長持據城以非之（鵜殿今川族者）　大神君輕卒將三原三左衛門相謀使伴中務門氏太郎左衛門二人（皆伊賀者也）潛入城中刺鵜殿擒其二子

來　公大感喜賜釆地於三原西郡在城久松佐渡守俊勝也　天正三年濃州遠山城主秋山伯耆守晴近（勝頼別將）據城以守之秋田城介信忠率軍圍攻之秋山遂降矣信長使秋山夫婦（秋山妻信長伯母也）生礫先是晴近守城日乏軍食出資寶以求米粟苅屋城主水野下野守代之以米穀有人告信長日本野贈糧於敵信長告　大神君於是使久松佐渡守招野州于岡崎又更命平岩七之介間宮權左衛門尉殺水野於途中久松忿激而再不入

大神君之門　有三男子嫡孫康元（三郎太郎改因幡守）二男曰勝俊（源三郎豐前守祖）三男曰定勝（初名長福三郎四郎後隱岐守）

康元天正十八年於上總國關宿領四萬石生二男五女長女嫁岡部內膳正長盛第二女早世三男忠良（甲斐守）第四女嫁福島備後守（大神君養之為猶子）季女　台德院殿為猶子以嫁中村丁學　忠良於大坂擊敵三十四人　元和二年於濃州大垣賜五萬石寛永元年卒（春秋四十三）　生男女五子長女　台德院殿養之以嫁黑田右衛門佐二男曰照良（松平[illegible]）第三女子嫁松平出羽守直政第四女嫁旗本今間義入季男子憲良（五郎因幡守）寛永元年賜

信州之内有二子嫡曰廣元守因幡 二男曰良尚五郎
佐渡守 廣元繼遺領不弥年月卒有幼子是又夭殤
矣於是家系欲斷絶偶召良尚更賜一万石居勢
州長島（松平未女雖爲嫡家有故更賜采地奉仕將軍家於攝州大坂手自接敵得首級矣）
源三郎勝俊（廣成或作廣康）幼時質甲州或時衝破深雪
而僵斃三列無繼嗣以爲外族故以水野藤次郎
某爲子讓家祿號曰松平豐前守勝政勝政生勝
義（初源三郎豐前守）勝義生勝就（備中守） 寛文中卒其二男
豐前守勝易也食采地一万石 三男隱岐守定
勝顯（早世）勇武者接踵也 慶長五年與兄因幡守共

在東武留守江城同六年於遠州懸川食三万石
同十二年掌伏見城留守職賜五万石同十九年
元和元年兩役守伏見城
此時大番二組成瀬吉右衛門尉日下部兵左
衛門尉根來愛染院同右京鉄炮百挺宛二組
町奉行長田喜兵衛岡野江雪
元和三年於勢州長島拜賜七万石同六年授同
國桑名十一万石同九年八月任少將寛永三年
卒（春秋六十五）有男女數子嫡曰定吉（遠江守）早世二男
曰河内守定行（後改隱岐守） 三男定綱四男曰定眞（信濃

守） 早世五男曰定房（美作守）六男曰定次（能登守有故剃髪號
不伯後召其男二人賜采邑數歩傳兵衛）自第七至第十二爲女子也
嫁服部石見守松平土佐守中川内膳正酒井阿
波守阿部對馬守松平備後守等也 定行寛永
十二年賜十五万石附授豫州松山城有子數人
嫡號定頼（初刑部太輔後改河内守） 女子三人酒井備後守堀
田上野助松平中務太輔等妻也明暦四年致仕
讓家祿于定頼寛文元年薙髪號勝三同八年十
月卒（春秋八十） 河内守定頼轉任隱州太守寛文二
年正月二十三日先父死（春秋五十六） 生男子三人長

子曰定治（主水正） 二男曰定長（石見守） 三男称定重（越中
守自幼爲同氏攝津守定良子） 嫡男定治有癇疾之患故潜居與
家祿於石見守定長（改隱岐守） 定長又有病先兄主計
頭卒無男子養美作守定時之長男讓家祿淡
路守定直（改隱岐守叙從四位侍從任） 是也
越中守定綱元和五年於遠州賜三万石附授掛
川城是以慶長元和兩役勲功也定綱其時學書
院組番頭指揮組中兵討取敵首十七級且自執
戈接敵擊取首級 元和九年加賜二万石爲五
万石之封侯居城州淀城寛永十年於濃州大垣

食六万石同十二年於勢州桑名食十万石有男

猶定良摂津守

美作守定房侍従従四位寛永二年授勢州長島一万

石寛永十二年於豫州食三万石寛文四年加賜

一万石

本朝武林傳卷第二十五之廿六目錄

卷第二十五

本多　藤原　本末

卷第二十六

本多右仝
本多豊州廣孝之系傳

本朝武林傳巻第二十五之上

本多上　藤原

本多者淡海公之後孫從公二十三代之末葉稱中務丞秀其子助秀有故謫居豊後國本多郷因以爲氏助秀生助定號右馬允源尊氏將軍伐志村以下之凶徒以賜可平鎮之書曰

志村以下之凶徒等致路次之煩越前伊井城止參路事猶扶石關大草伊豆守手隨催郡内勢彼可被鎮狼藉也依忠節可恩賞之條如件

建武三年三月二十日　源朝臣御判

本多右馬允殿

御判

下　本多右馬允定

可令早領知尾張國横根郷同栗飯原郷等事

右爲勲功之賞所宛行也早守先例可令領掌之條仍如件

建武四年八月五日

助定十代之後胤稱助量助量生忠豊平八郎後吉左衛門忠豊奉仕　清康公攻城戰野顯勇名數伺兵或時　清康公賜軍給物扇俗云捧　天文十四年織田大隅守信廣信長之兄據三州安祥城今川義元攻之時從麾騎使太久保新八郎阿部大藏本多吉左衛門同平八郎率三百余騎以救義元信廣堅拒之忠豊忠高進先登父子共戰死忠高二十二歳　忠豊有二男子嫡男忠高平八郎二男稱忠眞肥後守奉仕　大神君數麾軍忠元龜三年　大神君與武田信玄於遠州三方原會戰時吾軍向危本多肥後守忠眞鳥居四郎左衛門天野麥右衛門成瀬藤藏等戰死

忠高生忠勝初平八郎中務大輔後奉仕　神君其爲人武勇謀畧傑出于万人而膂力抜羣攻城

野戰顯勇譽不可擧言　永祿三年　公至大高忠勝從奉時十三歳　同五年今川氏眞陣將小原肥前守自駿州出張三州長篠時忠勝十五歳赴戰場叔父肥後守擒倒敵兵謂忠勝曰汝可捕首忠勝曰我何借人力立武功乎即馳入敵陣討敵兵得首時衆人杉田七之介原田弥右衛門顯勇武

同六年三州牛窪合戰忠勝與駿州勇兵城所助之丞合鎗時忠勝十六歳原田弥右衛門杉田七之介力戰　同年忠勝與小原肥前守之兵牧野摠次郎於三州吉田下塚合鎗　同七年三州

土呂一向宗一揆之時忠勝踰柵合鎗其勇絶倫
公大感之　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奉従
大神君攻今川氏真圍遠州掛川城忠勝指揮士
卒屢軍功氏真請降献城去赴相州小田原　元
亀元年六月八日江州姉川合戦奉従　大神君
援織田信長先登鍛破越前朝倉之大軍此時忠
勝負功揚出家臣三浦竹蔵櫻井庄之助原田弥
之助本多三七渡邉半兵衛或合鎗或能射或得
首級　同三年九月下旬武田信玄出張遠州見
付邉至袋井時　大神君聞召之欲至三加野以

當河坂於前要之合戦以臨天龍川邉先陣既赴
三加野臺敵兵欲遮味方後以廻兵於右方忠勝
察其機告　公曰今日勿必戦速可還軍敵兵大
勢且進退自由之戦場也味方小勢且戦場不宜
敵若越天龍川以追來則及彼半渡時一戦則得
利也矣　公從之諸將亦頷之時内藤三左衛門
蒲田吉啓既攻追難去此地如何時忠勝二十五
歳入馬於兩陣之中間掛黄母衣而鹿角發着使吾軍得退
還爲殿後率兵拒甲州兵御家人等多從之忠勝
戰死三十餘騎我兵以敵見付町時敵分兵自

[illegible]途而忠勝使家臣大鐘彦介放火於見
付邑敵兵來而使味方兵退既而忠勝至一
言坂與大敵競來者終日相戦既七八度敵不能
進味方蒿此時櫻井庄之介三浦竹蔵大原物右衛
門能戦而或奪刀得首級或放矢炮殪騎卒此間
味方諸軍悉得渡天龍川忠勝離岸時敵兵又進
至而爲殿間相去一町許敵終退時
傳云此時信玄大感忠勝之武勇使士屋右衛
門尉候察忠勝之後殿彼者徳川家之逸物也
云云

大神君駐馬於真古自植松邉以待忠勝來而
勞之曰仍今日進退中節其勇武所感嘆也可謂
我家之良將也即入濱松城敵兵感服忠勝大勇
以立歌俗云落書其哥畧之於一言坂世人所偏知也
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遠州味方原大戦時忠勝
爲先登率兵馳合鎗其長一丈一尺忠勝時以此鎗切蜻蛉爾來
號蜻蛉切其勝負何可知人家人者本多甚六郎荒川甚太郎
河合又五郎多門越中等濺進各戦死櫻井庄之
介得首級忠勝自力戦摧破敵陣一方甲州兵欲
襲味方軍後以絶軍路故味方引退時敵兵至犀

崕邊來方軍延危忠勝下知諸卒整列伍全軍自
支黙入濱松此間忠勝殿禦拒敵至五六度
天正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三州長篠大戰之時
大神君使忠勝爲軍奉行織田信長出令曰我聞
甲州兵者常不顧軍之勝敗而馳馬突戰然則可
構柵於諸軍前忠勝撰鐵炮輕卒以使之居柵際
得敵兵進來以可放之既而敵兵競來者皆爲鐵
炮被擊殺敵軍大敗走馬場美濃守山縣三郎兵
衞以下甲州豪傑數將死於　大神君之軍前忠
勝欲入原田彌之助拔入敵陣以取敵挿物捧之

武田勝賴本陣旌旗已亂欲退走忠勝察之以節
制諸軍　大神君諸將同進大久保忠世同弟忠
佐與旗下諸將織田信長之諸大將爲後繼
進忠勝命諸卒取延鎗擲之揚聲急擊之勝賴終
單騎而遁去此時勝賴之挿物爲味方兵被得敵
愧之曰是舊物也故弃之耳捧新作之指物以示
之忠勝家人梶金平笑之曰馬場山縣者甲州之
良將也是亦以爲舊物故弃之乎敵不答
大神君聞之快然此戰間敵二人在大杉樹陰
大神君使忠勝家人多門傳十郎蜂須賀彥助追

擊之殺其一人而彥助戰死傳十郎被創凡此戰
殺敵太多依軍令不等首級　同年　大神君攻
遠州二俣城時　公陣鳥羽山與城之間有川忠
勝追兵於川邊與敵挑戰櫻井庄之助得首級松
平源五郎被創　同年遠州高明城攻戰之時忠
勝依　台命率兵急攻之城終陷城主朝比奈某
降　同八月十八日　大神君攻諏訪原城時忠
勝爲先登有戰功家人中根九右衞門戰死　同
年遠州小山合戰供奉家人中村與三內山忠次
郎小野田與市合鎗松平七兵衞土屋甚助小泉

彌八郎戰死渡邊半兵衞放矢日置三藏能合戰
同年犬居御出張之時供奉　同年三月駿州
御進發之時供奉使忠勝赴遠目口入駿府敵自
持舟城出以要之忠勝揮戈自擊破之即經營其
近邊使敵不得作田圃　同七年田中御進發之
時供奉　同八年六月十七日遠州高天神城攻
擊之時忠勝先登指揮士卒破軍場口柵家人內
山忠次郎日置小左衞門力戰內山與敵合鎗
同十年　大神君御上洛依信長之勸遊泉之堺
時聞明智光秀弑信長而欲取洛誅光秀以至飯

盛入幡邊時忠勝諫曰宜早飯三州以起義兵討賊今若以微勢入洛不幸而失利不可知也　公從之即赴參州路次之間群賊蜂起忠勝從者能率衛護之以飯入參州此行涯忠勝甚嘗艱難大神君常以此事謂左右感之　同十二年四月九日尾州長久手合戰之時　大神君屯於小牧山秀吉屯於岩崎既而聞秀吉之先陣池田勝入等攻落岩崎城欲襲參州即使酒井左衛門尉石川伯耆守及忠勝留守小牧而集兵至長久手先陣勝入等失大利秀吉聞之率諸軍急至長久手

欲向龍泉寺邊忠勝在小牧謂酒井石川曰秀吉赴長久手襲其虛攻擊秀吉本營岩崎然則知彼前後受敵則敗亡決然石川不可先是忠勝被梶金平至戰場怪其遲歸不敢安心而謂酒井石川在此則留守不足其人可必赴戰場則率兵進往時金平與敵相逢得首級馳飯以軍事告忠勝忠勝[illegible]秀吉大軍赴長久手弥進兵急馳與秀吉纔[illegible]相並行爲秀吉大軍其勢六万兵忠勝之兵僅三千許志氣凜乎不敢畏秀吉數万兵衆[illegible]勇秀吉亦深感之秀吉聞長久手合戰

已畢　大神君以兵還小幡而感其進退當節以飯陣鼓忠勝又至小幡拜謁　大神君動喜色織田信雄聞忠勝武者欲見其進退指揮時秀吉至龍泉寺邊忠勝分其足輕百餘人以爲三隊爲伏兵而與騎兵與敵相接及茲使足輕相代放鐵炮以多殺敵兵先鋒其軍形得其處也長井與太郎進入敵軍忠勝見其危馳先長井以取敵馬授長井廝兵手擊忠勝返馬合鎗而度敵不進忠勝徐飯吾軍信雄甚感之授腰物號法城寺忠勝家人本多平三郎長坂太郎右衛門得首級他日秀吉謂左

右曰忠勝以小勢不畏我大軍可謂大膽或以告忠勝忠勝曰我非欲與秀吉爭勢唯一戰以死耳我戰死間移時秀吉至長久手者遲滞乎然則公兵避地必得勝利矣衆僉感之　同年尾州蟹江合戰忠勝進先登有軍功家人本多平三郎植村庄藏蜂須賀金右衛門内藤平十郎各得首級

同十六年忠勝叙從四位下任中務大輔

本朝武林傳卷第二十五之下

本多

天正十八年秀吉東征北條氏直圖相州小田原城 大神君率兵會之忠勝供奉隨也吾軍攻一方曠年秀吉謂 大神君曰小田原欲圖已久遂不可圖雖然關東諸城獨是屬北條左衛門太夫兼前守山中城城陷後蟄居玉縄城彼勇名鳴于關左者也君宜謀以降之 大神君又以此事命忠勝忠勝歸陣營呼都築弥右衛門相議而使都築弟某人往玉縄使其叔父僧了辰說左衛太夫以利害說城難守之事左衛門太夫從之依忠勝請降感賞至小田原謁忠勝忠勝爲之先容以拜 大神君而後謁秀吉秀吉感悅之曰忠勝智勇尤著德川殿多用名士善哉既而秀吉使淺野彈正木村常陸介等經略關東諸城以忠勝副之以左衛門太夫爲案內者五月上旬發小田原徇江戶佐倉千葉氣樂金廳南等諸城六月圍岩槻城淺野彈正攻之城未墜忠勝大手口攻入既破三壘時家人梶金平合鋒衝倒敵兵三毛利兵衛鈴木九郎左衛門爲其奉行一番擧幟入城中多門傳十

郎山中平八又能放矢殪敵傳十郎河合又五郎蜂須賀金右衛門被劍下里藤八佐原作右衛門菅原一内長坂甚平小埜田新五郎戰死城中失[illegible]降卽請取其城既而至鉢形瀧谷與北國兵相合攻落八王寺城取築井秀吉請 大神君使忠勝守廳南城以上總下總兩國令平鎭之七月六日氏直降參九日 大神君請取小田原城於是關東悉平秀吉以關東八州奉授 大神君[illegible]秀吉至野州宇都宮召忠勝自廳前賜焉秀吉賜一胄此[illegible]奧州所獻也傳聞佐藤忠信之胄也著此胄者今世非汝而誰乎忠勝拜謝家寶傳于子孫 大神君使忠勝於上總國賜十万石居大多喜城 文祿元年秀吉征朝鮮在肥前國名護屋時 大神君亦赴之忠勝先驅 同二年肥後國梅北某起一揆秀吉在名古屋使淺野左京大夫幸長將兵以伐之以幸長年齡甚弱請 大神君使忠勝副幸長以同往及至筑後肥後之境比聞梅北已伏誅故忠勝幸長同歸名古屋初忠勝若年時插扇子指物以赴戰[illegible] 大神君曰扇子指物者我家之吉例

也可獻之即使永井與次郎誦進之　慶長五年
大神君若御座于伏見城凶徒蜂起于奥州　神君
東征先至武府既而進軍於野州小山時三成謀
叛而上方悉爲御敵故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池
田三左衛門尉輝政黒田甲斐守長政細川越中
守忠興淺野左京大夫幸長藤堂佐渡守高虎加
藤左馬介嘉明山内對馬守堀尾信濃守田中兵
部大夫等諸大將先率兵赴上方使忠勝及井伊
直政監之同往節制諸將經日各會尾州清洲以
議軍事直政忠勝會諸將攻落岐阜城以詳進東

都九月十四日　大神君著御於濃州赤坂諸大
將來謁此日駿州中村一角之兵與上方敵相戰
既失利不能退兵　大神君召忠勝直政曰汝等
速往可收駿州兵兩將即單騎不帶甲冑而赴彼
地以指揮之味方兵聞令命即退敵不能進人以
爲妙也此時中國大軍登南宮山以張陣味方兵
疑之忠勝曰戰已在近若欲戰則假雖在山可欲
下而降從被登高處者不欲戰者可知而已人感其
覺機也十五日三成及其黨島津宇喜多大軍大
戰于關原忠勝乘名馬（號三國黒毛其長九寸先是自幕下所賜也）以

進先登力戰薩州兵放矢砲中忠勝馬掘金平以
己馬授忠勝獻首九十餘級　大神君登高所實
檢之時諸將獻捷忠勝在御前爲之拔擢曰今日
諸將武勇誠所驚目也福島正則曰忠勝今度指
揮尤過素聞也　公曰中務事所不始于今也忠
勝曰渠等誠弱敵也其後　大神君御入洛三成
等伏誅天下一統　同六年改大多喜賜勢州桑
名城大多喜城賜二男忠朝　同十五年　將軍
家御獵三州田原時以三遠諸士爲勢子忠勝自
桑名來謁曰昔日信玄出張味方原其氣不如此

盛擧也同年卒（春秋六十三歳）法名良信　兩公聞計甚
惜之　忠勝生忠政（初平八郎後美濃守）　天正十八年
忠政十六歳從忠勝攻武州岩付城早至大手城
門自執鎗突殺妹尾下總守得首級中鐵炮且敵
箭中鞍前輪此時三浦監物戰死植村土佐守内
坂與五右衛門内藤源太右衛門能戰忠政與鳥
居彦右衛門平岩主計三將同一所有戰功秀吉
各賜賜物其余入王寺𥶡井鉢形等攻擊皆從忠
勝有戰功　慶長三年叙從五位下任美濃守
同五年忠政奉從　將軍家向信州真田城忠政

進先登擊之敵敗走忠政馳欲入城中以無軍令故指揮士卒終引退軍士家人淺井小共衞永田角右衞門能戰　同十五年賜忠勝遺跡居桑名城領十万石　同十九年之役忠政列先鋒勳勞尤大也翌年又同　元和元年忠政改桑名賜播州姫路城加賜五万石領都合十五万石　寛永三年　將軍家御上洛忠政騎馬供奉此度叙從四位上侍從同八年卒(春秋五十七歲)法名道悟　忠政舍弟忠朝(本記出雲守)後奉仕　兩公慶長五年之役供奉時十九歲馳入島津陣斬殺敵兵二騎得首級

良從山田主水永田角右衞門加藤忠左衞門等能戰吉原新助長井新四郎青山三四郎得首級
同六年賜五万石采地居上總國大多喜城
同十九年翌元和元年之兩役供奉五月七日忠朝疾進於阿倍野與敵兵相當數回忠朝持鐵棒而自擊敵二十余人良從小野勘解由大屋作左衞門死於忠朝左右其外臼杵七兵衞加藤忠左衞門中根權兵衞山崎半右衞門石川半彌大原長五郎村越茂兵衞青山五左衞門藤平次右衞門土橋加兵衞土屋太郎八稻毛市郎兵衞等一所戰死勾坂若狹守大原惣右衞門柳田左馬介窪田傳十郎近藤五郎左衞門小森助左衞門門田求太夫杉浦三郎右衞門河崎市右衞門宇佐美少右衞門內藤五郎作被創得首級七十余級也其外不可換量　兩公各賜感牒　忠朝卒(春秋三十四歲)法名良玄　忠政(美濃守)生忠則(平八郎後美濃守母者□三郎之女也)奉仕　大神君并將軍家　元和元年之役供奉同二年　將軍家弟一御姫嫁忠則　同三年賜采地十万石住播州姫路(父忠政在城領十五万石父子合二十五万石)　忠則寬永三年父先忠政卒(春秋三十

一歲)法名宗雄忠則無嗣子有一女子(母將軍家之御娘也)嫁池田新太郎光政　忠則舍弟政朝(甲斐守)奉仕
兩公元和元年之役得首級同年依　鈞命叔父忠朝遺跡賜太多喜城領五万石同三年封居播州龍野城　寬永八年續忠政家督播州姫路城領十五万石同十五年卒(春秋四十歲法名龍澤)　政朝弟忠義(能登守)與父兄共慶長元和之役供奉自討敵顯勇譽(此時僅十四歲母者與政朝同岡崎信康卿女)故後年賜采地十二万石居奧州白川城　忠朝生政勝(內記)奉仕　將軍家　寬永八年召政勝別於播州內賜

采地四万石。同十五年政朝卒。因遺言政勝續家督。依　鈞命改播州姫路賜和州郡山城領十五万石地。其枝葉繁榮。称本多者不可枚舉

本朝武林傳巻第二十六

本多　豊後守 廣孝系

本多者淡海公之後孫從公二十三代之末葉稱中務丞秀其子助秀有故謫居豊後國本多鄉因以爲氏助秀生助定號本多右馬允後源尊氏將軍伐志村以下之亂徒以賜可平鎭之書曰

志村以下之凶徒等致路次之煩越前伊非城上野介等楯林石關大草伊豆守手隨催郡內勢被可致鎭狼藉也依忠節可恩賞之條如件

建武三年三月二十日　源朝臣御判

本多右馬允殿

御判

下本多右馬允定

可令早領知尾張國横根鄉同栗飯原鄉等事

右爲勲功之賞所宛行也早守先例可令領掌之條仍如件

建武四年八月五日

助定八代之後胤稱信重號彥三　清康公之時亨祿二年三州下地會戰之時於御油繩手戰死舂秋二十五歲其子稱廣孝始彥次郎後任豊後守從　廣忠公賜諱字也　廣忠公之時參州未定當此時或屬織田彈正或屬今川義元多違　公之命者也廣孝獨事君以忠心於三州所々戰場和田佐佐木上野等也盡軍忠數回

大神君稱元康公時於戰場抽衆勵武勇其御感牒畧之御判日付十月云云此會戰爲敵者未分明戰地亦無知之者　永祿四年今川氏眞使吉良義照守吉良東條城時攝小牧鄉於砦及會戰數回矣或時味方出軍於藤浪畷敵軍又出城內防戰義照之老臣拔群者冨永伴五郎者上云持弓東矢廣孝挺進討冨永得其首此時廣孝勇絕倫首塚埋其首處號伴五郎塚在今伴五郎戰死後城中力屈勢減請和開城去義照又退走賞其軍功賜貝福駒場永良木田吉田楠木宮狹間守島伴樂山田等之地是東條領之地也且代代忠節不少此時又賜書其辭畧之日付永祿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同永祿五年三州一向宗一揆之時廣孝守土井城其近邊士呂羽根針崎若松大草佐佐木野村櫻井等村村皆屬凶徒然土井在其中間故且夕攻戰無休日此時三州之諸士　德川家世臣等因爲其門徒僉背　公以黨僧侶唯廣孝獨謂如此之時宜盡忠臣之道

乃以九歳之嫡子為質獻納之　大神君感悅不
少乃加首服且賜御一字康之稱彦次郎康重為
嘉稱并賜御馬　大神君東三州出軍之時廣孝
為先陣出小坂井邊相戰討捕敵兵五十餘家人
雜兵三十人許戰死其時又賜感書其後廣孝出
軍于吉良以諳察彼地之形勢而達　大神君時
御着東方陣小坂井之時御自筆之通簡省畧之
日付者八月十日　同永祿七年今川氏眞使朝比奈肥
前守寄田原城在三州內廣孝家臣本多甚十郎敵兵
與長谷川十郎三郎相戰勵戰功其日敗城外廓

敵終不能取城退去為其軍忠并賜二崎白屋浦
承之　其寄美且賜田原城御證文畧之其被載次
第者如左　日附者永祿七年甲子六月六日云云
二百貫文　田原鄉
百五十貫文　梶之鄉
五十貫文　二崎鄉
百貫文　浦鄉
七十貫文　數地鄉
百貫文　新野美鄉
自夫以後在城田原以清治所所之地故賜赤澤

矢久間高松赤羽根神部七箇村其外村村七百
余貫之采邑　大神君遠州御治國之時有飯迎
人某者廣孝奉命追討之　今川氏眞據掛川城
廣孝出軍於天王山口攻之家臣本多左馬介等
振勇武血戰其外討取敵八人　元龜元年六月
於江州姉川合戰作先隊自身擊敵力戰而被創
同年信長與朝倉及淺井於江州志賀對陣之
時為　大神君之軍代石川日向守家成本多廣
孝兩將援信長信長感悅而使羽柴秀吉相謝日
秀吉至志賀之軍事既平雖然為援兵賜兩將之
潤程

事遂能國以為信長之榮其勞雖不少至彼地來
幸甚矣兩將終至彼地　同三年十二月味方原
大戰之時吾軍退歸敵頻要之及難苦廣孝獨通
軍相戰避進來敵子男彦次郎及家人鷹部屋架
之介等討敵得首級　天正元年與平美作守服
屬東方時為之使美作守息男九八郎為　大神君
質時九八郎妹為廣孝二男藤六郎重澄妻是依
台命也　同三年長篠大戰之時向鳶巢口勵
軍功彼日　大神君出軍遠州小山時從後塵
遠州御治國之時節在城千久野其後同國之內

賜前尾藤原樽本飯田小川原川等之二千貫文之采地、令旗下。三州之舊采地讓與嫡男彥次郎康重、說之役亦從軍於所所　同十年出軍於信州之時、小田原勢襲來而及危急、廣孝返擊衛逐擊其壁征飯　同十一年叙從五位上、任右衛門佐　鈞命　同十年稱豊後守、其後改越前守

同十二年長久手合戰之時、相從攻圍蟹江城之時、奉命守小幡之砦　同十五年秀吉出軍於豊紫之時、爲　大神君之使、涉鎮西、攻豊前國岩石之城、爲之城時討捕敵兵、秀吉賞軍功、賜太腰劍

[illegible]賜至大坂國之時、賜黄金十枚、羊皮羽織人[illegible]褒之　同十八年小田原追討之時供奉

大神君關東御入國以後、在城上野之白井　慶長元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春秋七十歳　廣孝一世之間軍功忠積、不可勝言。其子彥次郎康重後改豊後守、生三州土井、幼年甚太郎、義春女　永祿五年之冬九歳謁御着服　大神君賜御一字、字康之　同十一年令從公攻遠州掛川城　公夜之時、康重十六歳馳参、得首級也　元龜元年姉川合戰之時、又得首級、其身亦被劍二箇所　同三年味方原退

口之時、敵軍頻襲來、時康重返戰、討捕敵兵　天正三年於長篠戰場、與父共至鳶巣、馳入敵陣、得首級、傷其身二箇所（二箇所之内一个所者鉄炮創、至死日其玉猶在于左股）、血戰數回矣。三州采地承領之。翌年之夏、甲州之軍勢出張于遠州、其爲拒備、大久保七郎右衛門與本多康重兩將赴久津部砦之　遠州小山諏訪原高天神等攻擊之時、康重從之、於諏訪原戰、鉄炮中其胴、不經日平愈　同年信州七月出軍、其後擣砦於甲州府中、爲其守禦至彼地　同十二年長久手合戰之時、爲魁帥、自身揮劍力戰、然刀要折、拔谷急難、則奔太刀組敵、得其首級、此日康重血戰數回、傷其身七箇所、其武勇傑出于余將、家人又三十六人戰死、攻蟹江城時之刀劍未痊、雖然相從士卒出軍　同十三年有故三州之諸城主有獻質、康重亦以二男二郎八紀貞出質　大神君曰、康重代代之忠節非嫌疑者、然則不及出質乎。以紀貞居住祖父廣孝之采地、加憐心　同十八年秀吉誅伐北條時、康重攻天王口之人數列也　大神君關東入國之後、於上州白井賜二万石　同十九年奥州陣之時賜書曰

急度申遣候仍而與州御出馬之儀候條用意
不可有油斷候也
十二月四日　御朱印
本多彦次郎殿
依之出軍於稗抜名所之　文祿元年秀吉遣軍於
[illegible]鎮　大神君亦在陣於肥州名古屋康重留主
參都　同四年叙從五位上　慶長五年三成叛
逆之時康重從　將軍家赴信州上田攻真田房
州之居城解上田圍發軍於濃州之時奉　鈞命
為殿後　同六年之春賜三州岡崎城食五万石

來此且稱城料賜八木五千石其後　大神君被
枉駕於岡崎城謂康重曰汝代代之忠勲不可言
悃志溢其身　同八年　大神君任將軍之時撰
朝散大夫十騎為參內之供奉康重其列在第四
之數也　同十六年三月康重嬰病痾時辱御內
書且使松平耶十郎至岡崎以訪其病悩同二十
二日卒春秋五十八歲　康重生康紀初彦二郎改伊勢守又称豊後守於
三州田原城生母ハ石川日向守家成之女也　天正十九年從　神君
賜御一字字康之及腰物一字一文　慶長六年叙從五
位上其後又　台德院殿任征夷大將軍時御參

內供奉撰六騎康紀其數內而左第四之列也
同十六年賜父遺跡　同十九年至元和元年之
兩役供奉二年攻擊得首級數百且自血戰五月
七日與敵馬於千貫櫓下鉄炮中胃其胄張內ニ留其身無
恙　同九年　大樹任征夷大將軍時選供奉十
四騎其列數右之第四也　同年癸亥九月二十
五日卒于岡崎四十五歲　其子伊勢守忠利生東武
母ハ松平玄番頭家清之女也　慶長十八年七月
從　將軍家賜御一字字忠之且拜賜腰物　同十
九年役留主武城翌年供奉在父陣營　同年六
月叙從五位上　元和九年拜賜遺領　寬永十
一年八月於參州加賜五千石

本朝武林傳卷第二十七之三十目錄

卷第二十七

眞田 清和源氏 出於滋野親王

卷第二十八

阿部 源氏

卷第二十九

水野 源氏

卷第三十

戸田 源氏

本朝武林傳卷第二十七

眞田　源氏

眞田者清和源氏也天皇季子稱貞秀是號滋野親王親王生幸恒幸恒始往居信濃國海野卿故日海野小太郎

傳曰此人建社於白良庄勸請于天皇是號白良明神再來世世眞田家鎭守神也

幸恒七代之孫稱幸親（海野小太郎）幸親有子嫡號平四郎幸廣二男小太郎幸氏　幸廣壽永二年於備中國水島與平氏會戰時力戰死弟幸氏（後任左衛）

門尉事木曾義仲義仲頼朝不和之時爲結親和以義仲嫡男清水冠者爲頼朝聟（實以是爲質令往鎌倉）此時幸氏從往仕　元暦元年四月二十一日武衛謂義仲因茂如朝憲之罪奉勅伐之爲其子者令篤居吾營雖是似輕朝廷且又被以我爲不戴天之仇則後殃不可計不如誅之有人告志水者冠者潛銜破曉竊而被婦人之衣服相從侍女於左右出走海野幸氏與清水年相同也入冠者之寢處着志水之夜衣以臥幸氏日夜侍座冠者之左右見外人少故無人知之者日及丈五出冠者之常

座其形勢擧動不異平日獨弄雙六戲遊而閑居（冠者常好雙六勝負幸氏爲之敵手故今作之）逮昏武衛聞之驚駭禁囚幸氏使堀藤次親家帥數百輩捜索之親家於武州入間河原誅之雅君愁傷不可言且罹病惱政子（頼朝室家）使堀親家禁囚之幸氏爲人也不唯有忠武之器又長揚由之術故頼朝容之授舊領因來爲右大將家臣處處無不從也　建久四年武衛於富士狩場曾我祐成（十郎）北條時宗（五郎）狼藉之時早向彼輩被創者最初海野幸氏愛甲三郎吉秀加藤太岡部彌三郎堀藤太臼杵八郎平子平馬

允等也論功之日幸氏尤爲其一二也　正治三年三月十四日（頼家治世）佐佐木三郎盛綱入道（法名西念）飛羽檄於鎌倉曰堀小太郎資盛平田四郎欲奉謀朝家擁城壘於越後國鳥坂近國之輩欲攻之却爲逆徒敢走因銜命西念揚鞭至鳥坂於是越後佐渡信濃三箇國軍勢爭鋒競進西念子男小三郎兵衛盛季欲進先登時信濃國住人海野小太郎幸氏先于盛季欲馳出盛季臣從執幸氏之轡留之時盛季爲先登幸氏怒斬之馳馬力戰而徒飛矢右恰如雨脚幸氏深進被重創盛季亦被

剗其外臣從等或殞命或被創者若干也茲資盛之姨母有坂額者勇力拔萬人且長射藝百放百中凡西念軍士死傷者不少時信濃國住人藤澤四郎清親所放之矢貫坂額女之左右股既而倒臥清親臣從擒之待平愈日可獻之坂額生虜之後資盛軍狼狽走至此時資盛累世之寶刀忽紛失

傳曰資盛曩祖出羽城介自野干手所相傳之良劍也

仁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賴經治世）海野左衛門尉幸

氏與武田伊豆守入道先蓮爭論上野國三原莊信濃國長倉境幸氏因有其理領之先蓮怨之有將復仇之謳說義時（北條）再聞其論如前日武田訴無其理故人皆惡武田之不義　嘉禎二年北條五郎時賴始欲射流鏑馬於鶴岡之放生會先於馬場試之泰時使海野小太郎幸氏談故實（幸氏）右大將家入人射人列也幸氏言曰佐藤兵衛尉憲清入道西行曰

藤原憲清入道西行出洛陽縱行脚往鎌倉見武衛延入府中問答和歌及弓馬之道翌日退出賜以銀猫拜受出乃與門外遊兒而去（于時文治二年七月）蓋西行通達射御與義善和歌管絃弓押立於手拳可彎之形勢可持也幸氏謂流鏑馬揃箭時持弓於一文字非禮也持弓於一文字之形即非可射之形勢聊遲滯之形也時下河邊行平工藤景光和田義盛望月重隆藤澤清親諏訪盛隆愛甲三郎秀隆等甚甘心之武州泰時令曰向來可持弓之式當效之而已　幸氏二十代之後苗號棟綱（初小太郎改信濃守）棟綱生幸義（初小太郎右京太夫）幸義同國更級將爲村上義清殞命（單戰數遂戰死）幸義

有男子稱幸隆（彈正少弼　號一德齋　法名）此人還眞田莊居住故改稱眞田當此時徹侯悉分裂而狼烟無止時矛盾無間暇之日幸隆浪迴於四方之敵遂避住所往迂上野箕輪甲州信玄憐其落魄且愛其英才雄畧而招待之他日得還住舊城　天文十五年彈正言其臣須野原若狹守曰村上義清俱不載天之讎也吾多年思之尚矣汝佯降村上赴更級言吾有怨眞田之事請遣軍士吾內應而殺眞田且使城兵悉誅之然則村上喜從汝言以出軍攻城攻則誘險隘之地以討之如此則村上

勢衰力屈挫武威其時乘虛擊以相戰義清授首乎汝其計之須野原若挾守同惣左衛門承命往更續述其事義清喜且賜馬太刀及封地之印遂遣五百余人遅兵彈正猶定約於本壘三壘之間悉挾擊之再來力盡兵乏而遂翌年與信玄戰于上田原弃社稷出奔越後國寓居上杉謙信采地信玄甚感眞田討畧

幸隆親討村上以雖不復其仇則去纍世宗廟之地客死於越州則可謂復其仇者也

同年板垣信形(信玄軍將)與上杉會戰之時白倉五左

衛門(上杉家臣)所放之矢中信形之馬馬則顛仆板垣爲歩行敵見之七八人馳向信形信形殆危時彈正幸隆揚鞭馳來鏖敵二人傷三人尚擊競來敵得其首於是板垣亦討敵遂免危難天正二年五月十八日卒(春秋六十二)有三男子嫡男號信綱(源太左衛門尉)二男信輝(兵部丞)三男昌幸(初名武藤喜兵衛後号眞田安房守復本氏)各有武將之器　昌幸自幼近仕信玄之左右(出頭足輕大將所謂武藤喜兵衛三枝勘解由左衛門曾根内匠也)信玄卒事勝頼

永祿十二年九月上旬信玄帥二万八千兵赴豆州韮山北條氏政聞之帥三万八千騎出軍于山中(名仙山)信玄使馬場信房(美濃守)山縣昌景(三郎兵衛)眞田信綱(源太左衛門尉)內藤昌豐(修理亮)巴部次郎右衛門等監察敵之形勢其兵百四十騎(俗目物見)大信玄曰明日討取氏政明後日須攻入小田原城馬場曰戰地不便如何信玄曰使如吾兩眼者撿地勢何疑之哉衆皆謂如兩眼者誰人乎少焉皈而見述其事者眞田喜兵衛尉曾根内匠助也　天正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勝頼與　大神君及信長戰于長篠甲州豪傑悉戰死眞田信綱同信輝兄弟向前田利家福冨平左衛門隊破柵自討敵兵數輩

兩將戰死于同所勝頼軍遂敗走他日勝頼歎兄弟忠死使昌幸嗣兩兄之家(於是改稱眞田安房守其采地合而一万五千貫許今當十五万石)　天正十年木曾穴山等叛勝頼時獨昌幸納忠於勝頼父子且曰入我居城(在上州吾妻郡)以待時運勝頼領之因佞臣等之諫赴小山田居城(甲州郡内)小山田拒不入勝頼進退惟谷遂入天目山(甲州田野郷也)自殺　昌幸應信長之招屬尾州然信長爲光秀遭害北條氏直捷瀧川領關八州厚幣卑禮招房州昌幸應之或時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尉忠世言蘆田下総守曰足下與眞田爲舊

識以辯才使彼來屬其忠勲不少芦田曰　公有賜大祿之約告之真田忠世告之　大神君公喜而使杉浦七藏書印書以賜之芦田持之往告真田昌幸諾應　鈞命他日　公與氏直相戰氏直失利歟回矣遂相和親爲其證約氏直獻郡内左久郡於　大神君大君亦以沼田當賜氏直昌幸聞之曰不獨違可賜大祿之約以吾舊領賜他人事不合意沼田吾以武力畧取之地也依何令與北條哉返書音屬秀吉　公忿之天正十三年八月使鳥居彦右衛門平岩主計大久保七郎右衛

門保科彈正同肥後守芦田下総守岡部次郎右衛門屋代越中守等攻上田城真田父子拒之子息左衛門尉幸村伏城外之森中欲討敵之不意吾軍既圍城房州爲監檢相從步卒二十人鉄炮三十許出城外東軍馳追之房州避之入城吾軍急進入第二壘毀欄門將入本壘從城上落大石大木屬屏門者壓木石殞命者不可挍量且進入城内之隘窘地者進退惟谷城兵頻放矢石不唯百發百中一發殪二三兵殘兵漸出門外時房州鳴金皷以進出東軍旌旗散亂死創者居多鳥居

元忠（彦右衛門）上高地麾諸軍相戰於是吾軍來進揚聲爭鋒時大久保忠世保科霜臺岡部屋代平岩等各揮鼓勇戰真田左衛門尉（于時年十九）察時勢宜出林間橫擊之鳥居以下皆狼狽走大久保忠世至加賀門漸止幸村振旗制多軍徐徐班兵幸村獻捷手皷謡高砂謡曲舞入于城中衆皆感其毅氣此時酒井與九郎討敵東軍遂退去他日和親慶長五年三成叛時　將軍家歷中山道欲發軍濃州真田安房守同伊豆守二男左衛門尉奉從後塵至上野國佐野避左右人相議曰今大坂

與東國睚眥廟筭之未得其審吾（昌幸諱）爲大谷刑部緣家可黨石田伊豆守爲本多中務忠勝壻（大君養忠勝女以妻伊豆守也）以當黨關東左衛門尉幸村須援吾遂父子別東西去房州發上野國取途過沼田（伊豆守居）城乞見其嫡孫也（豆州嫡孫六後号河内守）伊豆守室拒不入城中且謂雖父子之親今爲我夫敵也房州曰實本多忠勝女也吾思長別而欲見幼孫來于此而已婦使幼子出城謁安房守房州流涕迴而別赴信州提小縣伊勢崎二城　將軍家帥多軍攻之其相從將帥者森右近大夫忠政仙石越前守

真田伊豆守榊原式部太輔大久保相模守酒井左衛門尉石川玄番頭本多佐渡守等凡三万八千余兵　大樹歴中山道既至伊勢崎召真田伊豆守曰可攻此城豆州謹而奉　鈞命而後攻之攻守軍卒互對主君放矢揮劔不知其如何城兵退入上田城於是　幕下張營於伊勢崎使諸將赴上田壘放火於近郷急攻之城中堅拒之此時將軍家軍使七騎各有武功是稱真田七本鑓所謂七人者中山勘解由太田善大夫朝倉藤十郎御子上典膳辻太郎作戸田半平齋藤久右衛

門也本多佐渡守大久保相模守等因諫之既而發軍於濃州使森右近太夫等留圍之

傳曰伊豆守信幸室天性有勇謀謂令爲子攻父城士卒皆安房守傳來之者也恐其心不一乎下令曰士卒之妻子思夫之軍役焦腸冒當入城中以安心且慰勞若妾亦思夫何異卿曹耶聞之妻子喜而皆入本壘室厚慰勞之實者是人質也上田攻城之卒亦聞之弥一心勵勇氣信幸甚感喜之

將軍家於途中聞濃州敗潰之告直入伏見城謁

大神君平均之後賞伊豆守軍功容安房守昌幸左衛門尉幸村父子罪昌幸幸村薙髪登高野山昌幸慶長中卒于山上　昌幸有二男子嫡男信幸伊豆守従四位侍従二男幸村孫左衛門尉同子息大助與父幸村共慶長十九年入大坂城冬夏兩役顯軍功莫太也其武名鳴于當世遂翌年五月七日戰死大助與父共欲戰死幸村曰汝入城言父既戰死臣當殉死遂不食其言而自刎于城中時十六歳　伊豆守信幸顯軍忠數回賜大祿家門繁榮是房州昌幸摸稜之智計以不淺也　信幸有二

男子嫡男河内守二男内記河州早世伊賀守幼弱故内記嗣兄之家祿伊賀守賜伊豆守隱居采邑再來嫡庶各代祿攝

本朝武林傳巻第二十八

阿部　源氏

阿部豫州刺史初名善右衛門尉正勝者參州ノ傑也未詳所其出生三男一女嫡稱正次善九郎備中守二男號忠吉左馬助三女子嫁永井右近大夫直勝季男子孫正興善兵衛河内守其男仕尾州大納言　天正二年九月勝頼出軍於濱松邉屯天龍川傍測其淺深　大神君使本多忠勝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忠世同治右衛門忠佐鳥居彦右衛門元忠植村庄右衛門同四郎左衛門村上孫右衛門日下部兵右衛門渡邉半藏森川金右衛門成瀬吉右衛門加藤喜助山本帯刀服部半藏梶金平青山藤七郎阿部善右衛門正勝高木九助榊原隼之介柴田七九郎天野傳六郎小栗仁右衛門滋野七兵衛都築惣左衛門松下加兵衛酒井與九郎出候察之不交戈鋒而皈告敵之形勢於　大神君大神君命酒井左衛門尉忠次石川伯耆守康昌大須賀五郎左衛門尉康高爲先鋒自將七千餘騎屯小天龍勝頼終不相合而退入池田郷山縣三郎兵衛昌景小笠原與八郎氏助爲殿後　天正十四年

大神君應秀吉之招入于京師之時本多中書忠勝榊原式部太輔康政阿部伊豫守正勝永井右近直勝爲正勝之聟鳥居左京亮西尾隱岐守牧野讃岐守等相從　慶長四年三月　大神君訪前田利家之第于大坂井伊直政榊原康政阿部正勝等相從正勝没後正次兵八九郎後号伊豫守　慶長五年上杉黨石田據其城清野高壘防備尤嚴也　兩公爲伐之出軍于野州之日備中守正次相從　同十九元和元兩役相從此時正次掌大番頭爲右軍指揮隊卒且自執戟鍛敵三人守兵多來圍之正次既危時兵士内藤近藤下宮栗飯原等來援之正次嫡修理亮正澄鍛倒敵數輩從者皆勠力得首級正次之隊中撃二十五級　元和六年於相州小田原賜五方石同九年加賜三方石都食八方石託大坂城守之　正次生二子長男修理亮正澄二男對馬守重次備中守正次没後修理亮食遺領地對馬守重次初爲三浦監物重政之猶子既而修理正澄卒其男正能初徳千代後称市正幼也故依　鈞命對州承嗣其秩禄市正正能稍長後爲豐後守猶子又三浦重政家亦依有斷絶之患

對州重次之二男以吉兵衛尉利重（後改因幡守）為三浦之系然對馬守重次慶安四年四月二十日為
大樹殉死遺領全賜其男備中守正貞正貞万治二年卒（時寿秋二十五）其一男正盛（称十郎對馬守）幼若也故三浦因幡守利重暫承繼其家祿復本氏称伊豫守正春近年逹
台聽譲其家祿于對州正盛故備中守正次弟左馬助忠吉男称豐後守忠秋寛永十二年於野州壬生拜賜二万石列執事職後年食五万石居武州忍城他日太老後領九万石功成名遂辭於重任致仕七十有余而卒初養

正澄男正能以為猶子今遺領全食之

本朝武林傳卷第二十九

水野　源氏

水野者雖爲源姓未詳其所因出傳曰四條院御宇天福中有水野又三郎某者仕北條于鎌倉其子稱雅經（水野下野守）領尾張國小河村雅經生雅繼（下野次郎）雅繼嫡孫號下野九郎入道某元亨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常盤駿河守範貞古河陸奥守雅貞兩人賜書其書至今存矣其子號小河下野次郎屬源直義赴伊勢近江兩國之間有軍功又從之赴東觀應二年霜月廿二日直義賜書同三年三月十

二日源尊氏亦賜書存于其家此時天下大亂而一日未安定故公武榮枯盛衰亦旦夕相改兄弟妻子離散四方而再多不相會者下野次郎六代之孫葉號源貞守（水野藤人）來于參州住居文龜中卒（春秋不十一）貞守四代苗孫號忠政（右衛門大夫）天文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卒當忠政時勢稍殫大畧定四隣住苅屋城有男女數子嫡男稱信元（下野守）是爲　太神君叔父離親族屬敵（今川義元）弘治比於石瀨攻戰及度度其後　大神君爲伐信元使軍士出石瀨相識者多故猶恥怯弱之名勵勇武於是鳥居四郎左衛門大久保七郎右衛門石川新九郎大原左近右衛門杉浦八郎三郎松平勘四郎等當敵兵戰水野士卒水野藤助同藤次郎（信元兄也）瀧見彌平次高木主水矢田傳十郎梶川五左衛門清水權之介久米金左衛門神谷新七郎等拔群卒[illegible]戰矢田作十郎蜂屋半之丞杉浦等討捕首級[illegible]賞功　天正中勝賴使秋山伯耆守晴近守[illegible]遠山城座光寺及大島等從之在焉晴近推守之雖嚴密而於長篠士卒多戰死故心氣勞屈且乏糧鹽悉沽却資寶兵器等以欲充食物水野

信元出米穀負載車馬而入敵城中以代之有人告信長曰水野入糧于敵城信長語　大神君曰如水野雖爲公之内緣令有如此之事不可不伐之　神君窺信元爲放鷹出田野命平岩七之介間宮權左衛門兩人於遠州見付之街頭刺殺之是故信元家系斷絕　信元弟稱信近（藤九郎）屬信長　永祿三年五月今川義元爲信長戰死義元使岡部五郎兵衛守尾州鳴海城使信長佐佐隼人爲將急攻之岡部更無屈勞之情義元諸將皆降信長且寄書於岡部曰主將既戰死早開城去可

乎岡部不可信長感彼勇猛終和睦因之出城退
岡部集散卒直至苅屋攻水野藤九郎信近居城
水野迷不意之敵周章矣岡部使伊賀甲賀之者
潜從濱汀入城中以放火急攻迫水野兵騒動不
少伊賀甲賀者討水野得其首然水野勇兵進奪
其頸皈於此伊賀甲賀者殞命者三十余人氏真
賞岡部擧動賜感書　藤九郎信近弟称彌平太
夫信重　永祿十一年戊辰五月信玄遣使于今
川氏真曰足下治國内以東參州可與信玄然則
出兵以共須伐信長今足下幸雖領之向後爲

他不能奪不可疑矣氏真復言曰謀信長以復不
戴天之讎何藉他助力乎聞足下結縁於信長然
則豈有似爲敵者然水野弥平太夫信重　徳川
家之族也聞通志於足下故去冬殺害之足下所
寄水野之印書今附使贈之而已於是信玄怒遂
攻破氏真因之信重無孫苗　信重弟號藤二郎
某（水野同淡路守祖）備後守然屬信長天正六年十一月八
日於攝州有岡戰死（春秋四十二）　曽永祿五年十一
月廿五日參州土呂一向宗叛時此人屬　公與
蜂屋半之亟勵勇武也　末弟称忠重（初藤十郎後捴兵衛）

（又改和泉守叙從五位下）寄志於　大神君深厚也　公亦待
之甚渥　永祿十二年　公久野氏退治之時討
捕敵兵大谷七十郎　慶長五年石田三成託事
於秀頼命叛使加加井弥八遣東武欲令狙
府中
加加井尾州人三成密謂彌八曰吾爲狙
内府公作事則非不及暴軍募兵之事而無國
家費民勞之害請君謀之加加井曰此是極難
成事也然　内府春智穎悟察未然而况如此
疎計矣雖然今不随其言乃似愛吾命不侫曽

遊先君秀吉公將殞命依君之慈恵暫持命根
而已速今赴東州以謀事而須慰君之欝胸矣
三成大喜曰足下若有不計之事於君之子孫
長不可有疎濶之情且賞采地一箇國而出神
文以與弥八弥八懐之赴關東
大神君察之不面弥八弥八無如之何空皈路還
遠州二川茲堀尾吉晴秀吉薨去後加賜越府五
万石在城子息信濃守忠氏從　兩公赴奥州役
爲之送息乃出濱松將皈越府時於遠州二川邉偶
會加加井弥八使東武而皈吉晴駐輿出弥八亦

下馬對話良久倡入岡崎旅店水野和泉守忠重
雖病惱依兼日之約迎吉晴於池鯉鮒加加井亦
相伴入旅店饗應畢及秉燭加加井刺殺忠重堀
尾吉晴驚起抜短刀與弥入接戰吉晴傷所頗雖
然屬不撓而遂突伏加加井時三將家臣亂發以
爲吉晴殺水野然吉晴漸出庭上呼招家人乘肩
輿曰當赴苅屋家臣不應其言而及深更入岡崎
滯留于此一日一夜敗濱松其夜從苅屋遣使于野
州小山曰堀尾殺誅水野及加加井時忠氏 行年二十
二營陣于　將軍家近隣皆云擒之　將軍家曰

彼素性吾能知之假令父雖有叛心其子無罪安
可誅之哉既而又從苅屋使价來曰加加井討和
泉守決矣於是明且遣使忠氏謝父勇功　忠重
有男子曰勝成 初名國松號六左衛門後改稱日向守
傳曰天正中勝成始近仕豐臣公一時因相撲
之爭論殺害其朋友出奔秀吉怒之偏雖搜索
之不知其所在遂往美作國寓冨農安藤家而
不勤產業唯且出江海弄釣網夕走山野逐狐
狼安藤疎斥其行追放之勝成忿激而殺安藤
微服潛行而赴備中國寄寓三村紀伊守三村

毛利家臣從三村知其貴族以上客待之有二十
妾生男子是則美作守勝重也茲有植木下總
守者憐勝成貧乏而腰刀等具不相備與新作
之刀劍 備中國水田國重作斬試數十人而與之 勝成喜而不離身
腰持之後年慶長三年秀吉薨後奉仕　神君
父泉州横死時賜其遺領地住苅屋因大垣攻
城之功賜備後國福山城於是招三村紀伊守
此時毛利領國減少故紀伊守亦爲浪浪身賜
采地千石爲長臣以謝往年之舊恩且又尋索
植木下總守既病死其子孫花衞門者七十有

余而步行不任心故不能出仕其子號五郎兵
衞他日勝成領備中松山城時招之賜采地三
百石豈是可不謂將禮乎
其爲人也倫鬼不羈而有武將度量且不拘小行
故與父不相善暫漂流而後近侍　公左右今父
横死故附其從兵且如城壘及采地悉賜勝成
或曰泉州忠重横死時有赤子成長後號土井
甚三郎後称大炊頭詳記土井譜
天正中信玄逝後其兵據高天神城　大神君攻
之勝成進先登討敵兵得首十八級　慶長五年

大垣攻城之時水野勝成以謀略相良秋月高橋降矣　元和元年役五月七日討捕敵百余人家臣河村新八郎斃取城将薄田隼人同八日水野勝成進先登攻入二塁是諸軍最一也其臣横田儀太夫能戦撃取柳瀬又右衛門（明石掃部家臣）加之勝成自提戟接戦数回也尤其功出于諸将上因之於郡山賜六万石後年於備後国賜十万石居福山城　弟有三人末弟親忠清（隼人正）慶長元和両役忠清因書院番第一之隊也指揮隊下顕武功故元和二年於三州苅屋賜二万石采邑寛永九

年轉苅屋於同州吉田賜四万五千石　水野監物忠元信元子忠義（織部）二男也其男監物忠善也忠善生忠春（右衛門大夫）然水野一家　大神君御母堂之餘裔　公待之厚不他家所能及故枝葉繁蔓而難悉識故畧省之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

戸田　藤原

戸田者三條家流派也中年有戸田宗光（彈正左衛門尉）者明應中行參河國經營城於田原而居之有子稱憲光（彈正忠）（彈正）憲光生政光（左近）政光生二男子嫡稱彈正少弼某二男號勝左衛門尉某（戸田伊賀守祖也）

天文元年清康公欲攻吉田城（東三州領主牧野傳藏）發岡崎屯赤坂其明日樹旗於小坂井且放火于下地御油兩郷牧野聞之曰夫三州小國也一人食之尚爲不多況清康與吾相領久矣吾若勝則幷

領之雖戰負何足愁哉今日鬪戰實罹國家之興廢耳乃自率兵乘舟渡吉田川時連日雨水激浪倍常於是牧野所乘舟及危急僅免溺至岸頭清康公進軍渡下地堤水擊敗牧野先鋒傳藏傳次新藏兄弟三人騎馬直入清康公麾下隊奮戰吾軍第二隊橫進相戰於是牧野軍奇正沸亂金鼓失節旌旗大亂昆弟雙枕皆戰死殘卒四方走吉田城忽拔潰乘此勢進軍于田原戸田氏遂迎降（戸田氏前屬長親中比相交今又降清康公）　彈正男稱丹後守某丹州男稱主殿助某　永祿中今川氏眞隊下將小

原肥前守居吉田城（愚按牧野氏戰死後吉田城廣忠公持領其後又今川取之）彰（小原肥前守）剽掠其近邊之城邑將取質以入城（吉田）設樂下地二連木（戸田主殿居城）等其勢力以不相遇故出質降今川然而皆潛遁志於　大神君依之謀攸小原欲入忠於　公二連木領主戸田主殿介老母在吉田城欲奪之尚兵常至吉田親交一日小原迎老母圍雙六戸田臣野野山某狙其盤滸奪母入長櫃潛出城門馳皈二連木戸田亦起席揚轅馳小原驚怒令逐之遂不及戸田直往岡崎謁　大神君公大喜賜松平氏後年主殿介無繼嗣

使其姪丹波守繼其家祿於是以主殿介爲嚮導自將軍往攻吉田壘酒井左金吾進先登且謀使諸邑隨　大神君指揮爲締親交之盟以久松源三郎勝俊及吾愛女子附于今川班軍其後出軍於田原郷放火於近邊城主戸田吉兵衛乞降出城（吉兵衛左門祖其系記左）　永祿五年依菅沼之所爲一向宗叛逆之時戸田勝左衛門其男三郎右衛門入佐崎上宮寺以拒　大神君（愚按此時據上宮寺以拒　公者金地平左衛門小谷甚右衛門太田弥太夫同善太夫同彦

太郎安藤金介同太郎左衛門鳥居又左衛門
山田八藏加藤無手右衛門矢田作十郎等也
又土呂寺内者
大橋傳十郎同左馬介馬場小平太佐橋甚兵
衛同甚五兵衛同辰之介石川半三郎同善五
左衛門同源左衛門同十郎左衛門同新九郎
同新太郎同右衛門同又十郎大見藤太江原
孫三郎同又助本多甚四郎佐野與八郎内藤
弥十郎山本才藏松平半助小野新平松平源
四郎山本小次郎月海老五助畔柳次郎兵衛

同彦助成瀬新藏岩城半七郎本多九郎三郎
山本四平三浦平三郎淺美主水同金十郎加
藤五左衛門平井甚五郎野澤四郎次郎吉田
太左衛門等七十余人也
又野寺吉良近邊者
大津半左衛門犬塚甚左衛門同八兵衛同善
右衛門五味三右衛門中川太左衛門牧野吉
藏等拠之
又針崎正福寺者
蜂屋半之丞久世三四郎同平四郎浪切孫七

郎筧助太夫近藤新次郎畔柳孫左衛門同金十
郎淺井善三郎同小吉渡邊玄蕃同八右衛門
同八郎三郎同八郎兵衛同源藏同半三郎同
平三郎同源五左衛門同半藏同小右衛門同
平六淺井五郎作淺岡新十郎同新八郎本多
喜藏安藤次右衛門加藤喜藏同次郎左衛門
同源次郎同傳十郎同源藏同又三郎佐野小
太夫加藤源太成瀬新三郎犬塚七藏坂部又
六郎同庄之介同獄之助同桐之助同造酒丞
同又兵衛平岩善十郎土屋長吉川澄又助等

八十余人也
又上田城酒井將監叛　大神君相從者足達
右馬允同弥一郎鳥居四郎左衛門高木九介
芝山小兵衛本多弥八郎（後號佐渡守）同三弥榊原
七郎右衛門大塚左近右衛門近藤傳次郎酒
井作右衛門等也
同十一月二十七日大相戰互死傷者不可挍量
戸田三郎右衛門雖在寺内欲入忠於　公其後
將燒寺院人有知之者不成而止他日論功之時
聞此事容戸田前罪令近侍之（戸田素無下黨一揆之心偶見恕）

（太權現故蟄居而不得仕者久矣於是斬黨逆徒耳）於是　公亦懇志厚

三十郎右衛門尉忠次生二男子嫡號三九郎某於
遠州諏訪原戰死二男曰尊次號土佐其子因幡守
忠能其繼嗣伊賀守忠治也

戸田主殿介有子號彈正某其子曰康長（號千代孫六郎）（後改松平丹波守）　慶長五年從水野六左衛門尉勝成
松平丹波守康長等圍攻大垣城康長出奇計以
使秋月相良高橋等降　大神君故城遂賞初高
橋等謀召熊谷垣見於二壘殺之放鳥銃內應丹
州康長水野勝成進入城於是堀尾山內一柳中

村有馬松下等軍繼攻入城中故速拔水野松平
飛羽嶽以達　大神君公甚稱歎於康長勇畧
康長有二男子嫡曰忠光二男曰康直（或直作正佐渡守後改丹波守）依忠光早世康直承繼家祿　元和元年五
月七日屯天王寺口本多出雲守忠朝奮戰數而
城兵敗走時毛利豐前守勝永揮敵勵兵丹波守
康直馳入於出雲守曰吾欲援於足下許之否忠
朝曰吾戰死之後可任足下心既而忠朝與勝永
軍相當數回遂自執戈衝殺敵兵數十人力戰死
丹州聞忠朝之復言急進兵直馳入敵隊大戰被

創及危急從者延藤兵右衛門助之僅免死論功
之日賞之於上州高崎賜五万石同三年於信州
松本城賜七万石無繼嗣故以忠光男光重（丹波守）
爲猶子是光永父也

戸田（左門氏鉄）家系

傳曰有戸田孫右衛門尉氏廼者田原戸田同族
也或曰不然有子稱氏光（吉兵衛尉）　永祿中田原之
戸田依今川氏眞之意移二連木城以拒　神君
軍酒井等攻之戸田降田原城戸田吉兵衛守之
　大神君攻破之吉兵衛開城出　公使本多豐
後守居其城　氏光（吉兵衛尉）有男曰氏西（或氏作一西稱左門）
近侍　大神君内而在于左右外而無處不從
慶長五年　公謂本多佐渡守曰凡本朝所謂三
關者美濃國不破伊勢國鈴鹿近江國勢多也故

今新築城於江州膳所以欲征禁非常以何人令
爲之主本多答曰戸田左門氏西可也乎夫戸田
之爲人也雄畧武毅秀傑千万人且其砥節有不
減于諸葛亮者焉得如此將耶於是加賜二万五
千石附授其城（氏西初僅食三千石采地今自新合爲一万八千石）有男曰
氏鐵（左門）　慶長五年役從　公赴野州小山
同十九年元和元年兩役在膳所以禁不常守其
城撿省往來人事　元和三年於攝州尼崎食五
万石尼崎爲地也西海樞要之地是亦重任也
寛永十四年肥前州天草土民一揆之旣受　鈞

命與松平伊豆守信綱赴彼國逆賊遂伏誅同十
二年於美濃國賜十万石附授大垣城　氏鐵生
三男子嫡曰氏信（采女）二男氏經（或經爲知 淡州太守）三男曰
氏好（相模守）　氏信生五男一女嫡男曰氏包（左門 肥後
守）二男曰氏晴（攝津守）　三男曰氏定（内藏介）　四男曰氏
廣（彈正 淡路守）　五男曰氏靖（市正）　氏經有男曰氏利（右近
大夫）　氏好有子曰氏後（石見守）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一之三十五目錄

卷第三十一

立花 藤原 大友同氏

卷第三十二

南部 清和源氏

卷第三十三

牧野 源氏 阿波民部重能之後胤

卷第三十四

稻葉 越智 本末

卷第三十五

土井 清和源氏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一

立花　藤原

立花者藤原姓而大友同氏也大織冠十八代之孫苗裔大友親能親能男親能直（童名一法師丸）能直源頼朝季子也頼朝寵大友四郎太夫經家之女生男子是一法師丸也親能養之以嗣其家称大友左近將監賜豊後國近侍武衛　能直六代末葉称貞宗（孫太郎左近將監）貞宗生二男子嫡称貞載（阿多多丸左近將監）二男称氏泰（千松丸式部丞）然貞載居住筑前國立花山城（糟谷郡内）故以立花爲氏二男氏泰在豊後称大友

貞載建武中於洛陽東洞院討結城判官親光以得其首時柳營源尊氏賜吉光短刀討結城時被重創故經三日遂卒　有男子称宗匡宗匡七代後胤称戸次鑑連（八幡丸左近將監法名梅岳道雪）此人武勇智謀超絶常人仕大友攻城戰野顯芳譽者數回矣

天正中龍造寺山城守隆信與大友戰于筑後國久留米道雪有軍功卒然罹病而死于陣中大友宗麟賜書於其子左近將監統虎（後改宗茂）以賞之其辭曰

熊指遣古庄丹後入道候今度至筑後國久留米表龍造寺隆信出張刻道雪励勇氣以粉骨之手柄退大軍忠節不淺令喜悦之處不意道雪被病死之由悲歎之泪難乾者也貴殿御心中從是察焉而已委細丹後入道可演説恐惶謹言

四月二十五日　宗麟在判

立花左近將監殿

愚按道雪無實子養同國太宰府岩屋城主高橋主膳入道紹運子以繼家称左近將監統虎（後改宗茂）是也

然宗茂爲人也雄畧剛毅而能用兵焉　天正十五年秀吉發軍於九州之時立花宗茂出立花城（在筑前國）討捕星野某或與薩摩軍相戰顯勇與數回秀吉感喜不少乃言曰立花者九國逸物也且賜書曰

對黒田勘解由宮部入道七月九日之書狀倒來候抑九州事如條目豊筑薩（江）加下知之處義統輝元令承伏以和合之儀馳走尤神妙候然而薩州事至筑紫領内相働于今在陣之由無是非候此旨最前義統註進候條則毛利小

早川吉川打越關戶義統令相談急度可及行由申含黑田勘解由宮部入道指下候定而不可有油斷候此上敵不逍散者雖无註進次第追追指遣人數其上秀長秀次始可相働之条彼凶徒等可加誅伐候然者兩人事依忠節一廉可申付候味方申談聊無越度樣調議第一候義統江茂可被仰下間可得其意候也

八月三日　秀吉在判

立花左近將監殿

高橋主膳入道殿

去月廿七日對安國寺黑田勘解由宮部入道書狀并首註文今月十日披見候今度其表島津相働候處味方之城數二三箇處手脆相果候條其構之儀無心許被思召候輝元元春隆景其外人數追追指遣候處立花城無別条相抱候對殿下忠節無比類被覺食候處去ル二十四日敵引退候刻足輕相付敵數多討捕儀手柄之上重而高鳥居東西責破城主星野中書同民部少輔初其外不殘數方人討捕首註文倒來誠粉骨之段不及申候自是以後之儀者聊率爾成働可爲無用也人數追追指遣其上輝元元春隆景兩三人一左右次第殿下被出御馬九州逆徒等速可被刎首之條得其意尤候然者爲褒美新地一廉可被仰付候間突鎗高名仕忠節之輩可令支配爾成勇候樣可申賜事專要候委細安國寺宮部兩三人可申也

九月十日

秀吉在判

立花左近將監殿

文祿中秀吉遣軍于朝鮮時宗茂自帥千二百三十余騎渡彼地顯大軍功其事跡所傳口碑也所載史傳也繁多故畧之　慶長五年石田謀伐之時以豐臣内府命少應其言茲京極宰相高次黨東國據居城大津壘立花宗茂毛利輝元筑紫上野介多賀出雲守伊東丹後守七手組列速水甲斐守七手組列等九月六日發大坂圍攻之十一日遂破一方口立花宗茂最一入城其勇畧拔群也遂高次乞和解故解圍去宗茂獨守之時濃州役既敗潰故速乘舟還居城柳川在筑後國以守拒之肥前國住人鍋島加賀守亦初黨大坂聞關原敗潰而爲償前過言曰詐故攻拔立花柳川城以致微忠

太神君諾之於是發軍于筑後國張營於鉢之院加藤清正黒田如水亦赴柳川圍其城宗茂出城戰其軍鋒甚鋭攻兵皆躊躇矣遂因清正以乞和交清正徙之　公愛宗茂砥節絶倫量逐容之立花開城去清正家人和田備中依入其城以守衛之　鈞命宗茂赴武城更賜一万石近侍　太神君元和元年役供奉張營於本陣前隊五月七日於天王寺口擊城兵得首級他日賜舊領還柳川城讓家禄其子忠茂飛彈守　寛永十四年肥前國土民一揆時赴彼地圍其城薙髪稱立齋其子鑑虎相承而子孫茂榮矣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二

南部　清和源氏

南部者源姓而頼義第三子新羅三郎義光後也。於園城寺新羅大明神社祠加首服、故號新羅三郎。嘗其兄義家蒙勅命征伐武衡家衡於奥州。時曝軍既三年、義光爲援其軍旅之勞、請暇無勅許。猶不怠助力懇切之志、潛出奔京師、倍路并日、至金澤武衡家衡伏誅之、相共皈京師。朝野皆歎之。

義光生義清（刑部三郎）。謫流甲斐國市川庄。四十九歳而出家。

義清生清光（逸見黑田冠者）。清光有數男。子嫡號光長（逸見上野介）。二男稱遠光（小笠原、秋山、祖加加美次郎）。

遠光生五男。子嫡稱朝光（秋山太郎）。二男稱長清（小笠原加加美次郎）。三男稱光行（南部三郎）。初稱呼南部。文治五年七月源武衛爲伐泰衡（秀衡子也）、發軍于奥州。時相從赴彼地。建久十年、頼朝催平城東大寺供養。（一說南都大佛供養。建久六年三月十二日後鳥羽院行幸。頼朝上洛云。）光行相從。光行有子、稱實光（彥次郎）。嘉禎四年頼經將軍入洛。時從後塵。建長四年八月宗尊親王任征夷將軍。故詣鶴岡八幡宮。實光其子時實與父共供奉。同年七月將軍爲請雨出原谷亭。時相從。實光生時實（又五郎）。時實生政光（孫三郎）。政光生宗經（彥三郎）。宗經生宗行（彥五郎）。宗行生祐行（彥次郎）。祐行生政連（孫三郎）。政連生祐政（彥六郎）。祐政生茂時（右馬頭）。正慶二年五月廿二日、黨平高時。源義貞攻鎌倉、時遂自殺。茂時生信長（伊豫守）。信長生政行（遠江守）。祖父援平氏、以拒源家。政行更屬尊氏、盡軍忠。尊氏賞其勇功、賜返授舊領地之（祖父屬高時、故暫被收領之地）印書。藏在其家。政行生守行（大膳大夫）。應永中、鎌倉持氏誅逆徒。時先衆馳、有軍功。持氏賜書、授陸奥國司職。其書至今存其家。

傳曰、南部家世世以割菱爲衣幕紋。曾秋田與南部相戰、勝敗未決、忽有二鶴、以飛下于南部軍隊。遂得勝利。爾來以鶴爲祥瑞、遂作家紋矣。

守行生義政。永享十一年普廣院義教將軍與鎌倉持氏有隙。將軍使諸將伐持氏。義政軍功超過諸人。柳營賞之、賜書及黒色䩭。義政生政盛（大膳大夫）。政盛生助政（與次郎）。助政生光政（彥三郎）。光政生時政（彥十一郎）。時政生通繼（彥十二郎）。通繼生信時（左衛門尉）。信時生二男。子嫡號信義（修理大夫）。二男稱政康（右馬頭）。兄信義早世、故政康承繼家祿。政康生安信（右馬允）。安

信有二男子嫡號晴政（彦三郎）天文八年居城回祿至此時累代之家實燒失二男號高信（或信直右衛門佐）晴政子稱晴繼早世故高信與關兄晴政之家政且食其祿　天正十八年秀吉伐北條後以關東八州授　大神君秀吉帥軍至奥州伊達政宗迎之那須野南部信直亦來謁而後班軍於聶州大坂他日信直馳使于聶州因萱原利家而達秀吉曰頃日奥州九部修理亮政實叛攻木村伊勢守居城城甚危蒲生飛驒守氏郷發兵出會津攜伊勢守而皈會津秀吉驚則使秀次率兵擊政實秀次陣二本松蒲生飛驒守淺野彈正堀尾帶刀井伊兵部少輔爲先驅南部信直亦赴之諸軍進圍九部城城遂陥而政實降伏族黨悉皆誅之　文祿元年秀吉爲征伐高麗國時高信亦自率兵出軍于肥前國名護屋（此処後稱唐津者非也然唐津與名古屋隔四里）慶長四年十月卒（春秋五十四）有男號利直（信濃守）白石一揆時自率兵往欲征之餘寒甚堅凍尚未消春雪埋沒腿脛故不能出軍慶長中卒　利直生重直（山城守）重直無嗣子以弟重信（大膳大夫）爲子重信生行信（信濃守）重信有弟號直房（左衛門尉）皆有子孫榮茂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三

牧野　源氏

傳曰牧野者阿波民部重能嫡男田内左衛門尉教能之後胤也世居三州牛窪　弘治二年關口刑部少輔親永（以義元妹嫁親永親永女爲神君簾中）以屬今川在駿州藪田弟東條義昭在西尾城背今川而從屬織田移居東條城且招牧野新次郎仕西尾城以欲襲岡崎於是與三州之軍相戰頻也上野城酒井將監守之然吉良氏命富永瀬戸河上大河內圍攻之依之松平大炊助（中島城主）同主殿助爲援酒井出中島進軍主殿介先大炊助入上野城大炊介未發中島敵聞之遲明潛行而入中島城大炊介勵勇力戰於是大炊助弟松平十郎右衛門同氏太郎左衛門同新八郎同孫十郎戰死其余兵士死創者不可勝計義昭以其軍卒入中島城而後解上野城之圍去　同年夏吉良族荒川甲斐守密通志於岡崎是與吉良以有隙酒井雅樂介以荒川爲嚮導圍攻西尾城牧野新次良（後稱右馬允）防之嚴雖不怠衆寡不相敵遂開城皈入牛窪城於是雅樂介政親移居西尾城　永祿年中　大神君

自將三千余騎出岡崎經長澤至牛窪圍攻之牧野新二郎同出羽守新二郎族經營砦於佐脇八幡以吉田牛窪兩城為本壘自今川家入板倉彈正同主水正三浦右馬介等氏真率一万余騎進軍于牛窪邊　大神君分軍六百人入一宮之砦守之氏真以千余輩圍攻之　公為援兵自將三千兵出本能原直向氏真之本陣時甲陽信玄乘此虚有入駿州之告於是今川軍周章不少　大神君進軍相戰駿兵遂敗走氏真亦班軍　公振旅之時欲使諸將放火于八幡牛窪御油城分兵遣千

余輩牛窪等之城主聞之出御油之東方挑戰吾軍向危　公聞之自率三千余騎馳來于此直進軍指麾衆力戰以多擊敵駿兵遁御油城據八幡之砦　公為攻八幡城先使酒井左衛門尉監察途中之砦知何板倉氏聞之馳人于二連木牛窪佐脇八幡等各相議出兵於斤坂以相戰板倉戰勝而岡崎軍敗酒井從臣戰死者五六十許於是渡邊半藏石川新七郎同新九郎等殿板倉兵乘勝追之半藏班轡力戰　大神君麾下之隊進至駿兵挑戰此時板倉彈正及主水正授首岡崎軍

進擊得首級不可挍量殘黨悉敗走佐脇八幡牛窪等諸城潰牧野新次郎亦初降伏再來新二郎奉仕　大神君有勲功大也新二郎成定後改稱右馬允永祿九年十月廿二日卒有子曰康成賜諱字之下父成定沒之日其族有牧野出羽守某者爭遺領之地詔下　公出羽守據牛窪城相共在于城中於是全賜可相領之印書

一從所所雜說雖申來之有糺明不申之事

一其身於煩有者切切雖無出仕無沙汰有間敷之事

一俠形之內從何方雖申様有之許容有間敷事

附諸給人之儀五六人衆之可為相計事

右之條條不可相違者也仍如件

永祿九丙寅年

五月九日　御判

牧野右馬允殿

後年賜諱字改駿河守又轉讃岐守　天正四年守駿州高國寺城拒武田勝頼　同十年守駿州長久保城　同十四年　大神君應秀吉之招入京師之時本多忠勝榊原康政阿部伊豫守改勝

永井右近太夫直勝鳥居左京亮西尾隱岐守吉次牧野康成等相從　同十八年秀吉伐北條氏之時　太神君爲援之率三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之兵三方余騎出軍于相州小田原牧野康成等爲先駈　慶長五年石田謀伐之時眞田房州昌幸黨石田據信州上田城於是　大樹自將多軍赴彼地相從將帥者森右近太夫忠政仙石越前守秀久眞田伊豆守信幸榊原式部太輔康政大久保相模守忠隣酒井左衛門尉忠次日根野筑後守本多佐渡守牧野讚岐守康成等也既圍

之時自城出輕卒以放鳥銃進來牧野之兵接之城兵多出奮戰讚岐守男牧野新次郎生年十八揮旄先衆進城兵見其勢不可當退閉門此時太久保相模守欲進戰本多佐渡守制而不許（本多ハ將軍家中監俗稱武者奉行也）其後使森右近忠政留圍城　大樹舍此進軍于濃州時逢途于濃州勝利之使他日論上田軍功之日牧野讚岐守同新次郎父子責背軍令之罪禁足不出仕者數月後遂許出仕新次郎亦後號右馬允父康成同十四年十二月卒春秋五十四　有數男子嫡曰光成（初名新次郎後右馬允又改大和守）

二男稱信成頭內匠　光成慶長元和兩年役有軍勞擊敵兵二十七級也元和四年於越後國長岡賜七万石有子曰忠成（飛彈守）其男飛彈守忠卿也　內匠頭信成有數男子嫡號佐渡守守親二男因幡守富成三男內匠頭永成四男八太夫某五男長門守經成六男伊豫守征成（村越長門守吉勝猶子）其余族不可枚計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四之上

稲葉　越智氏

稲葉者河野之派流而其先出自孝靈天皇天皇
一男称彦狹嶋尊始往居伊豫國越智莊故以越
智爲氏其後胤有國與者改稱河野再來其子孫
榮滋于國中或曰河野水源有大通智勝佛故称
河野者皆以通字爲諱中年河野一族往有迁居
美濃國稲葉山者（稲葉山後改岐阜）至此時改称稲葉
傳曰曽右大將頼朝治世之時定列侯着座之
次第第一頼朝　第二北條　第三河野也書三之

字於木札以附圓座再來河野書三文字於丸
内以爲衣幕等紋後年改丸爲角折敷之形
後年齋藤氏逐其主土岐頼藝以振職於國内其
比美濃國有三傑將所謂氏家常陸助卜全伊勢
伊勢守稲葉伊豫守通孝（或孝作朝）一鐵也（是称濃州酉方之三
人衆）乃三將相議謂今察齋藤龍興之行跡乃無不
主器他日必爲信長奪其家國決兵君臣不相合
則避其國者是也各往事信長　元龜元年信長
攻拔手筒山城進圍金崎城城主朝倉中務丞踈
卽屠其城時聞淺井長政（備前守）皷起兵於江州以
要信長軍後而大驚引兵而皈使木下秀吉留壓
朝倉義景時　大神君後殿而退至若州時敵追
之御家人擊破之信長入朽木谷朽木元綱（河内守）
來謁信長信長喜卽經朽木谷而入洛使丹羽長
秀（五郎左衛門尉）明智光秀往若狹求武藤上野介人質
武藤出其母兩使携之歸京江州一揆蜂起遮行
路稲葉伊豫守父子在守山聞之出戰擊破之送
首級千二百於京師信長其軍勞識莫太也
同年信長伐朝倉淺井兩傑時集諸將議軍謀既
而　大神君亦援信長來會乃謂信長曰願向一

方也朝倉乎淺井乎唯任意耳信長喜曰然則可
防朝倉以誰爲加援（此時神君兵僅三四千許故信長云爾）　公曰
稲葉伊豫守可也乃許之信長陣東方向淺井
公陣西方向朝倉稲葉相從既而淺井先駈磯野
丹波守秀昌進來坂井右近戰敗士卒多死池田
亦敗走淺井兵競來逼麾下信長殆危　大神君
攻朝倉陣酒井忠次榊原康政等爲魁帥渉河討
敵　公自將兵指揮之本多忠勝進先登其勇絕
倫也本多廣孝（豊後守）松平忠次（左近）等繼進奮擊之
朝倉兵大狼狽吾軍追急朝倉勇士真柄十郎左

衞門其外殞命者甚多稲葉通孝廻兵横撃淺井軍淺井兵還藤喜右衞門欲狙撃信長信長兵竹中久作撃殺遠藤信長麾諸軍相戰淺井遂敗走信長兵追之多得首級進至小谷邊信長恐我兵之陷深險乃収旅信長議諸將之功曰此行勝偏在大神君之軍功耳稲葉通孝次之其後淺井朝倉兵皆登比叡山信長使諸將圍比叡山一夜襲叡山坊舎得首者多佐久間盛政稲葉通孝察招叡山老僧諭之以屬信長僧徒不可焉遂焼山上

天正元年七月義昭將軍使日野大納言藤原某高倉宰相藤原永相伊勢伊勢守三淵大和守守二條營籠而自據宇治眞木島信長聞之出岐阜馳至江州從和山而乘大船即赴坂本而放火於洛邊以進入二條妙覺寺即圍二條營籠日野高倉等降來信長即發眞木島稲葉通孝其子貞通〈京亮〉同彦六爲先登

傳曰眞木島没落之後稲葉伊豫守一鐵謂信長曰今度宇治川先登者梶川弥三郎也吾先彼以欲進先登而還後有志之勇士也吾將何奪彼勇功以令不達其志乎遂後渡其跡信長感稱稲葉寛仁

同八月出張江州使佐久間盛政柴田勝家等入大嶽之北山田山以絶越前與江州之間欲使朝倉不通淺井也朝倉聞之使其別將〈吾家將帥也〉馳至江北陳於田邊山信長遣稲葉於高月卿向朝倉信長留滯敦賀三日需降人之質悉欲平越前之地十八日陣府中龍門寺朝倉義景避其所居之一乘谷遁隱大野山田庄六坊使柴田勝家氏家左京亮稲葉伊豫守一鐵等相分捜索義景平泉寺僧徒乞降曰赦死則爲案内者追尋義景也信長許之稲葉賄賂里民以得至六坊遣使於義景家老朝倉式部太輔景鑑曰可殺義景而降來若猶豫則可攻破六坊并殺汝也景鑑從之與平野中道寺相議中道寺諫之景鑑不肯遂斬義景爲居兵庫頭高橋甚三郎殉死稲葉獻義景首於信長使長谷川宗仁梟之於京師獄門信長出京將赴岐阜取途寄病稲葉通孝坐根拔稲葉大喜催猿樂信長動喜色且其男召彦六以刀三條吉則

通孝有男子稱貞通〈右京亮〉二男稱重通〈兵庫頭〉重通嘗仕豐臣公　重通生通義〈藏人〉通義亦仕秀吉公

有軍功

慶長三年秀吉公薨去後與九鬼大隅守嘉隆鵜翎有隙　大神君之事稻葉曰吾領地之材木從川流下其路中過九鬼嘉隆地秀吉薨去以來九鬼於半途奪取之是非人倫之法矣九鬼曰諸物從流下事曾秀吉公在世時禁之人皆所知也然今稻葉把法而爲此事其罪不可宥者乎　大神君曰秀吉聞有禁止宇治從之運送事未聞有制禁勢州運送事且其法偏不及遠境而秀吉逝去然則稻葉似有其理乎稻葉大喜九鬼甚怒

同五年石田誅伐之時九鬼黨凶徒拒東國此時稻葉奉　鈞命取居城勢州岩手據其城其兵九百九鬼嘉隆來攻之稻葉通義拒之嚴密也嘉隆不利而解圍去而據吾居城　通義有子孫紀通守淡路　紀通有子孫淡路守某有故家系絶

一鐵通孝嫡男右京亮貞通者天正十二年豐臣公與信雄有隙遂及動干戈戰于長久手時大公援信雄在清洲城聞小牧邊有火曰其必勝入也卽率兵而進勝入既退故空取既而大神君又率兵赴犬山邊見森武藏守長一陣于羽黑使酒井左衛門尉忠次及奧平作州信昌松平紀伊守家信等五千人與長一戰乘勝急擊之長一敗走池田勝入父子稻葉一鐵其子右京亮貞通遠藤氏率利兵干犬山聞長一之敗而欲進戰一士扣勝入馬轡曰敵兵乘勝我兵擊之何有利乎若待而戰可有利矣稻葉一鐵曰吾爲先登乃揮手中戈曰老波湛血河軍士迴爾讃嘆矣

天正中義昭將軍與信長會戰之時圍室町殿營簡豪傑數輩中稻葉通孝同貞通同典通爲先登

貞通有子孫典通彦六郞　典通生一通民部少輔　一通有子孫信通能登守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四之下

稻葉　濃州太守　正則家系

傳曰有稻葉佐渡守正成者實林駿河守嫡孫而林摠兵衛尉正三（先祖代代濃州清水高須等城主又称林氏者清和源氏也）男也初稱林市助後改稱稻葉正成　有男女數子嫡女嫁堀田勘右衛門尉（加賀守正盛父）二男正次（八左衛門）三男正勝（丹後守從四位侍從）四男正定（七之丞仕尾州亜相）五男正利（内記）六男正房（出雲守仕越前參議忠昌）季子称正吉（伊勢守其男称石見守正長也）　丹後守正勝初称千右衛門出生于京師毋称春日局（ツボネ）　將軍家御乳毋恩遇尤渥正

勝八歳而初奉仕　將軍家器量超過群臣遂與聞政事　有子称正則（童名雀千代後叙任美濃守從四位侍從）或曰有稻葉内匠頭者爲筑前中納言秀秋（初秀吉爲猶子後繼小早川左金吾隆景家豫）之長臣黃門秀秋平日行跡違人望日夜沈醉恰如紂王長夜飲一長臣有杉原下野守者極忠臣而日夜奉諫言秀秋非唯不容之遂命村山越中守殺杉原下野守同加賀守于殿中杉原怨念未滅盡而遮秀秋之眼睫常使村山越中守在左右靈影現出則越中守叱之乃其靈消失於是稻葉内匠謂君臣固以義合諫不容則避

其國亦道也適覽乘船赴攝州大坂其妻生男子偶會　大猷院殿降誕出奉懷幼君於襁褓中春日局是也先是内匠頭從秀秋赴關原陣場頭軍功（石田誅伐之時）秀秋先鋒松野主馬首（秀秋長臣別而食二万石爲八十騎將）第二隊稻葉内匠頭（爲百騎之將）向東方陣列時於小關村彼我相戰頻也松尾山軍隊未分彼此整列靜也　大神君馳人日向松尾山當放鳥銃於是藤堂高虎京極高知（丹後守孫舍郎）高進輕卒放矢砲頻筑前黃門軍固章矣時秀秋軍使村上某謂松野主馬曰速引卒歸主馬大怒曰汝何爲發此

言乎村上氏曰吾君秀秋黨東國故言此而已於是主馬不及辯是非而引軍退再來松野不進先隊屯松尾山不敢戰天下平均日晴跡居洛黒谷秀秋因此度援兵之功加賜播磨美作二國遣人于松野曰宜加賜一万二千石來與聞政務幸不少也然竟不出仕他日田中兵部卑禮厚幣招之不得固辭遂往事之作上客授二万三千石田中家系斷絶後應駿河亜相忠長卿招往事其後薙髮称道圓蟄居江州大津後自因　鈞命寓本多忠義（能登守）近年爲家臣入士隊長列慶長七年秀

秋卒無嗣子故其家系斷絕嘗秀秋侵怪病而死
秀秋常謂左右曰石田大谷靈魂來惱我自体狂
亂譫語而寢寐不安病惱既薄則自拔刀振之煩
燥不少而後息絕遂卒大谷戰死時謂吾奪秀秋
命不過三年嗚呼奇哉
傳曰有林右衛門尉越智通兼者本是河野流
派也通兼居美濃國清水城　有男子嫡男称
通祐（林右衛門尉是稲葉一鉄之祖）二男称通村（称林佐渡駿河等之太守
是稲葉丹後守元祖）　通祐生通以（初称呼稲葉任備中守此人住居稲葉山）
子通以生通冨（伊豫守法名臨塵）　通冨生通孝（或孝作朝伊豫

守）一鐵是也　又佐渡守通村生通忠（林右近太夫）
通忠生通政（駿河守）　通政生正三（林宗兵衛尉）　其子佐
渡守正成（此人亦称稲葉）也然則其先兄弟元同根也
丹後守正勝起衰家衛勢強大而代任執事重
職且為十万石以上封侯　亦伊豫守一鉄家
系雖為其先嫡流家勢稍減食五万石采邑居
豊後國臼杵城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五

土井　(源氏初ハ土居 利勝改土井)

土居者源満仲之後也満仲生頼光(摂津守)頼光生頼國(右衛門尉)頼國生國房(伊豆守)國房生光國(出羽守)光國生光信(出羽守)光信生光基(右衛門尉)光基生光衡(美濃守)光衡生光行(出羽守)光行生光定光定生定親(孫太郎)定親生師親(源彦次郎)師親生師實(源孫三郎)師實生貞秀(土居遠江守)貞秀數世之後有土居甚三郎利昌者遠州之一處士也其男曰利勝(初甚三郎 後大炊頭)或曰利勝者水野和泉守忠重子也慶長五年石田誅伐之時上杉景勝黨石田　兩公先爲伐上杉氏出軍于野州小山水野和泉守忠重罹病惱不能從兩公于野州留守苅屋城堀尾吉晴在越府徒其男信濃守供奉　大神君且自出池鯉鮒謁大神君忠重豫與堀尾相約故扶病來于此偶會加加井彌八爲大坂使赴東武而皈三人相倡入池鯉鮒之旅舘雜話終日逮秉燭加加井拔腰刀刺殺水野忠重

先是石田三成謂加加井曰吾謀欲襲　幕下請足下爲我成此術喜不可言唯恐命根危加加井曰吾往昔爲秀吉見怒且將殞命足下諫秀吉之故不僕得全命今爲君死是吾所欲也三成喜曰足下若有不祥之事君之孫子須封侯乃出神文以呈之加加井懷之而出赴東武僞稱豐臣君使欲謁　兩太君二公早察之不許面加加井不得如之何空手皈値逢水野忠重而以爲彼爲　大神君之伯叔不如殺之以暫慰憤炎故殺之

於是堀尾吉晴拔短刀接加加井加加井先擊吉晴片面刄之吉晴嚬不撓而遂殺加加井三客從徒不知其如何徒騷乱而已吉晴乘肩輿以赴苅屋泉州嫡男六左衛門尉勝成(後日向守)與父不相善曾奉仕　大神君今尚在小山他日賜忠重之遺領泉州横死之日有遺幼子僅二歳土居甚三郎利昌養之以爲猶子字之曰利勝(初甚三郎 後大炊頭)其爲人也穎悟秀逹傑出衆人初奉仕　大神君後近侍　大樹相國寵遇日厚常不去左右慶長十五年封三万二千石候附授下總國佐倉城入執事職之列元和元年之役討敵首一百二級逐年果有加賜頻也寛永十年食下野國古河十六万石

正保元年七月十日卒春秋七十二生五男三女嫡曰利隆遠江守二男曰勝政童千代早世三男曰利長初八助兵庫頭四男曰利房初七之介後能登守五男曰利直信濃守三女嫁生駒壹岐守堀兵部少輔松平右京太夫賴重利隆繼家祿之日分采地二万石授利長利房各一万石利直分五千石連第皆有將帥器然利隆万治元年九月有故致仕其男利重賦次繼此時又割采地二万石利長利房各一万石信濃守利直割領五千石自前合一万石大炊頭利重食十万石又以一万石授弟周防守利益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六之四十目錄

卷第三十六

大久保 藤原

卷第三十七

永井 大江氏 其先與毛利同氏

卷第三十八

大河内 清和源氏

卷第三十九

中川 平姓

卷第四十

内藤 藤原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六

大久保　藤原

大久保者藤原姓而鎌足公之後孫也大臣十五世孫裔號宗圓（宇都宮祖石山寺之座主）人王七十代後冷泉院御宇永承五年詔八幡太郎義家征伐安倍貞任宗任義家奉勅發軍於奥州猶爲凶徒降伏使石山寺之座主宗圓遣下野國宇都宮以勤其事貞任宗任伏誅而宗圓歸洛帝喜不少遂使座主還俗而補下野國守護職此時本尊座像不動明王也於今在宇都宮田氣郡於當家世信仰此不

動明王宗圓生宗綱宗綱有二子嫡號朝綱（宇都宮弥三郎下野衛門尉）次二男稱知家（號八田筑前守）知家實下野守源義朝男也朝綱未生之時宗綱爲猶子知家生八男子第四男稱完戸知政（中國完戸勢州等此苗裔也）朝綱五世孫苗號景綱景綱生二子嫡稱貞綱（下野守）二男稱泰綱（左衛門尉）公綱貞綱嫡男也泰綱嫡孫號泰藤（美濃將監）元弘中從新田義貞有軍功義貞戰死後泰藤自越前遁至參河國改稱宇都野而居其國泰藤五代苗裔稱宇都野八郎左衛門常善奉仕松平和泉守信光常善生忠與（三郎左衛門尉）忠與生

忠武（左衛門五郎）天文十六年二月四日卒 忠武有數子嫡男忠俊（新八郎初稱大久保法名常源）二男忠次（左衛門次郎阿部四郎五郎）第三男忠員（甚四郎後平左衛門）天正中卒 四男忠久（三郎右衛門）忠員生八男一女嫡忠世（童名新十郎後七郎右衛門）二男忠佐（治右衛門）三男大八郎永祿三年於菅沼畷戰死（時二十二歳）四男新藏元龜三年於味方原合戰討死（時二十六歳）五男勘七郎天正二年於遠州乾戰死（時二十四歳）六男忠爲（權右衛門）七男忠長（甚右衛門）八男忠孝（彥右衛門）末女子嫁大河內善兵衛然忠世爲人勇謀絶倫而事君上忠交朋友信故至末葉榮茂

也積善家有餘慶是此人乎 永祿五年十一月十[illegible]一向宗蜂起 大神君時汲其宗派者多皆大神君近臣也悉黨寺僧以拒 大神君乃至動干戈據針崎佐崎等地以戰時大久保忠俊（五郎右衛門）大久保之家嫡也招集一族相議軍謀而發上和田出伊田御進於針崎時凶徒等出戰本多三彌與大久保忠世相對放鳥銃大久保先本多放故倒三彌（時三十屬凶徒）然因爲輕劓起步行而退寺內 永祿十二年正月 大神君欲攻懸川城登天王山相戰大久保忠世擊敵勇卒日根彌吉得其首內藤四

郎左衛門小坂井新介等亦各擊敵兵　元龜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味方原合戰之時小山田信茂之先隊與石川伯耆守康昌隊相戰小山田之二千餘騎敗走山縣昌景之三千餘騎亦與大神君之本陣挑戰不利走小山田集整散兵幷山家三方（大手駄峯長篠）之卒再進兵　大神君之勇將大久保忠世酒井忠次榊原康政等橫進兵擊甲陽之先鋒忽狼狽而退勝賴幷馬塲山縣之軍進來戰武田左馬介尢山梅雪土屋右衛門尉等各以破竹勢來進於是濱松軍終敗走　天

正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勝賴率徵軍（甲州之軍勢一万五千）向大神君及信長之大軍（兩家軍勢九十万許）　大神君先銳大久保忠世同忠佐本多忠勝石川康政等也忠佐謂其兄忠世曰尾軍援兵也（尾軍指信長之軍也）吾軍主軍也然則從吾軍須進軍忠世領將進軍日既及黃昏　大神君使酒井忠次說信長曰今夜密遣兵自間道以登鳶巣山陷其城襲勝賴陣後則彼狼狽而敗也信長佯罵曰吁何汝知之忠次欲退將信長獨召忠次曰汝謀尤良我恐衆知之而泄耳速可進發然無奈何不有鄉導忠次曰某可鄉導願副檢使信長使金森五郎八佐藤六左衛門青山新七郎加藤市左衛門行之且命忠次以登鳶山攀燧忠次即不歸吾營而直赴之本多豊後守廣孝松平左近等同繼來遂至鳶巣攀燧攻城急擊之長篠城兵同出戰斬敵將和田兵部而城則陷陣營爲焦土勝賴大驚二十一日黎明信長與　大神君謀而擇諸手鉄砲巧手三千人使佐佐內藏介前田又左衛門福富平左衛門塙九郎左衛門野野村三十郎掌之　大神君使大久保忠世及弟忠佐掌本陣之鉄炮足輕進先登於

是兩軍大戰忠世揷於胡蝶指物忠佐揷金釣鏡指物也急使放鐵炮麾諸卒大進奮戰敵兵數退　大神君諸將信長大軍競擊而勝賴遂大敗走甲陽之勇將馬塲美濃守信房山縣三郎兵衛昌景內藤修理亮昌豊真田源太左衛門信綱同兵部少輔信㮒土屋右衛門尉原隼人佐望月甚八郎等之數十輩僉戰死其余首級尤多勝賴僅免歸甲州此時土屋惣藏（勝賴之寵臣）初鹿傳右衛門等不去於勝賴左右令得退避之於是信長亦收軍（此時戰討捕甲兵二千余人大神君軍戰死三百余）　同年六月　大神君

使大久保忠世攻諏訪原城甲兵則遁去又攻二俣城（城代芦田下総守）　天正四年春　大神君攻乾城（城代天野宮内右衛門景實）時城兵忽出來戰吾軍暫敗走大久保忠世同忠佐水野忠勝等勵軍士力戰返追敵乘入城中石川康昌鳥居元忠榊原康政松平眞乘盡權身粉骨相戰此間大久保一軍登高山直下城中放大鐵炮頻也天野景實不堪此術而乞降開城去　天正中攻高天神城時擊甲兵者數多大久保忠世得首級六十四　天正十二年八月　大神君欲攻眞田居城上田遣大將鳥居

大久保等其隨一也眞田昌幸出城相戰鳥居屯高陽院然眞田左衛門尉幸村自森中出兵進來於是鳥居少退避此時吾軍過半敗北大久保忠世至加賀門漸止整散走卒樹旌旗以示衆且自振鬪蝶揷物使諸卒再向敵軍而挑戰於是吾軍得勝利　天正十八年秀吉伐北條以關八州奉授　大神君時　公賜采地于井伊本多榊原等附授小田原城于大久保七郞右衛門　忠世有四男嫡忠隣（相模守）二男忠基（庄次郞）三男忠成（玄蕃允）四男忠永（半右衛門）　慶長五年石田叛時　將軍家

自率大軍往急欲攻屠之時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佐渡守）諫曰　大神君所憂者濃州軍役也然今爲拔一城徒歷數日不唯不應　公心甚以不可爭旣而　大神君馳人曰速舍此來彼於是使森右近等留攻眞田自帥大軍而赴濃州　慶長十八年癸丑十二月　大神君爲放鷹赴東武同二十日將歸駿府發武府同六月至中原時構讒言有謗大久保忠隣之事者　公召本多正信相議之正信以讒者言無其罪十二月有故將往武府至稻毛時　大樹來謁十四日入武城二十六日使

忠隣赴京師及西海排斥西洋國耶蘇宗門（切死丹也）　同十九年正月十七日忠隣至洛禁耶蘇邪法　同二十日定忠隣罪責二月二日謫流江州其讒責之辭曰忠隣不達　台聽而與山口但馬守結婚姻其罪科不輕（此時山口但馬守沒收其采地後年於大坂戰死）　忠隣有數男子嫡男忠常（加賀守）先父早世二男忠綱（石川主殿頭繼石川之家）三男教隆（右京進）四男幸信（主膳）五男忠堯（內記）於大坂戰死六男忠尚（平右衛門）七男忠村（清左衛門）早世右京教隆主膳幸信等因忠隣之罪同配流忠隣卒後使其孫子悉宥其罪以近仕

傳云加賀守忠常爲眞平美作守信昌聟信昌
之女 大神君嫡孫也號加納殿此腹生忠任
故加納殿常愛之以白公既而宥其罪
忠常生忠任（加賀守母者大神君嫡孫）寛永九年於美濃國
加納賜五万石寛永十六年於播磨國明石賜七
万石慶安二年於肥前國唐津賜八万石卒後無
實子故以同氏右京教隆二男教廣嗣家祿（教廣改正朝初名松助中任出羽太守後称加賀守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七

永井　大江

永井者平城天皇末派也天皇數十世孫曰因幡守大江廣元(號右大將家評定衆)歷仕源頼朝頼家實朝三君勲功尤大詳毛利譜　廣元生數子第一稱親廣(式部少輔)二男曰時廣(右衛門督)始稱呼永井有子曰泰秀(甲斐守)其後苗繁茂在方邦以各起其家者不少一人徙居在三川國改舊氏稱長田喜八郎廣正同國大濱村莢產也有子曰長田平右衛門重元重元生直勝(長田傳八郎)至此時改長田稱永井　天正十二年織田信雄有欲滅秀吉之志乞援兵於　大神君　神君許之自將兵出軍於小幡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本多康重水野惣兵衛丹羽勘介與三好秀次相戰大破之秀次狼狽逍走康高康政等乘勝追之至長久手堀秀政整兵而待時康政康高等追秀次一里余又與秀政相遇秀政以兵横進其軍鋒甚鋭康高康政等不能勝本多彥次郎康重苦戰被創既而秀政兵亦敗散乃退至樂田池田勝入同息紀伊守森武藏守進兵　大神君率寵臣井伊万千代直政等兵四千人出於長久手巽方之山分兵爲三列積磬亂發火炮頻飛池田森軍兵壞潰時森武藏守長一麾軍先衆而進時炮中長一之眉間即死諸軍大亂勝入之兵士亦多離散馳入於堀秀政而使復戰秀政不至勝入不得奈之何勝入臣秋山加兵衛梶浦兵七郎片桐與三郎竹村小平太見勝入之危急與直政之兵力戰死永井傳八郎直勝(後右近大夫)生年二十二歲執戈與勝入相接遂鎗殺之得其首時安藤彥兵衛直次(帯刀)後斬池田紀伊守之助(勝入男)之嫡取其首　大神君信雄合兵斬首甚多既而收軍　同十四年秀吉欲使　大神君上京而謁秀吉　大神君不許於是秀吉以其妹嫁　神君且以其母爲質招　大神君因之　公曰今吾可至京師秀吉若食言且或有不義則秀吉之罪也吾何與焉遂赴京師相從者本多中務太輔忠勝榊原式部太輔康政永井右近大夫直勝安部伊豫守鳥居左京亮西尾隱岐守牧野讃岐守等也　慶長五年之役勲功尤大也　元和元年之役五月七日永井直勝板倉内膳正於同一所有勇功　同二年於笠間(常州)之内賜采邑有四男第十一男

尚政（永井傳八郎 後任信濃守）二男直清（傳十郎 後任日向守）三男直貞（十右衛門 改豊前守）四男直重（長八郎 後式部少輔）尚政從壯少時近仕將軍家遂入執事職之列發芳譽於万邦寛永十年爲十万石之封侯遷住山城國淀世世之 將軍家寵遇尚不衰至七十有余之年齡乃致仕薙染號位齋然建廟寺於宇治川岸畔（寺號日高）勝以祭祖考而不遺遠且植珍樹疊怪石常往以遨遊而樂殘老乃以壽終 有五男子嫡子稱尚征（右近大夫 初太膳後）二男尚陳（大和守）三男尚庸（伊賀守）四男尚冬（甲斐守）末子（佐渡守）尚征有二男子嫡曰越中

守尚房二男稱尚長越中守死後尚長繼家祿有故右近大夫直勝弟長田弥右衛門者（後称永井將監）生四男子嫡號直元（弥右衛門）二男曰左兵衛正元三男號杢之助經元四男曰主殿助勝永其余枝葉繁昌称永井者不可枚舉故畧之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八

清和源氏

大河内

多田滿仲（鎮守府將軍）五世孫曰仲政（兵庫頭下野守）仲政生賴政（兵庫頭從二位）賴政善射善和歌近衛帝之御宇於禁廷階中射化鳥其名大顯其後保元平治之役有忠戰　治承中擁高倉院謀滅平族不成而自殺于平等院（春秋七十五歳）為射化鳥之賞賜伊豆國及丹波國五箇庄若狹國栗宮河　有男子數人嫡男稱仲綱（伊豆守）與父同戰死季子曰兼綱（源太夫判官）事衆表善射御治承之役發矢殪敵者居多矣遂

與父相共戰死有子號顯綱（兼綱二男）兼綱沒之日僅二歳其母懷抱之微服潛行赴尾州中島後移住三州額田郡大河内卿以為氏及長壯仕足利義氏寬喜年中卒顯綱生政綱（太郎之介）李弁領而寺津在原卿等弘安中卒（春秋八十六歳）有子曰行重（李三郎）行重生宗綱（孫三郎）曆應年中卒宗綱生貞綱（孫太郎）應永四年五月卒（春秋八十九歳）貞綱子曰光將（大膳亮但馬守）母松田三郎左衛門尉康綱女也應永二十五年卒（春秋六十九歳）有子號國綱（五郎三郎但馬守）國綱生光綱（五郎三郎）（但馬守）文明元年參州吉良庄東條會戰時於山王

山戰死（春秋四十九歳）光綱生直綱（五郎三郎）直綱生信政（五郎三郎大藏少輔）信政生信貞（孫太郎）信貞生秀綱（金兵衛）自幼仕大神君拜賜遠州稗原地薙髮後稱休心元和元年卒（春秋六十歳）秀綱男子多嫡曰久綱（大河内金兵衛）二男稱正綱（松平右衛門大夫母同上）三男金七郎四男長兵衛季子女嫁秋本但馬守久綱慶長十五年始拜謁　將軍家有子曰信綱（伊豆守）慶長九年七月十七日　將軍家降誕同月二十五日信綱初奉仕時僅九歳　元和元年九月　將軍家參內任征夷大將軍此日信綱叙從五位下　寬永十年

五月五日附授武州忍城拜賜采地三万石從是以來掌執事職與土井大炊頭利勝酒井讚岐守同列　同十一年　將軍家御上洛信綱供奉且叙從四位下　同十二年冬朝鮮之使來貢彼國禮曹寄賜翰及土宜方物於信綱信綱投返簡及奇物以酬謝之　同十四年冬鎮西肥前國高木郡肥後國天草郡土民傾尊耶蘇宗門遂其主圍松倉之原城且修有馬郡之舊壘以據之信綱及戶田左門氏鐵為上使赴彼地諸將來會時迹欽命慰勞之翌年至二月賊徒悉伏誅行制戎而

辭　同十五年冬大炊頭讃岐守免職信綱為掌
職　同十六年加二万石采地代忍城附授武州
川越城其後加封三方五千石都食八方五千石
信綱没日分五千石分授三男因幡守季綱是信
綱之意也
或云初右衛門大夫正綱無實子以其姪信綱
為猶子譲家祿正綱後生男子是越前守隆綱
也
信綱之嫡男甲斐守輝綱承繼家祿甲州嫡男称
伊豆守晴綱　金兵衛尉久綱之弟右衛門大夫

正綱以　鈞命為松平甚右衛門正次之猶子繼
松平之家系称松平又正次者故和泉守信光之
舅備中守久親之子也或曰信光之後苗而長澤家之派
也然正綱十七歳而始近侍　大神君寵遇日渥
常不去左右慶長五年之役供奉　同八年三月
二十五日叙従五位下　同十九年之役　公之
本陣傍陣營五六間焼亡此時松平右衛門大夫
正綱板倉内膳正重昌加加爪甚十郎等警衛本陣
故敵不能窺其虚　元和元年五月七日松平右
衛門大夫正綱與秋元但馬守植村新六郎等於

同一所顯戦忠　正綱生隆綱（主膳正 備前守）

本朝武林傳卷第三十九

中川 平姓

鎭守府將軍平良文號村岡五郎良文六代之後孫秩父下野權守重綱之三男稱高山三郎重遠其後胤世住居常陸國至重清之代遷居城州或時赴攝州茲多田源氏左衞門尉者以重清爲猶子以其女妻之且讓家祿故改平氏稱源氏爾來居住攝津國然重清有一男稱清秀（瀨兵衞尉生國攝州）爲人勇威謀畧有逸羣之量築城於攝州茨木以居且畧定近境寄寓于池田勝政後從屬織田信長信長奇寵之渥　元龜三年將軍義昭欲伐信長時和田伊賀守黨將軍而在攝州高槻信長攻之一日下令曰取和田首者賞若干斬敵隊長者賞若干先登者賞若干清秀見其揭爾乃批點取和田首者衆怯驚清秀還家祈鬼神既而監戰場以伺和田之在所而不能知也忽有山伏一人來清秀問曰敵將何在答曰在彼曰其敵貌如何曰物色如彼於是清秀依其道而行卽見和田熟察物色果然急擊之遂獲和田首

愚按和田者江州甲賀之人來住居攝州信長

使荒木攝津守居攝州中川又依信長命今屬荒木氏者也

天正十年信長爲光秀横死秀吉伐光秀之日先陣高山右近二陣中川清秀其兵二千五百人光秀先鋭伊勢與三郎諏訪飛彈守御牧三左衞門相戰清秀登坂遮其左光秀先陣敗走伊勢諏訪御牧皆戰死織田信孝（信長末子号三七也）執清秀之手拜謝之曰今日吾子苦戰吾何忘焉衆僉美稱之秀吉在後輿之中呼曰瀨兵衞瀨兵衞骨折骨折（本朝俗談謂劬勞曰骨折）清秀聞而大言曰筑前守之面貌既有

弁吞天下之氣勢其後柴田佐久間黨三七信孝出軍秀吉聞之帥師發長濱（江州）至大垣（濃州）急攻之山路將監告佐久間盛政曰秀吉赴美濃是爲攻信孝應于勝家也足下固不可不救焉盛政曰吾尤欲之不待汝言然太山隔焉吾未如之何也已將監附耳語曰敵之諸營皆嚴然余語湖之傍中川瀨兵衞之陣營甚踈也且去他營相遠矣若擊之不意也何不利乎秀吉赴美濃是柴田氏慶也盛政諸告勝家勝家可之言曰以吾兵與前田利家利長原彥次郎安井右近等可對敵營汝等連

攻中川營可也戰了則可速皈愼勿滯焉於是盛
政率一万兵至余語水側不破彦三郎德山五兵
衛佐久間久右衛門爲先登時中川兵飮馬於湖
邊盛政兵斬之遁歸告清秀因之清秀高山右近
其兵六千與不破彦三佐久間久右衛門大戰時
盛政分兵使燒城下民屋高山軍亂盛政進兵擊
破之高山遁至美濃守秀長之木下之陣清秀血
戰而入城盛政乘勝進兵清秀又率五六十兵出
城奮戰其鋒不可當而衆寡不同清秀見其遂不
可勝而將復入城盛政追之且辱之曰中川清秀

何不死乎其怯弱之情可勝笑哉清秀聞而怒又
回轡大呼力戰數回敵兵辟易不敢接清秀自以
戈鍛殺敵兵數人與近藤無一相接遂戰死盛政
取清秀之首贈勝家勝家大悦　清秀有二男嫡
號秀政（初藤兵衛右衛門大夫從五位下）二男號秀成（初小兵衛後修理太
夫從五位下）清秀以討荒木等之軍功信長以其女
妻之且賜播州三木城　秀政屬秀吉師三千余
人每戰爲一方之先隊　文祿二年秀吉遣軍于
朝鮮時秀政至彼地顯勇譽以戰死（時二十五歲）秀吉
聞秀政戰死歎惜不少則遣朱印於朝鮮在陣諸

將以秀政之遺職悉賜秀成可見其武名遼鳴于
外國　同四年秀成入朝鮮與明兵戰被創而歸
朝之後因秀吉命以佐久間玄番女妻之　慶長
五年石田叛時秀成在豐後國岡城同國臼杵之
城主太田飛彈守政信假黨石田據其城秀成雖
不出軍於濃州通志於關東故攻太田壘秀成家
臣中川平左衛門古田善太夫榧野五右衛門以
下[illegible]千余[illegible]軍出大坂到着[illegible]賀關下船歷陸地
將監侍將太田小將小垣源内橋本傳十郎待中
川兵來地下人亦放鳥銃以拒中川軍而入鍋倉

山谷中川兵亦上鍋倉山以互放鳥銃雙方死傷
者多翌日中川兵欲去山上退地下人設伏兵以
拒留中川兵從山谷所登兵有神主作之亟者抽
万卒放鳥銃於是中川軍欲過本道去地下人登
壘上以鳥銃中川兵牧野勘右衛門戰死討雜人
三十四人其首贈臼杵又爲援兵戸井田太郎左
衛門率三百余人來下浦燒中川軍艦二十余艘
困攻圍而退佐賀關至下浦將上于舟已而見臼
杵兵及地下人退入淨土寺中川軍又攻之太田
兵橋本傳十郎抽諸卒戰矣原田紹恐宗像小助

在佐賀關爲援中川軍加中川平左衛門于宮山
上隊平左衛門以百余人與五百人戰破敵軍及
再三終戰死神主作之壷得其首原田紹忍被創
敗歸國處兩臼之攻戰死傷者不可挍量兵中川雖
圍臼杵城其地嶮峻而不擬雖然攻擊未舍晝夜
[illegible]成州之軍聞石田敗潰而城兵開城去　秀成
慶長十七年八月十四日病死岡城　有一男子
名久盛内膳正後改称久盛初秀征　慶長十二年拜謁
將軍家於御前賜假名稱呼内膳正同十三年叙
從五位下依　大神君嚴命娶松平隱岐守定勝
之女久盛男稱久清山城守

本朝武林傳巻第四十

内藤　藤原

内藤右京進者參州之産而不識其因所出有男女數子第一男稱彌次右衛門尉第二男號甚藏（和泉守元祖也）第三女子酒井河内守重忠之妻也季子女嫁石川伯耆守康昌弥次右衛門有二男子嫡號家長（弥次左衛門）二男號信成（三左衛門尉）　天正三年　大神君攻遠州二俣城城主芦田下総守幸成黨武田勝頼者也開門出戰時城兵有朝比奈弥兵衛者先衆戰撃松平彦九郎某（大神君之御家人也）内

藤家長爲彦九郎外族曾達弓道能中揚葉于百歩之外且膂力超常人則放矢殪朝比奈以復其仇朝比奈男弥藏負死骸以將入城内藤再放矢殪弥藏明日芦田以所内藤射矢贈石川日向守家成曰此是何人所放矢耶恰如爲朝教經之矢石川告之以爲内藤之箭芦田及衆僉股栗之大神君賞内藤賜感牒　慶長五年石田叛時公使鳥居彦右衛門尉松平主殿頭内藤弥次左衛門家長守伏見城從大坂使筑前黄門秀秋島津兵庫頭毛利黄門撞元増田右衛門尉長束

大藏大輔備前黄門秀家鍋島加賀守勝茂等攻伏見城（時七月晦日也）城將盡心力雖拒之衆寡不相敵則破外壘攻迫第三壘三成亦來撿之且謂諸將日俄攻以勿敗吾軍諸將曰以大軍攻小城難何乎三成還大坂既而有城兵内應之者潜使敵入松丸壘内於是筑前黄門秀秋頻放火炮遂燒天守鳥居松平内藤知其難克則率二百余輩出撃鍋島軍攻兵大敗走矣三成所設之遊軍横撃於鳥井内藤之軍其兵作三隊進一隊爲正兵直向鳥井戰二隊爲奇兵從左右挾撃内藤松平軍

於是鳥居之兵戰死者殆二百七十人敵乘勝亂入松丸而放火迫本城内藤家長放矢殪敵殆數十人爰有上林竹庵者（宇治茶人）賈爲訪鳥居松平内藤偶來在城中城將等謂上林曰汝不幸而今遇此事請速宜城去上林曰其如産業雖爲商賈者天性焉能得不如勇士之道哉且吾浴武恩尚矣今死以報恩于泉下乃以手拭包頭以茶袋作指物其勇勢凛冽焉敵入本壘時自執鎗相戰終殞命敵兵鈴木善八郎得其首既而鳥居家人來曰敵迫于本壘間四面既揚楚歌之聲速自殺可乎

鳥居曰吾曾於味方原與武田強敵相戰得勝利
今恇勷之兵雖不足恐彼有大坂之援兵日成加
我無救急之助力軍勢夜減不如戰死而餘勇名
於草苔之上開門進出敵軍辟易數回而後遂爲
敵兵鈴木孫三郎授首時春秋六十二歳　松平主殿頭若
戰死島津之家人別處某得其首內藤家長在城
中矢既盡術究揮戈當敵數而終自殺　家長生
政長左馬介寬永九年任之　慶長十九年春里見安房守
放於舊國房州遷伯耆國時左馬介政長本多出
雲守政朝受　鈞命撿之　里見者爲大久保相模守忠隣之聟故如此

同年之役政長與越後少將忠輝卿松平下野
守忠吉卿共留武城守監之　後年寬永十一年
十月十七日卒春秋六十一歳　有男子號忠興忠興生
二男子嫡子號義槪左京亮　二男稱政寬改曰氏称
遠山主殿頭　孫次左衛門家長弟三左衛門
信成其勇謀超過親兄故軍功亦拔群也　永祿
五年三州一向宗樹黨之時　公之御家人多黨
逆徒信成從屬　公盡軍忠莫大也　元龜三年
十月中旬武田信玄發軍于遠州使乾城主天野
景寶爲案內者自取途赴駿州久野此時　公之

豪傑群將各率四千余騎之兵欲擊甲軍信玄曰
悉皆可擊捕之濱松之兵殆危將還軍甲兵要留
之敵不得已欲相戰時三左衛門信成曰吾軍僅
四千兵甲兵既及三万且強兵信玄自指揮之
公不來于此其勝敗不定則揭焉不如班軍而弃
[illegible]之援兵以相戰諸將領之信成曰主客既攻
逆難去此地如何時本多平八郎忠勝時二十五歳入
馬於敵味方之中間內藤信成續之使吾軍得退
避信玄大賞讃之
傳云信玄此時感兩將之擧止而召土屋右衛

門尉曰汝弱年也可能伺察彼等之節制行令
德川家本朝無雙之家風嗜武事起于諸家且
忠勝信成等可謂彼家之逸者也
天正二年五月　大神君攻遠州高天神城時信
成自擊勝賴之兵得首七級　天正三年五月
大神君及信長爲攻勝賴之長篠之營發軍而陣
高松山勝賴使高坂源五郎室賀入道兩將攻長
篠城奧平九八郎貞昌據之城　使武田兵庫介三枝勘解由左
衛門等率二千余人入鳶巢山其外勇將數十輩
[illegible]將之爲十三隊其勢都而万五千余　下信長以瀧川左近

將監一益木下藤吉郎秀吉丹羽五郎左衛門長
秀等為先陣搆柵三重而令佐佐内藏介前田又
左衛門福富平左衛門塙九郎左衛門野野村三
十郎曰敵進來時三千口之鉄炮當放之戒之以
無遲速　大神君以石川康昌大久保忠世同忠
佐本多忠勝鳥居元忠内藤信成平岩親吉太須
賀康高等為先隊戰於是勝頼之軍將於處處戰
死山縣三郎兵衛昌景中鳥銃即死甲軍大亂原
隼人佐小幡上總介相代力戰内藤信成石川康
政大久保兄弟頻放鳥銃故甲兵戰死者不可挍
量馬場美濃守真田源太左衛門同兵部少輔土
屋右衛門尉望月甚八等悉力戰而死勝頼單騎
而遁去於是　大神君信長收軍　信成生二子
嫡號信政紀伊守二男稱宜廣(石見守從五位下)　信政生
信照(豐前守)　信照生二男子嫡稱信良二男號三左
衛門某信良生信重紀伊守三左衛門男内藤采女
正也
右京進某之二男甚藏某生三男子嫡甚五左
衛門某二男號四郎左衛門政成三男號仁兵
衛忠政　元龜元年信長為朝倉誅伐發軍於

越前時乞援兵於　大神君於是　公師駿遠之
軍率出軍于越州(時四月也)攻拔手筒山及金崎之兩
城將入若州時有淺井備前守長政要塞美濃路
之告信長驚而捨此將赴江州時木下秀吉請留
金崎　大神君亦爲援秀吉留滯信長同二十七
日發越前經朽木谷險將歸京師朽木河内守元
綱來迎拜謁同晦日信長遂入洛於是　大神君
秀吉亦欲班師時郷民樹黨遮前後當此時四郎
左衛門政成出奇計以擊取賊徒二百余人殘黨
悉狼狽走依之得入朽木谷　天正四年勝頼爲
入報求於高天神城(遠州)出軍于遠江　公爲要留
高天神城使大須賀康高居東條郡武田武力甚
恐怖　大神君然勝頼引軍過濱松邊　公以入
于兵旅至於横須賀近邊山野勝頼之將小笠原
與八郎山縣源四郎等出横須賀挑戰　公使覓
耶大夫率輕卒加大須賀在城中調鉄炮數百口
放之小笠原山縣等隊率多敗死　公將進軍時
四郎左衛門政成諫之勝頼亦欲相戰高坂彈正
留之故彼我相退不及接兵　政成生三男子嫡
號政貞(甚一郎即其子外記政重其子息四郎左衛門尉政次也)　二男右京進

某三男本多藤四郎某（本多氏之為養子）藤四郎生右京
進重長（安藤氏之為養子）
恩梅（本多）藤四郎安藤對馬守重信之壻也無
子故（[illegible]）外孫以為子
仁兵衛忠政生忠重（伊勢守）忠重有二男子嫡號忠
種（飛驒守）二男忠由（出雲守）忠種有二男子嫡
男忠元（志摩守）二男忠勝（和泉守）

本朝武林傳卷第四十一之四十五目錄

卷第四十一

安藤 清和源氏

卷第四十二

松浦 嵯峨源氏 出於融公

卷第四十三

京極 宇多源氏 佐々木

卷第四十四

相馬 平姓 出於小次郎將門

卷第四十五

石川 清和源氏

太平武林　卷之四十一之四十五目錄

十三〈八〉

本朝武林傳卷第四十一

安藤　讀和源氏

安藤者源滿仲後裔也。滿仲子賴信生賴清（肥後守）。賴清生賴宗（美濃守）。賴宗生家基（三郎太夫）。家基生長基（安藤太郎）。長基生成基（高倉院非藏人）。成基生基重（兵庫頭）。基重生業基（刑官）。代經數十世、有安藤太郎左衛門家重云者。三州傑也。歷仕廣忠公。有男子、稱助基（杢之助）。

元龜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玄與大神君戰于味方原濱松。軍接戰、傷美濃守山縣三郎兵衛・武田左馬助・穴山左衛門太夫・甘利左兵衛等。戰敗少退。至此時、本多肥後守忠貞（或貞作眞）・安藤杢之助基能・鳥居四郎左衛門忠廣・加藤次郎九郎景光・天野麥右衛門政景・岩堀勘解由父子・河澄源五重經（青木民部少輔弟、継河澄家、幼若而奉仕大神君）・成瀬藤藏等拔粹之勇士凡三百餘輩戰死。此時大神君軍殆危矣。茲有夏目二郎右衛門者、執公之馬轡、強牽驅之。故無事。基能連弟多。第二曰弥次兵衛基定。第三曰傳右衛門家定。第四曰太郎左衛門家次。第五末子曰治右衛門定次。基能生三男子。嫡曰直次（彦四郎兵衛、後称帯刀）。二男曰重信（對馬守）。三

男號基次（慶長三年卒、三十歳）。直次近侍大神君。眷遇頗厚。于野戰、于攻城、無不勇功。天正十二年、信雄與秀吉有隙。既及動干戈。大神君援信雄、出軍於長久手。寵臣井伊万千代直政率四千兵、出長久手巽山、分兵爲三隊、積弩亂發、火炮頻飛。池田森軍壞潰。森武藏守長一麾軍先衆進。時砲中長一眉間、即死。諸軍大亂。勝入（池田）兵士多離散。馳入於堀久太郎秀政、曰、使復來戰。秀政不至。勝入不得奈之何。勝入臣秋田加兵衛・梶浦兵七郎・片桐與三郎・竹村小平太見勝入之危、而皆與直政兵戰而死。永井傳八郎（後號右近太夫）直勝生年二十二歳、自執戈與勝入相接、鎗殺之、得其首。安藤彦兵衛直次斬池田紀伊守之助（勝入嫡子）、取其首。於是大神君信雄并兵追逐敵、大勝、斬獲甚多。慶長十九年十二月四日、越前加賀井伊軍卒不用法令、向眞田丸進軍。公怒、命安藤帯刀直次令制之。直次出馬（帯朽葉色縷、不着鎧）之時、城兵放矢炮、殆如雨。脚直次膚、不撓、目不瞬、而傳台命、使吾軍急退。避縦自依。鈞命近侍紀伊大納言。舍弟對馬守重信奉仕將軍家。直次生二子。嫡称重能。

彦四郎二男曰直治（彦兵衛飛驒守）　重能元和元年五月七日戰死（春秋三十）　飛驒守直治仕紀州亜相頼宣卿寛永中卒（春秋三十）　重能無繼嗣以　鈞命養棕原壹岐守政長男以讓家祿称彦四郎直政仕幕府（傳曰棕原壹岐守政長者帶刀直次兄也故今如此）　對馬守重信（彦十郎五右衛門）仕　幕下功勞不少後年遂入執事職慶長十八年加封二万五千石舊新合三万五千石元和元年五月七日於岡山口真田左衛門尉幸村福島伊豫守正守同兵部正鎮中島式部氏種山川帶刀堅信堀田圖書介勝嘉渡邉内藏介糺木村主計頭宗重伊木七郎右衛門遠雄等必死之軍擲鼓均進東軍少避於此時松平右衛門太夫正綱秋本但馬守泰秀植村新六郎家政等在大樹左右保護之　大樹手自麾兵欲進焉安藤對馬守重信扣轡牽駐之永井右近太夫直勝板倉内膳正重昌制勵於敗散之兵此故衆卒大奮擊守兵皆敗死　重信初無男子以本多藤四郎男爲猶子後称安藤右京進重長（本多藤四郎對州重信聟也）他日重信有寵妾生二男子長男曰伊賀守重元二男曰九郎右衛門某重元男壹岐守重良

也然右京進重長十五歳時從父赴慶長元和役擊敵得首級寛永十年於上野加封一万石食六万二千石采地同十二年掌寺社事明暦三年九月廿二日卒（春秋五十八）有三子嫡男重之（式部少輔）二男内藏介三男壹岐守重良（繼重元家）然重之先父早世重之有幼子曰重貞（對馬守）

帶刀直次伯父治右衛門定次慶長十九年役赴戰場奉　鈞命保干志貴野同列屋代越中守伊東右馬允等繼來城兵頻放矢砲且出拒之時安藤接敵鍛之所鍛之敵截斷鎗柄却鍛安藤屋代子甚三郎馳來擊其敵得首（時十八歳）於是城兵數人戰死治右衛門定次不勝重創之患遂死陣營

或曰治右衛門定次元和元年五月七日黎明奉從　大樹自河内路赴攝州　大樹欲爲屯于平野邑使治右衛門定次斥候城兵動静既而真田幸村去平野殘伏兵於龜井定次進至于平野邑時真田伏兵忽發起擊治右衛門定次自當敵兵數回矣且從兵僅五六輩力戰皆死馬前定次又被重創故自殺嘗　大樹命定次曰汝去年於志貴野顯勇功今又倣其時

武功ニ必不可軍以此説與本文考合則於平野戰死者恐此是乎姑別記以備于後考

本朝武林傳卷第四十二

松浦　嵯峨源氏

松浦者嵯峨源氏。其先出於河原左大臣融公。其流派往居住肥前州松浦縣。因以爲氏。數世之後有松浦源太夫判官久者。其子称直（松浦源四郎太夫）。食御厨屋庄七百五十町。是其父久之所讓之地也。直嫡男曰枝（峯五郎）。元弘亂後醍醐帝潜幸於隠岐國。諸王子亦各遷在遠島僻地。第一宮幽居土佐國。有警衛之兵有井庄司者。憐王子。過他或時謂王子曰。召君之妃以相共居可乎。王子喜遣使

于京師。於是右衛門府生秦武文乘妃於肩輿。潜出深闕。以至攝州尼崎。艤舟待風波之相熟。時偶會松浦五郎枝振旅皈肥州。五郎見其妃之絶色。忽心惑欲奪之。武文不許而揮刀拒之。松浦兵死創者不少。妃誤乘松浦舟。五郎喜速棹舟。武文驚來將登舟不及。遂自殺。松浦喜開帆於中流。而俄然黒風起怒濤作山。乃檣傾檝摧。於是松浦怒曰。是武文之靈所爲也。乘妃于小舟以縱其所如。其舟遂漂着淡路國武島。松浦又僅免溺皈鎮西。

枝生持（峯源藤次）。持生繫（松浦源三郎）。繫生湛（峯文五郎）。湛生答（松浦源五郎）。答生定（肥前守）。定生勝（肥前守）。勝生興（肥前守）。至此時始住肥前國平戸。勢亦強大也。故肥前國中諸士來服。再來交代。以衞護平戸城（從此時諱用二字）。興生安正（肥前守）。安正生昌榮（肥前守）。昌榮生正林（肥前守）。正林生是興。是興爲人也勇武絶人。行事暴悍也。俗呼號鬼肥前。後造祠于平戸以恐尊其靈。蘋繁常無曠。自是興生豊久（肥前守）。豊久生弘定。弘定没日雖有遺腹之子未産。其室賢而決國政。既而男子出生。尚與聞政事十有余年。嬰兒及稍長。讓國柄。是曰松浦肥前守興信。興信生隆信（肥前守）。

七旬有余而卒。隆信生鎮信（肥前守）。天正十七年二月任式部卿法印。文禄中秀吉遣軍朝鮮時。卒三千余騎渉彼地顕軍功不少。慶長五年役暫雖應彼招實通志於兩公。兩公故平均日安堵自領地。慶長元和兩年役繼倍忠於兩公。有子曰久信。先父卒。其男曰隆信（壹岐守）。隆信生二男。子嫡曰鎮信（肥前守）。二男曰信貞（松浦伊右衛門）。鎮信男曰壹岐守任。

愚按本朝習俗以祖父之諱冒稱者多。松浦氏倣其俗者乎。又松浦嵯峨源氏而称一字諱是

其先例也誤來尙矣近年壹岐守任正其謬而復先規

太平武林　卷之四十二　三

本朝武林傳卷第四十三

京極　宇多源氏 佐佐木

京極者宇多源氏而佐佐木一流也天皇第八子稱敦實親王親王七世後胤號秀義佐佐木三郎爲八條判官爲義猶子故承傳于累世太刀鎧等保元平治兩年兵革顯勇功莫太也壽永三年七月十日於伊賀國源平相戰苦戰死　秀義生五男子嫡稱定綱太郎左衛門尉二男經高二郎左衛門尉三男盛綱三郎左衛門尉四男高綱四郎左衛門尉五男義清五郎左衛門尉是龜井祖也　定綱治承四年八月武衛頼朝伐山木判官兼隆時先其長臣伐堤權守

進先登有功且石橋山會戰時連弟四人各抽軍忠　經高於椙山堀口之軍場有拔群之軍功三郎盛綱於杉山堀口會戰軍忠不少仁安元年十月七日因父命赴伊豆國近侍頼朝此時號秀綱同十七日藤九郎盛長爲加冠加首服故改盛綱再來日夜不去頼朝左右　治承四年八月十六日山木判官兼隆征伐之時定綱經高盛綱高綱等共進向敵戰而至不知武衛之所在時盛綱獨保護于頼朝以不避其側是不拘自己之功擧而實尊怖君主之澀厚至知此既而頼朝使盛綱景廉責衆將誅兼隆遲且放火於其舘而後皈此時取兼隆頭代之腹卷來系毛鳥毛摠同廿三日石橋會戰時兄弟相共力戰而使頼朝退避此時微盛綱等頼朝命殆哉　元暦元年十二月六日平氏將左馬頭行盛卒五百余騎屯備前國兒島東軍欲擊之舟粱無以可渡者時盛綱家人七騎得渡之平軍謂鐵以待之其水面凡三町余也日藤戸渡是也遂擊敵數輩頼朝聞之感歎之賜書以賞之其辭曰

今月七日平氏左馬頭行盛五百餘騎乃軍兵越相蓙天備前小島之城仁太天古毛流乃處

仁盛綱藤戸乃海遠渡之天行盛以下乃者共遠追討乃事蒲古登仁無下之與里河水越渡事者安連土以未多馬仁天海遠輪太壽乃例越幾可壽盛綱不留未以希代乃勝事再曾於本偏候江具輪之幾事波奈遠安土與里可申也

元暦元年十二月廿六日　頼朝在判

佐佐木三郎殿

天文廿二癸丑年十二月廿四日浪人有飽浦美作守信清者來近江國謂佐佐木修理太夫

義秀曰吾亦佐佐木派流也先祖佐佐木三郎盛綱渉藤戸海時從頼朝所賜書簡及其時盛綱所帶之太刀在吾家今所獻也頼朝眞筆墨未乾義秀歡喜不少

此時爲其勲功之賞賜彼島（右大將家治世之時食大祿者北條和田江戸太郎佐佐木盛綱同高綱畠山梶原等也）其時所乘馬自頼朝賜之毛馬也於湖中箭雖中其首不敢屑而倒着（此時盛綱三十六歳）　文治五年八月十日陸奧國住人泰衡誅伐之時於大城戸盡軍忠　建仁元年有堀小太郎助盛者叛據越後國鳥坂城時奉　鈞命往誅之同息盛季甚有武勇　高綱揩山會戰之時進先登既及三箇度　元暦中木曽左馬頭源義仲誅伐之時先衆渡宇治川顯武勇

愚謂俗傳高綱與梶原景季各單騎渉宇治川夫高綱景時者頼朝左右大候而如其德祿居下食大國從軍又若干也然於河中高綱謂曰足下馬鞁緒景季領綴之其間高綱駆馬甚可笑爲軍將者何犯師旅之制令乎若然則不唯破號令軍必敗潰者决矣是據異書愚昧皆感將卒如恰一身手足逾節相離則其軍亂

因之爲其賞賜北陸道尚有厭世之心乃薙髮登高野山再不出仕　五郎義清亦與諸兄共有功勞者數回矣　定綱生信綱（近江守）　元久三年閏七月廿三日武藤右衛門佐朝政追討之時進先登且能放矢殪敵者不少此時從　院内辱賜寄樹之敘　建暦三年八月任左近將監　同年中有兵革之事時渡宇治川爲先登　貞應元年十月十六日任左衛門尉仁治二年三月六日卒有子稱泰綱（第三男）　泰綱五代孫孫高氏（佐渡判官法名道譽是京極祖也）　建武二年十二月新田與足利於矢矧川相戰時吉良左衛門佐土岐彈正頼遠及判官高氏入道道譽率其兵六千餘輩渉川向義貞之左將軍堀口櫻井山名里見等軍戰其後於手越川自揮太刀苦戰被創（此時第五郎左衛門尉戰死）　道譽高氏生高秀（治部少輔）　明德二年十二月於江州堅田戰死（時六十歳）　高秀九世孫孫高吉（長門守妻淺井下野守祐政女）　高吉爲人也貞忠事君以道（佐佐木嫡流爲修理太夫義秀之家臣）　攻城戰野振勇武者不少　永祿十二年九月江州箕作城主佐佐木義賢（彈正少弼法名承禎）　與義秀有隙既而及動干戈承禎遣使曰開城去義秀不肯之乃

馳人謂諸將曰急可誅承禎父子也時京極高吉
朽木貞綱兩傑諫義秀曰滅亡一族者似不仁者
乎義秀曰任兩將之心而已於是承禎開城以退
去京極朽木等守之　同年中以織田信長女（信實長養女也）
欲嫁佐佐木義秀而承禎（義賢）不肯於是淺井
氏相議于高吉高吉入洛以達將軍義輝公義輝
遺書於佐佐木修理太夫義秀曰
尾州織田上總介信長女江陽可迎取之由其
聞也是內內思入處之幸甚也早以可有其沙
汰宜期後喜仍如件

永祿三年十月廿四日　義輝在判
近江管領修理太夫一門之面々
元龜中信長爲伐朝倉淺井帥五百餘騎軍來分
二隊向柳之瀨南進軍佐佐木義秀使黑田美濃
守識隆京極長門守高吉進藤山城守拒之三將
既發大津出茨川於守佐美川傍締戰從巳至午
鏖殺得首級八百七十三級信長失利退高吉天
正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卒　高吉生二男三女嫡
高次（宰相）二男高知（丹後守叙侍從）　慶長四年　太神君
與五奉行有隙（所謂五奉行者前田德善院此人役增田右衛門尉長盛石田治部

少輔三成長束大藏太輔正家淺野彈正少弼長
政也但德善院死而秀吉逝後小西行長與于此
事職者）　時太神君伏見城在　高次在大津城通志於　公　公
喜其志之厚深使井伊兵部少輔直政言其事
翌年七月自大坂使朽木河內守元綱言高次曰
當入人質於大坂城高次以其幼男熊若（時八歲）爲
質及家臣其出質副寺西左衛門贈大坂　同年
三成叛時暫黨彼凶徒與朽木河內守元綱將赴
濃州泊途中于東野朽木元綱泊木本河內守馳
人於高次曰明日出軍何刻可乎高次曰鷄初鳴
時是可乎於是元綱待鷄鳴而後出軍發木下而

高次返途出海津乘舟飯入居城大津（時九月四日也）高
次謂令行軍伇石田藉秀賴權勢以懷自立之志
吾何黨渠輩乎遂變前約者也高次壘隍入粮米
待敵兵來至先京町口門三田村安右衛門今村
掃部兒毛方五郎赤屋久助尼子宮內少輔由井
太郎右衛門守之荊川口門赤尾伊豆守山田大
炊助山田三郎右衛門守之三井寺口門友岡新
兵衛淺見藤右衛門守之於大坂聽元增田等相
議有可攻伐之企淀殿驚之哀之遣書於龍元曰
高次室與我爲姉妹然則高次亦非可挾異心者

今吾則馳入諫高次之不義脚力往返之間暫不宜有攻襲之事權元等領之然宰相高次不肯故石田增田等怒之發軍于大津所謂其將帥柳川侍從（立花左近將監宗茂）久留米藤四郎元包（元就八男）筑紫上野介南條中務少輔石川掃部多賀出雲守（和州三万石領主）毛利權元軍士增田右衛門老臣增田作左衛門伊東丹後守（七組番頭）速水甲斐守（同上）伊東左馬助（同上）福住兵庫介郡主馬首（同上）其多軍六月發大坂十一日遠圍攻之城壁遽造作之故多皆爲敵被破壞之京町口疾破而多賀出雲守兵進來戰

由井太郎右衛門速引軍閉城門三井寺口荊川口守拒之將友岡新兵衛謂赤尾伊豆守曰吾聞京町口既破然則入城内以拒敵可乎伊豆守亦然之兩將引率將入于城時城兵先之閉門故不得入城伊豆守不得止而又向敵挑戰攻兵暫敗走南條老臣進越中勵衆曰城兵少之而困勞急進兵則敗而已友岡謂赤尾曰敵多而吾少也緩戰不能捷之急戰百千一十須有取捷耶赤尾可之自執戈而先衆進從兵亦挨戰進越中一族有植木善之亟者絕倫有勇功又有友田左近右衛門者（善齊房家老）見赤尾進來相接勝負未決相避友田一子左衛門佐（時十七歲）擊敵得其首而月既薄西嶺故主客相去赤尾將入城時由井太郎左衛門謂曰今日軍敵從吾軍而欲攻入城門吾早閉城門故城不潰赤尾聞之怒曰汝閉門以惴懼臥吾入堅陣以爲困勞孰是有軍功由井亦罵之既將相擊衆諫之故無事山田三左衛門與赤尾同隊也爲敵見隔絕而將兵相共悉皆戰死城近傾覆柳川侍從宗茂自執戈勵衆最上入城中城兵死創者不挾量高次其知難久持馳人於大坂乞和

解而出城薙髮入高野山石田伏誅後賜若狹國慶長十四年五月三日卒　有男子曰忠高（若狹守少將）將其母常高院奉養　將軍家幼女妻忠高　寛永元年冬從　大樹加賜越前國敦賀郡　同十三年九月六日任羽林次將先是同十一年閏七月六日賜出雲隱岐兩國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卒（春秋四十五）　忠高生高知（刑部少輔四品朝散大夫）　高知實者京極主馬首高政男也忠高無嗣子故養高知以讓家祿主馬高政忠高弟也至此時減雲隱二州更於播州龍野賜六万石其男備中守高豊

母藤堂大學頭高次女

高次（宰相）弟高知（丹後守侍從）　天正十九年從秀吉於江州蒲生郡賜五千石　慶長五年石田叛時屬大神君以其子質關東且發軍于濃州加之攻岐阜城時廻城後門入城中時福島正則告此事於東國　大神君辱賜書又於關之原雖爲後隊逐敵入忠於東國事井伊直政撿察之以告關東軍散後爲知大津城之安否并日倍路馳彼地而城既陥此時從　大神君賜書高次高知兄弟其書至今深藏以珍之　同十九年役依　鈞命守

大和口　高知有數男子嫡男號高廣二男在東武二歲卒三男曰高三（修理大夫母水野隼人正女）四男曰高通（主膳正實朽木兵部少輔二男也養以爲子此男主膳正高信其男子備前守高明也）嫡子高廣（丹後守初曰山城守母毛利河内守之女）慶長五年役僅二十歳從母在大津城　元和二年十二月任四位侍從晩年剃髪號安智　有男數子嫡男高國（初山城守後丹後守母池田輝政女）父子不相善故寛文六年五月三日迁居奥州　有男子曰高頼（近江守）因父不幸謫居伊賀國上野　高國弟號高治（下總守）　三男高勝（左近太夫後信濃守）　高知（丹後守侍從高次舍弟）　三男高三其男孫

高仲（飛騨守）有二男嫡男孫高盛（肥介伊勢守）二男孫高任（甲斐守）

本朝武林傳卷第四十四

相馬　平氏

相馬者平姓而其先出於桓武天皇天皇六代後裔號相馬小次郎將門將門者朱雀帝承平二年謀非望而攻殺伯父常陸掾平國家或作香率兵入下野國而逐下國主取上野國略武藏相模徇上總下總而建都於下總國相馬郡一曰立都於猿島郡自借稱平親王備百官置衆職其所闕之者獨曆博士而已於是皇天降災天慶三年爲官軍秀卿貞盛被戮此時伊豫掾藤原純友遙聞將門之叛亂忽謀大逆蓋嘗與將門有相約也遂官軍征伐之純友爲俘死于獄中

愚按爲征伐將門勅遣藤原秀卿及平貞盛貞盛者國香之子也兩將同至下總國與將門挑戰秀卿所放之矢中將門殪之遂誅朝敵且報父仇或云將門攻殺于國香故爲貞盛不戴天之讐也然秀卿所放之矢殪於將門復父於仇者似略顳顬然一説云貞盛放矢中將門秀卿得之首者的説乎以其勲功故貞盛叙從五位下任右馬助先是貞盛詣洛西仁和寺宮將入門偶逢將門此時將門多率家臣貞盛無從者貞盛至宮前日我今日不從

率徒爲遺恨若在率徒則立可誅將門此將門可謂叛者也果然也可謂知機者也

將門伏誅後其族忠常繼家祿

愚按良將嫡男將門二男號良兼良兼生公雅公雅生致頼致頼生致經致經有數子嫡男號致房是長田四郎忠致之祖也四男號上總介忠常也

忠常生常將常將生常長常長生常重常重生常胤稱千葉　治承四年九月十三日源武衞勃興豆州時常胤及其男師常率數万騎早來而屬頼朝戰功莫大也平氏於鎭西族滅之後義經振旅而皈武衞因梶原之讒不許入鎌倉空歸京去大物浦俄然黑雲起天末迅風興濤舟飄蕩殆危幸免匿吉野山窶貌經北陸道再赴奥州秀衡館其間草居露宿備嘗艱難而後據衣川城以待鎌倉之軍至頼朝聞之使千葉常胤八田右衞門尉知家率常州總州軍攻之時文治五年七月八日也

愚按此時頼朝命常胤新令造旌旗是治承四年平家追伐之時常胤早來屬而後万州軍卒多皆恐服故今視其出軍祥及此事果義經遂

伏誅

胤常生師常（相馬二郎）壽永三年二月五月屬蒲冠者範頼爲平氏誅伐赴鎭西有功勞　師常生義胤（相馬五郎）平義時伐畠山重忠之時相馬五郎義胤自率兵赴武州二俣川拒之　義胤生胤綱此時弁領下総國相馬郡陸奥國行方郡承久三年亂逆相馬胤綱父子屬義時之麾下　胤綱生胤村（相馬五郎左衛門尉）父歿後領兩郡　胤村生胤氏（相馬二郎左衛門尉）胤氏生師胤（五郎左衛門尉）師胤生重胤（孫五郎）重胤生親胤（相馬出羽權守）觀應中與隣境相戰有軍功　親胤生

胤頼（相馬讃岐守）　胤頼生重胤（相馬治部少輔）重胤生高胤（出羽守）高胤生盛胤（相馬大膳）當此時并領宇田半郡栗葉半郡居中村　盛胤生顯胤（相馬讃岐守）四十二歳卒

本朝武林傳卷第四十五

石川　清和源氏

八幡太郎源義家五男稱義時（陸奥五郎）。義時生義基（從五位下、下總權守）。始領河內國石川郡、故以石川爲氏。治承五年春、義基歸平氏。同二月上旬、平氏遣源大夫判官季貞・攝津判官盛澄、卒三千餘輩攻石川城。義基能雖非守之城、兵僅三百許、漸持一月、城潰、義基亦自殺。有子名義兼（從五位下、河內守）、號石川判官代、奉事後白川院。父與義基共據石川城、以戰被創、而爲平氏爲俘。其後平氏一族爲賴朝義經滅、故幸得脫。治承五年二月九日、去年冬於河內國歸平氏被害、石川一家前武藏守義基首、今日渡大路掛樹。義基弟義資（河內判官代）、義廣（紺戶先生）、此時來入獄舍。義基嫡男亦被創爲俘。後年元曆元年六月四日、赴關東事武衛。義兼五代之後、苗稱義忠（初名弥太郎、後治部太輔）。元弘元年秋、後醍醐天皇遷幸和州笠置、而欲誅伐北條氏族。時有義忠應天皇之勅命之流言。高時忿之、而欲害之。小山判官與義忠素爲刎頸之交、請義忠之罪、以相俱歸小山（在下野國）。義忠有一男名時通（弥太郎）。與父共赴小山。時通生朝成（小十郎）。改石川稱小山云導。以三頭巴爲旗幕紋、以輪內藤爲衣服紋。母小山下野守高政之女。朝成生氏房（小五郎）。氏房生泰信（小山新右衞門）。泰信生政泰（石川下野守）。文安中、本願寺上人蓮如兼壽慱爲教於我宗法、赴東國至下野國。偶會政泰語曰、三州我歸黨也、然無有將帥器以治一國者、請君顧來吾國、以信仰吾宗法、且撫育黎民、是幸乎。政泰諾、從上人遂赴三州、住居小川城、改小山、復石川。政泰生二男子、嫡康長（修理亮）、小川城主也。二男親康（右兵衞尉）。一時松平親忠卿謂政泰曰、汝有數子、以一子與吾、吾爲長臣、以共議政事。政泰應命、以親康奉仕之。時十四歲。翌年春、於殿中加首服、且賜諱一字（親字）、號源三郎親康。親康生忠輔（右近太夫）。歷事親忠卿・長親卿兩公。又於殿中加首服、時賜諱字（忠字）、號傳太郎忠輔（時十五歲）。幼時依父命數赴小河、與伯父康長相議、使安祥城降服松平家。忠輔生清兼（安藝守。是又從清康公賜御一字、清字者也）。歷事清康公・廣忠公・大神君三代、殊廣忠公治國之時、在左右與知國政。大神君降誕之時、司蟇目之事、常奉懷抱之。大神君八歲、而自尾州歸三州、後年又赴駿

府時廣忠公撰家臣以從之清兼孫康昌(伯耆守)其隨一也　清兼生二男嫡右近太夫二男家成(從五位下日向守)右近太夫有一男称康昌(伯耆守)　永祿中以信長女有嫁幼君信康卿之約石川康昌預于此事　元龜元年佐佐木承禎(義賢)謝罪降于信長時　大神君使石川家成從信長　同三年十二月於味方原勝頼與　大神君會戰吾軍失利既及危急此時夏目次郎右衛門尉　公所乘之馬轡以牽驅之而馳敵陣戰死濱松軍戰死之勇士三百余人鳥居元忠拒之甲軍乘利來圍

城門(濱松城)　鳥居元忠衝破出敵隊渡邊半藏同半十郎勝屋五兵衛櫻井庄之介等進先登苦戰鳥居初各被重創甲兵挈戟敗遁于犀崕城兵出逐之半途止此時石川康政爲後殿入軍於城内武田兵不得追來　天正元年六月勝頼退味方原此時石川日向守家成出輕卒三十人(時石川在掛川)伏新坂山狙勝頼過山坂勝頼將馬場美濃守知之搜索山中捕皈　天正十二年長久手會戰後秀吉與信雄和親又依秀吉信雄請以秀康卿(後称參河守)爲秀吉之猶子時十一歲石川康昌二男勝千代(後號肥後守康勝)本多作左衛門重次男仙千代(後称飛騨守)從之翌年　大神君使石川康昌守岡崎城然康昌倡妻子出奔大坂　公大驚(在濱松城)遣使於小室召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忠世(爲攻真田城在小室)忠世則皈　公曰乘此虛而景勝出軍乎且真田房州携信玄之子(號勝童盲目也)有將入甲州之流言今又與秀吉結讐敵後來不可料吾與秀吉親和而將往大坂此行留守城者忠異常自於是忠世弟忠孝(平助後称彥右衛門尉)重君兄之命留然真田上杉不出軍石川去年於小牧陣中通志於秀吉酒井大久保等雖

察其形情彼三州纍世重臣不意康昌有反心不譴責於其罪然今至此事秀吉雖喜石川來曾無賞賜之物後年小田原軍役時秀吉謝石川罪故　大神君許諾且賜以信州松本城　慶長五年真田誅伐之時石川玄蕃頭康長森右近太夫忠政仙石越前守牧野右馬允等圍攻之然聞濃州敗潰石川等解圍退　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城兵出穢多村近邊(俗云芦島)放鳥銃吾軍死傷之者有命石川忠綱(主殿頭)薙除蒹葭同二十七日夜忠綱潜率家人中黒弥兵衛坂部金五左衛門神田九兵

衛大河內杢左衛門大久保權右衛門（主殿頭伯父）淺井佐次右衛門佐川孫市鹽谷源五郎坪井七郎兵衛等破守監之舩艦進屠拔博勞淵砦（薄田隼人所守）得首級此行軍功石川忠總蜂須賀至鎭等其一二也　康昌嫡男康長（玄蕃頭）他日有故謫居豐後國（時慶長十八年）舍弟康勝（肥後守）同半三郎亦依兄不幸謫住康長既客死依之石川嫡流斷絕家成（日向守）孫苗倍榮昌矣　家成慶長中居濃州大垣城同十四年卒有一男称康通（長門守）先父卒（慶長十二年歲五十四）故養外孫以讓采地是称忠總（主殿頭實者大久保相州忠隣之子）策功記于前

本朝武林傳卷第四十六之五十目錄

十四冊

本朝武林傳卷第四十六

戸澤　平氏

戸澤者出自尾輪平親王。親王子稱兼盛飛彈守。始居奥州岩手郡滴石庄戸澤郷。再來改尾輪稱戸澤。後年遷住出羽國山本郡間屋郷。兼盛生親盛飛彈守。親盛生克盛平五郎。克盛生勝盛。勝盛生玄盛治部太輔。玄盛生英盛飛彈守。英盛生氏盛治部太輔。氏盛生伊盛飛彈守。伊盛生行盛平九郎。行盛生豊盛治部太輔。豊盛生秦盛飛彈守。秦盛生家盛飛彈守。至此時移住羽州角館。家盛生久盛飛彈守。久盛生壽盛治部太輔。壽盛生征盛平九郎。征盛生秀盛飛彈守。秀盛生通盛飛彈守。通盛生盛安治部太輔。盛安生光盛平九郎。光盛生政盛九郎五郎右京亮。慶長十九年元和元年之役奉鈞命在相州小田原警衛於箱根關門非常。其男號乘盛。

本朝武林傳卷第四十七

井上　源氏

傳曰井上者故阿部氏也有故以改井上（稱井上者掃部介源頼秀之後胤也）有阿部太藏少輔某者（法名眞海）參州人也其性温寛有度嘗歴仕　清康公廣忠公　大神君之三代與聞國政　公之世臣酒井石川大久保阿部皆同職　天文四年　清康公率一万余騎出尾州張營於岩崎其明日至森山織田信秀（信長之父）出放火於村里　清康公叔父内膳先年於宇利會戰不援右京進殺之　清康公怒之於是

内膳與之遂往屬織田家　清康公急欲擊之出軍于池鯉鮒赴上野城時阿部大藏酒井雅樂頭政親大久保新八郎忠俊等諫之曰太給源次郎小川水野長澤上野皆爲内膳之聟然入暴軍于此不可乎清康公不肯三臣尚諫不止於是不果有人讒阿部曰應内膳阿部聞之驚其子謂彌七郎曰吾不幸有黨内膳之流言若不及糺明而加誅汝暫潛竄山林陳無其罪而出於讒人之口尚疑而不許之速自殺遺孝之大不可知此也請爲我顯誓盟於白楮是我所欲也彌七郎且悲且怒明誥且　清康公之廐馬放馳陣中大喝動彌七郎以爲父遭害誤往易揮劒殺入營中亦惑亂時植村新六郎（後林出羽守）擊彌七郎殺之（于時天文四年十二月五日也）父大藏驚將自殺酒井政親大久保忠俊押之固制止之阿部不得止得繼命

愚按大藏之行迹可謂智仁勇相兼初知其子暴以諫誓之於未然可不曰智耶至將自死人止之則止無勇安能止以謀後日之忠無仁能携幼君於陳蔡之際以至成草創之功世人以爲其子爲不忠父坐見之廢忠孝也是知小不

知大可笑哉又曰酒井大久保無明智安能知阿部之無異心制之有三臣以國家平也宜哉相國終至成于草創之功焉

同年清康公逝而後内膳反國中騷動且黨彼者多矣時阿部大藏少輔携幼君潛赴勢州神戸吉良東條持廣加首服（持廣者清康公之聟）於是號德川次郎三郎廣忠　同八年阿部大藏赴駿府執謁今川義元告之曰伏願藉餘威使廣忠再還任三州義元憐之且感之終諾之阿部謝而歸　同九年春廣忠公赴駿府義元使　廣忠公封三州茂呂

城同十年四月大久保兄弟四人成瀨等出奇計
遂使廣忠公得入岡崎城（時十五歲）　大藏少輔有
男曰清秀（半右衛門尉）　從幼奉仕　清康公歷仕
廣忠公　大神君兩公改阿部稱井上　慶長九
年九月卒有四男嫡曰重成（太左衛門尉）　二男正友（權左
衛門）　其子正勝（內匠）　其子正親（數馬）　三男曰正就（半九
郎主計頭）　天正十七年始奉仕　將軍家　元和元年
之役指呼組中得首級（此時掌御花畠之番頭司）　元和三年
入奉行職之例　同八年賜遠州横須賀城食五
万二千石寛永五年卒（於公殿為刑部遺言春秋五十二）　有數

男子嫡男曰正利（初大學河內守）　元和三年奉謁
將軍家及御幼主　寛永五年遺領地全賜之掌
謁者之司後年掌寺社事此人好學儒學言行兩
蹈之弟曰正昭（帶刀）　其餘皆女子也正利男相模守
正任也
主計頭正就弟請兵衛正重後年改筑後守　慶
長十三年始奉仕　將軍家元和元年役其組下
輕卒得首級寛永四年任筑後守同十年為大監
察同十七年於上總國賜一万石有子曰正次（清兵
衛）　元和四年奉謁　將軍家　其子數人長男

内記正清二男半十郎正實三男源藏正春季子
號源八郎某

本朝武林傳卷第四十八

仙石　源氏

仙石者其先源姓也權兵衛尉秀久始仕豊臣秀吉每赴軍場無不功績遂封列侯號越前守　天正十三年秀吉爲平均四國以大納言秀長爲大將黄門秀次爲副將率兵六万騎先赴阿波國攻長曾我部新右衞門之和氣城既而長曾我部降秀長進兵攻長曾我部元親之弟親安之一宮城親安亦降秀長秀次合兵進攻桑名右衞門之木津城一夕風雨桑名乘夜而遁去仙石秀久率兵

至讃州攻八島城拔之四國悉平秀吉授阿波于蜂須賀家政讃岐于仙石權兵衞秀久伊豫于福島左衞門大夫正則戸田民部少輔　同十四年三月豊後國大友義統遣使于秀吉曰島津修理太夫義久既領薩摩大隅日向三箇國數出兵於豊後義統雖相戰而不克勝之當此時若賜援兵則義統永爲秀吉之臣而已秀吉使仙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赴豊後先使人説于義久曰義久在國恣任官位事事縱其所欲不順之暴惡之甚何如於此哉當速悔先非而上京義久罵笑曰彼藤吉欲使我上京乎可勝笑哉不見仙石之牘而投弃之仙石聞而大怒則率六千兵而進陣義久臣伊集院某來地大友兵副之義久使島津中務太輔家久率二万人拒之與仙石等大戰長曾我部信親入家久陣力戰死從兵二千余人各殞命島津兵取信親之首大呼競撃仙石大友兵大亂長曾我部元親不知信親之死而遁退元親臣竹内新介桑名太郎左衞門大友兵十河新太郎矢野氏田宮氏等皆戰死依之仙石亦僅單騎遁入豊後國島津勢強大而振威於九國同年十一月仙

石權兵衞使告島津自恣之罪及家久接戰之事于秀吉秀吉聞大怒飛檄于畿内五國北陸五國南海六國中國十六國江州尾州伊勢伊賀凡三十七國軍兵二十五万余也明年二月秀吉使群國兵赴西州爲伐島津也他日島津和交而鎮西平也　同十八年秀吉族滅北條氏之日賜食祿五万石附授信州小室城　文祿中秀吉遣軍于朝鮮之日受命渡彼國顯軍忠　慶長五年之役從屬　將軍家經中山道赴信州攻真田安房守之上田城相從將帥者大久保相模守忠隣本多

佐渡守正信酒井左衛門尉忠次眞田伊豆守信幸仙石越前守秀久其男兵部少輔忠政石川玄蕃頭康長日根織後守吉重森右近太夫忠政牧野右馬之允貞義等凡四方人日夜圍攻之既有濃州之逆徒敗潰之告於是眞田乞降　兩公許之謫流高野山　同十九年元和元年之役供奉得首級　同八年　將軍家賜六万石附授信州上田城是秀久沒後之日也　忠政生二男一女嫡男曰政俊越前守二男曰宋女某女子ハ嫁桑山匠作一玄政俊有一子號忠俊兵部少輔寛永七年二月

先父卒春秋二十八歳有子曰正明主膳正　政俊寛文九年致仕讓禄于嫡孫主税正明改越前守政明家督之日分二千石授政俊弟宋女改称仙石作左衛門兵部少輔忠政弟號大和守久隆食五千石其男因幡守久俊掌伏見市町之事或曰久隆ハ秀久ノ弟也

本朝武林傳巻第四十九

板倉　清和源氏

板倉者其高祖出自清和天皇天皇七世之孫稱八幡太郎義家義家三男稱式部大輔義國崇德院御宇久安六年遷居下野國足利卿領上野下野兩國再來以足利爲氏始定武家之制法　有二男子嫡子大炊介義重領上野國築寺尾城居住新田卿依之稱新田大炊介爲東海十五箇國之官領安德天皇御宇治承年中源頼朝勃起于豆州之時輔佐之有勲功建仁二年正月卒二男

義康領下野國是號足利新判官義康（義重義康八世孫苗義貞尊氏也）　義康五世後苗稱義顯初称許板倉五郎義顯生義春（號澁川二郎三郎母者北條爲時女）義春生貞頼（彦三郎）貞頼生義季（號澁川又三郎後刑部後五位下）　建武二年七月相模二郎時行再起自信州自帥五万余騎欲攻鎌倉此時義季與小山判官同於武州雖拒之無利而同月二十七日於同國女影原自殺季頼亦遁赴他邦遂自害　義季六代末葉稱頼重（板倉八右衛門法名清庵）往遷居三州額田郡小美村頼重生好重寄寓松平主殿介好景之家　永祿四年四月十五日松平好景與三州東條城主相戰于長良（在上野國之内）時好景軍不利而戰死好景亦苦戰死（時春秋四十二）　好重有三子嫡號忠重二男號勝重三男定重天正二年　大神君攻遠州高天神城時忠重抜類進先登忽有敵兵退渡堀而將入城中忠重追之至城内則擊其敵得首級　同五年　公攻遠州小城時忠重屬松平主殿介家忠（好景之男）進先登擊敵得其首此時季弟定重先衆附城壁戰死（時二十八歳法名智伯）　天正十七年秀吉與信雄戰于尾州長久手時　公援信雄出軍於長久手且使松

平主殿介家忠酒井左衛門尉忠次作一隊軍又選隊中之精兵五十騎潜候察敵軍之形勢（俗曰中物見）　忠重爲其列數而同年卒　第二男勝重（後伊賀守）自幼爲禪僧以抖擻作業長兄無嗣男且末弟定重戰死而無繼其家系者故　大神君強而令勝重還俗近仕左右勝重爲人頴悟敏雄辨而有鎮撫天下之量　公在駿府時令之任市町職後年領關東之時又任武城之町職他日混一之後令爲京師所司（是京師町職之始也）聞詔明辨而無纎芥之過疑　慶長八年叙從五位下任伊賀太守　元和

九年進任侍從然慶長五年七月　兩公出軍於
奥州之時勝重與松平周防守石川日向守共爲
武城之留主之列　慶長十八年　大神君定諸
公家及諸寺之制法乃書之以遣京師于板倉令
公家僧家守之其辭略之
　勅許紫衣之法度
大德寺　妙心寺　智恩院
淨華院　栗生光明寺　黑谷金戒寺
慶長十九年之役勝重在京師入忠於　兩公莫
太而謀略奇計使敵欺疑微妙也寬永元年四月

二十九日卒于京師春秋八十歲有三男子嫡稱重宗（周防守）慶長十年叙從五位下元和元年老父勝重
致仕之後任京師所司是因父之職且以有其器
故也二男重昌（內膳正）三男重大（市正）周防守重宗
有男女數子嫡男重卿（阿波守）二男重形（伊豫守）重卿
生重常（隱岐守）女子八男子之　重昌（內膳正）雄畧有將帥
之量曾近仕　大神君　慶長十九年之役供奉
使于城中　公本陣之邊有他營五六軒燒亡諸
陣疑之驚之特板倉內膳重昌加賀爪甚十郎忠
隆等堅守衞於本陣禁非常故不能伺敵其虛弊

也同年重昌於三州濱田加賜一千五百石　元
和元年五月七日重昌與永井右近大夫直勝於
同一所顯勇功　後年寬永十四年鎭西肥前國
之土民一揆時赴彼地監撿諸軍然屠拔城之事
因歷日月　將軍家再遣松平伊豆守信綱重昌
聞此事正月朔日強至城壁遂戰死　重昌有二
子嫡男重矩（內膳正）二男重直（甚太郎　筑後守）重昌之遺領
一万五千石割五千石以授二男筑後守重直一
万石重矩領之後年加賜一万石爲大坂御城番
寬文五年召東武入執事之職列　同八年任

京都司職習父祖之舊職辨事以正順故遠境信
服其德風他日又召武城任執事且加賜采地移
任下野國烏山生二子嫡號重良（能登守或曰伯耆守）因病
痾蟄居二男號重通（石見守）承嗣家祿後任寺社之
職

本朝武林傳卷第五十

脇坂　藤原

脇坂安明卯助者江州人也未識其先永祿十一年江州觀音寺攻城之時進先登顯勇與而戰死此時事織田信長未知其實安明生二男二女嫡號安治初名甚内後叙任中務少輔從五位下爲其人也勇猛而好功名曾屬豐臣秀吉每戰有軍績　天正中織田信孝與秀吉於江州柳瀨鬪戰之時拔衆接敵兵者七人安治乃其列數也俗曰是志津嶽之七本鎗所謂其七人者加藤虎之介清正福島市松正則平野權平

長泰加藤孫六嘉明糟谷助右衛門片桐助作脇坂甚内是也此時秀吉賜感書其辭曰

今度信孝對某及鉾楯有可亡于秀吉企雖爲前將軍家信長公御連枝不去兩葉可用斧柯事在手裡殊柴田修理亮瀧川左近將監被仰合之儀决然也依之至濃州大垣城令在滯可攻伏岐阜城之處柴田之先陣柳瀨表致出張之旨告來候條不移時剋走歸于柳瀨決勝負之尅竭粉骨合於一番鎗挨退群雄北國勢及敗走之事偏在爾之武功矣則加增領五千石令宛行者也仍感狀如件

秀吉

天正十一年七月朔日

脇坂甚内殿

同十八年秀吉伐北條父子時北條勢減兵卒大困依之氏直察其難克而乘馬率山上卿左衛門至　大神君營而告之　大神君曰足下其赴羽柴下總守陣達之于秀吉而可乎氏直諾而至勝雅陣謝曰我今降秀吉之麾下若憐氏政以下之城兵而助之則明月必可去城下總守白之秀吉

頷之氏直喜而皈城即悉出城兵而附與之秀吉使脇坂安治片桐東市正監檢城中之諸事後年文祿中秀吉再朝鮮征伐時率兵卒九百人渡彼地朝鮮見日本大軍之寖至而大驚李昖亦懲往年之敗潰而則率后妃皇子奔海州故從臣亦皆遷遁遠境李昖寵臣柳承寵運入糧粟芻蒿於王城而遁尚州朝鮮將李陽元朴忠侃不及一戰遁遠境朝鮮又大亂頻告急于大明且稱言曰日本軍兵百方分之爲十三列將入大明秀吉又在浪古那自掌諸軍之成敗馹馬日馳亦黑田長政等

諸將凡十三方兵皆入朝鮮築城於東萊機張西生海登毛浦安骨浦竹島梁山蔚山加德而橫行於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泗川昆陽之間大明人朝鮮人共不得往來於此中然國中以連年兵革故禾穀不熟諸將頗困之朝鮮軍兵於唐島調戰舸數百艘而欲拒日本之兵也時藤堂佐渡守高虎脇坂安治進欲擊破之乃相共議遣使于加藤左馬介嘉明曰我輩欲擊取唐島之戰舸卿亦先可來于此而嘉明未至安治高虎既遣其兵於唐島而相戰嘉明未知之往而相議時有告

者於是嘉明驚愕急進其從兵相逐而行高虎安治亦皆至唐島麾衆大戰多取異船安治拔衆進因茲從兵戰死不可校量嘉明來見大艨艦列兮擧戈以待吾兵飛入獨身力戰手斬殺數人敵欲討嘉明其姪權七郎及從兵亦助來遂取其船於是異船多退我兵逐取之嘉明又向一艦怒彼輩之欺我且欲倂其勇武時蹶落海拘舳而躍上苦戰亦取其舟箭中嘉明之股血流者多而不顧鍋島信濃守勝茂來見而慰勞之嘉明曰我又取舟其氣凜凜焉既而各皈致裁書而告秀吉記其軍

功時高虎曰今日先登者在我耳嘉明進出拔劍睨視曰佐渡何言哉今若出一言我必一力急試以決之而已舟師捷不在我手忿眼如炬高虎亦[illegible]座中和解左右翼蔽令高虎不敢言故無事[illegible]他日石田三成叛時應其招出軍于濃州藤堂高虎以其親友潛遣使招安治安治頷之黃門秀秋朽木元綱等相共內應擊大谷軍大谷遂戰死因其功績全家祿　安治有男女數人嫡男安忠甚内先父早世故二男安元初甚太郎後承嗣家秩三男曰安信初甚九郎後号主水四男安重右馬五男安

經佐渡守爲安元養子先父早世六男安方七男安成其末流榮昌世奉祀　將軍家　安元慶長十九年元和元年兩役出軍于攝州討捕敵兵安經早世後因鈞命以堀田加賀守政盛弟爲養子嗣之安利左兵衛先安元病死他日又以正盛二男安吉甚太郎嗣其秩祿是又因　鈞命也改稱中務少輔

本朝武林傳卷第五十一之五十五目錄

卷第五十一

土屋 清和源氏

卷第五十二

青山 藤原 蒲生一族

卷第五十三

岡部 藤原 二階堂

卷第五十四

加藤 藤原 左馬介嘉明之系傳

卷第五十五

秋田 阿倍 出自阿邪頼時

本朝武林傳卷第五十一

土屋　源氏

土屋者源姓也清和天皇十三世孫號一色宮內卿律師公深公深生範光（修理太夫）範光生詮範（兵部少輔）詮範有二子嫡號滿範二男稱範貞（兵部少輔）範貞有子稱範次（刑部少輔）範次男號藤直（伊賀守）藤直生藤次（伊賀守）

藤次事甲州武田以武田一族氏故改一色稱秋山其後武田元臣金丸氏死而無嗣子更改稱金丸繼其家且與聞政事　藤次生虎嗣（若狹守）事武田信虎（信玄父也）信虎賜諱字　虎嗣生虎義（金丸筑前守）是亦信虎賜諱字　虎義生七男子嫡稱金丸平三郎某有故被殺落合彥助者二男稱昌次（平八郎）爲其人容顏美麗而且勇武傑出于百方信玄寵遇尤渥嘗永祿四年九月河中島鬭戰時從信玄而不離馬前有功勞此時僅十七歲他日廿二歲時爲士大將（指揮五十騎以上軍將曰士大將也）　因信玄之心改稱土屋右衛門尉（時廿八歲）　元龜三年味方原鬭戰時擊敵兵鳥居四郎左衛門得其首（鳥居太神君家臣當時鳴于勇名者）　後年天正三年五月勝賴與太神君及信長戰于三州長篠時於瀧川左近將監陣前自揮戈破柵拔群顯勇威中鐵炮戰死（行年卅一歲）

傳曰天正元年四月十二日信玄逝去時右衛門尉昌次欲爲殉死焉高坂彈正制之曰我竊謂近年之間必當家與德川織田二雄須有國家存亡之鬪戰足下方留今之殉死以死于戰場則可也而已昌次容之而止於長篠戰場三州之軍大奮戰直衝破于武田本陣薄利兵旗下勝賴並轡時昌次謂一條右衛門太夫（一條勝賴一族）曰臣今戰死言未既馳馬於敵陣遂戰死

三男稱昌詮（秋山左衛門尉）爲秋山伯耆守晴近猶子廿九歲先父早世四男昌義（金丸助六郎）　天正十年三月十一日勝賴自殺之時助六郎昌義小原丹後守同下総守三人勝賴室及所相從之侍女等殺之而後各戰死第五男稱金丸惣藏昌恒初號金丸後改稱土屋駿州今川義元家臣岡部忠兵衛降來仕勝賴而有勲功勝賴土屋右衛門尉戰死後以忠兵衛繼其家系改姓名稱土屋備前守以金丸惣藏爲其養子勝賴寵遇甚渥常不去左右天正三年五月長篠會戰之時甲陽諸將數十輩

戰死敵軍頻奮撃而勝頼殆危旗下梟兵又四百余人戰死使勝頼退避之時金丸摠藏在勝頼于左右保護之此時微摠藏等勝頼命殆哉昌恒欲知舎兄昌次（右衛門尉）安否班轡則勝頼又逐馬　同十年三月勝頼於天目山（甲州田野郷）戰死之時摠藏放矢殪敵兵數十人遂戰死　第六男正猶（土屋摠八郎）仕信勝（勝頼之子）六十三歳而病死季子稱金丸源藏後改秋山源藏景氏（秋山伯州養子）與兄摠藏等同於甲州田野戰死（時十七歳）　昌恒生忠直（初摠藏號平三郎後称民部少輔）昌恒戰死後從母（其母岡部丹波守女）

傳曰勝頼滅亡時摠藏昌恒室其子共脇又市ト云者潜携之赴他邦而又市往仕井伊直政其子孫在于今矣又市者土屋之隊下之士也
往他方及長有容姿　大神君愛其父祖連第勇功且忠直異才而寵遇更厚再起家為列侯慶長十七年四月九日卒（春秋三十五）　有三男子嫡曰利直（平八郎後民部少輔）　二男數直（初名辰之介中称大和守定直後改但馬守）　三男之直（兵部少輔）　數直歴事　將軍家而有勲功故遂日經年秩禄加賜寛文五年十二月廿七日叙從四位下同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任侍從

食七万五千石　有男子称政直（初ハ能登守改相模守叙任從四位下拾遺）任執事職家勢日強大也　利直生直樹（或作頼直伊勢守）之直生德直（或作直成山城守）二男直路（薩摩守）其餘族榮蔓難悉識也

本朝武林傳巻第五十二

青山　藤原

青山者江州蒲生郡流而青山三郎定俊之後也定俊亦世居江州定俊數世之苗裔有青山喜太夫右衛門者往遷住三州額田郡百々村　有一男称忠成常陸介播磨守始奉仕　大神君慶長五年石田誅伐之時景勝黨石田故　公出軍於奥州以欲討之相從將帥者酒井宮内太輔家次青山常陸介忠成同伯耆守忠俊大久保加賀守忠常本多美濃守忠政同内記忠朝奥平美作守信昌同

太膳亮家昌平岩主計頭親吉小笠原兵部太輔秀政松平玄番頭家清戸田左門一西同采女正氏鉄本多上野介正純松平和泉守忠次阿部備中守正次本多豊後守康重高力左近太夫長房菅沼大膳亮定俊大須賀出羽守忠政内藤三左衛門信成松平内膳正忠慶石川長門守康通本多縫殿助康俊等也然依諸將諫不及交戈鋒而返軍赴美濃青山亦相從　忠成有四男一女嫡曰忠俊伯耆守二男曰泰重朝比奈弥太郎為朝比奈惣左衛門泰勝猶子嗣其家三男曰幸成雅樂介大藏少輔四

男曰通直天方備前守　天方山城守通興之猶子也天方者以外祖父故也末女子嫁河口長三郎某伯耆守忠俊元和元年役掌書院番頭組中黒縄指呼隊下得首三十七級與水野隼人正忠清爭勇組中及士卒戰死者多為其功賞元和五年賜五方石授岩槻城他日為　將軍家之傳監司而頻諫之其諫言以不理故　公怒捱之放之後年召其男因幡守宗俊叙任從四位下侍從是下野守祖也更賜三千石亦月經年於信州小室加賜三万石又後日為五万石之例候授守大坂城

大藏少輔幸成從四位下侍從自幼近仕　大樹相國寵遇頗渥　寛永十年於遠州懸川領三万五千石同十二年賜五方石附授攝州尼崎城有三弟曰丹後守幸通信濃守幸正藤右衛門尉幸高皆分授其領地各仕將軍家　幸成生四男子嫡男曰幸利太膳亮二男曰幸通丹後守三男曰幸重信濃守四男曰伊賀守某餘族不遑悉記之

本朝武林傳卷第五十三

岡部　藤原

岡部者其先出於大織冠鎌足鎌足十世孫称為憲（二階堂）此人初遂住吉玉津島於紀伊國弱浦為憲生時理時理生時信（駿河守）時信生維永維永生維綱（船越四郎）維綱生清綱（岡部權守）當此時初居住遠江國岡部郷因以為氏清綱生泰綱（權守）泰綱生忠綱（岡部次郎）治承五年二月廿七日平氏為攻源頼朝率兵以赴遠江國頼朝使和田小太郎義盛岡部次郎忠綱狩野五郎親光宇佐美三郎佑茂率兵往而拒之平氏遂引軍去　忠綱生長綱（小次郎）長綱生家綱（左京太夫）家綱生康綱（太郎權守）康綱生昭綱（次郎）昭綱生時綱（左兵衛佐）時綱有男子號和泉守某泉州生良嘉（石見守）良嘉有男號石見守某其男称岡部二郎某次郎某男称常慶（美濃守）常慶生正綱（岡部二郎右衛門尉）正綱勇氣謀略傑出常人仕今川家有戰功者不少　永祿十一年辰十二月六日信玄攻駿州蒲原城（城主北條新三郎氏時）城兵出戰既而有内應者使敵導入城中於是城兵氣勢勞屈而悉皆散走氏時亦戰死城頓潰信玄直進軍於府中（氏眞居城）岡部次郎右衛門正綱同氏治右衛門拒之嚴密也信玄急攻之城堅不抜信玄使鐵山和尚乞和交岡部許諾之出城降信玄賞岡部勇功加授千貫采地（千貫當今一万石地）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信玄以岡部次郎右衛門正綱為先隊攻花沢城（駿州内城主今川別將小原肥前守）城遂抜再來今川家勢日衰氏眞遂為信玄被奪國出奔小田原北條氏康憐之新構館於品川以居于此

蓋永祿十一年信玄與氏眞戰時岡部忠兵衛者有軍功正綱一族乎

天正二年五月勝頼出軍于遠州高天神砦以攻小笠原與八郎氏助（或作忠長）城氏助出城戰此時岡部丹波守同次郎右衛門麾衆勵勇鼓躁力戰破城壁尤先衆入城中（時七月二日也）氏助遂降伏

傳曰此時正綱從臣朝比奈金兵衛與正綱兩人先衆附城門正綱遂戰死未知其是非

同三年五月勝頼出軍於三州長篠攻奥平九八郎信昌城　大神君及織田信長父子率十余万騎大軍來援奥平于長篠城主客將兵數千人殞命就中甲州梟將馬場山縣内藤真田甘利右兵

衛尉原隼人佐　土屋右衛門尉望月甚八郎岡部次郎右衛門高坂源五郎（弾正嫡男）三枝勘解由左衛門小幡上總介等其外勇將猛卒二千二百余人戰死使勝頼得避退　正綱有男孫長盛（初弥二郎後内膳正母三浦上野介女）　天正十三年　大神君伐真田安房守昌幸時使甲陽降從之將為先鋒所謂其將保科弾正忠正俊（或作正直）岡部弥次郎長盛柴田七九郎重政屋代越中守政信三枝平右衛門守勝（此數將甲州降從將）諏訪下條大草知久遠山祝部（此信州降從將）岡部長盛援諸將励勇武真田房州同左金吾出

輕卒以令撃長盛隊長盛麾軍揮鼓而進大久保忠世見之馳使於鳥居平岩曰救援岡部急二將不可和親之後　公賞岡部軍績賜感書長盛之家人板山氏依田氏新藤氏皆撃敵兵得首級後年慶長四年於勢州亀山授三万三千石元和七年於丹州福知山賜五万石寛永元年於美濃國大垣加賜五万石　長盛有男女數子長女嫁鍋島加賀守第二男號宣勝（美濃守）　寛永十三年於丹波國篠山賜五万石同十七年於泉州岸和田加授六万石第三女子嫁織田民部少輔第四女子

嫁加藤出羽守第五男称興賢（丹波守）第六男曰長政（因幡守）第七女子嫁寺澤兵庫頭第八男曰久高（岡部太郎左衛門尉）　宣勝有數男子嫡称行隆（内膳正母来山伊賀守女）第二男高成（主税）第三男曰就継（阿波守）第四男曰直政（志摩守）各有後孫以榮昌　丹後守興賢有三男一女嫡曰興貞（對馬守）第二女天野佐左衛門妻也第三男曰宣政（隱岐守）末子號頼母某

本朝武林傳巻第五十四

加藤　藤原

加藤左馬助嘉明者未識其源父號三之丞某三河國長良郷人也嘉明初孫六改左馬介自幼仕秀吉數有軍功爲其質也勇氣拔群而不重生不齷齪有威天下變之量　天正十一年織田信孝與秀吉於江州柳瀬戰時拔群接敵兵者七人嘉明乃其隨一也俗曰是七本鎗所謂七人加藤孫六嘉明福島市松正則平野權平長泰加藤虎之介清正糟屋助右衛門某片桐助作直盛脇坂甚内安治也

此時秀吉賜感書其辭曰

今度信孝對某及鉾楯有可以干秀吉之企雖爲前將軍信長公御連枝不去兩葉可用斧柯事在手裡殊柴田修理亮瀧川左近將監與被仰合之儀決然也依之至濃州大垣城令在滞可攻岐阜之城處柴田先勢柳瀬表致出張之旨告來之條不逸時刻馳皈于柳瀬決勝負之刻竭粉骨合於一番鎗突退群雄北國勢及敗亡之事偏在爾之武功矣即加増領五千石令宛行者也仍感牒如件

天正十一年七月朔日　秀吉

加藤孫六殿

文祿中秀吉再出軍于朝鮮之時嘉明亦爲第七隊列率軍渡彼境朝鮮見日本大軍之復至而大驚李昖亦懲往年之敗頓而即率后妃王子奔海州故從臣亦皆遽遁遠境李昖寵臣柳承寵運入糧粟芻藁於王城而遁尚州朝鮮將李陽元朴忠侃不及一戰遁遠境朝鮮又大亂頻告急於大明且聲言曰日本軍兵百万分之爲十三列將入大明秀吉亦在浪古耶自掌諸軍之成敗驅馬日馳

朝鮮軍兵於唐島調戰舸數百艘而欲拒日本兵也時藤堂佐渡守高虎脇坂中務少輔安治欲擊破之乃相共議遣使于加藤嘉明曰我當欲擊破唐島之戰舸卿亦先可來于此而嘉明未至之間高虎安治既遣其兵於唐島而相戰嘉明不知之往而相議時有告者於是嘉明驚愕急進其從兵漸相逐而行高虎安治亦既至唐島麾衆大戰多取敵船安治之從兵戰死者不少嘉明馳來見一大艨艦列弓擧戈以待我兵而飛入獨身力戰自斬殺數人敵兵欲擊嘉明嘉明姪權七郎及從兵

亦攻入遂取其舟於是敵船多退我兵逐討之嘉
明怒彼輩之欺吾且欲誇其武勇故又向一船時
嘉明蹶而落海揃軸而躍上苦戰又取其船箭中
嘉明之股血流如瀧而不顧鍋島信濃守勝茂來
見而勞之嘉明曰吾又取舟其意氣凛凛焉既而
各逐兵將裁書而告秀吉記其軍功時高虎曰今
日先登之功者在我耳嘉明進出按劍睨視曰佐
渡何言哉今若出一言則我必一刀急試以殲之
而已舟師捷不在我手其忿眼如炬高虎亦怒座
中皆和解之左右翼敵令高虎不敢言故無事而

止他日秀吉賞左馬介軍功傑出于諸將賜書其
辭曰
其方事天正十一年夏於江北柴田合戰之刻
突一番鎗其働揚譽爲御褒美一廉令加增畢
今般亦於朝鮮唐島番船數百艘之中離味方
類船乘捕敵船數多之手柄其勇功誰立于上
乎就比干下乎殊今度於順山蔚山兩城可引
入之旨各雖令連劍就難見捨於加藤主計頭
等不及加劍之旨神妙之至御感不斜也因茲
手前代官所在次第三万石令加增畢本知合

十万石之内一万石者可爲無役諸候之内臆
病者於有之者被御闕所猶以可加國守之條
重命可抽眞忠之條如件
文祿三年九月日　秀吉
加藤左馬介殿
慶長四年閏三月三日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福島
正則左衛門大夫池田輝政加藤清正肥後守黑田長政
淺野幸長相議將殺石田三成於是大坂中及騷
動三成遂據私第佐竹右京大夫義宣爲援石田
揚鞭來我兵留在守口河州地去於大坂二三里程使三成乘女

輿而義宣相倡潜出奔赴秀家之備前島第自城當于艮城塹與大和川間包備前島
并秀家之軍卒以義宣自卒之專
有警備之設三成出伏見時各欲討之本多正信
佐渡守諫曰假令今雖誅三成黨援之奢侈猶不可
休然則却增擾亂歟諸將僉頷之　公亦然之乃
成和交而使石田謀皈佐和山城　同五年三成
託秀頼命叛景勝黨三成　大神君先爲伐上杉
出軍於奥州時左馬介相從赴關東嘉明被堀部
主膳嘉明叔父加藤内記嘉明弟佃次郎兵衛留主眞崎
城在豫州傳云眞崎城者昔年大森彥七逢怪化生者之舊地也矣毛利輝元乘

明不在虚使完戸善左衛門（備前守弟）曾根兵庫村上
掃部等卒軍士舸艦數十艘棹万頃跋渉伊豫國
先馳使于真崎城曰速開城降來三將不肯於是
毛利軍將張營于三津浦茲有平岡平兵衛者（豫州處士）
通志於毛利陣故真崎之密計悉漏脱毛利陣
加藤内記出軍于三津浦然敵不出戰内記引卒
陣于紀山毛利將完戸善左衛門從江原出輕卒
剽畧村里真崎城兵逐之毛利兵敗走九月十九
日完戸等卒三百餘騎據久米山如來寺拒真崎
軍佃次郎兵衛從裏門攻擊黒田九兵衛等先衆

欲破毀大門忽中鐵炮顚仆飛松兵助河内九兵
衛等力戰死佐藤十右衛門擊敵得首級平岡孫
右衛門（平兵衛兄）為救平兵衛之急出三津赴江原陣
營真崎軍欲要擊之矛戟來相接及夜陰平岡兄
弟相倡潛廻江原後山避退三津完戸軍退三津
張陣于湊山既而有濃州敗潰之告於是解纜飯
藝州嘉明兵有河村權七者聞諸將妻子悉入大
坂城忽艤舟赴大坂（時嘉明妻子在大坂）問妻子安否大坂
將先欲入細川越中守忠興妻于城中（忠興妻明智
光秀之女）勇貞而不應之遂自殺城將等創其擧動留

捕質之責

傳曰他日嘉明謂川村權七曰吾聞今度汝與
佃爭功勞汝忠勲雖不立于佃之下佃吾元老
臣也汝吾一族也讓而可乎權七曰佃與衆相
共在城臣獨經歴天險人險而至遐方佃何比
臣忠勞耶遂潛出奔於豫州赴他邦左馬介相
怒逐其所在以錮之元和元年大坂攻城時嘉
明嫡男式部明成從　大權現赴彼地川村聞
之來謂嘉明曰許前過即以令逐明成之後至
死盡結草之忠嘉明大喜而遂許之權七雀躍

不少於大坂擊敵得首級
慶長十九年留守東武元和元年從於天王寺口
擊敵首級得一百九級其軍功不少以故後年
將軍家相國御治世時寛永四年於奥州會津加
賜四十万石同七年九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九）有
二男子嫡明成（式部少輔）二男称民部於二本松更
賜五万石

傳曰後年有故沒收其采地息男三左衛門更
賜二千石

明成全承繼國家天性極悋嗇而專收斂府庫充

猾而國民困窮士卒勞居老臣堀主水頻諫之明成不容之主水出奔入高野山不再出再衆悪虐倍前日於是一族相議強令致仕時寛永二十年五月也　大樹責其平日不義沒收會津之地從其男内蔵助明友更賜一万石居石州津和野

本朝武林傳卷第五十五

秋田　阿部

阿部賴時者後冷泉帝永承六年謀逆虜略於國中於是源賴義任陸奥守兼鎭守府將軍討征之（賴義男義家相從）賴時子貞任據衣川鎭以拒之交戰不舍晝夜（官軍之先鋒者秩父十郎武綱也凡官軍一万余輩）賴義至出羽秋田城日雪雹頻降矣時賴義咏和歌一首其辭曰都再波花乃名殘遠留置天今日下芝耳傳婦白雪（此時賴義鬢眞白焉）義家越奈古曾關時覽花散賦和歌曰吹風遠奈古楚乃關土思遍共道毛是再奈留山櫻哉

天喜五年賴時與賴義戰中矢而死其子貞任將殘黨屯河崎柵賴義以一千三百人防戰此時風雪撲面官軍食盡敗死者數百人賴義殆危矣賴義有必死之志故解其裩以附之於旗以揮戈戟疾戰義家亦放矢殪敵者不少貞任及軍卒等見之驚怖而不進且相言曰此非人之所爲宜哉號八幡太郎者光任（賴義家臣）所乘之馬爲敵被殺乃爲步跳賴義備吾馬以乘之光任乃拜乘之以放矢相拒君臣之所作恰似雙身四臂光任子光房擊敵捕馬以獻義家既而貞任兵死亡者多殘兵僅二百余騎然尚圍賴義陣義家及光任等五騎力戰既而貞任狼狽將有佐伯經範者不知賴義所在乃散卒言曰吾君爲貞任被圍既至危急恐戰死乎時經範謂予事君已三十四年今予何愛生乎與家臣三人馳入敵陣以擊敵得首級遂戰死賴義謀招出羽國住人清原武則武則率三千余騎以來援（或云一万余騎）時康平五年七月也賴義謂武則曰汝有軍忠則宜浴于恩賜武則曰我思今晴夜深雪潛出軍有大利賴義可之同九月十七日賴義進攻於福城拔之金澤厨[illegible]擺鎗皆潰而斬獲尤多貞任又遁入衣川鎭賴義進軍圍攻衣川壘貞任堅守之賴義謂武則曰藉汝力以陷敵城者居多然此城堅而不拔我自永承六年奉　勅命以來既歷數年今遂一戰而欲決雌雄既以明月爲期汝能料之武則曰出奇計以殲強敵者和漢其例多而其凶有遲速者在彼強弱如何而已請君勿勞賢慮前敵圍君今却爲君被圍則時運不可測也今夜潛進兵急攻之城殆潰乎賴義從其謀進軍衣川爲地也水面廣深而漲溢浪且兩岸險高也其所守者多皆強弓精

兵也頼義向追手川邊武則向搦手地軸頼義從
兵凡一万余輩乃下令曰軍勝敗在今夜而已愼
以勿輕戰手自持炬火入馬於河水遂附城壁遥
拜念石清水以太呼曰我爲　天使來于此誅朝
敵非私事也炬火者神火也遂投入于城中時迅
風烈城櫓忽炎滅城兵周章不料官軍揮鼓前後
競進貞任僅單騎而遁逃義家逐之歔吟和歌負
任駐馬答之義家歎美之曰汝朝敵也非可容如
之者令感汝詞放矢以不忍殺之弛其所控之矢
貞任流涕泗獻其所帶之太刀既而官兵進來貞
任子千代童子（時十二歲）力戰死其從兵戰死者不可
勝計也貞任舍弟宗任家任則任以下經十余日
而降使入衞護之贈京師頼義末子頼俊擊敵得
首級者甚多遂中矢死　帝致書於奥州以弔之
凡此攻擊之間頼義斬敵兵者一万五千人各取
其片耳納一堂建佛閣称號耳納寺然後收殮

愚按鎌倉右大臣實朝命畫工圖奥州十二年
鬭戰形勢且使墨客作其詞以歎之

傳曰貞任宗任余族遁赴外濱潜居有其末裔鹿
季者應永年中鎌倉持氏謀非望於是關東又大

亂乘其虚鹿季出於外濱剽掠村里領秋田港改
称秋田太郎城介應永三十年癸卯六月十六日
卒（法名仙雲）　鹿季有男子称成季（秋田太郎城介）成季生惟
季（太郎城介）惟季生昭季（延德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卒法名禪山）　昭季生
定季（天文中死去）　有二男嫡號友季（天文中早世）　第二称愛
季友季早世故愛季承繼遺領（天文十五年卒）　愛季生實
季（称東太郎後城介）　始奉仕　太神君慶長五年役從屬
關東赴野州小山及濃州關之原後年兩度役出
軍以擊敵兵四十四人（傳曰初食常陸國内完戸五万石米地）　實季
軍功雖不少其質極悋嗇而所爲者多違理義故
謫居于勢州朝熊於彼地卒其男河内守俊季有
賢才有撫治國民之量召之更於奥州三春賜五
万石河州俊季爲大坂城守衞赴攝州遂卒于彼
地安房守盛季拜賜遺領有男称輝季（信濃守）

本朝武林傳卷第五十六之六十目錄

卷第五十六
伊東 藤原 載曾我兄弟之事跡

卷第五十七
秋月 大藏姓

卷第五十八
太田 清和源氏 出於源三位頼政

卷第五十九
溝口 清和源氏 逸見支流

卷第六十
金森 源氏

本朝武林傳巻第五十六

伊東　藤原

伊東者武智麻呂（淡海公嫡男正一位左大臣）後裔也武智麻呂生乙麻呂乙麻呂生是公是公生雄友雄友四世孫稱爲憲（從五位下伊豆守始稱工藤）爲憲生時理（遠江守）

愚按相良工藤伊藤岡部狩野河津皆一家也故相良家世称遠江守者多以先祖受領也

時理生時信工藤駿河守遷居伊豆國伊東庄因以爲氏有弟称維永（遠江守是相良氏祖也）時信生維永維永有三子嫡称維景二男號維信（曾我元祖）維景生維職維職有二男子嫡稱家継二男稱祐家祐家生祐親（河津四郎）

愚按曾源頼朝在伊豆北條時祐親欲殺之他日頼朝一統之後禁錮祐親祐親悔前非常以誦法華爲日課而欲償死後罪業武衞憐之將許其死遣人告其事祐親喜而謂吾何有面目以親謁于頼朝哉乃自殺可謂舍生執義者也

祐親生祐通（河津三郎）祐通有二男嫡祐成（曾我十郎）二男時宗（北條五郎）家継生祐継（伊東二郎）祐継生祐經（工藤左衛門尉爲祐成時宗被殺）

一説曰有伊藤祐高者生二男二女二男早世一女嫁家継家継生祐継其子称祐經一女嫁祐家祐家生祐親祐親生祐通（或称祐泰又作祐重）其男祐成（称曾我十郎實父祐通横死後母再改嫁曾我祐信者以故称継父曾我）二男時宗（称北條五郎少時母投筥根山爲侍兒後欲爲僧徒時宗不肯及志學皈曾我入北条時政第加首服以故称北条）曾祐高卒無嗣使祐継継家系（此時祐親幼少）祐親及壯長遂恨以故竊談箱根別當咒咀祐継祐継臥病病臨終遺囑曰吾子祐經幼稚也使祐親附其邑爲祐經之輔而後祐親擅家跡雖長祐經不讓家祿祐

經怒欲擊之一日祐親率親族獵于奥野（豆州）祐經家臣伏赤澤山嶮射祐通殺之（于時安元元年十月）祐通二子漸及總角（祐成五歳時宗三歳）兄弟懷復讐之志徹骨髓不忘造次於于此顛沛於于此兄弟相善而常欲同死生無處不相伴也一時祐成獨往艶遊于大磯焉豪與虎女相善而時來于此和田義盛從一族亦競遊矣遊君虎女守貞節不見于和田義盛怒激朝比奈義秀等忿祐成之所爲也於是祐成殆幾時宗在于曾我頻忙鑣巾裹甲駕驟急馳至大磯伺于宴席形勢時

宗勁勇強力朝比奈宗憚矣義秀出誘引之於
宴席時宗不入義秀取鑷引之雙方天下勇力
顯獅子奮迅忿竟鑷斷切義秀顛仆時宗不轉
入席回顧睚於和田座于席上其分眼如炬火
座中大恐怖　治承四年頼朝勃興于豆州之
時祐親黨平軍拒武衞他日一統之後祐親自
殺以食祿賜祐經祐經候頼朝于左右寵遇尤
渥家勢月熾日強大也兄弟爲輕俠躬伺其動
靜浮壓力不相敵也雖然志氣凛凛然不敢撓
矣既而武衞獵于富士野（建久四年五月）天下豪傑皆
從焉兄弟出曾我密語後塵一夜大雨（五月廿八日）
乘曉而入其寢室避仇不臥于此忽有人指示
寢所二人喜襲入祐經沉睡直迫枕頭挑炬火
自稱起之祐經驚起扣劍祐成先斬之時宗繼
擊寸寸之支躰異處祐成曰二十餘年鬱胸既
平今也命輕於朝露時宗曰我胸膈未平頼朝
曾祖父寇也未討之幸今襲之進亂入旅館時
海野小太郎愛甲三郎吉秀加藤太岡部彌次
郎堀藤太臼杵十郎平子平馬允等振勇猛接
兄弟被刄二人伏小柴垣傍伐殺數十人（死者唯十

余人被傷者二十余人）新田忠常接祐成祐成力盡終戰
死時宗不知之進追階除幕下既鎧矣爰小舍
人童五郎丸（其力對敵數十人）被女衣伏廊下組時宗時
宗不屑提之急進時數十人梟士群來遂捕之
明日柳營召時宗問故其對應言語自若無阿
諛頼朝感嘆欲宥罪時宗不欲其生頻請誅不
得止遂伏誅

祐經生祐時（童名犬房丸從五位下大和守）頼朝之時爲日向國
地頭職祐時生祐光（八郎左衞門尉從五位下信濃守法名道加）

傳曰北條時頼執權時有日蓮法師者俗姓三
國氏安房國長狹郡東條郷市川村北湊浦人
也父號貫名左衞門重忠母清原氏女夢于日
光照胸乃懷孕後堀川院御宇貞應元年二月
十六日誕生僅十二歲而爲清澄山道善坊上
人門弟頴悟明微而聞一知十之器也十八歲
而剃髮受戒自號日蓮房三十二歲而發起大
道利生之志建長五年三月廿八日唱妙典七
字題目始開法華宗門清澄道善房妬之與東
條左衞門尉景信相議逐之日蓮出奔東條郷
赴相州鎌倉至名越之松葉谷結茅搆庵居住

日則出街頭称唱七字題目往來人民聞之或信或謗而其名遂鳴鎌倉中頃年正嘉元年及文應初天變妖災頻行而人若飢疫日蓮則作立正安國論一巻獻時頼入道時文應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時頼熟視此書謂是褒尊于吾宗門貶賤于他宗且詒人主毀臣職而我慢自贊之外道人也甚爲世人作災害者不少乃弘長元年五月十二日配流伊豆國伊東浦使伊藤八郎左衛門尉祐光（或作朝隆）守之時行年四十歳同三年五月有免許召至鎌倉日蓮又入名越

之草庵尚誹謗諸宗不休伊和瀬太郎悪日蓮甚過入而訴時頼捕師弟六人禁籠之加之出由井海邊將行斬罪相州憐之赦死命武藏前司再配流佐渡島同十年二月相州時宗行大赦時又來入鎌倉後年赴甲斐國入身延山構一宇而閑居弘安五年九月赴武藏國池上於此處同年十月十三日圓寂其高弟日朗日像等弘開其宗至今專行于世

祐光生祐宗（太郎左衛門後称大和守）祐宗生貞祐（安藝守）尊氏治世之時爲讃岐國地頭職貞祐生祐重（大和守）祐重有二男子嫡称祐安（大和守）二男称祐信（信濃守）尊氏背王命時祐信屬將軍有功祐安有男麗氏祐（大和守）從尊氏賜諱字爲肥前國杵島地頭職氏祐生祐武尊氏之時爲肥前國守護職祐武生祐堯（大和守或攝津守）尊氏賞其父祖歷代之軍忠授日向國且賜書曰以大隅日向等人民當爲伊東家人（時應安年中）其書於于今存祐堯生祐國祐國生尹祐（大和守）尹祐生祐充（大和守）祐充生義祐（三位入道）當此時鎮西大亂一日未安薩州太守島津義久欲侵畧日向國（此時義祐領日向國半國）伊東爲要討於薩摩軍禁砦於

二道以拒守之乃高春壘使福永丹波守守之野口壘使野村備中守拒之薩州軍過日向境來戰數回矣然薩州軍遂未克或時薩州軍來日州野尻口馳入於伊東日吾軍來至出戰是幸伊東既將出軍義祐臣伊東權守勇謀拔當人諫義祐曰今出戰吾軍必不利決矣他日設謀練卒而相戰可乎義祐不可遂出軍于境外權守賊負戰死薩州笠黎勝使島津兵庫頭率七千余輩至諸縣飯野（野肥作守）可來義久亦自率六千余輩進軍伊東一族二十五人分六千余之兵士各將之援兵庫頭

七十余輩戰伊東軍將有米良伊豫守者自執鎗挺兵庫頭力戰兵庫頭突面頰顚倒伊豫守進將捕其首時薩州兵數多來救援兵庫頭故出万死得一生今日日向軍大得勝利伊東軍侮島津軍明日擧漁網以捕河魚爲遊興島津兵庫伺其怠壓以不意擊伊東軍伊東一族大狼狽而散走一族二十五將悉皆戰死天正四年丙子十二月二十八日奔社稷避累代舊國赴豐後國寄食于田原近江入道紹忍（居國崎郡）三位入道潛出奔豐後赴万頃濆伊豫國又赴周防國居山口庄後年入京

師卒（天文六年四月二日叙從四位下同十二年八月廿四日任太膳太夫同十五年三月三日叙從三位）有子稱義益（左京太夫）先父早世（時永祿十三年七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歳）至此時家系將斷絕有弟稱祐隆（民部太輔後豐後守）豐臣秀吉召之以舊領授日向國慶長五年石田誅伐之時祐隆在大坂雖通志於關東從篤疾卒其男修理大夫祐慶幼若而在日州飯肥（時十一歳）老臣等相議催軍卒而圖攻高橋右近長行宮崎城（在日州宮崎庄）九月晦日也留守將近藤平左衞門父子三人及軍卒百余人戰死而城既潰直赴佐土原圍島津中書昌久居城城兵戰死者數百人既而薩州援兵速來勠力戰薩州兵又死傷者多矣因其軍忠相續秩祿有二男子嫡稱祐久（大和守）二男稱祐豐（主膳正）祐久亦有二男嫡稱祐次（藤松九左京亮）早世故二男祐實（出雲守）嗣其家祿

本朝武林傳卷第五十七

秋月　大藏氏

傳曰前漢高祖皇帝有數男子其中在無道之二皇子元臣等相議而達高祖使二皇子各乘船放流蒼海其船凌萬里波濤而至日本國凡所乘船漂著筑前國志摩郡其容貌非常人民人哀憐且尊崇之而爲守護人以服事矣號其庄稱高祖邑高祖村今屬怡土郡有宮稱高祖大明神爲秋月原田代代氏神矣　孫孫相續後號原田者是也　弟所乘船漂寄播州明石浦傍大藏谷者因以大藏爲氏此皇子亦領其郷邑或時

當帝爲遊覽於明石浦秋月行幸播州矣大藏谷領主爲路頭除掃出而隨瑤輿之後塵有綸言曰住明石邊者秣大藏於理似相戾（訓藏與臟相同）向來宜稱呼秋月再來以秋月爲氏原田秋月元祖爲一族故鎭西之原田後改稱秋月者也　阿智王生高貴王高貴王生春實（對馬守）春實生種光（長門守）種光生種村（壹岐守）種村生種弘（太宰大監）種弘生種資（長門守）種資生種生種生生種直（岩内權守）種直生種雄（秋月三郎）至此時遷居筑前國秋月城（號秋月氏者住居故改白鳥稱秋月）種雄生種幸（秋月三郎）種幸生種家種家生種頼（右衞門尉）種頼生種資種資生種貞（小太郎）種貞生種高（右衞門尉）種高生種顯種顯生種道（筑前守）種道生種忠（長門守）種忠生種氏（右衞門尉）種氏生種照（中務少輔）種照生種朝（中書）種朝生種時（中書）種時生種方（中書）種方生種清種（或稱文種）此人居住筑前國古處山城（秋月古處相去二里）而領穗波夜須嘉摩三郡與豐後國大友相戰有年矣秋月老臣有小野四郎右衞門者爲其人也惡逆無道而無忠心還有虎狼心遂弑秋月奪其首往屬大友義鎭文種有男子僅九歲號種實微服潛行赴周防國山口而居住四五年于此爲劬時

有復仇之志顛沛於于此造次於于此尋禮厚幣以常招豪傑以相謀在于此至十三歲出山口赴筑前國而入舊領古處之城召募舊臣從兵來者不可枚擧矣大友義鎭聞之遣多軍以攻古處之城種實堅拒之大友軍逐日困勞遂和親成

傳曰曾弑秋月文種者小野四郎右衞門也往豐後國而雖仕大友諸人以爲弑主君者何同席乎於是遂赴京師他日出京師往尾州佯言信長曰吾是鎭西之秋月一族也詐事幸也信長曰秋月勇武鳴鎭西者遂許令得給仕後年

信長有軍事四郎右衛門相從赴軍場茲信長勇兵有某者常與四郎右衛門爭勇名四郎右衛門亦欲立于儕上此行軍役兩士共戰死四郎右衛門死躰在勇兵某死躰之後僅七八歩也人見之曰此兩兵者爭勇怯至纖芥然今四郎右衛門在其後死後之恥辱耶四郎右衛門氣息未絕聞此言匍匐而前于彼勇兵又七八歩而遂死時衆皆驚歎之

種實生種長（長門守）　天正十五年豊臣公發軍於九州時秋月種長守筑前國小熊城（小熊在豊前筑前界慶長五年以後黒田長政臣後藤又兵衛居之）拒秀吉軍四月秀吉先使丹波少將秀勝爲大將攻岩石城（豊前筑前兩界）蒲生飛驒守氏郷向城面前田肥前守利長向城背谷太膳小野木縫殿介爲監察急攻之遂拔之秋月種長聞岩石城既陷而即開城避焉種長以爲秀吉遂威於天下捧誓辭而謝罪秀吉曰儺鎭西豪傑也許之種長喜獻碾茶壺復歸小熊城勤秀吉先隊種長有男称種宗（初三郎長門守）　慶長五年石田誅伐之時應暫大坂命攄大垣城（大垣城伊藤彦兵衛居城也伊藤關東之黨也石田使福原右馬介平塚因幡守攻之城拔而伊藤降矣）本城福原右馬

助居于此二壘熊谷内藏介直陳垣見和泉守家純守之三壘秋月種宗相良頼定（宮内少輔）高橋長行（右近）等也　大神君使水野勝成（日向守）津輕右京西尾豊後守山内一豊（對馬守）中村式部少輔（軍代中村彦右衛門發軍卒來）等攻之（時九月也）一日安八郡内領家村一士有久瀬助兵衛者來謂西尾曰前夕石田出軍之後城中兵士減少殘兵不幾試急攻之多其城潰乎西尾大喜曰汝幸爲卿導既進兵西尾家臣小寺半兵衛先衆附城門戰死諸軍見西尾進軍而附門城兵励勇雖拒之多軍攻薄而四面既揚楚歌之聲且向城中大言曰關原軍東方既得勝利石田等狼狽而遁亡疾開城降來茲秋月種宗集老臣相議曰關原軍味方既敗然則無聊城傾覆在彈指間今速一戰而後不知快死而已時家臣秋月三郎左衛門前曰監節致死是雖爲武將之任死未晩乎臣愚按今君所據此城之者爲重秀頼之命而謝故太閤之恩也實非秀頼之意賊臣石田三成藉秀頼威以企自立之功未然故諸將遷多變約者請君熟察之種宗可之然三郎左衛門遣使於水野勝成曰許種宗罪出城且致微

忠而已勝成喜報之日出城降來吾達台聞宜
安堵于舊領種宗心猶未安而再馳人曰願得免
神誓文幸矣勝成應其言贈誓言種宗謂開城降
而已無忠功譬雖繼一命而不至賜舊地與三郎
左衛門相謀佯有軍謀之事招熊谷垣見木村等
二將則來木村察機不來種宗使勇兵刺殺之而
再召木村遂不至種宗爲擊之遣兩士木村擊殺
秋月使兵秋月以二千百余輩攻之雙方死傷者不
可校量木村父子遂自殺秋月贈其首于水野依
此軍忠相良秋月拜賜舊領之地福原亦隨勝成

之意降來他日於信州淺間自殺　種宗生種春
長門守　種春生種信佐渡守　種信生種恆出羽守

本朝武林傳巻第五十八

大田　清和源氏

清和天皇第六之皇子称貞純親王貞純生經基世號六孫王以第六皇子也始賜源姓朱雀院御宇天慶年中勅戰平將門於下總國而誅罰之任鎭守府將軍其子武藏守滿仲滿仲生數子嫡子攝津守頼光其子號美濃守頼國頼國生頼綱頼綱生仲政称下野守仲政生頼政叙二位兵庫頭號達射御術且好和歌平生所賦之者不可勝計有全集以行于世近衛二條兩帝御宇於禁庭勅射化鳥爲賞賜丹波國

五箇庄若狹國栗宮河　治承四年應高倉皇子招催軍卒以戰平軍于宇治平等院敗潰而自殺春秋七十五嫡男伊豆守仲綱二男藏人大夫兼綱與父共力戰而死仲綱有幼弟養以爲子號駿河守廣綱仕頼朝建久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遁世薙髮蟄居醍醐先是生男子称右衛門尉隆綱自幼奉仕禁裡生一男称左衛門尉國綱土御門帝聽爲頼政之曾孫賜丹波國五箇庄祖父頼政射化鳥之時所給地也終移居于之其子號攝津守資國住居丹波國大田郡從是以大田爲氏文永年中移居于相州

傳曰大田家世忌鹿毛馬乘之必有祟鵺精魂化生此馬仲綱昔年所愛之馬亦鹿毛也

正和元年壬子七月二十二日卒時八十一歳其男伊豆守資治資治生大和守資兼資兼生資房左衛門尉平日學習和歌之道其子備中守資清法名道眞去舊國移住武州屬山内顯定定正舅也之旗下而攻城闘邑數有戰功永亨中始上京師謁將軍源義教公普廣院義教告資清曰擐甲冑以軍粧而令見我於是資清擐甲冑騎駿馬揮薙刀以頻馳庭中爲軍事之形勢御營感賞之以小刀刺蠶柑手自授之

資清則開口受之見者皆驚嘆且催興資清平日嗜和歌所賦咏有新菟玖集或時於武州越生建精舍號龍穏寺常住越生名居宅曰自得軒曾在川越時招心敬宗祇等催連歌興行於今號川越千句者是也明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卒春秋八十三有二男子嫡子称左衛門大夫持資二男称圖書介資常持資爲人也濶達不常穎悟秀徹矣父祖皆器重之世称左金吾二千石號道灌十五歳時父資清謂持資曰汝容貌英氣所謂如近玉山映照人者於子始得見焉古人曰智恵秀有大僞且智小

而謀大不得禍者鮮矣不可不愼也請比物以喩
汝戸扳子直則立曲則不立持資乃退席持屛風
來曰曲則立直則不立如之何可哉資清無言止
又資清手自大書驕者不久之四字以粘壁間乃
問曰此四字之意義如何哉持資答曰庶幾四字
之側書五字請許之否資清諾於是採筆以書驕
者不久之側曰不驕又不久資清大怒以扇撲之
芳名震野朝矣　長祿年中使千代田齋田室
田之三家臣築城壘於江戸河越岩付等地力士
星馳而搬石巧匠霽別而運斧則不日而功大成

人民懷專不思疲勞故也道灌平昔熟讀於今古
諸家兵書通達於和漢軍術之蘊奧且能諳城壘
之築法故世称太田城築之法其尤所秘者輕卒
之軍術也常住武州江戸城城上設間燕之室名
曰静勝軒其西窻含士峯千秋雪座邊結小亭以
名泊船也摘字於杜工部之詩句　杜詩曰
兩箇黄鸝啼楊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窻含西嶺千秋雪　門泊東呉万里船
乃武城風烟全合絶句之意　道灌從扇谷修理
大夫定正兄也顯定之指揮以東八州爲吾任定正深

罰黨之無大小悉令辨決焉然坂東之八姓皆來
服矣
所謂八姓者千葉小山佐竹那須結城宇都宮
小田長沼大平等也
關西之候伯望風而靡者往往有之灌達和歌之
道加之涉獵諸子百家之書傳其平生摘集千所
賦詠之者爲家集號瓊玉數起　寛正年中至
京師始謁源義政慈照院時當今勅使東山殿問武
藏野廣原即賦和歌以應勅曰
露置奴嘉多茂安利氣里夕立乃空余里廣起

武藏野能原
其後又勅使來問武藏野之風景綴和歌一首以
述平昔所逍遙之事
吾庵波松原續起海知加佚冨士乃高根毛軒
端尓曾見留
時叡感不少則賜以御製
武藏野波加類佳也能美登思比之尓嘉々流
詞乃花也佐久羅武
文明中又赴洛陽而謁義政將軍時勅問隅田川都
鳥之事以歌咏應勅命曰

年不禮登吾未多志良奴都鳥隅田川原尓宿
波阿禮登毛

自少壯及老衰攻城戰野其軍功不可枚擧也或時攻小作城（未知其地為敵者又未詳）敵軍衆多而吾軍微少也家臣謂曰以小難敵大如何灌曰善用兵者不依兵多少唯要乘勢而已吾今戲以俳諧之語句欲進衆兵應聲可進軍乃賦一首

小作波末津手習乃波之女亦天以呂波仁保
遍土散々耳奈流

士卒爭進遂大得勝利且亦抜其城　文明十

年戊戌六月二十五日於壘營之中建山王權現堂莵神宮菅丞相祠同年秋灌一日安座一睡夢中親挨謁菅丞相醒來回顧菅丞相尊影在枕頭以嚴容異于平常遂於城内北畔新建菅公之社祠（天神也）湯島之以寄數十頃之膏田且栽梅樹數百株祠側營小亭號曰香月同十八年丙午七月二十六日往入相州扇谷定正之舘卒（春秋五十五號道恩大居士）諱有子称資康（六郎右衛門尉）十歳元服同年臘月五日詣道灌所創建之菅公靈廟社前梅樹結一青菓於霜雪中資康手自摘之喫左右曰梅為物也開花

於玄冬寒結實於盛夏暑宇宙以來無差者乃天序也今非其時而梅菓熟是神靈垂示恵跡於資康者乎資康從屬山内顯定之麾下或抜城或戰野得利不可勝計永正十年癸酉九月廿九日於相州三浦戰死（不詳）為敵者其子大和守資高（生武州江戸城）資高與北條氏綱約婚姻或時至氏綱之舘時接侍資高於花園摘出花下之二字而催歌咏之會資高則賦秀詠一首曰

見殘之天皈利毛也世武花乃下耳浮世能雲
乃風立奴間仁

自弱冠攻戰之功名人皆所知也大永四年甲申於武州平河建精舎（號法恩寺）天正十六年未七月二十四日卒（葬武州平河山）有三子嫡右衛門尉景資於武州松山城戰死二男康資称源六郎（享祿四年辛卯生江戸城後北條氏康賜新字故改新六郎）或時攻笠井城大勝而斬得首數百級又攻抜松山石戸小室之三城大得勝利永祿年中還江戸城後迁家於房州天正九年辛巳十月十二日卒（春秋五十一葬房州）三男資行號源次郎康資生一男二女嫡號新六郎重政（生武州江戸城母藤原景親之末葉遠山丹波守直景女也直景者北条氏康家臣也）重政之父沒而後

屬佐竹義重家臣太田資政入道三樂齋麾下赴
佐竹有戰功　天正十八年庚寅始奉謁
源大君天正十九年辛卯奥州軍事供奉　文祿
二年發軍於肥州名護屋之時（豐臣公遣軍於朝鮮之時　大神君）
（師軍從秀吉赴肥前州名護屋）重政屬松平大隅守重則留守武
城　慶長五年會津關原兩陣役應指揮無怠後
年慶長十五庚戌八月二日卒（春秋五十一）一女爲中村
右馬介之定妻而生一子號太田新五左衛門尉
（以爲祖父氏改太田氏）仕尾州義直卿末女（稱勝女後號英勝院）天正
十八年始拜謁　源大君（時十三歲）日夜侍左右恩遇

甚渥矣　慶長十六年辛亥四月於洛陽二條城
蒙　大神君命養池田輝政女以爲子後年嫁松
平陸奥守忠宗（先是幸受公寵生一女然早世故及此事輝政之女公外孫也）
元和二年丙辰四月承　鈞命養木戸黄門賴房
卿女爲子　大神君薨御之後薙染而作禪尼姿
至武城拜謁　台德院殿相國伺左右後年又奉
仕　大猷院殿日夜近侍左右榮幸亦他不非所
及　寛永八年辛未十一月十六日養中納言賴
房卿女爲子翌年壬申五月　大樹（大猷院殿）向以所
養之女子爲猶子（世稱大姫君也）同十年癸酉十二月五

日大姫君嫁松平筑前守光高同十一年甲戌四
月又養賴房卿幼女（爲比丘尼稱沙彌）同年六月於鎌倉
扇谷建精舍（號英勝寺）同十三年丙子十一月廿三日
以沙彌爲英勝寺住持同十五年戊寅十二月廿
日賜相州三浦池子村三百石之地以爲英勝寺
之領寛永十八年九月懷微恙　大樹遣使問其
病且使醫師往療之同十一月四日辱見枉瑤輿
於其第手自從懷中出養生之一書教示焉其余
賜物若干　重政有數子嫡源七郎正重正重生
資正稱太田主水（仕水戸黄門賴房卿）二男備中守資宗（自名）

（康資）慶長五年庚子十一月廿二日生武州江戸城
同十一年丙午於伏見城始拜謁　大神君（時七歲）
同十三年戊申於武城奉謁　大樹相國同十五
年庚戌九月承　大神君尊命繼父之家督以領
上總國野田山本五百石之地至駿州奉仕
大神君同十六年辛亥四月二日奉從　大神君
至洛同年五月十九日於京師患熱病時命醫師
竹田慶庵以加治療同十七年壬子春　大樹（台德）
（院殿相國）至駿府之時奉　神君尊命從附　相國公
驂尾同年冬供奉相國公而往武城此時加賜

三百石之領（新舊合八百石）同十九年從　公至攝州大阪元和元年乙卯正月廿七日奉　鈞命叙從五位下改攝津守同三月加賜二百石地（下野國都賀千石）同二年丙辰春　大神君不豫　大樹相國廻玉輿於駿府時奉從焉同年三月　大神君賜御劍（長光）並御脇指（來國俊）恩遇尤厚矣同二年四月十七日供奉　相國公而越日光山同六月　相國公至洛陽又奉從玉駕同九年癸亥六月　大樹相國大猷院殿兩公御上洛時爲供奉之列數同十一月廿日加倍千石之領（播州之内海老名白領合二千百石）寛永三年五月播州姫路侍從本多忠政嫡子中務大輔忠則（中書相國之御聟也）嬰疾而卒去爲弔問之使赴播州同年六月　相國公御入洛又爲供奉之列同五年四月從　公至日光山同年秋上總下總之兩國内加賜二千石之領（都合四千百石）同六年己巳十二月廿九日於遠州加賜久津部村西田村前處村三箇所（三箇所合千五百石）同九年壬申四月七日依　台命爲書院番之隊長十二月十四日入近臣六人之列

　所謂松平伊豆守信綱阿部豐後守忠次三浦志摩守正次堀田加賀守正盛阿部對馬守重次太田備中守資宗也

同十年癸酉二月蒙　台命持寶劍以使日光山謁大僧正天海坊述尊命

　賀州能登之境北海漁人擧網以得寶劍（國守）台覽之曰天下之嘉瑞也不藏於家遂奉納　東照大權現之廟前

同十一年九月九日依　鈞命於城内二之九構茶店獻膳　大樹動喜色且賜御劍（國光）同十二年乙亥八月九日倍賜一万石（上野國山川）同年月日至常陸國水戸城謁黄門頼房卿同十五年戊寅二月肥州土民起一揆據同國原之城鎭西諸侯圍四面攻之廿八日拔其城悉誅賊徒三月四日飛羽檄以告拔城於東武此時奉　鈞命至肥前國長崎相接松平豆州信綱戸田左門氏鉄等述　台命同二十五日自長崎經歷天草原城至豐州小倉又相會信綱氏鉄兩人而召集西州之諸侯述　鈞命以勞之島原城主禁囚松倉長門守重次迁美作國令森内記長継守之令嫡男松倉右近重頻禁錮松平長門守秀就之領内守之使同

三弥重高禁籠生駒壹岐守高俊領内守之役收寺澤兵庫頭賢高之領地天草四万石嗣年四月二十四日改山川領賜三州西尾之城領三万石同十六年乙卯耶蘇宗門之船着肥州長崎因之奉 台命赴肥州時賜黄金若干同年七月九日嫡男志摩守資同次男左馬介資次始拜謁大猷院殿同十八年二月七日承 鈞命與林道春撰武門諸家系圖同年八月三日巳刻 大樹若君降誕同九日獻御脇指 國光御産衣等正保元年於遠州領三万六千石遷居濱松城有資宗弟

遠山因幡守資爲者（資爲依伯母英勝院之意改大田号遠山是英勝院祖母之父以爲遠山氏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五十九

溝口　源氏

傳曰溝口者其先出自逸見又太郎義重義重承久之亂有軍功故爲其賞食濃州大桑卿爾來世住大桑後年迁居尾州溝口卿改舊氏號溝口數十世之後有溝口彦左衞門尉勝政者領溝口卿居于此天正元年卒有子曰秀勝（初名竹後稱伯耆守）從幼寄寓丹羽長秀爲人也勇畧武事傑出千人天正九年織田信長公見之器甚寵之其比若州逸見駿河守死無繼嗣分其采地授三千石於武田孫八郎賜五千石於溝口竹（後號伯耆守）附高濱之城居之信長之印書藏在其家　同十一年柴田勝家與秀吉締兵之時溝口馳來越前敦賀屬秀吉有軍功秀吉賞之授食祿四万四千石附屬柴田城天正十四年秀吉賜豐臣氏　慶長五年越後國人民一揆（爲魁上杉家之因士柴田村崎）堀一族相議退治之時溝口秀勝馳人於村上周防守曰賊徒踏刈田畠放火民屋甚逮狼藉吾爲儌出軍請早來援幸也村上義明諾之溝口自將七百余騎出軍柴田（一揆）梟首張軍卿民逢途者皆爲梟殉命溝口忿激破

之遂渡文邑川至五原賊徒三百餘人伏深草中溝口村上察之搜求擊一百五十人得其首吾軍死傷者不少溝口等更廻間道至橋本山以放火明日遲明漸至三條其餘賊徒來圍三條城城主堀雅樂助直清也其夜溝口村上等潛陣三条山嶺（從麓二里）大燒炬火城兵知爲援兵出戰擊敵兵數百人賊徒驚怖後援之兵衆多悉退除村上溝口東方既白後入三條城雅樂助直清相會謝後援志秀勝慶長十五年卒有二男子嫡子曰宜勝（主膳正後伯耆守初秀信）慶長二年依秀吉之意叙任從五位下伯耆守且賜諱字後改宜勝父在時分授采地七千石二男善勝授五千石秀勝沒後秀勝所授之采地五千石返兄宜勝宜勝曰父授汝者吾何納之乎不受善勝固辭於是達台聽　大樹相國嘉兄弟之會有其義曰唯從兄宜勝之意可也依之不能辭受之後年依　鈞命分宜勝采地六万五千石内以一万石賜善勝然宜勝慶長五年役與父在越國擊賊徒故不從　公干軍事　同十九年役屬越後少將忠輝卿赴攝州寛永五年卒（春秋四十七）生四子嫡子曰宜直（出雲守母ハ堀左衛門督秀政之女也）二男

称宜秋以十三男曰宜俊内記四男宜知左京宜直慶長十六年始拝謁　大樹相國翌年拝謁
大神君時宜直八歳寛永五年宜勝没日以新闕之地一万石分裁連弟三人宜直生宜廣後久三郎信濃守母森川出羽守女　宜勝弟善勝孫左衛門後号伊豆守　慶長十六年始拝謁　大神君時善勝十八歳同十四年
将軍家相國授上野國甘楽郡之内二千石同十五年父秀勝卒後以　台命分領一万二千石同十九年役與土井大炊頭同隊守木津口不許妄来往之船舶　善勝有四子嫡男称政勝金十

郎後改土佐守元和八年始拝謁　将軍相國時十五歳分領父領之内四千石有子曰政亂金助後伊豫守政勝弟助勝権之介分賜父采地之内三千石弟直勝九十郎善勝領内分領一千石末弟之勝八十郎寛永十六年始拝謁　大猷院殿于時之勝十八歳其余族衆多而不可勝計兵故略之

本朝武林傳卷第六十

金森　源氏

金森長近（五郎八後任兵部卿法印）尾州傑也雖爲源姓所出未詳從幼近侍信長公爲一方將而顯勇名數回矣　天正三年五月武田勝頼出張三州進圍攻長篠城城將奧平九八郎信昌防之城中粮盡信昌乞援兵於　大神君及信長兩公許之出軍　公使酒井忠次言信長曰今宵容廻兵自間道以登鳶巢山陷其城襲勝頼陣後則彼狼狽而敗走也信長佯罵云噫汝何知焉既而忠次欲退時信

長獨召忠次云汝謀尤良我恐衆知之而叱汝耳速可進發然無奈不有嚮導也忠次云乃某可爲嚮導之願副撿監使信長使金森長近佐藤六左衛門青山新七郎加藤市左衛門行焉　同十年勝頼滅亡之時金森長近率五千兵從北國路亂入于甲信之間　同年信長横死之後柴田勝家在越前聞秀吉權勢之甚太嫉妬之因之勝家與瀧川一益相議曰秀吉安置幼君於安土其身爲之輔佐其僭奪之情較著從已者則登庸之不從者則誅戮之今不誅則必有後殃乃與信孝議欲

滅秀吉先遣使于丹羽長秀言此事長秀報曰秀吉輔佐幼君信孝若嫌疑之則遷幼君於岐阜而可也耶然幼君未長之間毀譽之端其不可絶矣唯請信孝勝家覺悟於此長秀常思秀吉遂取天下故其答辭如此秀吉勢威日月盛大勝家胸臆鬱陶見冰雪之堆積而洪怒以不得用兵也瀧川謀云北越之時候自中冬至中春雪深不能催兵不如暫勝家與秀吉交和乃言於勝家諾之於是勝家遣小島若狹守中村文荷齋於前田利家不破彥三金森長近曰信長之變未竟歳而勝家與

秀吉磨刃則似不免人嘲請改此心而與秀吉欲翼幼君卿曹上京告之秀吉則余之雀躍在于此耳前田不破金森即發北庄至江州長濱逢勝家養子伊賀守勝豊而語之勝豊則與三人共出長濱至攝州寶寺依富田左近將監而達之秀吉秀吉曰勝家者信長公之元臣也我何不從其言乎乃召勝豊利家不破金森而面之四人將飯相議曰秀吉之情雖測我儕曾思秀吉不從之然今秀吉從之容易然無盟約不足信之矣復言之乞盟誓於秀吉秀吉曰我心亦如是與丹羽長秀池田

勝入等相議衆皆謂可也而後謂成誓書册曹其達之於勝家金森等以飛檄告勝家而勝豊利家金森不破各詣信長廟經數日而敗北庄勝家謝其勞而後大喜曰吾欺誘筑前守了明年則隨其時宜而已　同十一年春柴田勝家使佐久間玄番允盛政爲大將率二万人出木下邊盛政與諸人談軍事前田孫四郎利政爲魁帥金森長近不破彦三佐久間久右衛門原彦次郎等繼之勝家盛政遂族滅　同十二年春信雄有欲滅秀吉之志

傳曰信雄殺其家臣松島城主津川玄番允星崎城主岡田長門守刈安賀城主淺井田宮丸於長島城此三人皆有勇名秀吉稱之眷遇頗渥信雄臣等譖之故信雄疑而殺之

秀吉聞信雄出軍發大坂至右山率諸子至樂田邊黒部對小牧山多構小砦岩崎城則稲葉伊豫守其男右京貞通其兵四千小松守山城則丹羽長秀其兵八千青塚城則森武藏守長一　其兵三千内窪山城蜂屋出羽守頼隆金森長近其兵三千其餘村村嶺嶺皆無不陣營

金森長近者勝家盛政等滅亡之後近侍秀吉有勲功大也秀吉又恩遇渥

慶長三年秀吉薨後　大神君與五奉行有隙一日　大神君入藤堂高虎之中島第石田小西催兵將圖之時爲援　公在于其第者吉田侍從(池田)輝政清洲侍從(福島正則)長岡越中守(細川)忠興黒田甲斐守長政堀尾帯刀吉晴加藤肥後守清正有馬法印則頼金森法印長近織田源五入道有樂山岡道阿弥岡江雪等也於是石田小西不果遂止矣　同五年役父子相共屬東國陪從野州小山

又出軍于關原石田伏誅之後　兩公振旅日賜飛彈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卒(春秋八十四)　長近有三男子嫡稱可重二男稱長則(甚三郎)出雲守可重者始與父長近共近侍秀吉驍勇功尤大也秀吉薨後從屬于　公慶長五年與軍忠元和元年六月三日卒弟長則者從幼近侍織田信忠寵遇尤厚信忠天正十年爲明智光秀自率二条城此時長則殉死(時十九歳)三男早世　可重有六男子嫡男重近(飛彈守薙髪之後稱宗和)二男重次(甲斐守)三男重則(初長門守後出雲守)四男可次(内匠頭寛永三年卒時二十五無實子)五男重勝(左京)

末子重義左兵衛尉然可重没後重頼継家祿後年慶長十九元和元両役皆出軍于攝州盡微忠重頼没後頼直長門守嗣家祿居飛驒國頼直有子称頼業飛驒守

本朝武林傳卷第六十一之六十六目錄

太平武林　卷之六十一之六十六目錄

十七

本朝武林傳卷第六十一

亀井　佐佐木

宇多天皇八代孫曰秀義（佐佐木源三為六條判官為義猶子）秀義有數男子第五男称義清（五郎左衛門尉隠岐守母澁谷庄司重國女也）治承四年頼朝勃興于豆州之時於石橋山與平軍相戰以大庭景親之督黨景親防頼朝之軍（此時義清連第各属頼朝）頼朝族滅平氏之日不施恩賞他自属頼朝顯軍忠數回矣因之始賜隠岐出雲両國元暦中木曾義仲追討之時率軍赴城州守宇治橋同二年六月七日夜半於右幕下大庭宿直之士

及闘亂之時義清鎮治之（此時死傷之者數人）　建暦二年和田合戰之時先衆力戰被創數箇所　義清生泰清泰清生頼清（四郎）頼清生泰信泰信生公清公清生義綱義綱生政道從義政将軍賜諱字政道生宗清宗清生誠勝誠勝生浄光浄光生高忠高忠生泰重泰重生泰敏泰敏生惟宗惟宗生長綱居住雲州須佐卿元亀中往江州謂佐佐木義秀（修理大夫）曰吾亦佐佐木末流也求欲為仕官焉冝永祿七年八月廿一日亀井新十郎赴江州寓義秀（佐佐木）

（按長綱與新十郎父子耶兄弟耶但同人耶長綱往江州者元亀年中也）

（新十郎往江州者永祿七年也永祿十二年改元號元亀元年元亀三年改元號天正元年然則其年歴前後又不審然年號錯綜彼是不知如何焉）

初義政以為尼子勇臣山中鹿之助幸盛之縁家山中幸盛滅時携其妻子潜入于京師後属秀吉

（山中鹿之助事聊詳毛利家譜）

（按有聡簡不知是非疑義政新十郎諱而長綱子耶自永祿元亀至天正初廿年許知其不久）

天正十五年秀吉為伐島津也出軍於鎮西以秀長為大将向豊後經日向而掠入薩州也相從将之者蜂須賀阿波守家政其兵六千長曾我部元親其兵五千尾藤甚右衛門其兵三千凡四國中國

兵士八万餘騎從焉毛利右馬頭輝元其兵四方備前宰相浮田秀家其兵一万受秀吉之命築都喜濱黒田官兵衛孝高亀井武藏守監之（武藏守初號新十郎）

慶長五年役從属宮部兵部少輔時宮部通志於　太神君出軍于奥州然石田三成執諸將妻子將入大坂城宮部於途中聞之忽變色心黨石田（時宮部妻子在大坂）亀井武藏守茲政憯然諫之曰凡以有義為人無義則焉得為人矣足下初從属關東今變前約是不啻失義且又滅社稷時宮部之老臣有松田某者前日亀井之言是也守前約

可也兵部猶不肯遂半夜脅掉小舩赴江州着鳴
海則東方既自然會東軍之進來不得至江州而
蟄居焉龜井及老臣等怒宮部之怯弱擧動進軍
就田中兵部達　大神君公日各屬田中而宜励
勇功他日田中有故配南部　大神君使龜井監
察其城其留守將多賀三十郎兵衛老細跌土肥下玄
同上等謂龜井曰此城固兵部使二十人援守之何可
開退唯守城而死而已龜井怒罵攻之既而田中
援自所筆之書印於是開城去
傳曰宮部善祥房者舊天台之僧徒也武勇奇

略自有將帥之器侵村里畧近境勢日強大而
遂爲因州鳥取城主初依秀吉命以三好孫七
郎秀次爲猶子秀吉又無繼嗣以秀次爲嗣子
任關白善祥房生男子兵部少輔是也其爲人
也愚怯無治國之器遂其家滅初秀吉召孫七
郎時謂善祥房曰使汝元臣一人附屬于秀次
於是使田中久兵衛仕之後號田中兵部賜采
地且附援岡崎城

本朝武林傳卷第六十二

來島　源氏

來島者村上源氏而世居信州至來島通康始往寓豫州河野家通康智謀勇功尤較著也故河野通直令配其女以監軍焉通直無嗣子通康繼其家稱河野依住豫州來島改稱來島數世後有來島右衛門康親者從屬秀吉文祿年中朝鮮征伐之時自將四百五十八人渉彼地有軍功　有男子曰通春丹波守至此時改來島之字用久留島承應四年二月卒春秋四十九　通春有三男子嫡曰

通清信濃守二男珖左兵衛某三男稱權二郎某

本朝武林傳卷第六十三

小出　藤原

小出者未詳其源。中年有小出播磨守秀政者（初名甚左衛門）尾州中村人也。與豐臣秀吉同卿里。故自幼近侍秀吉。秀吉御宇宙之日附屬泉州岸和田城。授三万石采地。耳順有余卒。四男子。有嫡曰吉政（信濃守後大和守又改播磨守）。文祿二年遷居播州龍野城。又移但州出石城。食采地。父秀政沒後　大神君全賜遺領。以遷居泉州岸和田城。此時任播磨守。以出石城賜吉英（吉政長子）。慶長十八年卒（春秋四十九）。吉政弟曰秀家（遠江守）。第三弟曰三尹（大隅守）。赤男曰重堅（甚太郎）。

吉政有三男子。長男称吉英（大和守）。二男曰吉親（對馬守伊勢守）。三男曰吉成（杢之介）。慶長五年役。大和守吉英黨石田攻丹後國田邊城（城主細川兵部大輔藤孝幽齋）。其數將者小野木縫殿介・谷出羽守・藤掛三河守・高田豐後守・別所豐後守・杉原伯耆守・生駒右近太夫等也。七月二十日圍攻之時。因　勅命和親成。藤孝開城退。慶長十九年役。依　鈞命留主岸和田城。元和元年役。使吉英・吉親築曝布卿之堤。其後出軍擊敵兵百十七級。　吉英有男曰吉重（修理亮）。吉重有子称吉之（備前守）。　吉親亦於大坂擊敵首六十七級。有子称吉久（信濃守）。吉久男称吉尚（伊勢守）。

本朝武林傳巻第六十四

稲垣　源氏

傳曰稲垣者伊勢國住人稲垣三郎源重秦後孫也文明中遷居三州牛久保焉後年有稲垣藤助重賢者生三子長男曰重宗（藤介後号平右衛門）二男曰氏連（林四郎）三男曰半六郎某皆寓牧野右馬允貞成初牧野不下　太神君率兵圍攻牛久保城將潰時平右衛門重宗強諫而使牧野降之時永禄五年四月也半六郎此時戰死同六年依　神君嚴命以酒井左衛門尉女妻右馬允文禄三年卒

年七十八有子曰長茂（藤介平右衛門）慶長六年　太神君召之更賜上州伊勢崎一万石是稲垣父子武毅奇略傑出故也有三男子長男曰重綱（或作重種初藤介平右衛門称攝津守）二男號則茂（平助）三男重大（藤七郎若狭守）重綱元和元年役擊敵兵十九人為其賞同二年於越後國賜二万石釆邑同六年加封同國神原郡三千石附授三条城承應二年正月卒七十二歳有二男子嫡男曰重昌藤助二男曰茂門（平三郎）重昌生重祥（信濃守）

本朝武林巻第六十五

九鬼　藤原

九鬼者雖藤氏所其因出者未詳矣世住紀伊國九鬼卿因以為氏凡称熊野入庄司者皆此黨也當擾乱世称入庄司顯勇名者今古不少中年有九鬼隆良者初遷居志摩國伐國人石川七島甲賀島村等數輩以弁領其釆邑逐月弥年至子葉漸為列候　隆良有男称隆基（法名椿山）隆基生隆次（大和守號法名是德）隆次生泰隆（山城守称法名泰雪）此人於岩原村（志摩國加茂郡）始築城壘居焉探村里而震威於近境多

氣國司與山田神家戰時泰隆援國司有軍功故國司喜賞之賜二見七郷　泰隆生定隆（宮内少輔）定隆生浄隆（宮内少輔法名浄明）當此時志摩國人七島黨與多氣國司共相議來圍攻九鬼居城浄隆勇謀超常人故拒之堅固城遂不抜而防攻未休浄隆不幸而罹病卒子男嘉隆在城中以励衆雖守拒之攻兵聞城將之病死而倍氣力攻之守兵悲君上之長別而減心力故不能久持之城遂陷　浄隆有男曰嘉隆嘉隆開城往蟄居勢州朝熊圖其後嘉隆與國司挑戰數回或時得勝利再還住本領

天正六年右馬允嘉隆承信長命而率大船數十艘自伊勢海跋渉以至紀州熊野浦與雑賀賊船戰破之取敵船三十余艘以著泉州堺之浦為壓大坂來往之舟路故也九月信長上洛聞越中一揆起而使齋藤新五擊平之信長赴住吉放鷹於安倍野十月朔日召九鬼嘉隆覧彼大船而動喜色且使嘉隆試為舟師之形勢賜黄金（三百兩）衣服（卅兩）酒肴於嘉隆　慶長五年黨賊徒而拒東軍此時同國住人稲葉藏人黨東國奉　鈞命還居城勢州岩手擄其城（其兵九百六十余人）鳥羽城主九鬼嘉

隆有怨稲葉（其事詳稲葉譜）速率軍士圍攻之稲葉堅守拒之嘉隆不利而解圍去而擄吾居城従兵皆従長門守守隆（嘉隆男也）従東國供奉於野州小山故藉募毛利輝元軍士使之守城長門守城代之將富岡五郎右衛門尉暫拒大隅守不入于城中雖然親為守隆父故不至動干戈而譲城於大隅守出奔大隅守入城艤艨艦放火於津里浦村震武威于近境於是紀州熊野新宮阿波守來援嘉隆
大神君以本多隼人言曰愛子長門守守隆（嘉隆隠居有鳥羽城守隆従大神君赴奥州役）來以致忠於吾早悔前非以來

服嘉隆猶不應　鈞命還伐本多隼人以逐其從
兵於是　大神君甚怒之使其子守隆伐之守隆
謹而奉　鈞命赴勢州然直不攻鳥羽城以修名
切所之古壘陣于此先遣使于鳥羽言曰開城出
言　大神君宜乞高命嘉隆不可還欲攻名切之
陣營守隆雖爲君命進不忍誅其父而遠圍之弥
數月既而有濃州敗亾之告於是嘉隆出鳥羽乘
艨（號日本丸）潜赴度會郡山田卿寄寓于神職之家守
隆悲之乞其命根於　大神君公許之守隆雀躍
不少速遣使于山田卿然其使未至之前日冨岡

五郎右衞門圖嘉隆寄寓宅令之自殺而封函其
首贈伏見于　大神君
傳曰嘉隆曾入鳥羽城之時逐冨岡怒之且恥
之故今殺之
長門守守隆驚且歎使冨岡生刎其頸（俗云上縛首）
世人以爲長州以攻其父不孝也愚謂不然知
君命何得辭此乎且長州謂先從君命攻父城
而後使父降來則達　台聞乞其罪以宜赦父
命根然則忠孝兩全存矣今不幸而逢此災是
天哉

而後守隆賜鳥羽城領五万石邑慶長十九年役
城兵小倉作右衞門行隂弁大野治長兵士守福
島堤軍船之將明石册後守全延設飾艨船（號安宅丸）
要拒渡口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寒雨傾盆九鬼守
隆小濱民部向井將監察其虛浮乘舟潜自堤下
掉所而擊破艨船敵兵大周章而敗北去九鬼等
奪數艘之敵船得首級七生虜三人同十二月四
日使長門守守隆守渡口而禁止自城脫出者後
年寛永八年九月病死于東武（春秋六十）　守隆生三
男三女長男称良隆（志摩守從五位下法名號京傳）　二男貞隆

早世三男隆秀（式部少輔）守隆因遺言割領一万石至
大猷院殿御治世加撥一万石新古合食二万石
居丹波國綾部良隆領三万六千石居攝州三田
無嗣子以幼弟直隆爲猶子直隆生隆昌（長門守）寛
文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卒隆昌無實子以松平相
模守光仲三男爲猶子讓家禄
昔年守隆女子嫁池田出雲守長常因其好執
養光仲男
愚按九鬼來島小濱向井四家練習於船軍術
獨步他家而來島九鬼功績拔粹也故爲列侯

本朝武林傳卷第六十六

諏訪　清和源氏

諏訪者出於清和天皇。天皇生貞純。貞純生經基。經基第五男號滿快（下野守五位下）。滿快生滿國（甲斐遠江等太守）。滿國生爲滿（甲斐守從五位下）。爲滿生爲公（信濃守右馬介）。爲公生爲實（依田三六郎）。爲實生實信（依田二郎太夫）。實信生信行（依田三郎）。信行生信澄（平塚太郎）。信澄生信繩（平塚太郎）。又信繩生盛重（右兵衛尉法名蓮佛）。此人初弃領諏訪郡。故以諏訪爲氏。

文暦二年九月朔日，鎌倉中過半回祿，右大將家法華堂向危時，諏訪右兵衛尉盛重先衆馳，令破壞于其中間民屋數十宇。故火消滅，而法華堂不至火災。武藏守賞歎之。寛元五年，霍圍別當定親籠居時，傳鈞命。建長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諏訪右兵衛入道蓮佛建造一精舍于山内（相州禪室爲追福也）。盛重生四男子。嫡稱盛高（太郎左衛門尉），二男號盛經（三郎左衛門尉），三男稱盛頼（左衛門尉），四男稱重頼（太進房）。盛高（刑部）正嘉二年八月十六日，將軍家詣于鶴岡八幡宮。至秉燭之期，將還於車駕時，伊具四郎入道於建長寺前中矢死。明日評此事。昨日會于諏訪之私第者，平内左衛門尉俊職（平判官康頼孫）牧左衛門入道等也。曾諏訪於舊領授伊具。其憤未平耶。且料所射箭之長短，其矢束可有揚焉。同十八日，諏訪從臣撫高太郎者推問之。不堪其痛苦，而詳載于白狀。相州禪室尚未安，潛召諏訪於無人之地，以徐問曰，汝殺伊具之計術，高太郎告焉。然上須傾其底，其刑亦可有輕重者也。諏訪喜曰，君仁惠有同于夏禹泣罪之志者。不侫何得無結草之恩耶。雖然自所犯之罪既決，速須賜于死。而已意氣自若。相州不得止而賜死焉。平内左衛門尉俊職、牧左衛門入道等配流於硫黄島。

愚按，曾治承年中，祖父康頼配流于此島。正嘉中，其孫配于同所。其年歷僅八十二年。可謂奇哉天哉。

盛高死後，其弟三郎左衛門尉盛經嗣其名跡。盛經生宗經（信濃守）。宗經有二男子。嫡號信重（信濃守），二男號頼重（三川守）。元弘三年鎌倉滅亡之時，扶平高時之子亀壽時行，潛倡赴信濃國，蟄居再起兵。建武中，擊鎌倉，追退足利左馬頭直義，以令達素懷矣。他日君臣共自殺，無嗣子，家系斷絕。信重有子，稱時繼（左衛門尉），追侍平高時。元德二年後醍

醐天皇與俊基資朝等近臣相謀欲誅高時之一族而其謀計既漏脫不克其終或配流或死刑天皇羽翼鐵斷時禁錮俊基朝臣使諏訪時繼守之時繼生盛重（左馬介法名眞性）元弘三年高時滅亡之時同死有二男子嫡號盛時（二郎左衛門尉）二男称盛世（五郎左衛門尉或作長久）觀應元年高播磨守師冬（師直舍弟）爲鎌倉基氏執事職奢侈超過平常有企叛逆之流言於是基氏將誅之師冬聞之潜出奔于鎌倉赴甲州招集隣境之兵卒以擄洲澤城時諏訪下宮祝部某使矢野六左衛門馳告之鎌倉（時觀應二年正月廿一日）

基氏驚而謂若新田一族相黨後殃不可計速告可追伐之趣諏訪祝部不待鎌倉之命自率六千余騎圍攻之此時盛世與祝部同相攻之城兵拒之能飛放矢石攻兵列有赤澤帶刀者能諳山中之險易自率八十余人兵迴城背放火于城櫓鼓譟進寄城中周章不少諏訪盛世乃謂祝部曰吾在鎌倉時師冬加首服於不佞結懿親之交今逢事之急遽違前誓人倫所恥也遂獨入城中師冬見盛世且喜且疑盛世曰吾今來于此爲同死于足下也必勿疑吾謦欬於此城紙忠於君上而後爲義與足下共自殺基氏何賞歎之矣遂自殺

兒盛時生時重（小太郎入道見松）時重生時信（信濃守）明德年中山名氏清叛逆時顯勇名時信生忠滿（五郎法名雲窻）忠滿生忠重（太郎左衛門信濃守）忠重生頼繼（小太郎法名普寛）應仁中黨細川勝元而數有戰功頼繼有二男子嫡號頼隣（刑部少輔小太郎法名道海）二男信貞（信濃守法名道宗）此人始領同國高遠頼隣生信有（五郎信濃守法名良淳）信有生滿有滿有生政滿（信濃守法名雲底）當此時祝部高家滅諏訪之氏族以欲侵略其釆地弘治中謀設酒肴以令沉醉刺殺之矣故大祝部高家暫押領其

釆地政滿死時有幼兒家臣懷抱之潜行晦跡後年擊大祝部以得復仇幼兒後称頼滿（安藝守法名宗昌）頼滿生二男子嫡號頼隆（刑部太輔）二男称滿隣（源新二郎法名丘溪）頼隆生頼茂（刑部太輔）當此時諸州分裂擾亂而無暇目尾州在織田越州在長尾參州在德川甲州在武田此四雄當時豪傑而尤大祿者也其餘小祿者屬四家幕下而望其風者不可枚擧也頼茂亦勇武振當世者曾娶武田信虎女（信玄妹也）以雖締親交互依有自立志至信玄世不相善遂至動干戈天文七年七月頼茂并小笠原長時兩將

合其兵卒九千六百餘騎戰於信州韮崎頼茂長時失勝利敗北同十一年六月五日信玄率軍入頼茂領地頼茂偶羅疔瘡之患故不得出軍以相戰信玄亦班軍同十三年甲辰二月信玄發軍于信州諏訪板垣駿河守信形謀以信繁（左馬頭信玄弟也）爲和親之約於是頼茂來于甲府數回矣他日命勇士荻原彌右衛門殺頼茂故諏訪嫡流絶頼隣有二子嫡男曰頼豊（號新太郎後越中守）勇力傑出于千人有故往屬信玄寄寵之甚仕信玄勝頼二代致勇武者數回矣二男称頼忠（小太郎安藝守）天正十年勝頼亡後　大神君入甲州時始拜謁爾來無異心奉仕之頼忠有二男嫡男號頼水（小太郎因幡守）天正十年與父頼忠同時拜謁　大神君同十八年小田原役從麾下文祿二年依　台命承繼父之秩祿慶長五年上杉景勝征伐之時發伏見赴野州小山同六年依　大神君命賜本領諏訪二万五千石（舊領過半減）同十九年役供奉元和四年　大樹相國公加賜于同國築摩郡五千石頼水弟號頼（[illegible]郎）三　頼水有男女數子嫡號忠澄（小太郎出雲守）慶長十年十二月　相國公拜賜御諱字弁賜猶一字文

元和元年役於天王寺口自討敵兵得首級二男曰頼郷（若狹守）慶長十九年役與土岐山城守定義爲同隊元和元年役屬忠澄赴大坂三男號頼長左門　頼郷男備前守頼春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六十七之七十目錄

卷第六十七

柳生 菅原

卷第六十八

織田 平氏 附於相國清盛公

卷第六十九

鳥居 源氏

卷第七十

土岐 清和源氏

本朝武林傳卷第六十七

柳生　菅原

傳曰昔年天照皇太神宮開天岩戸出現時天香久山岩戸分爲四其一者飛行虛空其一者留在和州號其地曰神戸岩靈驗顯著也神戸岩是有四箇庄所謂大柳生庄坂原庄邑地庄小柳庄是也神代以來靈地而藤原基經卒領四箇庄其六世後孫大師藤原賴通以四箇庄寄附春日社以爲神料之地時此岩鳴動多時而止衆皆以爲怪神慮矣時長曆二年也爾來朝庭每有吉祥必鳴

動後年定春日神職領大柳生庄右京利平也坂原庄左京基經也邑地庄修理包平也小柳生庄大膳永家也（是柳生元祖也）相分各爲四箇庄主以領領之居焉家傳云永家者菅原餘裔也世世相積而領小柳生庄至後醍醐帝之時有故失其地而往他邦其一族之叓子爲僧入和州笠置寺爲衆徒列日中坊元弘元年後醍醐帝避北條高時逆難潜幸於笠置寺時有南木之瑞夢帝自圓于楠字兆而曰此近傍有稱楠者乎否時中坊勅答曰河内國金剛山麓有楠多門兵衛正成者當時勇謀之名鳴于四方是其人乎帝遂登庸正成爲將帥重祚之後賞中坊授賜柳生舊領地中坊雀躍則召其兄永珍讓其地從永家至永珍之間家系少斷絕而不審故永珍以後係譜詳見譜

永珍（中坊播磨守百歲而死）永珍生家重（備前守八十歲而卒）家重有子稱道永（三河守七十歲死）道永生家宗（孫次郎）家宗爲人勇畧武毅絕倫常人且長揚由術每有戰無不顯勇譽有子稱光家（新六郎）仕細川高國高國沉落後還住柳生庄與伊賀國人相戰數有戰功遂戰死（時七十歲）光家生重永（因幡守七十九歲而死）重永有一男稱家嚴（美作守）屬三

好修理太夫長慶

三好氏其先甲州源氏小笠原之派流自甲陽移信州長笠原長清二男孫二郎長房爲阿州守護其子孫稱阿波小笠原足利氏之御天下時細川氏領四國故屬其麾下長房八代後信濃守義長住阿州三好邑以爲稱號其後京師柳營衰微細川執兵權其後及于細川稍微弱而三好氏雖爲陪臣專國政義長孫筑前守長輝振威八年亂入京師於百方遍寺自刎三男長光五男芥川長則同死長輝長子下総守長

秀揚勢三年與弟頼澄於勢州山田自害長輝
二男薩摩守長基振威五年於泉堺顯本寺自
盡長基長子號前守長慶或號修理太夫殺
其叔父宗三而陥京師逐細川晴元於是長慶
代細川執幾內近國兵權二十五年居河州飯
盛城改號修理太夫度如柳營長子號前守義
興（或作義長）代長慶執權四年爲家臣松永彈正忠
久秀被毒殺而死義繼者義興弟也或曰十河
一存子也及義興死而久秀立之以爲長慶繼
嗣淡州安宅木野口阿波一宮井澤讃岐十河

皆三好一族也長慶弟豊前守之虎孫宗休其
弟攝津守冬康續安宅木家其弟一存（或作長正）續
十河家其弟冬長繼野口家其余氏族山城守
下野守日向守等皆蔑厲于世永祿八年義繼
與久秀相謀使日向守下野守松永右衛門佐
久通（久秀子）弑將軍義輝由是三好松永專權
四年及信長之起而兵威日衰至是義繼亡
數有戰功天正十二年卒（春秋八十九）家嚴生宗嚴（但馬
守）屬三好長慶及松永彈正數有戰功兩人感書
有數通此人能達新陰流之刀術當時之候伯爭

參爲門弟學習其術者不少矣源義昭將軍及織
田信長等贈簡於宗嚴以招之遂往仕信長信長
使柴田勝家瀧川一益佐久間盛政率兵入大和
國府宗嚴爲鄕導後年因病薙髮潜居于柳生庄
消遥殘年慶長五年役以來始拜謁　大神君
大神君亦平日召之聞其法術同十一年卒（八十歲）
宗嚴生二男子嫡號嚴勝新二郎屬筒井順慶（大和國戰）
主領柳生庄他日有故避舊地經歷于他邦死于
客中（時六十五歲）故二男宗矩（又右衛門後改但馬守）嗣家秩文祿
三年初奉謁　神君慶長五年上杉景勝謀叛之

時相從麾下赴野州小山及濃州此時賜書於父
宗嚴曰關西近乱在其處以宜盡忠功矣石田敗
死而天下混一之後賜舊地柳生庄於宗矩後年
自　相國公加賜采地一千石其後　將軍家常
召之學新陰流之兵術　大神君及　相國公
大猷院殿三公共厚賜誓書殊　大猷院殿顧問
尤頻也奉獻印可之書時爲其報賞賜正宗短刀
先是因　鈞命勤大監察之職（俗云大目付）頻加賜恩
地而遂封一万二千五百石之侯其余賜物不可
牧舉數辱見枉駕于宗矩別墅寵遇尤厚有二男

子獨號三嚴（十兵衛）早世二男號俊矩（主膳正飛驒守）俊矩生宗冬（飛驒守）奉仕大猷院殿且爲兵術之師範宗冬生有宗（對馬守）有宗亦爲　將軍家之師範世々繼箕裘而以其術鳴者也

愚按此術於本邦所自來尚矣頃年大明茅子[illegible]武備志（猿飛猿回等手法出）謂以刀法術專爲倭奴[illegible]以新陰流刀術中年室町將軍家（尊氏後世世）其[illegible]故臣有中條某者長此術山崎氏傳[illegible]早世故得其傳者少矣獨戸田氏某從學于山崎傳其蘊奧而鳴當世山崎戸田有干加州利常家戸田氏尤長此術故世稱戸田流

頃年有神子上典膳者達此藝一時戸田流門人與伊藤一刀齋決勝負典膳負於是爲一刀齋之門第傳受其秘術遂殺一刀齋以發自己之芳譽上田攻城之時有武功世稱眞田七本鎗典膳亦其列數也其子孫傳習此流事幕府改曰氏號小野氏小野次郎右衛門其後也

又日向守愛洲移香者詣鵜戸權現祈刀法精熟而夢神現猿形教神妙奧秘名鳴于世呼曰陰流載武備志亦以猿飛猿回等手法圖其徒

上泉武藏守（或作伊勢守）信綱用心損益之稱新陰流（以上所名義見于出也）然上泉氏周擴此術于一方亦其流傳來者柳生但馬守也其余末流頗多而不可枚量宮本武藏吉岡憲法等皆以此道鳴當世者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六十八

織田　平氏

織田者其先出自太師平清盛清盛者桓武天皇十二代之後胤刑部卿忠盛長子也或曰白河院子也使忠盛養之爲子忠盛卒後嗣其家與源義朝同爲朝庭之警衛保元三年七月崇德上皇及宇治左大臣藤原頼長不利朝庭時清盛應後白河帝之勅命與義朝同將兵合戰大破上皇之軍既而頼長爲乱兵被殺上皇遷幸於讃岐國清盛以此軍功故任播磨守又任太宰大貳平治元年

十二月右衛門督藤原信頼左馬頭源義朝騷動于洛中欲殺清盛於二條帝密出禁裡入御清盛六波羅第清盛大激而起兵與之戰信頼義朝敗死於是義朝一族或被殺或被配流而源氏衰矣清盛獨爲武家棟梁押領三十餘州官位數昇進仁安二年二月任太政大臣叙從一位號平相國嫡子重盛任内大臣女德子爲高倉院中宮生安德帝其余子弟或至亜相納言或至參議三位女子皆嫁貴族其外氏族或列雲客或任國守者不可枚擧也上自王公攝關大臣以下無不畏伏焉

本朝武臣管領四海之權威至清盛而始盛矣仁安三年清盛剃髪號浄海築別業於攝州福原而數往遊苟有不協其意則雖法皇關白之尊或奉禁籠之於離宮或流之於遠國其余皇子大臣月卿雲客以下罹其瑕疵而被戮辱者獨多治承四年浄海請勸高倉院使讓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安德天皇是也浄海以外祖故擬准三后宣旨同六月浄海挾安德帝去平安城而遷都於福原八月源頼朝起兵於豆州十二月浄海奉帝自福原還平安城養和元年二月四日浄海薨年六十四宗

盛繼嗣蹟於是諸國源氏蜂起木曾左馬頭義仲自北國入洛宗盛挾安德帝以奔西海義仲震威於華洛頼朝使諸將殺義仲且擊平族一谷屋島壇浦所所合戰平軍數敗元暦元年二月長州赤間關軍敗安德帝入水宗盛爲義經被虜其余知盛教盛等皆死頼朝使北條時政上洛尋平氏子孫無長幼皆殺之殆至遠族自是天下兵馬之權皈源氏也重盛次男資盛新中將三位於赤間關與一族同投海有孤兒其母匿之懷中以流落江州津田郷郷長以有其母麗質故納之爲妻而育其兒

世人無知爲其平族也越前國織田庄神職者來祠澤田卿長之第見孤兒秀朗請之以爲猶子攜之歸越前國織田使嗣其職称織田權太夫親眞其子孫相繼住居越前及于足利氏之取天下而斯波氏 號武衞 爲越前國守見織田神職之兒異貌端正而召之爲小臣以織田爲稱號乃自越前移尾州斯波氏有六家老其一人有罪而被放逐也以織田氏代之自是其氏族繁榮以至信秀 備後守 而權勢益顯然也築名護屋古渡城居末木從清洲數出兵於濃西戰于三州小豆坂攻安城時時

伺岡崎天文中卒生五男一女

嫡男称信廣 三郎五郎大隅守爲信長異腹兄也

二男称信長 童名吉法師上総介從二位右大臣贈太政大臣 摠見院

三男称信行 同母十郎武藏守弘治元年林佐渡守美濃守柴田權六勝家等奉信行爲主君謀伐信長信長聞之率兵將殺信行信長母公爲信行乞和焉且使信行獻誓書信長許之同三年正月信行再有反心柴田勝家諫信行至清洲而告信長信長称病使村井長門守告其母日我將死當以家督讓信行信行訝期不能斬之信行走入母堂閨池田勝三郎信輝在廂下捕信行而殺之其家系絶

四男称信包 左中將上野介

五男称信益 源五有樂

女子淺井備前守長政室也夫信長爲人也倜儻不羈不顧細謹幼事弓馬成童有將帥之量永祿中與今川義元戰于桶挾間時駿兵四方五千騎也信長僅以三千兵大捷之擊捕義元流血漂楯從此兵威益強大也挾義昭抑營亡淺井殪齋藤伐三好殺松永殲武田官至右大臣兼任右大將位階叙二品漸勢至爲掌握於四海既而天正十年六月爲賊臣明智光秀被弑

愚按信長公平日抜城特與士卒得地則封將賞罰明號令嚴也此所以其興乎然於將士之

舊惡不能無介懷遂功臣舊將或誅或逐此所以其滅也曾稻葉伊豫守一鐵臣有那波和泉守齋藤内藏介者去稻葉而仕光秀光秀善待之以爲家人一鉄怒訴信長信長命光秀使和泉返達於一鐵欲使内藏介自殺時猪子兵介爲光秀執申之故内藏介免死事光秀如故然信長怒光秀背法以召之譴責而手自打光秀頭者至二三也光秀深銜之且恐刀鋸之加其身先圖叛者也以信長之英才雄畧假之數年逮一統之鴻業亦未可知焉國之廢興存亡雖

在天羅此難、於戲惜哉

傳曰、天正二年二月下旬、信長公奏聞而越平城、詣東大寺開勅符藏截蘭奢待（本名黄熟香）。勅使日野大納言某、飛鳥井中納言雅敎也。其長一寸八分、信長取其三之一、以其二配分諸士。或曰（稱蘭奢待也、隱東大寺三字也、蘭從東而非東、可笑）

信長公有六男子

嫡男稱信忠（秋田城介、右近衛中將、天正十年六月二日、被圍光秀、自卒于二條城、時二十六歲）信忠有一男子曰秀信（岐阜中納言）

慶長五年、役黨石田、據岐阜城、以拒東軍、井伊池田黑田京極福島等圍攻之、城兵戰勞、秀信將自殺、福島正則留之、使赴尾州、遂入高野山卒

二男曰信雄（茶筅、御曹子、又三介、叙任正二位内大臣）

三男曰信孝（三七）

天正十年信長公卒去、後信孝在岐阜、有志于日本、欲叛信雄公、滅秀吉。秀吉公聞之、集兵赴美濃、急攻岐阜。信孝素與柴田勝家通志、然越前雪深、勝家不能出兵、故信孝不得守拒而乞和。平秀吉不忍殺之、即許和、而叛。同十一年秀

吉又赴美濃國、圍岐阜數重。三七信孝以勝家爲後援、勝家戰敗、故信孝力盡兵困、信雄亦率尾州兵、同圍岐阜、使人謂信孝曰、可移居於尾州。信孝出城乘舟至和田宇津美。信雄遣其臣中川勘右衛門、勸信孝之死。信孝曰、吾固已察之、而自殺

四男秀勝（正三位中納言）爲秀吉之猶子、早世

五男稱勝長

六男稱信吉（武藏守）

然、内大臣信雄公、勢州國司北畠具教畏信長之威勢議和、以信雄爲聟、號北畠中將、約以讓國。具教家人柘植三郎左衛門、受信長密意、與木造下總守（後日羽柴下總守）相議、弑具教。具教多力而殺數十人而死。柘植等即納信長兵、故勢州諸城不血刃皆隨信長。誅柘植以徇、爲使信雄居大河内城、授十万石。天正十年信雄與秀吉及諸將伐賊臣光秀、以復其仇。其後惡秀吉之權威、不相善、遂戰于尾州長久手、依秀吉之請和親成。慶長十九年秀頼叛逆之時、在大坂城（此時剃髮、日常眞）、數諫秀頼、秀頼不肯、於是潛出奔於大坂、入京師。板倉伊賀守

勝重率兵而出迎之時九月十八日也同十月
大神君至京師之時可接常眞常眞謂　神君日
吾今失國郡爲無祿之獨夫漂泊于江湖之間而
嘗艱難殆二十年于此是皆秀吉所爲也長久手
之役我將及誠心依公義援倘得免死他日青野
原之役心雖有東方犄攝于賊黨之間無柰之何
而屬石田然而宥如其罪此等慈恩徹心魂不忘
却且今幸欲謝往日之負墓故避彼來此而已
大神君且喜且感授行光腰刀寛永七年卒七十二歲
有二男子嫡日信良兵部少輔二男日信友出雲守　信良

先父卒時寛永三年五月十一日年春秋四十三　有男子
日信昌初百助因幡守後兵部少輔　父歿之日幼稚而不堪掌
國務故常眞違　台聽使信良弟信友嗣其祿　信友
初仕加賀之太守召之掌國務遂爲嫡流也　信昌慶安三年卒無繼嗣
以信友三男内記信久爲猶子讓其家祿出雲守
信友万治二年致仕号岩下　有子三人長男日信尚山城守　二男日尚負對馬守　三男日信久兵部少輔嗣信昌家　信
尚家嗣家祿之日分三千石賜對馬守尚負
信長公弟中村信包之男日信則刑部大夫　寛永中卒
其男日上野介信勝是又早世故家系絶

信長公末弟長益或作信益字源五法名有樂齋信長
横死之後及秀吉幷吞於天下信益數顯軍功于
野戰于攻城不能無勇功載有方冊慶長之初秀
吉沒而下寄志於　大神君奉行等相議欲狙
幕下時總志於關東奉保護　神君慶長五年
石田誅伐之時父子相共早屬　兩公從野州小
山後進軍于關原之時亦相從九月十五日遲明
東軍屯于野上與關原之中間秋霧濛濛不分物
色既而福島正則馳使于　大神君軍日石田島
津等既屯關原請早進吾軍　大神君從其言而

進出軍石田島津向異相屯秀家行長下石原山
出關原北張軍東軍之先鋒福島正則向西方進
軍長岡越中守忠興加藤左馬介嘉明黒田甲斐
守長政等大奮戰於是石川伊豆守尼子善十郎
小坂助六兼松又四郎稻熊市左衛門坪内喜太
郎生駒因幡守等擊敵得首級伊丹兵庫河村介
左衛門村越兵庫若戰死本多内記後出雲守忠朝拔
衆討敵得其首織田河内守長一或作長孝　自揮鎗鍛
戸田武藏守重政取其首織田有樂接横山喜内
者討之得其首横山者石田三成勇兵也　三成等伏誅慶長九

年後在城中拒東軍後奉　大神君命與大野修理亮等共諫秀頼母子和親成有楽子武藏守頼長大野修理子（或曰弟也）信濃守治徳兩人質東武再來長爲　大神君之臣有楽有四男子嫡河内守長一二男左門秀信三男武藏守頼長（後大和守）四男左衛門佐長政然長一秀信者早世頼長有男曰修理亮長久其子信濃守秀一也長政子曰豊前守長定長定子曰長興（主殿頭）

本朝武林傳卷第六十九

鳥居　源氏

鳥居者其所因出者未識之昔年有鳥居傳内右衛門尉忠氏者其父與重氏法躰不和也故去舊國而（未詳本國）过居于三河國忠氏生重茂（内膳）重茂五代孫號忠勝（宮内少輔）忠勝五世孫稱重政（伊賀守）重政生重春（伊賀守）重春四世孫號望元（久太夫）望元生忠次（又八郎）忠次生忠明（孫七郎）忠明生忠吉（伊賀守）歷事清康公廣忠公大神君三公於處處軍功數回矣忠吉有兩男嫡稱忠宗（源七郎）於軍場戰死（其戰地未知其所）二男称元忠（彦右衛門）　元龜三年十二月信玄與大神君戰于三方原吾軍戰敗暫退至此時本多肥後守忠真安藤杢之介基能鳥居四郎左衛門忠廣加藤二郎九郎景光天野麥右衛門政景岩堀勘解由河澄源五成瀬藤藏等凡三百余輩戰死　大神君軍殆危矣鳥居元忠大血戰被重創　天正三年五月勝頼與織田信長及大權現戰於長篠時元忠自擊敵被創此時内藤信成（三左衛門）本多中書鳥居元忠等為先鋒同年高天神城潰時擊勝頼兵卒得首級十九　天正十

年壬午勝頼滅亡之後甲州大擾乱河尻肥後守重能家人悉皆遁亡甲信上之三國忽為無主場因之上杉景勝狙信濃國既出軍於河中島北條氏直欲奪甲斐國自將五萬余騎出軍北條氏宗（按可作氏規乎）帥八千騎入郡内（上野國内）　大神君出尾州清洲過駿河以入甲州而使鳥居元忠三宅康利（總右衛門）將六百餘騎向郡内于北條氏宗軍自帥七千余騎向氏直陣至黒駒戰于氏宗而得勝利擊敵兵三百餘輩氏直終乞和親駿信甲三國大神君領之同十八年豊臣秀吉族滅於北條後以關八州賜　大神君時以下總國四方右賜元忠　慶長五年三成征伐之時　大神君使鳥居元忠松平主殿頭等守伏見城從大坂使筑前黄門秀秋島津兵庫頭毛利黄門輝元増田右衛門尉長東大藏太輔備前黄門秀家鍋島加賀守勝茂等攻伏見城（時七月晦日也）城將盡心力雖拒之衆寡不相當則破外壘攻迫第三壘石田三成亦來撿之且謂諸將曰遽攻以勿敗吾軍諸將曰以大軍攻小城何難之有而三成皈大坂既而有城中内應者潜使敵人入松丸壘内於是筑前黄門秀秋

頻放火炮遂燒天守鳥居等知其難克則率二百餘輩出擊鍋島軍鍋島軍旌旗散亂石田所殘設之遊軍橫擊鳥井軍因之鳥井軍死刃者殆多殘兵退入城中屯一二丸少焉又出相戰敵作三隊進一軍爲正兵直向鳥居戰二軍爲奇兵內藤松平軍於左右挾擊之於是鳥居軍戰死者凡二百七十人敵乘勝亂入松丸而放火迫本城爰有上林竹庵者宇治賣茶人爲訪于鳥居元忠松平主殿頭偶來在城兩將謂上林曰汝不幸而令逢此事請速宜出避竹菴曰吾知產業雖爲商賈者天性焉

能得不如勇士之道哉且吾浴武恩尚矣今死以報恩于泉下乃以手拭包頭髮以茶袋作指物驗恰其勇氣凜凜焉敵入本壘時自執鎗相戰終殞命敵兵鈴木善八郎得其首既而鳥居家人來曰敵多攻迫速自殺可乎鳥居曰吾曾於味方原與甲州強兵相戰得勝利今快弱兵雖不足恐彼有大坂援兵我無救急之助力不如戰死而餘勇名草苔下開門進出敵軍辟易數回大奮戰遂爲鈴木孫三郎授首時春秋六十二松平主殿頭與鳥居共若戰而死島津家人別所某得其首於茲城潰矣

元忠有二男子嫡稱忠政新太郎左京亮二男成次久五郎土佐守慶長十九年秀賴叛逆之時　大神君使越後少將忠輝卿松平下野守忠吉鳥居忠政內藤左馬介政長等留守武城　元和八年於出羽山形賜廿万石寬永三年於同國寒河江庄加賜二万石　忠政生二男嫡號忠恒號左京亮二男曰忠定主膳正　忠恒寬永十三年卒無嗣子家系既將斷絕然以父祖之勳功莫太故使其弟忠定賜三万石居信州高遠城主膳忠定寬永三年八月朔日爲大坂城代赴彼地死于旅邸時四十歲　忠政舍弟

成次初久五郎後土佐守有芳聲慶長五年關原敗潰後田中兵部太輔長正擒三成來　大神君召久五郎成次賜三成曰此是汝父讎也須任汝心矣成次愼奉　鈞命而倡歸私第留滯一日夜厚待之無敢酬讐之心乃明日倡石田來會　大神君曰愚父元忠死於伏見城者是致忠于君也何怨三成哉　大神君及群臣皆感服成次之度量寬而無私心

傳曰石田濃州敗潰後郎從悉逍去而無聊且偶患腹痛故潛居于江北草野寺時田中兵部

長正搜索之輸于大津　大神君
公則令井伊直政饗應之直政待之不異曩時之
禮衆感之　成次後年因　相國公鈞命仕駿河
大納言忠長卿采地領三万石率駿州有子称内
膳某忠長卿謫居時被退于他郷近年宥如前罪
徵賜二千俵改称久太夫職先鋒役或曰成次有
弟称美濃守忠頼者承應二年卒有一子称源七
郎仕　將軍家

本朝武林傳巻第七十

土岐　源姓

土岐者清和源氏後胤也鎭守府將軍攝津守源頼光生頼國(居攝州満杭村)頼國生國房(治部太夫伊豆土佐信濃等太守)國房生光國(出羽守)光國生光信當此時領美濃國居于土岐郡爾來以土岐稱之保元亂將百余騎加官軍警衛禁門光信生光基(左衛門尉伊豆伊賀等守)光基生光衡(美濃守左衛門)光衡生光行(左衛門出羽守)光行生光貞光貞有二子嫡號頼貞(伯耆守)建武暦應中近侍源尊氏將軍數有軍功故浴武恩深矣詳建武

記

愚按其比稱土岐者不可枚擧也有各武名蓋伯耆十郎頼貞者元徳中扶後醍醐天皇廻秘策事漏脱而被圍山本時綱戰死其勇名節義普世人存之然則本文殆似相齟齬矣蓋其餘族榮蔓而有助尊氏草創之功者推其事跡可辨實否

二男號頼重(右近將監隱岐二郎)伯耆守頼貞生頼基(彦九郎)頼貞没之日頼基幼若頼重子光賢頼忠二人割領頼貞之采地以繼其家時尊氏賜書其辭曰

下土岐太郎三郎光賢

可令早領知美濃國多芸庄内支江吉田地頭職之事

右任伯耆守頼貞法印(法名存孝)讓牒可令知行之牒如件

暦應二年二月十八日　源尊氏

下土岐左近將監頼忠

可令早領知美濃國武義庄内野所安弘見加藤郷等地頭職之事

右爲勲功之賞所宛行也者守先例可致沙汰之如件

觀應二年九月廿日　尊氏

他日頼基至成長光賢頼忠返讓其領於頼基頼基生頼重(童名九郎後民部少輔)頼重生頼篤(十郎)頼篤生國篤(刑部少輔)永享十一年鎌倉持氏有并吞之心謀逆東國大亂持氏遂伏誅其子春王丸憑結城氏朝據結城城時刑部少輔國篤加攻城之將國篤生頼秋(式部少輔)頼秋生頼秀(十郎)頼秀生頼弘(左京太夫)頼弘生頼定(兵部少輔)頼定生頼尚(上野介)頼尚生頼明(彦九郎上總介)頼明生定明(兵部太輔)定明生定政(藤藏山城守)天文中

卒于濃州多藝郡。定政生二女一男。長女嫁本多飛騨守成重。生於淡路守大膳丹下等二男。称定義（山城守　母ハ鳥居彦右衛門元忠女也）。季女嫁牧野内匠頭信成。定義有五男子。嫡號頼行（山城守　母ハ諏訪因幡守頼水女）。元和二年九月於拝謁。　大相國頼行生三男子。嫡號右京頼長。因病不出仕而蟄居。二男曰頼隆（伊豫守）。雖爲近侍番司。其兄因病痾継頼行家祿。三男称右近頼行。弟利負（長門守）。因　台命爲瀧川壹岐守正利之猶子。継其家。利負有四男子。第一信濃守（後長門守）。第二ハ相模守。三男三郎。四郎。第四男織之介。

利負弟称内記頼豊。頼豊弟號十左衛門頼弘。舎弟称伊織頼久。

本朝武林傳卷第七十一之七十五目錄

本朝武林傳卷第七十一

大關　丹治

大關者不識因出中年有肥後守高清者高清六世孫曰家清（肥後守）建武年中於洛陽東寺戰死家清之嫡男曰廣增（弥七郎）與那須相共入京師有故爲那須自殺（春秋二十六）廣增六代孫裔曰廣次（弥五郎）有男曰高增（右衛門佐）慶長中卒（春秋七十二）生三男一女嫡男曰增晴（土佐守）二男曰清增三男曰資增（左衛門佐）女子爲芦野日向守盛泰之妻增晴爲白川義親猶子以其女妻之故二男美作守清增繼家孫

清晴慶長二年五月卒（時三十七）有一男曰政增（弥平二）父没日幼稚也故伯父左衛門佐資增暫與聞其家政政增及志學承家督左衛門佐資增慶長十二年四月卒（時三十二）政增元和元年從出軍於攝州擊捕敵首九十七級軍功亦大也同二年五月卒（時二十六）有男女四子嫡女嫁那須美濃守資重二男號高增（土佐守）末男曰主水增廣寬永中早世其餘女子爲家臣妻然高增有五男子嫡子曰增親（信濃守）二男曰主馬介某三男曰勘右衛門某四男曰與六郎某季子孫與八郎某

本朝武林傳卷第七十二

太田原　平姓

太田原者平姓也所謂武藏七黨之其一也世居東國數世後有忠清者（備前守）遷居太田原卿再來世世以太田原爲氏忠清四代後號長清（六左衛門尉）長清生盛清（左兵衛尉）盛清生吉清吉清生定清（彥二郎）定清生重清（出雲守）康清生信清（右兵衛尉）信清生次清（右兵衛尉）次清生高清（山城守）高清生胤清（出雲守）胤清有男曰資清（備前守）資清（彌介九郎）幼時出遊越前國永平寺偶會于朝倉義景資清始面接去永祿三年五月卒（春秋七十五）資清生三子嫡曰綱清（山城守）二男高増（右衛門佐）傳曰此人繼大田原家三男資則（安藝守 継福原）家綱清生晴清（備前守）天正十八年豊臣公代北條之時晴清自率兵往謁秀吉公於駿州沼津秀吉喜不遠千里而來忘慰勞尤切也晴清生一男三女嫡曰政清（左兵衛 備前守）第二女子爲福原淡路守妻第三女子嫁大田原出雲守末子嫁囲本宮内介政清有二子嫡称高清（山城守）二男称長次郎

本朝武林傳卷第七十三

岩城　平姓

桓武天皇六世孫曰平貞盛鎮守府將軍貞盛生繁盛陸奥權守繁盛生安忠安忠生則通當此時領岩城郡因以爲氏則通生忠清次郎忠清生清隆清隆生師隆岩城太郎師隆生隆行次郎隆行生隆平次郎隆平生隆守次郎隆守生義衡次郎義衡生照衡次郎照衡生朝義次郎朝義生常朝岩城二郎常朝生清胤清胤生隆忠下総守隆忠生親隆岩城下総守親隆生常隆下総守常隆生由隆民部少輔由隆生重隆岩城左京太夫重隆生親隆左京太夫

按前代有稱親隆者蓋本朝風俗動有冒称先祖諱者未知其詳

文祿三年七月卒

傳曰親隆伊達氏嫡男也以重隆之女妻伊達氏令親隆其女所生子也

親隆生常隆左京太夫

按前代有曰常隆者然又其先考称親隆其官名相異耳可考

天正十八年卒春秋二十四歳常隆無繼嗣以佐竹常陸助義重之三男爲猶子讓家祿称忠次郎貞隆貞隆有一子承繼佐竹義宣家督故貞隆弟但馬守宣隆繼箕裘寛永十一年十二月叙任從五位下但馬守有男曰重隆伊庄次郎伊豫守

本朝武林傳巻第七十四

堀　藤原

堀者其先出於利仁將軍而堀權大夫季高之支流也季高者利仁八代之后裔數十世之後有掃部大夫某者屬齋藤山城守道三領美濃國原見郡於上赤鍋下赤鍋之兩邑或時從山城守于戰場有軍勞此時賜甲冑其色赤有男號掃部太夫父没後領遺跡掃部生一子称秀重太郎左衛門尉慶長中卒春秋七十五秀重生秀政初久太郎任左衛門督從幼近侍織田信長其爲人也謀畧武毅以少勝大者居多矣

天正十年夏明智光秀弑信長輙振威於近境時秀吉在于備中國高松城聞計音沉悲歎締和親於毛利而揚鞭弁日至攝州尼崎與池田勝入丹羽長秀三七信孝相談軍列方定相共進至山崎光秀整旅召松田太郎左衛門曰汝登天皇山直下山崎而可放炮弓松田率四百人而登秀吉使堀久太郎秀政及堀尾吉晴攻之秀政能戰松田敗走既而高山右近開山崎南門不通他兵即開而先登與光秀先陣伊勢與三郎諏訪飛騨守御牧三左衛門弟勘兵衛大戰時中川清秀登嶮遮其左池田父子濟川衝其右合擊大破之明智之兵潰亂走伊勢諏訪御牧皆死光秀欲往救之比田帶刀止之諫曰入勝龍寺今夜潛赴坂本可也光秀從之遁入勝龍寺而檢見其兵則才千人及日薄暮潛而見之則百人不足夜參半光秀潛出勝龍寺遁于伏見赴小栗栖時野伏蜂集自藪中以鎗突之刄光秀右脇光秀急馳而行三町許終落馬從者驚駭光秀曰嘸吾爲野伏所傷故今如此早斬我首可深藏之即死從者取其首以馬氈包之藏於溝中埋屍於道傍而離散明智左馬介

在安土城聞秀吉來自西海曰吾守此城何益矣不如與光秀同死乃赴山崎堀秀政與之遇乃戰大津打出濱左馬介敗走入坂本城兵士悉散亂不得以守焉也於是殺光秀之子自然燒城其身同死天正十二年織田信雄與秀吉締干戈時堀秀政承秀吉命率其兵五千出令救池田勝入此時勝入謂秀吉曰敵兵大半有小牧山吾想三州其可爲空國歟何此時便潛引兵入三州使國中諸村羅兵發患則小牧敵兵隨而敗走如指掌乎秀吉熟思曰可也我儕明日至東三州而燒之速

班軍愼勿怠既而勝入其男紀伊守之助森武州長一三好孫七郎秀次堀久太郎秀政卒兵至篠木栢井將入三州時篠木駈入告於小牧山府大神君聞之以酒井左衛門尉忠次石川伯耆守康昌本多平八郎忠勝等留主小牧山乃使大須賀五郎左衛門尉康高榊原小平太康政本多彥次郎康重水野惣兵衛丹羽勘助等爲先鋒登小牧山至長久手避其兵凡四千餘人　大權現既至小幡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本多康重水野惣兵衛丹羽勘助與三好秀次相戰大破之秀次狼

狽遁走康高康政等乘勝追之至長久手秀次之臣田中久兵衛來堀久太郎秀政之馬前告曰秀次唯今與敵兵挑戰而大失勝利言未既秀政瞋眼大叱曰汝何其言愚乎吾思汝非爲告軍事於秀政來也且是遁走至此耳田中懼然止少焉敵兵直進急擊田中隊田中曰吾問秀次而後戰軍士大笑田中遂不能戰而遁堀秀政整兵待時康高康政等追秀次一里餘又與秀政相遇秀政以兵橫進其軍鋒甚鋭康高康政等不能勝本多康重苦戰被七創既而秀政又離散乃退至樂田池

田勝入同之助森長一進兵時　大神君卒寵臣井伊万千代直政等兵四千出於長久手巽方之山分兵爲三列積弩亂發火砲頻飛池田森之軍潰濱森長一麾軍先衆而進時砲中長一眉間即死諸軍大亂勝入兵士亦多離散勝入於秀政曰使彼來戰秀政不至勝入不得奈之何勝入之臣等見其危而皆與直政兵力戰死永井傳入直勝自執戈與勝入相接遂鍛殺之得其首安藤彥兵衛直次斬殺紀伊守之助得首於是池田軍卒皆敗走　大神君及信雄合兵追敵斬獲甚衆既而

凱旋　天正十八年秀吉伐北條氏將秀政秀次兩將向山中城急進攻之秀吉名中村式部一氏曰山中附城去此十餘町我陣猶遠其可使待于附城一氏與諸軍同進急攻山中城秀吉寵臣一柳伊豆守戰死中村一氏能戰城遂潰秀政俄然罹病惱而卒于陣營時三十八歲有男女子八子嫡男號秀治（初久太郎後左衛門督　母北條和泉守之女也）二男親良（美濃守大坂役以後　母氏改菅原姓）髡第三女子嫁谷内藏介四男爲村上氏猶子第五女嫁堀監物（秀治之從臣也）第六女嫁溝口伯耆守七男爲近藤信濃守臣末女夭死嫡

男秀治食邑遺領在城越後國春日山　慶長五年
越後大亂是以爲景勝之臼國令國民結黨起亂
加之潜分割吾軍以往拨之（時景勝在會津）構岩于奥越
之境以據焉同國下倉城小倉主膳守之（小倉属大神君
將）六百騎八月朔日逆徒圍之放火於城外城中
（居于此）兵微而不能出戰先是馳人于坂戸城告急難於
堀丹後守直寄（監物二男也監物直政本氏奥田秀政授堀氏）直寄聞之
爲援兵將出軍于彼地時老臣諫曰今國中大乱
多黨逆徒然則在當城以守非之可也直寄曰不
然不救下倉之急難逆徒却圍當城歟然則後悔
擧夜半揚鞭明二日辰刻至下倉（行程九里）小倉
亦開門出戰戰死者殆五十餘人直寄亂列破之
追之而徒遁登坂本山上燒篝賊爽圍三條城如
縱勝村上溝口夜更往陣于三條山麓（隔二里）潜登
入于山嶺燒篝百千万城兵亦出戰討數百人逆
徒怖溝口村上襲其後悉遁走村上溝口及平明
入三條城雅樂介直清迎之謝救其急此時老父
監物直政發春日山（行程八里）出于柏崎欲聞三條下
倉等安否時聞濃州軍敗潰逆徒悉遁亡　秀治
生忠俊（越後守任侍從母者長谷川藤五郎之女）　慶長十五年堀監

物直清與其弟丹後守直寄有隙直寄訴忠俊及
直清於駿府因是配謫忠俊於岩城謫流直清於
最上

傳曰忠俊妻者本多中書女　大神君養之以
爲猶子嫁忠俊

秀治弟親良（美作守）有三男子嫡子月親昌（又七郎美作守）
二男親知（孫太郎）三男親宣（三太郎後主膳）親良於下野
國烏山更賜二万石（時寛永四年也）親良卒後并遺領割
三千石授二男親知割二千石授三男親宣親知
生長吉家祿承繼之

本朝武林傳卷第七十五

朽木　宇多源氏　佐佐木

朽木者宇多源氏而佐佐木之一派也天皇八代孫林秀義（佐佐木源三爲六條判官爲義之猶子時十三歳）曾保元平治擾亂時隨從于爲義與義朝相戰源頼朝謫居于伊豆國之時不怠奮親使其子定綱盛綱高綱從仕焉右幕下以擧義兵之時攻山木判官兼隆之居拔盛綱等馳盡軍忠　壽永三年七月十日於伊賀州源平挑戰時秀義及五郎義清（秀義五男）苦戰其平氏將者原田太郎家繼出羽守信兼其子法印忠清等也然擊敵兵九十餘輩秀義戰勞而戰死時七十三歳　武衛悲歎不少遂使其男數人報賞之秀義生定綱定綱生十男子第四男称信綱（左衛門督從五位下）至信綱之時始領江州朽木庄因以爲氏信綱有四男其嫡號重綱（大原祖）二男高信（左衛門督後隱岐守）三男泰綱（六角山脇鳥山西條等之祖也）四男氏信（對馬守長江京極黒田高島下坂等之祖）高信生三男嫡称泰信（左衛門尉平井高島下坂等祖）二男頼綱（出羽守從五位下）頼綱九代後胤称植綱（民部少輔）大永七年佐佐木定綱叙時大樹義晴出軍於江州坂本召募諸國將帥時朝倉義景攝馳來奉大樹

命弁務之兵僅可二万騎正月二十日以三好筑前守入道奇雲爲先驅卒二万騎歷攝津國將攻于京師三好也細川此時朽木植綱與島山尾張守共承大樹命出軍有戰功　天文六年七月九日有高島越中守者殺朽木民部少輔植綱家人野因之朽木與高島互不平既欲用干戈佐佐木義實聞之召兩將各[illegible]于其采邑使大原伊豫守春綱坂田兵部高秀兩將守之　同八年四月植綱獻累世所持來之寶刀於義實是自其祖出羽守義綱傳來刀也（義綱者植綱八代之祖也）義實曰此是其家之寶物也不納之　天文七年七月六日佐佐木義實高祖丁秀義神靈之忌回故於長命寺有法會使朽木民部少輔植綱高島越中守實綱兩將檢盃之　天文中將軍義晴公（万松院）御座于江州坂本數年于此時伊丹大和守雅興叛逆大樹謂世上擾亂遷難奈何不知修德以俟時運遂於如意嶽築城以居焉其後罹病痾而逝去（時春秋四十歳）不違素懷執事細川一族愁傷不少朽木植綱浴資蔭異他故悲淚未乾　天文十一年伊勢國司與佐佐木義實相戰時朽木植綱隨義實有

戰功擊敵三百五十三騎上村五庄入朽木家人討殺名十兵衛此伊勢之城主得其首植綱生負綱宮内太輔弘治元年正月晦日佐佐木義實以先登名鐙之賜朽木負綱此鐙佐佐木十一代祖管領信綱承久亂時渉宇治川鐙也平義時曰今日宇治川先登佐佐木信綱也故以是名之　永祿十一年九月江州箕作城主佐佐木義賢彈正少弼法名承禎與義秀有隙義秀者義實嫡男是從朽木嫡流既將及會戰承禎遣使曰開城去義秀猶徼乃馳人於諸將曰速可誅伐承禎父子也時京極高吉高次之父朽木負綱兩將諫義秀曰滅亡一族似不仁乎宥免承禎父子罪可乎義秀曰任兩將之心而已於是承禎開城以退去使京極朽木等守之　元龜元年四月信長爲伐朝倉義景至若州路過江州乃入朽木谷朽木河内守元綱負綱嫡子始信濃守改河内守帶甲冑率兵而迎之信長疑有異心欲令彈正久秀曰拙往諾之彼若有異心則刺自刃之共死而已乃馳諾之元綱乃懸鍪於高緒而辨謁信長公喜即經朽木谷入洛　元龜二年正月佐佐木義秀使元綱詣城州愛宕山義秀之上代參也時賜龍鬚太刀元綱納之佐佐木宮殿以祈義秀

之壽病　慶長五年七月中旬爲石田三成意使朽木元綱索京極高次大津城主之人質高次出其子熊若以入大坂城高次之老臣四人亦出質副寺西左衛門遣大坂同年朽木元綱應大坂之招出軍於關原既而聞筑前黄門秀秋内應乃脇坂中書安治朽木河内守元綱等竊通心於藤堂高虎故高虎約振旗以示之元綱安治見之向大谷刑部少輔吉隆軍進兵大谷終敗走而戰死　元綱寛永九年卒時春秋八十四元綱有三男子嫡孫宣綱十郎改兵部二男友綱與五郎三男植綱民部少輔其男伊豫守秀綱也

前代有孫民部少輔植綱者又佐佐木元祖三郎盛綱始稱秀綱時往仕豆州于頼朝武衛命藤九郎盛長令加首服故改盛綱至末葉自稱各其諱也所以慕其圖象之響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七十六之八十目錄

卷第七十六

木下出於平相國戴於豊臣秀吉公之傳

卷第七十七

西尾源氏

卷第七十八

遠藤平姓千葉一族

卷第七十九

相良藤原

卷第八十

堀田紀氏

本朝武林傳巻第七十六

木下　平姓

木下故杉原氏也稱杉原者平姓而相國清盛之後裔也清盛生重盛重盛生惟盛惟盛生季衡季衡二子男稱光平伯耆守初稱呼杉原數十世後有杉原七郎兵衛尉家利者住居于尾州生一男二女嫡稱家次七郎左衛門尉近侍秀吉第一女子稱朝日嫁杉原助左衛門入道道松第二女稱七曲淺野又右衛門尉長勝妻也號高臺院長勝豐臣秀吉舅也

傳曰秀吉尾州人也尾張國愛智郡之内有上中村中中村下中村中村者秀吉中中村英産也父號木下彌右衛門織田信秀之鐵炮卒也信長未生以前從信秀于攻戰而數有軍功或時於戰場被軍創身体不便也故致仕而閑居于中中村生男女二子長女嫁三好武藏守生三男子嫡男號三好孫七郎秀次此人後秀吉爲猶子二男丹波少將秀勝三男號辰千代丸爲大和大納言秀保養子十三歳之時於南都猿沢池戯催水練之遊興遂溺水而死秀吉八歳之時父彌右衛門死其妻後再嫁信秀之同朋竹阿彌者而生男女二子嫡男號秀俊初名小竹後任美濃守大和大納言是也第二女稱岡崎殿御輿入三年之後卒愚謂世俗不知此事以秀吉實爲竹阿彌子又誤以小竹爲秀吉童名知羅山子博學強記亦踏襲于世人言以傳誤後世又云夢日輪入懷中而孕之故名日吉丸不然附會説也秀吉公天文五年丙申正月朔日丁巳日光出東海同時出生故名日吉丸後改藤吉郎十六歳之時天文二十年辛亥春出于鄕里取途於遠州徘徊濱松之市傍此時濱松城主飯尾豐前守者今川家隊士之將也又隣鄕久野城有松下加兵衛之綱者訪飯尾於濱松偶見藤吉郎異相怪問曰汝是何人藤吉郎答曰吾是尾州者也松下云幼若之者何故來于此藤吉郎答曰則求仕而已松下又問曰今汝可得仕吾耶藤吉郎諾之於是相倡赴飯尾謁而語藤吉郎事飯尾面之此時飯尾幼子等出菓以與藤吉郎所其食之口頰似猿故戯呼猿松下遂倡皈久能而以藤吉郎爲草履提之役爲其人也穎悟俶儻不常故松下寵遇甚

遲他日登庸以入近侍之列然在其列者妬藤
吉郎才辯且將殺之松下憐之自許令出奔
愚按太閤記云松下之綱藤吉郎授金五兩索
甲冑藤吉欺松下且盜其金以製衣服飾其腰
刀往事信長愚甚疑之憶松下使幼若者授金
銀取途於遐方耶又云太不行雖不顧細謹粤藤
吉郎若欲犯盜贓則不欺君主而作之如此德
器何及于此耶
藤吉郎皈舊里茲信長小奴帥有岩間久一若
兩人曾與藤吉郎父友善故藤吉郎入一若第

一若喜曰汝毋失汝處在思之在于此疾可面見
接而相倡往毋大喜遂因一若以使藤吉郎得
事信長他日娶淺野又右衛門長勝女以寄寓
于淺野家後又使淺井備前守長政女爲別妻
其余履歷世人皆所知也故畧之
杉原伯耆守（初助左衛門　法名道松）慶長五年三成叛時丹
後國田邊城長岡幽齋據以拒大坂之命石田乃
使小野木縫殿介谷出羽守藤掛三河守高田豊
後守別處豊後守小出大和守杉原伯耆守生駒
左近等攻之遂和親解圍去　伯耆守生家定（肥後
守）家定母與秀吉妻母爲兄弟故秀吉授木下氏自
幼若仕秀吉爲大坂城留主職居播州姬路城（采地
二万五千石）後領備中國家定生六男子嫡稱勝俊（若狹
少將）二男宮内少輔利房三男號延俊四男稱俊
定（信濃守）五男號金吾中納言秀秋末子稱出雲守
勝俊自幼近侍秀吉領若狹國慶長五年役屬
大神君雖守伏見城暫不能拒敵乞和降遂遁隱
洛陽東山號長嘯子好詠和歌有著述行于世名
云擧白集　宮内利房慶長五年應石田命與大
谷刑部蜂須賀蓬庵家臣高木法齋等共赴北國欲攻

前田利長之金澤壘時有濃州軍敗死之告故引
軍皈初領若州小濱城後同十九年大坂役從
大神君麾下赴彼地翌年蒙　鈞命賜備中國加
陽郡二万五千石三男延俊（右衛門　太夫）慶長五年役
在姬路城通志於　大神君同年十月與細川忠
興共赴丹後國福地山攻小野木縫殿介居城小
野木曾依石田命攻細川藤孝之居城田邊今使
忠興復其仇者也小野木因山岡道阿彌之陳開
城退他自入龜山之淨土寺自殺同六年加賜采
地五千石迂居豊後國速見郡内出城　秀秋（中納

言自少年爲秀吉之養子
傳曰或時秀吉室告秀吉曰吾幸得爲君箒掃之妾卽居玉閨錦帳之内向奇看珍味膳雖誇無上之樂未有男女之一子有請妾兄子數人撰其器以令得爲猶子以何加焉思之有于此秀吉曰肥後守男内未見有將帥之器者獨秀秋當其器者耶遂養之後小早川隆景養之讓筑前國（此段未精秀吉室者淺野長勝女而秀秋者又爲室從兒弟家定所生子也）
慶長二年六月受秀吉命爲日本之大將軍督師入朝鮮自在釜山浦分群將以攻破全羅道忠清

道城壘明年三月歸朝　同五年石田叛逆之時暫雖黨石田實厚志於東國石田亦心疑之且謂伏見之城主爲秀妹之兄今使之攻伏見城而得辨其虛實馳人告之以此秀秋諾之潛入京師謁大廳且告石田言大廳問云東西之勝負何是耶秀秋云石田佯稱幼君之命召募將兵而退
太神君以欲自立者也吾恥屬彼麾下　大神君出於貴族且有寬仁以無奢侈窺時以將屬大神君然今至此時陽爲東方之黨催多軍來討吾決矣吾不能措二者請君察之大廳又云子言

誠然暫可加攻城之列幸城主勝俊也妾今入城以可請和平城兵吾以入城喜爲質也大坂將亦言彼叛吾出城秀賴質雖不妾子假冒母之稱呼與妾共悉皆不忍殺之然歷數日　大神君欲有上京事至其時屬之可乎然若狹少將勝俊不堪其勞開城出
秀秋初領備前國後年其行狀暴虐而嗜殺人信老臣杉原下野守讒言殺戮大臣等秀吉怒使山口玄蕃頭遣彼地以監秀秋行事且諫爭之玄蕃頭雖諫之還欲殺之玄蕃頭告之秀吉

秀吉忿激而放備前國移越前國北庄減其祿僅授十六万石其後再賜備前國
大神君賞秀秋軍功加賜美濃國（時十九歳）無嗣子故家系斷絶　季子出雲守爲客赴鎮西於豐前國守津卒　官内少輔利房生利當（淡路守）十一歳之時往駿河國拜謁　大神君十有五歳時赴東武仕　大相國公利當生利貞（淡路守）　延俊生俊治（伊賀守）万治四年將赴覲于東武於遠州二川之旅舘頓死（時四十八歳）　俊治生俊長（右衛門太夫）

本朝武林傳巻第七十七

西尾　源氏

西尾吉次、初小左衛門、後任隱岐守、未識其先世、居濃州、始仕織田信長、毎有軍無不相從、于攻戰于野戰、大振勇武、　天正十年明智日向守光秀叛逆弑信長信忠於京師、　家康公聞變欲以單騎討光秀、然因家臣等之諫言、乃發自泉州堺、此時大神君與遊泉州堺、早歸本州、時吉次受信長公台命供奉、　大神君再來永爲將軍家之臣從、　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秀吉公妹君御輿入濱松城大廳、之秀吉妹爲質執

家康公之心、於是十月二十六日　大神君爲延嘉祝赴大坂、西尾吉次本多忠勝榊原康政阿部正勝伊豫守永井直勝右近大夫鳥居左京亮牧野駿河守等相從、吉次慶長四年十月叙從五位下任隱岐守、　同五年之役隱州吉次從　大神君指揮與水野日向守勝成津輕右京亮山内對馬守中村彥右衛門中村式部軍代之將等攻大垣城、守城將者福原右馬介本丸熊谷内藏介直陳垣見和泉守家純二之丸秋月長門守種宗相良宮内少輔頼定高橋右近大夫長行木村宗左衛門尉父子三之壘等也、

八月十五日諸且領家村之處士有久瀬助兵衛者、來西尾吉次陣曰、昨夜石田等出軍于關原之後、城中守兵尤減少、請進軍攻之、則城速潰拔乎、然則臣爲嚮導、西尾諾焉、既而急攻之、西尾臣小寺半兵衛等先衆進力戰死於是、諸軍圍攻之、城兵堅守拒之、秋月相良内應而殺垣見熊谷木村等、故城終潰、吉次同十一年八月卒、春秋七十　無嗣子、以酒井河内守重忠之第三男爲猶子、讓家祿、慶長八年三月叙從五位下、称西尾丹後守忠永、初酒井主水正　慶長十九年役吾軍之兵士等於和州

毀破堂社、奪掠寶物、　大神君使忠永嚴戒其狼藉、翌元和元年役屬忠輝卿、上総介出軍于攝州、擊取敵兵、同三年於土浦常陸賜二万石、同六年正月卒、春秋三十七　有子孫忠照、右京亮後改豐後守　慶安二年加賜二万五千石、遷居田中城、駿州承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卒、歳四十　有子曰忠成、隱岐守受家祿之日割五千石授父忠照兄主水等、　故隱岐守吉次二男曰利氏、藤兵衛尉奉仕、　大神君食下総國千葉郡、慶長五年之役相從赴濃州、凱旋之日賜美濃國原見郡之内藪田村上奈良村、食九百石之地新給

合領千九百石藪田村以其所出生之地故也慶長十六年七月卒駿州有子称政氏初市兵衛後藤兵衛慶長十五年初拜謁　大將軍相國公于武城

本朝武林傳卷第七十八

遠藤　平姓

遠藤者千葉介常胤後也常胤仕右幕下頼朝卿有勲績建仁中卒（春秋八十四）生二男子嫡胤正二男称師胤（相馬長門守祖）胤正生重胤（東太夫）重胤生胤行（素暹法師）胤行生行氏行氏生時常時常生氏村氏村生常顯常顯生師氏師氏生氏數氏數生益之（東下野守法名素明）永享十年（義教将軍治世之時）鎌倉持氏不應将軍之命謀非望下野守益之黨持氏初将軍義持無継嗣（實子義量早世也）欲以鎌倉管領持氏為猶子未

果義持卒及義教（義持之弟）之立也持氏恨之故有背京師之心先是基氏没後氏満満兼持氏皆入京師元服然持氏長子賢王丸元服之時持氏謂我子於天下無可為元服之父者任義家之佳例於八幡宮祠前可使加冠乃携賢王赴鶴岡行冠禮號義久上杉安房守憲實數諫之持氏不聽因是悪憲實憲實自鎌倉山内退居於上野白井而馳使于京師訴于将軍家柳営即案問之遣綸旨及御教書於諸州催軍卒同十一年正月小笠原信濃守政康今川上総介範忠武田太郎信重朝倉小太郎教量（或作景）等率官軍發向關東攻鎌倉上杉憲實率軍勢會之東國之兵皆背持氏加官軍二月十日持氏戦敗入永安寺自刎義久於報國寺自害鎌倉兵火持氏幼子春王安王遁於下野日光山武田小笠原等進追之結城七郎氏朝至日光山迎春王安王擁結城城政康憲實等京師鎌倉群士悉圍結城城攻戦不捨晝夜嘉吉元年四月諸軍均進急攻之城中有火遂城陷氏朝及其子持朝戦死凡被殺戮者一万餘人春王安王遭虜政康及長尾因幡守護送之上京師至美濃

國垂井道場将軍家使殺春王安王此時謫流于東下野守益之於周防國益之法名称素明家世嗜和歌應永之際益之與飛鳥井雅世卿今川了俊常光院堯仁及堯孝僧正徹書院等相交皆以倭歌鳴于世益之有子稱常縁（東下野守）雖無所犯依父之不幸蟄居後蒙許免且賜美濃國郡上郡山田庄常縁亦好和歌而毎逢佳景無不述作常縁生元胤元胤生常慶（東下野守）常慶生胤縁（遠藤新五兵衛盛數之兄）胤縁生胤基（大隅守）文祿中秀吉遣軍于朝鮮之時與諸将兵渡彼地死于陣中有子称胤直

遠藤小次郎慶隆後但馬守通志東國茲稲葉右京亮黨岐阜中納言黄門使稲葉授犬山城郡上城右京亮末子修理亮其臣土倉入道片桐主水等拒守之然遠藤左馬介謂本多中書井伊兵部少輔池田輝政福島正則等曰我今幸為郡上之嚮導乃達　大神君公許之且使金森法印同出雲守父子攻抜之於是稲葉降黄門亦開城退去　慶長十九元和元年両年役受　鈞命出軍于攝州討敵兵六十八人寛永九年三月廿一日卒八十三歳生三女一男長女金森出雲守重頼妻也第二女遠藤小八郎妻也三女三木右近大夫妻四男称慶勝長門守元和中卒時凡八歳於是無嗣子以為外孫故養三木右近之男以譲秩禄是云遠藤但馬守慶利

本朝武林傳卷第七十九

相良　藤原

相良者藤原姓而其先出自常陸介維幾。維幾者太織冠九代之苗裔也。維幾生為憲(號二階堂)。是人移住吉玉津島於紀伊國弱浦也。其曾孫時久生維兼(為遠州刺史寛和年中華山院御宇為副將軍)。維兼生維頼。後冷泉院御宇天喜康平年中八幡太郎義家誅戮於安倍貞任宗任而輸千其頭於京師。時維頼為傳奏。維頼生周頼。周時無嗣子。養弟周頼以讓家祿。周頼(右京太夫)始居住遠江國相良之庄。從是世以相良為氏。周

頼生光頼。光頼生頼覺(称相良藤太)。保元年中白河院謀欲傾覆於帝位之時與源為朝共防守院内。有男称時邑(為高倉院北面)。時邑生頼繁(大膳太夫)。治承四年高倉院卿源三位入道頼政圖事之時於宇治川與官軍戰。其子相良三郎四郎長頼建久九年遷任肥後國求麻郡。正治元年正月十三日源頼朝薨。時薙髪称蓮佛以壽終。長頼有十三子。第六之男称頼親(四郎兵衛尉)。承繼其祿而事源實朝。元久二年鎌倉之軍與畠山次郎重忠於武州二俣川戰之時頼親馳將入敵壘。從者附鎧袖留與之。頼親悉依

盡之鎧袖既截斷(名其鎧曰袖截世傳以藏其家)。遂深進入堅陣討敵於馬上。由是賞賜播州師磨郡及豐前國之內兩郡(上毛下毛)。實朝逝後落髪称觀佛。其子頼俊(相良次郎)。此時異賊襲來侵掠於鎭西。頼俊戰之有功矣。久明將軍賜書曰

異賊合戰勲功之事追而可有御計之條仍仰執達如件

正應五年十二月二日　相模守貞時

陸奥守宣時

相良六郎殿

頼俊生數子。嫡長氏(六郎三郎)。長氏亦厚賜書。其辭曰

為朝敵追討所被召軍兵也。致合戰有功者可有恩賞之由依仰執達如件。

長氏有一男称頼廣(称三郎)。其子称定頼(兵庫允)。後光嚴院御宇延文二年賜綸旨任兵庫允。貞頼有一男称前頼。北嵓帝元中二年十一月三日以綸旨任近江守。為肥後國守護職。且賜日向國之内(縣邑求許)。鎭西親王之令旨藏在其家。前頼生長實(兵庫)。長實生前續。以義蒲將軍命任近江守。其子堯頼(早世)。堯頼生長續(義教將軍命令任左近將監文安五年戊辰相續家督應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卒)。長續有男數子。嫡為續(二郎三郎)依義尚將軍之命任左金吾。好賦和

歌爲續有子日長毎後年掌義尹將軍命任近江
守其子長祇早世故無子姪長定繼家孫其子義
滋天文十四年霜月二十七日叙從五位下任宮
内少輔義滋亦無嗣子讓于其家秩於猶子晴廣
藤五郎至此時有薩州島津隣卿有阿蘇氏更雖作
攻戰終亦至敗辱有一子称頼房（四郎太郎）義輝將軍
使上野紀伊守來賜諱字（改頼房称義陽）且叙從四位時
示孫七等五月二日也同國有三舟甲斐宗運者
（大友麾下之從臣也）與義陽隙天正九年十二月二日義陽
將四千戰卒欲圍於宗運之三壘對三千卒以爲

攻城之備隔河流而陣列義陽僅帥六百余兵張
陣於響野之曠原（在肥後國）宗運察義陽變作乃謂三子
男子（一男相模守二男藏人三男四郎二郎等也）日是吾軍當得利之
時也使藏人四郎二郎兩人留以防守城門且戒
日不見敵之舉動必不及鳥銃弓弩之事使相模
守率八百餘人爲奇兵以往伐義陽之響野陣之
背宗運躬爲正兵以直馳向義陽陣前面相模守
歷間道潜出于義陽之陣背樹所持之旌旗（宗運徽識
爲敵之旌旗形色藏而使敵不知之）混入敵軍吾軍不辨彼我周章
而亂伍法圍城之兵亦誤見吾旌旗故無援救之

心吾軍終大破義陽亦力戰死（其頸宗運之小將白石大學得之）
其餘親族相良上野介同越後守同駿河守同周
防守同右京進等殆拔粹勇士七十餘人同所殆
命驟戰於曠原焉攻城之軍士見於大將戰死及
吾軍狼狽解圍退散守城之兩將開門出追之大
得利凱歌以所伐之首級輸于豊後國大友宗麟
喜且賜賞宗運從是相良家兵勢大減而唯要鎭
吾地以自安之策而已義陽有遺子称忠房（四郎太郎）
天正十三年二月五日早世忠房曾生一子號頼
定（右兵衛尉後改長毎）文禄中應豊臣公指麾渉朝鮮（時十八歳）

在陣於彼境既七年而後還慶長五年與石田三
成暫雖擾大垣城實通志於　大神君與秋月種
宗共謀伐城内防守之將熊谷内藏介父子垣見
泉州木村宗右衛門父子（五將之内長毎討其一人相良清兵衛討其二
人余皆士卒等殺之）使家臣相良清兵衛齎五將之首輸于
大神君於半途有人欲奪首然藏之以往水野
勝成陣營且就直政併述之　公宥罪責且安堵
於舊領地慶長七年長毎（前代亦有称長毎者與之不同）之老母
質于武城（西州之諸將獻質最上也）元和元年大坂軍役之時
應　大神君命帥軍士以往赴彼地寛永十三年

六月十三日卒武藏旅邸有子號頼寛壹岐十歳而至駿州始謁　大神君薨御之後直起覲于武城二十一歳而叙従五位下寛文四年閏五月七日致仕譲家秩於遠江守長武

太平武林　巻之七十九　五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十

堀田　紀氏

堀田者紀氏而孝元天皇人皇八代之後裔也天皇生彦太忍信命彦太忍信命生屋主忍命屋主忍命生武雄心命武雄心命生武内宿禰此人長命而歴仕景行成務仲哀神功應神仁徳之六朝從神功皇后渉三韓有功勞此時皇后偶罹懷孕武内新造腸肴以掩藏其腹大當仁徳朝甍或壽三百十七或三百三十爲高良明神其祠堂在筑後國高良山武内臣十六世孫曰古佐美延暦八年任征夷將軍同十二

年蒙勅相地開都于平安城同十六四月逝有子曰廣瀬廣瀬生長江太宰大貳長江十九世孫曰正重尾張守彌三郎遷居尾州津島正重生正純兵部太輔正純有子號正道加賀守自幼近侍織田備前守信秀正道生正貞孫右衛門尉正貞有子號正利勘左衛門寓淺野但馬守長晟召之令得奉仕其男曰正盛初權六幼時有殊色且雄才絶常人　將軍家大猷院殿召之近侍寵遇日厚十六歳叙任從五位下加賀守時元和九年也爾來于放鷹于翫水無處不從追月歴日益加賜釆地遂封侯附授下總國佐倉城掌執事

職慶安四年四月廿四日　大猷院殿薨御之日殉死以謝恩於苔下有子四人嫡曰正信上野介二男安吉初名甚太郎　三男曰正俊備中守　四男曰正英對馬守　安吉爲脇坂淡路守之猶子號脇坂中務少輔正盛遺領十六万石之内十四万石嫡男上野介正信拜受之二万石連弟分割而領之然正信先年有故沒收領地謫居信州其男帶刀正職後改豊前守　召之更賜一万俵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十一之八十五目錄

卷第八十一

三浦平氏

卷第八十二

宗氏右仝

卷第八十三

土方清和源氏

卷第八十四

松井源氏

卷第八十五

片桐源氏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十一

三浦　平氏

三浦者桓武天皇之末裔也天皇十世之孫三浦義澄者爲繼之孫義明之子也爲繼從義家千奥州之役有功矣治承四年頼朝揚義兵之日義明大助其子義澄及門族等屬幕下盖不忘其舊而欲盡再興之忠也畠山重忠率兵攻三浦衣笠城義澄等拒戰焉義明謂義澄曰未知頼朝存投宜脱出而尋安否義明守城死義澄因對慈父而請同出城之事義明曰吾年過八旬後幸不幾矣與死

于路徑寧死城中不肯從焉不得已義澄等遂出城矣明日義明爲江戸川越等殞命時八十九歳義澄繼其家草創軍功亦不少義澄有數子第二男衆義村駿河守建保七年正月源實朝詣鶴岡八幡宮既而別當阿闍梨公暁潜伏石階邊狙實朝遂斬其首奔走暗跡臣等驚騒而不知其所爲公暁入備中阿闍梨之雪下之坊使源太兵衛尉謂三浦左衛門尉義村曰今將軍官職既而闕如我爲關左武門之長胤宜廻奇計義村男駒王丸乃公暁之門弟故及此事義村報之曰知當遣從兵乃討也告右京太夫義時義時曰公暁雄略勇絶倫常人非能所殺之者也使長尾新六定景率兵伐之定景從勇兵五六人馳趣備中阿闍梨之坊公暁經鶴岡後峯將入于義村之第逢途長尾新六斬之得其首貞應三年北條義時卒後泰時皈自京師二位尼曰如執事職蹈舊例時房泰時宜掌之然義時後妻伊賀守朝光女而爲泰時繼母也此女生政村故愛政村惡泰時其弟與伊賀式部丞光宗相謀誘三浦駿河前司義村欲逐幼主頼經殺泰時以義村聟宰相中將實雅卿任將軍擧政村以爲執

事且使我弟光宗掌武家之成敗二位禪尼聞之驚及七月十七日參半入駿河前司義村第義村驚迎焉座定後禪尼曰風聞近間四郎政村式部光宗等頻入義村之宅有密議意將謀泰時者乎然則非也泰時父義時之勲勞大鎭治承久之擾亂發起廢政之寃民是皆義時余功也其男亦不可言驕奢今有誰以得相爭乎早諫政村光宗等親和之計事可乎義村曰四郎政村全無逆謀之心知光宗疑有此事者乎吾今加制亦以謀無事而已既而禪尼起座皈明日義村訪泰時之館徐

謂曰故義時在世不俟數致微忠因是常懇志厚且以愚子泰村厚爲猶子然則何有分親疎乎於泰時政村向來顧誦干鶺鴒之詩幸何加之泰時許諾之於是輒安靜也他日寳治元年義村嫡男泰村謀非望一族皆絕滅獨義村之子家村得脫出家村子曰義行義行生行經行經生朝常平六朝常生朝胤彦次郎朝胤生正胤平六郎正胤生重明平四郎重明生正明式部正明生重村初平六左衛門尉五郎重村生正村平兵衛左衛門尉正村生正重左衛門尉正重生正次童名龜千代甚太郎左衛門志摩守安土井大炊頭利勝之女元和中卒有二男子

嫡曰安次志摩守二男曰越中守共次

愚按有三浦監物重政者養安部氏男以讓其食祿此是別種而未詳其所因出

安次寛永十六年賜二万五千石居下野國壬生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十二

宗氏　平姓

宗者元平姓也其先出自桓武天皇天皇皇子葛原親王九世孫號平正盛讃岐守 正盛生忠盛刑部卿 忠盛生清盛太政大臣

傳曰清盛白川院之子使忠盛養之爲子未知其是非

忠盛卒後清盛嗣其家與源義朝同爲朝庭之警衛任安藝守保元三年七月崇德上皇及宇治左大臣藤原頼長不利於朝庭時清盛應後白河帝

勅命與義朝同將兵合戰大破上皇之軍既而頼長爲亂兵被殺上皇遷幸於讃州清盛以此軍功故任播磨守又任太宰太貳平治元年十二月右衛門督藤原信頼左馬頭源義朝蜂動於洛中欲殺清盛時二條帝潛燕出鳳闕入御清盛六波羅舘清盛大感激而起兵與之相戰信頼義朝敗死於是義朝一族或被殺或被配流而源氏衰矣清盛獨爲武家統領押領三十余州官位數昇進仁安二年二月任太政大臣叙從一位號平相國稱子重盛任内大臣有賢才先父早世次男宗盛或曰三男任内大臣女徳子爲高倉院中宮生安德帝其余子弟或亜相納言或至參議三位女子皆嫁貴族其外氏族或列雲客或任國主者不可牧擧也上自王公攝關太臣以下無不畏伏焉本朝武家管領四海權威至清盛而始盛矣仁安三年清盛剃髪號淨海築別業於攝州福原而數往遊焉苟有不愜於其意則雖法皇關白之尊或奉禁籠之於離宮或謫流之於遠國其余皇子大臣月卿以下罹其罪黜而被誅戮者獨多治承四年二月淨海請勸高倉院使讓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安德

帝是也淨海以外祖父故蒙准三后宣旨同六月挾安德帝去平安城而遷都於攝州福原八月源頼朝起兵於豆州養和元年淨海薨年六十四宗盛繼遺跡於是諸國源氏蜂起木曾左馬頭義仲自北國入洛宗盛挾安德帝以奔西海其後頼朝使諸將伐義仲且擊平族一谷屋島壇浦處處合戰平軍數敗元曆元年三月長州赤間關軍敗安德帝入水宗盛爲源義經被虜其余氏族皆死頼朝使北條時政上洛尋平氏子孫無長幼皆殺之殆至遠族自是天下兵馬之權歸源氏也新中納言

知盛戰死時有襁褓之嬰兒也乳父有惟宗者懷之而遁竄于山林後年太宰少貳藤原朝臣執兵馬之權拔扈于九國二島惟宗遊事于小貳其兒成長後號右馬助有子數人第二男曰宗右馬頭四郎左衛門尉寛元四年丙午伐阿比留家始領對馬國（久明將軍治世）自此時以宗爲氏（此人宗家元祖）

愚按元曆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三川守源範頼受頼朝之命爲對馬守親光招將遣使船於對馬島然親光爲避平氏之難三月四日渡高麗國再有可遣船於高麗國之命故即日艤舟然

對馬島守護人河内五郎義長飛羽檄以告親光于高麗國其書曰平氏悉滅亡宜早有皈朝之旨載之同年六月十四日日本使簡至異朝於是親光得皈本邦親光曰去去年浮舟以欲屬源家時平氏來充滿于鎭西之間路中因難通不能解纜猶在國以拒平軍中納言知盛及少貳種直等家人馳人曰宜屬平家此時九國二島皆以無不應平家命者獨親光通志於源氏不應平家命於是爲追討遣高二郎太夫經直（種直家臣）拒押使宗房（知盛家臣）等既及再三親光與此軍相戰數回矣多少因難敵凌風波之勞三月四日渡高麗國時倡姬姉至著于異邦新構小屋於曠原以令出產一月猛虎來窺于其產婦及兒親光家人射以殪之高麗國主感此事授三箇國於親光以賞之臣之既而範頼義長等使簡至故歸朝矣異邦國主贈重寶等且調貢船三艘以副遣之然宗右馬頭四郎左衛門始畧取對州親光卒後無嗣子以斷絕乎又其勢衰究而被奪其國柵乎未精也

右馬頭四郎左衛門有子曰助國（右馬七郎）弘安元年

戊寅十月蒙古襲來攻對馬國助國拒之若戰死國民建社於濱汀以尊崇于助國靈其宮社至今存號大明神宮　助國生經義（右馬頭）有子稱頼義（右馬頭　俗曰鬼）刑部太輔源尊氏將軍沈落于九國之時待之甚厚其後尊氏歸京師時相從建武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已刻於攝州和田御﨑衝破于大敵將軍賞其武功賜九州之侍所職其子右馬太夫尚義尚義生貞義（讃岐守）應永二十六年己亥蒙古之兵船再到着對馬國仁位郷浦貞義相戰而破之蒙古失利遁去死亡者尤居多貞義有子稱貞盛（讃岐守）嘉吉

三年癸亥朝鮮國主結交親而渡貢船貞盛生盛
職（刑部少輔）享德元年壬申閏七月廿五日朝鮮國船
二艘着岸于對州佐賀浦其一艘訪貞盛計音其
一艘賀盛職之家督盛職生貞國（讃岐守）先是以峯
卿内佐賀村為對馬國府貞國始以與良郷為國
府以居焉至此時與朝鮮國結交益親從本邦遣
異邦船舶經對馬無不至朝鮮者又無對馬勘合
之符書則朝鮮亦不交之其事詳出倭漢舊記貞
國生刑部少輔某刑部某生貞秀（讃岐守）貞秀渡朝
鮮國取得于兵道論書來使僧宗闇者齎此書而

獻將軍義尹宗闇永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辛亥
艤舟解纜而離對馬之海岸同十月七日乙丑入
洛同十二月十日丁酉謁柳營義尹且獻彼書將
軍動喜色賞之同七年庚午正月二十一日戊寅
賜諱字（以義字名號義盛）再來改宗闇歸之持之同二月十六
日出洛同四月飯對馬國義盛拜受御教書喜不
少矣自此稱對馬屋形（時義盛九五歳）義盛生盛弘（能登守）
永正七年奉義尹命自率兵攻朝鮮四月四日渡
海入朝鮮攻二城拔之直進兵至熊川城相戰朝
鮮軍兵多來集圍盛弘之兵恰如稻麻竹葦盛弘

之兵大半戰死盛弘又若戰死（時歲二十）其精魂猶
存往往遊千里人眼同年六月一日乙酉其精靈
現于對州豐崎郷高島之濱里民驚崇而經營千
一社號曰高島大明神盛弘生盛長（彥次郎）盛長生
將盛（刑部少輔）將盛生晴康晴康生義尚義尚生貞信（助四郎）
貞信生義純（常陸介）義純生義綱義綱生義智（對馬守）
天正十八年庚寅任侍從同年秀吉賜羽柴
氏文祿中秀吉遣軍于朝鮮之時帥兵渡彼地有
軍功元和元年正月三日卒（春秋四十八歲）其子稱義成（彥七郎對馬守）
元和二年任侍從慶長十八年三月義成

赴江戶　將軍大相國公聞其有男賜富士巢鷹
二聯於義成雖未拜謁尊顏如斯恩惠可謂榮光
不少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十三

土方　清和源氏

傳曰土方者源姓而頼光弟頼親後裔也頼親生頼房頼房生頼俊頼俊生頼治頼治生頼弘頼弘生親治親治生義治義治生秀治初稱所土方再來世世以土方爲氏土方孫太郎秀治歿十代之後有土方彦三郎者天文中仕織田信長有勲功或時於濃州有軍事從信長赴戰場力戰死（時廿一歳）有幼子稱雄久（彦三郎勘兵衛）父戰死之日僅二歳近侍織田信雄信雄在勢州田丸城時鄕民樹黨如蜂起信雄伐之雄久相從偶會敵兵兄弟二人自溪谷之間出來敵二人急進向雄久雄久膺不撓突其兄倒之弟猶來進雄久遂兄弟共皆擊之得其首信雄賞之賜諱字（雄字）天正十二年秀吉與信雄搆兵既而秀吉謂冨田左近津田隼人曰我受信長之恩惠甚厚重也非口舌之所能及也我誅光秀信長何不開眉目於黄泉下乎而信雄欲討我乎不得已而出軍素志然乎我請與信雄議和之事若成則我抃躍在于此而已唯願卿曹圖之冨田津田感心之乃往桑名告信雄信雄又同之使

土方雄久初柴下總守勝雅説　大神君曰吾與秀吉交和既成　大神君許之　慶長五年石田征伐之時　大神君賜書於土方雄久其辭畧之同年前田利長寄志於東國然其弟能登守侍從利政離一族之親獨據能登國以非關東利長使土方雄久諫之利政曰吾妻今在大坂故不能應命他日石田伏誅之後放逐于能登國八月上旬雄久與利長共發軍攻小松城（初城主丹羽長重）時西尾藤兵衛來小松説長重使之長重與利長相和會盟于小松橋口利長率軍赴北庄欲攻青木紀伊守一乘城雖有據城以拒之志土方雄久強諫之故降和于時紀伊守偶罹病卒其男右衛門佐從利長赴大津拜　大神君紀伊守卒後使其舊領賜利長利長固辭之且欲賜其地於右衛門佐然公不許之於之右衛門佐漂泊于万邦遂不知其所在雄久弟有太田但馬守者近侍利長利長寵之嘗從於大聖寺攻城之時將兵士戰于淺井繩手此時抜衆有軍功但州或時生捕孤兒以玩之其孤遂死既而但州僕在亂中譫語曰但馬守殺我兒是有何罪科以使之然歟此憤怨不消盡死後

抗不可越年然利長或夜密通于其寵妾閨中朦朧月照紙窓有人影在利長椎之見之但馬守之容貌也雖然未知其實故不出言外而無知之者他日又利長往于幽閨果如前夜如此事至三度於是利長命横山城主斬害但馬守但馬守前夜現于但馬守之形影者乃妖狐也實不但馬守可謂奇哉或曰但馬守之為人妖僻而常談人之短賛我之長故疎之者多又横田因討太田功賜太田領其子孫榮茂土方雄久慶長七年正月依　將軍家命任河内守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卒（春秋五十六）

生四男子嫡男雄氏（初太郎三郎後丹後守）二男雄重（掃部頭母内藤左馬介女）其弟兩人皆早世雄氏石田誅伐之時相從有軍功同十九年元和元年兩度役屬東國出軍彼地寛永十二年三月依病辭讓家祿雄高（勝五郎左之介）其采地一万二千石雄高無嗣子兼其弟以讓家祿號備中守豊雄雄久二男雄重慶長五年初拜謁　大相國同八年近侍左方（時僅九歳）同十三年受繼家祿同十九年大坂之役供奉元和八年九月二十八月於岩城加賜五千石寛永三年大樹御參内之時為供奉之列數同五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患病死（三十七歳）有一男二女嫡男雄次（彦三郎後河内守母内藤帯刀之女）元和七年初拜謁　將軍家同十七年十二月任河内守寛永六年受納家督食二万石采地二女嫁那須美濃守九鬼式部少輔

本朝武林傳巻第八十四

松井　源氏

松井者不知其因所出享祿中有松井金四郎兵衛者居三州相塲村歷仕清康公廣忠公二君尤勲勞有一子稱松井左忠次自幼近侍大神君無處不從每有軍事不能無勇功也於是賜松平氏及諱字改稱周防守康親天正十一年六月卒春秋六十二生二男一女嫡稱康重字周防同年賜遺領及御一字同十三年　大神君使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忠世鳥居彥右衛門元忠平岩七介

親吉保科彈正忠正俊岡部二郎長盛柴田七九郎重政屋代越中守政信三枝平右衛門守勝及信州先鋒諏訪下條和久遠山等攻眞田安房守昌幸上田城此攻戰詳記眞田譜眞田率三千兵出戰且豫令御民持鳥銃而潛伏林間吾軍陷城時城兵發起鼓噪進於是吾軍輙敗走大久保平岩兩將不避戰地捐躯鬪挑戰眞田乘勝競來步兵等又敗至此時吾軍三百餘輩死大久保忠世樹旗於高地以鋪集散走之步卒既而馳人于平岩令復來戰平岩不果大久保怒激又與鳥居保科相議兩將曰吾軍三千分一戰死不知請援兵濱松以快後會戰大久保不得已退陣明日各進軍於丸子城眞田見之出軍於海野赴手代塚大久保使柴田七九郎重政謂鳥居平岩曰各出軍于筑摩川傍然則吾弟諏訪金田岡部等兵進軍相戰兩將尚不肯於是大久保屯丸子入重原伺敵之不意眞田昌幸之男伊豆守信幸左衛門尉幸村使輕卒放鉄炮岡部長盛獨進戰遂麾利眞田父子引兵退若此時大久保不抱他將進戰殺眞田一人決矣　大神君爲使諸軍避歸命松平周防守康重

井伊兵部少輔直政等率五千余騎赴信州松平康重練兵勵勇欲雪前日之戰辱暴軍既及廿四日既而聞請援兵於景勝各振旅飯獨使大久保忠世留小室以要壓眞田而不得出　天正十八年秀吉爲伐北條出軍於相州小田原　大神君援秀吉同出軍於小田原使酒井左衛門尉忠次同宮內大輔家次榊原式部大輔康政牧野右馬允貞成井伊兵部少輔直政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忠世松平周防守康重等與秀吉之大軍圍攻小田原城自四月三日至七月中旬遂城潰氏政自殺氏直入高

野山明年冬卒春秋三十歳 慶長五年之役従東國之麾下供奉于野州小山此年於笠間賜三万石同十三年加封五万石附投丹波國笹山城慶長十九元和元之役出軍于攝州天下混一之日食五万石居泉州岸和田城寛永十七年卒有子數人長女ハ亀井能登守妻二男曰康政左近太夫早世 三男曰康映周防守依兄早世嗣其家四男曰康命主馬介第五女子ハ嫁小笠原信濃守六男曰康常松平隼人季女ハ牧野内膳正妻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十五

片桐　清和源氏

片桐者、源姓、而多田滿仲弟下野守滿快後也。滿快生滿國（改甲斐守後下野守）。至此時、初稱呼片桐（或作片切）。滿國生爲國、爲國生爲公（右馬頭）。住信州伊奈郡。爲公生爲基（源八）。爲基生爲行（源太）。爲行生爲遠（七郎）。爲遠生爲長。爲長生爲信。爲信生爲家（四郎）。爲家生爲俊（四郎）。太夫爲家無嗣子。養弟以爲猶子、令繼其家。

按、爲俊實者爲家之弟耶。如本文、推難曉。

爲俊生二男子。嫡號爲清、二男稱爲直。爲清無實

子。故以其弟養之、讓秩祿。爲直生源祐、源祐生爲頼。此人十七歲之時有命遷居近江國。四十歲而卒。有子稱爲直（助右衛門尉）。五十四歲而卒。有子稱爲重（孫右衛門尉）。爲重有三男子。嫡曰直貞（孫右衛門尉）。二男貞隆（主膳）。三男貞後（石見守）。孫右衛門尉直貞（一名法齋）、從爲淺井備前守長政。于攻城、于野戰、無不功。元龜三年、信長與長政闘戰之時、直貞顯戰功、莫太也。長政賞之、授感狀。於今藏在其家。天正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歲。有二男子。嫡號直盛（初名助作、後市正、改稱且元者也）。二男貞隆（或元重、主膳正）。助作直盛、自幼近侍秀吉。其爲人

勇猛武毅、絶倫于衆人。天正十一年、秀吉與信孝及柴田勝家戰于江州柳瀬。是時佐久間盛政黨勝家、而率一万六千兵、發志津嵩北嶺、馳使于柴田三左衛門勝政。勝政率三千兵、欲與盛政合。是時秀吉大兵既來、進矢下炮飛。勇士爭鋒。秀吉使侍臣擊敵。時福島市松正則先登、馳取首獻秀吉。時同列之勇士加藤虎之介清正、加藤孫六嘉明、平野權平長泰、脇坂甚内安治、糟谷助右衛門、片桐助作直盛等、各進合鎗（謂之柳瀬七本鎗）、討敵兵。其勇絶倫也。秀吉賜感狀。其詞云、

今度信孝對某及鉾楯、有凶於秀吉之企。雖爲前將軍信長公御連枝、不去兩葉、將用斧柯事、在手裡。殊柴田修理亮瀧川左近將監與被仰合之儀、決然也。依之至濃州大垣城、令在滯、可攻伏岐阜城之處、柴田先陣柳瀬表致出崇之吉告來之條、不移時刻、走歸于柳瀬、決勝負之刻、盡粉骨、合於一番鎗、突退群雄、北國勢及北走之事、偏在爾之武功矣。則加增領五千石、令宛行者也。仍而感狀如件。

天正十一年七月朔日　秀吉

片桐助作殿

同十八年秀吉伐北條時北條勢滅亡卒附氏直竄其難死而乘焉獨卒山上卿右衛門至大神君營告之　大神君言氏直曰足下其疾赴羽柴下總守勝雅陣達于秀吉而可也氏直諾而至勝雅陣謝曰吾今降于秀吉之麾下若屬氏政以下之城兵而助之則明白必可去城勝雅曰之秀吉秀吉領之氏直喜而飯入城令悉出城兵而降旗之秀吉使片桐東市正直盛賜坂中務安治監擾城中之事并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等

收其城　慶長十三年戊申春召片桐東市正且元於駿府云洛陽大佛殿先君經營之近年罹回祿之患秀頼此時有再修而可乎且元歸大坂述其事秀頼及淀殿素所冀也乃使片桐東市正雨森出雲守監其事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初有基礎之事關東之監檢人北島久左衛門中村弥左衛門清水久左衛門植關久兵衛等也同十八年春片桐爲謝禮赴駿府拜謁　大神君同十月級于大坂同十九年大佛殿土木功既成矣同年秋片桐依板倉勝重京師之所司代言亦受秀頼命往駿府啟

此時秀頼母子信佞臣大野治長讒豫謀令大野及木村長門守重成渡邊内藏介糺等欲誅且元於城中召之告以淀殿初而接于且元於是九月二十四日且元謝拜謁式將登城兹前内府信雄入道常眞在于城中數諫秀頼母子假戾秀頼不聽於是常眞還天滿之私第而告密事於且元片桐大驚稱病不出秀頼頻召之且元猶不出來於是催兵將致且元弟且元察之集麾下兵大野治長等遣使於主膳正元重曰主膳秀頼擔恩顧甚渥昔年秀頼患疱及危急時有殉死之志秀頼疾

本快之後其寵倍他日常不避左右然今黨惡逆兄是違平日志宜速入城以竭忠於秀頼主膳答曰兄東市正有忠良心而苟無暴惡與止佞臣託于君而懷虎狼之心欲令與東國睚眦而恣亂國家然愚兄奉數諫言更無御許容却而爲讒言將加於誅當此時捨節與不義兄弟倫何棄之哉唯有欲同死而已七組列將遣使諭且元令不用君主命募集干兵衆殆背臣道者也宜早應命以止君上之怒可爲臣禮也且元答曰臣愚全無逆戾之心然有誅臣於城中流言君恩重雖不顧死無

犯而蒙虚名不堪悲歎且偶有采薪之患故不得能不俟駕之義也暫期痊日時又聞遣軍以圍攻私第於是恩顧者不招來至無如之何而已七組將等詳達秀頼秀頼日片桐言是也且元遂倡主謄出大坂之邸入茨木古城時十月朔日時七組者遣使云入高野山以謝其罪可乎且元諾焉然且元避大坂後秀頼專有守禦企　大神君使芝山小兵衛爲泉州堺司職因是從大坂遣赤座内膳正槇島玄蕃允父子以圍柴山第彼津商人有今井宗薫者平日擔關東之恩惠故背大坂赤座槇島

等因宗薫柴山驚怖而出奔片桐聞之爲援兵急割兵遣泉州僅十五六輩至尼崎索海船使此彌建部三十郎政勝黨東國守之建部爲池田利隆之縁族且元兵有多羅尾半左衛門者先衆至尼崎借舟乎建部乘之半更至泉堺未知芝山退去乃入今井家赤座槇島兵將擒之多羅尾放火於今井家以數當兵而後自殺且元自率他軍來欲救之建部等相議謂片桐心未可知之然今爲援兵來相共難謀事乎然不許渡海船橋於是且元飯茨木時中島卿人樹黨要片桐且告之大坂大野治長兵士

糸村次太夫同氏市之丞爲小將來一揆渠魁北村三右衛門率卿民數千人馳至於神崎身迎與片桐相戰時十月四日片桐馳馬多驅破卿民隊得首級居多然多少難敵退將入伊丹此地險隘伊丹卿人恐大坂怒不入片桐且元兵卒皆倦勞而進退不使也且大坂援兵遝來進邀前襲後於是片桐兵死創者不少遂破圍入茨木城　大神君使大野壹岐守問所以欲誅片桐　元和元年大坂再犯之時兄弟相共屬東國張營於備前島有軍功且元元和三年卒十歳春秋六有二男子嫡男元包出雲守改孝利

賜遺領其采地四万三千石也寛永中卒三十八歳無實子弟以爲元壻半之爲猶子嗣家系至此時采地減領一万三千石爲元而無子養故主膳貞隆子貞昌石見守繼箕裘　貞隆主膳或云元重曾領一万六千四百石割三千石授二男長七郎其男新之丞号其後割千石授貞昌異腹子下條長兵衛尉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十六之八十八目錄

卷第八十六

一柳河野一族出於孝靈帝

卷第八十七

那須藤原

卷第八十八

青木丹治出於宣化帝

二十二卷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十六

一柳　河野氏

傳曰稱一柳者本豫州河野之末流也其祖出自孝靈天皇此時四方未平天皇使第二之皇子爲藩屏將軍而平鎭西海皇子誅伐二名之島蠻兵等終乘住其國稱豫州伊豫皇子者是也王子六世孫曰三弁神功皇后伐三韓之時爲十將列之先鋒推古天皇之時三韓異賊數万人來侵本朝時三弁十一世後孫伊豫守益躬准舊例蒙勅出軍及鬪戰既而倭軍敗走益躬佯乞降異賊之將帥諾焉使益躬爲郷導進軍至播州蟹坂益躬親近其將而刺殺之於是賊軍敗死殘兵乞死留本朝爲西海之漁夫

俗傳此時三島大明神現形于益躬之陣中示嘉瑞他日益躬建明神之祠于播州大藏谷以尊祭之益躬沒後國人建祠以祭之

益躬六世孫曰守興新羅國賊來襲西海（天智天皇之時）勅守興令伐之守興生玉澄此人居豫州風早郡始改称河野玉澄六世孫曰好方（称押領使）朱雀院之時天慶二年伊豫權守藤原純友叛逆不應王命好方伐之終俘純友殺賊徒

傳曰純友太織冠十世之孫也其爲人也狼戾而然不拘禮法聚黨擁衆南海山陽所所爲盜賊奪官物掠私財其爲不善無所不至遥聞將門之叛亂謀大逆蓋以豫與將門有相約也

好方十四代孫曰親清（河野三郎）元暦元年源九郎義經逐平氏至四國日使親清爲先鋒親清登艦三十餘艘至阿波國勝浦進軍赴讚州矢島義經攻屋島能援之同年三月於長州赤間關有軍功有子曰通清（河野伊豫權之介）治承中掌伊豫國守護職通清生通信（河野四郎）通信生通久（九郎左衛門尉母北條時政女）通久生通繼（河野太郎）通繼生通有（對馬守）通有生通盛（九郎左衛門尉對馬守）建武中顯軍功者不少有子曰通朝（六郎遠江守）通朝生通堯（通堯或作通直）通堯生通義（亀王丸）父通堯與細川氏相戰之日被重創不勝痛苦死故其男亀王丸賜附授伊豫國之印書其辞

伊豫國守護職并本知行任通信先例可致沙汰之條去月被仰乞父通直訖早可令領掌者也康暦二年四月十六日云云

通義生通久（刑部太輔）通久生通直（刑部太輔）通直生通宣（刑部太輔）此人出舊國往濃州居住是

海内擾乱之放也遂寄寓于土岐家土岐常好蹴鞠之藝通宜亦精此藝土岐称賞之而且謂曰吾子能達蹴鞠之術称一柳可也亦来改曰氏称一柳者也

凡按鞠家者流植四本于庭場之四維以粧之所謂四本者櫻柳雞冠松也以櫻為春以柳為夏以雞冠木為秋以松為冬

通宜有子曰直高一柳又右衛門于濃州厚見郡生天正八年卒春秋五十二歳直高生二男子嫡男称直末市助後號伊豆守二男曰直盛四郎右衛門尉直末為人也雄俊砥節独歩于

父祖近侍豊臣公寵遇超過于群臣天正十二年信雄與秀吉締兵之時秀吉攻竹鼻城城主不破源六排之即築長堤汲木曽川而浸城堤水関四邊城迫危急蛇鼠従而居焉不破源六乞降秀吉許之則取其城以一柳伊豆守直末為城主

同十八年秀吉伐北條之日使信雄向韮山城蜂須賀阿波守家政福島左衛門太夫正則細川越中守忠興蒲生飛驒守氏郷中川藤兵衛尉秀政森右近太夫忠政戸田氏等四國兵従之此時大神若越長窪至本山中近江中納言秀次堀久

直治右近将監兵部少輔也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十七

那須　藤原

那須者出於大織冠鎌足十世孫称御堂關白藤道長道長公生長家長家生通家（伊豫守従二位）通家生貞信（須藤權守）貞信始領下野國那須郡貞信生資通（須藤太郎）資通生資蒲（須藤太郎）平治役力戦死此時長男亦戦死故二男資清（下野守）継家三男刑部俊秀為僧入三井寺學法於宗圓坊阿闍梨治承四年五月二十三日高倉宮謀非望之時戦死資清生資房（須藤次郎）資房生宗資（那須之武者所）宗資生資隆（那須太郎）資隆有

十二男第一曰光隆（森田太郎）二男曰泰高（佐久山次郎）三男曰幹隆（芋淵三郎）四男久隆（福田四郎）五男曰之隆（五郎）六男曰實隆（蘢田六郎）七男曰蒲隆（澤田七郎）八男曰義隆（堅田八郎）九男曰朝隆（稗田九郎）十男曰為隆（戸福寺十郎）是千本氏祖也十一男曰房隆為頼朝之代参詣紀州熊野之社於旅舘卒季子称宗隆（那須後改資隆）與一元暦元年受源義經命於讃州八島浦射扇的其名馳天下頼朝賞之賜丹波國五箇庄信濃國角豆庄若狭國東庄宮川原庄武藏國太田庄備中國檜原庄卒伏見無継嗣以頼朝命使兄五郎之隆継其

家祿之隆改舊名称資之元暦中役為隆宗隆二人屬源家有勲功其余連弟皆黨于平氏平氏族滅而後頼朝掌握於四海時潛居信濃國而愁祈復國於諏訪之明神社後年得還本國乃新立明神之祠以崇敬之十郎為隆背義經之命故末男宗隆受継秩祿資之又授之然資之早世無嗣子以宇都宮氏為猶子継家祿改姓字称頼資（肥前守）頼朝賜諱字頼資生資光（太郎肥前守）建久四年三月九日賜下野國北條内一村是四月於那須野原欲催獸狩之遊興為償其經營之料也同四月朔

日及參半使人入林野是皆小山左衛門尉朝政宇都宮左衛門尉朝綱八田右衛門尉知家等所領之者也凡其數一千人許那須資光獻餉資光生資村（太郎肥前守）資村生資家（太郎加賀守任少將）資家生資忠（太郎安藝守）資忠生資友（太郎肥前守）曽建武中尊氏直冬發東寺相戰時力戦死前出門日其老母授淺紅邑縅威勇武資友生資世（太郎越後守任少將）資世生資氏（太郎刑部太輔）資氏生資之（太郎越後守）資之生氏資（太郎大膳大夫母ハ上杉禅秀女）氏資有二子嫡曰明資（太郎肥前守大膳大夫）無嗣子以其弟資親為猶子授家督（播磨守大膳大夫）

親生資重資重生資持太郎越後守資持生資實太郎伊豫守資實生資房太郎修理太夫岩城氏出軍來圍攻那須山田城時堅拒守之於是敵兵解圍退又出張于繩釣地名及會戰吾軍大得勝利其集所擊取之骸骨以埋爲一大丘俗呼之謂侍塚資房生政資太郎壹岐守政資生高資太郎於女坂戰死無嗣子故以弟資胤爲猶子讓家督當二郎資胤之時會津盛氏白川義親之兩將率三千余騎來相戰于小田倉資胤大得勝利他日與佐竹義明戰于大海大討敵兵資胤生資晴太郎天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宇都宮國綱卒二千五百餘騎出軍于薄羽原資晴出相戰國綱戰敗退所討取之首級不可舉數此時宇都宮采地喜連川泉山田宇都野等城壘侵略之豐臣公出軍于東奥之時譴逢參之罪收納采邑此時一族家臣悉往仕　大神君他日大神君有慈惠而召之賜采地慶長七年以後侍左右同九年以　神君鈞命任大膳大夫同年改修理大夫有子曰資景同十一年二月以　神君台命任左京大夫資景生資重與一美濃守以　大樹相國公台命任濃州刺史有妹嫁喜連川右兵衛督高信資重無實子養增山彈正弟以讓祿是日那須遠江守資國

本朝武林傳卷第八十八

青木　丹治

青木者丹治姓也其先出於宣化天皇天皇三代孫稱右大臣家範家範公十七代之後胤曰直兼始稱青木其後經數代有青木加賀右衛門尉重直者有故去遷于濃州再來世居之重直初仕土岐美濃守後仕齋藤山城守而顯武功者不少齋藤氏滅後仕信長信長横死之後仕秀吉他日依秀吉之命為刑部卿法印慶長十八年卒大坂（春秋八十六）有四男子嫡曰一重（新右衛門民部少輔）二男曰經重（源之亟）三男曰直經（太郎兵衛）末子曰可重（或可直次郎右衛門）然而民部少輔一重初仕今川氏眞於新坂合戰討敵得其首時氏眞賞之賜黃金若干後年氏眞戰死之時力戰被大創四支不便也故潛居于懸川（遠州）　大神君召令得仕元龜元年於江州姉川朝倉義景與信長及　大神君相戰時朝倉勇士有眞柄十郎左衛門者勇力無雙而其勢不可合為殞命者數十人一重撲之遂得其首味方原大戰之時與本多太郎左衛門尉等同隊而遲留于高天神之城他日有故往大坂仕秀頼慶長十九年

之役依秀頼命出使東武　大神君以仁恵徇之遂赴之故幸得繼一命且是一重武勇獨歩于衆人故也寛永五年因病死東武（春秋七十八）無繼嗣以其姪原五重兼（甲斐守）為猶子讓祿重兼曾五歲之時往駿府拜謁　大神君重兼生重正（甲斐守）一重之弟重繼（或經重又作重經）繼河澄氏家從　大神君味方原會戰之時力戰死其弟太郎兵衛尉直經仕秀吉有軍功其後令青木遠江守（季子）二郎右衛門可重寓寄于池田輝政後年　大神君召而仕之大坂兩役相從元和八年卒江戸（春秋六十二）可重（或作直）有三男子嫡男重兼繼民部少輔一重之家二男直澄（次郎右衛門）元和八年承繼父可直之家祿末男直影（助九郎）寛永十年初奉仕　幕府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115
SS□=14664115